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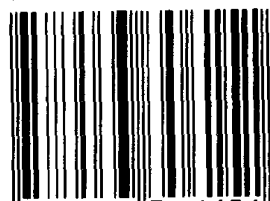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七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191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七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8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七八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吳興藝文補七十卷(三)

〔明〕董斯張等輯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 一

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三十二卷

〔明〕何偉然 丁允和選 陸雲龍評
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陸雲龍刻本

..... 一三七

吳興藝文補七十卷(三)

〔明〕董斯張等輯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吳興藝文補四十八卷》提要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四 目次

朱國禎

皇明史概自序

湧幢說

趙徵君傳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四 終

藝文補 卷六十四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四

意廟初載吾鄉沈文定公准暨公相繼秉鈞公與福清同朝福清既去公位首揆哲曙幾先名居錚後功成身退矚然不滓閉戶著書以國朝史事自任所輯史概削剔未半而公遽登其尾嗚呼作史者有其才有其位有其志而天不憖遺抑獨何歟然讀公史概自序公之志可見矣讀湧幢小品而公之感慨流連寓言寄嘆莊語諧語並有悟世之思直風騷之流亞也湧幢一說蓋朕指攸存乎至其經國鴻文當以藝文補

卷之六十四

明文

韓千秋謹識

皇明史概自序

朱國禎

皇明之史有刊行者有密纂未行者余不自揣妄有所輯福清公知狀數以爲問京師垂別且談且舉筆凡數百言相付曰以序促書此語妙絕書可促乎促之而其人之才力果足以副乎漫爲之卽草野鹵莽立一名叠

幾卷亦足行世而史不可若是其殘也班孟昆著不免雌黃才以代分文亦以代降禎何人斯敢爾措手稍從諸書中折衷去取庶幾附于整齊之義工未及半會有召用之命不無作輟意下茫然未幾卽歸歸之兩年風鶴驚心不復置念又次年福清捐館前言若爲之兆心傷甚良友難負舊緒可尋復自塵中取出畧加簡點自念三長非任更有三短昔之名家非父子代嬪卽朋友取資先君子窮經賁志以歿余幸爲此官希成此事踴躍無徒孤鳴之掌不揚半井之窺甚局一也陳鄭雷

藝文補

卷六十四

明文

薛卓卓名家餘都爛然彼此互見良工分之各有獨至拙手合之未見天然二也兩漢而下唐之駁雜宋之陵夷尚不勝書天開我明二祖之締造列聖之範圍中間名世應運綢繆紛飾視唐宋何啻百倍家乘野記克棟面牆三也三短之中復有三厄一多病一善忘一習懶而所幸家居冗久閒日頗長姑取以遊焉息焉先後三十餘年不覺積已數百卷矣零掇之如聚沙然自粒而升而石而垤非不勤且多也終不可以築室有妄入于此將從事焉其九仞而高乎抑半版而廢乎兩載

于中殊不自主庚午十一月痰厥幾死時年已七十有四念歲不我與福清之訂忽見夢寐且稍稍在人口角莫若因而實之卽以臨別舊稿弁之不復他求矣自愧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付之梓人 國朝原無野史之禁忝備翰苑參黃扉窺金匱石室之藏自是職掌特以未嘗奉 旨不敢進呈題曰史概以別于全上不能繪天次不能華固又大不能膾口半世精神一生事業可謂云爾也已矣

湧幢說

朱國禎

藝文補

卷六十四

三

明文

猶之乎寓也而性好動動則東西南北無不之矣動而迂僻無所諸顧好寂寂則煙霞泉石無不守矣寂而冥心未透縣解實難計必有所寄寄則形影神情無不適矣撫孤松而結廬尋雲水而泛宅皆所寄焉以適其適是未易言也惟烏有巢山居者亦曰巢巢斯足矣何言乎幢幢與巢不相蒙也而偶然象之因以爲號此非佛氏之說而朱氏之說也蓋求其所謂結與泛者皆不可得則姑以意起焉折木爲亭亭有角角之面六面之隱四鏡之若削覆之若束塾之若益納涼則隨風映目則

測景收勝則依山依水依竹樹各因其便可卷可舒可高可下擇便而張出沒隱見如地斯湧俄然無跡或曰幔亭或曰雲峯或曰海市樓臺惟所命之而有人焉匡坐其中不自量力整齊一切并非殘牘綴而補焉非經史非禪玄亦非諧稗用炙我口以爲異珍也而卑田所不食以爲殘瀋也而郇厨所未羅蓋亦古者遊戲之意焉而品斯下矣夫廢退者以逃虛爲上亡機次之晦迹又次之斯之未能爲怨尤爲誇誕大方所笑故寓之乎幢幢不可著也則曰湧湧不可幻也實之以品品有大藝文補

卷六十四

四

明文

趙徵君傳

朱國禎

潯名鎮也居民數萬家詩書盛與烏戌等烏戌有誌書李臨川先生重脩多名宦名賢讀之燦然我潯獨缺欲尋故老問之而湮已久矣且三百年來無一人祀于學宮甚耻之顧獨心山先生尚津津在人口也當

武廟末年詔徵天下詩畫士以楊循吉高簡未免呈身
卒受辱歸不振以死先生獨超然卒完其節此真有
足傳者作趙徵君傳

徵君姓趙氏名金字淮獻號心山湖陰老人詩云有
時俗事不快意無數好山多上心先生蓋取諸此系
出天水自宋濟邸來湖其始祖稱六五宮使及三宮
使皆奉祠官也數傳居潯又數傳而爲怡筠翁毋吳
氏以弘治壬子四月二十日舉先生自少穎敏端靖
不妄言笑博學疆記工詩獨以小艇出入太湖間興

藝文補

卷六十四

五

明文

至陶然自酌劉坦翁顧箬翁張石川文衡山諸老咸
器重之毋吳卒侍寢怡筠翁十一年翁卒復侍寢柩
三年石川衡山赴峴山會過潯必停舟再宿風以入
社不應

武廟詔徵所司敦促不應晚年部太守及臬李公重其
名行五辟鄉賓亦不應家故貧夷然不以屑意倭難
作獨收先世遺像書畫藥囊以行泊舟湖邊有蓬窓
之異頗類桃源所居當閭闔中閉戶讀書入門者肅
然宛如深壑行高潔非其義介然不可奪亦不爲矯

亢之行接對欣然人未常厭既攻醫五十三卽居廬
斷欲六十卽爲壽藏長洲陸師道志之自贊爲生祭
文生輓詩旣老不復出讀天台山志有詩作雁宕神
游圖武夷九曲歌年八十九無疾端坐而逝是爲萬
曆庚辰九月五日所著浮休集詩集杜靜臺徐魯庵
兩先生爲之序又有醫學經略廣嗣全書等集行于
世近世淞陵于前輩有異同得失之論獨徵君皦然
上自軒冕下自販夫走卒猶能稱述歸重如一口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正此之謂余生晚不及見先生且

藝文補

卷六十四

六

明文

悉其遺事竊謂先生如無瑕之玉不登廟廊合抱之
松老于山谷流風餘韻閱百十載若新噫斯人可作
吾爲之執鞭幸矣

朱史氏曰予兒童時先君子必稱心山以勗旣長與
其子藻僅一見其孫雋亦四五見皆恂恂薦實君子
也其壻陸岳心山自擇授以醫行亦淳至雋之子棐
屢阮郡縣試今歲有名字孤寒者吐氣包麥飯覓三
百錢入會城不卽得傷哉貧也豈亦心山所遺耶乃
其家爽藹烟雲之氣充滿四壁余過從爲徘徊不忍

去久之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四

終

藝文補

卷之六十四

七

明文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五

目次

董斯張

吳興備志叙

廣博物志序

家譜序

湘烟錄序

至游子序

沈汝修先生唐詩合選序

童牙稿自叙

藝文補

卷六十五

目次

一

客閩稿自叙

未焚稿自序

留篋稿自序

寒竿草自序

壽銘續相公六泰叙

代沈大司空

大司空嚴公祠記

代沈大司空

紀貞女傳

瘦居士自傳

與馬令君書

六十五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五

藝文之後遐周始其圖故以遐周終之遐周蓋有靜
嘯集單行矣茲採其有與于吳興者載焉其詩文酬
答都吾湖名詰也以遐周一人存吾湖名詰或遐周
補藝文之志也至其善病自傷丁家步之艱難而慨
憤爲不平之鳴者誦其詩讀其書謂即遐周之自傳
自銘也可刻董遐周文一十六首詩八十四首

韓千秋謹識

吳興備志叙

董斯張

藝文補

卷六十五

明文

志吳興者章昭而下若而人僅談氏見 明志曰九江
勞氏曰婁浦氏而鄉先生唐氏書後見浦之以帝紀紀
郡非古也其舛爲表志繁矣大率病勞氏之蕪求以簡
勝而刻削不中程使人咨嗟焉往古之蹟寢以微此寓
公徐長谷氏掌故之所歸作也 志金石山墟因乎談氏
勞氏餘則仍其半而博取他傳記附益之其匠之獨者
則土風水利維攷之屬在唐志出較浦氏如秦變周幾
不可復識而間摺徐氏之什二漢流於古遺孝也章華
陳之又一泄冶也而不書堂邑令有議顏尚書西亭有

記錄循良也陸魯望賦蠶刺時也亦不書聞栗侯請志

乎唐先生生病矣無何竟不祿其門人茂才王某李
某輒成書詭先生草以報或曰其序例先生手定草也
或曰否侯厲先王父叙之王父遊先生之門懼失侯指
不敢訟非唐氏書叙中第微言病不與聞云而郡之士
大夫求故實者俞籍籍長谷氏書歲甲寅余始讀掌故
甚偉之廼稍稍取史籍比勘其佚而未甄者不乏也已
補之爲一家言得六卷會病書竟罷今天啓甲子相去
十年有問居士疾者語及此書惜余不竟其業數責余

藝文補

卷六十五

二

明文

弔勉將事百許日再得七卷家言少書間有儲久已佚
去又病不能就人借借鮮應者閔子康侯氏聞而傷之
遺予書曰夫神習乎近者其避古也若仇某及竑歿兄
懷此舊矣足下不起而成此書足下起而成此書亦可
與存古也卽須書某及子京弟人生生甫姪爲役廼出
其藏書幾五百種示余又居恒齋中所讀書有關郡事
者立書赫蹏相寄或雪夕扣關余輒起篝火寫之凡數
月得十有六卷嗣張子殷子所借書亦皆至最後得叢
錄一書則康侯及其兄竑歿氏舊所輯也譬余書受其

複復益三卷其白法志及藝文補別行復如干卷而余之補徐氏書始克成嗟乎世之盜稱賢達驕吝滿胸視成人尺寸之美如駒虞殺竊脂穀者豈少哉康侯其幾於斯無我者也書成名曰備志爲徵者二十有六以匡籍譌終之凡某事出某書某人出某書眉列其下人不

藝文補

卷六十五

二

明文

史氏上之太史者志而史備志而志竝發名光德康侯後之君子得是書爲唐氏徐氏翼且復乎斐浦氏表志之故煥乎其足述哉然則志如是不已繁乎志也者外人

廣博物志序

董斯張

廣博物志者吳興董斯張廣乎晉張華者也其廣也奈何蓋斯張生十有八年而病日三藥其未藥也日公車者言也廢則既藥廢之也者終之也於是乎百家然則其廣也奈何百家者王嘉之書儼然在乎中言詭而不夷乍而賦之矍矍然掩之皇皇然讀既則恨恨然裴裴然曰壯武之不得盡昭乎其述也嗟哉博物者猶有遺

焉武帝沒之也平原生而崑崙死安瀾生而倒流死武帝生而義農之佚者死夏殷周之不傳者死秦屯漢地三國死嗟哉乎是拘拘者之罪也先張氏而書者吾輩焉迨其後焉者歎載孔多衍而無倫鈇之槩之晨乎宵首乎三墳尾乎隋其比也類以廣乎張氏始天道次時序次則地形則戎狄附焉次斧展太子后妃附焉次神僊附焉次職官次人倫次高逸次方伎蓋幻術附焉次閨壺次形體次苑苑附圖書次武功次聲樂禱戲附焉次居處次珍寶幣帛附焉次服飾次器用次食飲

藝文補

卷六十五

四

明文

繼之以草木鳥獸維蟲魚殿之局四十閱二十有六月而庀則賓有獻疑矣曰紹張氏者乎子何波乎晉以下噫弗廣爾廣則烏乎弗廣唐也五季也宋也非歟曰繇此以降迺繁矣繁則焉可極也勢也極可極否待諸請問張氏之錄也錄詭焉爾矣不逮乎史吾子曷史哉曰晉以下之史史也稗史乎史乎遷乎班漢乎職官人倫而下張氏多闕焉曰人倫也庶物也吾臆乎是夫鄉者子與氏之言也物之爾矣然則郊祀封禪籍田巡狩刑賞之屬曰唐之佑閭之雒鄴陽之端臨三子者脩焉矣

曰菀苑之入經與史也何居有非經而裨有經而裨有非史而裨有史而裨羣若昧焉何弗錄古琴疏嫺嬛記古乎曰前之爲竹書爲連山吾之忍汰也乎哉勿喙焉可也代楊朱曰三皇之事若存若亡疇識之哉惡乎信嗚呼女未嘗以浣火割玉之說通之也則曰若之何子之眠有窮而以廣命也一目焉羅羅且無禽曰吾以須天下之嗜古者吾所不知人其舍諸雖然夫非吾好也亦以爲賢乎博奕者而已矣客起曰旣聞之矣河有所乎窮書之有顛也孰之昉曰七畧哉萬曆丁未上

藝文補

卷六十五

五

口書

家譜序

董斯張

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是謂繼別爲宗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是謂繼禰者爲小宗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嗚呼吾董氏自仁壽公以上無詳焉故梅林之董有小宗而無大宗吳管登之先生道德名教人也慨然傷宗法之不立今昔之鮮符從先維族而爲之議大要以大宗難復而小宗易復大傳有別子爲祖之文釋之者

曰別子或出奔他國而別於本國者或身自起而爲卿大夫者是也然則今之卿大夫起家者其身當爲起廟之祖無疑矣身爲祖嫡子當稱大宗統父所流出之孫支於百世但今宗法久湮而吳越之民風尤渙雖立大宗詎能聯族屬於五世之後哉宋儒原謂大宗難立則莫如且立小宗其論最當蓋士庶之家無廟旣爲卿大夫安可不立家廟以祀祖考祧盡則身當爲祖叅古宗法卽是百世不遷之祖也張聞之鄉長老先生勝國時吾始祖仁壽公諱子復者由梅林徙潯上有隱德父子

藝文補

卷六十五

六

明文

相戒不仕元浙行中書省三司之不肯應里中人號曰三老董公公生處士恬靜公諱鐸鐸生高祖贈吏部侍郎時習公諱庠蓋高祖至吾父黃門公三世單傳云董氏自吾祖宗伯公以文章名天下始融顯天子嘗召入西苑勅爲文文奏輒賞歎以爲王佐才簡在帝心屢欲相之會中忌者罷其主壬戌南省試所錄士得宰相三人公孤六卿十餘人建牙開府者四十餘人二百年制科之盛未之有也海內無識不識導曰潯陽先生董之大宗非吾宗伯公之宗曷宗哉雖然當張世而

於曾祖翠榆公有齊衰五月之服焉於高祖時習公有齊衰三月之服焉故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詳哉蘇明允先生之言曰情見乎親親見乎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慶不弔喜不慶慶不弔則塗人也宗法立而後之人自一世而逮於百世各宗其宗各親其親各情其情各服其服各後其後無敢亂亂吾宗者法當擯然五服之外族之人貧不能食者吾當助之食不能冠婚者吾當助之冠婚不能葬者吾當助之葬庶幾哉盡之中寓不藝文補

卷六十五

七

明文

湘煙錄序

董斯張

湘煙錄者余友凌駿甫暨其舅園子京所輯云始駿甫訪余病中一晤對便推今古獨津津唐次山不置餘子意不甚許可已言子京懷多奇恒據戶然水沈昕多讀

異書有得輒呼酒相勞排攢之暇間與赤髭者游超搖作物外觀蓋借駿甫漁弋者數年而此錄始成甫閱之沈憂若失犁然當余心哉今夫晴垌繡野夫人之所蹟留而魂靡者也有一境於此危巖捍景幽磻吹雪林翳蕭暎逕委石豕牛羊爲之蹂躪樵獵者過弗睨而煙霞之士遇之如飮大烹如耳大鏞如拾久遺如寤狂醉故曰非其曉者明去之非其聰者聰謝之非其居者神遁之是編爲卷僅十有六而冷豔畢臚瑰瑋離奇可以隻字覩千載可以單帙網四部按之有聲拂之有香奇藪

藝文補

卷六十五

八

明文

至游子序

董斯張

玄律何弓梧何竹曝書勅丘馭何返遯暑耳泉媛何唾若是安語游焉或曰夫游殆言乎適也有徑焉可以金

吾礫藥吾衽彌殖彌洑脉疆髓液衆盲逐醒不知悔
此神僊之予哉余少絳世氛冥以第一第豎中歲篤廢
舉局十許年恨爾時斷鞅不早卽玄蓋離暴左右几案
間未嘗一快振衣之唱我之懷矣時不待人近闕若縣
書意齊州九點一氣耳夢中復夢州外猶州西仲居積
形之生亥極匪無隅之駕吾安能敞敞焉蹤夸父而宿
勾陳爲試一澄照寸田縱神繫表則雲車風騶呼嘖吹
冬九鳳唱于朝陽八龍浮于雲杪喻空寫碧如鑑飲華
纍可以無丹丘衡可以無梁父東阿王可以無金樓王

藝文補

卷六十五

九

明文

臺嘗欲取神僊家言盡讀之居稍僻郡諸祠觀復少藏
牘者近乃醉余以至游子一書至游子百二十二篇宋
紹興中溫陵魯僊端伯氏嘗著集僊傳十有二卷又采
金丹大藥修練般運數十家約爲二十卷別諸之曰道
樞端伯以魯公裔孫守章貢帥荆門卿太府嘗選宋詩
爲卷者五十有七樂府雅詞卷十有四類說卷五十諸
聲廣異鬱爲書珍不謂吏隱中能幽探瓊笈若此恠端
伯爲吳开壻復能高自標舉不點腥涎又若此而吾鄉
陳伯玉先生猶以無所發明少之嗟乎富貴人學道染

不能遽割耳身非吾有戀卽成寢未聞咽腐漁妖便可
特爲鉛汞此書痛椎採御縣鮮參同火齊必良綿蕪無
設俾慧心人不撓精於暗鍊不陷坎於旁闕致虛襲常
泠然御之曾公建立文字爲勞生筏寧有量哉此秘向
所未觀裁得之閭叔子叔子門稱葉文家艷賜書僅弱
冠文譽日躡與君家伯仲世有珠樹之目早莫分芸觀
半席地奚皇皇是書而行之將非埃瑳不足溷其神金
碧聊以深其寄乎昔人言天上無頑俗神僊陶人八碧
霞丹非瑯琊公不可餌太原之海山廬陵之神清洞慧

藝文補

卷六十五

十

明文

業靈標其安足賦導御史大夫公勛德視宣靖將倍之
而神鋒茂雋若叔子又何翅拍肩端伯它日以康濟代
大還以制草成玄籙霄賓國輔治爲一涂夫非壺丘氏
之賞音耶故曰至游者不知所適

沈汝修先生唐詩合選序

董斯張

余嘗怪通眉客從驢背上得句後囊中及暮歸必叠昏
足成之此小兒強作解事狀也途謠巷詈暢爲真聲境
如道魂如赴欲遲之而無待試追之而已後與會旣適
足成何物奇不可得何有於平情不可得何有於聲氣

余苦參二十年許覺三百篇遞降而之唐離者十三不離者十七皆是物也以唐人品唐詩篋中河嶽二集尊神韻僥得之間氣極玄求聲問格玄士盡骨其端起宋詩病大率有二一曰史一曰悟史則詰鶴林氏話其史甫不受悟則膚滄浪氏膚其悟青蓮王孟諸家不受若茗然冽泉活火之外了不可着詩之姜鹽也史也詩之蔬筍也悟也詩話行而唐詩燔燔哉楊氏音之高氏聲之于鱗氏刪之即神韻無論野狐一徑扼無使入三先生爲唐諸家殿良苦土型就馳驅絕調之以火

藝文補

卷六十五

十一

明文

童牙稿自叙

董斯張

僕僕在陸稼伯氏方治詩率其諸名士席間謔談

下坐欣然動顏萬曆庚子僕十五應童子試從諸兄至錢塘爲湖上遊客有稱詩者戔効之得二語云遡湍一棹緩縱眺秋山空同坐皆歎息謬云僕具夙慧僕謝不敏顧方急制科文都無復暇十六病肺恒卧一木榻履不踰戶醫謂必散鬱病乃已適友生遺僕唐人詩披之亟爲心賞小有撰著閱諸篋藉以自娛乃病竟不得去癸卯秋病棘死而蘇者三小間益優游聲詩橫口成詠體鮮程古時吾友趙廣業工此技教授里中無知者僕徒步及門爲定交微言往反綜覈今昔趙亦諒士嘗互

藝文補

卷六十五

十二

明文

客閩稿自叙

董斯張

閩以東樹碧水丹山之異僕夙艷之甲辰歲外舅官劍州命僕偕往異盡覽其概以室從比晉衙齊迅商戒寒蕭然局影不復接一士亦無間山澤遊齋中有樓居高切層雲下瞰延津水環郭如帶每憑檻四矚援筆孤詠粗復快意明年老母當七袞之五爲誕辰僕馳歸獻觴

四月望紆道入武夷究討靈蹟神色飛動御者促途載一宿以別半月乃還記僕初入閩作書致諸故人有曰此行將粵中千山色歸半尺繡囊定大有可觀莫以董家兒猶向時儉父語境與願隔幡然以嘆吳粵道且千寧能載入斯土一終所懷邪游凡暮歲所存詩二十有六章爲謝故人僕之遊未耳勿嘲僕詩猶故也

未焚稿自叙

董斯張

余自閩還里意益不自聊日携諸酒人豪呼沉飲以爲常絕無問家人產潦倒之餘篇詠間作多哀怨孤憤之

藝文補

卷六十五

十三

明文

育有一二情語聊復寄愁或以風非予好也舅氏茅水部自沛寄予書謂子握盛才當及時勤公車業無自淹且以弱於詩爲戒予初未然及家禍嗣興多口如簣戈鋌中迫乞憐無所念沛上之言致爲雪涕獻歲掩關讀書剪滅諸緣卽詩歌亦復閣筆意獲粗了此生以報吾舅顧舅氏往矣誰其知予者邇緝筭中諸篇爲未焚稿於以志感焉丁未嘉平月書

留篋稿自叙

董斯張

風之行草蕭然應之何情哉人境兩漠文

遇霞軒石鳴非夫尸者自天疇若是神然則古來才人神人也文懸終古不腐浮榮喻燭文喻日命繇夙造苑枯千里生不得捧筆墨囊從聖人塗金石閣揚國美萬分一負其雄奇礫礫之氣吐章陳文枯死於野猶然東箭王者香要不以無人故不蘭我也吾少多奇抱義皇而下非意所經恨精短未能蚤津大道降而爲文字之業於百家少不探其微中爲帖括所尼又苦病撰述故不甚博其所存者力亦未半厥懷歎如然以語乎古作者之與則集矣高年達官鳴六駟出入邑里伏臘日壽

藝文補

卷六十五

十四

明文

千金而酬萬年涕唾至鬚摩兒孫頂以爲笑樂俗物見此饒不可耐迺忽以士衡見苦間有作輒符癡吟吾窮則窮天則天耳死玄豹肯易一莛草者邪江眉海裔馮弔前淑繇屈左徒漢淮南王以還終鮮能令吾運鍾陽九酷倍先士尅知死期遂叙其文若此亦恨恨有送故之情也天與我精地與我靈亮小造其曲憐冀人神之下采吾文未喪有恃無畏言雖無幾不與買菜翁相角

寒竿艸自叙

董斯張

自乙卯後余詩蓋一變云記乙巳自閩歸吳中初晤

能始能始爲說詩之源委篤好之後能始宦南曹及還
閩數有書來以此道相勗僕時亦以詩往正稍示眉公
兄兆諸君盡謂句中有眼吳門王亦房尤神賞之廢唱
者不下數十篇嘗欲合吾兩人詩爲續松陵集然有時
冥心苦構心血欲嘔每喀喀不自休比年來盡謝帖括
百病交戰案頭不置一書輿到便吟興盡輒罷或一夕
輒浮千言或經歲不盈數作殺活之機橫見側出好醜
之懷喀然都喪頗云得自受用三昧今年天啓壬戌吾
年三十七矣更能作幾時活輒命童子取手藁別錄數

藝文補

卷六十五

十五

明文

卷命之曰寒竿借子瞻廢學語也往景陵吳公去吾髫
吾作書以五詩投公公東韓求仲云在罷兩年不識吳
中有董生吳興守眼可抉也近得渠見贈詩如飛天僊
人不著一煙火字吾至今愧之第數年來語句較往製
如出兩手知我者曰律師解縛罪我者曰貞姊當嗟
乎王五云逝吳公不來矜慎何爲自娛而已錄三本一
置西禪一皮之笥中別一本每月假好事者傳觀三日
吾所不靳正月二十四日瘦居士書

壽銘續相公六袞叙

代沈大司空

董新溪

萬曆庚申吾宗今少保相公以南小宗伯首膺 顯皇
帝簡在貞 皇帝奉治命馳大行趣召公公䟽辭弗獲
今上御天召益敦始北其馬時東事棘慨然以澄虜
氛爲已任江南士大夫宦北者咸遣其孥歸公獨携家
人俱 上鑒公忠甚嘉之公耻深郊壘義不以蠢爾遺
君父夙籌而宵惟神燠而顏黎不浹歲章婁上指畫戰
守機至悉其剖軍中弊習欲一朝以極重之勢返之竟
未媚者噂沓洊及公度 天聽可回而六府定局不難
贅游縣官藉力爭無可如何卽袖手觀事去何以酬在

藝文補

卷六十五

十六

明文

公之素抗疏以疾請 上迫留之請俞力乃予告馳傳
還晉秩三孤錫蟒服鉞幣甚渥 勅有司月起居疾少
間撫按臣其上聞今甲子三月公張辰六十矣凡公門
生故吏及諸薦紳姻婭慮無不人壽公亦無不人以共
言當公意者或曰司空作斯少保述斯棣也三珠公維
仲之居南渡彈丸相靡足論曷明撫仕之疊疊而秉玉
鉉者維公開厥先公茲壽哉或曰往公嗣艱粵請平高
謀良弼求茲燕瑞偕臻曰維裳而璋曰維震而亨慨聊
後蕃天衍公德馨且明公茲壽哉閔君者公內弟也謂

野哉客言孰爲醴源伐閱毋云公竭忠報 三帝雲富

貴而蛻孫子辛壬癸甲之弗視云云者皆非其所以自
任先覺應一夫之不獲誣誅孔皆我志不回醫無閭之
未寧而寢食徨徨畢抒丹誠可以格鬼神對宗祊傑維
其嫺敬爲公觴其不佞懔然而起曰君言嫺矣可壽公
未足以盡公蓋其不佞睹方今始識 顯皇帝之知公
者甚焉而簡公以收國家^長福者甚大此何以稱
哉丙辰歲公攝春卿篆於南肅愼尚羈熙熙恬恬屬黠
夷利瑪竇者自言大西洋人率其徒數十從廣州而二
藝文補 卷六十五 十七 明文

都能作^法洞律歷盜先聖緒論以傳邪說尊彼法曰天
王纓綬者多從之遊盤據綿歲部署漸衍公昌言此奸
虜不可容置京師急驅之部迂其言持不可公再疏始
遣還蓋逾二歲而遼左匪茹之禍作藉當時黠寇尚留
伏戎嚙窺其爲虜謀害寧十百劉保章哉故某謂公驅
夷兩疏直姬氏思兼之亞方之先士議徒戎蔑如也而
議者猶惜公易所稱納牖撫謙者如有憾藉公在位時
厘干將之銛抵繁奏膚鮮不中^未林者嗟乎此又^時
變者言也途肘腋宸衛勢無能旦夕緩公第雍容^議

誰譙公而直肩焉不少辭寧第博一任事名哉言兵無

老氏若其言曰果而勿伐夫言勿伐足矣然必先之以
果果則任之義也又曰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不得
已者任以不任而恬淡者不任之任也子淵氏以無伐
無施自許而爲邦一問不容不七十二子先鞠躬之指
晦百世羣然相誘以俗成虜倖起東鄙食和戎利者六
十年許卽言人人殊大要有議無任大臣少有請廷組
者公謂當前惟東事第一患司馬不與將習將不與士
習耳不與目習何救寧之足致傾所蓄募奇材劍客以
藝文補 卷六十五 十八 明文

從卽官府之局不一旦驟更肘掣未甚鮮臻大効而百
年來寒蟬處鐔之習自公而廩焉振之識不識皆曰有
相焉若公忠者哉於是而介士始有其君且有相焉若
公任者哉於是而介士有其君復不敢有其身以秦越
其君公之以赤心感以浩然之氣倡迨今介冑稍自勵
若毛若王輩不敢以全軀保妻子之說埋雄人烈士之
膽効章章較著然則公以憂先天下寔公以氣作天下
士氣罔灰國脉尚甌公留之 神廟貽之天之所^聖
昭哉公潔蕙下士之概聞天下不且著著公之有造於

斯世者如此公少不佞某十年神且日王 天子舉視學鴻典考古聖王桓割憲言馳召公入坐而問道以畢厥勲則公之天壽平格壽其躬以壽 國家政未有艾也某不佞願公宗辱公誼深摯即微閑君請寧無以壽公者於是閑君謝曰不有先生言悠悠者疇知公勲可以壽矣遂書而歸之

大司空嚴公祠記

代流大司空

董斯張

丙寅夏烏程嚴君某來請曰家故有祠祠先大司空圯矣裔孫某今獲新之公之先太夫人先大司空聞孫也

藝文補

卷六十五

十九

明文

將綜其事書諸石敢以謁余慶是役成旋過鳳林拜公祠瞻慕久之已作而歎曰語云不知其臣視其君豈不信哉 高皇帝席苞符釐耿命以神武筆天下之奇策微殊材鮮當任使意材殊矣其間文武大吏顛傳絕矣搏羊角而上然鼂圭夕鈇以其躬置文罔非乏也知天者寧驚歎是効抑要駕其有以練之克厥終厥星在晨哉終之者曰宋公訥唐公鐸鄭公濟十數公此十數公或錄故或采章次亦以義門簡矣司空公起賦淪生不識予子與 上無平生故稱諸生旋謝去不爲章句學

尺階何藉釋屣佩衡其躋上卿也不浹年凡爲民部郎者一爲御史使交趾者一復謫御史者一御史大夫者一坐尚書省者再婁頰婁登天睠彌竺至 命將作爲

治第稍稱疾輒 命醫 命震直厥田烏程者縣毋繇

時不名數稱老嚴老嚴云嗟盛哉荃宰相得相始終如

是邪當是時中書省已罷省事分隸六曹 上再司空

乎公實再相乎公也公獨能始終之寧靡弋而言獲邪

議者稱公之遇之器之勲咸非常黑節招荒雕題貢忱

遐略也而水地而置禁青陽總章規其度東膠虞庠緯

藝文補

卷六十五

二十

明文

其鼓鴻建也導湘漓渠興安陽侯告謚杭徐乎千里殊澤也若是公之遇猶其常夫若是而公第一勞臣也與哉勞臣以材術自勸疇難公難公迂 主聖耳人臣之事雄主也以才術而事聖主也以誠上焉者爛焉星陳據光燭微迹已倨則虞其嬰也若已僂是以昭爲譽也漢稷嗣奉春兩君薨野全城片言致顯融矣迺一衣褐一楚製迎蹕抵巇猶然捍闔之故此其械可以動雄主而非所以律公 帝握四時之元轂其閑舩象春其輓臨御象冬萬物所歸莫盛乎冬厥位在坎迹公憐淵乎

尊酒貳正之誠焉大要濬川微之媒寧失不經顯靈
攻位宅新則儼周召御史御史大夫時平反數十百人
司空時獨工之補籍四萬人其更番藉弛擔者萬人誤
也骨之司空肉之率羣赤子出乎險中以爲衆毋毋

天子屬屬翼翼乎魚行貂堂乎陞乎坎德無射咸一德
而知三宅公爲 帝亭育大仁棣通昭蘇乎無窮 國

家亦傲漢簪褭公乘之屬復其家垂二百七十載嗟盛

哉荃宰相得相始終如是耶茲祠載新而公之諸聞孫

瞻模倘懷締構之宏奉所俎迥剴割之材挹案隴景惠

藝文補 卷六十五 二十一 明文

露之澤寫齋于房覲明德之維馨炳羶鄰而告利成真

有見忱恂之上徹而重譯之遙洽于以緒先業于方來

報宗報 國兩不實矣郡祀公復有專祠蒞吾土者春

秋事公弗敢數或猶惜公勲德不獲從殷周之大享大

烝躡六王者後然鄉者微公辭 帝錫公茅社矣雲膚

寸雨四海維云亭焉當公振振之族實淑且舊天故欲

大昌子姓以答公廼先大司馬稱公家館錫故少無莊

懿閔公公之女之所自出余至 魯今所歷亦如公官

余於公外族遠孫也余賦歸而茲祠落成適際之庭所

稱血脈不斷者歟公諱震直故以子敏名今名蓋 高
帝所易云祠若干楹役若干工費若干緡其始葺在某
月日以某月日就

紀貞女傳

董斯張

董生曰吾里有紀長公蓋稱端人云往先君子交長公
至久篤如蘭之好僕亦從其子汝占游則最習貞女事
貞女長公姪也弱而孤長公育之字金生來聘來聘應
試不得志憤死而紀母適病訃于女輒脫簪珥衣縞素
請往哭母大詫曰徐之必吾死乃可女竟不得往竊時

藝文補 卷六十五 二十二 明文

時飲泣或至失聲母乘間呼曰而身豈渠家有耶吾病

且潰甚卽汝堅汝志柰何乎而母則對曰兒已登金氏

籍胡可載也且母有女使不竟其志爲吾宗羞其爲病

也大矣居頃之母死女殯殮如禮卒哭不卜日遂行攬

涕登輿道路酸楚及門下車拜匱號慟幾絕命侍兒治

觴置靈几前合卺如生人禮自堂下趣登樓闔門閉影

終歲不出事姑氏至孝晨夕奉事咸備儀卒無纖介忤

姑意姑忽惑巫者言謂嬭不利家大人適邁小疾便以

爲嬭妖則大恚姑有甥齒且女不也強嬭使子之對曰

幸伯氏有子也在其外焉求執弗聽姑自是益悲日加痛詈至裁其服食時不免凍餒貞女第忍之卒不爲言君子曰嘻姑其甚也嬀以身殉其子不能容以此明堅貞之不可滅也夫人情初則易激久則多變令嬀姑相諧溫衣餼食以竟其年猶未必無悔心以姑之狠整若彼汝占至今爲余言每歎嗚踰時見者皆爲歎息而斯女當其身乃口絕怨吝心絕悔恨千變萬折都無所撓可不謂貞乎女既不得於姑曳綯茹蔬者十餘年而病病棘却醫藥弗前屬纊之頃其舅命畫人圖之乃歛手

守毘陵陳公議條其行上言竊見故烏程女子紀儒家子少失怙育於伯爲約金氏昏會所約者殤女號泣赴喪攻苦食淡事其姑十餘年尋病死年二十有七法節婦三十孀者許有司以聞女節者未昏嚙然天挺良可風俗又法孀者年六十以下死不得輒請雖厥年不登聖代不以此懼善謹案謚法清白守節曰貞請旌其門曰貞女坊制曰可論曰語有之石赤不奪節士之必當貞女一往時不恤以其身從金氏地下暇計百年事哉男子稍讀書知義理卽意氣奮躍要有所挾以遺身後以貶貞女何如邪又聞之趙生生亦篤行人其言曰女故將一婢自隨婢事女甚謹寒煖甘苦亡所辟遣之嫁弗應願終身事大家迨其歿落髮從浮屠匪石之義可以動物於羣性之相近有繇然矣

瘦居士自傳

董斯張

瘦居士氏董斯張其名也稍有知以文業高自許遂字曰遐周實感揚雲天地之言十五爲聲詩不師而精澗然靈解居常以詩須臾興雙冷然意可鬼索境繇天會稽其兩義興且遠矣俛仰玄古步兵我師過此李肉於

杜甫竹於白其餘略略多有幽契我詩如曾雲若浮若
留縹緲烟際但入飛鳥志此廼佳耳其於生計最拙產
爲奴落無所問神遊入區穎鏡淵藏醉鄉舞席或亦寄
蹤者焉厭市喧讀書龍涇邨墟則兄墓所在石燈夜然
竹葉風掃似不歸人境有野鴟十餘蔽霄而翔哀響清
激晨夜無失期居士出鴟竟不至墟中人相驚以爲神
也性不與俗近無人自語隨行孤嘯意小不快雖王公
貴如有錄其語者曰天下要使人盡裸袒才獲法器若
簪冠著衣入眼中作榮落想俱廣拊耳非神識誰辨入
藝文補

錄者不下百帙錄皆環異俗所罕覩者輯有古賦一卷
童牙稿一卷客閩稿一卷未焚稿一卷留篋稿三卷襍
文三卷靈薈一卷廣博物志四十卷增定唐詩品彙三
十卷文苑英華鈔四十卷居士又喜方伎嘗作卦采京
郭指以昇降傳直飛潛反伏奇耦射來事多驗至采煉
道引陰陽祿命風角皇極六壬青鳥諸書鮮不漁者俱
未成先是豫章先生有水鏡之目奇其材趣北行舫停
漂毋祠下孤意忽盈歌泣相續雲流水青低徊日盡爲
賦五字詩旣入燕長安諸名公皆海內才彥無乙居士
藝文補

者然竟落榜歸兒大壻生六年矣甚慧黠姿秀映人鄉
爲聘東海婦居士歸二十日兒以痘死所聘者亦同日
訃到遂悲憤邁疾明年甲寅年二十有九疾轉亟家數
見妖異自謂無復活理但以不多讀佛書奉母老二事
爲恨其夢中識曰鉅公前馬後者我散髮吳船兩人坐
何以贈君橘盈把居士意是夙業筮前身得姤三三之
趣三三自爲繇曰龍潛西國化精營室帝乘其陽離朱
煌煌白牛而黃爲六子君與蚺偕行升於天閭厥氏曰
張則居士始生之徵有神符焉枕上作絕命詞十五吟

一或以爲死或以爲生或謂之狂或謂之醒竟不知何人後有粗識居士者曰明萬曆間吳產也

與馬令君書

董斯張

伏想獻歲以還師臺起居綏祐善教日新某遙拂春風中慶慰無量客歲迎除辱下問備志一書初擬於夏首竣役聞命棘仄晨夕搜綴今藁本粗似定矣若須謄本慮日月小稽有方來指藁三十二卷分五帙敬遺奴子代寄陳覽某自惟病廢後鼓篋久虛神識情亂每展卷不數行頭輒作岑岑態此書史稗畢綜亥豕不乏割割

藝文補

卷六十五

二十七

明文

之能仰飯哲匠唯師臺精爲刪定之又此書補徐氏掌故素爲徐氏采者不入宦業鄉賢二途自漢洎元多所增訂悉本羣書未敢妄爲論著明與諸賢以待作者無當師臺意也或圓鏡垂光溲溲靡棄倘以敝帚下之記室則某病榻別無副本主者若已錄竟即賜還復所塵於清聽耳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五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六 目次

董斯張

懷趙長文

旌志詩 并小序

寄吳允兆白下二章

贈丁中翰長孺

送唐侍御美承入都

韓延年仲弓昆季招集峴首條

郡侯李公太夫人壽章

藝文補

卷六十六 目次

一

投贈郡侯吳白雪先生

送周虞卿之閩謁葉太傅

梅溪路多種竹薜蘿十餘里幾不可覩天里人命

曰竹養爲作竹養詩

輓吳允兆

寄丁長孺禮部

張泰氏於報國倡放生社欣然有賦

數得閩康侯所假書欣然有寄二十六韻

送紀宣符入建安訪仲子徃明府遂有幔亭之游

送韓延年之燕

送駱象先侍御

壽朱君采侍御六袞

登蘇公臺歌

沈孔璋欲以篆刻博酒索之以詩

送張伯陽北征歌

蜀金行爲外舅中丞沈公賦

先王父手評漢史二書向在家仲所逸之數年過

永不可獲張三文通忽覓取見歸深喜爲作歌

藝文補

卷六十六

目次

二

卽事書懷寄呈沈千秋使君

秣田行贈范君輔

溫長卿以宗伯兼領史局歌以送之

閔子京湘煙錄歌

韓仲弓居山詩二首

茗上喜晤錢美祖

秋日舊園書事

過報國寺

夏夜至毗山同吳孝廉李植家季作

夏日同虞卿集華濟之齋中

東范東生

暮秋同趙長文夜集忒公精舍得永字

卧病吳允兆過訪時允兆有皖城之役

送趙長文之江右

華濟之宅看蘭

送丁長孺入都

有懷沈千秋使君病中却寄二首

送內兄伯隣沈北部北上

藝文補

卷六十六

目次

三

三君詠

重九後一日韓延年仲弓載酒碧湖偕孫孟樸得

留字

內弟沈君厚書來問余近狀報以三首

過沈孔璋別墅

溫長卿禮佛祇園寺詩以東之

茗上晚眺

訪章司勳元禮作

題閔康侯草堂用杜韻

絕命詞八首

寄韓求仲太史兼呈朱大復先生

病足甚劇寄千秋沈使君二首

次韻酬溫長卿官詹見寄作

辱朱相國冒雨問疾小齋偕虞卿長文留集

亡兄伯念儀部壬辰以爭國本被放三十二載矣

茲得尚寶少卿之贈感淚交集成長句二章

春日得朱相國手書兼致大貺寄謝二首

壽朱少師七袞

藝文補

卷六十六

目次

四

又

寄沈彥威駕部兼柬孔璋

送溫長卿太史還朝

得外舅司馬公書將留南都志喜二十韻

酌范東生見訪不遇之作

火蓮偈五首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六 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六

懷趙長文

董斯張

弱冠尚奇服里左競余伎寤言誰可偕逢君締幽意時
登黃公壚各下古人淚握腕無餘情緒懷託文字閩山
滯行李茲別若遐棄窮年想勝遊空齋日恒悶強笑鮮
故歡勞歌自成醉形神不復接當午抱書睡策修理無
睽孤聞懷乃至中庭樹秋榻柯葉紛可異豈無衆艸榮
奇此不遷志浩焉感素交東雲翹歸思

旌志詩

并小序

董斯張

藝文補

卷六十六

一

明文

歲在丙午予第五兄幼函疾且殆吾嫂茅也刲股爲
食斬生之嗟夫嘉耦曰妃倫維首屬世風波逐大義
誰闢夫其婉嫕妙年出自高族而慨然含毒茹楚矢
報所天此其堅貞旌操奮志誓死豈第帷幃之情兒
女子常態邪天道茫昧云胡弗援人墮棄絕禍之已
甚爰綜其終始勉綴斯詞稍極哀怨之致焉

蒼林蔽陽景崇岡慘陰靈原野曠蕭條清蟬驚且嘶南
國有靜女終朝閉深閨太息復何陳賤妾多苦懷昔年
十四五自謂碩且頤姱容粲明眸秀頸若鮮卑左體襲

木難右體被明璣習彼傳姆訓競競行露詩十六猶未
笄十七爲君妻緩步入君門中庭樹桂枝綺疏延清旭
高樓下臨谿錦衾間角枕華燈照層閣柔情婉以寢獲
奉君子儀君子素開美跣地稱妙才焜耀丹霞裳皎潔
青雲衣腰間墨陽劍前後流光輝女蘿亦有根高松亦
有柯蒲葦締縹緲盤石牢不移離離雙鳳凰兩兩鳴相
諧夫君且安坐聽妾前致詞懷安實敗名古人有良規
維子遘多難家聲日成隤努力讀父書中饋妾當治良
人語我婦卿言信足師下里歌聞吾將遠行嬉遙遙

藝文補

卷六十六

明文

入京國我行卿可隨堂上有老姑短髮亂於絲饘飽卿
勿慮娣姒羅中帷別時再拜言一歲還復來來爲老姑
壽祝姑日康熙賤妾乘魚軒驄馬觀郎騎和鸞叶玉鸞
朱光曜金羈壯哉帝王闕崢嶸何崔嵬崇臺倚蒼冥上
樹九丈旗蘭宮達芝房杏梁接文槐千門復萬戶列肆
陳環竒軒蓋揚黃塵意氣逸路達共君睇繁華貞靜恒
自惟生兒名阿麟吉夢維能羅夫婦笑相向今者樂何
其輕舫泛故土澹澹隨風移萱艸鬱鬱青誰娛良不貴
賓客闐廣庭賀子早還歸爲客烹肥羜肴核紛難齊出

君荆南酒蕩漾白玉卮吹笙復鼓簧墳笮交祭差晚晚
日云暮歡餘旋致悲洪濤激平陸禍至無端倪獻歲春
正月遘疾俄在斯纏綿忽逾旬骨立神亦疲豎子居膏
肅主人命將危卧蓐經晨夕痛之枯形骸筮短龜何長
皆言不可爲抱鼓勤靈視藥餌疑羣醫此時心若然萬
術窮所施賤妾聞遺語人肉能療羸百身如贖君糜軀
奚足辭手携金剪刀悲極莫能持揮刃剗素膚或恐旁
人窺斷割豈不苦所嗟肝腸摧碧血染輕衫含辛持作
糜進君君不御妾身將安依良人易簣塤嗚咽語復遲

藝文補

卷六十六

明文

細君無我悲命也其何尤我有阿母存溫清幸弗虧弱
息方在抱藉子終提携孽涕爲君言寸心矢靡猜與子
同一體中路長乖睽請君勿顧妾君去妾且追躑躅呼
皇天泣盡血繼之日月黯其光川爲咽不波千秋一相
訣執手從此離禍兮誰所胎疑言鬼伯催魂魄散四野
招之茫無涯棄置室與家恍惚鄰妖魘九京宵冥冥安
得有曉時願攀迷穀樹使君重來茲阿麟隨婦行呱呱
索父啼撫棺一長號長號將自裁老姑前抱胸婦何不
再思子言猶在耳衰年迫崦嵫弱息才一週顧復當賴

長跼起相謝義訓寧敢違請今毀故飾升樓去其梯
繡襪羅衣裳一一捐塵泥朱扉刷白堊玄帳易素幃理
妾篋笥中七寶璫琕欽感君舊相贈物在人已非悞悞
歎獨影絨閉無復開夫君夢中見宛若平生姿丙夜起
徬徨孤坐還成疑昔時鳴倉庚忽聞泓雜追尋歡笑
端慘慄增余哀上者奉衰姑下者鞠嬰兒妾心噉如日
慰子長夜臺妙齡失所援同穴以爲期倚桐高百尺乃
生南山陞修幹拂玄霄孤根託層崖斷成瑟與琴朱絃
黃金徽發爲清商曲淒惻孰者知清渭流春冬寧與涇

藝文補

卷六十六

四

明文

水偕長鴻西北來翱翔以徘徊行人不忍聽况余親宗
支染翰作此歌未歌淚先垂

寄吳允兆白下二章

董斯張

弱齡理鉛槧聞子若古人締交乃忘齒薄德慚有鄰
婉不終日離居悵茲晨行年六十餘伏劍氣復振慷慨
軒鬚眉飲馬楊子津故宮墮黃霧蒙茸荆與榛念子顏
色驪行李多艱辛我心猶懸旌又若雙車輪攬衣起四
顧切悵懷所親素懷今如何寧化京洛塵願爲黃鵠羽
相從奮清旻

又

董斯張

白日麗東井陰崖光赫曦火雲蒸層軒炎氣灼人肌煩
寃久無寐况乃辭故知輕舟邇長川荒忽欲安之羈客
怨行邁孰知若者悲大風吹江河龍蛇陸揚暑葵董豈
救饑藜鼎甘於飴錐刀悅馳逐親戚置若遺前庭步中
夜哀哀囁寒鴟寒鴟囁且哀展轉傷肝脾積憂環無端
深衷當告誰一彈離鴻曲涕泣難復持

贈丁中翰長孺

董斯張

放舟畫溪水值君復行邁江雁將君書片楮露肝肺不

藝文補

卷六十六

五

明文

作尋常言言言深誠僕也師古人私衷懷耿介俗尚
紛不齊哀此衆芳穢蕭蕭壯心死動趾投機械修路馳
鮮車羣鬼奪之載眉宇間不揚至人日交慨感念同心
者世途良已隘夫豈無絲麻而珍管與劒蘋洲纘良覲
展轉傷余憊快語鬚髯張宛若歷秋寒自能具玄賞豈
逐今人喙誰其矢弗諉澄波掬可愛別路慘無懽城柳
月初掛

送唐侍御美承入都

董斯張

惠風無濁雲直影無枉枝靈輿接自然千古託在斯孰

知巖際石梧臺亦其時旅蘆滯微命秋草翫者誰誼詠
衆所乘獨見將成疑清揚接伊始遽以瓊瑤貽義傾分
無塞言約懷既披神賞詎延畧蒼春乃言離方舟遵北
渚歌吹喧江湄茲行立玄策德譽如璋珪射隼高墉間
將支天下危君子務其大岐路愴何爲不孤亮有微遐
睇精莫持寄情千里月曠哉燭心知

韓延年仲弓昆季招集峴首作

聖開舊字延年董斯張

寫憂此巖際追奇當日曛迅颺清人脾遙樹爲玄雲墜
葉密蟲篆崇石荒苔文臨渚暢魚樂陟林安鳥羣玉樽

藝文補

卷六十六

六

明文

在危榭碧月來窺君蕙銷有餘悵栢悅方共欣近情自
盈感停虛亮無分携醉下山夜澄波蕩秋氛馳年莫予
駐靈阜恒氤氲勝事苟不閒逝者何足云

隄侯李公太夫人壽章

李公蜀人太夫人則瓊產也董斯張

明月不在天下爲賢毋心夢中挈瓊海欲赴峨眉岑青
鳳爲其雛蔽日揚和音道泛西南來千里爲吳霖激湍
無濁源恩與霄水深斟水介君壽豈畏青驪駭

投贈郡侯吳白雪先生

董斯張

青松挺層崖豈識春露恩朝朝媚群卉桃李還無言郭

東有賤士微尚耽丘樊焚香讀梵書宴坐窮晨昏不能
揖諸侯藥物當餐飧自公下車來浹歲豐田園雞犬罷
夜號府吏無叩門高枕若天賜焉敢逃其原猶恨便便
腹鬱蹙千秋存未從子衿後掀眉精討論西樓貯山月
想見冰蘂魂帝遣鎮匡廬若水咽不奔惜非洛陽生
何以留公轅

送周虞卿之閩謁葉太傅

董斯張

寶刀插吳市賣却無人取欲辦粵中裝桃花送君去男
子一腔血長年半帆雨相公閒賭碁嘗畫荔枝譜當時

藝文補

卷六十六

七

明文

長安客意態政如許罵殺屠沽人貧不療兒女有易食
榆枋那知鴻鵠舉美人怨青香山鵬不解語

梅溪路多種竹蘄薈十餘里幾不可覩天里人命

曰竹養爲作竹養詩

養去聲

董斯張

一林綠初滿日在其隙中雖無臨淇媚時鼓瑤磬風所
遇鮮異色琮琤憂空濛鳥聲聊復暫聲匪他林同殘暑
徒爾爲已絕地天通衣潤境亦寒影忌幽難窮焉知陰
森處不有虎豹宮竹盡山乃出西景搖斜紅

輓吳允兆

董斯張

憶君問我疾去年流水月縹緲互披賞諧謔散如雪示
我叔夜帖群鴻海浮沒一慟今人交欲喚金坪骨別後
頻械書爲君一啓闢君痛芝蘭摧情至輒自刪燒香寫
半偈投老殊能閒相期江上碑塵上流潯溪稍聞肺病
侵淡悶夙所苦醫亦就西湖蓴蕸孤山雨溘然棄我先
玉塵咽黃土嗟乎隔歲語尋之便成古射溪波粼粼魂
往焉可招一生寥落盡無乃風雅標太守飲君酒初以
上客邀昨事寔若新微解俗物嘲延州澹聲華簪綬誰
見驕停雲何所貯鄰笛驚秋宵

藝文補

卷六十六

八

明文

寄丁長孺禮部

董斯張

鼓鼙貯一器咻咻徒亂鳴我生多曠觀夷蹙齊所營
風射海覆群龍戰神靈遽爾魚族欺猶令蛟子驚與汝
遊流沙玉醴黃芝英天醉豈恒運終然揚其清公超未
得意精廬授諸生季女不言饑寒耿寒星秋霜下江
渭橘性寧受更可以洞巖石浮華亦何爭

張泰氏於報國倡放生社欣然有賦

董斯張

人界曠求我迎照藹不殊玄黃自相血靡哲而弗愚居
士平等慈齋心澄物初風澤無二觀心腎爲江湖文波

停晝梵鱗者還其居解斯蕩析愍至仁消啣濡中林懸
日規萍藻相與舒飛沈在天地往來於一如皓焉川上
機樂我丁非魚

數得閔康侯所假書忻然有寄二十六韻

董斯張

秋暑苦灼人簾息不會帽竹樹都欲然快雨適相勞遽
看市塵洗轉欣田黍膏倦呼丹丘芽詎羨尊絲毫好音
頃西來字字慰幽蹈蘭緘聚然啓珍于鼎納郛卮言雜
俳諧莊語儼墳誥支搜則抽繭迅步乃飛瀑我硯蕪不

藝文補

卷六十六

九

明文

治舊聞猶減竈俗諱三鱣誦家愁五特耗借書竟何門
質作非所慎學海擬杭之溟泮歎誰導愍余藿食者忽
有弦商犒味如投釀均心無入宮娟朝醒獲柘漿一讀
起聾聵末光良不遺瓊華絕稱報吾兄宿讀流藝場建
雄轟神穎標綺年殖學壓耆耄小宋殊磊磊謂子京小阮
仍浩浩謂生甫架籤時互掣絃軫必齊操相賞松石間微
言輒窮奧蘭蕙芳屢振玉積輝彌到析疑曠絲疾卜宅
銘余好富貴浮曲肱久識靜君躁山栖君昔詠水樂余
非傲深有靈嶽期汶領耻空告

送紀宣符入建安訪仲子復明府遂有幔亭之游

董斯張

窮村伴吟唔石燈點秋壁彈指廿年許
童甫越中適余廢君復報文債逃無策君初未有子
高禱禱晨夕多兒更爲累中饋頗貽謫
將尋武夷君延賚玄金液豈惟陶靈風
先以脫饑籍臨叩况舊雨訪故試停輓
褚公備四氣百里暫紆迹紅泉或方舟
丹甯且偕展覓余往游處題字想苔積
結佩懷蘭丘熹微惋鸞翮

送韓延年之燕

董斯張

藝文補

卷六十六

十

明文

君不聞耶俗人笑笑我支離寡同調
不狂不慧垂十年又不種瓜不垂釣
有時赤頭寫其書醉則枕書晨閉廬
瓢落無成乃至此偃仰一室何所如
男兒不能出門走此身竟爲妻子有
生來羞與雞鶩爭作事當思古人口
惟我與君有此情君獨翩然先我行
年何其少志何壯衣裳奕奕朱霞生
居恒在家多遠意一身遠行了無異
豪心直欲凌蒼空遂覺須眉都有氣
明朝便坐吳門馬先秋可到燕臺下
其中磊磊多豪豈無有人識君者
中夜嘯落寒溪雲眼前蕭索安足云
大江雪盡我亦北

香山寺中來問君

送駱象先侍御

董斯張

就君青松下爲君命離尊不折九秋
垂柳枝斫取百尺寒松根以此贈君
誠有意霜中屹然出孤翠只今萬里
空塵沙跳丸日月皆無氣野人對之
驚絕魂雪涕向人誰敢言看君此行
聳天下靈鳳噉微蒼龍門

壽朱君采侍御六泰

董斯張

憶君少年冠豸冠有威者鳳青雲翰
上殿豈顧丞相指露章却使將軍寒
使車東下吳人歡萬樹不畏春闌珊

藝文補

卷六十六

十一

明文

一朝誤有長沙謫浪跡烟霞殊所安
舌如懸河眼如電垂老意氣誰能殫
吾能倒駟西日迴北斗伸眉語天爲
君壽願得峴首以爲齒碧湖之濤以
爲酒逸老堂下春風新馬蹄歲歲穿
楊柳下馬垂竿向湖口但恐明王念
耆舊湖山未果君家有

登蘇公臺歌

董斯張

古城斜控層峰碧臺中攬雲雲不出
紫烟微茫來具區龍威丈人猶可呼
昨日風華冷苔雨綺窓半入成邊土
蘇公不死吳公來石臺依舊青崔嵬
城頭統統鼓聲細

鳥眼月沈太守醉采毫戲染墜千花吳兒袖得眉山字

沈孔璋欲以篆刻博酒索之以詩 董斯張

曾聞班生飲輒醉噴墨四射桃花浮乃知悠悠之徒未
見耳蝌蚪百萬堆糟丘沈郎拍端出前古寸石奏刀如
石鼓我謀我眼君謀唇紅友歸君適相買不然君誇爲
秦我其魯

送張伯陽北征歌

董斯張

長谿作惡風色顛白波競起蛟龍涎有客衝寒遠爲別
短衣獨往神蕭然問君此行安所求欲挈馬兔馳幽燕

藝文補

卷六十六

十二

明文

自言挾策今幾年會須簪筆冠貂蟬不然拔刀斫左賢
忍饑誦經竟何事豎儒槁項豈足憐曼胡之纓珊瑚鞭
雲中一騎飛還天三河年少羣控弦縣官有事東北邊
揣摹歲月已垂就長揖王公徵酒錢聽君語爲君舞酒
呼數行燭花吐黃鬚張張淚如雨我其失計君得之丈
夫何忍對兒女星闌客去烏夜鳴三更夢作漁陽行

蠲金行爲外舅中丞沈公賦

董斯張

吾聞上天愛道地愛寶披沙揀金安得豐先朝雌蜺乍
圍日採璫四出山爲空梁州貢額倍其舊萬物未秋摧

烈風傾巖枯澤不遺力豪吏督責妄自功帝心或望櫟

陽雨地脉幻想神丁通傍求隴蜀苦未給鬻妻賣子傷

蜚鴻此金一銖血一滴駭獫狁乘之恣蠶食作盤空埋帝

子陵爲蛇別媚將軍色遙遙日下虎豹關遠人悲號聽

如塞朝廷浩蕩亦何有羣小訐阿不逞飭 聖書命公

來撫滇威稜遠讐西南偏碧雞峰杳神不出黃茅瘴淨

池無烟高牙建後絕烽警夙夜念汝民危顛千言抗疏

動天意精金歲入俄半獨有如山谷苦焦涸一朝靈澍

飛平川又如沉痾未能起神藥寸匕形氣全滇民此段

藝文補

卷六十六

十三

明文

公更生公不自有歸 聖明百年苛政去如剗萬里保
障騰歡聲比來遼瀋東委賊大吏袖手小吏驚徵兵添
饑勢無已中原號澤愁難撓吁嗟九牧盡公若普天臣
海皆長城

先王父手評漢史二書向在家仲所逸之數年遍

求不可獲張三文通忽覓取兄歸深喜爲作歌

董斯張

高篇卓犖懷吾祖遭遇漢皇真好文海虞之嚴維揚李
嶠起振厲爲風雲並時畀列三史氏西宮賜馬天下聞

每奏一篇 上稱善裏蹄中使頒紛紜投簪以來公漸
老昔者常爲賓客道一生幸得史遷力班椽遺書亦傾
倒少年讀書蘭若中夜挾之眠晨諷早初時柄鑿終春
然如蘭爲絲緒堪討亦猶神禹鬢枝河導歸滄溟波浩
浩古今神契竟何隔俗士浮心苦難了丹鉛括遮五十
年三日不讀心如擣嗚呼祖德猶可述後來視之殊草
草酒卮羽化定非急厨畫朝飛使人懊變遷遂入張郎
手購以十千若琛寶張郎十九攻先秦霜蹄乍試今軼
塵舌鋒不掛田舍字彷彿欲見凌雲人有時白鳳入清
藝文補 卷六十六 十四 明文

卽事書懷寄呈沈千秋使君

董斯張

使君幾歲卧溪霞金帶一腰懸酒家閑中未謝綺語業
遠山研墨題春花使君胸中無不有天公妬才亦非偶
余無一長病亦如霜葭微詠行次且未能共飽金盤鱸
終期揚摧玉杯書

林田行贈范君輔

董斯張

方生以後林生前奕人競說湖州范當其隨手落子時
迅機欸發如絲斬敵手窮思欲相勝適以一葉衝巨艦
新安大賈尤善之以奕師君君不辭篋中賭得奚家墨
往往貽我題新詩閑來沈飲仍縱博燒燭向曙無言疲
藝文補 卷六十六 十五 明文

曉音藻散作天花春獨憐先世喪其實携書歸我澤若
新芸香燈燼悅可識怒蛻渴驥光爛璘衛公錦袍魏公
笏舊觀頓復疑有神發函長臨誦且泣感君素氣干清
旻先公不亡腐史活精采烏奕叅星辰飲君濁醪夜語
快文業盛衰非可循眼前安用爾許物龍門當世疇復
珍衣鮮馬怒競相笑低頭霧上告其倫漢書數行酒一

斗蘇子無乃君前身唾壺不減漸離斂別我東歸震澤
濱冷風拂衣醉眼闊霜華一屋雞號晨

勝殊不喜敗不愠家人歲晏猶寫綸今也買舟過吾里
呼之漠然笑而視自言初春客桐汭山中病癰幾不起
病起特焉輦兩耳人生老病利那聞請君無爲戚戚爾
但使有園可瓜田可秫更何必鳴箏與調瑟畫梁雜燕
別作巢曲沼新荷漸成實祗將坐隱淹白日耳目之官
用其一獨不見終年蹙蹙瘦居士醉裏還能揮秃筆

溫長卿以宗伯兼領吏局歌以送之 董斯張

二十無聞一狂者湖上逢君入秋社傾心相向雨不言
日氣青蒼霜灑灑對君岸幘復長嘯禮數寧爲我畫假

論詩啜茗初夜分談快千迴呼玉笋生公石上蘇家隄
何處聽歌飽游冶留連豈落兒女態感慨遙令古人寫
拏舟送余今幾時谿聲宛在浮圖下余嗟已廢無可言
君亦暫爾娛丘樊爭席尋常聞野老客來頻乞南宮草
帝方側席思賡歌寅清有命新嗟峨君行遲遲無不
可青海尚腥其柰何賤子不能與君北晴江祖帳君爲
客岸花暮歷歷紫烟解袂青林易將夕謁罷承明拂几
塵侍兒然燭留餘春淋漓瀨氣兩朝史墨兵字字垂琳
珉其間要立逸民傳寫寄吳山求藥人

藝文補

卷六十六

十六

明文

閔子京湘烟錄歌

董斯張

豎儒耳學矜榆枋索馳馬腫皆其常墨守師說堅若孺
不觀若士遊忽荒手捲蛤蜊雲中翔閔生憤此背欲張
青露晨飲火棗糧綠圖紫書盈綈緇鉉摘油素窮三霜
彼姝者孫抽七襄玉爲燕尾錦作囊丹藥之屑金壺漿
藥淵龍燭騰九芒能熊魂魂天柱旁神姦夜嘯寧敢藏
花源詰屈迷漁郎白鸞尾掃空煙蒼煩惱爾醖層冰涼
誰云醫俗無有方山河作舞清琴揚

韓仲弓居山詩二首

董斯張

山不少綠郭考槃茲獨餘林黃村罷獵礪碧石辭漁柱
樹還招伴梅華亦映書預防來宦怨文字習難鋤

又

日日山在臆妬君雲作身一丘一壑處不惠不夷人城
月到崖巽谷樵嫌鹿馴深知通隱字悞殺問花津

荅上喜昭錢美祖

董斯張

村墅闊轉久有懷無不知服奇仍取蕙饑療乃歌芝湖
出當年碧舟訛一日期營營竟何獲爾我儻非癡

秋日舊園書事

董斯張

藝文補

卷六十六

十七

明文

先宗伯初構別業命曰泌園不十年化而爲圃予傷
之作是詩

隔歲重相過秋心滿一園高樓經畫閉往事老人言逕
直桑桑合池平野鵲喧坐看白日影勿使淚空繁

過報國寺

董斯張

乘春幸多暇信步出溪南獨叩竹間寺來爲世外談苦
吟猶是幻佞弗亦成貪一片前朝碣磧機爲爾參

夏夜至昆山同吳孝蕪李植家季作

董斯張

避喧將柰何乘夜此中過嵐氣迎雙屐松風入浩歌月

當池上見涼受坐間多眇眇懷賢意浮生一逝波

夏日同虞卿集華濟之齋中

董斯張

公子善留客清尊開竹軒桑陰閒入牖水氣暗浮村散坐同知已無聊或放言持杯有深意落日滿高原

東范東生

董斯張

落魄余多感棲遲爾共悲大都儒服悞安事筆耕爲臨水時垂釣尋山或劖芝之水霜歲將晚笑以慰淒其

暮秋同趙長文夜集恣公精舍得衣字

董斯張

藝文藝

卷六十六

十八

明文

竹菴立窮渚隣社往還稀偶伴野人至坐聽秋葉飛僧

耐餘午鉢佛火近寒衣妙理從師悟猶憐帶月歸

卧病吳允兆過訪時允兆有皖城之役

董斯張

向晚叩蓬戶故人今在茲茲來余尚病猶勝日相思明發將千里言旋又幾時臨觴君不御別意轉堪悲

送趙長文之江右

董斯張

識君六七載日說香鑪峰至此始能赴到時還及冬湖

雲迎短棹山雪吹孤蓬渺矣遠遊意今人誰可從

華濟之宅看蘭

董斯張

一室靜於水楚蘭唯與君誰當炎歊月孤翠來寒雲千花散幽采叢葉搖異芬歸深四更夢猶是醉中聞

送丁長孺入都

董斯張

山中來鶴書十月上征車奇尚自昨日京華卽故廬離杯人慷慨遙旆馬躊躇江北江南路霜天衰草餘

有懷沈千秋使君病中却寄二首

董斯張

松關歲不啓彌覺遠心增漸忍酒杯歇還教花氣澄索逋時至客枯坐欲無僧何似悠悠者霜天日飲冰

藝文補

卷六十六

十九

明文

又

昔者淮陽守余聞卧治之逃榮非作異入世詎同時檢藥神猶費觀魚樂未疲是中真有得惟遣竹林知

送內兄伯隣沈比部北上

董斯張

凍樹郊全晦征軺不可停宦游裝太薄離席酒難醒署冷閑烹雪朝嚴曉候星青天如憶遠鴻雁有霜翎

三君詠

三君皆吳興守

董斯張

謝安石

洛生詠不停中歲類枯槁槐鉉神彌閒巖栖材益老枝

樂有旁寄烟嵐縱幽討喚鶴八公山方知非小草

顏太師

明遠來何遲鹿脯乞未止誰旌勁草節且飲桃花水
山僧參韻學逸士尋茶理短笠行山雲雲呼君可起

蘇端明

長公個儻才雄文奪霞麗青霄靈鳳舞碧海驚鴻戲僞
俠不可名仙佛咸其寄一官聊復然三蕉兀焉醉

重九後一日韓延年仲弓載酒碧湖偕孫孟僕得
留字 董斯張

藝文補

卷六十六

二十

新峨拂山翠名酒席湖流君認殘更點家隨晚鷺浮幾
何秋在眼倒欲客相留試一呼隣舫諸君昨到不

內第沈君厚書來問余近報以三首

董斯張

不巢亦不由樂向曲肱求天地閑成客雲谿醉拜侯鳥
能持佛號草亦療人愁尚有餘饒在君從乞雁頭

名雁

又

朝曦洒微雨宴坐得前軒婢恠分尼鉢妻慵繡佛旛灌

蘭磁斗重研藕石池渾汝是僧耶俗髯翁何所言

又

逃暑亦何樂科頭眠竹床鷄群呼祝祝魚子聽堂堂童
戲掌初合客來袍半方架書今屢散不敢秘中郎

過沈孔璋別墅

董斯張

避置愁不深隔渚媚新築方池墮醉影高閣領玄矚日
斜鳥爭喚霜苦樹無禿予歸子亦歸松徑依然綠

溫長卿禮佛祇園寺詩以束之

董斯張

誰爲親也壽歸命十方僧午鉢隨持呪宵龕自供燈寒

藝文補

卷六十六

三十一

谿通坐碧飛雪到簾凝止酒遂旬日柴桑將未能

茗上晚眺

董斯張

水光浩渺孤棹橫蕙葭蒼蒼秋色清輕烟初起漸成晚

白日徐落如有情社鼓忽驚沙鷗散漁燈倒入空江明

挽船之子點去路西南却抵下菰城

訪章司勳元禮作

董斯張

蚤歲澹泊辭塵纓高卧十年空筆耕能文不留世間語

乘興或作山中行流波射檻晝常靜香草當門春有情

一棹溪東來問字飄憐名滯魯詩生

題閔康侯草堂用杜韻

董斯張

清溪悠然立草堂白石不用歌康浪輕陰欲散園鳥寂
憤雨偶晴池荇香但容我到日成雨未及子言心已涼
丈夫幽寄有如此高枕肆志非今狂

絕命詞

中寅病中自志

董斯張

亦儒亦道亦枯禪千古奇情手一編蟲臂鼠肝圍吏夢
心燈意蓋梵王天本來去住俱空相前識浮游總幻緣
何處溪聲通客枕樓頭夜夜月長圓

又

藝文補

卷六十六

二十二

明文

十年浪跡五湖涯歷落蓬門白蛤斜巴蜀杜鵑新帝島
洛陽魏紫舊妃花無情出岫雲成我到處飄萍雪是家
客夢蕭然關塞遠西園擲石綠沉灰
武帝在西園中聞
在彥升計擲灰悲
不自勝

又

寒風感栗怒天吳俠客精魂未便枯早母也知東海孝
鉅靈翻惜北山愚錢塘石上三生句仙掌臺中六甲符
前度劉郎貧似我無勞野鬼共揶揄

又

人間偶謫幾經春竹裏餐霞性未馴曾見白龍殘孔甲
何須黃雀歎莊辛菩提樹古知非樹空谷人寒喜似人
石冷雪枯千里色楚江一夜掃清蘋

又

風雨龍門一敝廬山心寂寂草玄餘誰人狐假連山易
有客螢爭汲冢書結夏僧招俱惠遠悲秋賦早似相如
鴛鴦瓦上霜侵骨獨夜空樓氣不除

又

楚客高冠佩陸離青琴鼓瑟舞馬夷三焦軟飽時中聖

藝文補

卷六十六

二十三

明文

一刺通魂只大兒君輩且尋名教樂我曹強半有情癡
碧天似化養弘血螭倚孤松弔月眉
六朝語衰危
螭於寸陰

又

汝曹無笑次公狂大塊分明傀儡場入手靈文常詰屈
到頭奇骨也郎當洛中驚蝶從、妬稷下雕龍較我長
底事迷津都不識還持瓶鉢懺醫王

又

紙上曇花偶自拈烟青石葉夜爐添谷神語合猶成綺
谿到名留未是蕨好客從來龍作畫獻功何意虎為鹽

可憐眉目皆齊楚徒倚風前想蜀嚴好客二語亦如夢意

寄韓求仲太史兼呈朱大復先生 董斯張

十載霞栖友鵬冠上林全樹夢闌珊居身豈以一官繫
作事教他千古看放棹半清溪草碧簪書中夜石燈寒
買鄰况有華陽老遲暮何爲怨木蘭

病足甚劇寄千秋沈使君 董斯張

每到秋關脚疾增若除坐卧百難能因思粉署蕭蕭客
也做繩床兀兀僧擯影三年傷未死神遊千古慰無朋
誰嫌濟勝全非分盡舫西湖好共燈

藝文補 卷六十六 二十四 明文

又

潦倒支離閱幾春書能左腕却疑神三都肯讓一僮父
四海猶餘兩半人醫到兼須謀我病饑來何敢後君貧
傳聞酒戶殊勝昔虬漏將殘大白頻

次韻酬溫長卿宮詹見寄作 董斯張

晴湖呌月醉秋深穆穆風期尚可尋洛浦有懷携翠羽
淮南無術變黃金高官一旦逢人疾空谷今朝快子音
知我若非劉尹在烟霞傲骨久銷沉

辱朱相國冒雨問疾小齋僭虞卿長文留集

董斯張

木蘭花老誰相期車騎到門人不知病中垂訪蒼蘚滑
酒次賡歌黃鳥遲中根上根藥草雨三日四日幽風詩
東方儘可了公事慙託張玄來對碁

亡兄伯念儀部壬辰以爭國本被放三十二載矣

茲得尚寶少卿之贈感淚交集成長句二章

董斯張

久罷鳴琴泣逝波俄然輦帶及烟蘿 先皇遺誥真無
忝隔世精靈奈汝何臣死不隨春仗馬 君恩還比夜

藝文補 卷六十六 二十五 明詩

舒荷試將遺疏齋心閱猶覺風霆亦護呵

又

先把當年逐客旌天心似見藿心傾金魚身後曾非望
玉塵埋餘凜若生浮白汝今誰與共剖丹人恐不如兄
懸知碧血乘箕去也伴前星醉月卿

春日得朱相國手書兼致大貺寄謝二首

董斯張

元臣領史天章重錫馬曾經書接餘文武家風姬且禮
古今人表孟堅書星垂上將懸中斗嶽到高山俯石閭

獨有孤生寒似竹也煩槐鼎問何如

又

二月餘寒雨未晴瓦鐺石火煮黃精霍從口下傳書慰
錦賚大孫照眼驚不負萬裘酬夙志宛如三揖費逢迎
儻然病起應西笑翠樹葱青賦擬成

壽朱少師七袞

公張辰
當元日

董斯張

謾謾風澄百尺松獨持經術補山龍北辰玄默尊魁柄
東序清嚴列大鏞天未能忘新事業帝方延佇舊勳
庸謝家羣玉紛爲壽笑語王正恰相逢

藝文補

卷六十六

二十六

明文

又

何似靈光魯未傾巋然元老替昇平致身如此心彌下
報國歸來力尚贏日借趙衰春倍暖霖求傳說早無驚
絳帷况復雷河潤試出新歌早鶯

寄沈彥威駕部兼柬孔璋

董斯張

誰嫌落日卧雲餘不遠君家隔敝廬梅瘦尚香何遜句
石竒仍滲米顛書纔知魏闕通高隱自檢夷函證太初
近得惠連頻晤否夜中縞雪已盈除

送溫長卿太史還朝

董斯張

寒溪水落時短棹與君辭亦戀故園色還深明王恩山
晴句曲道水合濁河湓悵別寧因達卿情遂及私艱危
生事薄潦倒俗人疑有識能違衆非才愧獨知遙遙江
嶼望脉脉暮鴻隨計到長安日聞子閉戶期

得外舅司馬公書將居南都志喜二十韻

董斯張

縣邈西南城危巖倚重臣百蠻消霧雨萬里正星辰收
楚包胥哭攘夷仲父仁留樞儲石畫還旆香車塵鄰塞
仍馳羽遙情劇轉輪書來俄獻歲嶺畔到征人巨浸乘

藝文補

卷六十六

二十七

明文

飄飄名城驅傳新勲還銘國史忠且護江神縹馬將吾
士啣觴尚及春諸亭借幕吏村野或綸巾鼓吹新篇壯
接壺逸興頗不妨歌月榭恰好枕花茵憶昔途猶梗訛
言半失真昆明移節鉞建業衛鈞陳魚鳥鄉心憫湖山
勝事勻折衝期報主高宴迴娛賓望望盈三稔悠悠嘆
一身林深依病翮海大活窮鱗別淚今茲謝清光只咫
親自忘霜露疾鷗首話兼晨

酬范東生見訪不遇之作

董斯張

偶然釣魚西雪川一出下口猶未還故人遠至若相逢

惟有斜風留汝船

火蓮偈

董斯張

余友韓聖開年壯利根精心白業偕其細君沈綉佛持齋深得在家行道之樂沈二十有六歲而歿瞑目之頃指空中謂聖開曰若有親于彼者乎人士坐圓石灑楊枝水而引余余行矣言訖而逝聖開感茲靈異乃稽首雲棲大師爲懺前罪果植後善因七七之期道場圓滿家除奠楮帛于爐火焰未燼忽有异華涌出初疑焰結旣乃成形香色俱不從人間來一時藝文補

卷六十六

二十八

明文

從他豆網與冬瓜月在天心不可遮夜半鐘聲君未信試來紙店買荷花

又

七尺分明不染身積灰高處沒纖塵從今撒手渾無事水裏蓮花未是真

又

一盆熱火在清流隔岸柴門鬼點油个裏芙蓉長百丈倩君送上健人頭

又

藝文補

卷六十六

二十九

明文

靈峯會上眼巴巴越水吳山自一家十萬骷髏開口笑登時拈却世尊花

又

石虎嘯紅霞平今未足誇纖纖出素手打鼓弄琵琶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六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七目錄

補遺文

漢獻帝

以孫策襲烏程侯詔

又詔勅

孫策

襲烏程侯謝表

駱統義烏人孫權領會稽時統爲烏程權民戶過萬咸稱其惠

上吳主書

藝文補

卷六十七 目次

一

韓愈

與陳給事京書

李德裕

問泉途賦爲沈傳師

范祖禹

封還臣寮論浙西賑濟事

宋光宗

賜李彥穎求言詔

陳耆卿

賀章參政良能啟

陳誠之

沈該左正議大夫守左僕射同平章事制

周麟之

沈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制

宋宰輔編年錄

葛邲同知樞密院事制

葛邲特進右丞相制

葛邲觀文殿大學士依前特進判建康府制

藝文補

卷六十七 目次

二

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制

章良能叅知政事制

沈該

易小傳序

張綱

沈昭遠改官制

沈昭遠除戶部郎官制

崔敦詩

楊倓昭慶軍節度使依前提舉佑神觀制

章良能

罷韓侂冑制

罷陳自強制

程大昌

示後

朱熹

跋劉雜端奏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回劉知縣君房書

孫覲

藝文補

卷六十七 目次

三

芝亭記

胡仔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序

倪思

吳興六街菴記

李心傳

井研人同第道傳寓湖州堊弁山俗稱太史清史云奉祠居湖州乃湖字傳寫之訛耳

道命錄序

曹士冕

跋烏鎮本

范成大

過湖州紀游

陸游

跋却掃編

呂祖謙

薛常州

季宣墓誌節取湖政蹟

陳傳良

常州薛公行狀節文

楊萬里

藝文補

卷六十七 目次

四

賀吉守蔡寺丞子平冬啟

賀蔡寺丞年啟

賀袁叅政說友啟

回新知通州葛丞寺啟

與江東萬漕元亨書

常陽

女紅餘志小引

龍輔

自序二首

胡儼

題子昂書嵇康絕交書後

錢惟善

題王逸老書

于文傳

休寧縣贍儀堂記

吳興藝文補卷六十七目終

藝文補

卷六十七

目次

五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七

烏程 閔元衢康侯補遺

韓昌箕仲弓較定

與陳給事京書

韓愈

愈再拜愈之獲見于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
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
尊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
於門墻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
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一

補遺

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疎加之不以不專之望以不與
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
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
乎其言若閱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于人其後如東京
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
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按其情
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
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
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

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
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于自解而謝不
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各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二

補遺

以孫策襲烏程侯詔

漢獻帝

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厥
美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爲騎都尉襲爵烏
程侯領會稽太守

又詔勅

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僞欲因兵
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爲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
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衆妖妄知術鴟梟之性
遂其無道修治王官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爲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三

補遺

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爲國効節乞
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勤是與故便寵授承襲前邑重
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
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赴討

襲烏程侯謝表

孫策

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
爵兼典名郡仰榮寵顧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
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
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十七喪失

臣懼有不任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驚懦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爲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罰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授

藝文補

卷六十七

四

補遺

上吳主書

駱統

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彊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惟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彊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微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進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好心動而携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于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殷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五

補遺

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強臨大敵非造化所賦
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
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撥
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
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
辨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
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
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
以萬機餘閒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
藝文補

卷六十七

六

補遺

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
死而不朽矣

問泉途賦

并序

李德裕

問泉途思沈侯也

沈侯傳
師也

余與沈侯同侍禁林俱守

藩翰出入光寵垂二十年君性樂山水尤好絲竹良
辰美景不廢賞心嘗歎人世險艱多言可畏固未得
盡其所懷也昔尚子平稱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
賤未知存亡何如耳陶靖節亦稱人生實難生如之
何今作賦以問之

昔我與子同升玉堂回先帝之英盼被霄漢之輝光君
登駕于長沙余建旆于朱方且欲極山水之臨泛盡人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七

補遺

生之樂康謝既好于絲竹陶亦間于壺觴雖爵服之已
貴何憂思之未忘寶瑟獨奏于門庭玉顏不畜於洞房
今則逝矣前榮可傷于是託意青夢久而乃寐問冥昧
于故人求神道之影響或曰生特在于行樂死何用于
虛誕或言惟令名之不泯非苦節而安致彼終古之茫
茫竟斯言之誰是又曰君有瑤席尚可陳兮君有清香
尚可焚兮昔之艷姬復得見兮昔之哀歌復得聞兮誰
爲朋友展戲謔兮豈有樽酒接興勤兮余同神之清者
上爲列星德之粹者復爲賢人萬化轉續如在鎔鈞或

壽或夭或鄙或仁亦受氣於蠻貊仍託形于介鱗獨豈人沒于泉下不得同于物化懷子之素風方俟命于昊穹無乃困武叔而見弘石迫無極而值克躬有明龍而害正有儀尚之蔽忠苟不罹於此患固無傷于道窮

藝文補

卷六十七

八

補遺

封還臣寮論浙西賑濟事奏元祐六年七月 范祖禹

臣謹按唐代宗大曆中霖雨損稼渭南縣令獨稱縣境不損遣御史按實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何不仁如是乎貶渭南令爲南浦尉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恤帝曰聞所損殊少卽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卽修其言上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常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乃遣使宣撫水災憲宗元和六年南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九

補遺

方饑遣使賑恤將行帝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計其數唯賑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當體此意七年又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果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恭御史欲爲奸諛以悅上意耳願得見主名而致于法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其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耶朕適不思而言耳命速蠲其租賦古之人君聞有災害唯責人不言

其救災唯恐人惜費又恐不及于事陸贄李絳賢相也亦專信守臣奏報惡言者之小其事以緩君心之憂也今國家建都于汴實就漕輓東南之利京師億萬之口所食贍軍養民皆出於二浙此乃國之根本豈有不思其所從來今陛下下一方之赤子嗷嗷然有到垂之急如嬰兒之絕乳其死可立而待也方呼天赴訴開口待哺以延朝夕之命爲之父母者忍惜力而不救乎臣竊詳臣寮所言朝廷已賜米百萬錢二十餘萬州縣亦自依條發倉廩作粥飯救濟人行將少蘇矣臣竊以作粥救

藝文補

卷六十七

十

補遺

饑最出下策夫民已至相聚食粥則疾疫將起饑困愈甚死者必衆此乃災傷之極正當憂慮豈得便爲少蘇又言細民習爲驕虛以少爲多其弊已久臣竊謂常年小有旱潦被訴災傷僥倖之民容或有此今浙西災害甚大民已流散乞食迫於死亡方且疑其習爲驕虛而不之信何其忍哉又言乞賑監司州縣詳具災傷分數賑貸行遣次第各行申奏而懲責其尤甚者臣竊謂朝廷以侍從之臣爲一路鈐轄又選差監司以往行未及境未及設施朝廷既不憑信鈐轄監司之言又戒約監

司州縣如此臣恐官吏束手不能有所施爲上下觀望各求苟免夫奏少傷分過實以濟用物稍廣此乃過之小者正當闕畧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責一人則自今官司必以爲戒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又臣寮言異同不可不察乞下鈐轄提轉及蘇湖等五州各令開具逐州水災所及凡幾縣幾村或無漂蕩廬舍溺死人口及高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若干並令詣

藝文補

卷六十七

十一

補遺

等州城市並遭水浸田不佈種廬舍漂蕩民棄田賣牛散走乞食臣謂朝廷聞此當令官司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今若降此指揮逐縣逐村遣抄剽廬舍人口田土數目饑荒之際此等行遣必爲煩擾一事不實即憂及罰闔境皆死未必獲罪如此則賑濟却爲閑慢百姓愈無救矣又言近日別遣使者支撥斛斛百萬見錢度牒約二十萬不爲不多若見今未種今秋無穫則向去賑濟之期甚遠所差去官當相度事體措置有一失當其害非輕今所差去官與時暫遣使不同若向去賑濟

期日長遠此乃本司職事在彼自當任責當且委以
置不須約束免有疑惑觀望臣竊以今水潦方降秋田
殊未有望審臣僚所言今秋無獲本路必更奏請朝廷
亦當接續應副則前日所賜未足爲多况斛斛只令出
糴官不損直常平倉本無給散之法唯廣惠倉許賑濟
不足方許通支常平放稅及五分處仍不得過所限之
數兩倍浙西鈐轄司近方奏乞不限石斛尚未降朝旨
又奏夏田元未放稅以此觀之官司守法止有賑救不
及之事必無過當之理臣僚又言乞令賑濟官司措置

藝文補

卷六十七

十二

補遺

稍大事件並申取朝廷指揮其急切不可待報者雖許
一面施行亦須便具畫一奏知所貴朝廷察其中否緩
急未便可以抹止臣伏見英宗時臣叔祖鎮出知陳州
辭日英宗宣諭陳州累年災饑卿到彼悉心賑撫臣鎮
至州方值春種卽發常平倉貸民種糧提刑司奏劾官
吏詔釋不問陳州至京不數日可以往返然猶不先奏
而行恐不及於事也神宗時西京大水遣卽官一人御
藥院內侍一人賑恤多方救濟北京亦然朝廷未嘗先
有條約以防之也今兩浙在二千里外事稍大者若須

申奏比及得報卽已後時雖急切許一面施行若官司
畏避事無大小一皆奏請不敢專行則此法豈不爲害
臣伏觀浙西鈐轄轉運司前後奏累年災傷今歲大
水以至結罪保明奏乞斛斛度牒又云父老言四十年
無此水災近奏蘇州饑民死者日有五七百人饑疫更
甚於熙寧時又湖州奏貧人入城死者相繼遺棄男女
官爲收養據此則災傷輕重亦可知矣今詳臣寮所言
大意唯以朝廷所賜錢斛不少恐災傷不至如所奏故
欲考察虛實懲責謬妄然臣之愚慮竊謂朝廷已賜錢

藝文補

卷六十七

十三

補遺

斛百二十萬德深澤厚又選監司以往免更臨遣專使
今監司方出國門錢斛纔至本路卽降此指揮約束百
姓必謂朝廷重惜錢斛輕棄人命百二十萬已厭其多
將來乏食日遠復何所望所吝者財物所失者人心况
本路有鈐轄司轉運提刑司互相監臨而轉運司主財
不欲多費故祖宗以來賑濟委提刑司蓋恐轉運惜物
也監司州縣有凶年饑饉皆不得已而上聞亦豈肯于
無災之地賑不饑之民耗散倉廩坐失租稅以取不辨
之責哉今唯當戒飭官司多爲方畧存活人命寬其約

東責以成效庶幾餘民早獲安堵唯給散無法枉耗官
廩拯救不及貧弱出糶反利兼并措置乖方所宜約束
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遙爲處畫也若監司
得人此弊自少誠使有之則人言相傳亦豈可掩臺諫
足以風聞彈奏朝廷足以考察按劾未爲晚也今先降
此指揮徒能牽制撓亂其所爲耳伏望聖慈以遠方生
靈性命爲念無以官司賑濟過甚爲憂其臣寮所言伏
乞更不施行所有錄黃謹具封還

藝文補

卷六十七

十四

補遺

賜李彥穎求言詔

宋光宗

卿精忠粹德士林之冠冕嘉謨石畫今代之著蔡膺聖
父之圖任助冲人之緝熙養浩家居心在王室軍國之
務至熟悉也朕不忘卿卿其肯忘朕乎其悉條上以副
眷想

藝文補

卷六十七

十五

補遺

賀章參政

良能啓

陳耆卿

渙發冊書晉陪國論基命於夙夜宥密之地又資制勝
之籌明政于國家閒暇之時今倚同寅之助精神胥契
體貌益隆切以陳泰階之六符名獨崇於槐府拱北極
者四輔實參扈於楓宸惟道全德備足以衡石萬幾惟
實大聲宏足以笙鏞群動人方世于天亦開顏篤生魁
礪之英丕輔升平之治恭惟某官爽邦哲匠間世真儒
挺繁霜大雪之嚴襟懷浩蕩挹霽月光風之勝氣節崢
嶸奇視冰山屹存砥柱卒以安劉之畧助成誅霍之謀

藝文補

卷六十七

十六

補遺

化瑟旣更憲綱獨秉旌旗黃屋股肱之托進陪紫樞心
腹之謀案邊瓊以科條孜孜于護風寒之處計軍實而
申傲汲汲于未陰雨之時坐成道德之安強端出規模
之宏遠肆疇庸於黼屨亟參乘於鈞衡稽武王之四人
官不必備視漢庭之諸老多奚以爲便當架明堂之柱
以峙不拔之基詎容卷大厦之材而鬱未施之澤時幾
天與事業雲興坐恢三五經載之傳遠邁二十四
考中書之懿某嘗于此日獲拜下風甫安縛竹之居忽
聆拜麻之命摩娑巧鈍附麗休明天實助其飛騰人盡

爲之鼓舞鼠肝雖薄亦追隨坎壈之中賜皂方崇一

藝文補

卷六十七

十七

補遺

沈該左正議大夫守左僕射同平章事制

陳誠之

朕恢張庶政圖任舊人朕肱惟人尤重腹心之寄左右
厥辟允資輔弼之臣孰當熙載之求我得經邦之俊肆
頒大號明告治朝具官沈該肅括而閤深端厚而果達
學窮道與沂六藝之淵源識洞事幾中萬微之要會頃
繇從橐出馳使輶從容而定謀謨尚魏絳通和之策始
終而本仁義見鄭公納諫之忠惟爲國以奉公靡徇私
而附勢進退之際本末不渝出裴度於山南初非朕意

藝文補

卷六十七

十八

補遺

對賈生於宣室灼見乃心延登丞弼之聯叅決鈞衡之
務廣闢正道專任實才用能數月之間大革前日之弊
言皆可績僉曰汝諧其擢冠於宰司俾丕釐於邦采文
昌正位躋三等之崇階俟社稷封衍多田之真賦以定
國論益峻巖瞻於戲伊尹仲虺之佐商邦命有九圍之
式姬旦召公之輔周室德聞六服之承惟同心故議論
若出於一人惟叶力故建立罔愆於百度共收來効用
繼前修

該謝表有曰蕭曹同心安海內則共奮於事爲尹虺

德享天心誓永堅於忠藎

沈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官制 周麟之

輔相彌綸庶務實關治忽之宜帝王體貌大臣當極始
終之遇睠時慰望久服冢司俄釋秉鈞之勞趣盼上印
之寵其敷予命以告在庭具官沈該早負通材浸膺劇
寄謂天將降是大任嘗拂亂其所爲而古亦惟求舊人
可共圖於有正屬予更化召自典藩首能副當饋思賢
之心亟使居奮庸熙載之地宅我百揆迨今三年試之
以股肱康庶事之能每克勤於小物責之以夙夜事一

藝文補

卷六十七

十九

補遺

入之道正當惜於分陰何懿績之未凝致煩言之可嘖
旣游披於彈疏亦類覽於遜封內循補衮之疎力丐垂
車之佚平津謝病位高自以爲無功石慶告歸年老不
能於與議姑遂便私之志特推鈞佚之恩錫祕殿之隆
名賜真祠之吉祿蓋循彝矩庸示眷懷於戲慮天下之
安危本欲任賢而注意全大臣之進退敢忘加禮以勸
忠往卽里居尚歷猷告

葛邲同知樞密院事制

宋宰輔編年錄

朕建東西二府以議大政

兩柄以恢遠圖宜得老

成之儒賢吾夙夜之命爰囑璽卿重公朝具官葛邲
學洞古今文叅造化議論通達究經術淵源之歸資稟
粹和得東南溫厚之氣小心一德事朕歷年徧儀華近
之班備罄論思之益父祖迭居於法從時乃世臣聲名
充滿於朝廷竄爲先覺擢自秋官之長進陪斗極之嚴

葛邲特進右丞相制

宋宰輔編年錄

朕纂紹皇圖宣昭聖治深惟輔弼之任當盡忠誠之謀
爰簡蓋臣要先心術之正俾司宰柄實贊政幾之繁肆
擢自於元樞沆奮熙於百揆誕揚制綽顯告廷紳具官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二十

補遺

葛邲博大忱恂靖恭純裕學該行備居循宣哲之規識
遠用宏動契經權之會粵繇實茂寢展謨明稔殫政路
之勞陞總事機之祕副予隆委逮此累時嘉素蘊之既
攄允具瞻之攸屬茲懋經於邦典適崇建於台司宥密
而殫厥心聿觀成績彌縫而藏諸用允藉宏猷是用釋
本兵之權居次輔之任俾同寅於朝廟期納誨於夙宵
仍文階采邑之增示厚禮徽恩之備於戲觀左右惟人
之誼固在於協心思旦夕承辟之勤勿忘於勵志無輕
去就以共圖於治効庶幾休顯而克邁於前賢尚服訓

言式對褒命

葛邲觀文殿大學士依前特進判建康府制

宋宰輔編年錄

咨股肱於揆路實司庶政之權付管鑰於陪都式藉重
臣之望惟時近弼久位中朝茲所解於繁機肆出膺於
隆委誕敷制綽敷告廷紳具官邲廸行忱恂賦資溫
粹早遇光華之治浸預祕謀雅輸輔翼之勤尤嘉舊德
逮遍更於二府爰顯陟於中台休休有容本務彌縫而
藏用謙謙自牧乃希明哲以保身雖疊聞議者之言顧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二十一

補遺

敢替相臣之禮勉留備至懇退彌堅朕審其累奏之莫
回念其在公之盡瘁用頒宸指仰釋宰司書殿隆名班
特高於儒學帥藩要地每增重於居留體貌斯全眷懷
惟厚於戲觀納誨之益置諸右以具宜思告猷之忠順
於外而勿怠其承予命往集爾庸

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制

宋宰輔編年錄

朕登庸髦哲務致隆平雖甲兵之問不至廟堂敢忘遠
畧而儲副之友必得英俊詎廢良規爰擢貳於西樞仍
作賓於東禁具官章良能直方而剛大肅括而宏深代

言之文有倚馬之立成應務之材無全牛之可見獲於上而有道施於下而必隨忠鯁所形撓逆鱗而弗忌法守是執愠羣小而不移周旋百爲孤立一意持衡銓部盡嘉水鏡之清執法憲臺共快鷹鷂之擊顧乃直而不訐嚴而不苛雖微獄市之容姦亦靡弦弧之虛發眷通材之有此豈柄任之可稽庸采僉言晉陞近輔惟一賢足以制千里而元良所以正萬邦允資籌幄之謀更藉儲闈之贊既已成非常之寵是宜膺不次之除仍進崇階庸昭異渥噫觀元結中興之頌朕寧忘祖武之繩誦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二十三

補遺

文王世子之書爾其惟吾兒之輔

章良能參知政事制

宋宰輔編年錄

朕圖任哲輔濟治登功西極之赫本兵茂著五年之績中書之叅大政遂隆四近之聯亶穆師言肆敷渙號具官章良能學博而守約才大而用周內苑摘詞典誥可追於三代中司糾慝紀綱肅正於一臺簡知久廸於予衷宥密聿先於汝命聲色不動安強成道德之威議論至公建用會中和之極汔成偃武修文之效久賴協恭同寅之賢維時駿假之崇實以彌諧之望求諸試可庶

裨萬務之機微於以進陞丕動四方之觀聽顧位之尊者責亦重而名之盛者實已乎循吾股肱共罄九臣贊襄之美爲之羽翼益收元良輔導之規時乃之休惟朕以懌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二十三

補遺

易小傳序

沈該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何也六七八九是也七爲少陽九爲老陽陽盈也八爲少陰六爲老陰陰盈也物極則盈盈極則變理之常也故七八者陰陽之靜也九六者陰陽之動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唯動則有占不動則無兆故聖人作易策者亦必以爻變定吉凶所謂動則觀其變以玩其占也如陳厲公生敬仲筮之遇觀之否周史以謂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利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二十四

補遺

變也此之謂也是故爻辭之用命雖不離乎大常而變卦之微寓焉自王輔嗣而下皆未嘗以變卦釋爻辭道其大常也若夫變動不居之妙則在學者精思默識而已輒以臆說妄窺淵奧既以正體發明爻象之指又以變體擬議變動之意亦庶幾萬有一焉耳夫觀變玩占易道之小者也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名之曰易小傳以別於大傳云爾若夫一卦之內義有可明爻變之外言有未盡者每卦別爲論亦庶幾變而不失其正小而不遺其大者也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二十五

補遺

沈昭遠改官制

張綱

昔鄭當時推轂士及官屬承史有味其言見稱後世矧予樞輔眷簡迺僚謂爾有材形於論篤名見便殿言合朕心宜進厥官俾乃舊服往承休命益勉所聞

沈昭遠除戶部郎官制

張綱

以版籍考戶口之耗登以地征制財用之出入民部之職即實叅之惟爾蚤勵材猷亟器使效官樞府有裨密議宜升省戶益究厥能往修而官以副朕足國裕民之意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二十六

補遺

楊倓昭慶軍節度使係前提舉佑神觀制

崔敦詩

奉祠宮而均逸久叅儒職之華開將闢以展容蓋示恩章之異眷惟禁路時有俊臣推予褒賞之能作爾功名之會誕敷丕冊孚告大廷具官楊倓渾厚而雄深方嚴而肅括忠義由于世濟通明稟於天資才略應繁亦發矧而自裕智謀周變龜獻兆以無遺歷更事任之宜積著功勞之盛逮司國用具觀運理之長旋卽里居深見靖共之譽茲被張旌之遣曾無引道之艱是用申錫溫綸優加茂典建齋壇而授節撫瓊管以殿藩明庶以功實參圖於素効克紹乃辟尚追繼于前規仍從仙館之遊復啟侯封之寵陪敦采邑增衍真畬於戲治匪異塗什難具美文武維憲爰得亮邦之賢威儀則多是昭馭貴之體克祗厥訓益固乃猷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二十七

補遺

罷韓侂胄制

章良能

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畧力小
任重難逃誤國之辜揆以羣情僉由獨斷爰誕敷於顯
策肅敷告於治朝具官韓侂胄早以勲門浸登顯路久
周歷於軒陛適際會于風雲服勞王家意前人之是似
與聞國政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任兼文武宜思靡
隨之義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
人而輕信不量已而妄爲敗累世之權盟致兩國之交
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生之經爾則專於嗜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二十八

補遺

殺眇躬有悔過之實爾乃務爲飾非公肆誕謾曾靡顧
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專以首謀而爲言臨機果料敵明
既無半策得君專行政久徒積衆愆儻令尚處于廟堂
何以迄安于社稷欲存大體姑畀真祠庸少慰于多方
以一新于庶政於戲威福惟辟朕方親總于大權明哲
保身爾尚自圖於終吉往其祇若茲謂優容

罷陳自強制

章良能

朕久任一相併司五兵以道事君所冀贊襄之益朋姦
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咈巖瞻宜從策免茲奮由於獨

爾庸播告于群工具官陳自強起自諸生翫膺大任本
謂東之有沉厚之畧亟用自宜登期胡廣無騫直之成
優禮何補粵從言路進秉國鈞不思沃心之忠徒附炙
手之勢以容容爲上策以唯唯爲善謀貨賂公行廉恥
俱喪鐘鳴漏盡而行且弗止鼎鼐餗覆而任何以勝暨
權臣輕啓乎釁端與隣境頓華于和好內郡疲于糧餉
邊城厭于干戈誰無憂時之心獨爲保位之計擬而言
擬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撓棟儻不亟從
于退黜必將愈積於罪愆爰解鈞樞俾奉香火猶以股
肱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昧滯盈
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仰服寬恩益祇明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二十九

補遺

示後

程大昌

程大昌世爲徽州人休寧縣治之南三十里而遙地名會里西北固有山名西山對西山而東南行其墻圍負畧可數百丈者大昌之祖居也鄉名會里共聲呼之遂變爲外裏也大昌年二十一歲當紹興十三年中國學弟子選至二十九歲始得科第又積年五十七歲而長吏部若官若學多在浙右微境又無第宅可歸遂以吳興寓屋爲家而處孥累焉其地在州城東花鹿橋西一二十丈地耳身雖飄汎而首丘之念常拳拳也紹熙二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三十

補遺

年念此身老矣子孫將爲浙人遂敘世系鄉里以貽之凡爾後人未能復歸先廬則其著叙邑里雖百世以外猶當繫綴徽州也爾之世世祖先塋壠皆在會里旁側何可他識邪淳熙二年大昌用郊恩當侯而本新安以明士著者爲此故也紹熙三年五月一日寶文閣直學士宣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大昌書

跋劉雜端奏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朱熹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于諫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于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爲喜而善去之也今觀熙寧雜端劉公之奏議知其致君澤民之願勤懇切至不啻其身之疾痛觀司馬文正公之遺帖見其忠君愛國而相勉以正之意又不勝其拳拳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三十一

補遺

也嗚呼盛哉然而道勝名立之言或者猶竊病之以熹而慮彼益有激而云爾不然夫豈不知既有其實則名自隨之在我固有不得辭者而當時風俗之厚習尚誠懇亦不以是爲嫌也又况忠賢去國一時之心固不能無慨然者同志之士憂之過甚恐其以是而不能鬱鬱以久也則姑爲是說以寬譬之是乃忠君愛國之尤者而猶深有望於他時也豈以近名爲累而故爲回隱以避之哉劉公之事紹興大參晉陵張公記之已詳一時

衆賢又從而推明之亦皆足以見其鄉慕之意矣公之

四世孫君房又出以示熹使得託姓名焉自惟晚出何敢復贊一詞於其間特因武者所而妄論之以附于後云慶元丙辰八月戊申朔朱熹

回劉知縣

君房書

朱熹

嘗念見時侍立先君之側見其每得杼山倚即公書未嘗不把玩歎息而善藏之是時雖幼無所識知然窺其詞意筆蹟之妙亦意其超然非當世之士也其後僅三四年先君即棄諸孤蓋已不及見更化之日矣是以一時去國諸賢次第收用侍郎公亦再登返班而某踰伏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三十一

補遺

窮山不得一拜牀下以修子弟之恭至今以爲恨也不意垂老得其賢孫而與之游幸亦甚矣三復來誨俯仰今昔甲子始將一周又自歎其老而無聞也

芝亭記

孫觀

仁宗皇帝山陵議欲廣求吉地於永安四境之外時司馬溫公在諫省公奏言墓者藏也古之墓者北方北首未嘗擇地擇地卜日益出於近世墓書淫巫瞽史不經之說士庶之家拘泥陰陽遂有累世不葬者臣常欲朝廷禁絕其書以弭害教亂俗之弊其後公誌夫人清河郡君張氏之塋曰君以元豐五年正月壬子晦終以二月辛巳晦塋涑水先墓蓋用士逾月之制也吳興陳公令舉都官嘉祐中舉制策第一名震天下王荆公當國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三十三

補遺

上疏論青苗之害得罪貶南康稅官不幸遇疾而沒既塋而地學者以爲不利遂改建今車蓋山之上墓有亭歲久蠹敗子孫拘畏不敢葺葺歲時饋祀間遇風雨無尺椽片瓦之覆則席地山下望祭而旋公之孫左朝請大夫湯求力排羣議斷然不疑乃即故基琢石爲柱旁累磚甃以取固一亭屹然壯麗深穩十倍於舊他日展墓躬掃除布几筵設牲醴薦獻拜跪至於竣事周視松楸徘徊瞻顧猶不能去是歲五月產靈芝三本一芝出新亭甃甃之間二芝對植於塚前九莖三秀創見一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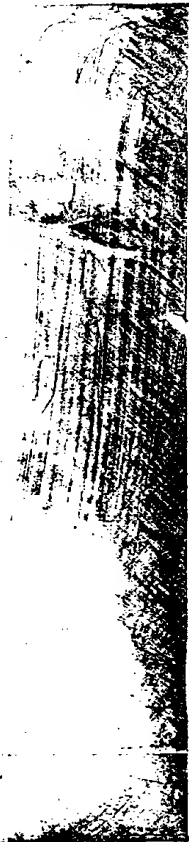
奇形異狀皆應圖譚父老縱觀太息以爲未曾見也太夫公讀古書學古道高風絕塵度越拘攣之議固已迨配溫公於百世之下而山靈土伯復効殊祥於羣疑衆愠之時所以表異學士大夫尊祖之意公今八十五歲彊健精明如壯者諸郎皆著士籍墳墓之祥家庭之瑞有蘭有芝壽福固未艾也某與公爲同年進士公之子文璉尉晉陵出公所記芝亭示余三讀感歎遂書之卷末紹興歲次己卯六月日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三十四

補遺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序

胡仔

余丁年罹於憂患投閒二十載杜門却掃於茗溪之上心無所事因網羅元祐以來羣賢詩話纂爲六十卷自謂已略盡矣比官閩中及歸茗溪又獲數書其間多評詩句不忍去之遂再採摭因而增拾羣書舊有遺者及紀余聞見有繼得者各附益之離爲四十卷噫前後集共一百卷亦可謂富矣余嘗謂開元之李杜元祐之蘇黃皆集詩之大成者故羣賢於此四公尤多品藻蓋欲發揮其指趣俾後來觀詩者雖未染指固已能知其味之美矣然詩道邇來幾息時所罕尚余獨拳拳於此者惜其將墜欲以扶持其萬一也嗟余老矣命益蹇身益閒故得以編次終日明窻淨几目披手抄誠心好之遂忘其勞蓋窮人事業止於如斯雖有覆瓿之譏亦何恤焉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三十五

補遺

吳興六街菴記

倪思

蓋吾湖城北隅皆佛地云諸梵宮羅列於此者臥佛飛英相接鱗次今歲嘉定元年三月六日有物浮水而來衆聚觀之乃一大士像也臥佛寺僧如賢呼衆請之重若千觔不可得盡呼其大小咸集而像愈重適有尼性虛自北門來跪而告曰得非大士別欲有創乎信如是虛當一手舉焉果如尼祝衆乃大駭時有居士王松羅性旁觀之歎曰佛既從尼請其於此地有緣乎願捨地一方屬尼廬之不數月而廬成因菴當城市之衝問名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三十六

補遺

於余余敬名之曰六街夫學道之人惟其心不惟其地苟能心持正覺念主不二卽日往來于三市六街人人皆佛也若以垢汚其本來以業障其面目卽居崇山曠野之地茂林修竹之中亦應迹而非玄修外像而非真境故是大士也不於吳興諸山顯其形而必於城市不於長溪巨浸現其像而於茲地一杯水中露其金身幻體其浮也孰爲浮之其不可舉也孰爲不可之其歟而以尼也又孰爲因緣之皆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者吾知大士固以慈悲度世若示人以學道不必深山禪

寂不必曠野而三市六街皆可入道名以六街衆議之謂何大衆咸大歡喜作禮曰惟命予因書之石以誌茲菴命名之自吳興淨因居士倪思正甫撰併書時年六十有七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三十七

補遺

道命錄序

李心傳

公

嘉定十有七年月正元日皇帝御大慶殿朝百官詔尚書都省曰朕惟伊川先生紹明道學爲宋儒宗雖屢被褒榮而世祿弗及未稱崇獎儒先之意可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德音傳播天下誦之益自伊川之被薦而入經筵逮今百四十年矣愚不佞蓋嘗網羅中天以來放失舊聞編年著錄次第送官因得竊考道學之廢興乃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惇京檜侂之際也程子曰周公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三十八

補遺

人之學不傳夫道即學學即道而程子異言之何也蓋行義以達其道者聖賢在上者之事也學以致其道者聖賢在下者之事也舍道則非學舍學則非道故學道愛人聖師以爲訓倡明道學先賢以自任未嘗岐爲二焉自數十年不幸於邪說之小人立爲道學之目以廢君子而號爲君子之徒者亦未嘗深知所謂道所謂學也則往往從而自諱之可不嘆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故今參取百四十年之間道學廢興之故萃爲一書謂之道命錄茲以爲天下安

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者不實爲之而非惇京檜侂之徒所能與也雖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定之去留彼一時也聖賢之道學其爲厄已甚矣而義理之在人心者訖不可得而泯也孟子曰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故由孔子之言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以知所戒由孟子之言則修身守道者可以知所任至若近世諸公或先附後畔或始疑終信視其所以則先附後畔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三十九

補遺

皆出于一時利害之私而始疑終信則由夫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致此也又有出或入之士義利交戰于中而卒之依違俯仰以求媚于世蓋所謂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者必也見善明用心剛而卓然不惑于生死禍福之際於道學也其庶幾乎

跋烏鎮本

曹士冕

舊傳湖州烏鎮張氏以絳閣二帖授木家塾或遇良工
模拓亦有可觀後聞板歸新市人家每連紙一幅可打
一段予在三山見一本于周氏後數卷板內時有直裂
紋比到書上獲一本于向氏叔堅之齋偶缺兩卷且以
元祐間所拓戲魚帖足之此刻字畫差肥而極有筆意
頗勝諸帖惜其間差誤數字爲可恨耳趙宰叔愚云丙
戌歲在宗庠有以法帖板質於齊魯族人者偶不記爲
何人疑是此板亦未可知

藝文補

卷六十七

四十

補遺

過湖州紀游

范成大

石湖居士以軋道壬辰十二月七日發吳郡師廣西十
六日宿震澤十七日至湖州泊碧澗堂十八日湖守薛
季宣士龍開宴方祈雪蔬食而旦張樂十九日將游北
山石林薛守願同行乘輕舟十餘里登籃輿小憩牛氏
歲寒堂自此入山松桂深幽絕無塵事過大嶺乃至石
林則棟已傾頽西廊盡拆去今哇萊矣正堂無恙亦有
舊牀榻在凝塵鼠壤中堂正而下山之高峯層巒空翠
照衣袂畧似上天竺白雲堂所見而加雄尊自堂西過

藝文補

卷六十七

四十一

補遺

二小亭佳石錯立道周至西巖石益奇且多有小堂曰
承詔葉公自玉堂歸守先隴經始之初始有此堂後以
天官召還受命于此因以爲志焉其旁登高有羅漢巖
石狀怪詭皆嵌空裴綴過巧鐫削自西巖回步至東巖
石之高壯礪礪又過西巖小亭亦頽矣葉公好石盡力
剔出骨森然發露若林而開徑于石間亦有自他所移
徙至道旁以補闕空者方公著書釋經於堂上四方學
士聞風仰之如璇璣景星語石林所在又如仙都道山
欲至不可得蓋棺未幾而其家已不能有妾而棄之瀝

莽蕪澤間遊子相與徘徊嘆息之不能去或謂此地離人太遠岑尉荒虛非大官部曲衆多者難久處又云公沒後山鬼搶攘暮夜與人錯行婦子不能安室故諸郎去之云出石林飯旌善寺葉氏墳祠也雪川有兩玲瓏山石林爲大玲瓏又有小玲瓏在長興縣界路口聞其尤勝石林遂過之小玲瓏今屬沈氏沈氏之父死二子幼方檢校于官此山石色微黃而更奇古一丘悉中空洞穴千數皆旁相通貫故名玲瓏泉聲瀉壤磴中窈如深谷堂前小池石如牛馬馳隕其中池後山屏上洗出

藝文補

卷六十七

四十二

補遺

之石巖積嵌巖巧惟萬狀缺罅清泉泓泓叢桂覆其上亭館既無人居亦漸荒廢雪川特無好事者能捐厚貲買之沈氏雖不得仙亦足以豪矣玲瓏山杜牧之所居卽石林是小玲瓏晚出而加勝由沈家步登舟回至城下一鼓後矣二十日發湖州十八里宿橫山橫山雖小乃截然溪上蔽遮一川若兩無阻者相傳爲雪川風水向背之要二十一日發橫山宿德清縣二十二日泊舟左顧亭顧縣中知識數家入抵倚山瞰溪易得卜築之勝前戶卽侍郎李公子至之居其輪奐其兄恭政之子

德甫者居郭外據一丘整葺巖嘗過之今其人亡室已

虛矣聞運使沈度公雅方考室往觀之甚潔而庫堂之

簷手可接也公雅數傳過庭所教常有知止易足之說

意其規摹出此左顧亭者孔愉放龜處亭前兩大枯木

可千年德清古物餘不知他今孔侯墓廟在焉廟居墓

前與其夫人像皆盤膝坐蓋是几席未廢時所作龜溪

倚山而蕭蒸貴溪而不數得嘉魚以其密邇行都盡販

以往風物已不逮曩年出郊三里遊城山頃歲赴太學

試道病暑三宿晚對軒題詩壁間故在凡僧寺皆南向

藝文補

卷六十七

四十三

補遺

此獨反北故夏無涼風聞自此過武康總二十五里道

間有梅花村以千萬計客行有程不得住午發德清宿

二十二日宿餘杭縣茗溪館

跋却掃編

陸游

此書之作敦立猶少年故大抵紹興以後事淳熙已酉十一月十四日書于儀曹直廬

徐度字敦立吏部侍郎從雅陽寓弁山

薛常州季宜墓誌節取治湖政蹟

呂祖謙

公既數摩切左右而湖多權貴人田宅與相加尤數公平心問理如何不爲變益害公合力撼搖上記其忠獨保持之始至書獄多入死訊其由則棄市者民間或竊祠之名傷神惡少遂輕相讐殺不顧公庶屏絕死獄大

藝文補

卷六十七

四十四

補遺

減條境內淫祠次第除撤會去郡而輟土俗小民悍強甚者數十人爲朋私爲約無得輸主戶租前爲政者或縱吏之公嘆曰郡國無事而八輩頡頏已爾緩急之際將何者取其首惡黥竄遠方民始知有奴主之分初陳亨伯謂諸道留州錢輸大農號經制翁彥國復附以總制嗜進者競哀歛以應賞格已而遂定其多數爲歲額州用日削而共億稍餽校軍興前五六倍吏執法撓扶無遺筆猶廩廩不能給至是戶部令提點刑獄司以曆付場務一錢已上皆分隸經總制如式諸郡被符搏

手無策相顧莫敢先公獨言于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郡鑿空以取盈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聘若復隸額外征掇其強半郡調度頗安所始復爲他謬巧重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鑄譙愈急公爭之愈強臺諫亦交疏助公遂收前令不布凡可以紓民力者知無不言如論和羅賈錢請更平直徙汰軍寬州添差隸郡者止今見員後勿遣函封相繼多格于有司則以病謁祠朝廷惜之却其請至八九知不可奪改知常州

常州薛公行狀符文

陳傅良

藝文補

卷六十七

四十五

補遺

公除知湖州上謂書生姑息而辦事者以奇爲能煩卿輔郡興以中道理之公對曰臣學於師以事陛下唯中道爾上曰如此朕復何憂公至郡踰月戶部奏言諸州經總制錢皆出場務酒稅雜錢分隸以納今多隱餘分隸不盡得自便恣用請更爲今監司給曆州縣以凡收錢撫實係曆分隸否則劾聞令下吏相顧莫敢建明者公獨首奮爲當路言之其略曰舊額凡雜納錢以十分爲率分隸四爲羅本六爲係省錢其後迺始增以二分分隸總制錢是時州縣未病之也然亦寔尋於奇羨矣

藝文補

卷六十七

四六

補遺

久之乃哀羨錢校數歲之最爲額以十分分隸之七爲總制增稅三爲在州錢愈非舊比也復積有上供月橋大兵打船修船六分贍軍移用降本竹木等錢科色不勝繁矣而隸額如故既不足以應計且歲費彌廣郡用彌匱由此場務罄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以寬弛予民而不得聘若復隸額外之征掇其強半官吏自救不給民病甚矣且以湖之都務糴本係省初爲錢二十二萬五千六百有奇自總制之起爲錢五萬八千九百有奇與故合猶日課二十九萬四餘錢而已重以七分增稅爲錢三十五萬三千七百有奇又重以上供若大兵之須凡四十萬八千錢有奇使今且但得八十萬錢以充入經總制之額其餘爲上供諸雜須錢且患若不足况不盈此耶所謂係省在州之數悉闕亡有約此推見他筦庫盡然郡將安仰如不得已宜以日收錢先椿上供諸雜須之餘迺係分隸庶幾可行不然不敢奉詔曹志逮郡胥伴持條法詣曹自解公辨益力臺諫官感發相繼疏爭之上廼寢前奏湖無苗米饟軍歲糴七萬一千五百餘石爲緡錢二千一餘萬自添差武臣

藝文補

卷六十七

四七

補遺

路下至進勇効士一百七十有一員軍員五百三十有一人其廩稍爲緡錢距二十萬以他經費合往歲凡用緡錢五十二餘萬舊制烏程歸安二縣折丁錢歲十三萬緡七年有旨減折丁錢大半其已全輸者聽以明年除之是歲所失亡十有餘萬而大農和糴六萬石以銀交子高估徒欲用錢二千省得米一石郡不忍裁市直則當補錢萬六千緡儼載之費不與焉益以就祿八十有三人啻爲緡錢二萬明年郊視進獻賚予之幣齋亦以二萬數凡增費十萬三千餘緡以亡加增大都缺緡錢十有五萬公曰是雖劉晏將奈何亟請於朝乞以市直償民糴乞以折帛紬絹錢撥除折丁錢乞汰軍改徒寬郡乞節冗長差授在郡裁三四月抗論分隸後執拒大事累數端日與權貴征利者爲敵雖或依或違郡民少蘇而不能平者滋衆獨隸天子簡記所以見覆護甚至始公嘗薦某人有材識能日其官缺員宰執擬數姓名以進竟擢某人爲之郡丞趨時好干政引章避之爲是他丞嘗遣中使有所廉察浙西諸郡獨不入境用是故不敢輒動危之然公歸志決矣卽稱病請奉祠三不

許會除代一月章五上已又旬四上改除知常州

按薛事表慨從周敦頤學故宦有經濟不肯徇時元衢

賀吉守蔡寺丞子平冬啓

楊萬里

野人雲臥焉知魯觀之書茅舍日長忽悟漢宮之線惟

陽福類升之伊始非君子道長而何祥人皆願然其

者恭惟某官源源伯喈之學繼繼端明之忠翠竹碧

桐蔚有向來之文物雪山冰谷凜然清出於班行乘風

來自於帝旁把麾出守於江上官梅之動詩興未妨揮

毫王春之度玉輝當不俟駕某承顏雖淺辱愛已深占

藝文補

卷六十七

四八

補遺

夫子七日之爻不遠而復上僖公千歲之頌俾壽而昌

賀蔡寺丞年啓

楊萬里

珠星壁月布清臺正朔之新栢酒椒盤詠太府風流之

勝天地交泰池塘生春君子履之福祿萃只恭惟某官

海流學問山立班行二千石之唯良遠出西京循吏之

上萬戶之受福皆在春風和氣之中載臨道長之辰

敷錫彙征之吉梅邊覓句小吟山意之衝寒花底退朝

行對天顏之有喜某窮居無似僞映焉依注玉傾銀既

未得修壽觴之敬染雲剪水又不能瑯頌語之工

賀袁叅政說友啓

楊萬里

簡隆宸陛序陟政途耀神武折遐衝既資廟筭建太平

興大政式藉弼諧綸綵疎傳紳綬胥慶恭惟某官直方

剛大廣博精深道德所宗孰不如泰山北斗之仰文章

之作蓋取法三代兩漢之餘早繇即省之華旋被侯藩

之寄辰猷入告方司雨露之遷夜席俄前遽躡星辰之

上比擬神維之績亟疏渙汗之思蓋目群鶴出蜀以來

咸俟舟楫濟川之久甫聽尚書之履又懷會稽之章惟

其持方以入圓是以難進而易退迨復青蓮之舊薦膺

藝文補

卷六十七

四九

補遺

黃紙之除宥府同寅曾未乾于詔墨宰廷贊化果正拜

於冊書仰涇養之素深諒規謨之先定中台虛席職已

總於機衡額面正朝位佇登於魁柄某甫介行李欽聆

制麻屬嬰承薪之憂致稽削牘之敬尚憶拜公于鄭鄉

之日頗辱稱譽其蕭寺之題暨再入於修門遂屢瞻於

翹索乃至閭曹之常伯尤蒙刮目於旅人今兩賢皆升

於宗工而一介陸沉於邑債下缺

回新知通州葛寺丞啓

楊萬里

布帆無恙尚記江頭楓葉之秋尺素相思忽得隴首梅花之信益清風朗月必思於玄度而高山流水久隔於昌黎側聞千騎之除不越兩淮之近如欲占公論之存否胡不砥善人之屈伸恭惟某官所學深造於道原餘事通達於國體語妙天下親傳前輩之典刑虜在目中自任當世之勲業舊嘗在漢廷羣臣之右者晚乃取唐家一障而乘之袖間之手幾在塞上之馬再至未容蠶之建郎有璽書之追某臥病荒寒懷人悵跂誰其見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五十一

補遺

與江東萬漕

元亨書

楊萬里

某頃在江左年丈東歸不得一見猶獲一再致書本凡其謝病先歸遂與世絕姓名不入修門書問不致通貴有如平生至親至厚孰與年丈者亦復作疎其勢然耳文以山藏海蘊之學瓊琚玉珮之詞光風霽月之望妙齡孤秀漢廷無右立石螭兼西垣天下尚竊遲之而論事剴切抵觸當權脫然冥鴻之高翔赫以腐鼠而不顧

公論勃鬱久而後伸東漕未足爲慶然直權臣之前謾誦太史之留滯亦良快善類不平之氣矣青瑣復還不風則莫

女紅餘志小引

常陽

余細君龍氏性夷淡令淑兼善屬文外父爲蘭陵守元度公後家多異書細君女紅中饋之暇輒細閱之擇其當意者編成四十卷時置几頭命曰女紅餘志今年屬余宦游京師細君精差其最佳者手錄之僅四十之一附以詩選內余囊中昔徐淑能文秦嘉方軌文君擅詞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五十二

補遺

平官舍

自序二首

龍輔

鄙觀載籍頗多僻秘女紅之暇每一沉酣推玄底妙庶有別于替者一日屬君讀何遜詩不解山枝詠新識意鄙聞之笑曰彼奈何忘越人歌耶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政何所謂詠新識也因于間日稍有所識以便觀覽要多婦女家事

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易曰無攸遂在中饋則操
管握牘非婦人之事明矣鄙也不才性多憂憤不有吟
咏將成大病與君倡和時聊爲之以代藥石非敢言詩
然有愧于古訓多矣昔楊子謂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
爲然綜古文辭者往往不鮮聖賢不之非鄙敢借以自
解

武康常氏當是郡守同之後 元衡

題子昂書嵇康絕交書後、 胡儼

趙文敏公書法精妙在故元時爲第一此書筆勢翩翩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五十二 袖遺

猶碧梧翠竹鸞停鳳翥見者無不愛之至於風神蕭灑
真如中散慕仙浩然有煙霞之想而光彩映發又若華
星之出河漢卿雲之麗霄霄彷彿不可名言也尚書夏
公得此卷以示余展玩終日不能去手凡觀公之書者
不可求之點畫之間當如觀馬具九方臯之目可也

題王逸老書

錢惟善

王逸老宋南渡後號能書者其一時聲價猶唐之推極
張旭懷素也逸老又兼能畫不知旭素之在當日亦能
畫否今不可考顧各有所長或在此或在此彼弗可強擬
倫也識者以余言爲何如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五十三

休寧縣瞻儀堂記

于文傳

予得謝居吳中客有儒其衣冠自徽之休寧來者曰王誥伯詢以邑學教諭管瑾子瑜書爲容先踵門求見肅入就坐歷道休寧大夫唐君之賢邦之人士德之無以報稱建生祠于學徵予文以記之予復之曰生祀非古也姑據近事證之昔吳俗貴重太守來者必圖而存之春秋則陳於公館而瞻禮焉後爲堂于廳事之東取已故侯之像列書其上承韓文公孔廟碑名之瞻儀宋叅政石湖范公記其事示不忘也今休寧諸生不忘唐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五十四

補遺

大夫之德卽新學西序繪其像而奉之亦此意也堂以瞻儀名不亦可乎或疑郡守之於縣令勢分有嚴奈何是不然方今天下壯哉縣卽古千男之邦而況守令者皆有承宣之責於身以瞻以儀豈有異哉且吾聞唐大夫之治休寧也始至以興學爲先務於是棟宇一新士之亨廣則有前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書之于石未幾以民之困於賦役也設法均之不數月而事集復有國子助教危君素江西儒學提舉范君隱前後爲之記至于縣署之門樓歲久傾圯更鼓不明撤而新之民不

知役則又見於今翰林黃公涓所撰之文是數公者當今能立言之士不妄許可而皆稱道其美吁唐君所以得與於諸公者亦必有道矣由是庶民得安于田里行旅歌謠於道塗爲士者鼓舞於序庠固其宜也休寧之民何其幸耶漢之朱邑桐鄉一耆夫耳民懷其德及入爲列卿天子器之嘗曰吾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已而果然唐君宰休寧三年有成六事具舉吾知其自此升矣則休寧者其唐君之桐鄉乎可尚哉唐君名棣字子華興興人

藝文補

卷六十七

五十五

補遺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八目錄

補遺文

倪瓚

與介石

韓友直字伯清號介石又號靜退老人

楊維禎

古今書繪寶鑑序

戴璟

湖州府人物策

王華

藝文補

卷六十八 目次

一

寶善堂記

王俠

林霏集序

楊士奇

賜老堂記

劉麟

贈朱烏程射陂先生考績序

跋李氏卷

身戒

渙父贊 次張石川韻

謝午塘宗伯惠藥與香書

陸穩

劉清惠公集序

陳良謨

祭坦翁文

祭韋南荅文

祭臧捐齋文

祭溪亭嚴丈文

藝文補

卷六十八 目次

二

李東陽

七賢過關圖跋

凌賢

重建宋故省元楊融齋書院疏

趙重道

上本兵潘印川

代問龍池

沈一貫

與許敬菴書

丁元薦

重刻道命錄序

朱國禎

復門人閔康侯書

和康侯一艸堂之作用杜韻

陸弘祚 歸安人

代張鴻臚卿上河道疏 諱朝瑞時在高曆廿七年

吳興藝文補卷六十八目終

藝文補

卷六十八 目次

三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八

烏程

閔元衢康侯補遺
韓昌箕仲弓較定

與介石

韓友直字伯清號介石又號靜退老人

倪瓚

贅奉別後從蘭陵東郭門外人家少憇三日待荆溪發

行李來即歸田舍到家稍稍休歇而州縣科差迫促騷

然因歎那能復以憤憤從彼之榛莽乎便命扁舟入吳

寓村落中調氣靜坐得以少抒其中磊磊者一日從一

二林下人登靈岩山覽觀天池石壁之勝尋姑胥臺古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一

補遺

跡若司馬子長蘇長公悲世憤俗有不勝其哀後百世
而不及見古人則求古跡觀以自解惜不肖非其人回
望太湖之西諸山依約指點數螺若芥舟泛泛杯中
者當是銅官離壘因並吾寄止公政著自雲滅沒處杜
門著書降屈其心志不能以道表見於當世真爲之泣
下沾襟也

古今書繪寶鑑序

楊維禎

雲間義門夏氏士良集歷代能畫者姓名自史皇封膜而下迄於國朝凡若干人彙成編卷題曰古今書繪寶鑑介其友天台陶君九成持其編謂予曰鄧椿有言其爲人也多聞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爲人也無聞雖曉畫者寡矣先生名能文賜一言以標其端予曰書盛于晉畫盛于唐宋書吳畫一爾士大夫畫者必工書其畫法卽書法所在然則畫豈可庸妄人得之乎宣和中建五嶽觀集天下畫士如進士科題掄選應詔者數至藝文補

卷六十八

二

補遺

多不稱上旨則凡畫之積習雖有譜格而神妙之品出於天質者殆不可以譜格而得也故畫品優劣關於人品之高下無論侯王貴戚軒冕山林道釋婦女苟有天質超凡入聖卽可冠當代而法後世矣其不然者或事摹擬雖入譜格而自家所得於心傳意領者則蔑矣故論畫之高下者有傳形有傳神傳神者氣韻生動是也如畫猶者張壁而絕鼠畫大士者渡海而滅風翊聖真者叩之而響應寫人真者卽能得其精神若此者豈非氣韻生動機奪造化者乎吾願未知寶鑑中事誤而

得名士良亦能辨之否乎雖然梁武作歷代畫評昔米芾作續評非神識高者不能士良好古嗜學風情高簡自先公愛閒處士以來家藏諸書名畫爲最多朝披夕覽有得于中且精繪事是編之作足以知其品藻者矣視蕭米第未足多讓也是爲序士良名文彥其先爲吳興人云

士良引不錄雲間有泗涇引云自卜居泗上人事稀闊則知徙自士良始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三

補遺

湖州府人物策 其疑誤處各條於下

戴璟

江表大郡吳興爲一顧況記也江外饒佳郡吳興天下稀司馬光詩也蓋其地乃楊州之疆域斗牛之分野夏謂之防風楚謂之菰城或曰吳興或曰雲川而湖州之名始于隋也以形勝言之蒼峯北峙羣山西迤山澤所通舟車所會雄于楚越誠南國之與五湖之表也迹其土風淳厚習俗歸美士有遺韻之續張方平言之家有詩書之聲趙孟頫言之然則東南儒風之盛孰謂不自湖學始耶請具陳之三代以前人物未之聞也漢之時

藝文補

卷六十八

四

補遺

則有丘騰 浦志列 以公卿居於鄉邑見幾之智以盡施 延祐國新人 以太尉諫于邪佞殺身之仁以成沈瑜居喪過禮度而有終成奇器之譽費沈治邑多善政而有蝗不入境之祥三國之時朱治隨孫堅征伐而封毘陵侯 徙故鄉侯 其子才嗣精敏善射可謂能襲其芳也朱然乃呂蒙薦舉而封末安侯 改當陽侯 其子績膽力過人可謂能述其事也吾粲有救軍士之恩王談有復父讐之志晉之時丘昂織畚自給家貧好學其弟曰夷曰矩孝友並著三丘之號不誣也潘綜迎賊叩頭請救父命其父純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五

補遺

得免橫禍純孝之號不過也沈勁守洛陽而爲慕容恪所害守死之善也施彬侯中蠲而有子平爲尚書積善之報也南北朝之時則有沈田子據青泥之地破姚泓之衆沈懷遠沈懷文兄弟也而各有文集沈道虔沈慧鋒父子也而皆辭徵辟世爲將帥而折節好學沈演之也不事左右而坐清獲罪沈嶢之也沈憲爲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稱之曰方員可施非虛譽也丘寂之爲西曹待旨開門刺史王或稱之曰郅君復出非虛言也 或爲揚州刺史寂之爲州西曹即揚州之西曹也掌故集以或刺吳興誤 吳達燒磚爲業而好讀書然以基年塋十三棺其同誼可以激頑也沈麟士織簾爲業而好讀書然撰要畧數十卷其博學可以範人也此皆劉宋之人物如此也丘靈鞠爲祭酒而不願數遷其子遲少能屬文漸染之者熟矣丘冠先使蠕蠕而不肯拜屈其子雄不受錢布哀痛之者深矣此又事于齊者然也以梁之人物言之著晉書及文集數百卷沈約也 約晉書已不傳 著三義毛詩音等書沈重也吳均撰齊春秋及註東漢書時謂之吳均體 此指其詩耳 沈文阿撰儀禮八十條及春秋等義疏時謂之習父業

沈崇係居喪過禮而梁武帝勉其釋服太史叔明兼通孝經而邵陵王聽其講說沈浚值侯景之亂責以大義而徑去不顧沈炯值侯景之召援以官軍而辭疾不赴沈瑀以性剛直於上有忤而在道被殺何不幸至此也沈積以父中傷累訟不白而布衣終身何至孝如此也以陳之人物言之胡穎沈恪皆有功于興兵之初陳仲舉沈不害皆進忠于建國之後陳書到仲舉彭城武源人長城令孝行著聞錢道戢也而以功封侯輕財尚氣章昭達也而以功封公沈洙以博學聞而官左丞沈君理以幹理聞而官僕射以言乎隋姚察精於史學而有子思廉能繼其業吳嶠精於天文而有徒袁天綱能紹其傳至於有沈先着登衡梯之端短兵相接何其勇也乘江都之難戰死不悔何其忠也逮至于唐錢九隴有討黑闥之功沈伯儀有定郊丘之議陸龜蒙松陵人置茶園顧渚嗜茶而立江湖散人之號錢起善詩而與大曆十才子之列孟郊之才天才也而張籍爲之定貞曜之謚沈景筠之孝真孝也而賀知章爲之撰孝德之傳徐聘有才名而三世登侍從包融有科名而兩世顯科目融潤州延陵人見新唐書融子佖傳我湖舊志

載之沈傳師文藝第一而官吏部有公道沈韜文謀畧無雙而領鄉郡有清名若夫以公之人物言之葉參葉清臣父子登進士而參之卓然自立尤爲可尚吳可幾吳知幾兄弟登進士而知幾之號爲孝子尤爲足誇盧革爲轉運而神宗稱之曰革廉退宜與嘉郡且有秉爲之子乞解官終養焉盧知原爲轉運而徽宗勉之曰卿在蜀功效甚休且有法原爲之弟爲宣撫有名焉劉燾著見南山集而黃庭堅稱之謂羊欣復生也黃亦稱沈其書法沈復著四益齋集而真德秀序之謂其得大臣體也王安藝文補

石欲薦俞汝尚而汝尚力辭之然與趙抃相得深也章惇欲薦朱服而服舉劾之然與蘇軾相交素也方秦檜之謀殺岳飛也史祺孫鞠之曰人以求榮吾不忍也遂焚其書可謂不畏強禦矣方蔡京之謀陷章經也沈晦鞠之曰殺人以苟位吾不屑也遂反其微可謂不附權姦矣長樂府者張先也而張三影之號播于天下通天文者沈括也而使契丹之圖傳于後世括四世祖自其集名長興者以封長興縣開國男賈安宅爲大觀狀元而屢司文柄得實材之用莫濛兩魁法科而出使金酋得行人之體論

新法者劉誼辨黨人者劉珏四百餘奏辭皆剴切沈與求之爲中丞也論疏切直三黜不變倪思之爲侍郎也葛邲在言路而論事皆中時弊謚之文定宜矣邲相素亦可觀李彥穎參政事而論事坡露忠謚之忠文宜矣芮燁與弟輝力學而有二芮之號錢遜與馮應齊名而有三絕之號三絕者選盡子昂字馮應科筆爲宰相而清約自持者施鉅也鉅僅爲參政而趙彥博以才能顯知臨安而所至成績周諮也而趙與嘗以才猷著著易書春秋傳者葉夢得也至於魯伯能則文集三百卷以翰墨自娛焉撰易小傳六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九

補遺

卷者沈該也至於沈瑄則著南歸錄以忠憤自撫焉游汶嫉賈似道而不與之會直固直矣且不仕乎元尤足以扶植綱常也徐俊惡賈似道而請肆之朝剛固剛矣且不仕乎元尤足以建立人極也劉一止劉寧止兄與弟也然皆有論列可傳談誌以寧止一止弟劉述劉岑祖與孫也然皆有政績可紀爲葉義問所薦者沈樞也而有君子小人之辨與丘岳爲師者沈作賓也而有以寬濟嚴之節朱泰之脫于虎口孝之感也陳存之絕於醫粟忠之激也存龍泉人寓湖至於章鑄方宋之存而屢進諫言于上

及宋之亡而不納諸勅於元此其節義尤彰彰可尚也牟應龍方宋之存而爵位讓之兄弟虞集志其墓云及讓族父諸弟宋之亡而經學講于父子此其文口尤落落不凡也以元言之趙孟頫雖不能守節而工詩善書畫至今人傳誦之沈夢麟雖不能守節而著花溪集至今人寶藏之夢麟似宜入著易圖說者倪淵也著折桂集者宇文公諒也至於張復復宜作復亨爲泰州同知之官與吳興入俊之列此又元之人物也若夫古之流寓於此者錢林自徐州而來以隱陂門不事王侯不干名其高節超然不可亂

藝文補

卷六十八

十

補遺

也裴子野自河東而來以著宋畧人成于手我成于心其爲文爽然不可刪也張志和本金華人也烟波釣叟之號取重於顏真卿玄真坊之名表章於觀察使太虛爲室明月爲燭此其爲人孤介如此也陸羽本復州人也筮易而知姓名有桑苧之號在唐而隱苕溪有茶經之撰獨行則歌嘯意則哭此其爲人放達如此也陳舜俞來自嘉興論青苗而貶官舜俞烏程人居秀之日何牛村自號白牛居士何彥猷來自高唐救岳飛而罷職蔡沆知寧國而橐無餘資何廉如之牟子才爲御史而四壁蕭然何清如之至

於敖繼翁本福州人也遠通經術動遵禮法趙子昂事之如師高顥卿薦之于上儀禮集說雖已脫藁而信州教授未及蒞官此又流寓之人物如此也若夫我朝之人物又可言者張羽舉明經而授司訓詩文俊逸齊名高楊羽潯陽人寓戴山嚴震直以礼戸而授少叅器宇宏偉出使安南溫祥卿潘長壽皆以人才而官于朝有好學之功祥卿雲中人寓長興聞良輔柴震皆以大理而審于獄有潔身之操上治安十疏者陳援也抄唐韻數過者楊復也凌晏如以楷書而授黃門所奏侃侃有理張翼以進士

藝文補

卷六十八

十一

補遺

而授僉憲所至赫赫有聲天順以後人才間見不絕吾未可以悉數之也

實善堂記

王華

珠玉怪奇珍異之物足以誇俗耀衆以爲難得然而取之或以罹禍而蓄之或以召殃將有力者可得而奪有知者可得而取也粟米布帛有生之所賴以養而不可闕之於一日然而取之無厭則爲貪積之無執則爲吝將聚散盈虛之靡常而資取用度之有盡是二者之爲寶鑠於外而非吾之所固有也夫惟就其身之所在隨取具足而無待于外無假于人力者不可得而奪有知者不可得而取求之益廣而不以爲貪守之益堅而

藝文補

卷六十八

十二

補遺

不以爲吝安富尊榮無攸不利而吾可以常有之者惟善乎夫善之於人豈獨其身而已將衍其澤足以光前列而裕後昆然而世之人往往棄此不恤而顧彼之是寶其亦不思之過歟今夫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世以爲跖之徒而鷄鳴而起孳孳爲善焉則可以爲舜也非其有而取之謂之盜而舜之取諸人以爲善乃所以爲聖也是二者之相去其不亦甚遠乎然且眩瞀於其間而取舍之不决則亦惑之甚者矣長興吳彭年氏世居邑之呂山爲望族至其曾祖諱孝衍者益以累仁積

善宏大其家而又思以遺其子孫廼扁其所居之堂曰
寶善吳氏世守而傳之用能永保其業而日益昌茂於
此可以見爲善之利博而彼珠玉之屬果不足爲寶也
已弘治辛酉堂毀于火彭年復新而大之因吾鄉黃君
九達而請予記余嘗識彭年之祖巢松翁及其叔父冬
官時冕皆敦德好禮有善人長者之風而彭年自幼失
父余見時尚在垂髫今巢松與冬官亦相繼謝世彭年
甫弱冠廼能卓然有所成立不其先業如此易所謂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者也夫堂雖維新而先世所遺之
藝文補

卷六十八

十三

補遺

林霏集序

王 俔

冬官主事吳君汝貴之奉使江南也請予題其所謂林
霏集者曰此珍先曾祖所作也曾祖字宗本國初隱居
長興之呂蒙山謝絕世故日與人墨客觴詠爲樂意
有所得輒形於詩嘗扁所居之軒曰林霏因以名其集
焉夫詩自漢魏以來代有作者然莫盛于唐繼唐而稱
盛者曰宋曰元而尤盛于我 朝蓋三光五嶽之氣既
完而大音斯振故當是時非獨廟堂之上公卿大夫之
樂盛際者作爲歌詩和平溫厚渢渢乎治世之音雖間
藝文補

卷六十八

十四

補遺

祖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不明不仁君子所恥予既追慕公之高風而尤嘉公之有賢子孫故爲序以傳之

藝文補

卷六十八

十五

賜老堂記

楊士奇

皇上既嗣天位改元洪熙覃霈恩澤以福宇內德音屢下徵賢舉能振拔淹滯優老停舊在邊文武之臣逮事先朝均有敘進而吏科給事中吳興凌晏如陞都給事中先是晏如之父彥能甫以處天府治中坐累謫均州十餘年矣一日晏如奏事畢上從容顧問其父晏如頽狀叩首言臣不孝罪萬萬無所容臣父去鄉四千里今年七十矣惟聖恩矜憐之上曰而父官京師朕知之遂勅吏部驛召還會隆平侯張原實自荆

藝文補

卷六十八

十六

補遺

還薦彥能甫可當大任上異之既至入見命進兵書又命掌都察院事並謝疾辭上嘉其志御書賜老堂三字褒之而命以其子之官致仕還鄉于是凌氏父子拜賜殿陛之下公卿大夫之在列者親見其遭逢之盛既退相與嗟咨歆羨而求彥能甫之爲人曰是何以得此哉士奇與晏如好嘗聞彥能甫之事於縉紳間則告之曰彥能甫儒者歷三十年兩爲教諭吾江西其學者皆敬服之陞武岡知州調鄭州皆得民心朝廷用薦者言召進用之州父老群奏乞還之後

秩滿入佐京尹民戴之如兩州 上在春宮時所知也
蓋其持身愛民皆儒者也公卿大夫聞余言亦曰觀於
其子可以知其父今之榮遇夫豈偶然哉明日晏如謁
余言家君奉宸翰歸扁其堂願爲書其所自以示來
者夫堂之額以昭恩也觀上之所以施凌氏之所
以受皆足以勸天下之爲臣子者而豈徒然者哉士奇
更官也於國家施恩于下宜書及彥能甫之能於官
晏如之能于子皆可書也遂爲

藝文補

卷六十八

十七

補遺

贈朱烏程射陂先生考績序

劉麟

射陂朱君知烏程縣之三年僚佐賈子輩與其士人謂
予曰異哉我長仕不忘學政或部使者暨諸監臨者署
其考皆上上政曰廉平學曰宏博心曰古心行曰古行
卓冠旁邑獻最之行例宜有言徵言於予麟乃曰國家
以科目官人學而仕皆然自夫叔世有得人爵而棄天
爵者仕而學者鮮矣惟不學是以庸惡陋劣有不古之
行僉子險惡有不古之心射陂子其心其行與人同也
好學不厭獨與人殊常路者以云云悲衆甫之不然

藝文補

卷六十八

十九

補遺

耳君進士居京初奉烏程之檄民未見令驚相駭愕曰
甲科之俊必屬英年遭時多事橫調兩徵一職稱而萬
姓悲及陷于辟得情之譽日起而哀矜之意日微于今
則近于古則遠黃白洵洵予聞而慰之曰來者射陂子
所知者不然不然昔我有凌谿先生守延平時有若南
原王欽佩東橋顧華玉後渠崔子鍾吳艷徐昌穀華泉
邊廷實石亭陳魯南雙溪杭東卿某某凡有十八
人取班范所傳循吏亦十有八人各製韻語以爲之贈
大書曰循良屬望先生入郡且仕且學故延平治行卓

冠群收今先生沒循良故譽傳天下群公所作韻語環

函寶帙爛然宜祿堂中麟入秦入漢與凌溪先生上下

相逐時射陂子童兒侍蔭下即能讀父書大經小傳罔

不搜括弱冠遂續文緒麟實門之豈於循良世業獨遺

忘哉無何射陂子至居歲餘平其政不墮駭愕之疑又

歲餘民舉手加額曰真吾父母戴之依依也又歲餘麟

適其野誅其民有不忍欺者因及其隣垌隣垌亦然輔

行者曰是單父之民歟麟退而歌宓子以貽之是秋飲

於其社遭其士士有不至其室者因及其群士群士亦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二十

補遺

然社中人曰是武城之士歟麟退而歌宓子以貽之其

民其士固疇昔駭愕而疑議者一時風聲氣習大非烏

程之舊射陂子好古敏求卒能移易其民采藝采蘋何

以加于宗廟亦惟忠信之積耳賈子曰吾長學優也是

心是行達於上下仕而優矣然又學焉進修其有窮乎

是行也近天子之光愷悌協德引翼維時極于寅亮弼

成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獨一令之貳哉吾黨以仕爲

學者微子言幾喪吾往請書之驗其來仕以風來學麟

書之

跋李氏卷

劉麟

曩余過吳門觀山谷老人所書馬契因知李方叔之爲

人東坡學士至解君賜玉鼻騂贈之方叔布衣豆羹常

不飽蘇黃二先生不以名位自異此契傳播人間數百

年墨色尚新至以米二斛爭相請易而不可得士人

載酒往觀一時酒船增價蓋氣誼克于文雅故膾炙人

羣愈久愈重由是求之士大夫或以蝸角微名輒自尊

大井底蛙耳前黃門出知長興縣事齊子手書敦召耆

民李氏子生風味古雅筆力道勁厥後齊子政輯民和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三十一

補遺

功成名遂皆屈已下賢之力郡有姚子前尹陳子魏邑

之彥聯銜有作其風不在齊下一卷爛然輝映真李氏

世傳之寶耳鼻雲仍其敬藏之永永即有好事者持米

二千斛慎勿與易感今懷古僭書以勵來者况牧伯之

貴即古小國之君顏般王順長息炳如也豈不甚可重

歟

身戒

劉麟

南坦子吊玉厓子歸而悲焉作戒戒爾有身之主若曰

慎爾出亦慎爾入何謂入不多飲不多取慎爾入也何

謂出母縱慾毋遷怒慎爾出也三氏之學不外乎此夫
量入爲出者義也義正者儒入而不出者盜也盜而行
於造物者仙無入無出者佛若無入而悖出或入不以
道譬之灼以揚膏釜以利薪光飛理滅求死於生於此
而問天年惑之甚也爾能遠法於仙近卽於儒守身事
親孝子之大者恒其志動罔或違出入惟畏爾不聞乎
故大德者必得其壽節爾飲去爾貪慾爾忿室爾慾德
其崇歟崇斯安安斯和和斯生矣故爾戒曰慎爾出亦
慎爾入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二十三

補遺

漁父贊

次張石川韻

劉麟

樹樹蒼蒼兮南山載雲草亭峙兮春水到門放舟乘興
兮垂綸風漱微動兮縹緲願豈在魚兮夷險弗聞一間
可愛兮此心不羣吁嗟古之人兮誰與倫楚之詹何兮
雪之玄真

謝午塘宗伯惠藥與香書

劉麟

伏念題墓惠藥皆仁也但所趣不同耳春卿以生生爲
德有肉白骨之義古云造命是豈凡夫所敢知哉又百
方殊惠乃玉皇案前物何由冷然至我鼻觀百度薰蒸

可以換骨異管回生萬感萬感不祥之謀志在揮毫敢
云伐石益石可磨而衮筆不磨惟早下以生前爲慰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二十三

補遺

劉清惠公集序

陸 穩

先大父嵩與坦上翁同登弘治丙辰進士大父以禱雨歿於官而坦上翁宦譽籍籍致位通顯爲大司空云余家雖與翁鄰邑而居而聲問不及若千里焉幸天不棄余甲辰釋褐授官比部歲辛亥會 天子審錄天下囚余幸從事於閩取道過湖因謁翁於坦上時翁閉關謝客久矣以余至出見余因問曰關內何所事乎翁曰吾於老氏專氣致柔之旨頗致力焉余少未之學不能請翁乃卑言曰人生無百年如白駒過隙而委心塵垢博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二十四

補遺

天地清厚之名吾不信也余頓首曰敢不如教會余宦游於蜀翁出太宰李公所作坦上翁傳持以示余余請升菴先生書石於鶴山書院因以復翁翁大喜曰吾不宦蜀而此文在蜀與宦同矣嗣兄以來翁以天年終於坦上余謂長邑有姚子畫溪徐子天目皆大夫賢者能傳翁文而今皆已矣嗚呼寧不於翁永念哉乃請其子龍山君搜其遺刻之嗟乎人知翁文之奇而不知奇有自也翁凡上無他物惟圖書數卷翰墨數帙終日焚香閉目以坐暇則親書翰以自娛而世間塵事無一涉於

胷中其神完其天全矣由是發之爲文安往不奇哉余老且病日臥荅雪之上不能深探專氣致柔之旨以和潤厥躬爲懼幸得翁教持之終身不敢忘則雖屢空如翁願竊比也是舉也謹所先也 不文易計哉

附李太宰默坦上翁傳

此傳即前文所謂楊升菴書之刻於蜀中者

坦上翁年八十餘常披褐扁舟往來太湖間湖中人不識也入城郡輒繫舟峴山隱處郡大吏造請不能得予自浙左轄被召過湖物色邁之則前司空劉公麟也司空晚居故鄣之南坦不知者輒呼爲坦上翁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二十五

補遺

云翁字元瑞本安仁人先世以武功起家累調南京廣洋衛副千戶世敦德誼至翁始以經術舉應天登弘治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貴幸頗驕橫執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翁與同年歸安陸崑抗章申救敬皇帝爲之霽威事尋得解稍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以才選錄畿內囚所疏雪冤痛無慮數百人老吏謝弗及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十日郡聲大和會逆瑾銜翁出守不修謁猶掇郎中時瑣細廢爲編氓郡人爭致贐金翁曰勤苦

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翁
像爲小劉祠語在大宗伯王公華記中時與湖名士
吳琬施侃龍覲定交因徙居于湖山人孫太初亦以
羈旅入社湖中風雅稱中興焉瑾誅起知西安遭內
艱去郡其得秦人心與却賻賻無異越時服闋遷陝
西叅政屬關內饑虜數深入朝遣貴臣督兵將厚賦
軍興諸司莫敢持異翁曰靖邊以爲民也儻年加賦
內難獨不可恤耶使者色沮會有赴闕陳訴者命與
叅政共圖其便議遂寢翁亦嚴覈侵漁括逋負邊儲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二十六

補遺

竟以不乏踰年擢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更化起
爲太僕寺卿擢副都御史巡撫北畿復引疾章三四
上始得請時論方高翁才節再起爲大理寺卿改刑
部右侍郎尋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
避之翁咨白吏部盡選才廉充曹任仍請築外帑刷
四司之財貯之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與出納
上嘉翁意賜庫名曰節慎自是財無汜出吏有廉名實
自翁始凡工部上供率關內府所見徵輒清典式不
受覆覈翁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

百裁之中貴人用此切齒會

上遣近璫督造龍袍於蘇松翁謂尚衣自有常供請停
便

上以爲忤勒令解職久之猶以

顯陵工薄遽奪官追前過也翁既歿德嘉遜益遠世紛
里中不復知有鉅公其於文能以冲泊雅澹之詞發
瑰瑋奇崛之氣切眇之音濃纖之色皆冥與神會書
法宗羲獻以還尺牘片簡人爭寶之至與人談謔往
往出微辭臻妙趣雖蒙孺俚生咸樂自近云早參玄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二十七

補遺

理兼達天命嘗請於川王公廷相預作墓銘今聰明
色澤彌老不衰其天全也惟不貪生故能長生信矣
心慕棲居無力築作友人文內翰徵明爲寫層樓圖
遺之常懸置北壁下命之曰神樓賓至則陳法書名
墨以爲娛叩以時事卽不答公卿臺僚騰章交薦翁
不知也雅性清約蔬布自喜獨事繼母曳遇異母弟
鳳尤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其不以豐約累志
如此初翁僦居溧陽予嘗遣門人候之翁引至臥內
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予於峴

山逸老堂了無宿具臨以乳牛博市沽風雨蕭蕭欣然達夜惟其真也默所觀古今人好名檢者或缺理略富文藻者或寡風節兼之實難若翁者彬彬文質君子也翁子二牖序克世其家所著詩文奏議凡若干卷

贊曰但上翁自爲郡守至大卿數棄官以去

朝廷慮不時起輒以右職徵之國家獲尊賢之名士

大夫厲恬退之節天下莫不歌咏盛美蓋見素林公

俊以來所希睹也晚節齟齬膏屯未施豈不惜哉默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二十八

補遺

以爲翁揆文似公幹治財似士安剛介不撓似器之至于廉約省素家無貨積位司三事以功名始終此與東牟劉祖榮何以異哉世稱二劉不其然乎

祭坦翁文

陳良謨

維翁稟兩間之粹氣鍾嶽降于初辰旣性靈之穎異愛望道而力臻揭英標于末俗駕逸軌于先民羔羊素絲其節槩清霜紫電其精神曠達夷猶如冥鴻之騰騫而自恣耿介特立若俊鶻之不可以羈馴是故翔翔卽署表儀縉紳典郡而配一錢之祀叅藩而回萬稿之春撫臺風動乎列辟司空朗贊乎國鈞斯則天下稱翁之宦業而以爲未盡乎經綸雄辭藻翰要眇清新金膏水碧有目同珍綜九流之奧旨漱六藝之芳津斯則天下稱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二十九

補遺

翁之文學而以爲卓冠乎群倫嗚呼吁嘻此特翁之緒餘耳曾足以品隲其深純觀其屢辭官于嚮用兮棄軒冕如敝屣峻却餽于當道兮藐金玉如浮塵不充詘於富貴不隕獲於貧賤酷類揮金之管逼真御史之陳蓋矯矯乎蟬蛇塵埃之表而下視世故糠粃惟恐一免乎其身斯則翁之無慾已立乎其大者故隨所發而屹乎其嶙峋忤權奸而勇退披坦上之荒榛索有奇書門無雜賓葆靈光以內視探玄理于無垠主湖南之雅社寄晚節于松筠聞其風者真足以廉貪而立懦飲其德者

若有以茹甘而飲醇愧小子之驚蹇企龍門而遙巡荷
方臯之弘受舍驪黃而旦執許廣心堂之履仍遶內
光亭之祠忘年齡而下交傾肺腑以相親既惠貺之稠
疊尤誨詔之獨諄寔叨國士之遇而深忘其非類深懷
知己之感而不能以語人竊喜逾大耋而彌固庶冀得
沒齒以依仁胡天不憖遺乎一老遽使梁壤而岱堙鄉
失典刑之叟國無就見之臣鄰春輟相過者輟呻吟如
其也忽聞計而驚惕頻擗膺而號哭痛幽明之永隔欲
再晤而靡因嘗承有委竟莫知其所指心懸負託徒自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三十 補遺



祭常南菴文

陳良謨

嗚呼南菴若日延星術之士奉奉于修短之間乃今竟
止于斯耶君少余八年余嘗謂君必送我之死乃今顧
余送君耶正德庚午同舉于鄉計偕抵都下同舍而居
同爨而食同榻而卧出而同出入而同入下第同舟以
歸自是交好莫逆首尾蓋五十年于茲矣中間惟仕宦
東西不相聚者僅十五年耳然書記往還未嘗不以功
名相期許以德業相勸勉形骸雖隔而情悰意氣則千
里如面也癸酉之冬余俟君于淮陽逆旅君久不至余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三十一

補遺

日沿河走訊足生軀如彈丸及相遇余枕君之股君摩
余之足相對泣數行下丁丑之春余僥倖登第而君乃
失之含淚徙去而余泫然以隨追余載病南還君亦左
遷外邑迂道過從憂形於色諸如此類分甘共苦共憂患
均休戚所謂異姓兄弟不啻過矣罷官歸來二十年餘
相與徜徉于鄆山茗水之間結社于城南峴首之上登
臨觴詠更唱迭和歲以爲常而今其已矣嗚呼夫今吾
又何樂於生耶余性懦怯之剛方相觀砥礪不至
失墜今雖耄荒而交儼之志未墮天乃奪我益友焉嗚

呼夫今吾復何所賴耶去歲春杪君來州中余出就君
笑談信宿拿舟送至埭溪各作詩四首爲別詎意自此
遂作生死分矣而四詩乃爲未訣之辭耶言念疇昔與
君分別之際踟躕繾綣戀戀不能釋手既別輒作惡數
日而今乃爲終天之別抑何如其爲情耶三酹三號聲
氣俱盡人疑我慟孰知我悲嗚呼哀哉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三十二

補遺

祭臧損齋文

陳良謨

嗚呼人孰無生存仁爲貴曹蜍李志奄奄地上與死何
異人孰無死貴在取義龍逢比干千百世下凜凜生氣
惟我損齋忠君孝親信言謹行仕不干名學必希聖庶
幾存仁不爲罔幸大禮群華國是未定挺身叫閭耳
心隕命義則是取孰云匪正嗚呼損齋生不虛生死非
徒死甘泉有銘鄉賢有祀奕奕書香有孫有子幽冥之
中可以慰只言念吾郡丁丑同榜有四人焉三君卓犖
壯健才賢某乃踈庸羸疾齒則居前今三君皆已早世
而某獨以樗散得延天豈無意於斯世顧予奪若是之
偏益以前言之正不在死生之後先也嗟新窆于今日
感舊誼于昔年臨風三酹老淚潸然君如有知庶其鑒
旃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三十三

補遺

祭溪亭嚴丈文

陳良謨

嗚呼公之德行精金玉公之文章布帛菽粟公之政事平川廣陸公之節操霜松雪竹公之受言投塊空谷公之徙義建瓴高屋其爲善也水之必寒火之必燠其不爲不善也騶虞之不殺猶脂之不穀蓋公之稟賦既得清純于天而用功尤恒謹愆於獨是以翹然挺士林之高標而允矣爲卿邦之著卜使得聖人爲之依歸真可以躋速肖之列而無慝者也中流方駛勇退初服衣綈食糲夷猶于斗室之間美月吟風翱翔於雙林之澳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三十四

補遺

其視貴富賤貧吉凶榮辱悠然如野鶴閒雲殆無入而不自足某也無似受知惟風忘年忘形肫肫乎肝膽之披豁一話一言臺臺乎道義之是勗妻我兄子親嬭彌篤某忝貴藩簡書期促不別而公乃馳牘導我郵程迷彼土俗反覆教詔情踰骨肉時值助勦未由修復竊擬乞骸骨而來歸庶得操杖屨以追逐胡天不憖遺遽壞我梁木匍匐几筵稽顙以哭感舊懷恩涕淚盈掬英靈如在鑒我心曲

七賢過關圖跋

李東陽

論七賢過關圖者多矣會稽劉孟熙雪錄所載差詳蓋黃山谷嘗題之曰眉山老書生作此圖人物各有意態又謂七子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整意以爲趙子雲之苗裔摹擬漸密而放浪閑遠則不逮其言止此不指爲誰某也元曹文貞公伯啓集有詩曰清談飄逸事陵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意指晉代清談之流不知何據今觀漢泉集乃無此詩不知有別本否也錄又稱虞邵菴有題孟浩然像詩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三十五

補遺

曰風雪高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又稱國初唐愚士有詩曰七騎從容出帝閣蹇驢驄馬嶺山尊瀛州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則是皆以爲唐人矣予觀雪樓程鉅夫集有詩曰長庚自是謫仙人子美逢時稷契臣風雪茫茫五君子醉吟猶得繼清塵又嘗聞吾友倪文毅公岳稱其父文僖公嘗見舊圖人各有標目有王維史白者而不能悉記也吾甥崔禮部傑世典近得錢舜舉白描卷自題曰七賢相顧度關時正是天寒雪又飛大抵功名俱有分跨鞍何事不知歸卷後西河

李進者題長句有曰開元天寶全盛時閭閻巷陌皆能
詩又曰承平何事有行役况復衝寒欲何適無乃漁陽
兵亂後飄泊天涯共爲客又曰宋公七言變風雅崔李
王岑各相亞誰言行輩不同時雪裏芭蕉古曾畫又海
鹽李孟璿題曰摩詰也知偏善畫謫仙應是是能詩又
三山秦懋題曰輞川圖繪異興畫太白文章橋李詩海
鹽李季衡曰謫仙之問詩無敵輞川繪事尤難匹高岑
崔史摠奇才豈少章章紀行役一抵以爲唐人也今此
圖真寫徧天下而牛驥羸馬適乘大帽關山風雪之狀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三十六 補遺



重建宋故首元楊融齋書院疏 凌賢
政崇祀典風教攸關地郁人文溪山長價慨夫流風未
遠實切仰止之私如彼廟貌有嚴庶篤思齊之念故自
昔著卿先生社祭之儀而于今有鄉鎮社學之制凡
以表前哲而啓後賢淑人心而惇俗尚也禮可義起非
曰泛常議本同心謂宜速舉於維故宋省元融齋楊公
名萬一者秀鍾茗水派衍連雲奮跡當時流聲異代值
有宋之末造首貢士之高科方官檢閱以司國課卽賦
歸來而返田園蓋緣世方多難生不逢辰南駕未獲北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三十七 補遺
還腥風忽已四播史逸無傳家乘足證想其眷故都而
盡黍離之傷睇神州而揮新亭之淚者亦屢矣江潮再
歇國祚可知天命已違人力何濟甘心僻壤假農畝以
謀生終焉首丘托蕨薇而爲命韜鋒斂鐔雖不同空坑
之倡義而徇義潔身獨善亦何孤竹之求仁而得仁
迄今里有萬一堡之名地因人傑而致重村號楊家祠
之後額經兵燹以未湮况夫子姓繩繩儒風丕振絃歌
啞啞木鐸遺音久矣鄉賢闕祀興嗟士類蔚乎文孫聯
第思擬葛藟茲者陳給事洎予諸鄉彥同懷往躅之孤

高共嘆九京之不作謀於故祠之遺趾復葺書院之新
規前後正屋三楹東西廊房二厦中肖先生遺像示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三十九

補遺

上本兵潘印川啓

代閱龍

趙重道

天樞握曜台光燁牛女之墟地締標靈人傑式卿邦之
重匪三吳文獻何以克誕達人惟五嶽精英而後篤生
元哲允矣前修作則展也後進儀刑恭惟基官智府淵
涵文江神浸德星開照玄穹毓挺生之英瑤斗騰祥景
運藉翊贊之美表奇姿于弱冠經授而人文開試初
服于潯江鯨波靖而祥刑允廼措秩蘭省炎飈與霜簡
爭輝肆校稅柏臺桃李共花磚生色因而敷歷中外漸
以參畫衡璣遇彼洪流疏儲躬于萬里拯茲赤庶循安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三十九

補遺

堵于兩淮玉壁沉而九道攸同金堤築而萬世永賴喚
圭智而不事追禹績以無前三載告成百工咸讓師相
撫詞而請錫天子動容以丕嘉爰勒彝鼎之勲用申
官保之命仍假之節鉞首鎮留都載飭以繪音獨釐戎
政奠金湯而秦淮增浚輦玉版而鍾阜加崇詢六合所
共瞻匪一鄉之私戴某本原水木誼切桑榆竊于筮仕
之初幸在覆幬之下懼平操刀割祗貽傷錫之愆勉
矣戴星而行難致烹鮮之理伏祈督敎曲賜甄陶則驚
足不躡乎鹽車而弱蕭可濟于溟渤毫髮皆其賜也謹

步何敢忘之恨繼官守于荒陬徒仰光儀于天漢敬遣
陪園伏候指麾益抱心兢不勝冰谷

藝文補

卷六十八

四

補遺

與許敬菴書

沈一貫

賢者固不可測然海內知名之士僕所耳目者如門下
卓然超詣不群哉顧賢者不汲汲求人知而世之柄用
人才者必求人之親已者而用之故世與賢常不相遇
賴國家資格在尚計資序進不遂淪落以有待於他
日不然則山林松柏之中頃領相次矣願門下無小一
罷雖委吏棄田亦行道之官也無遠建昌建昌善則天
下善矣何異補過拾遺之吏哉夫子自愛明月在天相
望顏色元氣在宇宙間呼吸不隔豈謂邈不可即哉而
對之日淺不盡心素屬因來教輒復卮言

藝文補

卷六十八

四

補遺

重刻道命錄序

周生錫圭寄予道命錄予且讀且歎喟然於世變人心之叵測也自古攻君子者攻其異已爾熙豐慶元之小人出而敢爲之辭曰貪黷恣肆人之真情廉潔好修僞焉而已是驅天下而亡忌憚也驅天下而亡忌憚則人心之堤防潰而吾道絀嗟乎嗟乎惇京檜胃顯棄于道外者也猶可解也彼號爲吾徒者戈矛機阱出入變幻陰畔于道之內不可解也雖然青史即在平旦水山曾不終朝小人計亦絀矣而伊川紫陽至今故自如周生

藝文補

卷六十八

四十三

補遺

曰固也君子寧與小人爭勝哉天若左袒小人以厚其毒于君子者何曰小人於類屬陰披猖之勢每乘天地之害氣國家之否運顛倒簸弄造物故脉爲驕子氣盈而狂逞焉以釀百世不改之罪案是天之養小人者毒而愛君子者深也君子不歷憂患居恒高視闊步當境輒茅靡不者以憤激債矣兩先生荷孔孟絕學屹立于沉陰積霾之候迅雷駭電之衝不懼而惕不避難而儉不易方而孫淵乎微哉困衡動恐遇見本體精光內微日月爲昭天固以惇京檜胃爲他山之石與嗟嗟不有

小人安見君子唯君子可以言命命也者適然而不然者也適然而不然者物情世變之所從出也達變者可與語大常故知命之謂知道范忠宣坐黨南竄子弟多怨章惇者一日覆舟踰險中正色語子弟曰此亦豈惇所爲耶孔明祁山之役投魏千餘家而歸官屬以爲賀公泣曰四海本一家王政陵夷中原離析使赤子肝膽塗地亮之罪也悲不自勝能爲忠宣則憤憤乎能爲武侯則藩籬撤道脉千古止此機緘固聖門立命之學兩先生當日苦心哉宋季迄今三百有餘年矣世趣

藝文補

卷六十八

四十三

補遺

復門人而康侯書

朱國禎

不佞昨有山中之行歸家見尊公草堂賡詠超超玄
致泚泚清音身有之衆和之湖曲仙遊一時攬去欣慕
之極令人神思飛越有不知暑之爲酷而荒庄之爲寒
反也卽欲奉和因舊恙復發心忡忡日求如馳又憤憤
言馳如失蓋轉盼間已不覺秋風襲我懷抱夢入應園
堂序間矣占得一律續諸公之後此堂非一非近非近
其遠倘得登臨老矣尚能爲公取醉賦之

和康侯一草堂之作用杜韻

朱國禎

藝文補

卷六十八

四四

補遺

窈窕清溪一草堂愛閒時自味滄浪蕭蕭竹樹凌秋色
片片雲霞接篆香山島林端翻對語池荷鏡裏乍生涼
知君獨擅驚人句妬殺詩東舊楚狂

代張鴻臚鄉上河道疏

請朝瑞時在萬曆廿七年

陸弘祚

爲黃河西徙運道可虞懇乞

聖明廣詢獨斷亟復徐邳河道以保萬世治安事臣聞
古今稱大水曰江淮河漢稱四瀆曰江淮河濟南條
爲江漢北條爲淮河濟漢水入江濟水伏流今惟江
淮河三水最大而三水俱至今淮安楊州二府地方
入海且寶應高郵邵伯諸湖環浸數百里又介在江
淮之間呼吸吞吐相通兼而治之尤難嘗考禹貢諸
書大禹岷山導江過九通東爲中江入於海岷山在

藝文補

卷六十八

四五

補遺

今四川茂州泗江在今湖廣巴陵縣中江在今揚州
府沂州此江之故道也導淮自桐栢東會於東沂東
入於海桐栢在今河南唐縣會泗北在今淮安府清
河縣入海在淮安府安界縣此淮之故道也導河積
石東過洛內實入於河積石在今陝西河州西寧兩
衛江中洛內在今河南鞏縣入海在今直隸撫寧縣
此河之故道也迨魯哀公九年吳欲會晉黃池城邗
溝爲愷道而江淮始通邗溝在揚州府城北一百二
十里今山陽縣新莊閘北與淮通儀真縣羅泗橋閘

南與江通二千年來並未改其相通之舊河自宋神宗熙寧十年決澶州一派合北清河入於海一派合南清河入於淮而河始南徙至今因之此江淮河通流之始末也蓋天地初闢江自爲江淮自爲淮河自爲河各一其道者天地之所以分其流也人所不能違也天地既闢江與淮通淮與河合陵谷易位百川沸騰天地且不能違也而况於人乎是故善治水者遵古聖之法順山川之理本真實之心集衆庶之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一身功名計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而不爲嘗試漫爲計可分則分可合則合而不爲膠柱鼓瑟計庶無媿於河臣矣今之分黃導淮者可異焉職請先舉其治水之失然後自陳一得惟我皇上察之夫黃與淮合自宋熙寧以來五百有餘歲矣泗州向無水患也至萬曆七年泗州之東築高家堰以遏淮而淮始爲

泗陵患則淮爲泗患不在於黃之合而在於堰之築明甚故欲拯患宜導淮欲導淮宜議高家堰漕臣尚書褚鐵謂

藝文補

卷六十八

四十六

補遺

藝文補

卷六十八

四十七

補遺

泗陵水患病在高家堰而開周家橋建高良澗閘正其對證之藥其說爲是柰何好事者倡爲分黃導淮之議不知淮之患在泗州地方黃之流在清河地方相去二百里而遙黃爲患宜分黃宜導黃淮爲患宜分淮宜導淮各因水勢而利導之自得其理乃分清河之黃以導泗州相去二百里之淮是隔靴搔癢也且漢北流入於江黃南徙入於淮均以千百年計矣並未有議分之者今導江者不聞分漢而導淮者獨可分黃乎近日淮流稍安泗患稍減皆開橋建閘之功分黃曷與焉其失一凡水合則力強力強則流急流急則沙闊分則力弱力弱則流緩流緩則沙淤河不兩行所從來矣至入海之處尤宜會同昔神禹導河既分一爲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爲一以迎合其奔放之衝禹貢曰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清河縣黃家壩去會淮入海處僅三十里當此境界合萬派爲一流猶懼其分乃開一新河分黃河而二之神禹合其流於入海之處河臣分其流於入海之處是反證行醫也今輟

河深闊如常新河淤淺日甚新河未開不見害新河
既開不見利而帑金六十餘萬漕糧三十餘萬丁夫
一十四萬徒付之東流已矣且舊河行新河必塞新
河行舊河必塞舊行新塞猶可脫或新行舊塞如清
河三十里遲道何近有欲開腰舖河者幸得按臣之
辯而止黃家壩去腰舖僅五百里許是止一腰舖河
又開一腰舖河也何弗思耶其失二防河如防虜自
古記之其巡視貴勤其防備貴預也黃壩口之決已
非一日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內職爲山東濟寧河道

藝文補

卷六十八

罕八

補遺

副使曾移文黃河官云黃河今決而爲二舊河自河
南山東過徐州之鎮口新河經單縣黃壩口達徐州
北門之小浮橋河無兩行宜定於一此黃河廳之當
謀者原文具在也十月職奉

命調任浙江顧五六年來視爲緩圖涓涓不塞流注成
河而黃壩口遂大決縣西而南漫流宿州等處五百
餘里至宿遷縣南始會舊河而徐呂邳宿三百餘里
遲道河流乾涸漕舟淺閣築堰剝淺艱苦萬狀遂遺
公私無窮之患寧非漫藏誨盜引賊入室乎其失二

具此三失爲功爲罪必有能葺之者乃河道諸臣居
功不疑且倡爲黃壩口必不可塞徐邳河必不可復
之說而舉朝無有非之者其亦未之深思矣然則如
何而後可亦曰塞黃壩口以復徐邳故道而已夫

國家借河濟運經營二百餘年而始成故呂徐邳宿
遲道不可輕棄也今徐呂二洪地勢以久淤而高黃
壩口地勢以新決而下水無不下其性固然邇歲春
夏之交河繇黃壩口沛然就下徐呂遲道幾絕矣賴
聖明改限河臣乘夏水驟發導引黃河之餘波以入小

藝文補

卷六十八

罕九

補遺

浮橋漕艘始克過洪蓋一時之幸而非長久之計儻
日後黃壩口益淤徐呂洪益高引河不來則江南四
百萬漕糧何以處之故欲爲遲道計宜急復徐邳河
欲復徐邳河宜先塞黃壩口黃壩口不塞則徐呂水
不流黃壩口不止則徐呂水不行此定勢也臣嘗聞
諸父老塞全河難塞支河易今黃河分有三支一支
流鎮口一支流小浮橋黃壩口特其支流之大者耳
在夏秋雖濶在冬春則狹在夏秋雖深在冬春則淺
塞之無難費亦不鉅爲今之計宜乘冬月水落併力

塞之俾河繇徐呂邵宿入海以復運道之舊甚爲便計如故道淤淺或因水勢以刷之或用人力以濬之夏秋水漲或緝遙堤以遏之或整滾水閘壩以宣之隨時講求自有前人已試之法在焉昔元至正中河決濟陰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大發兵民以脩黃陵岡五閘月而堤成今日亦當如是矣徐邵故道既復其餘黃家壩新河卽當廢夫新河旣無益泗陵其於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五十

補遺

國計民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所當亟棄明矣往見河臣每每申飭新河善後事宜蓋欲成就前謀耳曷思開河旣誤防河尤誤一日防河則一日勞民聞清河安東等縣事繁民擾怨入骨髓有限之財無辜之民而用諸無益之工仁人之所甚隱也繼復將桃源縣地方崔鎮徐昇季太三義減水石壩四座俱移用新河夫遙堤千里而以減水四壩佐之乃河臣尚書潘季馴遠識請

旨創建者一壩費銀二萬餘兩四壩費銀八萬餘兩一

旦毀壞識者惜之惜其以無益而害有益以小智而妨大智也昔河臣都御史吳桂芳開州灣河凌雲翼開楊家廟河舒應龍開性義嶺河俱奉

欽依今皆廢棄何況茲河合無弛河之防寬民之力新河聽其自通自塞庶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早棄一日則民受一日之賜江北其少蘇乎至於高家堰之議尚有未盡者近高家堰築壩建閘亦無遺策然萬曆二十四年泗水未全消者蓋聞泗州有浮水有積水豈何哉其泗水未全消者蓋聞泗州有浮水有積水浮水害大而去速積水害小而去遲諸閘既開浮水不足慮矣若夫存積之水謂宜令民有河渠者肅其河渠有溝洫者深其溝洫小者民治大者官治俾水有所歸而不爲害或歟以三六水利之法相率治渠灌田則積水漸消民田適治此亦泗民之末利也其高寶湖水倏然盈溢者蓋高堰以裏上流也高堰以外下流也上流之閘壩盡闢勢若建瓴而下流之水道未開田如井底淹沒田廬勢固然爾今高堰一帶閘壩不可不闢也亦不可深闢也宜量其地里遠近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五十一

補遺

地勢高下於堰外有溝港行水之處狹者爲減水石
閘濶者爲滾水石壩開用石塊爲兩壩中口不施木
板以免啓閉惟鋪石密固以爲石底比堰底高數尺
水多聽自減去壩視堰卑可五尺濶可二十丈長可
一百丈敷嵌石板令犬牙相入以爲跌水之路庶開
壩有定衡水流有定則每歲淮水小則聽其順開壩
之內以入海淮水大則聽其滾開壩之外以入湖庶
淮水湖水各得其平堰裏堰外各得其所泗州民人
不起盜決之念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五十三

補遺

祖陵風水未無破壞之虞蓋一舉兼得之術也昔宋徽
宗時發運副使柳廷俊言高郵運河堤岸舊有水門
斗閘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平

國朝尚書宋禮築東平州戴口土壩以遏汶水又留
坎河口以洩之都御史萬恭給事中常居敬師宋禮
之意將坎河口築爲滾水石壩壩其水於內者所以
節之也爲濟運計也滾其水於外者所以宣之也爲
病民計也一節一宣自昔皆然今高堰議築壩壩豈
無稽之言哉若堰外有溝港之處則乘水涸既涸以

漸而深令其流入湖渠或直入運道或馴入江海又
決茅塘港深金家灣濶芒稻河開瓜州閘及子嬰溝
等處以爲宣洩之計固非任其下流之衝決民田而
莫爲之所也邾臣又有說焉語曰禹之行水也行其
所無事也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故爲河臣
者不輕議事不輕役民而庶務就理者正爲智者之
無事日有建白日有修舉而無大關係者祇爲庸人
之煩擾耳蓋治水向無近功黃河來自天上鯨之罔
績也以九載禹之成功也以八年儻

藝文補

卷六十八

五十三

補遺

聖明不責效於期年三月之間而論功於三年必世之
後斯善於任河臣矣近日河臣經理周悉糧船盡過
不言而事濟似爲得體第恐其拘於前議未卽毅然
出一遠猷且分黃導淮之論有誤後世臣生長黃淮
之濱曾爲河官聞見頗真不敢上負

國恩故不得已而有言也伏望

皇上軫念漕儲至重運道至急

勅下工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覆請

明旨咨行漕河都察院會同巡撫都察院并巡按巡鹽

巡漕察院寺衙門從公會議時舉行仍乞

天語叮嚀河臣毋執一己之成心致誤

國家之大計或任事之時誤聽人言今日不妨虛心

講究萬世治安將在於此臣樸忠自許不避嫌忌無

任恐懼待

命之至

卷六十九

五二

補遺

補遺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九目錄

補遺詩

錢起

紫參歌并序

白居易

自到郡齋僅經旬日方事公務未及宴遊偷閒

走筆題二十四韻兼寄常州賈舍人湖州崔

郎中仍呈吳中諸客

仲夏齋居偶題八韻寄微之及崔湖州

藝文補

卷六十九 目次

一

夜泛陽塢入明月灣即事寄崔湖州

和楊六尚書喜兩弟漢公轉吳興魯士賜章服

命賓開宴用慶思榮賦長句見示

晚春寄微之并崔湖州

許渾

送郭秀才遊天台并序

送林處士自閩山道越寄抵兩川

姚合

九日寄錢可復

朱熹

題沈公雅卜居圖

公雅名度
德清人

夫題李彥中所藏俞侯墨戲

俞侯名侯
歸安人

王安石

送沈興宗察院出使湖南

韓元吉

雨中聞伯恭至湖上

楊萬里

上巳日子與沈虞卿尤延之莫仲謙招陸務觀

藝文補

卷六十九 目次

二

沈子壽小集張氏北園賞海棠務觀持酒酌

花予走筆賦長句

再和

跋袁起巖所藏後河帳并遺像一軸詩中語皆

隱括帖中語也

程泰之尚書龍學挽詞

寄袁起巖樞密賀新除仍謝送四緣并詩集兼

懇求陳堦薦書

和袁起巖郎中投贈七字二首

走筆和袁起巖元夕前一夜雷作

再和袁起巖韻

陸魯望

題王亞夫檢正峴湖堂

春雨呈袁起巖

再和

寄題萬元亨舍人園亭七景

跋陳簡齋奏艸

龍輔

藝文補

卷六十九 目次

三

戲示女伴

晚景

夏閨

春日

睡起

答外

偶成

蘭梅詩

山中寄外

并序

答外

寄外讀書處

管仲姬

渙父詞

趙孟頫

和

牟巖

山中春盡

題水竹居

藝文補

卷六十九 目次

四

錢選

天台雜書

雜書

中秋月

友人判太平歸來詩卷

春日即事

夜宿南山僧寺

張復亨

次姚子敬清塘即事韻

三月望日陪黃靜菴小宴鮑家山分韻得三

唐棣

題蘇潭別業

無題

姚式

秋懷

送趙修撰

晚春

陳康祖

藝文補

卷六十九 目次

五

碧筒

詠草

章得一

偶題效人體

楊柳詞

竹鶴圖

張雨

折蓮花寄韓伯清

水竹居爲湖州沈自誠賦

贈筆生沈君實

揭學士過武康山中十日薛外史江東未至孤
坐予因戲筆破悶二首

海粟松雪酸齋雜書一卷戲題于左

牟應龍

舟中遣懷

聞友人休官

程郇

折楊柳

藝文補

卷六十九 目次

六

蕭和

送紙被與中峯和尚

春日懷舊

張翥

憶泛吳興

林德芳

計籌山

葉森

和張貞居

吳師道

寄黃晉卿

又

寄葉審言并簡晉卿

和黃晉卿客杭見寄三首

至大庚戌黃君晉卿客杭與鄧善之翰林黃松

瀑尊師儒魯山上人會集賦詩今至正辛巳

晉卿提舉儒學與張伯雨尊師高麗表上人

會再和前詩上人至京以卷示因寫往年所

藝文補

卷六十九 目次

七

和重賦一章

題晉卿應奉上京紀行詩後

陳潤祖

水雲深處

黃玠

壬申元日

弁山隱興迴文

與賀九成知事

春日迴紋爲沈維良作

四時詩 四首

梅花

柳花

陳旅

送左衛教授馬伯忱還湖州

次韓伯清訪句曲外史韻

馬彥恂

次潘仲敏韻

王子中

藝文補

卷六十九 目次

八

餘英道中

早春雪後

梅杖

韓友直

招隱舊遊

魯琪琳

沈原昭求詩泐因詩示之

錢驥

鍊笛歌寄楊維禎

薛漢

睡起

和馬伯庸無題 三首

沈夢麟

大都同年鄉會

紙帳

贈趙待制

趙待制席上

林靜

藝文補

卷六十九 目次

九

題黃一峯吳山玄隱圖

沈貞

恠梅詩 并序

莘野

春日登城有感

陳敬宗

題吳興趙公畫馬

吳興藝文補卷六十九 目次 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九

烏程 閔元衢康侯補遺

韓昌箕仲弓較定

紫參歌 并序

錢起

紫參幽芳也五葩連萼狀如禽羽舉俗名之五鳥花
起故山道人蘭若尤豐此藥校書劉公詠歌之俾予

繹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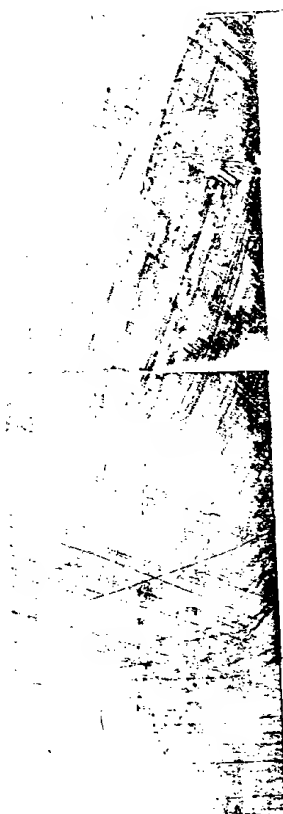
遠公林下消青苔春藥偏宜間石開往往幽人尋水見
時時仙蝶隔雲來陰陽雕刻在如易對鳳連雞一何小

藝文補

卷六十九

補遺

春風宛轉虎溪傍紫翼紅翹翻霽光貝葉經前無住色
蓮花會裏暫留香蓬山才子憐幽性白雪陽春動新詠
應知仙卉老烟霞莫賞天桃滿蹊徑



詩 補遺

自到郡齋僅經旬日方專公務未及宴遊偷閒走

筆題二十四韻兼寄常州賈舍人湖州崔郎中

仍呈吳中諸客

白居易

渭北離鄉客江南守土臣涉途初改月入境已經旬甲
郡標天下環封極海濱版圖十萬戶兵籍五千人自顧
才能少何堪寵命頻冒榮慚印綬虛獎負經綸候病須
通脉防流要塞津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削使科條
簡難令賦役均以茲爲報効不敢不躬親襦袴提於手

藝文補

卷六十九

補遺

韋弦佩在紳敢辭稱俗吏且願活疲民常未徵黃霸湖
猶借寇恂愧無鐙脚政徒忝犬牙隣制誥誇黃絹詩篇
占白蘋銅符拋不得瓊樹見無因警寢鐘傳夜催衙鼓
報晨唯知對胥吏未暇接親賓色變雲迎夏聲殘鳥過
春麥風非逐扇梅雨異隨輪武寺山如故王樓月自新
池塘閒長草絲竹廢生塵暑遣燒神耐晴教聯舞茵待
還公事了亦擬樂吾身

仲夏齋居偶題八韻寄微之及崔湖州

白居易

腥血與章疏停來一月餘肌膚雖瘦損方寸任清虛
適通宵坐頭慵隔日梳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水榭
風來遠松廊雨過初褰簾放巢燕投食施池魚久別閑
遊伴頻勞問疾書不知湖與越吏隱興何如

夜泛陽塢人明月灣即寄崔湖州 白居易

湖山處處好淹留最愛東灣北塢頭掩映橘林千點火
泓澄潭水一盆油龍頭畫舸銜明月鵲腳紅旗蘸碧流
爲報茶山崔太守與君各是一家遊
美意減矣故云
嘗羨吳興每春茶山之遊泊入太湖

藝文補

卷六十九

三

補遺

和楊六尚書喜兩弟漢公轉吳興魯士賜章服命

賓開宴用慶恩榮賦長句見示 白居易

華筵賀客日紛紛劍外歡娛洛下聞朱紱寵光新照地
彤襜喜氣遠凌雲榮聯花萼詩難和樂助瓊筵酒易醺
感謝料應知我意今生此事不如君

晚春寄微之并崔湖州

白居易

洛陽陌上少交親履道城邊欲暮春崔在吳興元在越
出門騎馬覓何人

送郭秀才遊天台

并序

許渾

余嘗與郭秀才同翫朱審畫天台山圖秀才因遊是
山題詩贈別

雲埋陰壑雪凝峯半壁天台已萬重人度碧溪疑輟棹
僧歸蒼嶺似聞鐘暖眠鵲鵲晴灘草高臥獼猴暮澗松
曾約共遊今獨去赤城西面水溶溶

我 明侍御張楷和云岩堯煙壑帶雲峯東崦西崗
徑路重溪淺碧灘遺晚棹寺深蒼壁隱昏鐘暖風不
到岩阿草春雪常留欄底松好玩當時畫中景丹霞
映日水溶溶

藝文補

卷六十九

四

補遺

送林處士自閩中道越由霅抵兩川 許渾

青劍少青眼煙波初白頭鄉關背黎嶺客路轉蘋洲處
困道難固乘時恩易酬鏡中非訪戴劍外欲依劉高枕
海天暝落帆江雨秋鼙聲應遠鼓屋氣學危樓智士
役千慮達人經一作輕百憂唯聞陶靖節多在醉鄉遊

九日寄錢可復

姚合

數盞黃菊酒千里白雲天
一作仙
上國一方振戎州病未
一作得鄰州客設顛
靜愁惟憶醉閑走
一作悶
不勝眠惆悵
一作念
東門別相逢知更一作幾年

題沈公雅十居圖

朱熹

往者仲長子高情世無儔一朝謝塵躅卜築娛清幽
苑屋八九間下有良田疇後園果垂實前庭樹相樛勝日
賓友來琴觴共舒憂言論覈幽妙理亂窮端由至今一
卷書凜然昭千秋沈侯經濟業夙尚本林丘談笑出幻
境寤言躡斯遊仰睇白石崗雨濯青瑤流曠然宇宙外
邈矣將焉求

奉題李彥中所藏俞侯墨戲

朱熹

不是胷中飽丘壑誰能筆下吐雲烟故應祇有王摩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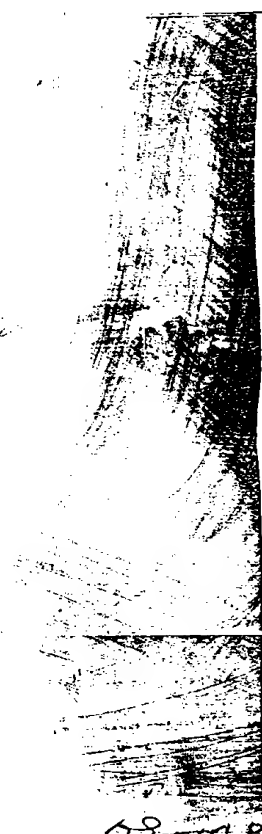
藝文補

卷六十九

五

補遺

解寫離騷極目天



送沈興宗察院出使湖南

王安石

諫書平日皂囊中朝路爭看一馬馳漢節飽曾衝海霧
楚帆聊復借湖風皇華使命使今爲重直道酬君遠亦同
投老承明無補助得爲湘守卽隨公

雨中聞伯恭至湖上

韓元吉

莫嫌鞭馬踏春泥茶鼎詩囊偶共携山色雨深看更好
湖光煙接望還迷連天花絮飛將盡夾道蒲荷長欲齊
官事得閒須洗眼蓬壺只在帝城西

上巳日予與沈虞卿尤延之莫仲謙招陸務觀沈

藝文補

卷六十九

六

補遺

子壽小集張氏北園賞海棠務觀持酒酌花予

走筆賦長句

楊萬里

東風吹我入錦幃海棠點注燕支薄不論宜雨更宜晴
莫愁傾國與傾城半濃半淡晚明滅欲開未開最奇絕
只消一線日脚紅頃刻千株開絳雪偉哉詩人桑苧翁
持盃酌酒澆艷叢坐看玉頰添醉暈爲渠一醉何須問

再和

楊萬里

大空無壁不可幄顛風無動花氣薄一春纔有一日晴
帝里遊人爭出城青天如水綠煙滅晴與海棠成兩絕

坐中賓主詩中仙開口揮毫俱玉雪清泉白石翁

若爲揮脚鵝驚叢老眼作花花作草多慙後鶴頭同

跋袁起巖所藏後湖帖并遺像一軸詩中語皆鑒

括帖中語也

楊萬里

先生向來落異縣故人十載不相聞歸來不但荒三徑

點檢松菊無一存裹輪加璧豈不好朝廷禮數優遺老

紅旗黃紙久罷休青山白雲苦死留咫尺西園歸未得

只待桃花水生半篙碧便拏短艇歸結茅共尋赤松與

黃石風煙之表非人間別有天地寬且閑周山賣却不

藝文補

卷六十九

七

補遺

要錢袁家送酒一破顏猶嫌孤斟大落莫更覓高人共

杯杓銀鈎四紙墨尚鮮妙處難與俗人言忽逢先生自

天降手扶太乙青藜杖仙客可望不可親飄然飛去青

霞上白蘋滿棹何時歸秋着蘆花知不知

程泰之尚書龍學挽詞

楊萬里

廟器圭璋骨儒林虎豹章章編雙嗣禹跡再平當月

冷談經幄塵昏弄筆床西州何處路溪水咽梅鄉

公弭江西節儂橫南浦舟相逢便金石一別幾春秋問

訊頻黃耳歸休各白頭豐碑那忍讀未讀涕先流

寄袁起巖樞密賀新除仍謝送四緘并詩集兼懇

求陳晉薦書

楊萬里

樞相身通貴思書意轉親四端香生綬一卷錦江春公

卽尊堂印儂方理釣繆五公今果六詩識也如神僕舊有詩

寄樞密云四世行看五六

知已熙鴻化陽和被九臯自憐今老病無分惱釣陶獨

念東床客猶沉在選曹春風半張紙立地作宜教朝士謂宜

教作宜教

和袁起巖郎中投贈七字二首

楊萬里

藝文補

卷六十九

八

補遺

故人一別兩相思不但平生痛飲師胸次五三真事業

筆端四六更歌詩閉門覓句今無已刻意傷春古牧之

臥雪高人家譜在春風政着紫蘭枝

道場山下弄山泉食菊綉蘭萬物先送眼飛鴻高四海

補天健筆震三川池塘碧草回春夢承鉢黃梅肯夜傳

雨不饒人有新句怨渠未許見全篇

走筆和袁起巖元夕前一夜雷作

楊萬里

天公極意辦元宵頃刻掇雲作雪飄茂苑長洲花剪玉

蘇臺香徑砌成瑤午燈刺喜開紅葉兩鬢還驚揄素標

客子孤舟寒折骨無端詩伯苦相撩

再和袁起巖韻

楊萬里

一歲驪聲沸此宵游人麗服正嘔病夫太暇傳引玉
惡語翻成李報瑤天遣素娥提雪月江涵公子更丰標
君家道是關門臥却有新詩來見撩

陸魯望

楊萬里

讀盡詩書不要官饑欲死豈無田生憎俗子慵開眼
逢着詩人便絕絃笠澤弁山三益友筆床茶灶一魚船
美渠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光底天

藝文補

卷六十九

九

補遺

題王亞夫檢正峴湖堂

楊萬里

西峴山光照舊廬北湖水色漾新居翠鬟夜欲凌波去
玉鏡晨當掃黛初萬壑千巖雙不借輕風細浪一夫須
來書便當催詩雨雪後燈前卷復舒書來催詩甚急故云

春雨呈袁起巖

楊萬里

昨日晴暄盡十分無端寒濕復今晨蒼顏華髮差排老
急雨顛風屏當春只有觀書堪遣日從來病眼不如人
詩名滿世真何用更睡先生願卜隣

再和

楊萬里

三春陰晴頃刻分晚來非午午非晨閉門細草新清雨
過眼飛花落絮春顧我江湖釣竿客識君臺閣步雲人
柯山不患無人作音便合留中作近隣

寄題萬元亨舍人園亭七景

楊萬里

不識弁山面相逢笠澤詩低應晚雲散玉立對門時
蒲牙長幾何已足鹿玉尺只恐如主人潛逃逃不得

閣前三面山閣下一溪水雲出戲作霖却歸宿簷裏
要尋閑世界不在世界外明月與清風何朝不相對

藝文補

卷六十九

十

補遺

架亭元用木一夕化為竹醉眼碧成朱若個是蒼玉
何處蒼溪好請君來倚樓西山也驪喜奔走入簾鉤
試問縣隱上何如謝東山出處兩無意世間出世間

跋陳簡齋奏草

楊萬里

詩宗已上少陵壇筆法仍抽逸少關真蹟總歸天上去
獨留奏草在人間

戲示女伴

龍輔

誰道孤眠苦孤眠却自強請看隔窗簷常是不勞款

曉景

龍輔

春日映朝霞新妝出絳紗閒簾驚宿鳥倚樹落危花

夏閨

龍輔

日斜未理妝畫長人易倦迴撲硯上蠅墨花濺團扇

春日

龍輔

春服初裁綺寒衣始卸絨花宿金鸞蝶林搖半暖風

侵階草逾碧明窻日漸遲携針聽語鳥牽斷繡床絲

睡起

龍輔

藝文補

卷六十九

十一

補遺

下幃恣午睡怪殺鳥相呼起來慵刺繡窻下理菖蒲

答外

龍輔

君信問平安閨中差可歡竹佳連露倚雲好下塔看

偶成

龍輔

情弱抽思長腕嬌運筆拙口誦恐易忘牋書還自裂

蘭梅詩

龍輔

蘭梅逐候舒種此欲何如蘭葉堪崇佩梅花好寄書

山中寄外

并序

龍輔

昔李炎有山家閨怨鄙效顰爲絕句若干以寄君觀

覽焉

湖色開明鏡鑾光列翠屏雙眉不忍畫羞對遠山青

一到空山下回看遠俗塵松枝堪作塵無計贈情人

若得共此栖松菊長携手岸上數株松何須減五鐸

脚下繡宮鞋殷懃爲郎做今日貪看山鳳頭半已破

躋攀不辭遠微汗濕紅粉萬一有桃源當期郎共隱

妾在山中來郎在溪頭住郎若泛舟尋莫誤桃花路

問郎今日來日斜何不至應知高櫓遲羨殺雲中翅

茅屋擁紅爐聊在山中宿枉却几上燈無書供夜讀

藝文補

卷六十九

十二

補遺

嬌兒漸聰慧出語解人意促奴須早歸恐爺書又至

春日

龍輔

風吹花香薰洞房白日照鏡光射梁後園草暖雙蝶醉

堂前塵落對燕翔

春閨

龍輔

暮閨翹首覺愁添鑒壁書生隔翠烟獨向嫦娥再三拜

慙慙爲我到郎邊

寫懷

龍輔

初聽鶯聲又燕聲年華不待使人驚桂花開遍門還掩

風自清時月自明

答外

龍輔

郎書來問近如何性癖如郎只似初忍冷臨風因愛雪
抱病點燭爲看書

寄外讀書處

龍輔

玉人之室隔清洲日日華賤空自酬書似峴碑看卽淚
人非萱草過還愁

漁父詞

管仲姬

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

藝文補

卷六十九

十三

補遺

月吟風歸去休

白

和

趙孟頫

渺渺烟波一葉舟西風小落五湖秋盟鷗鷺傲王侯管
甚鱸魚不上鉤

儂住東吳震澤洲煙波日日釣魚舟山似翠酒如油醉
眼看山百自由

山中春盡

牟巖

鳥雀風高簾影低牡丹開後綠陰齊十年漂泊心如醉
萬里蒼茫意欲迷雨濕草香沙鴨亂春深花落竹鷄啼

只緣中歲渾無賴搔首沈吟過水西

題水竹居

牟巖

繞屋清波隔翠綃魚鱗發發鳥脩脩画闌影漾清漣動
書几陰來綠雨搖文采巧當蛟有薄秋聲微度玉笙嬌
豈惟釣艇終堪繫況是佳人不待招

天台雜書

錢選

靈境無人桃自花東風吹散赤城霞山容對我橫天末
柳色將春到水涯王粲憶秦空有恨杜陵入蜀更無家
于戈滿眼何年定回雁悠悠白日斜

藝文補

卷六十九

十四

補遺

雜書

錢選

地僻秋深戎馬閒一尊隨處且開顏誰思銅雀埋黃土
但憶金人出漢關六合茫茫天共遠五湖杳杳雁飛還
中年陶寫無絲竹王謝風流莫強攀

青春躍馬兩山間溪柳岩花動客顏日落孤城金鐸振
草深荒塚石人閒庾郎賦就元無味阮籍途窮且未還
江左風流半摧謝白頭猶自繞鄉關

中秋月

錢選

皎皎天邊白玉盤年年此夕帶愁看松枝積翠欺人老

桂影浮香入髯寒常記醉來多謬誤又逢秋至輒悲酸
踈桐清露中庭下淚洒西風爲一彈

友人判太平歸來詩卷

錢選

宮錦翩翩五色麟如君端合侍楓宸山中老去陶弘景
湖曲歸來賀季真上界神仙足官府此身城郭舊人民
還鄉我結同盟社只看桃花莫問春

春日卽事

錢選

十日東風暄且妍溪頭花柳競相鮮美人遙隔山川外
社雨忽來尊俎前白髮青春猶故我夕陽幽草自新阡

藝文補

卷六十九

十五

補遺

五陵公子莫輕笑曾散黃金樂少年

夜宿南山僧寺

錢選

高樓一日賞新晴白羽停揮倚綉楹塵世可憐人易老
海門還見月長生蓬瀛縹緲南山小殿閣森羅北斗橫
今古登臨盡如此不須遊子獨含情

次姚子敬清塘卽事韻

張復亨

清溪宛轉日東流遠樹參差淡欲浮鷺下影連沙水白
馬嘶聲入暮天愁悠悠鼓角悲荒戍漠漠風塵滿客舟
更欲携壺尋舊約與君爛醉菊花秋

三月望日陪黃靜庵小宴鮑家山分韻得之字

張復亨

春烟漠漠草離離短策輕衫信所之泛水落花渾不見
因風飛絮澹相宜一尊且醉青山酒四座誰賡白雪辭
愛煞主人情爛熳倦投荒店更題詩

題蘇潭別業

唐棣

地遠市塵渾不到信知此地是郊垌門前水浸籬根綠
郭外山垂屋角青家宴朝朝呼玉友春盤日日課園丁
從教春色歸桃李只種長松采茯苓

藝文補

卷六十九

十六

補遺

無題

唐棣

晚涼池館雨纖纖熟盡枇杷樹樹甜誰向尊前歌白苧
紅粧人在水晶簾

秋懷

姚式

弁山山頂素雲浮溪上丹楓滿樹秋落日平原多古意
孤城畫角動新愁風霜催老千年鶴江海漂殘一葉舟
有酒便須連夜飲生存華屋死山丘
搖落溪城草樹空楚天不斷夕陽紅吳中古殿埋荒草
江左諸人憶謝公河隴新軍駐城市川原故鬼哭秋風

愁多不忍聽鼙鼓日暮驚飛何處鴻

聞道行宮事已非滿宮朱耳著人衣芙蓉開在烟塵暗

清宴堂空鳥雀稀草荒露冷銅駝泣風急秋高鉄馬肥

海嶺燕山雙涕淚千門萬戶靜朝暉

秋清江冷魚龍靜天闊風多草木哀白日團團只西沒

黃河滾滾向南來秦樓月照邯鄲女漢苑春歸銅雀臺

古往今來盡如此莫將人事自相催

山木蒼蒼生暮烟夕陽原上草連川城荒獨鶴歸何處

日暖孤鴻落遠天中原誰復如王猛東海何因問魯連

藝文補 卷六十九 十七 補遺

愁極滄江吟不盡人生那得酒如泉

送趙修撰

姚式

那知却向關門別把手相看故意濃滿屋圖書歸解艣

高秋旌旆擁芙蓉翰林風月三千首上國烟花一萬重

長是南來有鴻雁莫推禁直懶題封

晚春

姚式

白眼看春春已殘雨餘庭戶綠陰寒碧桃花落茶蘼謝

商略芳情到牡丹

碧筒

陳康祖

曲柄誰擎翠羽於輕簧自奏碧桃笙直客漉酒似陶令

何用製衣如屈平露下秋高清徹骨江空月冷寫無聲

詠草

陳康祖

密密萋萋綠似雲不分要路與閒門宮袍若此應無色

野火曾燒尚有痕春滿湘南悲帝子雨餘江上憶王孫

薰蕕混跡誰能辯總是東風造化恩

偶題效人體

章得一

咫尺堦前隔九霄白櫻桃下若爲嬌綉成時樣鶯鶯帶

藝文補 卷六十九 十八 補遺

卸却春裝翡翠翹曉受玉綦隨輦出夜粘銀甲抱箏調

有金不買相如賦日日承恩入內朝

楊柳詞

章得一

細剪春雲一萬層愁風愁雨更愁冰宮人若解離人苦

不使君王過廣陵

竹鶴圖

章得一

帶月梳翎露乍收竹枝蕭灑墨花稠冊書早寄三天去

容易風生琪樹秋

折蓮花寄韓伯清

張雨

丈八河溝錦作堆一花初照夜明苦濯纓歌向滄浪去
執蓋即從碧落來見真諦天水染雲如淨練露盤食玉似
空杯韓家公子多才思乞與香奩相對開

水竹居爲湖州沈自誠賦

張雨

我愛茗溪溪上居琅玕千箇繞五廬早知竹葉仙舟夢
合誤榴皮醉墨書屋底煖雲蒸汗簡月中清露滴方諸
鄰家已許浮家約乞我長竿學釣魚

贈筆生沈君實

張雨

玉堂弄翰青錢退聞道吳興屢出奇何事君家苔蘚壁
藝文補卷六十九十九補遺

醉仙留句只榴皮

揭學士過武康山中十日薛外史江東未至孤坐

予因戲筆破悶二首

張雨

南鎮行香揭夫子歇馬走入計籌山杜尊師去白石在
翻動琳琅翰墨間

一杯愛渠蒸蕨香一槃勸我苦并涼飽食翻疑得詩瘦
不如頓頓地椒羊

海粟松雪酸齋雜書一卷戲題于左張雨

長沙老筆混狂瀾一作戲刮耳鷗波點素絳一作松雪
波瀾憑誰染素

翰墨風流作三笑最憐白紵一生酸一作寒

舟中遣懷

牟應龍

蓬底無眠夜氣存起來危坐候朝暾灘聲轉石雷霆鬧
山氣成雲日夜昏草樹依稀如送客蓬萊清淺獨開尊
歸途只藉詩消遣可惜無人共討論

聞友人休官

牟應龍

卸却魚符換鵷冠不將事事入愁端滿梳髮爲馳驅短
對酒身宜禮數寬鷓鴣曉班無舊夢雞豚秋社有餘歡
尚慚辟穀終辭去只作尋常父老看

藝文補

卷六十九

二十

補遺

折楊柳

程郁

行盡長亭更短亭琵琶猶在隔船聽柳條道是無情物
也向江南一夜青

送紙被與中峯和尚

蕭和

溪翁夜斫蒼梧藤麻姑山前砧杵鳴千金買得不龜手
霜刀雪剪裁寒氷世間不數幾羅軟蜀錦吳綾何足算
一池明月白雲澄四壁東風晴雪煖道人得此真受用
送君亦作清淨供梅花帳底春濛濛莫遣淡粧美人來
入夢

春日懷舊

蕭和

黃鶴山前二月初山家紅杏百千株
兩三人在空回首十五年前已白鬚
城郭古今花共老江湖風雨雁相呼
此身不解生雙翼去與青春倒酒壺

憶泛吳興

張翥

憶泛茗花溪上船故人爲我重留連
半山塔寺藏雲樹繞郭樓臺住水天
白榜載歌明月上青帘沽酒盡橋邊
計籌山下先坐在欲往澆松定幾年

計籌山

林德芳

藝文補

卷六十九

二十一

補遺

吳會東南控二州憑高懷遠思悠悠
雲迷大澤魚龍夜風散平原草木秋
三尺空悲文種劍五湖歸去子皮舟
淒涼舊事成陳跡惟有青山枕碧流

和張貞居韻

葉森

素頂飄飄綠髮生臥雲猶憶佩鑾聲
釀多白酒傳東老寫就玉書題伯英
雪跡留松孤鶴冷波光入戶狎鷗清
碧瀾湖上春寒夜慚愧先生倒屣迎

寄黃晉卿

吳師道

繡湖有客今奇才豫章千丈翻風雷
讀書羞坐廣文館

騎馬欲上黃金臺石頭城邊訪遺跡
長吟不換公卿機

故山薜桂喚君歸十年被褐無人識
我遊東城誦佳句風雨深春綠陰暮
孤舟落日竟空回去燕來鴻不相遇
文章落落俗子嗔賈生謫去楊雄貧
一時蹇作失意士千載同是非常人
相逢車蓋不用傾與君異縣情已親
卜隣未遂三翰去日夜悵望東南雲

寄黃晉卿

吳師道

故人別我今何適書來尚作吳興客
天目雲愁百里陰太湖浪激三州白
孤城渺莽雲浪底高秋悵望川途隔

藝文補

卷六十九

二十二

補遺

周南太史終歲滯洛陽年必何人惜
似聞幕府招延君法律應須早致身
腐儒白首遭笑罵游戲聊復驚庸人
客中得士佳有餘新詩滿幅來起予
人生可樂在知己素心不爲食有魚
青楓葉赤照野水飛帆翠蓋何時倚
念我孤吟五斷腸閉門寂寞秋風裏

寄葉審言并簡晉卿

吳師道

燕塵越水舊衿裾何事今年賦遂初
肉食纔還虎頭相身謀可復兔園書
閉門深巷楊花滿送目停雲暮雨踈
不見黃生今數月因君聊與問何如

和黃晉卿客杭見寄三首

吳師道

一從君客江城去詩思淒涼酒盞空
天末倚樓孤岫雨
春深閉戶落花風
半生正坐才
一悞萬里誰憐意氣同
坐憶王孫咏招隱
萋萋草色向人濃

書問蕭條已半年知君近買過湖船
江花日暮吹紅雪
店樹春晴起綠烟
客裏光陰遽如許
人間岐路正茫然
離羣得似游從樂
紙貴錢塘日萬篇

翰林學士巴西彦天祿儒臣漢世雄
一笑吟邊遺故老
並游方外亦清風
吳天有象星應聚
冀北成群眼已空
藝文補 卷六十九 二十三 補遺

載神交未相識臥淹幽谷恨羈窮

至大庚戌黃君晉卿客杭與鄧善之翰林黃松瀑

尊師儒魯山上人會集賦詩今至正辛巳晉卿

提舉儒學與張伯雨尊師高麗式上人會再和

前詩上人至京以卷示因寫往年所和重賦一

章 吳師道

後先人物一時雄心迹寧須較異同
來此清談散花雨
依然舊夢聽松風
畫圖長共湖山在
烟火頻驚殿閣空
萬里忽逢東海客
前詩重寫思何窮

題晉卿應奉上京紀行詩後

吳師道

居庸北上一千里供奉南歸十二詩
紀實全依太史法
懷親仍寫使臣悲
牛羊野闊低風草
龍虎臺高樹羽旗
奇絕茲遊陪禁從
不才能勿愧栖遲

水雲深處

陳潤祖

魚鱗屋外水如天
桑柘青青雨後田
舴艋時從風葉過
鷓鴣祇逐浪花眠
采珠遊女遺瑤珮
問字何人載酒船
不隔南湖三十里
錯教魚父覓神仙

壬申元日

黃玠

藝文補

卷六十九

二十四

補遺

曙色初開樹影閒
屠蘇已薦五辛盤
黃人守日時當泰
青女飛霜夜不寒
千里家山頻覓鏡
百年塵土一彈冠
小裁春帖金花紙
吟遍東風十二闌

弁山隱興迴文

黃玠

萋萋草帶書函碧
瘦竹輕藤引客看
栖鶴伴雲歸岫晚
斷雲拖雨過江寒
畦分暗水池亭小
石戴閒花野館殘
西崦松林通徑窈
共君邀月對琴彈

與賀九成知事

黃玠

風流江左人何似
猶有清狂賀季真
早乞鑑湖爲道士

肯呼李白作仙人珠簾遠對鷗邊雨玉座高吟馬上春
最想若耶溪水綠幾時同戴小烏巾

春日迴紋爲沈維良作

黃玠

肥綠暗因林遣懷幽興寫飛花颭急風遠水吞平野歸
雁待簾間沒魚驚釣下依依恨晚春蝶夢迷遊冶

四時詩

黃玠

酒醒簾外日三竿陌上晴泥苦未乾人在花深聞笑語

黃金小碾閑龍團

水碧湘筠浪織成粉藍輕殺小帷屏侍兒生怕風吹夢

藝文補

卷六十九

二十五

補遺

故傍牀頭落剪聲

急杵清砧送月明佳人玉臂嫩涼生征衣未寄心情懶

却怨隣姬調錦箏

隔窗風玉語珊珊香齒才溫酒又涼已有瑤花飛六出

翠裙沾得向人看

梅花

黃玠

飲散羅浮清夜長銀絲桂燭雪生香人間那得量珠斛

合與東風聘海棠

柳花

黃玠

十二闌干倚徧時柳花無數弄晴暉東風日暮羅衣薄
祇得悠揚白雪飛

送左衛教授馬伯忱還湖州

陳旅

羽林亦有通經士論說皆從漢殿儒喜有馬融開絳帳
何須王式賦驪駒舟移江上星沈樹路入吳中雨滿湖
我亦南遊當解后茗溪酒熟鱸長鱸

次韓伯清訪句曲外史韻

陳旅

茗雪歸來俗事稀偶然爲客款柴扉渚霞落碗松花熟
溪雨登盤石菌肥薄宦不閒慚折簡高人相見定披衣

藝文補

卷六十九

二十六

補遺

平生願究中黃秘安得茅君指化機

次潘仲敷韻

馬彥駒

亂篠如雲入徑昏一溪風雨塞柴門楚天漠漠沒孤鳥
春水悠悠生遠村拔宅仙還留杵臼種桃人亦長兒孫
歸舟側近清明日暖撲山花過柳根

餘英道中

王子中

疋馬蕭蕭步落暉山城景色易霏霏殘雲北寺暮鐘遠
新雨前溪春水肥一路野梅都盡萬株官柳已青歸
旗亭無酒竹籬閑又策歸鞭入翠微

早春雪後

王子中

凍殺寒梅喚未醒東風特地到石局清溪一夜流不盡
明日南山依舊青

梅杖

王子中

帶薛南枝削瘦龍吟翁隨手策西東山橋幾度挑詩擔
香在奚奴古錦中

招隱舊遊

韓友直

我昔曾遊山水日蒲芽雪白柳芽黃竹間乳犬吠人影
樹下肩輿移夕陽泉出珠璣千眼沸花開玉蕊一庭香
藝文補 卷六十九 二十七 補遺

陰陰石洞誰招隱小草淒迷空斷腸

沈原昭求詩法因詩示之

魯琪琳

三百五篇風雅頌世人能讀人觀吟哦須得自情性
踴躍返愁天肺肝春草池塘中造化梅花香影外波瀾
熟參熟究功夫到始信仙凡共一冊

錢笛歌寄楊維禎

錢驥

錢崖道人冠錢冠錦袍不着衣褐寬棄官流蕩山水窟
胸中直氣蛟龍蟠手持錢笛竅有九錚錚三尺青琅玕
吹出奇聲絕人世抑揚悲壯凌雲端錢崖山高高百丈

片片吹落梅花寒太湖老漁狎唱清江歌仙人側臥吹

回波七十二峰翠鸞舞大雷小雷走深渦君山弄最奇

絕一聲草木摧二聲山石裂三聲蛟蜃躍波起四聲卷

海作飛雪五聲岳盡動搖六聲百鳥皆噤舌七聲吐

氣乘虹霓八聲桑枝上金烏啼八聲銀光射斗牛丹桂身

邊玉兔九聲十聲逆銀河鬼神盡立天嗟峨河鼓輟

其耜天孫停玉梭九重震疊開蕩蕩帝閭驚走忘麾呵

鈞天丈人側耳聽口叱健吏傍搜羅分甘吹笛樂吾樂

芒屨懶上金鑾坡仙人仙人錢石腸引喉噴錢金琅璫

藝文補 卷六十九 二十八 補遺

中通外竅直以銅鑲鄒善鳴鳳凰抵須截竹崑崙岡願

將錢崖壽錢笛后天不老洞三光

睡起

薛漢

卷簾春色上苔衣新水相看近竹扉風動樹枝鳴宿鳥
雲收山嶺放晴暉舉杯竹葉掃愁去欹枕楊花約夢飛
腸斷碧茗溪上路暖風晴日釣魚磯

和馬伯庸無題

薛漢

羽林垂彩動天江幕府先懸白玉幢吏法有章皆畫一
將壇得士故無雙臺中長夏霜凝簡掖內通宵霧鎖窗

若使九門容徑入肯思岩隱抱流淙

良人執戟侍明光誰與金爐共夕香粧鏡曉寒凝蝶粉
舞衣春暖妬鶯黃渡江桃葉應憐我照水荷花似見郎
歎息蹇修無復理愁思慘手爲終裳

乘槎准擬逐秋潮却訪成都萬里橋滄海有山皆縹緲
青雲無路不迢遙閒居潘岳驚斑鬢歸去陶潛懶折腰
後夜相期明月上露臺高處坐吹簫

大和四年鄉會

沈夢麟

郭外行厨樂且湛柳條春水綠相涵九重策士綸音近

藝文補

卷六十九

二十九

補遺

三月看花酒氣酣天下驂騑多冀北榜中人物半江南
明年重應金門詔未必狂生不與驂

紙帳

沈夢麟

新製谿藤斗樣寬白光玉潔照衣冠可容公子圍春色
只爲儒生壯歲寒五夜白雲頭上起一天香雪夢中看
覺來門外霜風冽却憶蒼生臥不安

贈趙待制

沈夢麟

蓮花莊北長橋東客來卜居水晶宮參差樓閣烟塵外
窈窕山川圖画中細雨新曉來舞袖故家喬木鎖春風

請看杜牧題詩處千古風流一笑同

趙待制席上

沈夢麟

春城飛絮日顛狂簾幙風微燕子忙醉後不知羅袖薄
牡丹花上月如霜

題黃一峰吳山玄隱圖

林靜

鳳凰城中山色青仙翁看山不出庭并刀落手三尺翠
剪得壺中小枕屏白雲滿谷秋冥冥黃石化作天上星
手携明月浴海水玉珮風微吹鳳翎

恠梅詩

并序

沈貞

藝文補

卷六十九

三十

補遺

山人有以恠梅爲蔣岡夫獻者寄枝天橋鎖鈕連絡
殆非凡物幻成必造化有以成就之者呼酒招我吟
長句以逞其奇

波神活拔蒼龍角血點角尖珠歷落江妃水仙恠驚愕
一夜狂風鬼神作擲向江南寄寥廓野隈水邊山岸脚
山神巡山導孤鶴鶴行見角仰復啄銜依老枿得潛托
凍作寒梢綴繁萼姑射仙人嬌約水肌玉骨瘦如削
夜深竊食端娥藥飛龜又向寒梢着江南詩人好奇客
好花好德不好色年年臘盡便尋春尋到春深尋不得

老樵入山日欲晡斷崖忽逢七尺枯香爐濃熏古篤癡
如意擊折青珊瑚持歸詩人一笑粲公初安在見何晚
急呼置之白玉堂滿堂冰雪堆寒香

春日登城有感

莘野

凭虚高立午風輕望入平湖眼更明白鳥影邊陽羨樹
青山堆外闔閭城樓臺霽色千家日楊柳春聲幾處鶯
滿眼故人零落盡落花芳草不勝情

題吳興趙公畫馬

陳敬宗

古來畫馬說韓幹神駿今數吳興公天機巧妙奪真造

藝文補

卷六十九

三十

補遺

筆意所到精靈通曹君曾圖照夜白少陵昔詠玉花驄
可憐人馬久不見忽復覩此天閑中毛爲銀絲雪爲質
逸氣稜稜橫八極騰空駿足雪影翻夾鏡方瞳電光赤
房精夜燭渥水涓矯然育此真龍媒同誇絕代得駿骨
顧視萬乘皆凡才奚官牽來玉墀側虬髯碧眼朱袍窄
絨鞵碧鞵珊瑚鞭錦韉綠轡黃金勒吳興自是宗室親
驀展驂騑嘗見真飛騰驚竦令變化故爾觀素皆麒麟
祇今披圖畫堂裡便覺長鳴朔風起安得真持獻紫宸
參駕龍駟奉丹晨

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七十目錄

補遺

馮輓

沈令

時升

有造舟之役將伐慶安寺

在慈溪右松

遺詩止之

唐珙

題王逸老書飲中八仙歌

吳中

賦五峯岷上人松室

藝文補

卷之七十

目次

一

清遠軒爲吳興薛希賢賦

題吳興沈氏士備巽齋

遊弁山避洞時庚辰四月七日玉壺老人同往

題吳希冉所藏錢舜舉溪山卷

題許生卷

讀翰林吉士楊宗昂寄吳興故舊詩漫成一首

以美之

宗昂名勉寄貫南畿登第

丘言

范文機金斗別業

韓介王文仁長江萬里圖

登鼓樓

林子山漁翁濁足圖

曾榮

贈筆者陸繼翁

題松雪十駿圖

胡儼

題子昂新篁戴勝圖

題趙仲穆畫

藝文補

卷之七十

目次

二

莫昌

爲許真人題黃一峯吳山玄隱圖

于慎行

吳郎歌送翁晉北遊京師

東園延吳翁晉病不能陪

陸君弼

吳興吳夢賜

沈瓊蓮

寄兄

宮詞 八首

黃衷

號鉄橋正德六年郡守

登道場山

宴浮碧亭

答孫太初夜訪 二首

送何繼善出守湖州 何繼善名顯弘治末郡守

錢琦

經孫太初墓

閔如霖

藝文補

卷之七十

目次

三

題坦翁神樓圖

觀碧巖泉

朱日藩

神樓一何峻 七解爲劉南坦

孫梧

哭徐子與 三首

王思先

古意

畫龍

陳曼年

寄贈銅壁黃山人

元日

王繼志所居曰無夢洞天題贈四首

小憩歸雲菴次陳石舟韻

游黃龍洞

蔡善繼

送心上人攜經入峩眉并柬石機師

春日園居

藝文補

卷之七十目次

四

弔孫大初墓

山人有掛瓢堂

訪韓求仲於庚村山居

賀燦然

茗上逢陳庚老二首

對酒行贈吳子野

盧舜治

程六水過艸堂寫余小像

陸中山桑芋園

詩餘

沈與求

浣溪沙和鄭處集雪中作之二

李商隱

浣溪沙題艸窓詩詞卷後

周紫芝

雨中花令吳興道中頗厭行役作此曲寄武林文舊

趙彥端

瑞鶴仙錢交代沈公雅臺山寺作

念奴嬌建安錢交代沈公雅

藝文補

卷之七十目次

五

張雨

木蘭花慢已未十月十七日壽溪月真人

又應溪寄張小山

梧葉兒贈龜溪醫隱唐茂之二首

李應禎

天仙子題趙仲穆蘭二首

張翥

高陽臺題趙仲穆作野雲居士山水便面

滿江紅錢舜舉桃花折枝

孤鸞

題錢舜舉仙史
梅下吹笛圖

感皇恩

題趙仲穆畫
凌波水仙圖

倪瓚

憶秦娥

并序

雁峯劉氏

沁園春

景炎丁丑爲軍所挾經
長興和平酒庫題于壁

王國器

踏莎行

香奩
八咏

陳敬則

藝文補

卷之七十

目次

六

點絳脣

山行

南柯子

山居
野集

陳曼年

浣溪紗

朝中措

董斯張

疎簾淡月

山居爲韓
仲弓作

桃源憶故人

采桑

好事近

竹溪
寒流

沁園春

報國寺僧
放生社

渙家傲

西余
端

吳興藝文補卷七十目

終

藝文補

卷之七十

目次

七

吳興藝文補卷之七十

烏程 閔元衡康侯補遺

韓昌箕仲弓較定

沈令時升有造舟之役將伐慶安寺在慈溪古松遺

詩止之

馮輒

寒松一榦老蒼蒼古寺門前歲月長匠伯偶圖丹楫利
禪翁方患斧斤傷得全此日同齊口勿翦他年比召棠
可但與君期久遠相將俱列大夫行

藝文補

卷七十

一 補遺

題王逸老書飲中八仙歌

唐 珙

前朝書法孰爲盛蘇黃米蔡得其正法度難以晉魏論
氣象可與歐虞並宣和金書類臣稷筋骨通神工瘦硬
大江南北來萬幾暇翰墨留神縱天性驅馳義獻走顏柳
神遊八法輕萬乘昭回雲漢飛龍章幹旋天機揮斗柄
長槍大劍竟何用恢復有志還未定太平遺老羔羊翁
草書時時發清興天資自可凌汗漫筆力猶能造遒勁
年來神品不可得醉素張顛誇草聖殘編斷簡付覆缶
玉軸牙籤同棄罷摩挲故紙歎凋落老眼昏花猶可認

藝文補

卷七十

二 補遺

案頭我正理齋魚睛日好風窓几淨

賦五峯卮上人松室

吳中

城西山水鄉五峯爲勝處蒼蒼萬松合鬼神恒守護
師修何行得此縛茆住法相共高寒僧牕同永固晨興
既掃葉晚憇或倚樹碧水潤袈裟清陰生坐具定回明
月上詠罷幽雲聚庭虛子時落窓靜香微度神龜床下
伏老龍欄間哺茯苓禪悅味永雪斷已屢吾生素寡澹
方外多緬慕終當宿招提恣遺心境悟試弊趙州茶還
分懶殘芋

清遠軒爲吳興薛希賢賦

吳中

藝文補

卷七十

三

補遺

吳興有佳士姓名聞已舊云是少保孫皎皎風姿秀平
生向幽雅不爲聲華誘今茲成小隱美矣真良構高牕
瞰澄淵危檻挹遙岫時邀天外雪更看樹邊溜搏桑曉
色微華嶽秋容瘦霜鐘度寒宵風遂爽晴晝駁鸛適何
來孤雲偶相逗脩然此中興佳處浩難究因之作圖畫
落筆萬峯就烟嵐生研席翠氣染衣袖乃知賢俊者才
德有兼懋我欲蕩舟尋君當擁琴候

題吳興沈氏士儔巽齋

吳中

武陵郡守當承平相對江山成巽亭東坡仙翁曾此飲

尚餘篇誅含芳聲竭來喜見吳興士雅志平生在山
水小齋新扁偶相同也知欲擅東南美東南勝境如畫圖
王壺空清天下無道場樓臺跨霄漢浮圖屹立高標孤
鳳凰金蓋尤妍麗雨過峯巒如積翠萬家烟樹綠連城
飛鷺浴鳬斜照裏夫君何緣得此居花竹滿庭牕戶虛
已聞丹青入神妙快意更讀床頭書

遊弁山避洞時庚辰四月七日王壺老人同往

吳中

藝文補

卷七十

四

補遺

我生曠蕩無定期漫愛山水相嫖娼只今行年過六十
秋霜已覺侵須眉便合時時開笑口不待凋零等蒲柳
況遇風流鄭廣文美酒一壺詩百首放舟迤邐來東莊
弁山佳處同相羊青鞵布屨步遠爲具餽餽充行裝
天晴澗道松風小一派清泉自流遶繽紛空翠襲人衣
倚杖顧瞻厓谷窈窕巒疊嶂互逢迎白石如羊還可烹
中有名僧住蘭若啓關出近言談清忻然領客造岩洞
洞口陰陰寒溜凍已知幽閑莫窮探聊伴仙翁駐遊鞚
塵埃滿抱今已傾虛堂坐聽黃鸝鳴松花蜜餅設清供
昭之令人忘俗情興來更欲攜羅去白日西飛何急遽

翩翩歸袖出烟霞恍如鴻鵠空中舉
涉世由來憂患多
難逢歡會飲微醺
癡兒無事不爲樂
柰此綠陰清晝何

題吳希冉所藏錢舜舉溪山卷

吳中

客字希冉其姓吳好古習淡非常徒
清晨叩門出迎趨
手持茗溪新畫圖
丹青此筆誰所摹
把玩不啻探明珠
長安道寧俗且麤
東吳顧陸可並驅
當時盤礴意趣殊
衆史鵠立應長吁
鷗波亭前艇子孤
青衣搖搖載酒壺
中有丈人蒼眉須
高興似欲遊南湖
南潮人家一事無
丹楓碧樹秋數株
筆床茶竈琴碁俱
往來賓客皆仙儒

藝文補

卷七十

五

補遺

羲皇之風足自娛
落落肯受塵埃汙
我生亦當保微軀
殘山剩屋從此租
永作白叟漁樵夫

題許生卷

吳中

吾聞駛颿墮地走
七日卽能超其母
今之許生無乃是
總角俊逸誇人口
懸知異時更秀拔
丹青美筆手已滑
下箸溪頭舊草堂
興來滿筆烟雲發

讀翰林吉士楊宗勗寄吳興故舊詩漫成一首以

美之 宗勗名勉寄貫南畿登第

吳中

年少瀛洲客題詩咳唾間
春明瑣闥靜畫永
玉堂開已

逼王摩詰寧愁庾子山
何時茗水上見爾錦衣還

藝文補

卷七十

六

補遺

范文機金斗別業

丘吉

山頭捧出黃金斗，朝暮晴雲舞蒼狗。下有夏屋幽人莊，
春麥秋禾五千畝。蔬畦藥圃垣西東，紫芽紅甲迷春風。
飛泉落地走珠玉，古藤泊樹蟠蛇龍。幽人開徑接輪鞅，
結社論詩呼酒黨。紅膏秋凍紫蟹筐，玉脂夜泣青熊掌。
烟雲鄉裏青春長，紫芝覆地芒鞋香。德裕平泉山水合，
王維輞川圖畫張。幽人別墅農家伍，牧笛農歌雜村鼓。
我有長鋌能耦耕，亦欲租田向溪澗。

韓介王文仁長江萬里圖

丘吉

藝文補

卷七十

七

補遺

昌黎孫子文敏甥，椽筆到手驅風霆。墨花落紙忽變化，
頃刻萬里長江橫。天丁下天運，天斧鑿破青山闔。坤戶
岷峨之水不可關，放出三巴向南楚。巫山十二青螺鬟，
瑤姬夢落烟蘿間。虎鬚龍脊屈曲渚，白鹽赤甲參差山。
地接江陵一流水，嵐光不斷三千里。神蛟舞波雲作髻，
怒鯢嚙石風爲齒。三湘烟水逶迤開，回看五老雲中來。
彭郎撫手小姑笑，鐵船不動青牛推。采石春波潑晴綠，
鍾山王氣扶金屋。鐵甕門開滄海咽，金焦尾擗蓬萊足。
來光一幅蠶蠻柔，咫尺包括乾坤秋。不用余皇鼓長柁，

與君坐作烟波游

登鼓樓

丘吉

百丈高樓霄漢間，登臨詩思落塵寰。吳淞東去皆連海，
天目西來總是山。霜露五更催鼓角，關河千里控荆蠻。
憑闌手可扶紅日，惟待剛風送珮環。

林子山漁翁濯足圖

丘吉

半黃汀樹飽秋霜，相約移丹載夕陽。濯足不知天地老，
西風吹得鬢蒼浪。

藝文補

卷七十

八

補遺



贈筆者陸繼翁

曾 攄

吳興筆工陸文寶製作不與常人同自然入手造神妙
所以舉世稱良工有時盤礴坐軒中石盤水清如鏡空
山中老兔蛻毛骨簡拔精銳披蒙茸平原霜氣在毫末
水面猶覺吹秋風製成進入蓬萊宮紫花瓊管飛晴虹
九重清宴管宸翰五綵絢爛皆成龍國初以來稱絕藝
光價自此垂無窮惜哉文寶久已死尚有家法傳繼翁
我時得之一揮灑落紙欲剉詞場鋒棗心蘭蕝動光彩
栗尾雞距爭奇雄竭來得此扈仙躡欲補造化難爲功

藝文補

卷七十

九

補遺

夢中無人授五色安得錦繡蟠心胸開來書空不成字
縱有篆刻慚雕蟲幸今太平重文學玉堂金馬多奇逢
莫言盛世少知己爲我寄謝管城公

題松雪十駿圖

曾 攄

最前二馬浮波裏首如渴鳥身在水就中一疋連錢驄
軒然却立何其雄傍有一疋色殊絕粲如桃花點白雪
風驟霧嵐獨超騰鳳臆龍髻驚半沒後有四疋飲且行
毛骨總是房之精霜蹄踏波碧玉滑駿尾蕭梢如有聲
奚官驛騎白鼻騮黑雲滿身飛墨花最後驊騮不肯渡

似恐蘭筋趁流去老髯回盼控青絲至今却立沙堤路

通知松雪筆入神點染此圖深逼真忽然見馬不知畫

五花照耀波粼粼君不見穆王八駿遊天下唐家十駿

何爲者曾記西遊駿不行空對妖環泪如瀉

題子昂新篁戴勝圖

胡 儼

新篁雨洗淨涓涓戴勝飛來毛羽鮮臨罷蘭亭修禊帖

又將月思寫黃筌

題趙仲穆畫

胡 儼

馬上雕弓弛不開西風樹底少塵埃草深狐兔無蹤跡

藝文補

卷七十

十

補遺

按轡驪鷹歸去來

爲許真人題黃一峰吳山玄隱圖

莫昌

黃公畫絕癡尤絕絕似當年顧
頭樓閣參差開海嶠
烟霞縹緲護丹丘
清溪夜雨桃花水
古渡春風竹葉舟
便欲學仙從許掾
洞天真境共遨遊

吳郎歌送翁晉北遊京師

于慎行

舊知吳郎多不識
吳郎面長帆忽卷
大江雲炎風五月
來相見披衣倒屣
開我關舉杯熱視
成潺湲身如海鶴
目巖電恍然再對
吾師顏謂我垂髫
稱國士于今垂白
棲空山生死淒涼
知已報南望其如
路阻艱吾師當日

藝文補

卷七十

十一

補遺

詩名起後駕方稱
王與李庭前秀出
瓊樹枝復向騷壇
執牛耳源泉萬斛
瀉胸中風雨千重
飛筆底能以遺形
貌古人還將學步
嗤餘子曰眼情知
禮法疎神心不受
風塵滓北遊一泊
汶陽船小穀城東
寄數椽幾回暝色
來新漲幾夜秋聲
聽早蟬仰天擊劍
舍我去又向長安
大道邊昭王臺畔
金精挂鄒衍宮前
海氣懸弔古應歌
明月塞憂時欲賦
帝京篇江南才人
滿人口目中如君
不數有有衣莫染
洛陽塵有錢莫買
新豐酒漢庭公卿
多世交燕市屠沽
非素友若王正起
通天臺子虛上林

出君手男兒七尺遇有時安得奇才長不偶歸來爲我一掃岱峯雲夜看海中赤丸跳如斗

東園延吳翁晉病不能陪

于慎行

郊園常不到客席欲凝塵正喜軒中過翻將藥裹親竹陰堪受暑花氣尚疑春座上南山色聊憑代主人

病起從吳翁晉郭汝承遊南溪亭上

于慎行

甚小幽棲地能令二妙從文中吳季重名下郭林宗解髮臨高澗浮杯望遠峯本因行樂至燕笑及聞鐘

吳興吳夢陽

陸君弼

藝文補

卷七十

十二

補遺

之子美結撰卓犖名下士雄才無不包上軼楊馬軌旁獵六代還咀玄吐其滓俛仰宇宙間含情俟知已斯道如江河汨汨將靡止市門張咸池何能諧里耳飄風激飛霍天寒衆芳已惠思平生言落日照江水

寄兄

沈瓊蓮

疎明星子夜閒珊玉貌花容列女官風迤鳳凰天樂近
雪殘鳩鵲曉樓寒昭儀引 駕臨 丹扆尚寢薰爐爇
紫檀肅肅六宮懸象魏春風前殿想鳴鸞

宮詞

沈瓊蓮

香霧濛濛罩碧窓青燈的的燦銀缸內人何處教吹管
驚起庭前鶴一雙

倦把青絨繡紫紗閣針時復卜燈花明朝 太后長生

誕可有恩波遍及麼

藝文補

卷七十

十三

補遺

荳蔻花封小字緘寄聲千里落雲帆一春從不尋芳去

高堂香羅舊賜衫

天子龍樓瞥見粧芙蓉團殿試羅裳水風涼好朝西坐

專把畫經教小王

曉臨鸞鏡整梳粧高髻新興一尺長花影瑣窗人下直

開籠自放雪衣娘

明窓幾几淨爐薰閒閱仙書小篆文畫永簾垂不寂寂

碧桃花映石榴裙

海東青放渡遠烟天上羣鶯得自專 勅諭鷹坊高索

價 聖王廿載絕遊畋

縹柳青青燕子愁萬條齊水弄春柔東風不與閒人贈
誰去江南水上洲

甲戌嘉平得陳庚老手抄 國朝湖人詩復輯此瓊

蓮字瑩中弘治間官女學士寄兄凡二碧里雜存載

其一作送弟溥且以沈爲周誤耳譚以爲 永陵沈

太妃亦誤

藝文補

卷七十

十四

補遺

登道場山

黃 衷

木杪垂虹石徑橫
蔥青隱約見飛甍
蒼烟近帶羅山秀
紫氣遙含震澤晴
何代高禪聞伏虎
有時清梵接啼鶯
輕來不爲乘幽興
道是春畬蚤已耕

宴浮碧亭

黃 衷

亭前古柳斷烟疎
亭後長松委逕餘
花近珊瑚春掩映
月臨珠浦夜清虛
東山舊望題詩在
南郭幽期放吏初
却見高城分井邑
幾家燈火遂攸居

冬孫太初夜訪

二首

黃 衷

藝文補

卷七十

十五

補遺

太華山人夜泛湖
西風吹過藕花居
扣門已值梵鐘定
呼酒不來村店疎
自振初衣聞杜若
偶尋奇跡問樵漁
迴船倒壓星河影
絕勝汀蘼上碧虛

吳越高人道姓名
何年飲露得身輕
暫從雷硯留詩品
未到茗溪聞遂聲
轉樹猿吟秋興早
橫江鶴夢月華清
懸知世故浮雲外
正擬辭家問廣成

送何繼善出守湖州

黃 衷

何君湖海豪風格
素簡貴時名動京
國萬乘親賞味
閱世嗟瑕瑜虛心動
涇渭初持大行節
再典司農餽竹符

作諸侯花封趨縣尉
出都日次鵠至郡
斗建未三勤民

勤勞五教俗移氣
爽溪棟芽人止屋
浴蠶烟行見弛鞭
蒲坐使詞蔽帝偉
哉財賦邦得君 天子慰

藝文補

卷七十

十六

補遺

經孫太初墓

錢琦

蕭蕭松柏下斜暉千古中藏大布永應有遺篇埋不住
年年猶作野花飛

藝文補

卷七十一

十七

補遺

題坦翁神樓圖

閔如霖

夙有危樓好茲將短障裁丹青聊結構山水迺縈迴樹
杪牕中見嵐光鳥外來自雲依枕席銀漢切尊罍清晝
鹿常過四時花互開端居臨震澤移興自中臺形勝逾
三島高明瞰九垓非關候仙侶直取軼凡埃列子憑虛
意王生作賦才如逢駕鶴者歡對定徘徊

觀碧巖泉

閔如霖

翠壁峭千仞清泉與衆殊懸流紛若線噴沫散爲珠久
坐寒侵面徐看濕滿裾山僧說靈異早嘆未全無

藝文補

卷七十一

十八

補遺

神樓一何峻有序

朱曰藩

神樓一何峻古清調曲秋胡行也歲戊申大司空安

仁劉公初度之辰通家小子廣陵朱曰藩感事矢懷

用此調歌厥樓壽焉公欣然舉觴領之凡七解

神樓一何峻神樓峻而安神樓一何峻神樓峻而安胡

不京洛遊畏彼狹路間狹路能摧輶險於太行山僊人

王子喬招我戲雲端笑取雲門瑟洋洋爲我彈歌以言

志神樓峻而安

紫氣從東來樓中有真人紫氣從東來樓中有真人大

藝文補

卷七十

十九

補遺

道無我一氣孔神手翳華芝舌嗽龍津高視九州外汗

漫來相親憶我少年時北海稱主臣歌以言志樓中有

真人

真人向我言天下方太平真人向我言天下方太平間

闔九重無爲自寧紫壇肅肅珮玉銅鳴詒我嘉穀異穗

連莖四方露積如京河湟休用兵歌以言志天下方太

平

云何高明家鬼必瞰其室云何高明家鬼必瞰其室周

公大聖人尚不信君爽東征避權首虞王執書泣未聞

凡凡外跬步縱赤舄欲犁北庭寬先歎東門窄歌以言
志鬼必瞰其室

我願樓中人長享黃髮期我願樓中人長享黃髮期造

遇九天上高明誠有之嚼菜挹飛泉肯爲腊毒悲後天

而不老蟬蛻爾焉知窈窕道之極廣成不吾欺歌以言

志長享黃髮期

大江浩湯湯嚴莫心獨苦大江浩湯湯嚴莫心獨苦前

有嘉蛇後有猛虎朔風吹鬚桑短褐裂如縷行宦三年

歸簞食欲遺母江步豈無舟誰人爲祀謠歌以言志歲

藝文補

卷七十

二十

補遺

莫心獨苦

勿歌行路難百年會有役勿歌行路難百年會有役回

首華陽樓蒼蒼幾手及帝鄉眇何許俯視一氣白學人

初入道敕坐面石壁三年始與言長跪授老易歌以言

志百年會有役

哭徐子與

孫 杞

爲我章江蕭寺居幾煩熊軾問君如一樽未罄黃花酒
幾日翻成廣柳車固識才華常在世獨憐詩草不通余
故鄉小阮三千里計去鱗鴻不寄書

滕王高閣及清秋南浦西山併是愁握管正須遺墨在
轉蓬先並古人遊依歸漫說千年事邂逅差爲十日留
把酒憑闌爲君醉怒濤飛上木蘭舟

殘年孤櫬客鄉遙送雨臨池魂暗銷蘆嶽山頭愜歸路
武陽河上淚通潮可知無復青牛氣肯信終成白馬謠

藝文補

卷七十

二十一

補遺

靈爽若存寬自渺漫題飛旄爲君招

古意

王思先

萬里客遊心懷劍復負琴劍欲厲壯節琴欲邁知音世
途久傾仄迴軫阻暮林劍光函陸離琴絃守寂岑

畫罷

王思先

葉公此後無人好誰向庭中畫此形角勢衝開三級浪
甲光搖落四周星天陰時見排雲氣夜靜如聞嘯雨靈
試爾將繇雙眼點雷轟破壁便飛騰

藝文補

卷七十

二十一

補遺

寄贈銅壁黃山人

陳曼年

銅壁山人天下奇生來骭屨不受羈舉觴每獨舒白眼
何人豈肯低雙眉公卿岳伯倒屣接遇以國士傾心咨
天人洞徹三才備制作精工百代師尋龍討脈直餘事
剗苓采芝隨所宜輕身放遊不計歲自詫江海今鳴夷
嗟哉世路何騷屑兼之人事多成施我湖山水號清遠
避喧來僦東溪湄與君相去不隔水悠悠空繫長相思
安得分我一瓢飲對君共話羲皇時夜深明月在天上
矯首懷君君不知

藝文補

卷七十

二十三

補遺

元日

陳曼年

辛盤初試野人酣歲事方興瓦卦占掃葉小童頻擁簪
到門貴客每停驂四千抽稿今餘幾八十高年又歷三
足跡不離茗水上聲名已布大江南

王繼志所居曰無夢洞天題贈四首 陳曼年

千年存古窟此日着狂夫我欲從君借山靈肯許無
雲月長吐吞松風自吟諷清景果忘言紅塵不闕夢
仙人跨雀來帝女將花送自起掃雲開雲深復迷洞
煮石以爲食棲霞不計年誰知巖竇裏有此一壺天

小憇歸雲菴次陳石舟韻

陳曼年

乍入雲林便覺閒坐依禪榻竟忘還忽看一片雲歸近
正補窓前缺處山

游黃龍洞

陳曼年

石壁巉巖迴莫攀陰寒古洞窈冥間腥風忽捲濕雲散
知是老龍行雨還

藝文補

卷七十

二十四

補遺

送心丁上人攜經入我肩并束石機師

蔡善繼

無住禪心到處安一挑經卷一蒲團三春茗雪花初放
五月我眉雪正寒途路似從天上去山河應傍掌中看
不嫌塵海重攜錫慧遠東林席未殘

春日園居

蔡善繼

幽棲未擬絕塵寰楚帝橋西水一灣樹裏暗浮鄰寺塔
樓頭青入傍城山不緣好客寧沽酒祇爲高僧遂出關
春鳥自鳴花自舞禪心竟日與雲閒

藝文補

卷七十

二十五

補遺

吊孫太初墓

山人有掛瓢堂

蔡善繼

采菊攜觴薦一卮掛瓢堂近隱君祠寒雲長護青山骨
老衲猶藏破壁詩人爲紫芝仍娶婦天教伯道竟無兒
還丹不死終難信絕代風流是我師

訪韓求仲於庚村山居

蔡善繼

偶隨巢許入林巒謾道生平未識韓樓榭半藏雲霧裏
人家翻作洞天看調成舞鶴能迎客種得寒梅已映湍
容易一丘剛結伴相逢何必話長安

若上逢陳庚老二首

賀燦然

雪上論詩已十年重逢猶是舊青毡天人未射公孫策
日月空消楊子玄練水淨分天目雨孤城晴散洞庭烟
不禁相對傷淪落且喜囊多白雪篇

秋聲蕭瑟起巖阿最愛幽人客裏過白髮羨君還矍鑠
朱顏愧我漸婆娑溪風細細吹蘋蓼山月娟娟上薜蘿
把酒悲歌追往事那堪歲月易蹉跎

對酒行贈吳子野

賀燦然

延陵貌寢意氣奇平生對酒若有思低回脉脉杯行遲

藝文補

卷七十

二十六

補遺

酒杯落手支兩頤軒聲微微向人吹須臾興發不自持
一吸百斗醉莫辭狂歌醉舞脫接羅仰天清嘯星河移
百年富貴能幾時刀錢山高令人嗤嗚珂佩玉何所爲
爭如彩筆光陸離片語得意揚雙眉况復篇翰時淋漓
伏爲雄兮飛爲雌繇來此意人不知君有磊砢還向誰
與君且盡手中卮

程六水過草堂寫余小像

盧舜治

寫照翩翩筆有神草堂磅礴繪予真元非錦繡叢中客
可是丹青畫裏人我亦夢遶還入夢君何身外更求身
紫芝眉宇愀然色慚愧衣冠此逐臣

陸中山桑亭園

盧舜治

竟陵高士曠人寰結得遽廬桑亭間共惜病容居下澤
獨將狂態醉中山茶香蟹眼鑑看綠花老鶯喉管鬚斑
我更識君千古意蘇公潭在文城

藝文補

卷七十

二十七

補遺

沈浣溪沙

沈與求

花信催春入帝闌玉雲爭臘去留間不禁風力又吹殘
客舍不眠清夜冷紫愁一綫裏梅檀空庭月落斗闌
干

藝文補

卷七十

二十八

補遺

浣溪沙 題草窓詩
詞卷後

李商隱

玉色庭心夜色空
移春小檻闌春紅
輕衫短帽醉鐘歌
絲扇舊題烟雨外
玉簫新譜燕鶯中
闌干到處是春風

藝文補

卷七十

三十

補遺

詩餘 補遺

雨中花令

吳興道中頗厭行役
作此曲寄武林交舊

周紫芝

山雨細泉生幽谷
水滿平田雪繭紅
蠶熟後黃雲隴麥
秋間武陵烟暖
數聲鷄犬別是山川
嗟老去倦遊蹤
跡長恨華顛行盡
吳頭楚尾空慚萬壑
千岩不如休也
一庵歸去依舊雲山

瑞鶴仙

餞交代沈公雅臺山寺作

趙彥端

攬垂楊細折有別情
遺愛與君都說文茵帶
瑀輒是行春來處
去年阡陌桑柔半葉
轉光風輕颺秀麥正
人間

藝文補

卷七十

三十一

補遺

共約耕相借牛社相留客
清絕溪山猶記脫帽吟風
向樓招月東君何事
將春至放春歇道從今
江上一花柳皆想油幢
瑞節縱離愁瘦減腰圍
帶金正晬

念奴嬌

建安餞交代沈公雅

趙彥端

棠陰綠遍正金菊芙蓉爭放
時節滿路歌謠民五袴底
事逢車催發綠門攀轅臥轍
何計留連得故園花柳
成憔悴難說今夜祖席紅
亭主人來日已是朝天
客旌旆匆匆從此去賞
湖風月眷戀無因笑啼
不敢那忍傷輕別情難駐
一杯聊送行色

木蘭花慢 已未十月十七日

張雨

試瑤臺借雪春意早滿林巒笑東老殷勤能傾家釀與

清歡曾因求賢把詔便朗吟湓浦又廬山自愛西湖煙

雨玉鞭分付青鸞神仙官府肯容閒樞要在玄關有

溪上金釐月中金粟長駐嬰頂願似洪厓橋木儘千年

遊戲向人間早晚鳳池書到通明殿上催班

又龜溪寄
張小山

張雨

問出山小草誰與伴五湖遊便一昔風光桃花流水杜

若芳洲來時洞門無鎖倩鶴羣長繞待仙樓邂逅小山

藝文補

卷七十

三十二

補遺

招隱依然我輩清流 春愁力總任餘不寒擁敝貂裘

奈雨柳煙花雲帆溪鳥都在簾鉤眼前自無俗物動山

心嫌聽鹿呦呦猛把石闌干拍賣胡知爲誰留

梧葉兒

贈龜溪醫隱
唐茂之二首

張雨

參苓籠山水間好處在西關放取詩瓢去携將酒榼還

倩歌鬟休舉似江南小山

移家去市隱間幽事頗相關劉商觀碁罷韓康賣藥還

點檢綠雲鬟數不盡龜溪好山

天仙子

題趙仲穆
蘭二首

李應禎

憶昔維舟湘水曲露浥芳蕤飄遠韻褰裳徐步踏晴沙

東一簇西一簇盡日徘徊看不足 嘆惜光陰如轉轂

老去觀圖指病目 闕七字 花絕俗葉絕俗想象王孫清

似玉

公子才華偏醞藉九畹春光生筆下幻成花葉恰如真

他看罷咱看罷不信根苗原是盡 醉眼摩挲驚復訝

端的人能移造化 闕同上 風不謝雨不謝一任卷將堂上

掛

高陽臺

題趙仲穆作野雲
居士山水便面

張翥

藝文補

卷七十

三十三

補遺

染黛浮空凝妝佇遠數峯底事含顰十樣新眉從他雨

抹煙勾龍綃便面宜歌舞看亭亭玉骨水神幾銷魂翠

被餘香錦瑟清塵 如今歸去湖山畔對一川平野一

片閑雲兩兩漁舟相過桂渚蘭津誰將玉斧修明月系

琉璃高處無人憶王孫芳草江南啼鴉殘春

滿江紅

錢舜舉桃
花折枝

張翥

前度劉郎重來訪玄都燕麥回首地暗香銷盡暮雲低

碧啼鳥猶知人悵望東風不管花底鶯又淒淒紅雨夕

陽中空相憶 繁華夢渾無迹丹青筆還留得恍一枝

長見故園春色塵世事多吾欲避武陵路遠誰能覓但有山可隱便須歸栽桃客

孤鸞題錢舜舉仙女
梅下吹笛圖

張翥

江皋空闊更半雲輕風些兒微雪倚樹仙姬翠袖暮寒

應怯閑拈玉龍自品愛水姿與花爭潔一闕霓裳乍

落梅花初疊怕曲終人去彩雲絕便夢斷瑤臺春

思愁結那堪綠毛么鳳向苔枝數聲啼咽留得餘香滿

袂已西山斜月

感皇恩題趙仲穆画
凌波水仙圖

張翥

藝文補

卷七十

三十四

補遺

湖水冷涵秋行雲平貼時見驚鴻度蘋末霧髮烟佩微

步一川涼月軟波擎不定龍綃襪楚楚緝蓮情情瑤

瑟照影明璫兩清絕記人何處起舞爲誰輕別數峯江

上晚秋愁疊

憶秦娥并序

倪瓚

昨日嘗賦憶秦娥一首以介石齋前木犀盛開俾具

一卮酒無使花神笑人寂寞蓋以風雨傷懷耳茲重

改呈又作一首共寫呈二君却不可默然也

扶疎玉蟾宮樹影闌干曲一襟香露幾枝金粟 姮娥

鏡掩秋雲綠無端風雨聲相續不須澄霽爲酤醺醪

參差玉笙聲莫起瑤臺曲輕風香浸夜涼肌粟 黃雲

巧綴飛霞綠清吟未斷秋霖續恐孤花意倒尊中醪

藝文補

卷七十

三十五

補遺

沁園春

景炎丁丑歸翠所快經
長興和平酒庫題于壁

鴈峯劉氏

我生不辰遂此有罹况乎亂離奈愁因緣到不夫不
被擒捉去爲妾爲妻父母公姑弟兄姊妹流落不知東
與西心中事把家書寫下分付伊誰 越人北向燕支
回首望鴈峯天一涯奈翠鬟雲軟笠兒怎帶柳腰春細
馬性難騎缺月疎桐淡烟衰草對此如何不淚垂君知
否我生于何處死亦魂歸

踏莎行

香奩
八咏

王國器

寶鏡疑膏溫泉流膩瓊纖一把青絲墜冰膚清淺翳煤

藝文補

卷七十

三六

補遺

春花香石髓和雲洗 玉一峯前咸池月底臨風輕把

犀梳理陽臺行雨乍歸來羅巾猶帶瀟湘水

右詠金
盆沐髮

冰鑑懸秋瓊腮凝素鉛華夜搗長生兔玉容自分比嫦

娥粧成但恐嫦娥妬 花影涵空蟾光籠霧芙蓉一朶

薄秋露年年只在廣寒宮今宵鸞影驚相遇

右詠月
匿勻面

粉結紅水香消懶隨鏡鸞影裏人憔悴梨花帶雨不禁

愁玉纖彈盡真珠淚 恨鎖春山嬌橫秋水臉桃零落

胭脂碎故將羅帕搵啼痕寄情欲比相思字

右詠玉
顏啼痕

淡掃春痕輕籠芳靨捧心不效吳宮怨楚梅酸感翠尖

纖湘烟碧聚愁萋萋 紺羽寒疑月鈞金灩鶯吭咽處

微偷歛新翻嫵態太嬌嬌鏡中娥綠和香點

右詠黛
眉顰色

金谷遊情消磨不盡軟紅香裏雙鴛印蘭膏步滑翠生

痕金蓮脫落凌波影 蝶徑遺蹤雁沙凝潤爲誰留下

東風恨玉兒飛化夢中雲青蘋流水空仙詠

右詠芳
塵春跡

烟冷瑤櫺神遊貝闕芙蓉城裏花如雪仙郎同躡鳳皇

翎千門萬戶皆明月 海碧山青天荒地老滿身風露

飄環玦高樓畫角苦無情一聲吹散雙飛蝶

右詠雲
窗秋夢

翠藻文鴛交枝連理金鍼處處渾如醉楊花一點是春

藝文補

卷七十

三七

補遺

心鵬聲啼到人千里 喚醒遊魂猶疑夢裏此情恰似

東流水雲窗霧閣没人知綃痕挹透紅鉛淚

右詠繡
林疑思

暗擲龍文尋盟鸞鏡龜兒不似青蛱蝶花房羞化彩蛾

飛銀橋密遞仙娥信 錦屋瑤樓薄情飄性望雲望斷

紅輪暝珠簾立盡海棠陰怎當遙夜鴛衾冷

右詠金
錢卜歡

詩餘

點絳脣 山行

陳敬則

翠嶺盤回洞門都是雲封鎖孤村烟火一望情無那
緩步看山只有雲隨我尋誰可黃鸝飛過颺落櫻桃顚

南柯子 山居野集

陳敬則

竹徑沿溪入柴門嵌柳開小橋流水白雲堆不是幽人
誰向此中來掃石攤詩卷攀花記酒盃小童休報夕
陽催自有一川明月送人回

浣溪紗

陳曼年

藝文補

卷七十

三八

補遺

半扇門見手自推夜深風急峭寒催打牕落葉萬千迴
人影相依燈影坐庭聲又帶雨聲來倩誰將箇好懷
開

朝中措

陳曼年

城隅斜瞰小橋橫住久不知名那管催詩客至何嫌看
竹人行而今懶也梳頭長是午飯雞聲却有鄰翁作
證道余懶是生成

疎簾淡月 山居爲韓仲子作

董斯張

貧奇捏怪記薄倖名傳醉侯曾拜香老春蕉償儘迷樓
花債回頭月落流鶯外幸負殺遠山橫黛一篙浪碧簾
與十里明朝難待儂自有鹿車同載檢點家風江梅
宛在玉欄多情蕙草也成變帶里研香壁烏絲界奇絕
處夏雲初賽枕中驚覺松風夢好挂瓢人再

桃源憶故人 采桑

董斯張

一庭麥雨薔薇亞穠綠描成新夏鷺市今番來也剛值
開園罷碧雲叢裏紅衫錯認海棠花謝剪得半筐

藝文補

卷

三十九

補遺

歸舍釵挂桑枝下

好事近 竹溪寒汎

董斯張

一棹夕陽天招取水雲同宿壓遍短橋衰柳雪顛花成
六斫將濕青着紅罈杯寫三蕉綠搖碎斷冰回去有
漁簑相逐

沁園春

報國寺偈放生社

董斯張

歷劫無明食前方丈饑火燒喉歎口似血盆刀砧滋味
牙如劍樹冤業風流三寸縲過便成何物性命償他沒
斷頭君知否一般疼痛兩箇骷髏勸伊及早薰心向

原缺

吳興藝文補四十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董斯張閱元衢韓千秋同編而韓昌箕爲校錄
刊刻斯張有吳興備志元衢有歐餘漫筆皆已著
錄千秋字聖開昌箕字仲弓並烏程人是書採錄
自漢至明藝文之有闕湖州者彙爲一編以補舊
志所未備其自唐以前爲斯張手輯宋元以後則
元衢千秋諸人共成之所採錄前代頗詳而明代
則漸濫亦志乘之通病也

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三十二卷

〔明〕何偉然 丁允和選 陸雲龍評
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陸雲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十六名家小品三十二卷》提要

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序

十六名家小品序



歲癸酉日在柳日輪

如炬余方歌五憶而

思濯清冷之淵也雨

下序一

侯氏手一編寄余曰

此余竭數年心力乃

今始得据十六先生

之珍奇靈雋而聚之

簡編挾剔爬搔別具
手眼爾必有以許我
且余貧度未能行其
鴻章大篇于世姑以

丁序二

其小品行余因得對
十六先生之文蹲蹲
拜舞而問之曰諸先
生鍾川岳之靈瀨冠

冕人文全集行有篋
而藏之者有力不能
致者有茫昧不能識
其義者今有人焉丹

丁序三

黃而黼黻之句櫛而
字嚼之心飛色動懸
之天壤與日星同炳
顧不樂乎今人媚古

而虐今爲文必希屈
馬班楊而蘇王歐曾
以下置勿談也特破
俗耳庸目取其係然

丁序四

特異者當吾世而
列漢唐使博如茂先
逸如莊周奧如長吉
富如相如明如賈誼

壯如楊雄不必備之
異代而遠騁高厲雲
變霞燿是孰爲之揚
詡哉抑孤遠與和易

丁序五

不同趣纓紱與衿掖
不同時荆襄與吳越
不同地俊逸與研刻
不同調歡欣與鬱噫

不同懷爲之訂交于
尺幅之間若壘簞共
吹而蘭馨可接去其
簡軸繁重之累而吸

丁序本

華聚神各以其精者
相告何必把臂一堂
之爲快哉更有進于
是者附會時論黜落

瑰異昭明猶不免小
兒之譏直任吾中之
喜可而釣鱗出淵習
翼墜雲坐使雅義翻

丁序七

新高唱重揭咏其一
言而徬徨寤想不能
已已提呼半幅而不
覺嘻笑踴躍之何生

此又匪直標奇豆馬
揚文斑豹集長金碎
鈎玄玉唾之爲兢兢
矣此一役也學富于

丁序八

收功深于作穿貫十
六先生之神而波及
後世使能文之士以
十六先生作司南不

復知世間尚有屈馬
班楊蘇王歐曾也者
雨侯之報成勞也是
猶傾蘭山之積而飛

丁序九

流濺沫皆珍玉也可
曰點點寸寸非產于
崑圃孕于黃流者乎
集成聞有請益者諸

先生雄文颺起名章
雷動進而求之方書
不任載奈何其僅此
余有以識雨侯之微

十序十

意矣雨侯器沉識穆
胸蘊萬古而棲心在
朔蓬之末不欲正告
天下曰吾馳驅藝文

之圃網取十六先生
之精粹盡在于斯吾
爲貧使無暇及其他
焉耳嗟乎貧也使人

十序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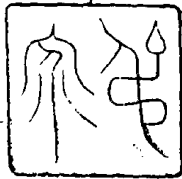
有蒐求之識采擷之
材不得吐氣于人以
明吾意之所在將必
坐玉堂讀瓊笈日縻

大官之金錢然後出
其餘力以與五車萬
軸爭富哉若是吾知
不能貧兩侯矣

丁序

僊里社弟丁允和

拜書



皇明十六家小品序

天以文星為人間文章海。代蓄其人。予

我明若有私焉。惟。蓄。之。則。寶。者。衆。世。恒。有。則。弗。寶。即。語。之。曰。食。其。字。可。仙。鍊。字。盡。黃。金。乎。讓。之。夫。文。星。

在天。咸。思。乞。靈。蓋。我。慧。既。已。借。星。為。文。人。豈。惟。暉。而。熙。明。蓋。亦。期。與。天下。乞。靈。人。映。帶。恣。之。挹。取。柰。何。反。忽。焉。不知。寶。噫。吾。知。挹。取。文。星。者。有。幾。星。非。星。弗。遇。也。惟。余。社。伯。陸。兩。侯。固。星。精。也。靈。文。慧。目。與。氣。

母相呼吸。執樞以運。天之私雨。侯于星籍乎。然不即星而侯于綵綸。而先星之纂述林。誠以文章一道。貴其人。道未必尊。其道人當自貴。寄之纂述。政與天下乞靈。人映帶道。將日尊于天之星。我者

無負。然知星為天寶。握寶者當益貴。不輕以示人。是以閱盡當世之星文。乃約取十六家。又約之文之小品。精覈研賞。揭之有如列宿。蓋知人負一星。各光昭于無際。大固光大。小亦含弘。隨于其中。取一

焉。星采畢蘊也。而侯真能挹取天之文。天下乎。集成尚序于余。見兩侯每定一家言。必有三寸夜光綴之首。余焉用并之。間嘗取月旦諸家者。妄意相參。或別有肯于兩侯者。屠綈真以多為寶。珠可彈

雀。辭可抵門。甚之翡翠指環可換刺繡筆。不須蜻蜒帽贖之。使妝眉者。日乞螺子黛三升。靡不給。若風流禪。其可語趙州。蒼葛乎。天池為他人作五色嫁衣。絕慚工媚。及美雄失手。絕無笑啼痕。玉激切雄壯

楚莊之怒。昆陽城之戰也。尋常只
獲雋。惟靈光透。故揮霍縱橫。目無
今古。每設意義。如龍珠寶翠。來自
帝先。狀以崩興。喻辟。此五泄爭奇
致。宜乎漢晉風流。歸之。虞長祿如
鄧艾。繼兵入蜀。絕險為功。第思變

四

必有所握。管夷吾之變齊。趙武靈
王之變騎服。皆非無所極者。無所
極。將牛蛇奪。多放官。即獲吳紫玉
僅寸珠。白玉壺。六陰氣也。寓庸天
假開人。詢文之司命。出經神學海
獻酬羣心。酌自不竭。若華于顏色

安期生灑墨石上成桃花。別有仙
艷。大沁山人交。以友盡宇宙為量。
文以用盡古今為量。懷抱日月吐
喻芳華。誠足起衛玠之清羸。東孟
昶之浮曼。人文宗止。感有固然。石
公思以漢幟易趙幟。人未盡服眉

五

公評之確矣。然旌旗一變。固當尋
其陳壘。為猿鶴為蟲砂。各從所化。
噫。唐拾晉複。魏倚漢規。非石公
人。沿門持鉢矣。然孤鳴必寡和。
即小修不能填篋應。况能一引美
令絃工吹師。皆執器奏和耶。予細

聆之。石公希聲。瑤天笙鶴。以脩時
作珠簾鸚鵡笑。伯敬法不用公安。
衆識扶力。一以貞亮澄霽為手眼。
藻玄瑩素。如被蘭畹。風過氣疏。客
曰鍾派。固未知揚雄步長卿之踪。
宋玉衍靈均之製者。閔文修藻火。

六

終日七襄。能始出書倉為家珍人。
修李都尉之鴛鴦。君玉班婕妤之
霜雪。且王謝子弟。楚衣冠。不作
妝罷蛾眉。低聲問婿之態。文之流
于滌也。此實砥之文。太清力扶玄
秘。才識宏超。思輪萬軸。則園公之

獨繭也。字茹羣象。則摩尼珠中金
偈也。余導其氣。見白練上衡宇。如
此奧區險造。未可與學步邯鄲者
道也。湯若士無觸不靈。如舞艸之
按歌聲。鳴鷄之隨鼓節。無不應響。
至一片清微明淑。令人蕩吞澡垢。

七

目妍而神躍。手若玄宰。個初明卿
三太史。或以冲澹。或以娟好。或以
淵淡。皆玉局妙才。自称仙手。陳之
如瑚璉之在宗廟。望之如肅度珂
玉而前。味則玉饋之酒。美如肉色。
則碧瀾丹嶽。寸寸秋容。真所謂巖

嶺高而雲霞氣鮮。林藪深而蕭瑟
音清者矣。且明如道。開目廣。揭無
盡之藏。磨人鈍眼。懸書滿立。天宇
為闢。功猶非渺。眉道人弘遊興。墳
寤歌林間。名世走如驚。道人泊如
也。故文清鼓自銀潢。不剪松江片

水。秋澄春碧。令影裡細腰。鏡中好
面。為之浣盡。山林鍾鼎。先生以之。
諸君子者。析之各成一家言。合之
共成一代言。且一代兼古先百代
之言。非天以文星移乎。然雲漢之
昭。文星之繁。祇三吳得其六。越得

其三。楚得其四。若秦若閩。若江以
西。各得其一。豈天尚畱之。抑挹取
者未奢也。夫文人均欲乞靈文星
者。何兩戾有獨契。吾知古今文人
同此心血。未有不能結一盡才士
之心。而能訂千秋之勝者也。亦未

九

有不能結獨知之契。而能作競賞
之緣者也。亦未有不能懸當代之
鑑。而能超前哲之觀者也。昔班固
欲漢家文章與三代同風。古君子
加惠本國良有以也。若夫小言之
詎囊五嶽。不知有崑崙。借潤錦江

續水。遂忘溟渤乎。非也。從來神通
變化。藏大于小。彼藏藕孔。藏繭絲。
壺公縮千里咫尺。孫夫人方帛之
上。盡列國山岳。河海城邑。行軍之
勢。天地象數。尺幅而河洛具。星雨
族。昭絲水氣測較。遇洛神而識巫

十

山香雨。所見亦綦大也。設因其小
而小之。何異小兒吹蘆簫。一二聲
便欲隸太常品。而胥失之矣。余久
作選諸家小品想。迨奇賞文娛文
微洎雨侯行。後行。輒罷選。不知十
以家猶可拈出。更見文星有獨曜

也。適余病暑。披集池閣。快讀恍入
栖神之藪。露懸脂瀝。不必極辟暑
犀。藉招涼草矣。兩侯其起我乎。星
辰可檣其在余手。

社弟何偉然書于金陵客園之

閨西閣



十一

選十六名家小品序

九州殊域九山殊骨九

水殊潤九土殊俗人以

境殊文以人殊所以貢

序一

十五國之風者以比耳

顧以比束之以功令又

有氣運為之齊類不能

別并生而且三年省出

一人以霸宇內合此一

人以王霸王之才若是

多歟而一人者又未必

霸王其人也豪傑有真

序二

意於古文字之中求之

歟然亦不多見固有百

十年間省僅數人間一

二人甚闕其無人此則

真霸王才也鍾河岳山
海之秀學勝而才雄識
高而氣灑不相讓而貴
神自現歷選近代于茲

序三

省中囊括今曩茲楮突
奕仙風則吾謂四明屬
志水鬼才疑賀鑄鍾利
斧大匠蜀道之巖則吾

謂山陰之徐文長今茲
季垂徐似苦寒王多豪
快則遇為之也更吾武
林亟謂境園貞父明聖

序四

諸山或魄怪神運或秀
磊天成不堪並峙歟乃
吳楚多才江迤南為七
之王右寧陶隱居攬縹

鄉之著並蕩以震澤漱
澂至調羹思白陳眉公
而莊雅俊逸雅志經世
吾又安能不誦張個初

序五

姑蘊人文藪宅文章節
義西縣蔡洲文起崇陽
益長九疇仲昭諫先生
披貫集字如獲拱璧心

銘典型若不能窺其金
至捧全集而玩索凌賈
董傲朱程躡歐韓明卿
何俟予誦而名言先出

序六

予自誦明卿矣維楚有
材讀大泌山房輒誦李
本寧之富而才智与腕
為第斛原泉至瞻眉山

而王氣欲消則瓌縣璧
綴昆季而脩天倫之樂
秉間世之才不謂中郎
小脩耶其謂伯敬五則
序七
曰眼日膽乾雲才虹氣
秦鏡扶古人肝萬并刀
飛錦綺心思百鍊精金
不必以多上善耳若夫

匡廬秀出危峰險瀑之
粹乃有若士終南奇博
雲林霧囂之異乃誕太
清閼海汪洋流天倒日
序八
之精是出能始世謂若
士吾謂若士世謂太清
吾謂太清世謂能始吾
謂能始南北英華蓋其

具已獨恨家儉而目之
因之不能大括燕趙鄒
魯江蜀滇粵諸奇又恨
目窮而家又窮之不能
序九
大梓諸先生之雄文僅
剖其一二出居平不無
慨結者徐文長云雪隱
收龍得其一鱗一甲正

是可思不必現其大身
倘亦可借以解嘲哉王
霸有真吾謂餐此一膏
之無侯通走十五園而
序十
求湯武桓文而目
癸酉仲夏錢塘軍娛
閣主人陸雲龍雨辰
甫題



十六名家小品序

句章友弟馮元仲次牧題

文章之有小品猶蒼靈之有月有星有雲有霞有雪莽翼之有山有水有莊野有園林山之有竇有谷有巖有洞有石有水之有渚有溪有澗而山水中之有隱士高僧羽客游俠也故必貞觀天地人之文之理更參之磊砢岸壘噴薄盤渦而文章之觀畢達 本朝取士爲科舉章程之業雖試之表論策判爲中權後勅而上以虛名求下以虛文應其

小品序

所謂一言命中次二立者不過八股制義作前茅耳士自稱節垂白首頰首攢斜與黃口兒曹分更分漏止此一途而又有得失亂其耳目婚嫁騶其心志饑寒僕其手足屈伸食其肺腑應酬勞其骨節禮法束其筋骸十室之邑有士嗜古發一語衆口莫賞持一議世服皆嚇其門有問字車來卽三尺童子起而醜詆誹笑之出則擯諸黨塾入則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一眎如貴介子呼盧俠邪醉紅裙等嗟乎以士居今而欲如古人之成名後世難

矣非古人之獨賢且智也古之取士似廣而實隘今之取士似密而實畧也古取士昉自周官歷漢魏五代唐宋如賓與獻賢能計偕勸駕舉賢良貢士秀士明經策士代不一途大都詩賦古文辭爲重爾時士攢眉頰首亦唯是工詩賦古文辭足矣今所重在前茅束功令卽有兼三長施之中權後勁上不取也不得不攢眉頰首此道及一旦起家通顯高者道學聚其萃其次棋酒濁其神其次金錢劫其慮其次淫慾蕩其心其次傲骨媚骨填其

小品序

頭顱居今之世而又有此種種結習而欲學士大夫如古人成名後世抑又難矣乃余觀今世援文人才子幟次二立者又大都出於學士大夫而布衣處士伏其才於冷穴窮巖守場懷窟之下百不得二三非學士大夫獨賢且智而布衣處士皆白癡能薄不敢望其項背貧故也有天者敎之其遇與勢使之然也學士大夫則不然家有藏書可讀有閒燕可永有志意可展布有軀膽可披放有氣焰可啖名有交游食客可標榜長聲價席寵傾權

交相引重而身仲家溫又可共剗剗而傳之其人
通邑大都此皆貧士所不得也夫貧士之難如此
而學士大夫之勢之遇又如此則夫貧士即不敢
望古人垂名到於今即欲望今世學士大夫之項
背抑又難矣至求學士大夫之能詩賦古文辭者
如星麗晨指不可多屈則又何哉余觀學士大夫
嚶嚶自命名湮沒者何限其詩若賦若古文辭傳
世世不必盡傳貧士業有可傳而卒不傳猶幸嗜
古之士博識通敏起而三索如文選之收酒德中

小品序

三

郎之題蓋曰而其文與姓名至今在亦貧士不幸
中之至甚幸也余友陸雨侯亦貧士也布衣蕭然
而好書日坐屋宇下手不停披如穆肅愚未嘗箕
股以貧故不能盡羅鄴侯架茂先乘乃取慶曆來
十六名家管綜小品儼較研閱才多於君家士衡
而又能割所愛爾乃天叅之夜光以內其耀叅之
日精以布其華叅之電光妙髮以起其澤叅之天
公玉戲以錄其靈而乃地叅之維南岫嶠以琢其
文敦物巨靈以高其堂旁叅之平泉以致其惟輓

角以任其之輞川以經其案上宛以大其畜草杜
二曲以澤其色銷其恨爾乃庚叅之圭華無底以
迂其徑王官貧管以飽其饒少室蝌蚪以繫其古
小有荷珂以著其虛宛委雲根以從其湧爾乃終
叅之牽牛梅根以泛其爽浣花竹公以供其賞幻
其孩考繫結廬以絕其足吁乎盛哉即使張鷹隱
居苦竹孫登逍笑山半支遁惠遠據獅子坐拈鍵
椎鉏父芝童署券荆軻攝政披圖挾匕不是過也
吁乎盛哉此其家不貧矣余逖隱天益山推謝落

小品序

四

魄幸此心了不動爲時羈縻名墮少年齒牙間資
人厭笑僞君子疑之如虎真小人疾之如仇獨是
海內文人才子一瓣香不能滅却尤記少時先方
伯與屠緯真先生賦詩飲酒如見黃面瞿曇迨長
侍貞父師從帷帳間望見虞公德園最後看公本
寧季重三先生或誼誼講世或書疏當面此十六
公僅得六七而此六七公者復後先凋謝止泐止
山陰僅稱碩果今讀雨侯品下籤如與十六公晤
對一堂揚花風雅天蓋不能終奪貧士權哉自此

品出而貧士身名俱泰且使天下之諸爲名士者
不貧而凡爲學士大夫者不俗雨侯權至此歟聞
雨侯尚有大家太史諸刻黃公石齋故尚秘帳中
夫弁州不據木天石齋乃棄玉署兩人俱不以太
史重大小品厥集紛若雨侯故以文論品不以人
然則此二公者胡可不亟收之也進求之余鄉如
余僧果之農丈人徐見可之鳩茲錢仲舉之麗囑
顏茂齋之雪履余師秦虞卿先生之林衣如岳而
五不更逾快邪余於制舉義廢棄久名心銷盡頃
小品序

五

爲知已牽入功名鼎鑊中老大嫁作商人婦借人
殘筆墨了之放西子湖得與雨侯下上千古出
此七品爲貧士設甌瓶供養雨侯其笑余馮婦哉
余誠未免佛頭拋糞以雨侯五色眼持汝南管鑰
當不知置余何品也



欽屠赤水先生小品

四澳爲羣瀾之帝東帝則
標鶯山狼山爲南北闕內
江淮河濟四伯之劍舄焉
其諸附庸漚飛沫注懼干

居教一

後至誅故其苞納遂爲四
隩尊蓄富斯洩奇山濤嶽
浪中有木華窮楮不得盡
者牛渚尺瀾那更足道赤
水屠先生東海肇靈曙目

廓腹囊千秋而羅一世珠
璣逐唾雲霞入思富而怪
與海不殊是以發爲文章
無論大者如方壺圓嶠壓
鰲首而突兀聚五城十二
層樓之輝煌長鯨巨虬鼓
濤而奮騰逞吞舟排嶽之
狂橫珊瑚林立夜光沙積
綃杼重淵貝生石壁卽出
之爲卷石片嶼有不係逸

人之思滯騷人之迹耶常
鱗凡介皆可背成麓而鬚
成峯小璣寸珀直堪悸波
斯而甦寒峻一勺知大海
味不必始皇小兒鞭石浮
梁得竟其量也試取江瑤
柱而噉之應出虬脯侯鯖
之上不致棘富人之口焦
張果之齒矣
壬申長至日錢塘陸

雲龍雨侯甫題于翠

娛閣中



屠敘四

翠娛閣評選屠赤水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唐詩品彙選釋斷序

○○○南京鄉試齒錄序

○○○少室山房稿序

○○○觀燈百詠序

○○○馮咸甫詩草序

○○○董揚明制義序

屠赤水集 目一

○○○李山人詩集序

○○○青溪集序

○○○贈楊大夫應召北上序

○○○送董伯念客部請告南還序

○○○壽李翁六十序

記

○○○管仲鮑叔廟碑記

○○○秦氏新阡記

○○○國泰光祿壽藏記

○○○海覽

賦

○○○五色雲賦

○○○閔貞賦

傳

○○○程烈女傳

屠赤水集

目二

翠娛閣評選屠赤水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書

○○○與田叔

○○○與王元美先生

○○○答王元馭先生

○○○與張肯甫司馬

○○○與陸君策

○○○與君典

屠赤水集 目三

○○○與顧益卿

○○○答李惟寅

○○○在京與友人

○○○歸田與友人

論

○○○人臣體國

○○○圖事

○○○核實

○○○誠偽

○○○愛憎毀譽

○○○尊生達生

○○○適志

銘

○○○擇交銘

○○○江南春信箋銘

○○○屨樓

贊

○○○程思玄小像贊

唐赤水集

目四

○○○沈純甫像贊

○○○自贊

跋

○○○跋荆堂銘卷

○○○跋程節婦卷

文選

○○○祭比部朱先生文

○○○祭二陸先生文

○○○祭杜夫人

○○○祭王博士

○○○戲爲生祭周叔南文

○○○戲爲酒徒祭文

誄

○○○先君丹溪公誄

哀辭

○○○陸太史夫人哀辭

唐赤水集

目五

翠娛閣評選屠赤水先生小品卷一

東海屠 隆長卿著

西湖何偉然仙郎選
錢塘陸雲龍雨侯評

○○○唐詩品彙選釋斷序

夫詩由性情生者也。詩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乃世人往往好稱唐人。何也。則其所託處者。傑也。非獨其所託興者深也。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非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則其生乎性情者。亦必有悲有喜。要之乎可喜矣。五音有哀有樂。而聲能使人歡然而忘愁。哀聲能使人悽愴惻惻。而不寧。然人不獨好和聲。亦好哀聲。哀聲至于今。不廢也。其所不廢者。可喜也。唐人之言。繁華綺麗。優遊清曠。盛矣。其言邊塞征戍。離別窮愁。率感慨沉抑。頓挫深長。足動人者。卽悲壯可喜也。讀宋而下。詩則闕矣。其詞。俗其味。短。無論哀思。卽其言愉快。讀之。則不快。何也。三百篇博大。博大則詩。漢魏詩雄渾。雄渾則詩。唐人詩婉壯。婉壯則詩。彼宋而下。何爲詩。道其亡乎。廷禮高氏選唐詩品彙。其所取

屠赤水集

卷一

博則博矣。精未也。乃黃觀察公選之。加精焉。而又爲之釋。斷然後。唐人河嶽之精靈。歷百千載。如在。平。則觀察公之勤。奈何可。取小也。詩本性情。尊唐而詘宋。宋無性情哉。只是宋人于性情大認真。認得死煞反短。流動之趣。此所以不及唐也。尚論處的是不磨。

○○○南京鄉試齒錄序 代作

王者網羅英俊以賢不以齒故華顛非老童牙非少才器鵬起鴻烈碑隱要以其人何如安問年為鄉試有錄錄以齒者何也則讓之道勝也唐虞選規帝道邳隆百僚濟後世為楷垂讓受斯益讓朱虎熊羆伯夷讓變龍即上材神智不以先人合德冲和它心榮濟故其所標樹者亦光明俊偉縣齒日月而聲華到今是讓之道勝也先王之教人宗廟鼎庠貴老尚齒進飲食則拜奉几杖則拜

厚亦水集

卷一

三

溫恭遜讓之禮童而習之以折其驕蹇之心而養其從容溫粹之度當其時士大夫之器局闊深德業無玷犁然多玉璫黃流之選詩書所稱後世豈焉帝王以還代不乏俊邁之士或好通脫而惡繩檢習矜露而耻強藏拳拳曲踞鄙為俗儒倨傲鮮腆日為快士輒俊子弟薄有才藝至傲其父兄童子何知稍解伊吾輒輕其先輩讓之道蔑如也藉令他日出而立朝腹笥五車言如春華能如轉環智如倒囊其量不足稱也嘗試以後世之士大夫

厚亦水集

與朱虎襲龍諸公潔長較短或材智不甚遠而氣象自別其所標樹奚啻星淵士奈何不遵德讓哉不佞寡昧謬司文柄於南國義我南國維士之數蓋自六朝以來山川盤回靈氣日開文風日暢家藏夜光人握靈蛇雕龍之業不可謂不盛矣然竊聞之俗沿浮華士好揚詡少負雋氣操筆斐然輒思伯江左之彥貴都下之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則讓之道無乃缺乎是不佞之隱憂也南國之盛矣奈何復以文進之是以水濟水也故余於

厚亦水集

卷一

四

多士不憂其不文而憂其不讓子雖神聖不加于父弟雖上結不先于兄溫然平和冲然挹損濟濟多士雖與唐虞方駕可也故士立朝則以賢居鄉則以齒以賢則得真才以齒則崇讓德得真才則國臻於理崇讓德則俗還其醇聖王之立教作人意亦弘遠矣哉爾多士最之余將藉以報聖天子矣

立朝無師濟之風由始進多能達之氣教讓于始進培植實多

少室山房稿序

夫詩難言哉。標拔藝苑。掩羣人羣。蓋翊管者。率多雄心。然定精而索之。必有所不探。畢力而趨之。必有所不至。覽觀古今學士大夫之作。事勝則傷致情。勝則傷義。理勝則傷韻。氣勝則傷格。浮豔則傷骨。緊迫則傷神。是詩家之魔事也。世有小才。獵得一體。輒自斐然。驟之鼓吹。而徐之音。死擊之春華。而味之嚼蠟。豈不力天則刑之。夫夜郎王惡知漢大哉。余友胡元瑞束髮治詩。駸駸高步。濶視比于

屠赤水集

卷一

五

滿稍躡浮雲而上。其氣盛其才豐也。十九首如洞庭雲門。千秋寥寥。用其語則襲。不用其語則遠。作者為短。氣罷爾元瑞獨奮而嗣響不襲。不遠。庶幾古人典刑。曹氏父子以下。取法而裁。匠心而運。請妙境矣。而尤長于五七言近體。無音不亮。無思不沉。無體不厚。無骨不勁。無韻不飄。無法不比。其雄大而峭。峨眉劍閣之秀。其縱橫而整。昆陽鉅鹿之師。人曰于鱗不死。固誠知言。然其離合變化。則不盡出于于鱗也。弁州兄弟汎愛兼容。為世溷渤一

至此道便持不下。而獨盛推元瑞。海魚龍鮪非司

空。疇賞哉。余與元瑞同舉于鄉。兄弟之義甚好。知元瑞詩自兩王公外。宜無如余者。雖令元瑞自言之。大都若此矣。蓋自余為吏。與元瑞不相聞者六年。癸未握手都門。數從海內諸名士游。余兩人遂益驩。元瑞謂余曰。子修辭海上。士爭執牛耳。而盟子家。藏靈蛇。人厭。龍獨胡生。眇不聞。聲歛之聲。久矣。子且懸書以訖。海內海內冠帶同盟之士。載書登籍。累累如雲。而獨寂然于金華牧羊兒。余則不遭。亦子他日千秋之恨也。家有山房。故帚微亭。千金子盍圖之。余曰。子詩業乞言兩瑯邪。其為千金大矣。余奈何復為衝風之末乎。乃元瑞請不已。而余之車馬復有行色。于是勉爾抽毫。面目沙土。口吻煙霞。余則愧之。顧余兩人之好與余之知元瑞。詩若此其深也。非是言則天下不得聞余惡能已哉。

擬古人便似古人。元瑞未便能擬。不入魔道。或亦有之。談詩之病。蓋云詳矣。

○○○觀燈百詠序

昔人謂陸士衡人患才少子惠才多山川藏靈風雅道盡千百歲而後乃有王先生先生天才藻逸發爲詩文落筆吐語如決黃河之峽抽春蠶之絲其深無底其出不止無論雄文大篇富積瓊瑰卽觀燈之詠多至百首布意錦密寄興婉麗辭極雄放旨歸朗暢移宮變徵盡妙極玄語語作青霞之色曼曼玉之聲吾以爲盡不知復自何來胡其多上也夫物有一不爲少百不爲多多而不工不

屠赤水集

卷一

七

知其已夫衆草易繁而瓊芝不盈畝魚目至夥而明珠不列肆吾且爲瓊芝吾且爲明珠第亦恨其不多耳又進之而爲玄霜紺雪水碧空青世人苦不得見而靈境以爲常玩交梨火棗麟脯鳳髓世人直聞其名而至真以爲常味他人自少而拙與王先生之多而工則天之賦材之分也詩到詠物雖唐人猶難之大家哲匠篇章寥寥豈非以寫情境者易妙體物理者難工也今王先生之詠觀燈則富至百絕而奇思疊出妙句天來卽先生不自

屠赤水集

知其所謂而人又烏睹其化境哉余少好吟詠才不勝情往往尚興趣而乏風骨飄爽之氣多而深沉之思少及求先生詩于華實深淺之間則幾悟矣卓哉此道吾師乎吾師乎一夔足矣簡爲貴也多多益善多之謂乎願芝明珠恨其不多何嫌百也

屠赤水集

卷一

八

○○○ 馮威甫詩草序

附錄

卷一

為六朝詩
止錄

夫聲詩之道。其思欲沈。其調欲響。其骨欲蒼。其味欲雋。而總之歸于高華秀朗。其丰神之增減。大都視其材矣。材多則情贍而思溢。光景無待。材少則境迫而氣窘。精芒易窮。則其大較也。宣父道臻神聖。文兼國華。故采詩姬暢。語語神來。以今讀之。如叩哀玉而撞巨鐘也。即令宣尼降而為近體。必不作。徐父之譚楚氣。雄標則屈宋。擅其菁莪。漢道昭明。則陽馬吐其鉅麗。魏騁鶴爽。則曹劉之步絕工。屠亦水集 卷一 九

晉尚風標。則潘陸之聲特俊。六朝綺靡。詩道隨之。江鮑徐庾。則其雄傑。雕繪滿眼。論者或置瑕瑜。然聲華爛然。而神骨自具。譬如薜荔。藥何富無質。驪姬南威。何嘗無情。固與剪綵。影者異矣。夫山海氣厚。蒸為雲霞。乾坤化廣。鍾為靈岳。則文章道勝也。如木然。閤鈍。冲然純白。真一而已。安用文之。如業已揭管。摘辭。敷華流采。奈何貴死聲。而薄俊響也。華亭馮君威甫。弱齡稱詩。速悟漸詣。前三歲君方為諸生。以詩見投。出語雖工。而神力尚乏。猶

不以居得
不因地遷
雖亦有之

屠

然措大本色。速得雋南國。歸出白下。草見視。如吸青霞。平聲響頓。殊肝腸似易。北遊燕。詐作復。加以雄峭。近者復之秣陵。泊金閨。浮錢塘。而西而詩之。神力更倍。合風霜之氣。盡官徵之變。收山川之靈。則入于妙境矣。而所謂思沈。調響骨蒼。味雋者。威甫實有焉。故其材足稱也。余少好此道。元神為傷。材性不充。風味殆盡。而馮君方以盛年全力。奮于大雅。夫騁驥之行。一日千里。馮君當之。強弩之末。不穿魯縞。則侯是也。請燒君前之研。以成孫子之屠亦水集 卷一 十

以材字作主。性情境地眼界皆材也。所云詩有別材。而非闕于書。

其意甚小

董揚明制義序

今學士之為制義匪小物也。要以寸管代素王玄聖口吻。矇裂元氣。剝剔三才。而總歸于人倫日用。自非學綜識淹。引物連類。澡浴丹府。葆毓靈光。握環中而吐之。妙臻其妙。故莊嚴爾雅者。必傳老弟之性。閎偶奇偉者。宜抱卓絕之姿。險則氣瀟沔。則心輕華。士浮豔淺。夫庸鄙水鏡在縣。若別胡漢。我明先輩之為制義。率尚渾樸。其流也。微傷於儻。頃海內二三深中之士。則古取物師。心連樞。厥氣欲

屠赤水集

卷一

十一

矯厥理欲。玄稍駕飛黃之騎。而後輕俊慕效。競相勦模。法不稟先民理。不詣玄篇。童牙枵腹。徒豪其氣。執狂豎之心。而代賢聖之口。語高而格卑。辭詭而味索。作俑濫觴。伊誰之責哉。吾友董君揚明。少稟異姿。沈雄博古。六經千史。而外雖禹都。二酉金簡。玉瑛秘典。靈書齊諧。神異靡所不窺。而為人通微朗鑒。宅心道真。嘗撰嘯廬四賦。余業序之。魁磊沈洋。變幻滅沒。方軌二京。鞭笞六代。其他古文。龍語種種。合作而至。所為博士家言。則又挺殖大化。

其意甚小

師摹聖哲。審氣存神。久之而透入靈殼。達於化境。無論淺俗。腔平後塵。即好奇負氣。不深維昔人所以立言之意。而空取飛揚跋扈。為者遇之。當膽落神悚。嗟嗟。夫物貴真也。真色不假。粉澤真材。不藉丹堊。夫儒亦有真耶。則董君揚明是已。以彼其才。上可金華蘭省。下亦不失牧伯諸司。而猶然婆娑蓬棧。懷者蕭條。不殺竊竊焉。仰屋太息矣。君社友為選刻制義。凡如干首。而以序見屬。方今懸書以誦海內者。如雲。幾將並御。賦玉雜陳。辨而寶之。世

屠赤水集

卷一

十二

應不乏身。毒大泰之目哉。平不可偽奇。可偽奇之誤人多矣。然以平令而以奇收。又胡以禁世之不奇。其指文之真處。正今文之準。其拈文之疵處。盡今文之藥。

李山人詩集序

夫水之觸石也。松之遇風也。冷冷蕭蕭。烈而清遠。出而土囊吹而為呖。胡其變乎。則其所託者然也。騷人墨卿。無代無之。後人乃往往好讀仲長統。梁鴻。鄭子真。尚平。韓伯。休陶。靖節。王猛。功孟。襄陽。諸家言。豈非以其抱幽貞之操。達柔澹之趣。寥廓散朗。以氣韻勝哉。孫公和獨處石室。喀然而已。嗣對之長嘯。意盡而退。至半嶺。聞嘯聲。振崖谷。若鼓。部鼓吹。顧視乃向人嘯也。而嗣宗輒用自矢。高者赤水集。卷一。十二。韻勝氣一嘯而足。即安所事。營欬之言。故詩不論才而論性情。亦存乎養已。世有心溺珪組。口冒煙霞。其言雖佳。其味必短。何者。為其非真也。余友李山人。賓甫。少而辭榮。中歲石隱。家幸不乏。負郭施于負擔。所居有林。阜。泉。石。之勝。灌園垂釣。與禽魚親。發為詩歌。力去雕飾。天然冲夷。語必與情。真意必與境。會音必與格。調文必與質。比非獨其材過人。蓋根之性情者深哉。則其所得於丘壑之助。不也小也。少室終南。詎不脩然。一絃時榮。體氣遂別。雖

復津津。雲林如嚼蠟。何能其有之。是以似之。此山人之所以幽絕足賞也。余少家舊羅之密。與性甚習。蓋庶幾有山人心。不幸為世網所羈。幽人之致滅矣。而猶復與山人津津不已。是天台子微之。所以笑盧公也。盧藏用隱終南。不終後。司馬子微之。終南曰此中有佳處。子微之。雖然。神遊八極。青以性情為根。以泉石為養。甚得詩訣。

李山人詩集卷一

十四

○○○青溪集敘

青溪者何。青浦也。青浦古由拳地。居雲間西鄙。爲澤國。空波四周。多鷗。鳬。菱。芡。景小。楚楚。每乘月。蕩槩如鏡中。遊九峯三泖。落几席湖上。蓋又有二陸先生墓云。余雅抱微尚。緬懷哲人。而余鄉沈嘉則先生。就李鴻開之吉士。適以七夕至。至卽相與操方丹。出郭行。道葦蕭野水間。是夜雲物大佳。天星並麗。余三人叩舷和歌。仰視青漢。因風而送。曼聲樂其已。復相携近湖。登湖上浮屠。尋余立臨天磨赤水集

十五

馬。乎二陸祠。慷慨興懷焉。蓋流連三日。而開之別去。嘉則留齋頭旬日。余退食卽相與揚扈風雅。諷咏。先王不及於政。嘉則得詩若干首。余詩與之畧相等。先生髮短矣。而心甚長。諸所誤結更雄麗。神王哉。余與對壘。遂巡畏之。于是謀刺先生詩。余與開之附焉。而用青溪命集。

冷致蘋花搖夜月。清音蘆葉泣秋風。

○○○贈楊大夫應召北上序

夫吏道尚循良。古今譚之。則天子所使。牧宰區寓。牧養元元。俾無敗羣。斯其職也。釋此不務。務相其精神。狼華。弔。詭。爲。嶽。奇。絕。之行。以。開。奇。買。名。驟而施之。可以得志。然于計安黔首之道。蔑如也。又或妍阿。關茸。滑。借。圓。通。巧。以。游。于。世。而。規。取。大。利。亦。時。人。所。賢。無。乃。非。莊。士。之。操。哉。乃。若。爲。吏。而。寬然仁慈。悶然淳樸。行安而志和。神安而氣定。周詳整暇。兀若丘山。覃思致檢。壹意黔首。上。不。立。奇。節。

卷一

十六

類則吾鄴大夫楊侯是也。都于越。絕爲最鉅。西控吳楚。東接溟渤。俗華民貧。枵若大瓠。然飛蓋結駟者。出輒成羣。風之靡也。務曰以煩。侯之胸中。殊不煩。若冠帶雲集。案牘山崇。厥曉曉者。其下如沸。侯悉徐而聽之。蓋人人靡弗厭其心。其神氣固常凝寂也。言剖之。亦人人靡弗厭其心。其神氣固常凝寂也。事上官共而無諂。禮鄉士大夫敬而無隨。治事勤而不苛。出令詳而不細。而精神計畫。壹以爲天子。

楊

其且一
聲者久之且索然銷沉彼不茂其根而茂其華

其且一
效固若此侯惟溫溫惇惇不為名高而聲實隱起

從侯者
先焉故上善若水侯今行矣朝謁至尊列臺

性剛烈也

牧養元元為急故陽春之意常多于秋霜士庶亦
 以生我之恩附焉連袂而歌交口而頌無間黃雅
 婦孺蓋自古以寬和得黔首心未嘗有若我侯者
 甲宦無論即高自嶄絕炎炎隆隆闔而獵取一時
 聲譽者久之且索然銷沉彼不茂其根而茂其華
 效固若此侯惟溫溫惇惇不為名高而聲實隱起
 遂為東諸侯冠語有之鼓鍾于宮聲聞于外然是
 豈侯之心哉侯知來職循理而已今夫水性好平
 長風下如連山水不辭為下百川歸之至于
 庸赤水集 卷一 十七
 稽天侯之政平而善下世之務嶄絕奇詭者卒莫
 先焉故上善若水侯今行矣朝謁至尊列臺
 官則侯之風被而龍矯而鵠擊者庸獨非侯
 耶嗟乎余東南諸侯所耳而目之當人主
 前席侯時訪問民間所疾苦余願侯首以海壖之
 氓置對余與邑父老子弟世世徵侯大惠雖在關
 下猶東也是役也侯部下士方君陳君等數十曹
 何實乞贈言于余侯之居東惠愛在氓黎而章縫
 之徒佩德尤切焉余觀多士此未及河之津而回

皆慘色其在父老子弟可知矣

續非威不奏譽非賄不彰骨非媚不容果碧楊
 侯非今之拙宦乎雖然知催科而不知撫字牧
 之謂何與秋霜寧陽春

庸赤水集

卷一

十八

○○送董伯念客部請告南還序

吳興董伯念。童牙稱奇。稍長。高視。逖聽。登意。千秋之業。讀書自黃虞瑱典而下。卽齊諧神官。無所不窺。下筆自古文韻語。周漢隋唐而下。卽近體新聲。無所不詣。覽其課結。往往神來。徜徉恣肆。驅白浪。平。丰容。擢秀。吸青霞。平。當其意得。蛟龍上馳。雷霆下擊。聞浮震。且須彌崑崙。時吐胸臆。而日月五星。嶽瀆風雨。悉超毫端。驟而逼之。神驚靜。而對之。氣爽。其才如此。爲人通脫暢朗。飄飄欲僊。與之遊。輒

唐亦水集

卷一

十九

生人外之想。少負奇穎。賢而抱虛。長于朱扉華而能素。秉心尚通。縱而知檢。雄文早達。貴不及汰。白屋寒暖之士雲歸之。古有東阿蕭統以藻揚。伯倫無功以快稱。平原大梁以俠著。伯念庶幾兼焉。而尤好不佞。不佞薄收東海聲。伯念耳之。甚習比南宮一接。目擊道存。歸語客曰。屠生果然快士。向也吾聞其聲。今望見其氣。矣。自是引爲臭味。雖吳國雙鉤。延津二物。不是過也。居無何。伯念頗厭居舍香之署。請告還吳興。吳興東連越絕。西接姑胥。山

水秀潤甲天下。卷。蓋。豁。上。青。沙。白。石。紅。葉。紫。荇。歷亂而參差。嘉。舫。素。鯉。駕。鸞。屬。玉。飛。鳴。而。上。下。瓊。樓。玉。宇。畫。橋。遊。舫。襍。遶。而。周。造。天。清。地。島。丹。霞。映。空。松。栝。怒。號。風。雨。忽。至。則。天。日。諸。山。之。變。幻。也。梅。花。萬。樹。桃。柳。綺。錯。煙。塵。雲。島。雞。犬。秦。人。則。青。芝。諸。山之幽絕也。伯念曠士。乃一朝歸而盡有之。曠展捫。摩挲。橫。波。風。吹。歲。阿。月。出。浦。口。山。采。芝。苓。水。榭。焚。朝。餐。沆。瀣。暮。領。殘。陽。意。興。所。之。累。月。忘。返。覽。六。博。子。花。間。弄。寶。瑟。于。石。上。尋。高。僧。于。古。剎。逢。異

唐亦水集

卷一

二十

人于深林。則可以離垢絕塵。凌虛逕度。又何戀一曹郎之榮乎。不佞故海上披裘帶索之夫也。偶選時幸。竊祿下寮。生平有煙霞之癖。日又不忘丘壑。間而苦貧。無負郭一頃。飽其妻孥。不得已就五斗。中外風塵。馬蹄未嘗不結。思東南之佳山。永于伯念行。尤極惻惻。不自知其神與俱馳矣。雖然。世亦有有之而無。無之而有者。夫仰熙丹霞。傾瀝淥水。身在靈壤。心嬰好爵。是有之而無者也。外。洞。世。法。內。宅。清。虛。足。蹈。九。州。腹。隱。五。嶽。是。無。之。而。有。者。也。

伯念歸而有君家之天目而不倭留而有吾胸中之四明其為消搖一也君即安得以其所謂變幻者所謂幽絕者詫我哉

山澤之臞言津津而可味

屠赤水集

卷一

五

壽字翁六十序

夫呶呶貧賤固不若磊磊富貴古之賢豪大人苟非顏回原憲而徒跼踖席門窮巷之下即何足以稱揚哉蓋昔者太史公嘗崇勢利而羞貧賤夫勢利何足榮謂其磊落富貴者也貧賤何足羞謂其呶呶貧賤者也范蠡霸越成退而浮五湖即三致千金夫三致千金人以為賢豈小節耳不知此亦英雄長算之餘也世有操奇贏市肆終身而猶然人子者非厭數奇亦或其智計淺矣余姻李翁

屠赤水集

三十二

束髮遊京師從大俠酒人放蕩擗蒲蹴鞠之場蓋其少年時豪甚已而乘巨艦出五湖依鴟夷子故事即策賈成敗無不奇中者會亦有天幸不十年而手致數千金顧布衣飯脫粟質任自然不以貴雄里中兒而時與故人賓客箕踞豪飲酒後耳熱投壺射覆慷慨獻咤四座生風居然五陵豪又儻易善施而謬為纖嗇嘗出千金潤故人賓客而浮怒嫚罵之人不見德又善以智自全不以財府怨平生不作兒女子仁媚人而人亦無有甘心于翁

者此其智計豈淺小哉。今得當長頸烏喙之主。庶幾佐會稽下風。而乃徒以英雄長算用之。刀錐米鹽間。則所遇異也。李翁三丈夫子。中子之文彬彬雅儒主。而孟季則豪舉有父風。三子者其氣局不同。皆賢子也。人言李翁有後哉。萬曆戊寅中秋日。廼翁六十生辰。屬不佞居淮泗。不得與賓客奉觴之。乃遙申此章為壽。翁顧不佞無能游揚翁。夫人貌榮名豈有既乎。

賜之貨殖。錄之三致。原亦非庸流事。此殊為富

紫赤水集

卷一

二十三

者吐氣

○○○管仲鮑叔廟碑記

穎上祠管仲鮑叔禮也。舊志管子穎上人。盜本之史記。今邑有管仲墩。相傳為管仲故里。而不言鮑叔。穎上人近考之。張處度注列子。謂管仲鮑叔並穎上人也。處度在晉。去春秋七雄時不甚遠。舊志必有據矣。又考齊人物志。無鮑叔。則鮑叔為穎上人。信乎。由管仲至於今數千年。邑無祠。邑人之不好事也。如此哉。穎故無山川。陂池林麓亭榭。昔人言可資遊覽。又苦古今人物寥寥。其也。鴻荒而

紫赤水集

卷一

二十四

後秀異之氣。無地無之。而穎獨若爾。察察也。覽物好古之士。至此蕭條悲焉。莖莖有管鮑二子。成名列國。標勝於茲。固前史之豔美。而豪傑曠士之所奔也。而且罔為之建祠血食。豈維典禮有闕。即為觀雅致哉。土風誠朴。民習蠢鄙。士鮮德讓。則典禮闕也。又俗不興於雅道也。不佞承乏茲邑。德多涼焉。日斤斤不遑。抵官之明年。始得修學宮。制祭器。稍葺南北壇壝。示士民以禮。既築東門河堤。剏未碑。剏綠波亭。邑稍增勝。於是捐俸裒金。不給則

區區其功
漫無

以爲仲和
已不勝

士民所樂助為兩公祠吁嗟乎夫學士無輕議管子也蓋當是時冠帶之國恭布焉莫不以其號雄桀驚之氣爭長不下管子夾輔齊侯約束列國列國雷動而赴之計其所展布鴻恩鬱烈哉世人往往以罷小訾焉夫令管子當仲尼則罷小令與後世人物學長較短何如耶後世襍線之士動輒張口依之乎此兩公管仲早無奇此平居拉掌可謂令身為之何論匡合即羣百夫麾蓋之下亂矣則嗟乎管子者奈何可輕議也抑不佞於鮑叔又

鮑叔叔抑又可以風矣

管仲是箇經濟大臣鮑叔是箇能容賢大臣俱是後世不易得執罷小議之觀場矮人

秦氏新阡記

夫人生遊四海歟入冥寥即貴如侯王賢如神聖咸化白骨予觀古人無一在者高陵大寢或犁為土田矣即古所稱長生久視亦不能白日行遊國都謂脫形而入清虛藉令清虛實有之未免去人間世與化白骨者何異形則同盡神則同返于堦生之不足恃如此遠人不肯以一世過影之身多營過勞而務宣其後心何況冥寥無知又何戀焉而憂及身後之白骨也故蒙莊楊王孫之事達者

往往喜道之雖然此賢智之士所自為高而非仁人孝子之心矣夫仁人孝子之愛其親豈有窮哉天命苟在生則欲其無涯大運苟終歟則不能延其晷刻于是乎哀傷慘戚無所於寄之則美而棺飾豐而丘墓以為死者有知乎庶慰彼泉下死者無知乎吾以盡吾區區而已是仁人孝子之用心也是聖賢之所不非也若聖賢自處以達而為之入于者又以達事之則何仁于鳥為嘒嘒而不仁

見親者哉夫仲尼不云乎古者不修墓者古者

墓必封嘉而無所事修也。秦氏新阡者在太湖軍將山之巔。兀立五湖中。雄秀甲東吳。稱善地。蓋吾師勾吳秦方伯先生與其尊人通參公之阡也。秦氏之先隴。故在九龍山。至故通參公。而方伯先生改卜于軍將山。及方伯先生下世。先生諸子。贊等遂以先生葬山之陽焉。先生文行朗絕。為我朝名德醇儒。不佞某以薄執受知。為先生門下士。不佞自頤陽渡江。而先生甫下世。躬束生芻哭先生靈。下至是先生諸孤以新阡記見屬。某惟山川之屠赤水集 卷一 二十七

秀實生偉人。鬱葱之氣。結為嘉祥。仁人孝子之所為。必擇善地而葬者。固以栖神妥靈。亦以錫胤昌後。然結秀發祥之地。性有德福者。為能居之。淺薄之夫。雖求之不能遇。雖遇之不能有也。秦氏世多君子。以敦實長厚聞于吳中。累傳至先生。而德業昌明。益以碩大。有嘉祥者。非秦氏而何。聞始有事茲丘。掘地得古銅章徑寸。鏤東方曼倩像贊。其文古質類神仙家語。往牒謂曼倩歲星精。世傳其遇紫海。遇崑崙巨靈事甚怪。至人秀世不可端倪若

是則先生將證六道與東方生諸君逍遙清虛不可知。雖然。余稱達人即無論其仙乎不仙要之委命待盡去留無心。則榮榮一丘不過寄仁人孝子之用心。達者固不有夫不有其一丘即身後名又何有矣。而狀而銘而記無乃徒煩其辭乎。昔仲尼之表吳季札。不過曰延陵季子之墓。夫延陵先生之鄉人也。

達人胸次孝子肝腸俱現于楮中

屠赤水集

卷一

二十八

國泰光祿壽藏記

其身得
便舒亦不
能為

余諸子大來。字國泰。襄惠太宰孫簡肅司寇後。襄
惠寬仁。簡肅嚴重。咸有古大臣風。國泰少侍簡肅
京師時。世廟在服。袁州父子恣睢百餘。望塵願指。
獨簡肅正色無所阿。袁州睚眦所當。立中奇禍。簡
肅以清忠受知世廟。莫能誰何。而簡肅亦益厚自
懲。慎嚴下甚嚴。國泰兢兢遵繩尺。靡逾跬步。有佳
公子聲。簡肅由大廷尉歷司寇。總內臺久。春秋既
高。累乞骸骨。以世廟特眷。不得請。卒于官。國泰扶

居亦水集

三十九

喪南經營喪事。務殫心力。以孝稱。簡肅友愛諸昆
本。推蔭敘兄之子。而國泰由太學官光祿丞。名家
子。用才能受知主者。浸浸嚮用。屬有訖之者。出貳
通州。非其好也。壁畫幹理。當機立辦。得稍以暇日
羊尚狼山。風采掩映。監司器之。居通二年。慨然歎
曰。世味。行盡。歸。何為。吾寧以折腰吏。故久寒。白
沙翠竹。盟一朝投劾去。當路惜其才。留之。通父老
亦挽轍遮道。竟不為留。歸而就簡肅墓旁。墾石穿
也。栽花種竹。為怡老計。簡肅清約如寒士。身歿之

建

此其
人始亦一
類也

後遺產枵然。國泰好客。多情。不廢鴈。咏性復慈愛。
病施醫藥。死捐棺殮。久而不倦。于簡肅墓右。豫為
壽藏。曰。生之有死。如晝之必夜。潮之必沒。古昔以
來。紛紛擾擾。今誰在者。同掩土。坯。夫土坯何情之
有。衾衣垂綃也。而掩韋布藍縷也。而掩英雄。諸士
也。而掩駑駘。臃腫也。而掩桐棺裸形也。而掩珠襦
玉匣也。而掩吾生而為穴。歿則歸之。無為子孫憂。
不亦善乎。嗟嗟若國泰。幾達矣。不佞黑髮挂冠。洗
自放。城中半畝之宮。栽丹木。臥榻前。恍起科頭

居亦水集

三十九

以此
人始亦一
類也

手抱甕。灌園外。客不至。呼妻孥。討松桂。話桑麻。了
不關人。照世斯。亦有國泰之心者。國泰亦雅好余。
時治一尊。邀余醉簡肅墓下。不佞居恒有詩云。雲
深鷄犬隔。日暮狐兔走。因登泉下人。勉進杯中酒。
相與浮白歌。呼起而觀漲海。月冉冉。生平巖岫天。
風颯颯。吹衣承。即。以了生死。齊修短。夫棠莊。禦
寇。吾與若師乎。

國泰不殊。司空圖。屠先生大異。不入。嶺之客。
先生于生死能一。得喪能齊。故多達人胸次。

○○○海覽

放丹桃花津。順流東下。登侯濤山。踞驚柱峯。捫潮音洞。乘流送目。陡覺東南天地大荒。廖廓開朗。杳然灝漾。金雞虎蹲。兩山對峙。奔騰峽口。蛟門峽東。徐舒鼓怒。巨濤摧礪。六合撼頓。夜宿佛閣上。通宵聞大風雷聲。或如萬面戰鼓。旬旬而來。疑遂捲此山去。令我眇焉四大。擲於何所。其上挂扶桑。睹木陽鳥親手。其下撞蛟宮木府。與龍子友手。聽其泠泠之聲。弗愉快。心寬悅。蕩數驚數喜。雙睫不復交。

解赤木集

卷一

三十三

五鼓起觀朝旭。初黑氣罩幕。宵宵莽莽。有若混沌未開。莫辨四方上下。忽風起。波湧。赤光迸出。橫射萬道。須臾大火輪吐海底。海峯如赭。雲霞紫翠。倏忽變幻。使人神悸精眩。愀髮狂。呌咄咄天地。亦復好怪。乃爾頃之閤戶跏趺。半瞑冥寂。豁然觀音大士。則目不復有日輪。耳不復有海濤聲。出乎形觀。入乎禪定。無所不空。無所不表。已遂乘孤航。浮渺茫。絕東行。鳥迅人疾。瞬息千里。鱗蜃鯨鯢。魚波而跋浪。鷁鷁海鳧。翔風而鳴雨。蛭蛤螺蚌。依沙

解赤木集

卷一

三十三

而走穴。天吳川后。按節而揚旂。舟在大波中。蓬蓬天上。無處可著。瀕洞研泝。逕隔神州。遠近諸島。歷歷來獻。大者如來。小者如粟。日本三韓。琉球只尺。矣。遙踰梅岑。想梅子真。煉藥石室。蔥蒨哉。再眺馬秦桃花諸山。問安期生。脫玉馬還棲隱處。飄然欲往。黑礁既過。赤橋來迎。秦皇帝仙。神人鞭石。石為流血事。太荒唐。如皇雖無道。亦一時共主。故海岳神靈所宗。客有之矣。再望東嶺山。徐市樓船。去而不返。童男女。丁安在。昔人所傳蓬萊三山。非近非遠。近則几席。遠則萬里。以有仙骨。呼吸可至。金堂玉室。靈藥瑤草。斑駁紫巖。實有非幻。所以天風吹之而去。為夫凡胎穢器。耳丹抵洛伽。又名普陀。又名小白華山。觀音大士道場在焉。山西折有觀音洞。洞深黑窅窅。中空辟開。怒濤日夜縱擊。龍嘯虎吼。又西有善財洞。石鋒峭嶙。足似斷而懸。北折有盤陀石。嵌空刻露。軒翥坐其上。可望島夷諸國。崇剎高棟。兀立波中。撞鐘者鼓與海濤同會。樓其峯道者。面壁其間。永與人世隔絕哉。余讀莊子

東海若篇。洗洋可賦。每謂寓言耳。乃今信之。謝靈運云。溟漲無端倪。韓退之云。有海無天地。非身涉其處。誰知其言之有味哉。乃跡山則有三山。跡佛則有洛伽。此尤為冥棲好道者所醉心。余幸生而並海。為安期大士之鄉人。而又得蚤脫世網。側身從之。燕昭漢武。當翹首羨我。

洗洋浩汗。讀之令眼界心胸俱擴。

洗洋集

卷一

三十三

○○○五色雲賦

五色雲賦

五月既望。遵湖而西。驅車高原。飲馬空陂。娟娟者潮秀絕。而孤綿亘十里。映帶城隅。沙長水明。沉鷗浴鳧。青蒲照人。綠波平鋪。乃稅駕于湖濱。弔昔賢之遺。跡余欽斯人。今高曠俯大湖。而歎息嘆息。自天倪仰今古。何彼卿雲爛焉以巨。迴合朗映。微吐微吐。蔽天者半。厥色維五。厥狀瑰麗。玄黃綵綵。或如紫純。或如白珂。或如靈芝。或如玉禾。或如絳綃。或如紫純。或如文杏之葉。或如含桃之顚。或如

洗洋集

卷一

三十四

原之草。或如春湘之波。澹修眉之連蜷。呈冶態而婀娜。又如菊花。競開百鳥。齊飛奇姿。窈窕秀色。離披威鳳之彩。葳蕤錦鷄之翼。差池層層。霏霏纓纓。穠穠紛紛。乎若纈。蟲乎若氍。又如僊人。製錦借色。雲君濯彼天河。五彩成文。丹霞失麗。明星載昏。長天紺碧。遙光深靄。羣山並朗。回浦獨映。芙蓉相解。下燥紫葍。大物矜炫。變幻靡窮。乍散乍合。若淡若濃。廓兮若啟。宵兮若幪。嗟此璀璨。雕彼大素。神乎巧哉。天孫所嬌。何文章之綺靡。恐上帝之是怒。嗟嗟。

真宰泄秘抽玄東壁獻圖丹甲命篇。挾河漢以布彩。走五星於毫端。振藻耀日。鴻思寫天。慧妖虹而直上。捫列缺而倒懸。洵天章之巨麗。何人工之能爲。相如么麼。子雲無奇。錦心莫吐。彩筆藏輝。雕龍刺鳳之技。黼黻藻火之形。莫不銷其文采。遺其精靈。金闕洞開。高敞玉樓。丹青錯落。棟宇雕鏤。閣道玲瓏。列僊出遊。引以瑯輿。夾以華輈。霞張成削。環珮相糾。紛朱幢與紫蓋。散七寶而雜琳球。朗焉翕絕。六合品類。繪山川。絢目星。掩關門之紫氣。奪霞

唐李水集 卷一 三十五

標於赤城。有爛其光。燁燁其英。王母之所不能謠。羣臣之所不能廣。是誠乾坤之上瑞兆。國家之文明。若焉神爽。悅矣骨驚。余安得躡層雲而上。馳下觀大地之與蓬瀛。聊申意于斯文。悵獨立而屏營。

盡態極形更盡妍極麗

○○○閔貞賦 有序

翟節婦之死。余既爲之贊。乃心高節婦。已既讀楊司空閔貞賦感焉。可謂異世同慨。遂有此作。顧富材効力。既乏漢聲亮節。繁音復慙。六代聊以寫予心之忡忡矣。

皇皇燕京。端居至尊。倚拔堪輿。包絡川原。居庸虎視。太行龍奔。金臺崔嵬。高枕帝闕。玉河湯湯。流于闕門。王氣傍湧。秀結雄屯。覽方輿之勝。察吊往古之遺蹤。昭王發憤。昌國景從。太子召平。馬角荆卿。

唐李水集 卷一 三十六

感乎白虹。田光抗慨而折首。漸離擊筑而悲恫。精光變天。歎詞生風。燕丘荒而俠骨銷。易水寒而壯士去。靈氣不收。山川奔互。鬱結蜿蜒。是生貞婦。維此貞婦。婉變靜柔。叶鳳占于太卜。迎雁幣于寒脩。奉君子之清塵。懼下女之土羞。薦蘋宗廟。采綠道周。調瑤瑟之和聲。結錦襦之綢繆。指白日以蒞盟。誓黃河以長流。娛清風于曲房。眺明月于高樓。銀缸照夜。紈扇度秋。期千齡而萬歲。不挂人間之離憂。何夫君之不延。儵淹化而訣絕。恒嶽峯摧。遶海

波竭榮華霜殞光景電滅朱絃慘其無聲玉簫短

垂層冰折膠大陸不流薊馬失驕河盡惺柳原枯

蘭若日落沙昏烟起風嘯鬼火微陰房青華燭滅

而吹折爾其爲景也高天沈寥平野蕭條朔雲下
玄堂倚冷月慙平總帷飄風動乎銘旌佳入慘怛
黯乎傷情爾其爲容也唧唧暗暗漆漆沉沉霜淒
素而淚落空襟朱粉不御羅襦塵侵脫去玉珥棄
斷華簪神三形槁若聲若瘖瞑息塊苦之上枯坐
輻之下鬼伯相呼司命不假悵夫君之來白

著赤水集

卷一

三十七

日匿而長夜屏寢食以徬徨願靈脩之速化從夫
君于夜臺永與世而相謝我思古人怵懣怵懣
心令女矢志陶嬰凝淒斷臂梁寡殘形遊目蒼梧
之野想鼓瑟之湘靈殷啼痕于脩竹銷綠黛于黃
陵爾乃絕粒而逝朽腹而槁影閟寒垆墳荒古道
孤月照而流黃空雙燕飛而重門倚繡被委于香
塵玉骨化爲瑤草悼夫婦之精爽託萬蘿而憑幽
鳥效伉儷于黃墟後天地而不老
纖聲媚韻弱態柔情若有人兮含睇飲怨寥落

而不欲生

前敘燕趙俠烈之士僅及戰國下不紀焉想有
迤北壯氣不鍾于男子鍾于婦人之慨

著赤水集

卷一

三十八

傳芬譜穢。大有關於世風。與楊升菴唐貲梅傳。俱能生幽貞之色。伐貪暴之奸。烈而且孝。兩女亦不可軒輊。

屠赤水集

卷一

四十一

卷之二

○○○與田叔

古人云。境殺心。則凡心殺境。則仙。又曰。靜處煉氣。鬧處煉神。靜處做好。不如鬧處做更好。心要養得虛靜。直是死灰。任他翻天覆地。打動不得。至塵澗喧擾事物。勿忙中。尤須回光內照。還認得箇真我。莫遂逐了這事物。去事物衝過一翻。則心地平穩。一翻平居安閒無事。陶養心性。正在境上校勘。果然如何來。論云。一遇不順。無明頓生。如此是足下

屠赤水集

卷二

一

工夫淺也。又向在靜中修習。事物上校勘少也。一夫橫語。便分出是非。生出煩惱。假令萬境紛沓。橫衝直撞。如何試得過去。卽此心地。何由得到虛靜。蓋靜中之靜。不是靜處動而不失安閒。乃爲真靜。禪家修止觀。覺妄心才動。便宜止住。止而不住。則用善之見解。照破之止觀。雖非二事。實有此二義。卽如橫語人耳。惱怒心生。便急止住。一時止他不住。須理會楚漢曹劉。不過一場閑氣。此悠悠之徒。所關係有何大事。而以區區動我心地。怒之亂性。

屠赤水集

屠赤水集

勝之不武。著甚。要緊一過。清涼矣。不肖鈍根淺器。苦心此道。人間世。毀譽利害。震撼擊撞。寵辱是非。風波起伏。猥細煩勞。殆已嘗盡。每在勸勉之中。時時照管。時時磨鍊。常調此心。近頗覺得力。物在不亂。物去即清。是僕之得力。在鬧處。不在靜處也。非敢謂遂已近道。顧既與足下。辱在同心。不敢不以愚見。質之高明。且願有請也。司馬公不以學道閒然。自今追考其平生。實類有道。故僕作私謚議。多及此語。不審足下以爲何如。敬美自秦中還。著閑屠赤水集 卷二 二

洛記遊。屬不肖爲之敘。奉去一冊。近以履畝之役。久出郊外。稍得覽憩。境內山水招提。以此爲適。每見江鷗野鹿。與發林樾。想終是此中人。念田叔林居。如望空際。

以靜居動。則動不擾。視靜如動。則靜不馳。總之。境有動靜兩種。心無動靜之殊。凡障破矣。書中

○○○與元美先生

長安人事。如置奕然。風雲變幻。自起自滅。是非人我。山高矣。南華先生云。與其是堯而非桀。孰若是非之兩忘。諸君子下地獄。種子。僕洗耳不聞也。乃先生之耳。無所用洗矣。趙汝師落落然雞羣野鶴哉。然不離是非。此行謀石隱矣。僕又以爲且不必爾。汝師在國家若御豸。卽啗啗無聲。能令百獸震恐。以此爲三千八百。他日名書上清。何急而息影。也。聞先生近日神神王。甚喜也。雲霧長往在屠赤水集 卷二 三

先生固其所海內君子頭顱種種脫就一官輒喪其平生老至而耄及利令智昏邪先生福德完矣陽滌山中之約頗有近耗不微言可以醒世

○○○答王元馭先生

往來糾紛文責填委。誠有如先上所論。然雕蟲之辭。其鄙性實好爲之。每成一首。不勝其愉快。思浮氣揚。不能降伏。今尚未覺疲耗。久之。未有不受傷者。每念及性命大事。悔恨於此。決意勅斷。取筆研焚之。示不復爲。未幾。技藝宿病。旋發。譬之甘酒嗜肉之徒。雖受五戒。嗜好不除。不自覺其易犯也。其今在此中。貧遂刺骨矣。生平罕程鄭交。無從告貸。前婦頗有和氏賢行。無簪珥可脫。其腰下止有銀帶一條。亦毀以佐朝夕。將鬻其雕蟲之辭乎。百首詩篇。不易斗粟爲郎俸薄。如東方生苦饑。而不計之眉頭。未嘗一日不揚也。來書云先生多病。此當不損先生靈光。卽病亦魔事。爾邪。先生辭九列之命是矣。第先生恐終不免。何以蚤策之。

不爲諛詞以諂人。不作誕語以傲世。抒寫性靈。點染光景。亦何不可。若其強制。亦云多事。

○○○與張肖甫司馬

連朝凍雲垂垂。都城雪花如手。含香之署。凄然僕水矣。日與二三同心。擁棹。相煨。蹲鴟而啖之。有少黃米酒佐。各理差遣。寂寥一出門。騎馬衝泥。手被膚折。馬毛蜩縮。僕夫凍且欲偃。朔風有摧濁酒。無力此時。念明公正在邊徼。人煙蕭疎。積雪丈許。寒氣當十倍于都城。胡馬一鳴。鐵衣不解。繡旗夜捲。旒吹亂發。按壘行營。想見妻絕。帳中取琥珀大碗。侍兒進羊羔酒。而聽歌者。歌出塞入塞之曲。朝提

唇亦水集

卷二

五

猛士夜接詞人。雖妻其亦大雄豪。有致哉。不知慕下。頗有差足。當明公鼓吹。如昔陳琳孟嘉其人者。不此時恨小子。不得奉么麼六尺。而侍明公牀頭。捉刀之旁。國家倚明公如長城。驅明公如勞薪。亦以雄畧不世出。故此莊生所以有樂社之嗟也。雖然。春明門中終當借明公盈尺之地。列侯東第。計亦非遙。但不知何時西謁青城先生之。

○○與陸君策

與足下醉西冷橋上。醉我家東湖。醉虎丘。醉峯
爲日亦久。爲歡亦暢。乃別來終抱耿耿。何耶。再
別吳王試劍石下。與大帝陵口之別。微覺不同。陵
口之別。握手。踟躕。數視日影。河梁之義。足爲千秋。
安涼。姑蘇之別。追隨竟日。微手卽行。差近草草。然
以爲草草之別。深于踟躕何也。畏別也。所畏者
別小。遲則生情。生情益不可任。故忍而斷之一麾。
驟往。然而別後之恨。又何可言。文通多情。人默然

集亦水集

六

銷與四字。猶寫真若畫。君家元量。當已行。入行計
已遠久。所幸有借計之期。抱握非遠。不知此時僕
尚在春明門否。臨書惘然不盡。
善言別趣。有文通賦中所未及。

○○與君典

條風飴蕩。景物明麗。郊園春事。當盛。花下玉缸。有
良友。因善獨酌。亦自成趣。海內豪傑。咸得所處。卽
朗寂異操。出處殊致。尚都不失逍遙。獨不佞淪於
糞壤。卽今青陽之月。蓬垢而對囚徒。天桃刺眼。鳴
鳴。聒人坐。借春光。擲於簿領。所幸故人。馮開之從
弟。見存。留齋頭數日。去之。復來。謁二王先生。復
留數日。借彼緣力。暫解我天殺。相對嘯歌。一破
孤悶。去矣。開之出門。旋坐。聽洞。雙眉放。數日。遂復

集亦水集

卷二

七

橫。先生寧有意乎。曹生遣使候起居。彭徐二生亦
以長牋奉投。便致此語。不盡不盡。
甚有穢仕途而樂友朋之況。

○○與顧益卿

李牧今在邊矣。漁陽涿鹿之間。如增築一長城。足下才名雄略。為時人物色。南北奔走。何時稅駕。乃不知足下。滌除玄覽。聞道有年。詎止英雄伎倆哉。第云英雄亦屬皮相。僕文弱六尺爾。幸不為世服。所窺而身多。雕蟲一技。未免以筆札為人役。溢情耗神。時時有之。乃知計月而木之喻。有足痛心者。足下治蘇州。有美觀。當君在事。僕醉客之具。且取給焉。蘇州固僕真款之國矣。僕居長安貧。口乞燕屠赤水集

卷二

八

漁陽涿鹿
不取耳

市米而座客不減。無步兵之尉。而有北海之累。奈何然。僕固不以此小損其消搖之致。常動常照。土人翁尚無恙也。足下日講兵事。以薪近火。得無然其胸中須滿。不妻上兩王。匪跡雲霧。時時為人篡取。豈鴻飛尚不高邪。而僕與足下。又苦未能遠舉。寥寥此道。終無人哉。從紛拏中。潛煉密緯。僕與足下願各努力。

筆端時露睥睨之致

○○答李惟寅

合香之署。如僧舍。沉水一鑪。丹經一卷。日生塵外之想。蘭省簿牘。有曹長主之了。不聞白居。然雲水閒人。獨畏騎款段。出門捉鞭。懷刺回。聽薄人吹沙。滿面。則又審想江南之青谿碧石。以自愉快。吾面有回颺。吹沙而吾胸中有青谿碧石。其如我何。每當馬上。千騎壅沓。拋果紛輪。僕自消搖。仰視雲空。寄興寥廓。踟躕少選。而詩成矣。五鼓入朝。清露在。月映宮樹。下馬行輦道。經御溝。意興所到。神遊

屠赤水集

卷二

九

從山托咏。芝木身穿。朝衣心在。煙壑旁人。徒得其貌。不得其心。以為猶夫宰官也。江南神阜。秀壤多。自左掖門下。題成足下。住秦淮渡口。煙銷月出水。綠霞紅。距風沙之地。萬里而書來。恁憐。殊不自得。何也。大都士貴取心。冥境不貴取境。冥心此中。蕭然則塵壙自寓。清虛內境。煩囂則幽居。亦有龐雜。足下以為然不。鄒爾驥以言事。忤明主。又有秣陵之行。此君清身直道。有國之寶也。足下當與朝夕。嘉晨芳句。條風駘宕。南聯美人。句如結矣。

仙仙有致如羣身玉山上行。
動中實自有靜。動時不能擾靜。此事非先生不
克知。非先生不能有。

屠赤水集

卷二

十

一幅持鞭
四不知是

〇〇在京與友人

燕市帶面衣。騎黃馬。風起飛塵滿街陌。歸來下馬。
兩鼻孔黑如煙。突人馬尿和沙土。雨過淖潭沒鞍。
膝。百姓競策蹇。驢與官人肩相摩。大官傳呼來。則
疾竄避委巷。不及狂奔。盡氣流汗至踵。此中况味
如此。遙想江村夕陽。漁舟投浦。返照入林。沙明如
雪。花下曬網。苦酒家白板青帘。掩映垂柳。老翁挈
魚提甕出柴門。此時偕三五良朋散步沙上。絕勝
長安騎馬衝泥也。

屠赤水集

卷二

十一

猶是獨善語。然可以冷鶩夫熱鴈。不。然人盡野
處。國事付之阿誰。

○○歸田與友人

一出大明門與長安隔世夜臥絕不作華清馬蹄
夢家有采芝堂堂後有樓三間雜植小竹樹臥房
厨竈都在竹間枕上常聽啼鳥聲宅西古桂二章
百數十年物秋來花發香滿庭中隙地鑿小池栽
紅白蓮傍池桃樹數株三月紅錦映水如阿房迷
後萬美人盡臨粧鏡又有芙蓉蓼花令秋意瑟更
苦甚道民景態清冷都無吳越間士大夫家筆

赤水集 卷二

十二

翠色娟娟烟滌竹妖香奕奕露凝花

○○人臣體國

古之言人臣體國益以國家為身體也人之于身
體勞逸欲均饑飽欲時起居欲慎寒暑欲調養其
血脉惜其精神何所不至人臣以調護身體者調
護國家則莫如注念黔首是故節其勞逸問其饑
寒教以義理厚其風俗去其怙淫卹其疾苦法令
心審身範必端祭祀必誠祭零必敬以吾心合天
心以吾氣召和氣有利於民者興之如口腹之得
食也有害於民者去之如面目之去贅疣也

赤水集 卷二

十三

以此體國斯人臣之道也今之人臣借官爵以梯
榮假操柄以射利耳好淫聲目好美色口好美味
身好華衣宅好其弘敞田好其膏腴僮婢好其奔
走賓客好其獻諛山園好其佳麗珍玩好其充盈
此其念在民乎念在身家乎縱勉作一二善事亦
未必本其愛民之誠心不過緣此以博聲名獵大
官大官未得尚稍爾檢持一登要津遂不勝盈汰
無復有矜名惜行之心而貪婪狼籍以為吾即止
于此可矣吾之身與吾之子孫足受享矣有臣若

心至此

好其

此云兩
下是相
和

此國家將焉賴之天下事每被若曹壞不有陽禍
必有其戒之哉

體之一字無窮註疏總之能體民正是體國奈
何今之不以手足待民而以犬馬土芥遇之乎
不慈者正其不忠

提出今人心事應有羞而汗下者

東亦水集 卷二

十四

○○○圖事

古今人圖事不成者大都由幾露于不密事敗于
輕舉禍成于少斷變激于太苛智緩于先若患生
于所忽幾事不密未成先露人得為之備我計未
行彼謀先發一也天下之事必量彼我審才力相
事機然後謀不輕發發而必中若力不敵時未可
輕于一逞取敗之道二也乘機進會反掌禍福呼
吸存亡當如迅雷激矢使人不及提防一舉事濟
乃狐疑猶豫當斷不斷我未及逞彼反制我三也

東亦水集 卷二

十五

誅討罪人法止加于有罪刑宜正于渠魁威行鉏
奸恩覃解網斯事體妥而人心安若株連蔓引草
薶翕蒐必盡滅而後朝食計無復之獸窮則闕天
下之變往往以此激成四也或權有可借或人有
可使我不能先據其處反為敵人得而用之而我
乃束手待斃五也功成事定之日尚當慮後防患
永作良圖乃云大事已定無能為也而高枕肆志
氣盈意得不復設備或意外之變猝起肘腋盡喪
前功一跌不救六也歷觀古今人圖事不成或成

而旋敗者未有不由此數端者也。當事者其慎之哉。

總之先事欲密。勢欲審。謀欲斷。後事網欲寬。慮欲周。自可以無患矣。人奈何以人國戲哉。

屠赤水集 卷二 十六

核實

人之才性有深沉厚重有英敏捷速。深沉厚重者其德宏遠。其器鎮定。退然常不欲為天下先。而當機應變不動聲色。夫是之謂上善。而中庸之徒亦往往進焉。淺中輕慮之夫。遇事風生。漫無成算。至浮佻矣。而英雄快士。慨立斷世之椎魯者。亦必以輕佻詆之。是烏可不辨哉。夫所謂深沉厚重者。當其無事時。凝然不動。機來變起。駛于風雨。捷于激矢矣。若內存懼怯。而外託沉重。已則無能。而自

屠赤水集 卷二 十七

號省事。不為善。亦不為惡。事關國家之成敗者。退不敢任。而曰吾不好名。係一身之利害者。尺寸而計之。而曰吾不為禍。首脂韋澳。忍而文以溫恭。厚貌深情。而目為沉靜。微天之幸。終身福澤。當時盛德之稱歸焉。此亦可謂之深沉厚重乎。英雄快士。明爽洞達。則類于淺露。英毅神敏。則近于輕揚。砥志好修。有似近名。勇于赴義。有似喜事。不知宵人淺露而心迹之皦如天日者。亦謂之淺露乎。薄夫輕揚而機事之貴于立斷者。亦謂之輕揚乎。好修

則以爲近名名苟不好何不可爲然君子之爲善豈必皆爲名爲名者宵人也勇于赴義則以爲喜事赴義不勇則天下之事誰當復任之乎大都善人吉士好善樂義自其天性有大利害不計而何計區區之小名遇事風生當機立斷而其先必有沉思其中必有遠識固非一無所主而孟浪爲者也自奸名之說興人不敢顯然爲善者而敢陰爲惡自喜事之說興而國家任事之人少矣奸人往往得志而英雄坐困是烏可不辨哉蓋其所關於

屠赤水集

卷二

十八

國家者不小也此說盛行乃奸人之利非國家之福也
品之真僞條晰甚明人無過疑于英雄反令不肖售其僞

誠僞

詐於爲善不如誠於爲惡也爲惡而無機心不肖之行有耳共聞有目共見身被醜聲爲世大詬或致窮蹙懼而悔改猶爲厚幸私利之念存于胸中閤室暗淫無所不至而掩飾於大庭廣衆之間盜踴之行駕道學之名口談清虛而身染垢穢真情敗露人且哂笑之若城府既深形迹復密卒以欺世盜賢者聲方岸然得意居之不疑是姦人之尤也其爲過惡不更甚乎君子浴德澡心力行善道

屠赤水集

卷二

十九

而表裏洞達人皆了然其有善一日月之明也其有過亦日月之食也必如是而後漸合至真矣
宣尼惡鄉愿只是以僞亂真一售其僞其人品再不可救藥也

以是難明
雖黃易起
空際幾無
地指昂

誠以目王
莊今也
無九

張
自仁

○○○ 愛憎毀譽

愛憎毀譽自古無定論。誠憎其人而毀之也。坦蕩則為疎。誼厚重則為報。深英發則為狠。躁謙退則為異。與仁愛則為柔。媚高介則為乖。展和光則為穢。潤簡靜則為情。弛動敏則為好。事守已則為為。我極物則為法。名誠愛其人而譽之也。疎淺則為則暢。深險則為沉。毅躁妄則為剛。果萎蘭則為沖。抑依阿則為仁。厚崖異則為獨。行汙流則為埋。照近事則為恬。退安作則為立功。自為則為養。高趨

唐赤水集

卷二

二十

時則為利物。君子學道修身。惟自信于此心。此理而已。不自信于此心。此理而僥倖焉。奔走於愛憎之口。不亦勞乎。即吾之操持安所適從也。

世路無憑。真才難白。原止有平心法。無迎世法。自信方是狂濤中之砥柱。而亦苦矣。

○○○ 尊生達生

陶潛詩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可謂達生矣。未及乎尊生也。委運造化。任其生死。生亦不貪。死亦不怖。是達生者也。寡慾清心。存神養氣。出離生死。延年度世。是尊生者也。尊生而不達生。則生死之念。雖勤。生死之關。不破。功雖切于修持。心乃任于貪著。不名為尊生。達生而不尊生。則不知命有可延之理。徒為是曠達之詞。知其無可奈何。而姑云聽其來去。不名為達生。

唐赤水集

卷二

三十一

生古人云。塵勞中隨處下手。是尊生者也。生死上不須用心。是達生者也。兼此二者。乃謂之道。裴晉公曰。雞豬魚蒜。逢着便喫。生老病死。時到即行。常有此心。則無有不喫。無有不死。譬如身在風波。曰我無恐。眼見鬼魅。曰我不怖。安知其非無可奈何。而強顏作達哉。余常見士大夫。平居款算。抵掌談達。自命一旦臨小利害。便動其心。此豈真達也乎哉。故曰。能尊生者。能達生。

聞發曰。無剩義。若誤認達生。却不枉死多許人。

○○○ 適志

不勝其
樂

何以適志。青山白雲。何以娛目。朝霞夕照。上有長
林下有迴谿。黃鸝畫山。玄猿夜啼。耳聽松風。以常
管弦。匡坐大石。手汲清泉。樂哉山居。可以徘徊。
洞陡絕谿。焉中開竹房。內幽石壇。外朗有客。清言
無客。獨往人世。隔絕神冥。大虛一事。關心焚香展
書。

脩然孤雲野鶴。樂志論猶覺于世多事。

唐赤木集

卷二

三十一

○○○ 擇交銘

青松指心。皎日蒞盟。鄒呂鄒寄呂相賣耳餘。陳餘
交傾欬款。陶陶莫可備數。管鮑而下。此道如土。公
叔未修公字有絕交論。所以著論孝標。劉峻字為之太息。
白衣蒼狗。毋以為金石。

未句詞嚴而厲。

○○○ 江南春信箋銘

陽和洩。萬物萌。此華音。為遣使東皇太乙。

意思俱奇。

唐赤木集

卷一

三十三

○○○ 歷樓

欲明欲滅。似近似遠。惆悵忽開。琉璃乍捲。日照轉
麗。風吹或斷。海神登兮。持紅顏。龍女憑兮。搖翠裾。
何精靈之不可究。詰洵一氣之縹緲而虛無。

風吹何猶可移之烟雲。先以日照一語確矣。

○○○程思玄小像贊

思玄恂恂其人如玉。佩蘭與椒。郁其芳馥。文不舍毫書第。過目朗散多姿。清虛寡慾。掃地焚香。坐恒溫沐。芸窓集几。左右細軸。它我高潔。蛻彼穢濁。交必名士。動必遠俗。擘勝湘漢。采真句曲。司馬主盟。仇藻雪壘。余觀函中。松廳設課。長轡未聘。胡遽奄速。寄磔如棄。寄寶不宿。人之神俊。上帝所促。嗣輔沉馬。是以無緣。覽君遺照。我淚款款。應是一滴。雅少年語。語生人惋惜。

屠赤水集

卷二

三

○○○沈純甫像贊

萬乘在前。臨以白刃。仰首信眉。龍比未俊。邊風如刀。雪如花黃。沙茫茫。莽不見家。荼邪莽邪。子卿同車。石上寶瑟。松間綸巾。玉妃倚欄。戶桃花照通津。一石不醉。長歌送春。神情散朗。風華映人。香山端明。兩後身。丹錄金鼓。秘記玉牒。填胸五車。補亡三篋。嶽瀆來趨。千秋一眺。該中壘之淹通。掩司空之博洽。夫其形魁然。其神獨曜。乘六氣而洗洋。揮八極而不掉。夫其形可貌也。其神不可貌也。

絕妙古風兼杜之雄李之雋

○○○自贊

屬情清臞而神內映。其文則藻而樸。台如流浪四十年。行類滑稽而心嚴。雖忘機刻偽。世共指以爲愚。愚未必然。乃名之曰疎霜。降水洞華。脫木枯槁。終儼盡五獄。可慮人稱爲我。我不知其爲吾。字有春秋。然而非誇。

屠赤水集

卷二

三

自非至人
難不為動

安葬行實

跋荆堂銘卷

荆堂者何樹荆於堂也。田氏三荆。古稱兄弟之好也。新都程時啓先生生三子。伯問仁。元方。仲問學。思玄。季問策。獻甫。並挺珪璋之彥。馳縹帙之聲。孝友篤行。契叶墳簾。樹荆於堂。所以識也。嗟乎。人簡世兄弟。舞象嬉戲。微逐靡不。雖然。長而授室。析箸哲婦。內喉燕朋。外間持若。敵國口尋干戈。同氣之謂何。懿利蔽於靈府。物誘替其真良。于鄢之儂。鄭伯克。闕焉之詩。至不忍讀。程氏三子。不忘樹荆。段于鄢。闕焉之詩。至不忍讀。程氏三子。不忘樹荆。

屠赤水集 卷一

二十六

之意。敦薄俗。維衰風。其為河。河砥柱大矣。行義若此文。乃足貴。不然。曹子桓。卽麗藻絕代。君子覽其處。東阿王。郭下黃。鬚兒事。植黃髮。任世王。曹。不弟也。不毒殺。彰復微害。植其母。王。曹。後人臨救。救之。口既殺我。任城不得更殺我。也。阿。令人臨文欲嘔。

田氏一枝流芬奕世。世多尺布之謠。何哉。也應

視跋知警

跋程節婦卷

嗚呼。程母之貞。縣諸日月。嶺南宣城之言。亦縣諸

日月大歡。奉邪海衣帶。邪嗟程不死矣。余獨惜宣城昨日爾。而此展儵焉。陳述曹娥之碑。山陽之蓬兩足。泫然。

卷中應有君典詠歌。撫卷不勝今昔之感。

屠赤水集

卷二

二十七

祭比部朱先生文

吁嗟乎傷哉先生之無祿卽世也事有不可詰者
世人往往舉而歸之天謂茫昧宵冥回薄推蕩偶
與之遭誠不得其說耳竊謂人事無論矣卽天道
何爲者先生文收四海之聲而位不登台司才抱
皇王之畧而官不過郎署心營六合之觀而壽不
滿五十其連蹇而不得志也孰扼之其榮名一瞬
而輒告逝也孰促之方其激昂青雲也孰亨其運
曾未幾而畢命黃墟也孰爲之災謂景星鳳皇世

屠赤水集

卷二

二十八

不恒見見且不得而久先生固所謂不得而久者
也則世亦有久者矣謂寄寶於人取不越宿先生
者固造物所亟取也則世亦有不亟取者矣是又
惡可知耶余觀先生儻慕寥廓睥睨大塊之間將
垢氛萬物而之乎玄冥卽振氛萬物而之乎玄冥
曷不身處人羣神遊八極以市朝爲隱以官爲寄
以天地爲遠廬以光陰爲過客若東方生避世金
馬焉不可而願溢焉長終也朝露晞於白日業龍
敗於秋風霜蹄蹶於中路婚嫁未畢何遽爲五嶽

祭文

之遊功業未竟何輒訃人間之事吁嗟乎傷哉天
胡界之才胡靳之年胡發之遲而奪之速是又惡
可知耶某等不佞辱次公太史先生幸收卹之門
下則事先生固通家丈人也今若爾庸得不潸然
出涕以悲吁嗟乎傷哉先生會稽人卒於京師會
稽去京師數千里而遙經黃河大陸固達人所嘗
行遊也某等願先生魂氣無北而東東且返桑梓
依丘墓卽不幸蚤世其所千百禩不漸滅者固有
在焉某等又願先生無戚於此然先生非有戚者

屠赤水集

卷二

三十九

也薄陳絮酒敬弔先生願瞻英爽若憫況至矣
若涉平野間風悲白楊動衰草接天長哀哀淚
珠湧

祭二陸先生文

不犯

遵太湖而頓轡兮。覽鉅野於修岡。吊先賢之虛墓。今藤蘿翳鬱而徬徨。時孟冬之玄月兮。風淒淒而彫傷。采葦葭而臨水兮。白露下而為霜。感華亭之唳鶴兮。送吾日於雙鴻。孤雲悲其起天末兮。懷二俊于江東。標朗秀之颯沓兮。決焉貫鉅麗乎司空。哀夫子之才大兮。遭逢時而多凶。洵嘉名之鵠奮兮。夫何叢蘭之敗于秋風。牙旗折而鼓音死兮。掩雙龍于重泉。風沙起而晝晦兮。亮精魂之所宣身。屠赤水集 卷二 三十

佩大將之印兮。口吐鴻儒之鉅言。閔四人之缺陷兮。吾獨嗟美好之難堅。肆狹論之與鑿齒兮。又張羅而彌天。固犯道家之所忌兮。亦太子之尤也。委去留而無心兮。孫獨遺此丘也。荆叢祠而薦藻兮。揚靈爽於千秋也。紛木落而艸枯兮。睇玄雲之若結。蒼山空而夜寒兮。河濺濺而聲咽。撫長劍而大息兮。緬想夫子之遺烈。尚饗。不云無才。難以言智。先生所不能諱也。

祭杜夫人

中然足
嘉善事何
外項

嗚呼夫人。明德昭微。連華金掌。冷風迴雪。執節君子。蘋藻是潔。萬里長征。一病乃訣。疎簾夜空。短簾秋咽。芙蓉香死。履綦影滅。遊魂何歸。三秦陡絕。神女騎龍。姮娥奔月。嗟嗟使君。心斷涕垂。千古流瘳。集于雙眉。空池冷波。高木商飈。入門抱影。朗月鑒之尚饗。

語簡情脩。醴藉無限。

屠赤水集

卷二

三十一

祭王博士

嗚呼先生德表鄉閭行高于古人日之暮矣蕭然一寒官志操彌厲解承御金貧士慕義清身端範賢者所式生平擇地而居寡欲保身非自伐其生者乃為投牒故北方苦寒風雪所侵嬰茲疾肯而東猶以尊生有素外枯內腴神氣充然庶幾不竟厄大數罔以延年余雅高其為人為之哭臨盡哀嗟乎善人官不逾歲祿不飽孥歿不首丘殮不備禮謂之何哉為善自天性然厚植薄享知先生

屠赤水集

三十二

不恨生而顛顛死當道遙世俗之所謂福澤君子之所不貪天之予善人或不在是又何詰焉嗚呼繁繁一丘誰為大官滔滔古今誰為長年茫茫九州誰為故山回也天憲也布衣舜也蒼梧之野聖賢豈乏于德哉形束一隅神亡不之請歸近延陵之墓而葬焉尚饗

痛快窮覓歛恨旅魄緘悲

戲為生祭周叔南文

嗚呼叔南鬼先鬼逝躍馬氣灰擊劍心一維匣有刀維房有矢淹淹下泉一蹶不起曲房辭玄堂永閉風雲滲淡日月飄忽永弗御而已塵肉未寒而先骨號樹間今聽姑悲牀頭今聽蟬生時多營歎突兀追風飛兔摩空與鵠手摧勁勇足踏溪泓雕龍搏虎為世英物壯圖不成飲恨而歿於戲叔南對酒不能飲有客不能歡纖月空墜燭花空寒哀角已盡微鐘復殘使我仰天而涕廢箸而歎

屠赤水集

卷二

三

嗚呼爾形願爾氣稜稜固將望爾以千秋合選萬里驍騰昨日之口駢驍于天步今日之日掩狐兔于寒局而使俠士有恨英雄無年白璧中斷紅粉早捐三河氣咽六郡心憐華堂寶炬散為荒煙茫茫獵場犁為墓田天青射鵰之野地冷飲馬之泉又何由逐輕車而出塞隨都護而臨邊嗚呼運運必遷物窮乃終何日弗西何水弗東秋草罷綠春花披紅嗟夫君之盛年何瞥焉而就木形未離于人羣名已登于鬼錄若有人兮山之阿鬼侯

子兮水之曲。風之生兮。蕭蕭靈之來。今蕭蕭又安。
知龍女之晝游。彷彿湘靈之夜哭。嗚呼。世固以形。
存爲存。形亡爲亡。萬物擾擾。亦又何常。千秋神王。
馬骨魚腸。一朝氣盡。西陵北邙。君之言笑如故。而。
賸焉摧藏。以慟哭而代管弦。又何必青楓之與白。
楊。

韓絳之謳。雍門之琴。可令之悲。亦今之憤。

屠赤水集

卷二

三十四

○○○戲爲酒徒祭文

名挂醉鄉。鬼遊鬼市。船內拍浮。儘極持螯之樂。道。
旁枕藉。終酬荷鍾之心。送浮生于剋。藥天地何知。
付世事於酩酊。古今稱達。三萬六千場。未盡生前。
之醉。一百五十日節。誰澆身後之墳。

一味麴蘖。不知生樂。不知死悲。拈出不令之闕。
劉伶王勣之席。

屠赤水集

卷二

三十五

○○先君丹溪公詠

大制之濱。厥土膏沃。風氣博厚。先公是毓。於穆先公。高華舊族。弗習佻巧。天性純朴。棄瓢箕水。挹甕漢陰。高揖義皇。實忘機心。溫夷愷悌。去爾睚眦。于義則厚。于財則疎。見寧弗避。見利弗趨。大猾同載。舟人告覺。公竟遺之。弗私其橐。長公逋負。習第以償。雖曰無家。孔懷弗傷。魯有恭士。七十偃僂。公實蹈之。亦莫敢侮。蓋捐世務。不挂胃臆。逍遙東籬。夢寐彭澤。形神弗勞。高風遐邇。澤乎其德。溫乎其容。

年芳小集

三十六

麗眉皓首。海岳穹隆。嗟公之年。胡不耄耋。一朝無疾。神光電滅。陰霾障翳。白日匿影。冥途何長。夜臺何靜。斃弱于千里奔還。送死弗及。罪惡彌天。呼號泣血。摧我肺肝。靈輅在室。總帳在堂。再絕再蘇。明燈煌煌。時維孟冬。臨乎繁霜。悲風蕭條。木落草黃。高旻寥穴。四顧莽蒼。於戲哀哉。亦孔之傷。

真如廣風音亮且洪

○○陸太史夫人哀辭

陸太史敬承喪其夫人痛悼而賦神傷太史達士賦神傷神可傷乎余爲作哀輓而

以曠語終焉

有美玄娥。窈窕連娟。來偶詰士。相將盛年。士也早貴。交戟之衆。玉版金襴。葵蘭與芷。夫人相之。蹈道秉禮。鳬雁宵征。鷄鳴戒起。婉不及媒。敬不廢歡。以肅以離。如蕙如蘭。浣濯必親。拮据無難。備炊未餒。擊絮未寒。士也晏客。畜醑治餐。士也遠行。秣馬裝

唐赤水集

卷二

三七

鞍。但見其給。莫知其端。厥德方並。厥情乃深。人情以色。我憐以心。珊瑚爲珥。玳瑁爲簪。芙蓉羽帳。葡萄錦余。百齡無恙。玉瑟雕琴。一朝遷變。榮華衰颯。花落辭條。珠亡去匣。月冷虹梁。雲棲畫閣。香奩書空。金鎖夜合。鸞鏡在臺。珠絲盈篋。雕牀綉被。儼然空陳。御巾裏粉。更有何人。衣焚爲灰。釵碎爲塵。慘不忍見。動魄傷神。素帷望影。望不可親。有時入夢。惝恍非真。嗚呼。夫君亦孔之哀。仰天而哭。浮雲爲摧。入室而歎。悲風忽來。哀能傷人。一夕夜臺。萬物

雙
集

紛輪往來。賸部偶然。而合名爲夫婦。偶然而散。如
電如露。大運行盡。去不能顧。美則琉璃。華則彩雲。
魂消香滅。空遺羅裙。生游曲房。死委荒墳。千秋萬
歲。同盡何云。死也孰化。生也孰造。督而成合。督而
凋耗。孰而號之。爲造物笑。恩亦飄風。愛亦飄風。逐
情。道累以翔。太空。
鼓盆之歌。讓麗。

卷二

敘董太史小品

才兼之難也。以文人而遊
菰逸。少不能兼。繪摩詰不
能兼書。兼之者爲蘇長公。
又以文掩菰。其他才菰或

董攸一

可稱而短于行。則又不堪
指數矣。蓋造化嫉全鬼神
妬盈類然也。明興多才。唯
雲間董太史其名。則自宮
掖。衿紳下及販夫游子。無

不珍之重之爲今之長公
而才藝又不相掩讀其文
類不作釵腳溜痕麻皮劈
皴寓奇于平化拙爲巧融
板爲逸飄然如雲中鶴澹

董敘二

然如林着烟艷冶美人容
與林間蕭騷逸士婆娑泉
石誰謂短幅殘縑不與拱
壁爭價哉壓右軍之遺墨
殘縑剩幅一字一金薄右

丞之點染小磧寒沙一景
一絕卽與長公小品共讀
之爲一爲兩當亦無從辨
者

董敘三

壬申冬翠娛閣主人陸雲

龍題

三



蘇軾詩選董思曰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樾館詩選序

○○○何士抑居廬集序

○○○石居士詩選序

○○○劉向說苑序

○○○重刻王文莊公集序

○○○沈公路文集序

董思曰集

○○○壽陳徵君元配衛孺人六十序

○○○壽汪母八十初度序

記

○○○光岳樓記

○○○兔柴記

○○○湖州福山仁壽院長生殿記

○○○清江主政韻發願公去思碑記

○○○太傅許文穆公墓祠記

通詞

○○○酒顛題詞

○○○吳長卿飽菜軒題詞

○○○王竹塢詩冊題詞

董思曰集

目二

翠娛閣評選董思白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論

○○○讀衛霍李廣傳

議

○○○救荒弭盜議

傳

○○○星海潘公傳

引

董思白集

目三

○○○八林引

○○○畸墅問水詩引

○○○錢象先荆南集引

○○○毛司理詩冊引

○○○汪然明綺集引

○○○林東齋五十詩冊引

疏

○○○重脩新橋募緣疏

○○○重脩積慶寺募緣疏

○○○建石殿疏

銘

○○○原心亭銘

贊

○○○緱山王太史像贊

○○○馮少墟像贊

○○○宇溪陸隱君像贊

○○○諸德祖像贊

○○○盧原甫像贊

董思白集

目四

○○○周公美像贊

○○○喬方伯像贊

○○○陳九餘像贊

文

○○○祭吳微如年丈文

○○○祭陸君策孝廉文

○○○祭潘文學六潤文

墓表

○○○太學澹庵吳君墓表

○○○名宇陳公墓碣

○○○程柳汀隱君墓誌銘

董思白集

目五

翠娛閣評選諸名家小品

華亭董其昌思白著

仁和丁允和叔介選

錢塘陸雲龍所侯評

○○○樾館詩選序

校馬無色

漢武帝房中樂府。取唐山夫人所進十五章。當時
牧馬在廷。豈無雋響。曾不以被管絃。而擬金石。抑
何盛哉。之超也。文君以白頭吟。少許勝。長門賦多
多許故。相如心死。倦遊。不復走茂陵。道良以遠。山
之黨。每與時相。而才情麗潔。千載不化。彼宋玉陳

董思白集 卷一

一

王之賦。摹艷質。而遺作。能未為具服矣。當今閨秀
作者。不得不推草衣道人。觀其新集。如貽桐汭五
言。古四篇。綽有韋司直唐韋應物之古淡。而代陶琴。代
莊蝶等命篇。亦復獨創。大都閨秀之詩。雖饒于才
致。而饒于取境。未有若道人之鑿空者。豈直緣情
綺靡。為宛轉之歌十離薛濤與高駟相失作十離歌之什已耶。
吾又聞道人鑒情進懣。被忍辱鎧。師月上而友南
岳。不欲僅以詩人傳。何論唐山文君。吾過矣。吾過
矣。

一精極其
清麗

論議橫生。既抗才婦乎才人之上。而更能抗草
衣于才婦之上。具文人口腕。

王思白集

卷一

二

○○○何士抑居廬集序

吾友何士抑。居父喪甚謹。嘗曰。漢原涉有云。先人
墳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冢舍于鳳凰山之麓。賓
客會葬。如雲馬。蹄地悲鳴。不得前。松栢楸。儼然
林立。蓋士抑之產。坐挫而哀思終無窮。每當寒霜
寒月。呼號墓頭。不忍去。間爲詩歌文詞。以紆寫之。
而廣和應酬之章。亦復不廢。則居廬草是也。自古
喪言無文。故東坡居喪。謝賓客。絕詩文。晦翁亦以
爲知禮。而實有不必爾者。昔石軍諸帖。半出于問
董思白集 卷一 三
病吊唁。從哀戚中結法。所謂泪漬老筆者。其書獨
垂。至今古孝子白華之什。三百篇不載。東晉有補
詩。補之讀者。終以未見逸詩爲恨。則又何怪乎士
抑之有居廬草也。余有傷弓之痛。每置不忍讀。卽
讀之。亦不忍竟。然而文詞辛酸。聲氣悲婉。如哀蛋
勞雁。使人聞而泣下。將無清歡之言。難擬而愁若
之語。易工耶。雖然。士抑發乎情。止乎禮義。蓋古孝
子之遺志也。况其言爾雅韶麗。卓然可傳。余職史
請授之樂官。以次于白華逸篇之後。

得家思一
可方是情
文無從

不可無此
解

此解更精

四

委曲出脫筆巧而艷
哀生千情詩亦發其情情不可遏可以讀禮亦
何不可成詩

重恩白集

卷一

四

石居士詩選序

石居士詩選者今大中丞楚陽石公作也古不有
開府詩乎曷稱居士蓋海內之知石居士久矣公
始爲二千石守長以強直失當途驥中丞臺以乘
墮而攻無弗勝者竟奪於清議昨自免去當是
時公一似披裘翁此一居士也公既自吳郡移守
會稽銓宰念淮離爲天下膏脂莫不有修士誰酌
食泉於是公以憲職領離使會有監司以苛禮裁
公不爲屈趣解印歸當是時一似柴桑翁又一居

重恩白集

卷一

五

士也公歸而草木食大忘人世臺察守相于旋
踵門罕所容接惟以古道素風爲鄉閭表當是時
一似遼東皂帽又一居士也公沉冥踰一紀潔修
閱一世以有此居士譬之喬木焉封植護持自拱
把以至於參天大不易矣而奚以崇撫者重公之
詩乎公結髮稱詩以唐爲範其論本朝詩以高楊
張徐爲正始雖與七子同世未嘗有所附麗今讀
其古風近體五七言諸什氣骨蒼勁格律沉雄者
往規摹少陵卽溢爲變體亦在昌黎樊川間乃其

早相居士
管寧也

非乘情下
分十五斗
以不齊于
縱使更難

可祭於社者。非公其誰哉。余受交於公最蚤。晚而結山中之契。公既歿。又習於震開。嘗歎公爲古之遺直。其世美不墜有以也。聊敘論如此。跼踖者。博士耳。乃日以狂哉。然當其以言詩直對監司。處似桑民悅。則固古之狂也。噫。一博士亦不容直。乃如是。

〇〇 劉向說苑序 館課

西漢之著書者。自陸賈以下。凡六家。而卿金子居其二。淮南王安。則有鴻烈解。中壘校尉向。則有說苑新書云。淮南之書。倣說起忽。世所稱極風霜。坎沆瀣者。蓋文士多沈酣焉。而向之說苑二十篇。網羅舊聞。應規入矩。似非好奇者所急也。茲顧刻說苑何也。曰。向之此書。其合於立言之指者。一也。文詞之爾雅。不與焉。裨用一也。述聖一也。故一也。有一於此。皆可傳也。矧兼至焉者乎。夫語稱公

以并字
非說苑

輸子巧於爲舟車。而拙於爲木鳶。以非所常御也。顧長康易於貌神鬼。而難於貌狗馬。以衆所習見也。向之說苑。自君道臣術。迄於修文返質。其標章持論。鑿鑿民經。皆有益天下國家。而非雕塵鏤空。縱談六合之外。以動觀聽者。是爲裨用可傳也。漢承秦後。師異道人異學。自仲舒始。有大一統之說。然世猶未知宗趣。向之此書。雖未盡洗戰國餘習。大都主齊魯論家語。而稍附雜以諸子。不至逐流而忘委。是以獨列於儒家。是爲述聖可傳也。元成

出中堂之

間中官外戚株連用事。向引宗臣大義。身提護。顧所謂三獨夫者。共憂社稷。懷忠不效。又進說苑。以見志。吾讀其正諫一篇。蓋論昌陵論外戚封事之餘音。若縷焉。是為獻諫可傳也。此三者鴻烈有之乎。豈惟鴻烈。陸大夫有向之麗。而無其實。賈太傅有向之辨。而無其識。董江都有向之醇。而無其。楊子雲有向之詣。而無其節。知言者必能折衷矣。或曰。史載子政自言得淮南王枕中秘書。以黃金不成。獲罪。則好鴻烈者。宜莫如向。故曾子固發

思白集 卷一

八

其言不深純。是不然。夫子政固少好淮南者。及其義甘不調。齟齬憂患之偏。嘗而學術意。見已一變矣。管柳河東文師國語。而非國語。會南豐大。子政而詆子政。文人反攻固耳。可盡信哉。說苑平而無奇。得此三可傳。良足不朽。

重刻王文莊公集序

王文莊公仕於弘正之朝。是時海內談道者東越未出。談藝者北地未著。自楊文貞而下。皆以歐。為範。所謂治世之文。正始之音也。文莊公崛起天地之中。循習先民之矩。其詩文以自得為宗。自然為趣。其才無所不聘。而馭之以法。不為戰國之縱橫。其學無所不闕。而束之以裁。不為六朝之雕。於境無所不收。而以情附境。不為莊列之虛恢。於情無所不摹。而以禮定情。不為屈宋之怨。誹蓋率

董思白集 卷一

九

爾泛應不難。典型寂寥。短篇各標閎鉅。若入清廟。所見無非法物。若驟廣陌。所踐無非坦途。奚以句比字櫛。用非聖之書。氣盡語竭。逞無窮之辨。為哉。試取其合作。置諸廬陵南豐兩先生集中。曾可區別否。公有言。古來文人持論。但以自快其臆。不必合於當日之事情。評臣之獻納。苟出於植黨沽名。則有溷國是而不恤者。蓋百年之前。已洞見其端。而今始驗也。非淵識不至此。嗟乎。當德靖以來。作者如林。以師心擬古。上說下教。正始之文。幾於若

之表。各老。鮮有過而問者。功成不居。公亦何能
自異。及夫模倣。之方已窮。千秋之論未定。而後人
人知循其本。則公之文始懸衡天下。神明再還。日
月重朗。是集也。蓋詞場之赤幟。非王氏一家之天
球已也。公之孫王大夫。較簪授梨。張皇貽厥。紹聞
德言。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世家之寶祖視者。吾必
以大夫為冠冕矣。

王鴻儒。南陽人。歷官大司徒。謚文莊。所著有疑
齋集。意其是手。序中論文。既不落馳聘。又不落

沈思白集

卷一

十

序。不淪虛誕。誠可不辱此序矣。

○○○沈公路文集序

余往與陶周望論文人之病。惟達為甚。周望曰。慨
公詠懷何鬱鬱奇也。余曰。豈未見蘇門時什乎。晉
人每謂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斯語也。
用之功名之途。則大善。不可為著作之林道也。彼
潘陸沈謝者。流得一佳語。如下一。蘇國。一。穩字。
如。遇一導師。專似癡奔。似癡多。取似貪。不讓似怒。
然。上列名。與夸士死權等。不如是何以傳不朽乎。
周望恬於進力於古。以余為。其無年而

重思白集

卷一

十一

茲又有慨於沈公路也。公路家承世美。才擅勿清。
既游竹素之樊。亦涉園林之趣。性復介介。深居簡
出。不為大人游。不懸高門。薄其於稱詩。血酬夙好。
何悖尊生。而廣心浩大。不遺餘力。纏綿險韻。層累
連篇。讀發百兩。箴盈九土。謬謬焉。嘗慮目攝者之
當吾前。而辱稽者之議吾後也。中歲善病。身名孰
親。然藥果與詩。尚難然並進。吐山肝肺。襟。不
不惟若癡若癡。若貪若怒。且兼為四愁。為八苦。而
著作之興。迄不衰止。誰實迫之。堅守恒度。乃爾耶。

若作亦已
第之集

籍令公路策足王塗。肝衡詞壘。將其道益廣。其氣益揚。送別懷人。不止眼前。傍侶登高。吊古不止。封內山川。騁妍抽秘。著書滿家。當必有富於茲集者矣。斯文人之習氣。志士之深心乎。嗣子毅似博雅。紹聞結集。授梨傳之海內。俎豆於孫太白王履吉之間。嗟乎公路生矣。

寫出其橫眉入甕之苦心。更寓無年之嘆。

聖思白集

卷一

十二

聖思白集

。壽汪母八十初度序

夫室有交謫。則偕隱者著。家有小慈。則勸學者稱。王君公所以能遂其高者。用婦言也。歐陽子所以能顯其名者。稟母教也。若汪母太孺人之事。更有異焉。太孺人始為汪氏婦。孝廉公故食貧。落落窮巷。糊其口於都養。數不得志於名場。倦游矣。太孺人慰之曰。以君之才。豈長貧賤者。幸勉事背城之戰。則請枹鼓以助益廢。簪珥資斧其行。孝廉公氣乃壯。趣治裝。應使君月旦。竟以遺珠售片玉。家

聖思白集

卷一

十三

際。孫此而大當是時。太孺人豈不能作逸妻語哉。顧孝廉公飛鳴有具。頭角未呈。假令以運命之說。懷安自墮。則南金竹箭。終為無經之寶。而華門主寶。皆為伯通之庶矣。太孺人成汪之功。豈在舉主下哉。太孺人晚而賦相。有丈夫子四人。翩翩名士。佩服義方。唯謹。思日孜孜。及親而仕。無如數奇何。大懼無以樂母心者。太孺人則寬之曰。榮進有時。豈能越春而為夏哉。汝家里號鳴珂。居題通德。貴盛矣。寧必人人朱丹其轂。若等寧謂奉母氏答

至而臥遊爲乎孺人今年六十矣。計其子歸以來四十年中。合符古賢媛而過之者有三。其始當仲醇才名方噪。俛拾青紫之年。顧不難爲孟光之勤。隱然而勤身家。秉先虛無恙。不至寄居臯伯通之廬。此其賢一也。仲醇中歲。所謂同學少年。爾汝交而金蘭好者。相繼登華貫。有乘車戴笠之異。而孺人曾不艷稱焉。有似於王仲孺婦。然諸郎君皆浩然充然。無憔悴可憐之色。不至如仲孺子蓬頭歷齒。勤父子情其賢一也。晚歲則爲龐公之偕隱矣。

董思白集

卷一

十四

然龐公不入城。以全家往鹿門。放而仲醇之不入城也。并不入室。孺人卽屏居蕭穆。而有林下之風。又其賢一也。孺人第少藿弗耳。往者臺察以有道薦仲醇於朝。將修吳與弼陳憲章故事。此何必非藿弗。仲醇同學有若方衆甫學憲。唐元徵宗伯。楊彥履官諭。范長倩學僉。其夫人則既藿弗矣。而頑舟之外。皆成逝波。有如孺人之琴瑟並奏。集千百祥者。誰哉。又況乎仲醇述作大業不朽。則孺人之音懿範。與之同不朽。西池之紫霞。上元之雲。

嗽不足爲孺人頌也。結吮之辰。諸君子試理余詞。而前奏之。當陶陶然盡康爵矣。轉筆夷猶。填詞的燦。至其比勘。益云確矣。

董思白集

卷一

十五

○○○壽陳徵君元配衛孺人六十敘

余友陳徵君仲醇。避俗逃虛。志在五岳。晚而買山。東余之麓。貯書萬卷。游詠其中。經其門間。若無人。入其室。其人斯在。幾與世相忘矣。非直忘世也。殆亦忘家。雖與其元配衛孺人相莊若賓。而自其山居之後。鄉城相距十八里。一歲不過再三歸。孺人時以春秋上冢。爲留憩山莊者數日。此外罕賂其面。與城市之人罕覩。仲醇者等。仲醇又不治生。卽內東帛加壁。于謁幅。談筆潤有餘。選選與九族。

東帛集

卷

七

實朋全其饑寒。隨手散去。橐空而止。鮮有歸遺。細君者以閨閣之恒情。論不幾似太常之妻。北門之室乎。而孺人以端莊靜一之德。拮据內政。嗚嗚如也。雍雍如也。安其荆布。有六珈之華。饜其脫粟。有八珍之旨。子婦皆式其儉素。佐以力作。大者蘋蘩。小者機杼。無不瞻舉。仲醇是以無八顧而偃息。于一丘一壑之間。仲醇卽不一丘一壑乎。簪屈子遠遊之冠。策盧敖鄧林之杖。凌華嶽而躡衡岱也。男婚女嫁。中壺足倚。庸詎如尚平畢世。次且老疾俱。

劬勞者。必五鼎食。六珈衣乎。則更有進於此者。勉之足矣。余不盡識諸公子。而交於穆溟。穆溟仁心爲質。蘊義生風。季布之諾。信於鄉邦。第五之名。不減驃騎。卽太孺人之所爲。劉薦留賓。隔閭辨友者。槩可知矣。太孺人年登大耋。神明益王。嘗質明覽。衣刺斷家事。衣布食淡。抑絕甘濃。戶樞不朽。衛生之經也。飲尊不盡。重積之旨也。皆壽道也。古之女貞。有夫與子而度世者。惟魏華存元君。今之元君不在。南衡在。黃山石岳間矣。余言以祝觴者。汪

董思白集

卷

七

太學元霖於穆溟爲族弟。素受太孺人卵翼恩者也。

文有度。有色。尋常中拈出相夫教子二事。亦儘是可儀。

光岳樓記

維揚之有書院也。雖使者報也。中廢四十年。侍郎彭公以離政之暇。復其舊觀。加闢敞焉。布之條教。秩如也。已稍采形家言。因吳比部之緒。於是。有光岳樓之役。公之言曰。聖王之制。勿使四民雜處。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夫。管大夫為其海者也。其於士也。必使羣居而萃。處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孝者。言忠。至于商弟曰。使就市井而已。吾非與學使者。分士也。寧使鹽筴盛。而詩書拙也。乎。無

董思白集

卷一

十八

何憐落。成諸生。既走吉水。請鄒先生記矣。公復授簡。其目曰。講堂所戶。視者非而家江都生乎。願納。結家學。思此多士。不佞昌三復光岳之義。而知其有合于正誼。不誼之指也。古今名世之士。必鍾美於三光五岳。以生尹日也。卿月也。列星也。嶽神也。贊屈原。以日月爭光。贊韓愈。以泰山北斗也。皆善喻也。於川瀆無當焉。九府以為泉流。貪夫以為谿壑。非是族矣。豈不以屬於義者為高明。而利則否。屬於高明者為士大夫。而下流則否哉。平津與

江都

士而貴心
若與矣

江都同事武帝。曲學之敝。流為桑孔。雖復布被。不得論於拔葵之節。焉遷之傳貨殖。抑何寡識也。揚之士。所以不辱斯樓也。舍江都言無師矣。古之學者。畔且養。士即易業。而不虞其艷言。而孰知夫多取之為貪。賈也。而孰知夫養交之為趨。時也。而孰知夫好進之為。險也。而孰知夫身闇之為。簒也。五都之士。以計然白圭為聖人。何知仁義士。誦法孔子。而或挾之為市。此言利之精者也。於光岳何居。侍御公之錫斯樓。以嘉名也。棹櫓為師。保董思白集

卷一

十九

矣。諸士日擊而道存。庶幾出入不悖所見。耶在昔江都論漢事。謂鹽鐵之利二十倍古。民日稱病。始元間詔丞相御史與文學問民疾苦。當時豪雋。輒奏茂陵唐生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與御史大夫議鹽鐵。欲開仁義抑末利。其說亦本於江都。今天下之利網密矣。諸士羣居而萃。處服侍御公之教。豈免蒿日憂世出而修百姓之急。如唐生萬生之倫者乎。此之裨於離政者大矣。公何謂與學使者。分士也。請以刻之碑陰。

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吁。獨不聞人傑之顯地乎。
打破利字。便是節之所由顯也。正誼不謀利。豈
不吃如山岳哉。無令淮揚僅以財利高天下。更
是揚士所急。記始善言之矣。

董忠白集

卷一

三十

林下亦自
不少但不
以斤即以
毫耳

○○○兔柴記

宋人有云。士大夫必有退步。然後出處之際。綽如
此。涉世語。亦淵識語也。讀白香山池上篇。其所謂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書有
酒。有歌有絃者。實為衣冠巢許之助。溫公之獨樂
卒。成謝傳之同憂。有以哉。今觀濟美張黃門公兔
柴記。其疏泉斲石。經始戊戌。去解褐纔七年耳。已
抗枕漱之思。及在掖垣。領衆正。稱耆宿。雖業在匡
時。而尋盟之猿。鷗。手植之松。桂。未嘗一日釋於懷。
董忠白集 卷一 三

及是以品急歸。而喜可知也。嗟乎。輦下貴人。嬰情
好爵。騶騶馬通之外。別無活計。即廻首家山。不乏
平泉金谷。亦僅付園丁。斃輪作者。游者。賓主誰分
其如白傳之飲一杯。吟一篇於池上者。少矣。况
能左伊川。右康節。著書談道。煥山川之色。而隱起
華夷之望。如溫國者。哉。是在兔柴主人矣。余林居
二紀。不能買山乞湖。幸有草堂。輞川諸粉本。着置
几案。日夕游於枕烟。廷滌。煩磯。竹里館。茶。黃。汗中
蓋公之園可畫。而余家之畫可園。大忘人世之家。

具畧相埒矣。獨世方急公而余能使世兼忘我是為異耳。

盡處耶。誰肩國事。但岩宁有烟波心。則不至競跡耳。況買山羅玩。誰無園林圖畫。究竟所受用不在是。宜乎先生拈兩人之得以傲世。

董思白集

卷一

二十二

天女飛花
已落經巢

○○湖州福山仁壽院長生田記

世無常住之物。而謂有長生之田。可乎。余曰。惟僧當有之。蓋安婆外有香積土。飯糲邊多餓死人。此田非情田。非識田。乃威音王之所并授。佛祖之所燈傳。菩提為種子。精進為糧。鉏露地。白牛為耕。使廣百繇旬。而不分疆畔。歷未來際。而不易主人。仰山之刈苗。趙州之洗鉢。皆是物也。昔有石屋老人。於仁壽院舉揚世古。石機嗣之所居之處。即為寶坊。匡徒領眾數百為羣。食輪常轉。法道下衰。極貧

董思白集

卷一

三三

難破。天人之供。既絕。銜花之鳥不來。有宜中止。人名寂鑒者。戒行精嚴。願力堅固。募田若干。勒石記事。垂之永遠。夫九土之田。湖所得幾何。湖之田。仁壽所得幾何。陵谷且在。蓬萊江山亦悲。禾黍而上人。豈關於成住壞空之義哉。倘有大善知識。如石屋老人者。延致住山。弘開法席。說無生忍。為長生田。即展袈裟一角。是無邊阡陌矣。上人作禮而去。因記之。

于桑下宿之旨何如。然疏自奇幻。

○○○清江主政謁發願公去思碑記

今

皇帝綜核吏治。六官之屬。分司海內。典錢穀。關市。將作之事者有。詔臺察得非時列狀以聞。自余在。陪京見所在封章。幾無完譽。而淮南水部韻。發願公。官評哀然為天下最。茲進秩望。即還朝行。矣。彼都人士。懷公德政。乞余為記。昭示後來。與清。淮俱未。亦猶金石錄所傳。漢時使君碑遺意也。其。言曰。淮南歲轉粟四百萬石。以供天府。緣衝巨艦。

董思白集

手四

魚鱗雜選。自淮入河。帆檣如織。而繕治之役。領諸。水部。是漕輓為。國家之咽喉。而舳舻又為漕。執。之命脉。水部得其人。為濟川之舟楫。非其人。為江。海之漏卮。厥寄重矣。公始事。當黔巫用兵。川途為。梗。楚蜀巨材。採辦不易。公先期命官。未提四出。於。是木商響應。榱桷梓蔽。江而下。以副所願。鮮有。操其急。而糜水衡。如往事者。公之利用豫也。器當。孔道。城有狐。社有鼠。憑藉為姦。良民善士疾首結。舌。公廉得渠魁。或寘之重典。或捐之通衢。彭殛既。

金石
無士而
金石而

明人知改步。准之民靡弗安。于祗席者。公之利用。斷也。工作之弊。日引月長。厥役侵牟。工師束手。百。人之欺。非一官所稽。百年之實。非一朝所破。運艘。之易敗。運卒之途窮。莫不繇之。公乃親為簡察。詳。立科條。工無賸材。軍鮮剩肉。竟公在事。波臣不。警。者。公之利用勤也。公嘗自言。桑大夫之心計。析千。秋毫。用之算商。則誠苛。而用之燭姦。良有補于國。劉士安之出納。專任士人。吾無徵榷之權。而率作。勸相使。胥吏之流。有士人之行。或庶幾焉。若木屑。

董思白集

卷一

手五

竹頭其細已甚。吾師其意。木牛流馬。其奇已甚。吾。寓諸庸職。思其居。在考工記一篇耳。語既余進而。謂之曰。若等既知公矣。亦知公建功集事所繇乎。蓋國有六職。而工居其一。吏有六計。而廉為之冠。吾視公冲然穆然。居心若水。潔行如雪。其視處脂。膏。飭簋。簋直日用。細故而不。自以為奇。節者。故廉。以生威。而聲弊。剔姦。無施不效。即進而持九流之。衡。所謂清通簡要。舉漕政而措之。裕如也。奚止虞。典之稱若工乎。公嘗以劾語多駁。典學談經。都人。

廉尤為美
之本

士蒸蒸服其德教故稱述特肅主。

爲拓實耶爲故祠耶俱不可知若其議論俱足不朽。

豫則事易集斷則弊易釐勤則功無不成若其不廉又弊之府事之蠹記中極善闡釋歸重。

太傅許文穆公 祠記

神宗初歲在己丑吾師許文穆公典南宮試事所舉皆稽陶望齡華亭共昌南昌劉曰寧三人皆以天下士相許復以生死交相託比公還政則陶子以兇觥大斗修視啜之儀劉子以白馬素車赴執紼之會至於先師兆域諸子堂構二子皆未及見其大全也其昌年頗半百義激在三念曲阜之材必分植於羣力延陵之劍當討諸於九原相此牙山定惟龍頰川原繚繞嶺嶠周遮行堂之高敞可

容萬家佳城之鬱葱能礙白日信龍延虎俯暗合青囊天作地藏無論石窠者矣公之諸子季履中含帶以爲是役也

天子給秘器以寵之命皇華以光之雖菟裘之上經始於達生而連岡之崇煇耀于繁錫豈以墓祭非古忍令野處無祠將拒咤二白委君策于草莽生芻一束問賓至於水濱必於樂哉丘也別起福庭則魂兮歸來儼依華屋肅家師儉何取焉斯碑而羣斯飛宋玉招魂可無闕焉爲棟而桂爲宇若堂

封若釜封。出自森森之柏。迎神曲。送神曲。銷於翼
翼之無。豈惟孝子。慈孫進。脯糈乎有所。且使門生
故吏。鴈藻。芷而知歸矣。或曰。此地西望軒皇。鑄鼎
之區。東連許祖。煉丹之窟。公與宣平同姓。將因應
願再來。否則殷室。鹽梅。何以騎箕。乘尾。商山。羽翼
終然。訪石尋松。斯基爲。蛻骨之仙。都斯祠。卽妥靈
之真宅。清明。火冷。陋西家之殺牛。華表。月明。下遼
沙之化鶴。吾師乎。吾師乎。可久爲賢人之大業。不
亦太上之大年。兼之矣。

董思由集

卷一

三十

瓊筵瑤梁。蓮楹藻枕。結構既整。采飾更鮮。

酒顛題詞

淵明。恕醉。與漁父獨醒。正言若反。卽使蒲糟。噉醢
所謂。寄大夢於梧捲。而德義之矩自在也。顛何容
易。知此。則知文成之辟穀。圖南之愛睡。皆真能顛
者。茂卿其酒人之雄乎。若夫醉鄉之天地。騰騰兀
兀。近於天全。微細披剝。乃是無記所攝。落凡夫醉
於無明。二乘醉於涅槃。惟大聖人能飲酒。不及亂
茂卿深於法喜。故爲下此轉語。中下之根。欲讀酒
顛。請從酒誥入。

董思由集

卷一

二十九

不顛不在其名。不彰以酒。自述其顛較勝。

○○○吳長卿餽袁軒題詞

吾友吳長卿天下士也。胸中有數萬卷典記。亦有數百萬甲兵當事者。壯其請綬俾之剖竹。已脫穎矣。而薦士者爲當門之蘭。所薦者亦有批根之剪。斯五岳方寸之不平。六月扶搖之蹇息也。今者作倅漢東。獨標廉善。顏其廨宇曰飽菜軒。以彼才情。雖叔夜餐霞不足爲其秀。子卿嚼雪不足爲其貞。菜則安取焉。將藿食之憂。殊異肉食之鄙。而淡然無味。乃爲天人之糧耶。其義則具陳徵君之記矣。

董思白集

卷一

三

因爲題勝而漫弁數言。

葵藿之忠不伸有飽菜而已。○淡然中却有新色。

○○○王竹塢詩冊題詞

感恩殉知。捐軀明報。動於俠腸者也。懷賢好德。觸事激昂。動於正氣者也。今以竹塢生爲郭宗伯之死友。其義誠高要亦荆卿貫高輩所辦。余所爲竹塢多者。謂宗伯之賢。宰相不能知。而生能知之。宗伯之冤。同朝不能訟。而生能訟之。不可休以死。不可啗以官。是爲天地正氣。與段太尉段太尉名平安金藏唐太常工人。討心明中宗不反者。足比肩鼎足立耳。嗟乎平津公公孫弘。封平津侯。爲漢相。之客情勢排賢。一轉眼開富貴。在

董思白集

卷一

三

惟有青史唾罵千載不磨。視竹塢生被三木身。瀕九死丈夫英槩可歌可咏。相去何啻霄壤哉。余侵尋世難。而有感於交態之變者。聞竹塢生之事。益用壯之。因讀諸君子贈言。題於簡端。

語云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落得爲小人。如揚倭漆之白李南陽。王竹塢之明郭宗伯。不謂正氣偏在人士。怪哉。

莫怪同朝。只是竹塢利害不明。身家之念太輕耳。

卷之二

讀衛霍李廣傳

張起

衛青李廣
李廣傳

司馬子長孤憤士也。又好任俠。故其為傳善寫時世不平之感。至衛霍李廣傳。其排上進下。反覆見之。大旨謂青去病遭時成功。其貴在日月之際。而李廣才氣天下無雙。乃終身坎軻。大小經七十戰。會不得懷通侯之印。豈非數哉。此子長所為寄慨而抑揚其詞也。微文刺議要在武帝矣。雖然。思以此益見武帝之知人。能任將。何則。人之受器各有適。然未有不可以試而知者。惟將帥之材。則安從試乎。必試之于見敵。一試而不效。是以國與敵也。不可不慎也。彼衛青牧豎也。去病媒近也。青之名天下無稱者。而去病至不能識古兵法。其非飛將軍比。易知也。帝顧以鞭撻四夷之權。輕畀衛霍。而李廣者。不使一當單于。抑何謾哉。及其究也。廣竟無尺寸功。而青去病追奔逐北。執訊獲醜。至於空庭幕封狼胥。又何識之卓也。此則帝之善將將也。若曰廣數奇耳。去病天幸耳。其成敗非繇將畧。

微觀廣
文人之
如是如是

將母然

則吾以為將畧猶可知。而數奇之與天幸其尤不可知者也。管張魏公名高一世。宋孝宗倚以興復。而符離一敗。宋事隨之為宋計者。寧用衛霍之天幸耶。抑用張浚之數奇耶。原夫西漢承戰國餘有士大夫皆以招賢養客者為賢。衛霍獨否。以故于長少之彼其進游俠而退處士。亦近此意。蓋有激云爾。

初生之犢凌虎氣。以未試王也。強弩之末怯縉力。以屢挫餒也。以貴戚而重。以疎逖而束。董思伯集 卷二

之功。今功之成否。寧待辨哉。君相造命。或者君所重。天亦祐之耳。推勘處頗沉入而暢達。

〇〇救荒弭盜議

天下有救災之計。又有轉災為福之計。水旱頻仍。盜賊嘯聚。國之災也。能設策運奇以止之。是亦足矣。而曰轉災為福。無乃迂乎。曰不然。凡天下所以患荒者。積蓄少也。積蓄少者。地有遺利。民有遺力也。凡天下所以患盜者。武備衰也。武備衰者。國多冗軍。兵多冗食也。今有一舉而可備荒。又可以弭盜。又惟民饑盜起之時。可因其勢而用之。則何害乎。曰。盜民而已。夫流民固民也。進可以戰。退

董思白集

三

可以救災。所關惟食是仰。當是時。使姦雄用之。則信星之舉也。使國家計之。則富強之資也。顧處之得。其術固已。大者。天不降康。肥壤為虐。吳越江右。連年荒。此荒。冷野無青草。人有走心。而江淮之間。流離溝道。或攜老幼。舉族共行。或棄妻孥。孤踪獨逝。鄭俠之圖。所繇以作。誠得綱紀之臣。忠實之吏。擇公私廬舍。及宮觀屋宇。沿途團結。給以粥糜。能勞苦者。傭其力。有伎藝者。食其業。俟至來春。給賜牛具。種食以贖。土荒田計。口分授使之

科舉

耕種。彼其父母妻子。皆乍耕南畝之人。既感戴朝廷撫養之恩。又深思一家溫飽之計。必能深耕易耨。以盡地力。待其三數年後。幹止漸寧。人有固志。徐於農隙之暇。欲以戰陣之法。與其募市井之游手。曷若收待哺之壯丁。即古井田唐府衛之遺意。如是而已。非兩利之策哉。昔西晉之亂。起於李雄。特招流遠之民。而唐之末路。張全義設屯。將集流落。教以種植。三年之內。河東戶口歸復。桑麻蔚然。勝兵每邑七千餘人。河東賴為長城。夫一刺史行

董思白集

卷二

四

之猶足以効。而況倚辦於天下之力。何所弗得。故曰。轉災為福者。此也。若夫議社倉。議保甲。則固有精言之者。愚故可得而畧云。

水旱頻仍。而徵求如故。病在疾視。調貸偶下。而阻隔如故。病在中飽。況民流而課復責之。里甲有胥。逃胥荒而已。安知所為。轉收為福哉。

○○○星海潘公傳

語曰曲如鉤爲公侯直如弦死道邊以余觀於星海潘公可慨焉公自在射官以博雅籍籍稱名士中歲舉賢科官博士者再同時傳偶齊名者都致身日月之際公才不後人官不先人而落落青瑩竟不自保以佗祭死此海內憐才者所爲五嶽方寸也跡其生平坦衷負氣無柔腸骨與人交洞見底裡酒後耳熱掀髯抵掌或獨往獨來突兀自反百人亦見千人亦見彼脂韋窺覷察見眚睫嘔

息曰集

卷二

五

進語者反謂公爲狂公乃逢人輒作莊語非狂也委水王文肅嘗一見公而奇其人東阿于公則固公之師以畏友目公矣公爲博士時視學監司杜公以所爲詩屬公評公曰落韻詩不足金石諸更之監司大以爲恨公之解官縣此余友黃明宇令慈水中考功法語率公公既歿數年黃訪余菰蘆中黃曰公不負我公不負我此足以志之矣若乃市義好修之槩具公子震開狀中前令楚黃金公者以尊賓饗公邑人士皆稱服所謂鄉先生歿

三

主盟風雅惟是有絕俗之識試舉其槩如林泉之作歌衡泌而適考槃故其恒也自公爲之則目營四海心洞九流非名人貞士不以懷非存數維風不以紀一字陽秋亦詩亦史斯已超矣塞垣之作宣聖威靈舖張功實故其恒也自公爲之則著善廟筭米聚山川憫征戍之苦辛憤犁庭之汗漫蓋其原出於采薇枕杜而前後出塞之仕成於主帥之手抑又高矣要以詩品如此自可無翼而飛孤行于宙即一丘一壑且方駕襄陽況清德蓋世助

息曰集

卷二

六

厭炳焉若爲之聲慨乎此之謂不朽已公名位逾進文魄逾強取於世者甚寡而斟酌於古人者其博是編而後未見其止錫以嘉名必曰居士後集公之故吾在是知其無以易之矣

中丞而以居士名知中丞不足重彼山人動借顯者爲標題謂何

此擬處亦食

○○○八林引

參軍英星卿之纂八林也。子史十七。俳調十三。安
絃操縵。頗存志惟之言。提要鉤玄。亦嚴莊聖之誠。
可謂斲輪妙手。秘枕深心。且秋同貝葉。寧比蠅頭。
散爲精騎之三千。攝入魚腸之一七。雖金題玉璽。
時爲書蠹之遊。而錦袖牙籤。無取汗牛之重。昔鄴
侯之架。已富鮮克。隨身衛公之珠。誠希何分。餘照
若須彌芥納函。谷九封十年讀。而弗如三篋亡。
無言若斯編者哉。君爲吾師方伯中江公之從

重思白集

卷二

七

骨。

是王駱短行尚覺王駱布其艷而遜其思。乏其

子憶當象之時。已有亡羊之癖。海游已後。風好
彌敦。今且膏腹。何以川騰。卷書厨於行橐。綠水芙
蓉之標。將依儉府。山色秋光之句。見賞垂崖。豈不
稱俊逸之參軍。嗣風流於方伯也哉。

山陰上

○○○崎墅問水詩引

陸子之有崎墅也。開三益徑。構百尺樓。菱蓋經過。
荃橈來往。豈惟背山臨水。檐遊子之忘歸。抑且挾
藻揭辭。挾墨卿而標勝。若乃芝房蘭閣。撫雲口以
蔽虧。奇石珍花。助烟霞之絢麗。斯素封之偏饒。非
崎人之匹敵也。雖然。使淵明之林。田無秋。仲長之
場。圃鮮穫。將牢醴不設。乾餼以愆。漫謂泌可樂。饒
斗能滬漿。是使主人孤脉。於一丘而勝侶。其遠於
十日矣。通者人不降康而乃狂。若河魚大上而勒
重思白集 卷二

重思白集

卷二

八

太史之書。螺蟹宜禾。不厭野人之祝。陸子雖食乎
清而游乎清。安能以荒之玉而爲豐之玉。吾聞何
尹之訪袁安。蓋因臥雪。子輿之勞桑戶。亦爲愁霖。
茲張太史諸君子問水之詩。所爲作乎。陸子曰。士
貧非病。詩窮乃工。幸研圃之未荒。豈瓊瑤之不報。
應臻空谷。響遏行雲。積成篇章。動盈卷帙。於戲。扣
角而歌。碩鼠何寧。戚之難尋。鼓琴以試。遊魚知鍾
期之匪遠。讀此集者。可以論崎墅賓主之際矣。
筆底之花。不必夢生。故燭爛刺目。

○○○錢象先荆南集引

補遺成書
卷止五
之詩

余往與平原程黃門同行江南道上停驂散步
隨紆複洞壑忽開下瞰平湖澄碧萬頃湖之外江
光吞天征帆點點與鳥俱沒黃門曰此何山也余
曰其齊山乎黃門曰子何以知之余曰吾何以知
之吾知樊川之所謂江涵秋影者耳大都詩以山
川爲境山川亦以詩爲境名山遇賦客何異士遇
知己一入品題情貌都盡後之遊者不待按諸圖
經詢諸樵牧望而可舉其名矣嗟嗟澄江靜如練

董思白集

卷二

九

齊魯青未了寥落片言遂闕千古登臨之口豈獨
勿作尋常語哉以其取境盡也友人錢象先豪於
才湛於思當今作者未見其比比曾游楚篇什爛
然括之曰荆南集荆南不盡楚之觀故也荆南集
亦不盡象先才情之變而余與馮元敏灼然謂其
必傳蓋元敏官荆南余亦持節至長沙自洞庭
而下漢陽而上與象先共之故其取境之盡余兩
人特有賞會云抑余不能游然好詩象先能詩
好游是安得象先爲東西南北之人窮夫所謂

遊

有九岳有五者旁而之於大荒遐邇之鄉謝靈運
李太白諸公所未登涉未題咏之處而皆被以奇
音雋響如荆南集之詩使余得隱几而讀之以吾
拙而收象先之巧以吾目而用象先之足不大愉
快哉象先深於禪若夫溪非聲山非色丈室而函
大千剎那而再撫華藏海之外者余方習游焉而
不知象先此在余以詩否也

九嶷出山餘之色三湘弄風裏之紋何必波撼

岳陽氣蒸雲夢

董思白集

卷二

十

在光緒
四年可入

○○○毛司理詩冊引

郡司理毛公政成五載聲徹九重。謁帝有期登仙
匪異郡伯張公馳熊軾於谷陽歌驅駒於祖道
其鳴矣共懷山谷之聲偏其反而已戀茲亭之蔭
雖寵叶弓旌不灑丈夫之泪而誼敦於水難分益
友之襟爰率同官共裁贈什青雲直上臨岐路以
彈冠皓首為期願前途之努力所謂文生於情詩
可以怨者也於戲纓綬論交揚日月於肝膽囑于
相唱吐錦綉之心腸故可上叶國風亦可遠垂郡

董惠白集

卷

十一

乘者矣題曰青雲首路以弁之

用成語絕有化工

○○○汪然明綺集引

汪然明為西湖寓公主盟風雅鄭莊之驛不虛太
丘之道甚廣勝流韻士之外間有魚玄機薛洪度
一二輩亦入游籍故稱詩以綺名客有評者曰陶
元亮開情一賦昭明惜之王介甫軒輊李杜謂李
詩強半酒色然明非有童心本無惑溺而若自見
其取者何也余曰此西湖故事也不聞蘇子瞻之
抗乎夫其深入禪悅得無礙慧忠義直節鐵心
而周韶龍觀手錄其詩時多艷曲公豈不能

惠白集

卷二

十二

為壯語耶海納細流量也磁石吸鐵類也淤泥之
中能取蓮花鑒也當門之蘭護如頭目激也且夫
冕而推就與髻而慧我為匿瑕而使人匿彩恐人
也憐才者之所不放也知此者可與言然明之
綺矣吾懼讀詩者以綺知然明而以香奩比紅之
綺同類而竝稱之也故為之解嘲如此若其詩之
色澤高華旨趣雋永余友陳仲醇黃貞甫論之詳
矣

高千里晚節何似在蜀託薛濤以傳則正恐詩

之以綺名也我匪暇二句益見豪士胸襟

董思白集

卷二

十二

○○○林表齋五十詩冊引

秉齋先生家承金馬才擅雕龍瑤林玉樹衛叔寶
之神情干將莫邪李太和之骨幹弓裘克紹張顓
見奇結髮登朝靡施弗效筮官率府華貫近於
鳳池展采秋卿妙壑籍於鳩署判如山而不動門
若水以俱清賦登高則楚國大夫文無害乃漢庭
老吏馳其熊軾逸矣龍城公就路益閑叱馭甚壯
法律與詩書並用風霜將雨露兼施替月之間頌
聲大作九萬里扶搖直上二千石守長最良儋斯
休矣惟是黃次公報政之年正平津相遇主之
體際初度隔天一方長公長明殷念壽祺有懷明
發星粲嶺雲恨無仙家縮地之術托羅浮鴈且附
詩人如山之篇庶諸長者瀾翻綵筆可代綵衣而
家嚴君吟咏現章如親瓊樹一聽足音於空谷卽
解羈思於殊鄉何須句泥覓靈砂便是華亭鳴鶴
鶴不辭下里用祝大椿云

子午臺銖兩必潔天孫錦絲綬皆奇綺思雲興
駢句霞炳

○○○重修新橋募緣疏

范龍圖詩云一棹危於葉旁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莫忘險中人余頃度婁水之新橋頗念斯語觀其柱斂材朽無風自搖承足之處支離不屬垂垂危矣那失足便入魚腸吁嗟險巇乎危哉彭祖懸緇而觀井王陽望棧而迴車尊生之人不過此橋過橋者復不念險中人當誰望耶余故稍爲捐貲且以諭於同心者

此疏便是慈航

董思白集

卷二

十五

○○○重修積慶寺募緣疏

江以南列刹相望未有稱坐化菴者惟吾郡積慶寺元壽堂祖師之肉身存焉是以得名自元至今三百餘年矣夫以地水火風之幻軀靈光歸若而宴坐經行之淨域風雨漂搖豈壽師護法弘誓之願乎宿業非至人所戀而芟樹亦後代遐思瞻祖容者何自希有想敬想則此寺之栴檀瑞像卽師之七寶臺此寺之苔蘚間房卽祖之方丈室恐視其日就傾圯而使詩人有禪宮亦銷歇之篇與世尊亦塵埃之歎耶且其求易供其出易核無王洵拾武丘之千間麗蘊擲湘流之百萬證明功德有壽堂祖師良足起信非若他方興作始則建鼓而招後乃空華不實敢以諭於檀施者

莊嚴明淨巍然七寶臺

董思白集

卷二

十六

○○○建石殿疏

近時法師有造銅殿者。有造法華鐘者。皆已成就。爲震旦希有功德。至爲石殿。而四壁刻法華經者。其事尤勝。何則。銅殿可欲。石殿無可欲。無可欲。則其傳永也。壁經易讀。鐘經不易讀。易讀。則其教普。是爲萬緣和尚之發心。余爲手寫序品第一。又以詫於諸同心者。書且刻之。此經此石。此因此願。此同示此悟。入盡未來際。無有窮盡。是舉也。雖謂

會可矣

重思白集

十七

傳永施普二語。正無上諦。可破貪痴。

○○○原心亭銘

三才未分。渾淪一氣。氣本靈虛。而鼓天地。天地有心。惟人攸寄。圓顙方趾。含陰抱陽。中有主者。巍巍堂堂。經緯萬行。綱紀五常。人各有心。心無形相。焦火凝冰。膈膜蔽障。非心本初。如鏡現相。像本不有。鑑常自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虛非罔覺。應不失宗。以靜爲心。心不屬靜。喜怒哀樂。竅于真性。檻馬。彌增躁競。以動爲心。動卽屬情。欲也。無涯聲。相續。隨波逐浪。醉死夢生。是以學人。識心爲要。既識真心。觸機是道。糟粕非粗。神化非妙。何以識之心。有靜時。靜而忽應。不及思。維未發氣象。于此可知。既已知之。存養省察。活潑潑地。常惺惺法。習而安焉。先登拾筏。亭揭原心。至教是存。銘以志警。丹書並尊。

尋心于血肉之內。直指其持守之要。益精于心。

學者

重思白集

大

卷之二
不之矣
之加

○山王太史像贊

水壺方潔。玉尺鎮浮。介不崖異。和不比周。益今如
春肅。今似秋。畫地而蹈。虛已以游。履盈若堅。疾惡
如仇。振衣千古。檢鏡九流。胸蟠錦繡。腹貯墳丘。單
辭月旦。尺牘天球。氣刺鹿角。聲動螭頭。鶴鳴子和。
克紹箕裘。魯前周後。國論家謀。無子牟戀。懷杞人
憂。不朽著述。秀甲九州。平視元美。齊肩用修。若相
門之有相。則贊皇忠宣之儔。吁嗟乎。修名既立。大
命不猶。將託豪翰。寫神照終。愧於道子。與僧繇。

董思白集

卷二

十九

太史長才未伸。世具悼惜。讀起數語。更惻惻于
人之云云。

○○馮少墟像贊

亭亭鶴骨。蹇蹇鳳鳴。德符春鵠。正氣秋澄。萬物同
體。一介必矜。白玉絕類。朱絲為繩。茂叔之胸中。灑
落子輿之壁立。峻嶒聖脉。獨契關學。大興自南。自
北如車。指路橫說。豎說如水。建於其隱也。太華增
而重其出也。黃河忽而清。豈待形求於巖野。固將
金鑄於

帝廷者耶

一箇老道學。却恐真契聖脉。帝廷不得鑄也。

○○宇溪陸隱君像贊

是廣額而豐頤。為有道之胸。是白袷而方袍。則隱
德之儒。于思戰張若抵掌。當世而便便之腹。又可
容數輩而貯羣書。人以為受計倪而耦陶朱。我則
欲進君於松陵笠澤之間。而與俱。
是為髯奴。是為大腹賈。一筆現出。

○○諸德祖像贊

董思白集

卷二

二十

畢門安隱。燕市藏名。騷人劍客。蕭史墨卿。五雲彩
筆。五岳豪情。太丘之道。自廣季布之諾。不輕躬昂。
藏而玉舉。神瑩徹以霜清。雖能摹其形。照而安能
寫其心神。

此中固是難測地。

○○盧原甫像贊

原甫自號珠江漁父。既書并卷首。復為題
之。

元氣為舟才情為柁。泛學海之茫。然遵馳淵而得。

路綠簾青笠製荷芰以相參空鉤意釣棄陽橋而不顧賦心故楚澤之騷狂態乃桐江之故

知非磻溪之倫應是玄真之伍

○○周公美像贊

斯人也吾見之彥輔之室矣此其避人而耐老者耶吾見之季長之堂矣此其贊經而顧曲者耶吾見之金馬之門矣此其歲星而甘否者耶吾訪之茗溪之濱矣此其釣徒而華屋者耶豪於酒癖於書隱而文俠而儒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董思白集

卷二

十一

能寫其外之癯而不能寫其中之腴

前四段隱躍以深其想後則疊疊以著其品之奇

喬方伯像贊

卓爾道骨冲兮素心濯濯冰壺皎皎玉繩有千仞翱翔之氣而守之以盈有百練百折之才而御之以誠文武是憲夙夜惟寅其謀國也先機于蓄艾其居官也後困于積薪未老懸車惜哉干城廉鑑一書作我儀刑

讀之知是一廉靜人

陳九餘像贊

何然而不肥以不入五侯之鯖也胡然而不癯以不齋千里之糧也以爲任俠豪而常守其括囊以爲禮法士而嘗遊于醉之鄉蓋君家有孟公有仲舉而立乎其中央描其勁骨亦寫其遠神

董思白集

卷二

十一

○○○祭吳澈如年丈文

嗚呼陽羨延陵之間有子瞻之舊踪。將置田宅以
僑處。亦依箕尾而告終。豈宿盟之未昧。而身後之
有公不惟文章氣節。磊珂坎壈之相似。而生死歌
笑之地亦異世而相同。蓋其剛腸疾惡。任天下之
清議。而誠心質行。足以挽末俗之澆風。尸祝不忘
者。有居官之遺愛。而汗青相照者。有彈事之孤忠。
完若無瑕之玉。剛爲百鍊之鋒。蓋能爲寒謬者不
必有公之經濟。能爲正直者不必有公之冲融。官

董思白集

卷二

二十三

屢躡下。氣益壯。用未究而望益隆。邇者息北山之
勞悴。依南岳之龍從。朱萼白華。方周旋於子舍。而
素車丹旌。已卽於谷堂之封。人物眇然。天不憖遺
一。人。人。琴。俱。喪。余。難。贖。以。百。躬。憶。在。壯。歲。同。舉。南
宮。宏。詞。之。試。角。力。爭。雄。余。以。自。比。於。不。材。之。木。而
公。獨。抗。論。謂。不。當。以。山。苗。而。壓。澗。松。旣。爲。金。而。爲
石。亦。願。雲。而。願。龍。公。所。擊。者。權。門。之。鷹。犬。卽。余。所
警。者。當。路。之。射。工。烟。水。五。湖。歲。發。王。猷。之。興。圖。書
千。載。時。尋。米。舫。之。踪。豈。意。夏。間。之。良。覲。遂。爲。終。古

之長恫。嗟乎富貴壽考。轉盼成空。惟竹帛之可
垂。今聞以無窮公所壽者。先民之不朽。而余所勸
者。良友之私。怆感逝波於川上。懷絕調於郢中。對
霜天而歌些。或神理之可通。

樹懸徐君之劍也。巖巖紫電。地洒玉兒之泣也。
的的紅冰。

董思白集

卷二

二十四

祭陸君策孝廉文

嗚呼。咸齋兄竟止於斯耶。念余與兄。望衡數武。敦
契三益。林居以來。匪朝伊夕。無奇不賞。有疑必析。
酒罏詩社。花茵月席。飲食衎衎。笑言啞啞。大忘爾
汝。遞爲主客相訪。徒步相迎。岸幘謂我。無腸托以
肝膈。自甘而苦。時有彈射。余之不佞。兄亦莫逆。或
傳巷語。或寃室謫。填膺抒憤。彈冠忘憚。飢饉悲歌。
牢騷慰藉。執交而市。執卜而宅。兄有逸才。厥各允
赫。筆花匪夢。腹可爲癖。自韻淵汎。千篇膾炙。遇方

董思白集

卷二

二十五

爲珪著員成壁。談天之口。佐以嘔劇。北海尊開。太
丘道闊。輕舸浮家。名園置驛。立見鋒穎。坐消柴柵。
蜚譽累卿。寄情歡伯。任達風流。人豪氣鬼。守相諸
侯。過廬必式。隱可烟霞。生可竹帛。世路悠悠。徒珍
鼠腊。埋沒連城。摧殘六翮。厭緇化素。號玄守白。不
以五斗易此百尺。樂志方始。大期忽迫。謝樹先彫。
陸崑隨圻。斬之血胤。奪以泉石。邑喪國華。神華善
積。追惟疇異。形影相惜。三月爲驂。千秋永隔。密友
曠身難百。談容可想。勝事陳迹。送往事居。余

袵敢什。酌酒霜天。灑淚如霖。聽此哀些。來享而格。
山陽之笛。悲以傷。

董思白集

卷二

二十五

祭潘文學六潤文

世衰道喪友于誼缺一體之中自分楚越蓋戎有
伏於床第而禍多生於饕餮北雖晨而錫原愁銑
刀角而荆花折小者至於閭閻而大者可以喋血
矧我江南世家蓋百年而不聞一田薛惟六潤之
二難與古人而爭埒觀其躬無常衣財無專鏹跡
蛩虛以相附聲填荒而不絕宛痼瘵之乃身而奇
羸之弗屑雖父母之分均且自愧以爲小慈而況
細人之簧舌至於怡色慈情舞綵北堂依依烏哺

董思白集

二十七

翩翩鴈行疾已沉而猶諱血有噴而必藏其諱也
欲以寬母氏之愁苦而其藏也恐以甚母氏之驚
惶則道路爲之心瘁而史傳可以垂光若夫纁氣
生風懷仁爲質神鋒遁土藻思斌郁脫純綺之紛
紛抱遺經而屹屹故當元氣搏而選舉豈惟揜高
陽而孤出然而名不掛選舉壽不過四十此又泉
源所飲恨而親知所於邑也其昌誼切葭乎情敦
淡水感至行之可儀痛哲人之蚤痿敬抒哀辭以
薦沼芷

田薛無人能無諸君存而斯人亡之恨

董思白集

卷二

二十八

滿也。晚而喜釋氏之學。嘗曰。居士擲家貲於佛。流求明。壽。公帑以放生。吾求而行之。散吾世之所積。而不沒先君之財。吾之為德如是而已。君為放生臺曰。生生其愛也。無和化。成曰。有真報云。太史氏曰。新安朱子之銘也。王知有朱氏學。不知有王氏學。又何知天竺古先生。王太厚氏之言。也。儒教之言惠也。令出于愛利人。一也。君處儒。不問。其之矣。吾又聞新安重數家言。益自朱子。蔡元定為之。故其送往。每為忌。而多畏。始君本理。固

車思自集

公車歸。客有為外喪不內之言者。君正色而絕之。曰。吾何忍流之于野。寧不利于燕孤已矣。殯理間。於正寢。亦無陰陽之患。嗚呼。公之持正不回。如此。豈惟惠人哉。君之子太學。好德而文。調當世之作。者如黃宗伯輩為志。若傳聲施不朽。而屬余表其大者。勒之家廟。俾世世作求焉。

喜其簡而不穢。約而能華。

○○ 參以名字陳公墓記

公名應鑄。字天龍。縣先世軍功。襲杭州前衛指揮僉事。以才守兩司鎧仗。再督漕艘。一領管兵。再縮衛。其最著者。欽總臨觀。時不妄殺邀功。語載招寶山去思碑。滇為利藪。公緜僉書佩都。而處膏不潤。脫諸生殊死。而峻拒暮夜之金。蓋有古名將之風焉。會求終養。釋太叔人不得。遂以萬曆戊午三月丁丑病卒。雖臨沉。泰將之命旋下。而不克用。惜哉。公生嘉興。因

董思自集

月壬戌。得年五十有三。配邢。封淑人。卓有婦德。子一弘。濟郡學生。有孝行。

銘曰。不殺為仁。不取為廉。名將所難。公也。則兼是。惟京兆之肝。

挺然悍然。文亦勇而廉。

程柳汀隱君墓誌銘

太史公曰陰陽家言使人拘忌而多畏自宋時賴文俊黃德璋以青烏之術著於歛而歛之慈親孝子惕於禍福之說行營高敞數十年不能成一兆域者而素封之家爲尤甚信乎以全注者惜也程隱君柳汀八十時其子繼志走幣四方求酌者之化再易歲而以世父參知公之狀乞余墓中之石且以塋期告是所謀在地下不在地上者其孝可念也程之在歿者皆著姓而汭川之程則幽唐中

恩白集

卷二

三

公漢始宋時則少師公有洛水集行於世數傳而爲文和文和之子九峯鄉里稱善士有丈夫子七人長爲隱君名灼字見甫自號柳汀習見家世修計然策牙籌之與親祖倫之與使非其好也乃從寧敬家游繙經閱史幾於遷業九峯題之柰家督非君不可而君自度不能竟學迺修息吳越間鮮有遺策自謂用其所短反以見長蓋出納在手高下在心者垂四十年而子母錢與六弟共之一贏縮截然分授歸於至平雖童奴厮養無有腹誹

之月

曆稽者支于賄矣祝黃門石林作令時行鄉約法

察舉君以爲約正里中有疑事每以相質君不任受德不受任怨而至於緩急之際密有幹旋或捐索解紛終無知者故有長者之譽其理家也示不重帛食不兼珍禽蟲之屬不忍恣刀俎以供口腹儉德如此而作宗祠建書院不惜鉅費以成壯觀至書院名九峯令昭示子孫知嚮之輟學非九峯志也君之八十也余友陳眉公徵君爲撰仁壽堂記君讀之曰仁則吾何敢知里巷小善迪者獨疾

恩白集

卷二

三

者藥亡者擯力猶可勉我子孫無以老耄而失我時以告我子孫也嗚呼假令司命者多假之以年君之爲德於鄉者寧不與遐齡並暢耶生卒婚媾之詳具狀中不復贅銘曰

染與淨何常淤泥有蓮花雅與俗何常貨殖有儒家政以孝友成人見其老而彌劬富爲仁義附猶惜其生之有涯

殊致悼惜之意一銘尤甚

文太青先生

小品短集

子書之藏盡發于子丑然
望紫氣而出于將庚戌諸
策太青先生早已開之先
矣故其文多奇崛艱奧一

文敘一

字須作些時解人詫爲揚
董復生太華嶽嶽突兀之
靈龍門澎湃橫溢之氣至
是一洩哉或者病其齟齬
不易讀則殷盤周誥不列

于書漢字秦鐫不應珍于

世矣理勝者或不琢于詞
才奇者或不束于格西北
沉厚之氣機自不與東南
同世有桓譚寧令草玄之

文敘二

亭竹迷三徑乎况先生問
奇之履日滿又不託此選
名天下也然一方風氣一
代人文要可于此得之

皆

崇禎壬申臘日武柵陸雲

龍題于翠娛閣



文敘三

翠娛閣評選文太青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陶比部野絃閣初集序

○○○韓求仲餘稿序

○○○五經臆說序

○○○同門行卷序

○○○送宋童子琮序

○○○石梁橋祠錄序

文太青集

○○○游莫愁湖序

遊記

○○○游城南雜記

○○○列臺莊丘合遊記

○○○徐州登雲龍山記

○○○青泥澗吉祥寺遊記

平娛閣評選文太青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解

○○○ 蓮條戚施解

○○○ 醉翁解

議

○○○ 江西提學按察副使李空同先生議

文

○○○ 洛陽宿城隍廟告文

文太青集

目二

○○○ 張岐東方伯祭文

贊

○○○ 隱客小像贊

○○○ 十四聖賢贊

書

○○○ 報姜養冲老師書

啓

○○○ 報蕭少府啓

○○○ 徐司理中秋宴啓

尺牘

○○○ 鹽臺萬公廷啓

○○○ 報沈少宗伯

○○○ 簡董定所

○○○ 報伊川鄉先生

○○○ 報來星海

○○○ 簡徐念賜

文太青集

目三

翠娛閣評選文太青先生小品卷一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錢塘陸雲龍南樵選

仁和陳燮明著評

○○陶比部野絃閣初集序

繫赤堇山封。若耶谿澗。羣神獨鵲而不下。歐冶鼎復鍛五金之英。而萬國執玉之會。稽都收精於藏書之穴。鄉人子長。一陟而闢之。採其靈與。削而爲編。太青子匡。凡讀龍門之書。儉不連渭北。與江東。參暮雲以春樹。剡之溪。倚山之陰。倚棹我遊神。展

文太青集

卷一

一

斯馳夢虎谿子秀東南而翹上國。一試而冠孔氏春秋。天下嘉尚其人。無足異者。顧虎谿下交以碩耀之夫。攬局幽之器。茲所謂異也。匪其有雅畜虎谿有特鑒也。至其交剡曲。無介紹之先。有肝膽之密。茲所謂增異。匪其良於契。剡曲妙於挾也。虎谿子與太青子兄弟也。太青子嚴。與剡曲子之嚴亦兄弟。虎谿又剡曲弟。剡曲子發藻右氏。脩詡其能。屢試屢折。捐其藝而仕爲比部。琅然以詩鳴。曠曠遐頹。走登於丹霞蒼靄之上。博該衆體。咸肖昔人。

題詩生情

音奏爾乃葛山若何之詩。越人學楚之歌。彼寥寥雅騷之裔。此振振軸籤之腹。昔會昌三郡一題。猶能發千古至槩。耶溪雲閣。亦自佳逸。矧伊人手大雅之業。具煙壑之姿。含和而吐。其音若簫。茲上客爲之卷。舌下士所以銷魂。年年壯牘已尺積。逮其道就勒世。當使山闢。闢溪回流。羣神交禮。穴藏拱闕。卽今有子長益欣然趾恐後矣。不知者謂太青子交剡曲以其季。知者謂重虎谿以而兄耶。詩曰有美一人。婉如清揚。謂剡曲子兄及弟矣。式相好

文太青集

卷一

二

矣。謂虎谿子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謂之二人於太青子。右蓋題陶氏野絃閣集若干首。

何推字琢。披讀之令人作坐臥三日想。真得西極山川問氣。怪而遂微而橫。

韓求仲餘稿序

求仲餘稿行。謂我曰。序。夫求仲。執惡。取我序。序。求仲。太青子。肝衡。嘆曰。唐三百年。氣節文章。風流高逸。李翰林爲之冠。宋三百年。氣節文章。風流高逸。蘇端明爲之冠。二子者。一奮山林。動色人主。七寶牀間。金蓮燭裏。望之朝霞。嘆則奇才。而氣覆一時。約貴。今茲無兩。蓋造化貌人。格有高華。品或佳麗。命曰才子。厥遇亦叶。才弗號。奚輝清廟之文。遇匪特。達靡。屢豪傑之雅。肆乃顯有一律也。解大紳

文太青集

卷一

三

華而不實。康德涵氣而不道。肆台以前。三子樂求仲。其尚維何人。知其他青蓮名甲杜陵。獨低回黃鶴。題客走數千。乃敢擬鳳臺。非以其心虛。而性化與。既慙奇於風雲。亦馳騫於王霸。而晚乃嘆大雅不作。思文王而懷頌聲。希聖如立。絕筆獲麟之詠。可與適道。眉山經術似優李氏。嘗上躋於孟子。程正叔固孟子。何至恨不打破其破字。不黨不已。爰蜀爰洛。又嘗多諸子之排異家也。乃溺西域氏以老莫之極也。吁。異也。道之僻塞斯亦才子不聞道。

之過。我尚求仲。蓋由執而進於道。求仲固才子者乎。

少不無借筏於彼岸。而一聞家夫子尊天之學。舍然大喜。不爲強項。慷慨發憤。翼我孔宗。若將不上其兒。而不止。卽我一技。好之亦若已手出也。酒熟。顧座。嘆曰。我欲與太青子遊於繩之內。余爲極駭。異說之附會。而誕者。惟若。亦以彼書多中國人。標孔字。而撓和之也。心虛而性化。余何敢終求若於。氣節文章。風流高逸之間。嗟求仲若自與余藝游。而道志惟余亦汗不事阿太微。曰人或次斯。是或

文太青集

卷一

四

覽斯別去。當勿爲寬語。拈罔澄之五內。相與澡一掬也。二月二。在裂帛湖上。晴軒中。辛在亥。

大紳對山。皆以讓口淪落。比擬想有意乎。若以相京。誠大小巫。非阿私也。

五經臆說序

釋而不疑

有眼如日
有耳如雷

邵子以易書詩春秋為聖人之四府比於昊天之
春夏秋冬非四時惡得有物類非四經惡得有人
倫二千年來之生民非吾與若宗祖耶吾宗祖所
以得相安於人倫而衣且食於名教之中者誰氏
賜非四府力耶繼自今千載世後之生民非吾與
若子孫耶吾子孫所以得相安於人倫而衣且食
於名教之中者誰氏賜非四府力耶吾與若既世
食德孔氏矣而述之異教以無聖無天為大宗造

東本青集

卷一

五

物得不以為不祥之人余服膺孔氏必不敢為方
外之諛以獲罪於造物孔氏天之適于其說則天
之律令何至以不祥之說叛之孔氏雖稱六經然
非天子不議禮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
樂是以僅論討先王之餘無成書樂寓於詩禮寓
於春秋故四經即具六非禮樂經亡而尚待補正
戴氏舊說而稱五亦不失為孔之素臣即揚子雲
亦稱五經以逮今茲者為令西夏邵含章氏曾抗
節于壬辰之變與間獻城之謀弗言賞奔毋病廣

陵愆試期為學使君所汰弗卹也其忠孝大節可
稱推又卓犖不為異說所侮而紉思於五經有臆
說若干卷章稽句探埒埒在門廡之間矣遊金陵
賢於其師李本寧先生既可之并質於余余取其
能經學雅賢於世之市掖而特具函者布衣而代
長人者之憂其掃倚良武因為道所尊信於孔氏
之指益實以事天為貫串六經之樞紐也
其行文每有高視一世之態不欲世人識彼一
字之想

東本青集

卷一

六

○○同門行卷序

文章之變如四時之不相能。家夫子嘗別之以五體。而以清富春。以暢當夏。以健當秋。以古當冬。以雅撮中氣。而兼四時。故弗雅弗收。然必使各遂其春。夏。秋。冬之氣。士或至學一先生。衡者無專主一家言。余益自十五。卽往應鄉大夫之三物。當十七八時。於此道已陟其堂端。而滯弗遇。遂至二十載。八試而獲再遇。自課其道。差增於往耳。十年而遇一先生。校場亦申韓之苛哉。私心安得決洞庭。

文太青集

卷一

七

之波洗肉。眼翁俾之青。耶。項于中原風雅之役。反覆其牘。必四三過夜。或午弗罷。客諸余。泰苦。余不敢主一家言。諸體咸材之。期於叶雅。良久。夢余山園有厥五龍。擾蟄於左。厥虎五。馴踞於右者。曰。余之家物。訝之。詰日。五士星聚於案頭矣。故榜之前。猶尚勤勤乎。其乙者弗忍。置去。亦竟弗得全收也。客謂余。今多材。材亦惡。取集于一先生。其以遇余爲不幸哉。然五士體各專一。不相兼。若非余獨眼所收者。又五郡人。郡又方置如五。豈居然五氣之。

其入

習與。而吳生年十九。齒獨殷。其榜益得春氣良多。予猶幾不獲薦引。況秋冬之客哉。

金銀氣燭天。竿牘密如雨。貴少賤老成。登怪乙雅者。安得細心虛衷如先生哉。自宜擾龍馴虎。入剡。皆才也。

太青集

卷一

八

○○○送宋童子琮

事嘗可愕而可喜。宋童子之挾策游不售。就其大
人燕。謁子去。卽一事也。予才童子甚。其用筆如零
月金花。園林玉露。矯矯來宜。穎堅其囊。收五十六
矜而汰童子。人爭嗟若。其行卷文昌之一雙。墮人
何故。白解之曰。孺子良之。雖秦皇帝氣不靡。六合
乎而圯之人履之者三。竟師王者。其初止可俠子
家耳。童子銳將一息千萬里。而爬步挫則氣實於
中矣。射者右手若抱子。則矢躍而棘不誦不前。子

文太青集

卷一

九

密自喜琮也。志之帶鉤間。以爲別。

黃石公實大有造于留侯。小伸不足欣。小挫何
足戚。

○○○石梁橋祠錄序

廣陵之西一鄧曰天長。其又一舍有橋曰石梁。縱
二十七丈。廣什之一。間時樹之曰雷進。夫氏問厥
費曰。以金錢六。所。員曰弗煩。縣官弗
假檀越。而于索于。也。求止以迄成。曰自戊
戌而丁未以十年。所問雷氏之。曰問西之涇陽。
三千里而遙。明洽北之鄰。問所繇肇基。曰世陽翟
之業。策駟一蹕而勃有榮乎其懷。遂力任鳩材者
也。問所爲表濟美其柱端者。曰太史朱蘭。喁氏問

文太青集

卷一

十

所自表曰厥子文學鵬霄輩。寔踵若考成之問道。
左祠曰雷公之績與橋俱。宜有食於茲土。邦大夫
云父老之與誦而爲之。宗伯氏闢之曰禮也。余旣
雷公鄉人。迺蓋從金陵識鵬霄。而與聞於若考之
俠義而魁岸。世之蛇營。廛赴者至等寸金於割膚。
其母顏汗赭於西人之慷慨。而嗟我里之尚可共
圖天下事爲救世道之良工。可緩急需者哉。而特
嚶嚶。嗇嗇。焉謂豐鎬之間。無周士惡乎其可置一
詞也。噫。嗟。八潢有鳥鵲之填。固周浪而闕天津百

花為蛟螭之構。亦莽莫而測海。若然。天官書稱南斗為天梁。南河北河間曰關梁。牛一曰關梁。茲象示靡誑。而天根為成梁之候。牟襲蓋以占政。雷氏固逆旅之一蹄一策也。其歲寒家之幾何。而慨然為遐計。空金釐而斧老。藉以通此壁。薪波說之。律勤勤然如移太行。王屋之北。山公且屬其子孫。使世之有國事之。藉者咸以其身世殉之。則天步不艱難。而涉川之利無礙。則馬奈何。繁大官之祿。肉食帝世。而即其身。世滿足。此項之患。尚弗圖。又惡

文太青集

卷一

十一

知夫暨汝。與其濟者之為。一事也。其過雷洞。而若顙不濡。濡此耶。世稱蔡君謨。通靈陽侯。余嘗讀其所為萬安橋碑之銘。未嘗不壯。而武之。彼固太守。能舉一郡力者。而雷公直布衣。然聞其遠致石於履釜山中也。若其遶迴而夢神語之云。去橋之若干武。有伏石可任也者。如指發之石。齒微跟。水潄潄牛沒之。有間而洞。而得石至數百艘也。橋之材具矣。異哉。天長為吳越通中原之轅。所利視萬安之海一隅者如何。其假靈於鬼神不妄也。余讀

其錄而序之。且告友生之為國家呼。許大木者。無震。號千壯。與之。轅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身涉歷幾何。乃至輕數千里。數千金為津梁。計視身所受者。皆君寵榮。乃不為共濟思。直不堪涉此梁也。

文太青集

卷一

三

○○遊莫愁湖

秦淮蓋吳市當牖之通川。鵲首競騫。飲歌互答。翼而不堪。撇波也。玄武湖則幾于島嶼。紫洞海瀛。錯組。又禁不得蕩槳。惟莫愁一湖。間曠幽渺。鼓枻泛入。如踐明鏡之皓。澄坐青天之碧。窮周圍數里。不通過波于外津。而棹轉客酣。翫然有上假虛無之想。飛危樓于鳬鷺之岸。布列壁于萍荇之濱。眼并山青。月將露白。北瞰則石城卓壁。西暢則鍾阜冠霞。翠微天矯于空際。幽興淋漓于雲還。客因稱南國

文木青集

卷一

七

佳人盧家少婦。若將掃鬱金之堂。塵數玳瑁之梁。願酒人浮之。惟是暫謝輪軸之役。直破琉璃燕之堆。代沆瀣于椒漿。和嚶鳴于風笛。澆心花之空港。抗舌電之光流。其樂只且何事。請佩江妃。索珠璣。女握石向成都之市。逐雲入高丘之阻。好色傷大雅。青蓮蓋微服于楚人。若乃華清爲玉環之芳泉。石淙實金輪之瑤几。并以文君村以明妃。清檀泥。花施專若耶。必絳珠與紫玉。始虎丘而金谷。未厭吟頌。殊慚遠況。且所謂天地有情。色界在牢籠之

內江山匪勝豔姬爲寶貴之精與

歷舉江阜以神女名。支機石以織女名。溫泉以太其名。并以文君村以昭君。薛濤增浣花溪之重。西施增若耶溪之艷。金谷托綠珠不朽。虎丘以紫玉留聲。方見莫愁可以重湖。典而核。

文木青集

卷一

七

山有樓山
以風月花
竹精妙者
曰人

○○○遊城南雜記

地之精妙在山川天之精妙在風月物之精妙在
花竹卽就其所值兼之無佳客登賞其妍與靡處
禽鳥之出入林卉何異人之精妙在詩酒以當於
六者非三才之雅契長如與金陵佳麗在十里外
者卽不暇撰蔡訊訪惟聚寶長干陌上近城易就
待屢挾桃簪以往二月積雨兼旬三月朔忽化爲
晴吳陽日向人如新秋之緒清曉爲清明桐華之
候予既分祭黃待中祠於桃葉渡遂分祭先賢祠

文太青集

卷一

十五

於普德寺之後岡凡曾至金陵之名人咸與如吳
太伯諸葛武侯王逸少李太白白沙陽明之流祠
當報恩丹碧之塔而遠揖靈山亦千氣象之綵翠
禮竟而會祀方正學於梅岡之上與諸君子偕飲
木末亭至日昃是時趙生并兩郎已自高座寺登
雨花臺反坐於永寧巷之東亭挾膠櫨而藉草雨
花者如蟻增附華漸盛也客稱佛頭青良肖而梅
岡所入陰坂曲道并方壠後岡亦徧集靡隙地予
既別諸君子遂就兒輩於永寧東亭行數觴卽再

攜入高座坐其花積堂之後亭伯獻千葉綠桃以
佐等厄紅灼奪瞻視夾道垂階之天桃已滿城甍
已又觴看竹軒琅玕之杪予所去卽有挾觴具而
占勝者踰日將爲靈谷之遊諸君子之邀游除使
臣萊人張比部飲者欲我偕則偕役飲於黃祠之
青溪閣既申蘭亭之雅雖乏詩賦然有肉竹之娛
足跡不踰郊市而聲譽柳金湖矣狂呼視往春之
東帶走熱塵謁上官於劍市芝廬問者果孰爲真
洛陽春也

文太青集

卷一

六

天地物之勝必藉于人。所云蟻附者非人乎自
言小矣

○○○列臺莊丘合遊記

太青子之自洛入吳。無他吟嘯於中州之境。獨過鄭之圃。則禮列子故居之祠於道左。有三絕句。蓋有臺者八如卦形。而其東南隅更有臺曰御風云。其至宋之葵丘。則禮莊子之上墓於道南。有一律體墓無祠。而據孟諸之勝。儒者以其嘗詆孔子是。以吏其土者或置弗敢祠也。亦固矣。從者曰夫子翹中州之陸千餘里。其食于鄆之亭者兼旬。于他氏之跡未嘗有槩焉。於蕭壩之餘。獨取於二子之

文太青集

卷一

七

如捉風上壁之不可憑。使其徒之達者如白海。馬宜甫之流皆離而去之。殆之外。而果以爲開道者必不在父子君臣之中。不逃不休。亦二子之過與。二子學老子者也。孔氏嘗長老事老子。即邵子亦不重非老子。老子之捉提仁義。即二子之先鞭。然其徒獨推黃帝老子。未嘗明推二子於老子之雁行。無論儒氏之堅閉門而不納。而道家者流述仙靈位次。至次二子於道陵旌陽之後。皆以其三千八百之功德。不加於飛符持呪之輩。而其書

文太青集

卷一

十八

又未嘗明拈龍虎之指。是以或左其諸宗。茲又其徒之過也。然二子之必深於導引之奧。而非苟爲放達之空談。以玩世可想見。又廓然有治天下之說。此其所以近於聖人之道。尚可裁之爲聖門之高第者與。

學之者過。直是定評。請問今之學宣尼者。有一似宣尼否。奈何妄詆二子。

○○○徐州登雲龍山記

夜入徐州。詰日宋戶部來顧。予問放鶴亭。則曰我其移觴子於亭。又問戲馬臺。則曰我其先觴子於臺。於是宋君待我於臺。蓋有丘於城南之畔。而項氏登之以觀戲馬者。其前有一阜。當之。則亞夫之所函骨也。宋公劉裕九日登之。以送孔令。而諸謝詩。稱聖心以擁戴之者。蓋此臺又南數里。則雲龍臺出。而特豎山足之石如羣羊。是爲黃茅岡。有亭於山際。曰放鶴。蓋西望常環山之扶焉。臺足則大

東太青集

卷一

九

湖白蕩。錫坡老雲龍絕句。新郎君爲狀元歸。蓋坡老於彭城。送入春試。遂爲壯遊賞意之什。登山俯仰。則徐四際函山焉。所謂九里山者。而黃河北來。直射城東。不肯流。北則望望冠城際者。黃樓也。燕子樓。則州治是也。使臣曰。余登彭城之山。所稱金陵北門。不誣也。徐西術大梁。東術淮陰。北則濟充。道路維均。是南北之樞紐。而用武之都。與又圍山而枕河。可以守。可以戰。國家奚不以一大臣督兵。其地意者。其重地。不可以假人。與有事則濟寧之。

至

河臣淮上之漕臣。即可游而處耳。南都之壑曰長江。夫江許不可以分處。黃司馬城浦口。信善。然必以江北之地。爲衛。余謂駐大兵於徐。以當中原之衝。而其次沿淮。張三支以應之。中則泗州。以臣是駐。東則淮上。漕臣在焉。西則鳳陽。爰爲重郡。淮泗之水陸並會於揚。而鳳陽以陸入滁。此二支也。又應之。夫如是。後浦城可恃。長江可據也。南都之昂首而瞰中原者。以有徐耶。余登彭城之山。熟眎得兩都之脈焉。

東太青集

卷一

十

臨水登山。嘲風弄月。隱逸勝場。若仕宦當隨處有思。患預防之事。逆妖之變。使州守非才。淮揚得安枕耶。樞中通呼吸。正補牢之計也。

○○○遊青泥澗吉祥寺雜記

予既去冬至城西數里之文殊寺。寺闕一嶺而當其坳折處。客云寺更有幽而勝者。有吉祥於青泥之澗。二月某日。欲并往二寺。而從者先導至文殊寺。日俄曠。四月某日。又校射於郊堂。無訟事。日脚尚未至地。予命轡不至二里而曠。遂馳還寺。蓋西邑七里耳。挂恨齒頰間者屢矣。五月七日。熊簿鏡請詣劉史。繙從山城西。卽西北。有小徑。夾以平蒼之楚。鳥韻松濤。迂紆如隨人。未既有橋。俯小壑。又

文木青集

卷一

圭

折而微陟。則爲坂而平。如一臂之撮雲者。前百武。隆起如車蓋。結文殊之腦。而後直。鳳凰山之右腋。可以遠眺望。有長松嘯風於猷蔓之域者。爲一流。觀西又爲長壑。度之而大陟。則又爲坂。所眺望有。加遙見。西。棗林坪之天息山。有白氣。犁空者。如練。拖如川決。而弓曲。竟天東北。垂於香爐峰之上。長可七八十里。兩山則氣黯如黢如。或曰。諸雲。或曰。宜爲嵐氣。或謂其雨。然一氣而雙垂。如飲。謂之紅。疑爲白。紅。予又疑兩山本雄雌之相偶。和一氣。

文木青集

卷一

圭

而雙垂。決知不如朝那善湫之相搏也。然終不解。又良久。而車碾吉祥寺之背。肯衣或墜馬。予蹶曰。幸不至。飛身直下八千尺耳。寺所踞蓋壘形。左右咸斷壑。而其腰頸皆數尺。腹爲寺。首爲寺之眺臺。寺蓋圓通寺下院。圓通又西三里而遙者。入寺微雨輒止。坐而銜杯。則見列嶽之東。寺壺而直前者。左如龍伏。右如虎號。再三折而達於汝。峴山其九疊之屏。瑞雲則紫橫。而中有一丘如懸珠。若待龍口之銜者。此寺之大體也。臨臺則見泉在澗。可數百武。遂下行澗中。屢折而得泉。泉可得水二斗。而不流不涸。副寺汲命齒其井。間雲垂垂。弗雨。命僧弄筆於澗折之外。三弄已。歌者繼之。予命青衣拈草於前澗。將較以行。觴簿史謝不敢。予曰。毋是爲。觴政予之兩青衣點。諸命草木。或持。或掇。或連茹。或枚。且肆。以報。予笑曰。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而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者。文殊拈一枝示衆云。是藥能殺人。活人較草之於飲。賞罰亦具。善財之採賢於黑氏梵志之供養。兩手花空。

更放下甚者遠矣。令黠青朱較之。二客遂負數十觴。而予亦以板請至。酣蓋較者以本以枝。以花以實。有單英雙瓣。小蒂連柄之異。如良工之安置卉石於繪事。如清人之布案筆枕研床維旅。如靜姬之鉛朱赤白。悅人罔厭。亦一微解。須翁綠綉紅黃。白間之。或本枝錯。或花實以序。大約得佳花為奇。良卉次之。若雉然命之爵。三行。而朱榮不獻妍。不索莫。欲倦為措大酸乎。既闕而起。予因嘆曰。一澗而草百名不既。禹裔之舌本誦矣。方志所收。百不

文水齋集

卷一

五

一多。華系大譜耳。西家施不辱于負薪乎。予青衣有手草如蘭叢一本者。長五六寸。中有草巢如盂。以結如組雲。諸從者皆北走。蓋小鳥之既卵既子。而遺之射干者也。命以盆植之。而擎置之案。比於見安鵲梁者。志祥焉。將以所較勝諸卉遺兒輩。已又薦於所謂眺臺者。飯僕夫而歸。踐所謂鳳凰山之右腋者。哺矣。徘徊佇立。二客感千載不寤者。為一噓也。嘉其雅地。因命觴。又下藉卉於小橋之畔。行數觴。又迫城閭數百武。得大胡桃垂陰於月燈

之前。坐之行觴歸。則鼓人在國門之闌矣。是夜也。有天感焉。以望氣。有地感焉。以察形。有物感焉。以命卉。有人感焉。以觀化。遂記之。蓋蘭亭一作寶筏

我心矣。

興致不下狂點。却恨狂生無此手筆。令舞雩沂水寂寂。

文水齋集

卷一

卷之二

○○○ 遠條戚施解

新臺之詩曰。燕婉之求。遠條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注曰。遠條。不能俯。疾之醜者。以竹席編為。因狀如人之離腫。而不能俯者。因以名此疾。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云齊女求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此醜惡人也。衛人不授大義。而以父子較形。狀之美惡。宣公即好容儀。遂可與燕婉耶。既不能仰。其人必肩高於頂。而善為俯。既不能俯。其人必

駐氣未及

文太青集

卷二

一

足動左解

此解得未

根。跋強項而善為仰。一人而兼二疾。此何等疾也。不殄可通。不鮮難解。何言乎醜疾之不鮮。曰否。以醜疾喻惡行耳。醜惡云者。非其形狀之謂也。曰以醜疾喻惡行是也。然俯仰之義。亦外忤費解。糾詩人。蓋非以目宣公而歎宜姜耳。宜姜子其初字之。夫而以妻為母。其以母道臨之。際能俯乎。不能俯乎。有醜而目有其難為情者。其為遠條也不鮮矣。遠條不殄言。其終身無可施。而口處所謂視人罔極。得此戚施。嘆其張目以配君父而跼蹐無所

措躬難為仰而看也。得此謂陷於無可奈何之狀。俯仰不得。猶云進退維谷云爾。然後知詩人之婉於刺也。

古人喜看書之脫誤處。就中解之。更自有得。況實有可解者。似此解極奇且核。

文太青集

卷二

二

。醉翁解

老杜曰。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王摩詰曰。年紀蹉跎四十強。自憐頭白始爲郎。而歐陽公之四十在滁也。記瑯琊之山亭曰。蒼顏白髮。頗乎其間者。太守醉也。飲少輒醉。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三公皆四十而一稱暮景。一稱白頭。一稱蒼顏。白髮年最高。何其穠繁之太促。蓋有激於感遇之際哉。予四十當萬曆之內辰。誦之而爲一警也。許昌道上偶讀歐陽贈沈遵二詩。一曰。我時四十猶強

東坡集

卷二

三

力自號醉翁。聊戲客。爾來憂患十年間。髮未老。嗟先白。滁人思我。雖未忘。見我今。應不能識。又曰。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爲翁。實少年。又曰。頗推賢。改真一翁心。以愛醉安知樂。云飲少輒醉。是公未可以醉而稱醉。未可以翁而稱翁者也。予不敢自以爲少。亦不敢輒自授安禮曰。四十強而仕。予雖困場屋二十年。猶恨其學未就。而宦游者七年矣。因書以自解。

有激于感遇之際。正似翁非翁之解。

原缺第四葉

夏

。江西提學按察副使李空同先生謚議

浩然之氣。直而行。夾日之五龍。天橋王佐之才。名於世。承天之八柱。呼咤黃河。馮汗漫之胸。華嶽挺琅玕之骨。普匪共推天授。雄風獨擅文衡。闢草昧於騷壇。一代詞人之冠。鼓休明於經苑。千秋大雅之宗。包何孕徐復見。先秦法物。出風入雅。豈徒天下文章。壯兩朝畧論之觀。握千古絲綸之命。古道既闕於國運。忠貞尤未於人綱。疏壽寧之橫於泰陵。光濟之年。則憤悲如賈太傅。排逆瑾之奸於武

文太書集

卷二

五

廟盤遊之日。則慷慨如陸宣公。是宋雖焚。不掩白虹之氣。龍泉既瘞。終騰紫極之光。振本鐸於豫章。坐虎皮於鹿洞。尊考亭之歸海。發立布於百城。偏予靜之懸河。化不成於三肆。放三閭而知屈。正則之閭。卓惠晦。匪專于賦之豪。總八代而仰韓昌黎之北。斗泰山。定是六經之派。空同之學。正樹幟於鴻紳。必治之風。尚流榮於故老。山河氣作。贊玉振於雲門。日月名懸。錫天章於漢偉。

空同少年斥壽寧攻劉瑾。幾似供奉薄玉兒力。

士之態其晚節亦幾與暗永王璘同然其可疑之迹取其可據之初亦可證也議中推謝可令死灰飛焰

洛陽宿城隍廟告文

河南河南府洛陽縣知縣文翔鳳以乙卯十一月之十一日宿城隍廟詰旦將受事敬告於威靈公之神曰翔鳳獲長天邑兢兢恐玷邵程之里為懼有如以權數為智以擊斷為能則其所長短惟矢忠信廉介庶弗訶怒於鬼神洛下大賢之數翔鳳其敢以不律取咎矧西京孔道倘不閑於大休冀日其何顏再假道以煩父老前迹若乃智謏能薄即鬼神倘不肯求於下士謹祇宿神之宇下布肝

賜以相質也

與皓直抒肝膈

張岐東方伯祭文

嗟公之產其收地釐而化星精故品魁梧如巨鎮
氣灝汗如洪濱讀其青竹之著撰如拔浪而起長
鯨奉其玉表之對晤如開雲而覩藥庭初持節於
開門之上即馳翰家君子以布交情推其道以爲
堯舜周孔今再繼賞其文以爲先秦兩漢不足營
迫其面質而話千祀之襟尚則以爲黃河又一度
而澄清余小子獲禮謁於憲臺歸而幾空其腸胃
之塵垢不復生古之人與古之人與宜其亂垂八

文太青集

卷二

八

桂之森蕃筭當楚南之冥靈而胡其斬焉不綿後
匪琴架書莫之承愍爾一燕千機之閱盼庶幾乎
抗素節於皎月証丹心於碧泓余小子繫一匏於
汝海即欲少罄其芳肝則焉能有繼此而問公之
學行余謹對以砭已問公之詞華余副贈之餘清
脫一劍於壘樹斬一觥以祖征巫陽詰曰至止應
降降而來聽

擬金曼玉琳耶其聲

隱客小像贊

蒼蒼者非長天之正色巖巖者豈泰山之真形誰
能因望平而測精綬奈何卽彫瓜而覓神庭夫子
之山隱而天遊即心花開萬古升沈之營營應圖
而求駿馬吾弗敢見鶴而憶龍章將無同嗟嗟秋
水之天然儼可掬春雲之對今若爲容月不以斧
修益白日不以游浴增紅揖六逸于竹溪訪十友
于仙宗西極生贊之北於樹眉翠玉之絕峯

聲艷俱佳

文太青集

卷二

九

聖賢贊十四首

○周公贊

制禮作樂曰聖。經天緯地曰文。周作孔述。傳之以是。周左召右。陝姑與分耶。

○孔子贊

賢於堯舜生民一人。聖不可知。至誠如神。後作弗及。故曰配天。

○顏子贊

五星之木。四時之春。淵淵其淵。肫肫其仁。

文木書集 卷二

十

○曾子贊

孟氏之功。夫既至。曾點之見。趣始傳舞。三三兩兩。意思正在勿忘勿助之間。

○曾子贊

其命維新。其德克明。修身爲本。天下則平。

○子貢贊

踰日升天。時匹子知。築場六年。時匹子思。愛禮端木。與恰借垂。七十子之誠服。子其如參而罔夷也。

○子思子贊

上天之載。爲物不貳。與天地參。中庸其至。

○孟子贊

天以地持。日以月代。孔父素皇。孟叟玄宰。

○邵子贊

十二萬年爲一乾。五萬萬元爲八坤。三十六宮來往者春。建其皇極。弗違先天。

○周子贊

太極圖於道州。而木於太易。君子修之吉。主靜立人極也。

文木書集 卷二

十一

○程伯子贊

不遷不貳。庶幾顏子。萬物得所。在春風裏。

○程叔子贊

坐講在殿。立雪在庭。尊嚴師道。啓佑後生。

○張子贊

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太和所謂道。是以君子有絜矩也。

○朱子贊

我夫子曰。賢之有元晦。如聖之有仲尼也。孔刪而

朱傳之六經其可誦持也

就各言與事報令俱令之翳眉如生

文木青集

卷二

七

。報姜養沖老師書

門生潛拙南都雖一年所而懷抱甚惡與江山若異世者蓋即自處於虛舟而苦游原在宦遊且淹留久未歸庭閣之曠闕至情不可耐安得有佳情況也命裝而北聊以自慰遣竟未皇馳一函往訊吾師而良使渡江追送於廣陵珍頌逮之且賜之藥石嗟嗟當今所稱師弟子者滿眼孔矣我師於門生則父子何啻今咫尺江干欲一至金焦間償夙願然不得輒造里何日一償此二十五年之離

文木青集

卷二

七

況也。肅政雖不堪任。真然亦不得作套應者。以食祿而寸心不可泯也。門生嘗攝儀政十閱月矣。繼而又攝祠政三閱月矣。祠政之不可為。以所職紛沓而時與他署為掣肘。且緇玄之冗雜。而士子大半以利觀為棲止。則請託不能一一應也。此謔怨之藪。而儀政亦不可為者。以所職有婚姻詞訟。亦非禮官所宜也。膳部職小小錢穀。亦不雅。惟客部終年封印。為達人駐足處。耳南都清議之地。是非本分曉幸。而山人以為冷而不留。可省橫議。然多

多師何嫌
所恨是非
問道與同
厚

一。番執贄稱弟子者。其來而問道者。爲誰問字者。
爲誰。大半以索利來者也。無以應之。則鼓唇而道。
時事。執朝政書生。舍筆硯之業。弗爲。而至於與聞。
縉紳之短長。天下之不得不趨於亂者。此亦一病。
也。以一弟子而師至數十輩。欲何爲。而南都之不。
妙。益坐此門生。從來真心不二。無駢舌於交遊。卽。
妻子與朝端。無一語異。同者蓋惟有此一片堅貞。
之心。花可以不滅。而往來於元合之際。止恐隨俗。
點綴。則而漸漸換而一。當生死關頭。倚柄并。勝手。
文太青集 卷二 古

是以洗發精光。濯清江。而暮秋日。蓋四五十。年之。
外。惟有皎皎之心。鋒常住。一切世局。直作電泡耳。
吾師了人問事。出世間法。一以貫之。造化之。机樞。
到手者。知門生寧吾師若也。

以贊見爲利門。殊是可羞。讀至一人而至數十。
師。更是可笑。然門牆不峻。荆棘與桃李雜植。戒。
又爲師羞爲師笑矣。

報蕭少府啓

伏以澄江一疋。練清飛大雅之胸。匡嶽五老。翁秀。
挺高賢之骨。戴若華於曙日。奉鳥跡於遙空。恭惟。
執事。蘭雪披風。松霞布月。拔大椿爲筆管。五花振。
天際之長虹。驅滄海於墨池。一幅寫襟前之流翠。
袖。膝閣之浦雲。而至晴暉。送瀝水之濱。捲彭湖之。
雪浪。而來佳色。浮嵩高之上。於是伊閔華萃。汝海。
效靈。杖藜者極周道之觀。負餐者快神君之戴。而。
敝邑從木塵於三令。下官仰餘照於二天。琅琅奉。
文太青集 卷二 古

金玉之相。家。家。掛雲霞之氣。既還轡於司馬。却枉。
輪於彈丸。芳訊。鸞。鸞。披誦。鈞天立奏。隆將。篋。寶。臨。
登。晁。采。驪。珠。雖長者之賜。不敢辭。而君子之儀。亦。
已過。姑投箋使者。頓首於臨風。俟殺刺。聞人。樞。未。
以就日。
驅海袖雲。如其雄展。

○○○徐司理中秋宴啓

伏以阜陶淑問。獻泮水以樂思。召伯巡行。化汝旁而先被。適仰見月行九道。秋深仙圃玉之宵。況平分天運。四時金壯應明刑之署。恭惟執事入洛。價增卜瀝功濟。金掌光昇卿士。謫仙之行已回。玉京劍挂南宮。朝會之程將滿。觀濤江曲共携。八月諸侯。迺水伊人不阻一方。宛在廣地。即天中之際。佇盼見廣寒八萬三千戶。向練溪流。映圓輝。片然持斧。吳剛佳期。臨聖祝之期。舉觴望天子。八十一萬

文木書集

卷二

六

年並。嵩嶽偕呼多壽。終是愛君。蘇軾其借霓裳之新譜。淹留請醉。嫦娥繫鵲鏡於神州。搗盡初收杵。日瀛洲襟帶。宜垂白兔之宮。桂窟香風。許獻玄霜之粒。

富麗雲霞萬疊。掩映太空。

○○○鹽臺萬公迂啓

伏以堯舜禹建都之域。惟阜陶乃風動四方。文武成作邑之鄉。非召伯誰巡行諸國。仰一法星之入部。總三行省而采詩。恭惟此亭。天言口代。王絲手携彩鳳五章。珠襟標以美玉。華霞九綺。鑄風格於良金。唾雨咳雷。長淮本唱。吸之水。顧風盼電。芒碭真骨相之山。鳴。即驚人。麟振。恭格之羽。怒而運海。翼揮。礙日之雲。屈。軼何心。四凶之膽。自薄。堯年有鑒九佐之班。偏清封事。日騰。既正衡之北指。朝廷

文木書集

卷二

七

無事。特卿憲而西征。天開潤作之池。姑課形。飴於。笮海。地獻雲。歌之。鼎終。調鉉耳於傳。美表華嶽而為寇。霜臺閣則出尤旗。墜控黃河而如帶。馳馬嘶。則狼跋。卷胡。其謬。稱伯於九州。敬拂掃陟方之館。又叨先於四岳。欲前驅代狩之旌。待轡皇華。佇驂征於原隰。遣伴洛邑。閣望眼於嵩高。善于使事。不獨以散錢勝者。

○○○簡少宗伯洸公

叨命于役。餞臨踰格。至誨諭之勤。談道則本六經。而拈天人之奧。談藝則超八代而挾著作之庭。談政則總九司而持中和之印。聞所未聞。心花與眼界齊開矣。出都風雨。淡空渡江。濤波射日。龍龜就途。俟抵燕再報。近從寮友遊雲頂燕磯之間。有俚句一帙。以為獻。

談道數語。恐未易當。果爾心花眼界宜開矣。

○○○簡董定所先生

文太青集

卷二

太

伏處山中。每造五柳二梧間。手藥語讀之。條然且欲立舉。與瀾淵貫霞之手。摘星抱月之習。斯亦河汾之格言。伊洛之粹語也。其於神農嘗七十二毒之苦心。亦聊有解耳。

語殊新異。

○○○報伊川鄉紳

白門信佳麗之都。一丘一壑。非不容與寫意。視伊汝尺寸山川。為兩載所區。居者真夢想所追。赴也。况高賢有香山之風對面。如風掃玉樹。奈何能惹。

然于別懷乎。

說可懷。然可懷。

文太青集

卷二

十九

○○○報來星海戶部

吾輩所快爲交遊之密者唯薦福塔陰颯焉廿載而相見各華髮也蘭亭今昔之感有擣於衷世人所珍我陽伯者以多藝而弟獨嘉尚其不伐所謂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者也爾時弟嘗以梁壁甲乙伯仲而近自江干交馭仲其德器不後伯氏也若乃筆花剪春雲而倚秋月者何容弟代他氏耶池陽半夜盤珠可當一度華胥調自此以往燕吳異地南北分席世人畫大江而論英雄者無乃以我爲六朝人乎恐我陽伯不咎如是觀耳漱六佳士昨物色之澤潞間弗值此來當是良緣熟皇極篇一部亦不能墨守詞人體謹以賁贈落落高岸直是關西夫子不是江左詞流

文太青集

卷二

三

○○○簡徐念賜祠部

向者從遊左右披良月於松利之陰送快風於鏡湖之時清襟雅晤此生難再而餘肺分手遂作往事石城之上何處問足音乎而肩虞兄又以假還粵佳朋指我隻影暗依明公久未見部推想當酬以不次弟卜以九月生魄後直造燕雲當於前途別母孀輩西還攝祠篆六旬惟明公之方歸是歸肩老當過吳門便郵以詢并上皇極篇之已脫木音其他亦旬日殺青或可附聞也伏疏抗首雲木

文太青集

卷二

三

筆欲搜空誼可薄漢

虞德園先生

下品年星

德園先生紫庭丹洞人也
往築龍月玉文之館于西
湖草玄枕秘迥然不可一
世有冠蓋者過其門欲見

虞敘一

其花香流舞鶴影旋飛不
可得一世望之亦如月眉
雪岱清峙特立顧博學宏
材僅與朝嵐夕烟相晤對
以故發爲文辭幽奇奧渺

定爾石破天驚了不可讀

不知先生呼吸混元吞吐
萬象非第取近人句字媚
俗眸也人間世界豈得用
先生先生又豈爲世用者

虞敘二

乎余幸卜司馬之鄰未問
子雲之字執鞭之慕嚮往
久焉大赤仲皜宏博繼武
庶伯起之益有象賢非復
似世南業隨身盡也塤箎

原缺

翠娛閣評選虞德園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畱香草序

○○○知命篇序

○○○徐文長文集序

○○○五嶽勝覽序

○○○忠節錄序

○○○李不器秋草詩序

虞德園集

目一

○○○解脫集序

○○○潘庚生詩集序

○○○浮梅橋詩序

○○○贈青浦令屠長卿上績序

○○○賀黃貞父轉膳部郎序

○○○贈近野吳公七十壽序

引

○○○雲門遊記引

記

○○○慧日峯記

○○○藏陰符演靈鷲巖記

虞德園集

目二

翠娛閣評選虞德園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傳

○○○愚公傳

○○○秦山人傳

書

○○○答伏虎棧邵山人

啓

○○○謝尤縣令

虞德園集

尺牘

○○○答朱大復

○○○答陳健宇

○○○答金象瀛

○○○復胡敬所

○○○與無盡

說

○○○隱侯說

○○○自說

疏

○○○募葬郭孝童疏

判

○○○毀鹿椅判

贊

○○○文昌贊

○○○丁侍舉贊

雜著

○○○代石言

虞德園集

目四

塔銘

○○○慧理大師塔銘

祭文

○○○祭童晉父文

書跋

○○○書天界寺香飯記後

○○○書直指堂化緣疏後

○○○書座右

翠娛閣許選虞德園先生小品卷一

錢塘虞淳熙長孺著

仁和丁九叔介選

錢塘陸雲龍雨侯訂

留香草序

吳哥女子

瞻子淨居瑤華。啓碧瑤之函。得緯真琅書焉。其書曰。女湘靈年二十許短世。臨歿遺言身既不壽。欲藉一編詩有聞于世。不忍弃之篋笥。顧念附青雲而不朽。惟先生在耳。副以七襄之章。是沉女郎所裁。女郎諱真娘。君典女也。開編香光雙起。納臺爲

虞德園集

卷一

一

紫。瞻子散雅稱曰。安所得。易遷官中語而聞之。夫上清之道不邪。九華右英。紫薇朱陵。有靈文洞經焉。鳳雛之歌。熾于天鈞。龜臺之扈。奕于玄庭。此夫流鈴之小和也。至於水鳥樹聲。微妙而雅。漁唱花貫。廣賁以明。西方美人。其大和矣。二檀雖別聲香。不分語聲。則芳羨牙後。語香則光浮仙音。人間如帑欲爾匪易。爰有三茅五許。二劉四龐。旌揚游帷之媛。輔漢孕經之女。或離虛坎實。或卒死嬰生。並斷綺言。都無華想。乃若同鼎干穗。一軫五絲。惟

紫影浮瑤
身外不歸

屠門獨也。緯真往宿祿淳。近標奎彩。養牛頭之樹。十極烟廻。分蘭膏之明。九族齊照。慰情弱女。來自含真。無雲和如琳。和事玄覽。同仁覽。飲瑤瑤而虹繞。叶塤篪以風適。携手上。襄錦爛。匏瓜之野。連裾二女。珮交湘竹之陰。曾何羨于椿年。宛並生于蓮芻。人之將死。其言也悲。能仁之痛。轉念則羊聚族之歡。旋知夢鹿。撫掌金仙之墮。懸影寶樹之端。涉入天宮。與天孫而涉入。戲游地府。偕地藏以戲游。勢至之莊嚴。頓成香嚴之圓通。可頌其成。當決其

虞德園集

卷一

二

頌維何。錦字隨文。笑針神之非巧。墨香初結。托名父以流芳。若乃麝梅焚臍。乳慚療柳。雞骨馬蹄之賤。龜甲龍腦之奢。蘭忌當門。榆差躡位。都夷形滿。并斐氣卑。千步百濯之婦。人白茅紫木之妬。展之响。厲灼之聲。焦咸玉壘之積埃。宜金閨之弗貯。豈若簪蘭。騰郁。優曇。氣氤。御輪三周。鵲尾之爐。不拾。援毫七步。虎齒之嘯。成謠。複粉。粉明。德惟馨者也。易遷留之命曰洞章。清泰留之命曰短行。人間留之命曰留香。將無所詠。雪梅月梅。雨梅玉蘭。

才不盡文
山人發
平古同概

芙蓉者乎。從離垢出。火不能燒。方便生。其云爲
蓋。折其不朽者矣。革囊穢質。詎堪爲之。青雲霓
進。昇霄玄肩。以延。願和驚。精靈以。生魂
天人。子女散九和于筵前。玄覽西昇。吳。于他
時。則。子之。勸。請。真之。乞。留。而。留。者。也。
蘭。雅。佳。折。香。豈。能。留。特。有。生。香。管。以。之。但。德
商。猶。香。猶。頓。此。際。不。堪。情。耳。

知命篇序

屠緯真之未中謠詠也。賸子先語王季夏太史已
而果然。藉令季夏無恙。具錦且不成。纖于是衆交
尤焉。賸子謂否。予知之。今也。緯真之不知。亦命也。
已而緯真述知命篇。綴言命。夫命難言矣。樂天知
命。故不憂而壽。泣文。道之。將廢。有命而孔子于
七十二君受命者。輕貨。殖。百。炎帝立市。膠鬲在魚
鹽之中。子於親臣於君。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
於人不啻父母。命之憂則憂命之勞則勞命之悲

康德園集

卷一

四

本應無可奈何

依爵陶竭。蹶姚佚。發。免。脫。何。敢。不。從。方。于。谷。聲
圭景。激矢。催輪。雖有神智。不可。強。匿。雖有逸材。不
可。禁。止。柰之何哉。命當知命。則家有緯真之篇。命
不當知命。則客阮賸子之書。命當知命。則一事一
言。足徵足信。命不當知命。則雖千古人。萬緯真。乘
鐸而詔之。無益也。雖然。緯真奚自而輯之。元素奚
自而行之。賸子奚自而序之。命。矣。乎。歲在甲午。當
辛未。世二千二百八十八。爲大畜之上九。蹠日何
天之循。亨。道大行。命大明。天以緯真爲鐸。錫之以

善鳴命矣乎。是宜前言。往行之多識也。
想奇探沉淵九重。腕峭疑斷。岩千尺。意泗中周。
鼎躍水而出。新青詭綠鮮異有鋒。

虞德園集

卷一

○○徐文長文集序

元美于鱗文苑之南面王也。文無二王則元美獨
矣。余衣青衿。掛王李于藩。李長髮而修下。王短髮
而豐下。體貌無奇異。而囊括無遺。士所不能包者。
兩人頎偉之。徐文長小銳之。湯若士也。徐自詭紅
淹遺湯藻筆。意欲包湯。湯不應徵。余贖余亦不應。
張空無士。而晚乃包瓠肥之。袁中郎所謂桓譚者
矣。往余間龍月玉文之館。中郎與陶周望偕來。啖
以餌食。有楊家果。中郎採梅染餌。其章亦白。因問
虞德園集 卷一 六

袁世文章誰為第一。陶脫袁脰笑曰。將無語長孺
徐文長第一耶。袁曰。如君言。豈第二人耶。且讓元
美家鈍賊第一耶。偶諸生耳。屬壁衣各駭詫。聲稍
稍出衣外。袁起大索。此有賊黨。可急逐之。令僵死
中原白雪中。余始知文長囊有此士。奉文長。居然
南面王矣。當是時。文苑東坡臨御東坡者。天西垂
宿也。自天墮地。分身者四。一為元美身。得其斗背
一為若士身。得其際。一為文長身。得其豹之風。
流命之磨蝎。袁郎晚降。得其滑稽之口。而已借光

元美

于世

壁府散輝布寶。四子之文章。元美得播。豕用膠之。
法。若士得供石。作字之法。文長得模。書雙。雕並。博
之法。而中郎得醢。釀真乙酒之法。取以調劑諸子。
獨推文長。文長遂爲第一。迨評選傳。真爲第一矣。
無聞而駭詫者矣。第燒猪了元。和墨潘衡。不甘僵
死。藉令展天屏。遮天洞。接文長之末光。亦十六星
之分身也。異日頽出于囊。有利無鈍。人各媚其主
耳。不乃有南北朝乎。是余之調劑諸子也。奎形似
履。隻履不良于行文。行遠者也。

虞德園集

卷

七

長公獨帝詞壇。文長幾篡而有之。承拘冗之後。
能打翻鸚鵡。踢倒黃鶴。誠未易才也。

出聲字

出聲字

五岳勝覽序

代

管夷吾書載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蓋靡不宗
五岳。云。自無懷氏以下。登封者七十餘君。意。邇不
在遊。獨平子向平。所思所期。語涉遊覽。冀選勝而
娛焉。然未覩圖紀也。近世有岱史。岱宗記。五岳記。
遊名山記。而王恒叔太僕有遊岳圖。文附以異蹟。
頂之與乘。桑腳諸家言。一日臥遊。未能周五岳矣。
況復聘亥。步莊運。專勝遊。婚嫁之後。裁乃今從揚
生。爾曾受施存。縮地方寸。畧五遊。一何幸也。子興
虞德園集

八

氏有言。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繇斯以譚。吳舛所
覆。吐符降神。如崑崙廣乘。長離麗農。廣野諸岳。俯
踞之五。拳石耳內。而九烟微而足練。詎足當河目
之四。登乎。而黃州孔子之山。烏跡在焉。又將之楚
收太和。納于岱麓。不乃最勝之遺事耶。躡一岳羣
岳。盡赴聖人。覽勝之要。如此。顧吾目力不逮。顏淵
庶幾見之。細帙。則楊生之授是矣。夫小天下。當亦
有方。豈必離朱爲師。吾往讀稗書。山陽女子樂山
而歿。瘞久。波斯剖其心。玉瑩作美媛。倚欄觀山狀。

樂而彰徹。遂同嵩丘達摩之壁。有情無情。交涉入。固然也。惟茲五岳。五星五帝之精。其神中曰壽逸。北曰登。南曰丹。靈峙。東曰闕。常龍。西曰浩。鬱狩。而將軍之主勝者。並著姓名。龍魚河圖。可徵矣。臆焉。睹焉。神與神。游景光內。映靈局。運寸岳。容繪呈。斯芥納。須彌之喻。勝不待選。而集始。小天下之方。非耶。受斯方也者。卽倒絳囊。投真形圖。安問楮素。弟。混。混野馬。聞京塵市塵。醉鄉溫桑之鄉。移塞虛。自。自不。若披圖。採勝。問程楊生之足。沉黃埃。滌緇。

虞德園集

九

氛矣。余亦混混者。車生耳。蓬生心。卽闕中五岳不。窺比。仲舒之圖。恃胸中向無五岳中甫百靈寧。遐。遺我。條入此。帙。類陳季卿之入。寰瀛圖。將楊生爲。終南叟葉舟導我耳。幘覆下。詎少我輩人作遊侶。不寂寂也。

禪遊盤運。誰識涵月。嘯雲攀巖。俯谷之意。始知縮靈奇於尺幅。會須巢壺兩公綜其性幻。

忠節錄序

友人徐子出先巨翁錄。使序之余。讀焉。爲蘇蘇隕涕焉。嗚呼。災運告殂。隨風南襲。胡鵠突于廣宮。墜綬塵于羣幕。膏濤猶壯岳。并未湮。何渠無一二懷沙自沉之士。以英潔表中原哉。而掉狐尾入犬牢之羣。嗥嗥北去。若紐繫然。人心固盡死耶。巨翁獨一文學。帥其子女。委身于火。不死于水。死之身死。心乃故不死。以能固。翰內華構。建天宇。洗濯腥穢。開張人綱。今吾剗及逢之矣。夫忠孝何心不死之。

虞德園集

卷一

十

世界不死
類其一二

心也。賊臣賊子。載其行尸。幾一息不絕。以游于世。其爲鬼魅。魍魎。豈待誅夷之日。而苟稱不死。所不死者。溘然長逝。闕滅于姦逆之水火。而莫之知避。不亦岐伯氏所謂大惑疾者耶。巨翁矢焚溺其身。拯萬世姦逆之夫于水。于火。無論不死。庶幾上蔡靈劑。帝以爲司命者。而世謬謂輕死若夷齊。固輕死也。耶。嗚呼。食人之食者。死人之難。吾有月。餓子若女。食焉。皆果然。以飽烈烈。寒泉潰。吾腹視之。吾何慚哉。身之弗惜。而髮膚所寄。令各殲盡。無留血。

無去能死
烈以不死

正氣歌

虞德園集

卷一

十一

屬終元之世有徐氏子孫非巨翁志矣如是乃真
能不死以生天下之死人故天變騰替巨翁之神
儀在也良史列傳巨翁之行履在也我聖祖驅
胡蕩兇而一時諸公題疏摘文闢其埏道扇其芳
風是巨翁不死之資不死之地在也而後乃今其
遺子孫忍死元天延殘枝以供采蘋之役者莫不
皎皎巖巖象琦嶠之節則天之所以食巨翁而巨
翁寧顧問哉嗚呼宋鹿窮奔妖獨前過翠華凋委
于絕島金紫汨沒于洪溟浮尸十萬天地無色諸
臣有靈相與痛抱瓶之先識慨赴甕之蚤鑒素車
方來對泣井床之畔華津聚景尚有人乎徐鬼食
而趙鬼餒會我曾孫黯然消魂矣徐子修是錄也
者能為宋史一出石渠天祿間固以報巨翁也

悲憤之氣與方峪而俱聳淒咽之聲與西湖而
並長

巨翁名應鑣浙衢州人為太學生宋亡與子琦
崧女元娘自焚于大學尊經閣會救不死已得
尸于井四人皆面目如生同舍葬之杭方家峪

明立祠曰忠節春秋致祭
噫此亦一太學生也乃近僅得陸萬鍾一流道
士之謂何無亦納粟集其碣也

虞德園集

卷一

十二

李不器秋草詩序

草春生也。生長信御園龍池曲江有詠矣。故人尤
兆之悲秋。偏詠秋草。見宿草焉悲之。李不器名在
省試。賦得金埒玉堦。紫花拾翠。其正聲也。乃亦奇
興八詠。將無八詠之隱候哉。所慙芳卉靈荈霜銷
風奪帶圍小。減袍色黯。淡秋之為氣。豈其時乎。往
元美書予筵有借得宛陵離後帖。吟將康樂夢回
詩之句。迺公用事。詎如不器用虛吾里。逋仙復有
餘花落處滿地和烟雨之句。以方不器。何日花飛。

虞德園集

卷

十三

肯見憐語政爾情。條異蔓吾取以苗。吾百首又是
一部墳。篋也。此變聲者。催美人草舞葉應拍。便自
堪和人歌。卽無知彫實。萎腐化為流螢。更燭燭案
頭。照人讀書。省試近矣。春風吹又生。居豈不易當
正聲習來吾耳。陸吾耳也。

秋草無言。怨殺王孫春草。

解脫集序

大地一黎園也。曰生。曰旦。曰外。曰末。曰丑。曰淨。古
今六詞客也。壞父而下。不施粉墨。舉如末。陳王作
淨丑面。然與六朝初唐。八代是貼旦。浣花叟。要似
外。李青蓮其生乎。任華盧公。諸家半丑半淨。而樂
天東坡。教化廣大。色色皆演。王維張藉韓子蒼。所
謂按樂多詠氣。率歌工也。袁中郎自詭揮身淨丑
場。演作天魔戲。每出新聲。輒倡主客圖。首席人。
唱渭城聽之。那得不駭至抵掌。學寒山。佛長。吉鬼。

虞德園集

卷

古

無功醉士。並謂為真。乃中郎且哂好音。不好曲矣。
頭脫烏紗。足脫皂舄。口脫迴波詞。身脫候子之隊。
魔女魔民。惟其所扮。直不喜扮法聰。若活法聰。則
落花人是。願闔老無如予。何中郎畏闔老哉。波
波吒吒。聲幾許。解脫中郎。定不入畏。

直開闢未有之論。快絕一世。

潘庚生詩集序

大郭庚生，卽聞人潘景升更其字，傳其詩，詩吾從田叔受之。若英玄之留，有紫玉輔，紫戟於懸，則落月疑見焉。吾橫目而諱從昧，與色目成，成以從文。五正五間，不可亂也。如絢如雲，如瓠如蟬，如脂如蕤，如薺華如渥丹，色授情予，會風人之感予矣。而庚生之感尤屬情兮，盼兮，便紹嫫冶，揚則漢燕，抑則唐環，流則石珠，止則洛佩，此吾英玄君所留焉。內景者，郭庚生之內美也，乃庚生看其禮防，自以

虞德園集

卷一

五

柴桑閒情，補國風之亡，美者自美，成於不知，倉庚瞞矣。猶感園客，如絕世何。舉世以爲宮，而以一蛾脅入危哉。庚生之內美也，吾不耐使庚生如籊籊，如飛蓬，其間令開葯房，而懸鵲首於戶，祭狐禱也。以宴琳臺雲華，予其金璫，申林逆之滄浪，六庚而生靈均，挾靈妃以遠遊，長庚而生青蓮，視太真馬嵬之士矣。故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夫惟不淫，無所儕妬，廣霞神風之音，蕭蕭然日聞哉。

亦如瑤池之會，虎齒舒，鷹爪彈箏，奇音異响。

不從人間來，燕之飛，環之舞，猶屑下里。

卷一

浮梅檻詩序

湖舟具有樓名而實無樓春水登之宛如天上坐也。已篙師授篙蓬頂足聲雷動忽驚頓落天外太豪嫌焉。又惡出童殺于是實為樓閉戶開蓬却宛如閨中坐矣。啓牖而榜人適我聞人牖因不時啓不知有西湖也。山溪處處浮竹筏古今賢達如許都不解浮筏于湖遂令千秋開物名獨歸貞父貞父謂師楊湖此何足師孤山梅英沾筏後與俱浮政爾山貞父始遊人之有西湖亦無不由貞父始也。貞父知身必為古人為古詩紀焉而權者飲不能歌。贈子因其聲為竹枝水調十二首使四時歌之從來歌竹枝水調非由贈子始也。以二七小女郎駕浮梅檻而歌竹枝鼓催應是天壤順事也。

庚子園集

卷一

七

庚子園集

贈青浦令屠長卿上續序
往君房物色虞生萬家之市不知虞生迺固在萬山中東飲若華色也已見為言屠長卿先生天下奇士出由拳集讀之竟更出泗上海上兩續書讀之雄風蕩霄霓千星灑然人立而嘯虞生曰世人封已為我謂我在議不少資人至為文章乃不識有我緣左而史緣莊而子緣相如而賦緣陸謝李杜而詩統所緣則赤立無一字或綴奇字疊疊引之炎憤而下為所緣得百千字魚貫漫曰我文如

庚子園集

卷一

大

是及蛻字去又復不成我嗟乎何薄待我耶恭懷玄蒼以為質垣野經緯之飛霞幻而色剛風幻而聲幪之內物物自文章已我本自色我本自聲夫安取彼彼固我也我何我也作由拳集昔長卿先生去穎路選凌競而栗者長卿先生為譴曰來汝示今瞳中影凌競而栗我亦凌競而栗彼非我奚入我瞳中避寒耶狐貉幸自抱襦其苦而妄謚以裴此揭短余張首忘若跼者我乃不為于是入青浦矣語其徒且寄屠長卿青浦萬寓之裴萬寓之

以爲我
我與我
引也

表皆屠長卿水刺脛傷稼則下殺爲我召屠氏之
人植栽救屠氏之稼天不雨則說屠長卿奚不雨
暴之日中雨治民歡曰屠長卿歡矣當是時河溢
粵蜀薊北舉烽火屠長卿先生往往在淮徐粵蜀
薊北寄形青浦也居青浦青浦之民卽不知身爲
屠長卿先生且懼一夕去屠長卿先生直指使者
不知屠令君侍主上側不心去後一年或免其
上績主上長卿先生名父母久久冠殺其父母
身而是時主上或以青浦令有父母在令冠殺其
虞德爾集 卷一 尤

父較其母夫以萬寓爲我者無不我者也無我者
也君房而胡奇長卿先生君房曰長卿一行之士
爲慈而已矣鍊德大嚴不稍縱出入于言大無當
幾誕虞生曰君房以吾大言耶何者爲小急走入
山不顧長卿慕僚周子以虞生言長卿先生二年
事驗又長卿先生不右諛言取虞生言往青浦也
屠長卿先生曰固我之言也

世人封我爲我故我乃異我而爲很爲虎不知
吮人之血者我血也食人之肉者我肉也使邑

宰書此置座隅卓魯龔黃庶幾復見

虞德爾集

卷一

二十

○○賀黃貞父轉席部郎序

貞父予小時爾汝交也。方其卅角。入學宮試。就案上舉。一黛色棋之瑩牘者。戲曰。取青紫如拾芥。蓋音似之。而後功名竟似之。爲文章驚瑯琊先生。亦竟似瑯琊先生。世比之秦華兒。撫家山兩天目。孫兩峯矣。初挽墨綬。稱神明於進賢。予諱之曰。進賢受上賞。而貞父漫應曰。進賢如不得已。俄而所進之賢。輒冠南宮。召入行納之青瑣。意所謂上賞者。而居久之。無如啼缺。何抑典離江淮間。淡然應之。

康德園集

卷一

三

豈其不得已耶。乃貞父則曰。已而已。而吾天目之懸流。溢兩乳。瀉雙溪。入明聖之湖。以載吾檻。春桃秋蓉。迎檻而送。媚吾檻之名。梅者。開然孤嶼之色。耳舍而天遊。採丹華于軒而收。玄扈于禹飛躡所登。赤縣爲隘。何復知世有青紫耶。迨遊記出。歷柳河東。而復羈一官。同柱工部矣。貞父意輕焉。間歸清映月之潭。留蟾光。凡宿於金牛湖中。倘曰天可問乎。孰爲聖。孰爲明。孰是而當卿士。惟月者。吾把酒與成三人。然而寥寥蒼蒼之兼葭而已。會天

取卷五

子日奮桑隅。照臨百官。貞父亦稍受光。再登春曹。主王之膳。非復往日典膳。當此調羹之前。豆無論衡文醞釀。南宮士使措大指動已也。不知何人進賢。乃進貞父綠綬丹袞。於是乎取焉。青紫豈足道哉。同社諸君之占蒙氣者。見奎壁洞爾。若此。競來語我。我方如訓狐。繆名心月。翹尾擎光。照微書而喜。昌言祝曰。天子既明。且聖。貞父行作卿月。遣常儀散玄杵。藥藥我盡。天子所統。疋子病人。一切拂戾。洗疢生馬斯。不負進賢者乎。實以台司非

康德園集

卷一

三

過也。假令不厭舊遊三十年。後飾海檻。繫孤嶼下。吾能近邀太乙。各良藥之賜。俾顏再童。卽忘爾忘汝。融形骸於銷金金鍋內。併是一九。大丹軒皇神禹或來爭取。君等毋若柱于春而可。肯笑而持去。貞父得之。將相與哄堂大噱。水廳爲熱。不且分熱及我耶。靈思慧緒。曲折不窮。長公拂拂徒能令酒氣出耳。

○○贈近野吳公七十壽序

黃山黃帝之宮。黔天之氣。所宛會也。以盲人與七聖沃幹而馳下者。比隸首。簪紘中之資。百化極焉。至于今而吳翁擅其具也。帝之臣。援鬚霄行。周玄宙之曆而不仆。豈非人貌哉。受方于帝師。牧搜而常寧。絃而常清。以得斯年矣。吳翁年七十。視其字未也。有稚符五。童峻兒齒。力勝閨色。勝丹氣。勝蘭五符應焉。未也將無受方于帝所乎。抑耳盈具茨之聲乎。其方匪雲。爰之扈也。其為聲正雅也。曰有

虞德閣集

卷一

三

三德。孔章周竹之文。舞勺而攻之。不以易珪。緩而垂諸紳。今炎炎唐唐者。無敢臆對。我以自代。可謂之儒。儒德一也。友端木遊方國。不驚于利。而警于身之穀。雄風至則已。氏承剛風至則已。氏服緩頰。居間鵬解兆瑩。而靡觸黃金如塵。白金如沙。左揮右委。貧者以為家。可謂之俠。俠德一也。月叶金精。歲中七返。守玉振。絃其寶。逐諸彭而治浮。潘之蠶。斯黃帝之所惜矣。碩我乾貞。以用金也。夷我艮庭。以用七也。舍我坤章。以用寶也。占我節。若用以祛

此其錄
時當三德
從足破運
戰也

蠶也。庶氣行焉。庶液沛焉。庶支不罷而剌剌焉。帝之臣哉。隸首不能紀其生矣。可謂之真真全而德全真德一也。儒以文壽。理俠以武壽。世真以神壽。身三德而敦五符于始。千符繼見。億億之符安所窮乎。則吳翁擅其具也。善為方而赫厥聲也。唐君謂余翁之于如翁。翁之孫如翁。翁之曾孫如翁。丹穴多鵲。玉樹多枝。曰非丹穴也。象黃山之支也。非玉樹也。象黃山之林也。黃者中色。儒者中德。翁子并有見而傳。以御今之軒轅者矣。引其

虞德閣集

五

年祝玄宙也。唐君曰然。吾以侑步躡也。

躬三德敦五符。乃丹元直指。非泛稱通套詞理

更窮深謁異

○○○雲門游記引

貞父牽絲。楚何自釋而越遊。羣望衆壑。收爲酒資。
勝具寸組。安能繫傲吏耶。其言曰。入林道。自負此
獨柯山片石。差可語耳。尚不巾雲門蒿枝。況復于
謝輩幾許侏儒耶。貞父業稱林中尊貴。當盡摩古
今侏儒之頂。詩紀出寧讓宛委藏書。一頂地乎。吾
且出子聊扶此墜。

經道骨靈華固不可語勝遊。

虞德園集

卷一

五

○○○慧日峰記

慧日峰所以名。九曜借光也。陝思恭採一石。負宗
鏡之光者。被慧日名。自此石千疊而上。神瑛青瑩。
多屬貧狼廉貞。當是湖擁琉璃。懸流不瀉。作空王
采思矣。聞建塔起土。而見磚。磚中矩砥列。蓋堂云
升頂則日輪旭升。浮江映湖。江舟如葉。湖舟如鳬。
錦塘蘇堤遊人如蟻。簫鼓隱隱。聲如蜩蟬。而瓦如
鱗。山如髻。則城中浙外之景也。回視木末蒼藓翠
屏之外。鳳山虎洞。杳霭無際矣。其支爲蓮花洞。紺
石。西引碧蕙。細藕千房。萬竅恍夏雲之奇。米顛琴
臺。孫放鶴焚在其下。

慧日領諸峯之秀。上爲永明師藏蛇處也。天銑
神鏤。烟遮雲繞。望而知爲法窟焉。

虞德園集

卷一

五

藏陰符演靈鷲巖記

武林山向無石。石鷲遙飛集焉。諸隱仙為有力者。負而趨。不知也。蓋慧理屢嘆之。以質武城。兩石自起。慶元兩山自徙。將無地發殺機。不神之神。所由飛形者耶。鷲翔許由。謝客亦來。翔丁飛附焉。庶見羽人浮屠月路。即不得漸鴻。未泉之鳳扶雲弄足。戾於高根。倘青烏氏所志玄符。哉惟是刑書王律。殺風景者無罪。元璉茲勅。操胡兵攻鷲左。右翼毛毳未銀。通必翦銀之。更折其翠。嗚呼悲夫。石鷲而

康德園集

卷一

三

不能思宋人集。又不能作晉人言。曾麟巖鏡其道。窮嗽藉今一年不禁。當有死鷲飛鷄。啣子雲外。青衿人人落羽。則二必翦之為也。嗚呼悲夫。石鷲。暗子為若司其禁。禁者制也。禽之制在氣。吾受陰符。以待陽火。陰陽相推。一氣孔神。有熊運樞。涿鹿絳草。蚩尤既蹶。於何不禁。女蝠之野。爾鷲驪焉。此其制矣。爾爾首乎。懸書猿臺。首可保也。窺爾足乎。經龍泓足可衛也。翠之上。嚙之下。能幾全乎。殺紉新寶。殺可伏。翮可養也。將玄扈之司歟。抑西池之

藏陰

便歟。庚除酉陽。其配林歇。鳩皇因是以熄。鼎海神因是以棄。鞭。焜煌回是以投筆。魏帝因是以委。僊舞。舞。光拂天。巨馬。蹄空。桂子。凌烟。豈與夫剖玉泣楚。銷文滅秦。雲母告勞。潛英流毒。洛中之赤心。貽笑。浙西之暇。休蒙族。季龍完壁。而毀樓。道君神運。而狩北者耶。天竺之石。一採于醉吟。再採于奇章。今定何在。機發密移。逃石及藏。舟共遠。惟茲隱仙。化鷲。高毋。穀城公。巍然獨存。殺鷲猶之殺人。女青有律。夫禁烏可犯。哉烏可犯。哉。符故藏虎。康德園集

卷一

天

口巖。今藏鷲頭巖者。三卷。暗子為之演。僧如勝。置西守藏。歲七月七日祠焉。

瑯嬛石室。外極欽欽。磊塊之致。中富玄文。秘笈之奇。既驚其高古。更服其奧博。

卷之二

錢塘陸敏樹生生父參閣

愚公傳

愚公似昔人非昔人也。家鄆西湖。分金牛之祥。疑受姓。而又不欲胄文。文遠視世。同胞率同姓。詹然忘已忘名而已。聰勇如秦鏡。盡照胞閭中物。指夙慧者。藉以生。而顧自稱愚。公家迎薊子。駐竟夫。日坐巾車。無影可履。差似子羔耳。乃清影頻落。夕湖與月映潭也。讀書舫。經讀書林。聽之多淨名。經

康德園集

卷二

一

異蔬齋。數更漏時所讀。而舫在桂舟梅檻間。隔畫縵。絕遠。間移近。春堤燒燭。照之花不睡。亦不睡。以為常。每挹露跨蒼雪。登吳山。看壑公塵動。童秋清侍。人以為洪崖。木葛而巾裏陽巾。更以為孟襄陽。然其詩藏匣。實出入襄陽云。學逋仙植百樹。梅香不聞。鶴鳴則子和。應占而先世竹光接西谿之。萬竹龍背。無枯折者。廣武林人當之。獨公兒耶。是時云。萊翁百八歲。為開問性矣。雲棲師優授百八珠名。以廣碩導。以戒懺。火傳燈續。非拙度者。

公之言曰。醉鄉禪苑。干焉憇止。彼之會心。百杯忘懷。一勾安之。非醍醐。天漿乎。不思愚。猶昔人。非昔人。其問之。兩師。踏子。熙曰。予。躋愚公。六君子之倫。信非古愚矣。顧借予。社人就放生池。填魚鱉。期不滿。不止。此與平。大行。王屋。者何異。武林自有愚公。子而孫者。不絕。終為水仙。愛觀其倡。以懸。孤解。網無改于父之道。將。渤。解。於。物。况。明。聖。一。溫。耶。舊金之酬。三族之需。順時養少。蟄孽。煦濡。讀書而學。愚公不思。

康德園集

卷二

二

道韵仙風。此公不似從人間來。

秦山人傳

秦冰玉名舜友。故宣城人。而徙錢塘。飲南山之淥。自名冰玉山人。非山外山人也。向居覺。稱孔氏弟子。已而佛陀老莊並客。為弟子。故其弟子多佛陀弟子。玄津夢也。高僧也。樂為抱琴洗石。因取六如名之。而視淨慈如寄矣。琴右軍書。右丞詩。繪錢塘人無出其右者。高僧和右肩禮焉。得其傳。文寶精良。填座右不去手也。業寄淨慈。卜築近淨慈。而凭几人。湖光樊令致虛。顏門曰伊人水湄。名士迴洞。康德園集 卷二 三

從語往往邀入社放生。山人貧不能贖。片片鱗謂對之可忘殺機。云嘗登黃山。醉徧孫酒。酒釀山穴。採靈草。仙花所成。又入海島。遇水府官來。孫引。蔡顯坐異人。為一開目授方。者年玄髮。且不死。無何而素標見尋。示疾化去。年七十八矣。囑玄津表方墳。卜築處。種梅花。似憐不早種。梅花如其鄰和靖也。諸名士相與種梅。供之。其吮在暗香疎影中。而瞻子種雙樹。瘞傳梅根。

冰玉故自超得先生之傳而益傳。

人有仙丰傳亦飄飄仙舉。

○○○謝尤縣令啓

伏惟某官止慈憐物。瞻智罔民。鳳覽表花。折一方之雀角。麟遊吳苑。驚百里之佳牙。游若沸東田。并骨使之變味。商燧炊古。共身代其暴巫。三年之艾。且蓄且投。四野之棠。忍剪忍伐。礎更生而飲德。殍不死以食新。唇存與存。我其齒也。心肅容肅。民同胞焉。呱呱初勉于懷。兢兢爰述斯職。而不佞以隣之赤子。為世之漫郎。必有方而職方。遊難就養。罔美報而靡報。享之多儀。辱再撫及於猶丘。忽積

賡德園集 卷二 五

賡出千文帑。慚以跼踖。受言踟蹰。依不可解之情。后不敢辭之禮。仰祈怙恃。俯鑒惻愍。願移青瑣。為寢門。時于豎禁。幸接袞衣。而舞彩數效童心。

語必破套。矯勁異常。

原缺第六葉

謝尤縣令啓

符何年不并心。君秉尉藍之密印。何古弗叶。神乎山人。幸然不臣天子。獨奈何屈作正則衙官哉。已而已而。載緘其口。

文章之哀也。或求過于先型。或取妍于拙目。若若發。顯離。衆絕致。誠有如斯篇之自命。

賡德園集

卷二

七

○○○答朱大復

南屏遇舜徵授藥資使弟尋醫得國醫錢藩用子
和三法嘔失音猶未失心也又得醫魯生進參苓
益矣濁液填膈遂罔阻若失心始以爲二醫乃不
知其卽二豎也神哉二豎使我無得無失之心晝
忽失夜旋得道兄書午至子見書丑寅之交語見
日剝膚分痛骨肉間誰結此人補身補心方術家
誰發斯秘六斛米誰爲監河三部文誰爲黃石吾
願願于枕若稽角于地不足謝斯德也蓋弟得心
康德園集 卷二 八
時語如此更有何心超三聖垂千秋以長留人間
如道兄挾玄啓鑰種種論著者乎愧負愧負
韵致疎冷

○○○答陳建宇

十丈足下僕便賦行路難無幾何且唱宦海沉深
矣于僕堪否抹額帶沙帽大似將頭刺膠盆計相
見時猶然角巾耳萬一稍稍展翅小五郎是我張
君房哉何用竭累耶家中有缺卽補有過卽逐寧
添一口不添一斗政使十丈清粥中數輩鬚歷歷
耳想聞之噴飯也四三弱弟日治火攻之具直曰
羈縻勿絕而十丈以爲能操筆伸紙常是神化不
然乃是靈鬼憑之莫作此語慰我幸振奮神威若
虞德園集 卷二 九
羅鄧治鬼主者可也每日十字兩首詩一箇故事
定不可少朔望習禮容習稱呼亦不可少果然黃
楊寸長必有所以祠東皇太乙者矣十丈家君之
陳琳母妾治牘干請吾輩爲童生時見軒車集邑
門髮上指欲手格之今何遠乃爾且我固春官之
童生也籠檻中人議退舉遠引事冗如蠅焦如蛾
不及一一稱說在十丈祭其素而諒之
寒溫中倍多欸曲

林下吟
跡不可少

○○○答金象瀛

不一歲遊兩都。柴桑先生所謂饑驅者也。日御馬
道風十里息。而冒絮塵炕上聽僉父語。視覺院慈
光孰得哉。我四三兄弟之交。天爲主盟。今天復渝
盟而燕吳之也。安知其不坎書。碣石奉昭王之千
金而尋盟也耶。則且暮遇之矣。不佞吾黨下駟。僅
僅勿蹶。而受勣于此。乃足下龍池夾鏡。營八極以
爲家。誰歟。九方臯也者。安所不弭而轡也。遂令棄
脯歸我腹。大足異事。每戊夜起。望恒間。忽無伯樂
虞德園集 卷二

將吳中有伯樂乎。而足下之馬來矣。願注願注。不
佞須次尚書且久。蓋久相待。豈敢先足下而官足
下第徐徐及我耳。公車之牘。入政府不得出。無所
誇其雄。足下嘗謂我倭王。今定是夜郎王。與漢爭
大雕題珍髦。猶矜姣好。何慮雌哉一笑。
屬望蕭然。啓口自然。韶令。

○○○復胡敬所

弟病深。入山更深。以入山之深也。城中之爲。誰
看耳。目不相屬。而任其口。故流言易起。足下久不
見我矣。安能信我。卽我亦疑我無怪。足下也。公家
先生九十。尚駐百年。而待足下之升。足下需弟言
弟直言。其必升。必能待耳。度不以示城中人。信不
信任之。然弟病深矣。文較淺。如往日之深。則模商
葵敗周鼎。亂三代之製。庸有焉。今直老瓦盆注毒
酒而滿。足下奚取而奏之家。先生乎。書竟思。僂以
虞德園集 卷二 十一

略篋中空。如足下之四壁也。輒用特達此語。足下
案能信我。我自信而已。頓悞。枕土。未盡離索之
裏。
滿酒九直。何減子瞻答李端叔書。

○○與無盡脩法華三昧書

嘔血是口業報。何以斗易占之語。正口業也。血中無珠璣。嘔出糠粃爲師前導。因藉以通懺耳。師志縱橫奔瀉。如不梁懸瀑。飛流千丈。西京咸陽。乃有此體。不慧不敢步趨其間。自作徐陵以後人語。陪官女子。剪青緋作牽牛花。不堪天人散佛。願上也。罪似難懺矣。王臣王臣。

言簡而盡。政似徐孝穆。

虞德園集

卷一

十一

露

○○隱侯說贈楊令汝和

靖安君以其皎皎蒙汚而去。謂忍衡黃綬爾。何如佩蘭被月矣。夫清濁之迹。旦暮勿著也。使吾而收其簞簞。安能掩夫人之壺漿。吾歸而參橫。吾室風伯襲吾衾也。獨兩君知我乎。庶幾傲吏隱焉。於是煙客虞生。上私謚於其生。謚曰隱侯。傲隱也。國家發乎首侯。得百里而君之。於法得稱君。二者天下之莫尊也。而君侯隱矣。支顛之吏。載寶脰玉。經其身而重具賄以求昂於權衡乎。無過侯者也。勝爲

虞德園集

卷一

十三

雖肩爲頃百折而餘於庭。卒未聞美謚也。而君隱侯矣。魯人謚尼父曰謚。漢人謚少游曰貪。宋人謚正叔曰謚。三者明人或以是謚。君子我獨曰隱侯。隱侯云。晉陶靖節寬綽冲和之氣。偕於展禽。而顧不能用種秫事鄉里。小兒必有所托以寄其傲。傲者隱之高德也。君歸去且寄傲東城一中。其膝計從此不屈於人。天子不得侯禮。官不得謚。惟寒暖幽人隔離而呼之聲日起也。靖節靖安。千秋二士哉。不佞有蓮社在靈鷲之西。行且招君。君亦攜眉

而做我也耶。

骨不做不奇。氣不做不韵。脾脫殿中。滑稽君刻。
固夙韞此隱德。

集

卷二

古

○○○自說

空洞鴻逖孰之自而部謂自者名自也。非因自也。
蛟蜉蛄蟻族八萬而官人之官。藏人之藏。府人之
府。人之自。彼之自。彼之自。人之自。然而和陀傳弱
則鍼石醴液壽之下而納諸溺。伊何仇乎。自范蜆
之卵蛻醢而收嗜之急。日以澤膚。以益肪。范蜆自
哉。神爲自耳。未庸恥憤。忘庸悔逸。滑庸慙踰。而摶
而創焉。而艾以訣焉。六者隸于神。不自自也。百靈
孕乎天。百祇孕乎地。百智孕乎計。孕乎材。於是。有
虞德闢集 卷二 十五

靈文秘載。玄古道書。

○○○募塋郭孝童疏

邑志所傳焦尾琴謠者。予紀以懲煎炙其父母者也。孝童欲出母。于是中而反煎炙。忍投其骨。若案上魚肉哉。況無餘燼可琴。若燬下之桐耶。杭俗娼者。每用浮屠法焚。謂易托生。果爾。則孝童幸。天生淨土矣。應有骨塔。顧其事儒者不道。儒旌死孝。雖孝焉。猶有塚。而今孝童化野土。食其產乎。故乞若斧。若氣之封。標之名山。且乞幼婦之詞。美女簪花之華。與孝娥碑並峙。吳越不然。食孝焉。而畏與

虞德園集

卷一

十六

狗骨。將大豕。不食其餘。以待孝童。卓哉。燦哉。必受燃脂燄塚之報。使孝童凜然有生氣。可無殤。

○○○毀鹿椅判

破戒無異木頭。雖標梵網。殺生尚憐草繫。宜學芟芻。猿心亡而禍延。鹿椅罪因名得。惟茲蕨種。係出女仙。爰彼樹神。由來佛化。既可觀成穢器。詎難想作蓮臺。人懸滛具。而不容盡誅。戶列雕床。而安能並燬。況交柯連理。人不生。真矧孽尾鳥巢。史猶詳紀。即使合歡。若腰鼓。何勞赫怒。動斧戕。且曲木直木之交易。與者何。鳩而遠通近通之急徵。取之爲虐。計人私以奪人。好借佛法。以劈佛身。非君非親。虞德園集

卷一

七

碎寶解裝成武斷。忽取忽捨。朽卮欹器。枉鑄銘在仰松俯而狎。偃松如覺海激而蕩。性海鑽燧生其赤德。禍尅背於青陽。失御牛車之牛。同逐鹿園之鹿。加青黃於始。誰涅文樽。施刀鋸於終。自屠肝腸。笑此竹葦。乞士俱是朽楊。下人。或比伐九里之貝材。更似殺千秋之風景。不爭獅子座。擬割席以何爲。搖落鳥窠。禪嘆巢居之未穩。當夫四金業有定價。於時二人已不同心。伴若連枝。猶窺液漏。一聞戲車之語。忽動伐柯之情。否則初聽滛聲。胡不卽

碎隋煬之駕。豈得翻雕錦字。賦頌唐堯之床。斬曲
几。斬惡竹。隱君正令誠嚴。焚其座。焚花趺。釋子貪
心。彌熱想。椽栿而難。賸思援。不以他求。指黃大痴。
畫上之柯。尋根誣盜。引宇西。呆像前之帶。伐杞。貽
殃。玉女幻地獄之乘。死尸變天冠之葉。此座極險。
斯木多陰。勝則朽而蠹。生覺亦空而蛇。伏法應連
坐。律令同條。一付刀林。一投劍樹。
本持此判。當令慾海清涼。孽城冰冷。

虞德剛集

卷二

大

○○○文昌贊

泰階六符。爰覆七元。紫雉股股。昂次張躔。雷學司
地。乘雲御天。彼西川之白鵲。歷七十二化。而趙然
素王比肩。

古峭

○侍峯像贊

仕於蓮幕。隱於松嶺。散帙蕪齋。提綱薇省。嶺東
海之崇明。弄卮西湖之樂境。成佳兒文武之名。尚
尚父儀容之整。此夫自爲丁蘭。而千秋留影者。

虞德剛集

卷二

五

語該而有韻

○○代石言

靈竺名勝。惟九里松飛來石。天下奇觀。同年松厄。道民曾作誦以泣。轉移大老之意。既已易容。今此石災。道民欲存。開闢之峰。比救唐時之松。尤為急切。故向既垂涕而道。今可無髮冲冠而談。不欲點一也。况貴人向頗有一日之雅。因我卜鄰。因鄰禍。石勢不容默。二也。朋友之道。小過責善。大過痛言。過而不改。是為獨夫。若苟懷小惠之私。是坐視大惡之就。誼不容默。三也。良醫對治。有觸人之大怒。

虞德園集

卷二

三

而疾瘳。世之忌醫。有痛割其贅疣而痛愈。蓋不比桀紂非至諫。不幸猛索不回頭。勸百諷一。改悔庶幾。情不容默。四也。山靈夜夜相泣。欲言而無其聲。寺僧隊隊石頑。能言而詞不達。天不容默。五也。作

代石言

石告貴人曰。我石無口。口在世間。我石不言。言在天下。我石自盤古皇帝迄今。萬歲聖人。峙立此土。名曰飛來。陰蔽郡城。阜安人物。富貴由我鍾毓。而致科名。由我秀麗而崇。許由愛我。棲隱其間。惠

理知予。加之美號。今蒙貴人見愛。為寵實異。諸君

以為石乃公物。疊靈山之假。何妨取靈山之真。不知石是雲根。荷剪一片之雲。實奪一峰之秀。豈不聞玉在山而川媚。乃忍珠盡徙而龍亡。可憐去歲。以至今朝。始猶扛擡浮石。今則挖掘心胸。始言盆景列排。今則勢倖良嶽。今雖掘土幾尋。後必開坑百丈。始雖勢在一門。今則效尤接踵。喊聲震地。鑿鑿山鳩。眾如虎而如雲。扛挿似戈而似雨。金聲累歲。敲碎道民之心。搬運百千活剝寺僧之肉。然

虞德園集

卷二

三

且嫁言已實。不遺而賄。利土人之盜。來又復笑言。我自美觀。寧惜賤人之唾罵。故土人有天塋長子。頂之言。山匠有地主大人歡之說。是猶警盜而無論。富家詳刑而不甚。主使雄心惡發。巧語誰欺。雖宋世開花石之綱。因不若是。元亂鑿佛身之血。惡不如斯。一寺之流散不足論。獨不念會城之秀鍾乎。一城之秀氣不掛意。獨不念已身富貴之由來乎。已身富貴欲享盡。獨不顧朝廷之香火當存乎。淫石迷樓。窮奢極慾。陳明土地。含怨而未肯顯靈。

靈鷲山王。睨視而共須時至。我今冷泉終日湯湯。相告而貴人若不聞。我等與終日點頭如求而貴人若不見。必至磨我身。經我脉而後已。哀哉。痛哉。賴有道民。如刀之口。尤恐言出而累以禍隨。幸而道民似鐵之心。誓願頭存而與壁俱碎。一言夕發。萬里且聞。伏願靈隱寺歲時朔望祝願。萬歲。

聖天子聞之。伏願守土觀風名山太川之寄大諸侯聞之。伏願郡城內外間鍾靈萃諸大夫士庶聞之。伏願會城遠近百姓軍民。有富貴科名之望。

虞德園集

卷二

五

墳墓祖孫之念者聞之。定發公言。將無清議。倘然膚剝。如救頭然。泣血謹告。

鷲山靈秀甲天下。郡城實邀靈焉。道民慈心苦口。爲山靈補瘡息。則豈惟德護名山。簪紱聯聯。百世賴其呵護矣。

寄

○○○慧理大師塔銘

理公本靈山羅漢。垂跡晉咸和間。鷲飛猿騰。先來震旦。公錫後落。飯而問之。誰摘陶輪。若猶磨磴。會物不遷。乃歸院焉。宋之靈隱寺也。俄窺神足。固相望。周開寶三載。崇爲方墳。血清繞橋。在式公新開。淵上青鳥氏曲。鈴回龍。則凡骨僻入塔矣。萬曆丁亥。夏雨夜。地庚寅春。釋如通。被穢新之檀者。程理於時崩石洞。扁公所。周身可撫也。當期觀史下生。東野呼猿而回龍華。乃稱回龍哉。梵網成衆。虞淳。

虞德園集

卷二

五

熙庸作銘辭。銘曰。

有燕拂雲。領鷲入吳。公錫于飛。猿心可呼。安安而遷。月運雲駛。生滅毀成。亦復如是。謂公蓋疎。雞足與夷。謂輪蓋傾。鼉足與支。幡搖鳥驚。拱積星礙。骨妖斯濯。聖業虛佩。如梵天宮。乘往當來。南虹泗影。不爲不摧。

靈異古幄不數六朝。

祭童晉父文

童晉父歸而埒秬。一夕卒。卒之後幾日。友人胡文思許光祚。湯以禮。虞人期。皆以輶音不遙。素光猶燭。祖而酒之。而招之。胡生湯生之命觴曰。噫。修容廣步。初儼爾形。殞歿恢矣。漸叶爾心。引晝且聲。委羽叱靈。見而不見。不如不見之無傷我神也。嗚呼。哀哉。晉父已許生命觴曰。甫幼清忌。甫汰張忌。飲諸誰忌。子非而我總兮。鄰芳香忌。昔有鳳。舜有龍。嘲龍譏鳳。我乃不聰。胡然而蛻。胡然而靡。晨之飲夕之瘁。嗚呼。哀哉。晉父已虞生命觴曰。嗟。晉甫。爾食榮陽大馬都史陰房之塵第。安藉安止。唐氏何厲。何憑何使。纈玉密理焉。虛戛而詣。三百焉宅。三千焉幾。里語方言。何誌永之。口彈倚斜。何離黃之。念而髮之灑。沾其雨之濛濛。沮洳扶曳。晨泣試宮。知我者謂我相成。不知我者謂我相讐。嗚呼。哀哉。晉甫。于是三子相與起。設設焉。投杯揮酒。招之以辭。曰。蒐兮歸來。四游不可以官些。杳影搖搖。志九嶷些。有苗寒梨。泣清露些。魂兮歸來。夜壑不可以

虞德園集

卷二

五

委些。皇路厭雄。旗常勒些。若發頑豎。臚東辟些。湘君山鬼。爲來飲泣。

虞德園集

卷二

五

香飯記後

翁子先持羅玄甫寄來香飯記示同社余讀之至
飛走蠢動霑足何顧兩湖三潭而嘆曰何當使吾
輩所放之生靈足如金陵也何當使國殤引倚連
類食之不盡既霑足如生物亦霑足如生人也遼
窳日增哭窳未墮何當使柴師以一把柴炊燕寺
釜底宰官長者定感無量香飯霑足王師山七日
而七年教民即成破虜易耳忍令羽毛骨角都
變則兵燹炮烹炙空餐饑卒禍延雀鼠芥及鷄豚

虞德園集

卷二

五

至窮林竭澤而微餉不已哀哉坐中有師讀記不
解問淮南王御治豆何法曰即今所喫豆腐也起
於淮南王淮南王有言食菽者愚藉此一愚以通
萬覺亦藉此一奇以愧萬庸且俚語安足喻詞人
詞人必鼎臠盈望恣所嘗恣所擇而後樂故擬大
招起信公第喫肉邊茶聽鴉條語莫來攔我毬門
當時羅摩敘眾香國飯語元美謂鬼神干文想座
下無師兄在因題記後屬社友行之

干戈殺氣也殺業形於人而殺氣應非止作救

生功德

必萌乞士女以霑足眾生宰官刹土不以爲足
一家鼎一再讀此否

虞德園集

卷二

五

○○書直指堂化緣疏後

靈隱寺方丈向揭張印之書直指堂字作九里折松枝形一使者從松下嚙逆入見之曰此吾堂也安得居僧且字樣何中書君不中書願命侍史書指心堂換額去時通法師重建殿正書殿額笑曰幸不仍覺皇殿舊名當令此公拜舞其下或疑龍潛處更書皇覺寺額換去矣孫某某侍亦哂笑曰堂欲地此公知換額不知換堂他日吾換堂使宏局如使者夢貽亂俗眼一時移換不得直下承當

虞德園集

卷二

天

是吾祖清淨禪師一指禪何處分真分俗耶法師化後某某承願入堂屈指正統及今淪百年應圯而修萬曆乙巳千支蟠曲如蛇借爲吾指按而發光十笏宛然以百握金工千食指累十方長者袖手其傍汰工之血指者藏吾指毋令聳師砍斷及諸長者疑染指也假饒指出心字無論使者認作自己肉團一切有心人爭鑿我方寸靈臺換之而去我將爲白雲宗此堂倒却矣膳子聞之大笑錄其言告諸長者願各出一手無徒累此師作無心

道人又使歌女此君相與換去也
無限婉轉洵屬交緣通華

卷二

○○○書座右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答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間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汝何從得之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蓋天之靳惜清樂百倍于功名爵祿也右梁黠漫志所紀此樂予近已得之無用燕許

虞德園集

卷二

三

都梁禱祠而求矣乃故求神仙不置一何貪耶神者地祇之巾仙者山人耳上界大多官府卽洞宮佐吏正爾莊語肅儀倍人間問莊生作太極圖編卽得逍遙曳尾否今日龍山鳳泉有食禾衣苧逍遙神仙猶故不自足帝且罰守天圖勅之沒漚塵然火中大可怖畏書一通座右自警貪志

梁伯鸞臥會稽之墅高伯達坐華陰之山彼正收得猿心勉脫蝸角白飯青菰之爲樂耳

鍾伯敬先生小品序

間嘗讀先生所評史記史懷詩歸諸書就人不經意處偶一拈美便予古人以心予後學以眼賢奸之面

鍾序一

目倏易草野之謠頌皆靈作者所爲千鍾百鍊剔腎剗心句推字敲求解人于當時而不得者皆有以鑒其苦僧繚之龍一點睛乃

得飛動耳至其爲文類曰
寧選而後作無作而後選
則其錘鍊剝剔推敲皆備
良工之苦心者故其苦于
鍛局若九嶷三湘之滌洞

鍾序二

曲折妙有天造地設之奇
苦于運筆若湘水巫雲之
飄忽飛流極有輕揚靈活
之致苦于脩詞若烏林夢
澤之烟縈風織曲具菁葱

紋縠之觀寧簡無繁寧新
無襲寧厚無佻寧靈無痴
工苦之後還于自然故出
爲品題則真品題出爲經
濟則真經濟巧與法并無

鍾序三

如先生蓋巧于評人寧拙
于自課哉嘗合全集與逸
稿精選之是皆選作之餘
所汰無幾第首出其小品
附衆名家之中鳳毛麟角

殊堪刮目也

錢塘陸雲龍雨侯甫題

于翠娛閣中



鍾序四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賦

○○○燈花賦

○○○秦淮燈船賦

○○○鵲巢賦

序

○○○二十一史撮奇序

○○○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

鍾伯敬集 目一

○○○詩歸序

○○○章晦叔詩叙

○○○簡遠堂近詩敘

○○○問山亭詩序

○○○善權和尚詩序

○○○劉生制義序

○○○隱秀軒時義自序

○○○喜鄒彥吉先生至白門渥以八月十五同

諸詞人集俞園詩序

題茂之所書劉春虛詩冊序

仲弟婦王氏五十序

引

放言小引

碑

重修華嚴閣碑

記

浣花溪記

修覺山記

鍾伯敬集

目二

傳

白雲先生傳

張妙小傳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論

城漢之戰

董安干

燕太子丹

漢高帝

留侯

卜式

鍾伯敬集

目三

書

與林少巖座主

與高孩之觀察

尺牘

與張太學

與譚素臣兄弟

與譚友夏

又

又

○○○ 孫惟得憲長

○○○ 與井陘道朱無易兵備

○○○ 與陳睢公

○○○ 與弟性

○○○ 與郭篤卿

銘

○○○ 斷香銘

○○○ 扇篋銘

贊

鍾伯敬集

目四

○○○ 王永勝像贊

○○○ 沈全吾大叅像贊

○○○ 鄒公履像贊

○○○ 自題小像

○○○ 又

○○○ 崔徵仲像贊

○○○ 畫靈壁石贊

○○○ 蘇弘家中丞像贊

○○○ 李宗文像贊

疏

○○○ 圖通菴募緣疏

○○○ 題三明和尚募積經疏

○○○ 代薦遼東陳亡將士疏

祭文

○○○ 祭同年彭用九文

○○○ 白門告先靈文

○○○ 堂祭本生文及政二府君文

○○○ 堂祭亡弟叔文

鍾伯敬集

目五

題跋

○○○ 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志冊子

○○○ 題魯文恪詩選後二則

○○○ 自題詩後

○○○ 經下邳圯上受書處題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小品卷一

竟陵鍾伯敬著

錢唐陸雲龍兩侯評釋

西湖何偉然伯郎奉定

○○○燈花賦有引

與茂之夜坐累夕燈盛華異而賦之刻花爐

爲限時庚戌九月廿日

夫何連卷離奇之終焉今乃從寒焰而摧附惟青
蓮之寄生于火中今故錫以佳名曰夜舒託銀紅
以爲盞兮鴻蘭膏而作茶幹寸葉之柔心兮儼碧

鍾伯敬集 卷一

筒之挺夫紅美于是初苞帶以熒熒稍吐瓣之簇
族巨輪困以象華華細紛累其若金粟微暈匪風
而蕩曳輕光如雨而新浴雖藻珠之流曜兮或結
縈而翳乎太清乃忍微霜以養照兮抱晨星其猶
未明戒佳人遠讓挑兮恐驚條而落英背標擦之
商飈兮慮乍定而忽驚俄脫甃而哉生兮終然華
燁燁以敷榮愚彼寒蟬之貪明而奉芳兮敬遊蜂
之營營乃有餘映殘氛匪情匪緣中邊縈帶上下
委屬乍截乍虧若離若續疑晴雲之承夫桂輪兮

類明霞之濯夫若枝散幽蔭而結孤秀兮宛翠牀

與金支綴春花于火樹兮豈若獨坐之秋持燃青

藜于杖頭兮焉見夫夕秀之垂垂餐解語以獻笑

今怪夫燭胡悲而淚滋重曰微輝吐飲臺以樓兮

寸宵榮謝春而秋兮油花可卜我餘今曰有遠

期晤言道兮

搖搖美焰飛奇采的的舒紅吐異光

寫物着則痴離則遠似此可云奇肖

鍾伯敬集 卷一

二

數部已盡
秦淮之解

語奇

此篇已盡

遊觀

秦淮燈船賦 有序

小舫可四五十隻。周以雕檻。覆以翠帷。每舫
載二十許人。人習鼓吹。皆少年場中人也。懸
羊角燈于兩傍。畧如舫中人數。流蘇綴之用
繩聯舟。令其嚬尾。有若一舫。火舉伎作如燭
龍焉。已散之。又如鳬雁。繫躡波間。望之皆出
于火。直得一賦耳。

集衆舫而爲水兮。乃秦淮之所觀。借萬炬以爲舟
兮。縱水嬉之更端。波內外之化爲火兮。水欲熱而

鍾伯敬集

卷一

三

火欲寒。聯則虬龍之蠢動兮。首尾腹之無故而交
攢。散則鸛鵝之作陳兮。羗左右上下于其間。觀其
蜿蜒與嚙咬兮。載萬光而往還。俄簫鼓怒生于鱗
羽之內兮。樓臺沸而蟲魚歡。彼舟中人之惘恍而
不知兮。乃居高者之悉其廻環。嗟景光之流而不
居兮。羣動去而一水自安。重曰火水沓兮。生星月
兮。聲光雜兮。晴潮墜兮。照幽次兮。潛怪怛兮。晦明
達兮。作津筏兮。彼楚鬼兮。究滯豁兮。

燈船金陵一奇也。此賦摹索亦無語不奇。觀者

領之觀者不能言之。讀此覺笙歌燈燭交呈于
耳目。

鍾伯敬集

卷一

四

鵲巢賦有引

不遠矣

天心焉爰作斯賦

維鳥與木之偶然初何心而相附雖靈鵲之擇木
乃枯楊兮其焉慕方夫隔戶網繆飛鳴拮据倦形
聲之相喧恐桑土之我汗爾其冬餘春初燒荒刊

鍾伯敬集

卷一

五

許慎天

聖賢有性

路衆林童然偏何獨茂蓋已烟日之向新胡止條
枚之如故彼樵者之蚩蚩兮何秉心之獨恕曰親
巢卵之相爲命兮羌更意而懷顧曰子曰室匪木
曷據曰葉曰枝匪鵲焉護此風雨蛇鼠之無虞彼
斧斤樵薪之不慮辟彼伯鸞之借枝于廡下兮暴
客過而反步匪伊門庭之有光兮亦外侮之克禦
夫旣或惠我以美陰兮胡不報之以雨露乃人心
之動于物類兮獨並存而同豫重曰有柳依依有
鵲棲棲時導善氣時遏殺機生殺感應唯危唯微

充類循本靈卷同歸人天沙界佛土王畿永無朕
和探鍛折枝

向有燕巢賦已極形容後來難踞其巔此却另
出一意爭伯一方

鍾伯敬集

卷一

六

〇〇〇二十一史撮奇序

二十一史皆正史也。正之爲言貴信也。奇則傳疑故無取焉。聽其散見于夢史稗官之屬而已。然而有關於妖祥之數。爲國家興亡之徵。君臣勸警之資者。千百中亦或錄其一二。非好奇也。勢也。惟其藏一二于千百之中。非心目之靈而細筆舌之警而裁時日之閒而寬者。常過而失焉。余同年李心石。左官無事。天與人俱若私之以讀書之日。而出其心目佐以筆舌。縱觀二十一史。節取其事辭之

鍾伯敬集

卷一

七

可喜可愕者。選言簡章。命其書曰撮奇。人見以爲二十一史中之事與辭。而不知一經心石棄取。則李氏之書。而非諸史氏之書也。夫采緝之難于自運也久矣。未可爲俗學讀書作文者道也。自運者局勢機格。吾得自主之。若夫采緝古人之辭事。勒成一書。要使覽者忘其事。辭之出于古。若我。所自著之書。而原文又無所刪潤。尋常口耳。忽成異觀。此合述作爲一心。聯古今爲一人者也。余所謂采緝者。恒釘而已。烏能成書乎。士大夫居世運之江

河當人情之風雨。無論身不必居要津。作傳之一而標之時義。未易言也。

後靖固佳味。不出易牙。亦骨董羹而已。人可易言采緝哉。作述之苦言之最快。

先生有先生之人。不得以詩人。文人待之。選其詩。

文。不得以詩人。文人待之也。先生沒。惺于先生詩文。逸于集外者。心誠哀之。不遺餘力。乃集中所存反有毅然去之。不謂于八者。蓋猶以詩人。文人待先生也。至其全書。一志氣之中。而散處于筆墨之間者。則先生所嘗自云。不泥古學。不蹈前良。自然之性。一往奔詣。其識力卓而突。能超世其才力大。而沉鷲能維世其膽力堅。忍而神能持世其骨。

鍾伯敬集

卷

九

力重而不軟媚。能振世其氣。宇間而其肝腸熱其心在。眉睫而其舌在。肺腑居然有一聖賢豪傑之神。悠悠忽忽疎疎落落。然流于詩文者。一集有之一篇有之一句有之。雖已之筆與腕不能留之。使不往而隔之。使不相通者。是何物也。非詩文也。而其人也。

敘致不唯可傳何思詩文于不朽。并傳其人于不朽。

詩歸序

選古人詩而命曰詩歸。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選為歸。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為歸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耳。使共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選古詩人。遂以其所選者為古詩。因而名古詩曰選。體唐人之古詩曰唐選。嗚呼。非惟古詩亡。幾併古詩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歸之也。選者之權力。能使人歸。又能使古詩之名與實俱。徇之。吾其敢易言選哉。嘗試論之。詩文氣運不能。

鍾伯敬集

卷

十

不代趨而下。而作詩者之意典慮無不代求。其高者取異于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以其異與氣運爭。吾以為能為異。而終不能為高。其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亦愈勞而愈遠乎。此不求古人真詩之過也。今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口手者。以為古人在。是使捷者矯之。必于古人外。自為一人之詩。以為要其異。又皆同。

此詩便可
徑出秦何

何夢雲

去其所不
當佳節
得所歸

乎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理者也則何以服學
古者之心無以服其心而又堅其說以告人曰千
變萬化不出古人問其所為古人則又向之極膚
極狹極熟者也世真不知有古人矣惺與同邑譚
子元春憂之內省諸心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
古者而第求古人其詩所在其詩者精神所為也
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其
虛懷定力獨往冥遊於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于
一逢求者之幸于一愜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謂

鍾伯敬集

卷一

十一

吾之說非即向者千變萬化不出古人之說而特
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塞之也書成自古逸至唐
凡十五卷曰古詩歸初唐五卷盛唐十九卷中唐
入卷晚唐四卷凡三十六卷曰唐詩歸取而覆之
見古人詩久傳者反若今人新作詩見已所評告
人語如看他入語倉卒中古今人我心目為之一
易而並無所止者其故何也正吾與古人之精神
遠近前後于此中而若使人不得不有所止者也
去膚以盡嬌狹空遠易熟就生當是詩訣

刻正所以
為善

天德

○○○章晦叔詩序

晦叔詩予凡三選之得數十首焉刻矣晦叔不以
予為刻予亦忘其為刻也晦叔長予十年先予十
年言詩所居僻又隱於市不盡睹近時所為詩及
交近時所名為能詩之人未嘗不引以為恨不知
晦叔所以得為晦叔者以不睹近時詩及交近時
所名為能詩之人也段善本琵琶三年不彈忘其
本領乃可更彈晦叔無本領可忘何省也曉得三
年時力於以匠心而裁於古吾見其進未見其止

鍾伯敬集

卷一

十三

晦叔年未五十以視高達夫工詩之年未為過之
晦叔曰予學道人也四十五年而無聞焉自今以
往者其奚暇卒業於詩予曰侯道華有言天土無
想盲神仙夫天上尚有騷雅神仙也詩何負於道
也

超然脫塵瀟

簡遠堂近詩敘

簡遠堂近詩者。譚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
日所規。友夏語。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友夏
居心託意。本自孤迥。予為刻詩南都。而戒予勿乞
名人一字為敘。此其意何如哉。近乃頗從事汎愛
容眾之旨。欲以居厚而免于忌。浮沉周旋。即其心
未嘗不遙予。乃欲其心跡併耳。詩清物也。其體好
逸勞。則否。其地喜淨穢。則否。其境宜幽雜。則否。其
味宜澹濃。則否。其遊止貴曠拘。則否。之數者。獨其

鍾伯敬集

卷一

古

心乎哉。市至囂也。而或云如水。朱門至禮俗也。而
或云如蓬戶。乃簡棲遙集之夫。必不干市于朱門。
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庭蕭寂。坐鮮雜賓。至以
青蠅為弔客。豈非貴心跡之併哉。夫日取不欲聞
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
強應酬。使吾耳目形骸為之用。而欲其性情淵夷。
神明恬寂。作此風雅之言。其趣不已遠乎。且夫
性予而習昵。則違心意僻。而貌就則謾世初情。而
中疎則變素恒親。而時乖則示隙。夫詩清物也。才

人生共合

士為之。或近薄而取忌。違心謾世。薄道也。變素示
隙。忌嫌也。欲以明厚而反薄。欲免于忌而嫌之。非
計之得者也。索居自全。挫名用晦。虛心直躬。可以
適已。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必浮沉周旋。而後無
失哉。古今詩人最矜局者。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
本其勛敵。而故相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論詩。必
有與其痛痒不相中者。友夏少年才高意廣。勇于
自信。人所指摘。苟不能相中。雖其言出畏友名師。
不能強友夏以必聽。而片語去。留待予裁決。友夏

鍾伯敬集

卷一

五

亦何私于予。夫錦繡千尺。善作者不必善裁。善裁
者不必善作。世固有不能詩而知詩者。予所裁決
或亦有以相中乎。
才名招忌。避就皆難。而其皆難也。不如避
物情世故。揣度畢至。將人何處生活。想亦寫其
不平之鳴。

先何千勝
一難轉
樂人

只此千勝
亦何必
亦何必不

何
張語必當

○○○ 問山亭詩序

今稱詩不排擊李于鱗則人爭異之。猶之嘉隆間。不步趨于鱗者。人爭異之也。或以爲著論駁之者。自袁石公始。與李氏首難者。楚人也。夫于鱗前無爲于鱗者。則人宜步趨之後。于鱗者。人人于鱗也。世豈復有于鱗哉。勢有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爲奇。石公惡世之萃爲于鱗者。使于鱗之精神光燄。不復見于世。李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稱詩者。遍滿世界。化而爲石公矣。是豈石公意哉。吾友王季

鍾伯敬集

卷一

七

木。奇情孤詣。所爲詩有蹈險經奇。似溫李一派者。乃讀其全集。飛翥纏藉。頓挫沈着。出沒幻化。非復一致。要以自成其爲季木而已。初不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語。使季木舍其爲季木者。而以爲石公。斯皎然所以初不見許于韋蘇州者也。亦烏在其爲季木哉。季木居石公時。不肯爲石公。則居于鱗時。亦必不肯爲于鱗。季木後于鱗起濟南。予與石公皆楚人。石公敬于鱗。而予推重季木。其義一也。假令後于鱗爲詩者。人人如季木。石公可以無以于

鱗以解夫楚人之爲濟南首難者

窮則必變。自是看詩定法。無故不新。安知今日不自于鱗。窠臼中出。固知步趨排擊。俱忘却一箇自在。

嶄然怪石出泥。稜稜觸目。

鍾伯敬集

卷一

七

○善權和尚詩序

金陵吳越間衲子多稱詩者。今遂以為風大要謂僧不詩則其為僧不清。士大夫不與詩僧遊則其

是惡雅不在

為士大夫不雅。士大夫利與僧遊以成其為雅。而

僧之為詩者得操其權以要取士大夫。纔一操觚

詩亦是終

便時時有詩僧二字在其鼻端眉宇間。拂拂撩人

一語離奇

而僧之鼻端眉宇反索然無一有矣。夫僧不必為

大端

詩亦不必不為詩。僧而詩焉可也。詩而遂失其為

僧則僧亦烏用詩為。而詩又可無論也。余遊金陵

鍾伯敬集

卷一

大

所接僧而詩焉者與之詩而遂失其為僧者吾不

願見也。已酉季春望友人梅子庾林子丘茂之要

余遊天界寺。會雨宿僧善權庵中。二日無所事事

相貸正在

拈韵賦詩。善權與其徒摘蔬炊黍煮茗焚香洗硯

伸紙二日中無加禮亦無倦容。無論其鼻端眉宇

字子謙批

無處著詩僧二字。察其情貌似不識字者。授之韻

不受。問其所作詩曰。無有。竟兩日雨霽飯畢且辭

去。子丘忽于承塵上索紙信手探得鈔詩一帙。清

便有致。許為之序。未就是歲六月舟泊京口。暑雨

無緒。偶憶此走筆成文。兼以遣愁。若善權者所謂

僧而詩。詩而不失其僧者也。序之可也。

奕奕有清氣。竹聲梅韵拂拂撩人。

鍾伯敬集

卷一

一

○○○隱秀軒時義自序

時義非小道也。能至之者不能言。有神存焉。能言之者不能至。有候存焉。不佞平生於斯。目境之所及有之。而足跡實未至也。以此自尋自考。今日之偶收於南宮而謬辱國士之許。視昔之困頓諸生而不得一衆人遇者。其業未敢尺寸有所輕貶。而實未能尺寸有所更進。則昔日十二年諸生。世所目矣。疑棄過而不肯問者。或不佞之微有所窺。而有以自信。或不可知。而今日之見以爲有可驚可

鍾伯敬集

卷

主

喜者正不佞所欣然。足跡之未至而不能滿志於斯者也。

神候兩字在我者也。升沉之候。予奪之神。在天與人。豈可釋其自信。從遇爲欣戚哉。非解人不能爲此語。

諸詞人集俞園序

○○○喜鄉彥吉先生至白門。惺以八月十五夜同。以此清秋於焉。嘉客白露蒼葭。新染菱荷。衣上歌童舞豎。半攜書畫。船中愧時一相思。惟小子之飛行太晚。雖禮無往。教在先生之乘興何妨。以賓主而易師生。懷斯盡矣。由合離而成壯老。感亦因之。騰焉興念。勉爾爲歡。里寡新聲。入耳就絳紗名部。部之音地無勝迹。娛心發金谷故園之想。積數十年之緒。以永今宵。合幾千里之人。而同明月如茲。

鍾伯敬集

卷

主

三五豈作尋常。簪簪雜還。高人自領孤情。絲肉喧闐。靜者能通妙理。各稱詩以言志。用體物而書時。風流蕭散。何減太白詩序。

○○○題茂之所書劉去虛詩冊序

每見古人終身於詩。元其所存。不過一軌。或至數章。則心甚畏之。貴裁也。精于裁。必審于作。與于示人。乃其高于自處。此予所謂選而後作。勿作而聽人選者也。甲寅早春。舟中閱唐人全詩。畏其言之少。而昏虛止十四首。其嚴冷之意。尤為人所罕。犯篋中有高麗妙蘭八紙。將崇茂之小楷。偶閱此。遂以授之。其紙不汙。於字意似皆有所發。紀之以詩。

鍾伯敬集

卷一

垂

讀此令人不敢云多多益善。

仲弟婦王氏五十序

○○○仲弟婦王氏五十序

夫國威偵而貞臣著。國之恤也。哲夫殀而貞婦顯。家之替也。凡為人臣為人婦者。不得已而後以貞名者也。豈忍以國恤家替。成其一身之貞哉。雖然。心有所不得已。而事有所必不可。無何以明之。威已損矣。夫已殀矣。無可奈何矣。而托於貞臣貞婦。以雷兩間之元氣。而撐千古之大常。是亦最後所攸賴之着。然而不可必得也。處無可奈何之時。而冀望於不可必得之數。幸而得之。是其輕重又

鍾伯敬集

卷一

二十四

等止。關於一身而已哉。子家世地寒。獨讀書樂善。不倦。祖父兄弟事在家傳中。子兄弟五人。長即惺。次憐。次恠。次悌。次快。中間三人皆早夭。憐尤甚。年僅二十歲。婦即王氏。孀居二十八年矣。悌二十八歲。婦歐陽氏。孀居亦十六年。恠三十九歲。婦王氏。妾董氏相繼沒。仲弟婦王今年五十矣。婦京山名族。為子姑夫王中丞姪。中丞愛弟慧。以其兄之子妻之。早譽驟貴。猶掇之耳。即不然。而雅布白首。舉案相莊。作尋常百姓夫婦。婦豈獨遠於人情而忍

有今日以貞婦之名顯哉。然可論於弟在之時也。弟負剛腸奇骨。卓然爲世男子。齋志以沒。爲弟之親者曰。兒已矣。有婦在。奈何。爲兄若弟者曰。弟已矣。有婦在。奈何。爲親若友者曰。吾友已矣。有婦在。奈何。是雖未發諸口。而言外意中。深念隱痛。汨汨然有不可言者矣。婦時年二十三歲。癸卯四月。孤卽凝散髮至老。形影相弔。食貧茹戚。二十八年如一。日而又不忍爲奇哀顯痛。使有聞於親友。以傷父母兄弟之心。然爲親者。乃曰。兒有婦矣。兄弟曰。弟

鍾伯敬集

卷一

二十五

有婦矣。親與友曰。吾友有婦矣。夫女衆善。皆自從夫一端而生。貞名一立。而解親之憂。釋兄弟之念。歸親友之惋惜。於是乎在。孝友嫺雅。一行而衆善備焉。此之謂也。婦雖不願有今日。其在於今。此一事亦何可少哉。今年天啓甲子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歲。偕母年百歲。終身慕父母。然大孝之論。至五十七定。惺離不忍沒婦之貞。然至今日而始有言者。蓋其慎也。今四月孤昭夏已二十八歲。能養其母。婦有孫。息亦六歲。鼓篋就學。繞膝含

衆出思其

館以爲貞婦之名。鄉有輿頌。國有旌典。婦雖不欲有貞之名。亦不可得。不知婦原不見有冰蘂茶蓼之苦。亦不見有梨栗蘭玉之樂。不見有燈窓帷帳之戚。故亦不見有絲綸坊表之榮。且梨栗蘭玉。絲綸坊表。之日。又安有一息非冰蘂茶蓼燈窓帷帳之日哉。予曰。記婦之族兄王幼秀茂才。談其世父光祿公時。育爲侍御時。首犯權相分宜之鋒。以死。曰。吾家科目。蟬聯然。在鍾門一女子。可與侍御對知言哉。請以是言爲五十之祝。婦婦後十三年而

鍾伯敬集

卷一

三

有婦婦歐陽氏之事。今亦年四十歲。陡起高論。下曲寫其不得已之心。亦其無所勉強之心。末以王侍御比。勘覺貞臣貞婦並立千古。

○○○放言小引

放言之說。吾未之前聞也。自孔子曰。虞仲夷逸。始放之義何居。胸中真有故。而能言其所欲言。即所謂中倫之言。了然於心。又了然於口。與手者是也。苟為無本。而以無忌憚之心出之。則處士橫議而已。諛淫邪遁。皆橫之屬也。遁矣。又烏乎放哉。袁子著放言若干首。讀之心目無主。而皆覺有故。始吾見袁子幼時文。以為有破櫟之氣。一再交其人。寧靜澹朴。似有道者也。惟袁子平心以讀書。虛懷以觀理。細意定力以應世。然後發而為言。有物有致。匪乎其不可奪。沛乎其不窮。斯之謂放。夫言亦豈易放哉。放言即孟子之所好辨也。辨生於不得已。不得已生於懼。懼者放之本也。不然與橫議何異焉。

鍾伯敬集

卷一

毛

是放言絕妙註腳。汪洋自恣。亦非放之真義。

○○○重修華嚴閣碑

市有白龍寺。殿頗壯。有地藏華嚴二閣者。左右翼之。則已圯。華嚴之處其右也。甚或欲修之。莫先焉。曰。恐斯地之不必為寺。有是委眾力於堅也。失圯而弗之修。則將廢。廢則其象疑不為寺。疑不為寺。則將與居民共之。將與居民共之。則將反為欲之者資。曷可弗之修也。圯而亟修。修而復其舊物。或益焉。其使有日者。確然見斯地之必為寺。而知其非有則無生其心。是使之終為寺。有者之道也。修之矣。先其甚者。役成。請銘。鍾子銘曰。有寺踞然而兩其翼。如左右手。或廢其一人。將入懷攫其所。有若或新之。引其臂焉。將衛其首。陞楯森如。過其堂下。莫之敢狃。予宣斯義。告退轉者。俾堅其守。命曰善哉。單有眾力。光復其舊。工之後先。相厥圯者。孰甚孰否。否。特未甚。終亦及之。請視其右。苟終斯願。將復銘焉。銘則不朽。受事者誰。列名其陰。里人某某。

鍾伯敬集

卷一

天

以一閣而存一寺。如是功德。能不動心。

○○○浣花谿記

出成都南門。左爲萬里橋。西折。纖秀長曲。所見如
連環。如玦。如帶。如規。如鏡。如琅玕。如綠沈
瓜。窈然深碧。溪延城下。老杜浣花谿委也。然必至
草堂。而後浣花有專名。則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
行三四里爲青羊宮。谿時遠時近。竹柏蒼然。隔岸
陰森者。盡谿平。望如薺。水木清華。神清洞達。自宮
以西。流匯而橋者三。相距各不半里。昇夫云。通灌
縣。或所云江從灌口來是也。人家住谿左。則谿蔽

鍾伯敬集

卷一

三

不時見。稍斷。則復見谿。如是者數處。縹緲編竹。頗
有次第。橋盡一亭。樹道左。署曰綠江路過此。則武
侯祠前。跨谿爲板橋。一覆以水檻。乃觀浣花谿。
題旂過橋一小洲。橫斜挿水間。如梭谿周之。非橋
不通。置亭其上。題曰百花潭水。由此亭還。度橋過
梵安寺。始爲杜工部祠。像頗清古。不必求肖。想當
爾爾。石刻像一。附以本傳。何仁仲別駕署華陽時
所爲也。碑皆不堪讀。鍾子曰。杜老二居。浣花清遠。
東屯險與。各不相襲。嚴公不死。浣谿可老。患難之

於友朋大矣哉。然天遣此翁。增廢門一段奇事。
愁奔走。猶能擇勝。胸中暇整。可以應世。如孔子微
服主司城貞子時也。時萬曆辛亥十月十七日。出
城飲雨。項之霽。使客遊者多由監司郡邑。相繼
蓋稠。濁啓折喧溢。迫暮趣歸。是日清晨。雨霽。
楚人鍾惺記。

聲色清冷。幽悄。似與浣花谿爭勝。

鍾伯敬集

卷一

三

○○○脩覺山記

辛亥十月十有九日早發新津叔弟恬不知隔江者為何許山也與童騎疾驅過之予與艾子後坐舟中指江干削壁千仞竹樹棕櫚出沒晴嵐雲浪外者異焉問之則脩覺山子美遊脩覺寺詩曰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衆鳥飄泊暮歸愁後遊詩曰寺憶昔遊處橋櫺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野潤烟光薄沙晴日色遲客愁全

鍾伯敬集

卷一

三

為減舍此欲何之及唐明皇幸蜀大書脩覺山三大字嵌石壁今猶存者卽其處也決策登焉所從徑哀山石之複者為磴亂整枉直各肖其理登者屢憩憩處每平平處每當竹樹隙隙處必從其下左方見江江錯積渚或圓或半或逝或返去留心目間上人縛竹爲亂若童子置簪奩中以度蟻設身處地頗危之從上視下輕且駛甚適也度磴出頂可四五之一行住坐立更端者數矣其傍乃有石級齒齒蜿蜒壁間者往脩覺寺道也曰姑舍是

神龍圖
可以心會
而老則觀
足矣

尋中徑數折上有亭翼然祠杜工部李供奉蘇端

明方正學方有石刻詩可讀亭後數武爲寶華寺禮佛畢反自亭出山門左行竹樹純駁夾砌數折卽脩覺寺寺前雙芹一芹並一塔唐物也明皇書嵌佛殿左側巖壁上字方廣二三尺一字各專一石飛翥沉着且甚完好予入蜀所見唐碑獨此耳出寺無所見欲返寺僧指石隙一小徑才容足出此徑乃有平田大陸復緣磴數折上轟然頽江者曰雪峯兩寺乃在其下始悟所云磴去頂四五之

鍾伯敬集

卷一

三

一右第可指脩覺耳非此峯也左眺稠梗山如旅行而稍居其傍下憑欄視江則已正無所不見不若初所見江之從其下左方也然從下上脩覺去江趨遠從脩覺上雪峯視江乃反近舟中所指江于削壁者卽今着脚處也降自雪峯復遶井塔下屈曲一二里許不復見所由寶華寺徑矣乃忽得所謂石級齒齒壁間往脩覺寺道者則今還道也與初所從徑合徑窮登輿是日抵彭山宿記授弟恬

山行
最難
足矣

是一幅徵仲山水描畫極細而雅

伯敬集

○○○白雲先生傳

白雲先生陳昂者字雲仲福建莆田黃石街人也所居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人自隱于詩性命以之獨與馬公子用昭善先生詩所謂自天亡我友者卽其人也其後莆田中倭城且破先生領妻子奔豫章織草屨爲日不給繼之以卜汎彭蠡憩屋廬山觀陶令之迹皆有詩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備艤以往至亦輒傭于僧遂遍歷三峽劍門之勝登峨嵋馬所傭僧輒死反自蜀寓江陵松滋

鍾伯敬集

卷一

重

公安巴陵諸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給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仍賣卜秦淮或自榜片紙于扉爲人傭作詩文其巷中人有小小慶弔持百錢斗米與之輒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屨而林古度與其兄柸者寓居金陵一日兄弟過其門見所榜片紙于扉者色有異突入其室問知爲莆田人頗述其平生一扉之內席淋漓血跡紙退筆錯處其中檢文詩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一詩輒反而面壁流涕

賢詩之故
其抑舍焉
近也

詩曰
加已

悲咽至于失聲。其後每過門。輒袖餅餌食之。輒寄
復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倉皇出
覓棺。衣舛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無所得。
得先生手書五言今體一帙。五言今體者。五言律
排律也。其詩予莫能名。其自序畧云。昂壯夫時。尤
嗜五言。第家貧。無多古書。得王右丞。卽誦讀。右丞
得杜工部。卽誦讀。工部。固取其所中規中矩者。時
或一周旋之。又時或一折旋之。含筆腐毫。研精殫
思。今觀其五言律七百首。則先生所學所得。實錄

鍾伯敬集

卷一

五

實際盡此數言矣。其云末一卷爲排律。亦不存。蓋
謝生兆申云。先生有集十六卷。在江浦族人家。或
亦有據。今刻其存者。以次購之。論曰。明自有詩。而
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詩。何隘也。畫地爲限。不得
入。自縉紳士夫詩的的有本末者。非其所交遊品
目。不使得見于世者多矣。况老賤晦辱之尤如陳
昂者乎。近有徐渭宋登春。皆以窮而顯。勝于詩。詩
皆遜昂。然未有如昂之窮者也。予嘗默思公。纖屨
賣卜。儲囊備書時。胸中皆作何想。其視世人紛紛

藉藉過乎其前者。眼中皆以爲何物。求其美所
在而不得。吾友張慎言曰。自今入市門。見
皆宜。物色之恐有如白雲先生其人者。其美有添
乎其言之也。

流離之杜甫。力隱之堯化。不有表章。不與六朝
烟草俱湮乎。吁。亦何益矣。

鍾伯敬集

卷一

五

○○○張母小傳

張母某孺人者海虞張太學商甫祖母也。為少叅某公女。生而溫惠。自其在室時。已具丈夫之識。少叅宦遊四方。于吏事。幼時。有所內。不得于心。而外不能決之友者。偶以試。為人。孺人臆對。口盡其秘。終當否。概不與少叅。為之。開胸中。無留物。恨其不男子也。無何。少叅與其配。相繼沒。故事。卒官者。其家人。憶。一室中。往來。惟。篋。管。箭。是。問。孺人以一女兒。歸。之餘。視其周身。周衣事。誠信。無。恟。

鍾伯敬集

卷一

五

自此至于歸。皆寄兄嫂。息中矣。既適。淳齋公。值替。彼累。後子姓家。眾稍習于參。孺人入門。思有以易之。謂古仕宦家。工于善。後者。使其家意。願者。欲與凡人齊。乃為可久。今其志已汰。習而成性。不可爭也。請以身先之。乃去其故飾。惟布而前。數見不鮮。家人見新婦。貴家女。簡易如是。多者。慙服。改心。從焉。事翁。嫗。備。思。媚。之。道。處先後。宛若。間。任。必。取重。受。必。取。輕。門。內。門。外。魚。菽。祭。養。淳。齋。公。不。知。以。此。得。一。意。于。學。既。析。箸。得。專。家。政。勤。約。如。故。操。

切會計出入目之所過。捷于指。籍。心之所藏。精于

程。算。誠。獲。受。成。事。而。已。無。能。有。所。上。下。為。奸。利。然亦不純用。捷法。曰。用其力。不盡其情。敬其子。即。爾。甫之父也。威。慈。相。御。而。行。學。有。聲。實。凡。七。試。不。第。以。毀。賈。孺人。兒。晚。暮。哀。樂。情。事。卒。卒。不。免。憂。生。之感。從事。淨。業。蓋。其。喜。為。焚。情。好。施。乎。自。其。天。性。至此。彌。篤。然。驟。失。壯。子。以。孫。為。命。外。江。內。依。能。願。息。服。則。燈。鉢。歸。依。而。已。性。沉。靜。然。一。啓。口。足為家。誠。嘗。語。諸。孫。婦。吾。處。先。後。宛。若。間。三。十。年。如

鍾伯敬集

卷一

五

一日者。無他。惟是交。見其常情。而不入。溢言。處世之道。不出此。其語不煩。而確。率。此。類。今。年。七。十。神。明。不。衰。它。無。所。煩。惟。不。能。忘。情。于。立。言。者。曰。匪。以。為。名。庶。幾。言。之。有。文。使。後。世。子。孫。識。其。大。者。聿。脩。克。念。以。保。世。而。已。斯。其。意。可。念。也。傳。而。界。藏。其。家。鍾。子。曰。予。讀。李。令。伯。事。悲。之。為。其。為。祖。母。也。令。伯。乞。身。于。君。而。張。子。乞。言。于。友。志。畧。同。耳。然。令。伯。祖。母。九。十。矣。更。二。十。年。張。子。濯。鱗。奮。翼。于。以。代。其。父。為。尊。養。者。豈。有。既。乎。張。子。者。商。甫。也。名。國。鑒。今。為。

吳中佳士云。
每紋一事來。輒作數句。以結聚之。極名。

卷之二

○○城濮之戰

善制勝者審機執權。中有主而外不測。操縱在我。而于天下無所不用。無所不用。而後敵失其所以勝。此制勝之道也。晉文公城濮之戰。其謀舅犯犂之先軫。中之又終之。總以善用曹衛為主。曹衛楚之與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聞自解。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鍾伯敬集 卷二 一二

人之害。孔更典。破軍有力。

復曹衛以攜之。曹衛告絕于楚。曹衛告絕于楚。而晉又有曹衛。曹衛之形反化為宋。曹衛之形化為宋。而楚孤。楚孤而晉之勝楚不待戰而決矣。其類倒不測之妙。能使我之伐曹衛者。收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繩索收放皆在我。而不在人。謫則謫矣。然而不可謂不妙也。吁。此制勝之道也。

用人不用于人。卽此是爲勝籌。

董安于

國家戰守之具有事用之而無事備焉然備之一字自不易言厚其資費重其事權寬其文法三者皆無事之時所不可必得者也而怨勞不與焉然則備遂可已乎晉陽之圍無矢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腐之其高至丈餘發而試之簡籥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銅少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

鍾伯敬集

卷二

三

寓矢于磨萬兵于柱深心在無心之中實用在不
用之內既無勞怨可避而又不藉資費不假事權
不畏文法如此脩備居無事之時引伸觸類人人
可為處處可為而一切委之不可為可歎也
官舍如郵即欲儲備安從得之蓋有見為言矣

燕太子丹

燕太子丹欲報秦讐秦亦日出兵山東禍且及燕
丹患之問其太傅鞫武其意固不獨自快其私讐
亦以存燕也武告以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于
單于自是合從舊局而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持
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武曰然會其意在得一士
入秦以行其刦與刺矣故進田光光轉進荆軻其
血脉針線固皆歸刦與刺之一路矣光謂太子曰
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語荆

鍾伯敬集

卷二

四

卿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
看光此語其少年為一刺客無疑而太子之所求
于光者可知矣光自知力不能為而進荆卿自代
償以一死明已之所以辭太子者非惜其死而慮
事之不成也及太子之告荆卿則曰諸侯服秦莫
敢合從誠得勇上刦秦王得反侵地不可因而刺
殺之彼秦大將將兵于外而有亂則君臣相疑
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是太子遣荆卿
之意不專重在刦與刺而仍歸于合從不過借刦

老學庵筆記
卷之四
論古今事

與刺以爲合從地耳其節次布置皆以合從始終
中間更添遺荆軻刺秦王一段過脉較之鞠武之
計曲折反多而謂武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
須臾非其質矣此一片苦心密計即對鞠武時有
難言者特其所遭燕秦時勢非復信陵輩之世而
才亦稍遜之然其一念存燕之心未可沒也

大得燕太子心太子爲不死

就他無意中語言作我印證便死語皆活痴心

亦靈

鍾伯敬集

卷二

五

小處不足
無小處不
更在

夏所必爭
勢其力

漢武征伐
二月

○○○漢高帝

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勢不在戰守之勝敗得失也
如奕者然妙處不過數着全局在我而小小利鈍
不計焉項羽殺義帝漢擊之雖使楚破漢于唯水
可也項王怨黥布漢得使隨仰說降之雖使楚擊
破布可也此楚讓漢妙着也漢王不得王關中封
于蜀燒所過棧道以齊王田榮反書遺項王項王
以此無西憂漢心雖使楚奪漢關中可也彭越及
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雖使楚擊破越可也
此漢自得妙着也楚方自賀戰勝而不知漢有天
下之局已定此數着矣妙着有數端焉我與敵
之所共敵之而我得之者曰先着我發之于此
而敵不得備之于彼者曰警着敵備之于此而我
引之于彼使不得至此者曰鬆着我與敵俱不得
與傍出而中起之敵所不利即爲我所利者曰順
着我我不求勝而不可敗而卒以此取勝者曰穩着
取天下之勢不越此數端而已

分燭當時勝負瞭然黑白子之分明

鍾伯敬集

卷二

六

論古者須設身處其地。如其人。高帝良平何待。尚得其一職。我則合揣之全任之。得其情勢。如此處天下事何難哉。

鍾伯敬集

卷二

七

○○留侯

留侯一生作用。著在。步步在人先。其學問。操放全在用人。立韓後。項梁謝羽鴻門則用。項伯用。樊噲欲楚之勿。愛漢則用。田榮反書。捐。關東以破楚。則用。黥布。彭越。用。韓信。定太子。則。用。四皓。而其大者在全用。沛公。故子房用。漢非為。漢用者也。為韓報仇。是其用。漢主意。博浪之椎。非。輕于一試也。以為如是。而可以報韓仇。則亦不必。用。漢用。漢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用。漢又肯使。漢得。鍾伯敬集 卷二 八

臣能知之也。何為欲使漢知其為韓報仇也。恐漢。得以功臣待之也。漢不得以功臣待之。而後可免。于何之。囚參之醉。平之汗。信越之族。子房于此不。無戒心矣。故曰非得已也。使為韓報仇一語。子房。不自道出。豈惟漢君臣不知。即司馬遷亦不得而。知之也。

有胸如日。纖微畢照。

○○○卜式

下式以奇取人者也。奇之爲用在乘其急而捷得之一，不得則與盡而意改，故其道難于持久。今式輸家之半助邊，不願官職，不願報冤，奇矣。數歲不報而田收如故也，持錢二千萬給徙民如故也，外縣四百人盡復于縣官如故也，爲郎而牧羊如故也，御史大夫之爵使人主自予之而已，若無所取焉，故古今善出錢買官者未有如式者，也不難于奇難于其奇而能持久。公孫弘鐵人也，駁之曰：此

鍾伯敬集

卷二

九

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然卒不能出式彀中。式之彊忍出弘上遠矣，至已得御史大夫而持論駁鹽鐵船算，欲烹弘羊，置身于諸利臣之外而出，其上一生狡狙以持正終，何其工也。觀其操放進退，蓋得老氏之術而用之者也。

以役于牟利者，轉而役取于祿與名，其奇亦其役也。

○○○與林少嚴座主

去歲聞三兄邑試前列，遊泮可必矣。及胡先生之來，始知偶落孫山外，心甚念之。惺觀少年英物亦不必以早得一青衿爲福，養成羽翼，飛鳴一朝，愈於久淹鄉校，頓人興往之氣也。如云借此爲門戶，光仕宦門戶，豈必待一青衿而光邪？惺栖泊金陵，樂其山水，近家君亦乞得毘陵廣文父子相聚，全家在此，頗以文爲生，非惟作官念頭灰冷，卽生子亦作第二義矣。人生富貴子孫原以奉我者求之，

鍾伯敬集

卷二

十

未必得而，又以苦我神，豈不添一累邪？此言似老師慰惺者，而惺能自得之，又可省老師一憂也。讀書作詩文一事，老師無一書不以爲戒，此父母之心，又以戒元履先生此朋友之誼也。宿業前債，除之不易，有甚於富貴子孫之念者，且舍此亦無娛生之路。老師近不能得之於元履，而遠能得之於惺乎？此其故可知也。三年中將正史自左國起至宋元流覽泛觀，勅成一書，名曰史懷，取謝康樂懷抱觀古今之意，於古人經世之旨，頗有所窺，極知

勞思有負教養。但年來精力十倍往時。日月又間。
薄福之人。坐而消之。不免生災。有操相人術者云。
惺官祿未衰。第骨法帶勞。惺所畏者勞也。願以官。
祿易之。不可。曰。讀書作文。可以當之。是惺之所欣。
然樂從者。也不識老師以為何如。試與元履質之。
轉展伸出自己主意。真獨行其道者。

鍾伯敬集

卷二

十一

○○與高孩之觀察

向捧讀回示辱論。以惺所評詩歸。反復於厚之一
字。而下筆多有未厚者。此洞見深中之言。然而有
說。夫所謂反覆於厚之一字者。心知詩中實有此
境也。其下筆未能如此者。則所謂知而未蹈。期而
未至。望而未之見也。何以言之。詩至於厚而無餘
事矣。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為詩者。厚出於靈
而靈者不即能厚。弟嘗謂古人詩有兩派。難入手
處。有如元氣大化。聲臭已絕。此以平而厚者也。古

鍾伯敬集

卷二

三

詩十九首。蘇李是也。有如高巖浚壑。岸壁無階。此
以險而厚者也。漢郊祀鏡歌。魏武帝樂府是也。非
不靈也。厚之極。靈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靈心。
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若夫以頑冥不靈為厚。
又豈吾孩之所謂厚哉。曹能始謂弟與譚友夏詩。
清新而未免於痕。又言詩歸一書。和盤託出。未免
有好盡之累。夫所謂有痕與好盡。正不厚之說也。
弟心服其言。然和盤託出。亦一片婆心。婆舌。為此
頑冥不靈之人。設至於痕。則未可強融。須由清新。

人厚以救之。豈有舍其清新而卽自謂無痕者哉。

何時得相聚一細論之。

靈以資勝。厚以學勝。靈厚則資學兼而無疵。融其痕則資學渾于無迹矣。作詩至此。不可思議。

鍾伯敬集

卷二

五

與譚素臣兄弟

本求素臣先作太易狀。爲志文地。讀素臣狀。反使我搥手不得。小巫行遲如此。然又不敢不佳。太易才鬼。寧不畏其屍視也。太易平生坎壈。惟有作詩一快。最不當諱言詩。舍此無可志矣。又不必諱其罷諸生。他人諸生不可罷。太易諸生可不必罷。罷生太易諸生不可罷。死太易諸生何不可罷。且太易罷諸生。自是世界不平。事不平便是奇。奇事當傳。平事不必傳也。又不當諱其罷諸生。作六等吟。

鍾伯敬集

卷二

五

人間最不得意之事。太易取爲最得意之題。最得意之詩。此一段尤緊要。不當諱。凡一切口語罪過。弟當任之。太易聞此。亦當鼓掌地下。足下兄弟在太易死友中。爲密戚。故不惜刺刺不已。記曰。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恐不獨爲周身周衣計也。

憤激中具奇幻想。

深心文字者

妙原在不足

讀後人心尤與才士

○○與譚友夏

奇俊辨博。自是文之一種。以施之書牘題跋語林。說部當是本色。至於鴻裁大篇。深重典雅。又當別論。正恐口頭筆端。機鋒回斂。漸有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稱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患最不易療。又文字一篇中。佻事俚語。必欲一。使盡亦是文之一病。不為大家國朝工詩者自多。而文不過數家。且不無遺憾。以此知文之難於詩也。兄兼才大力。故不覺備責而厚望之。

鍾伯敬集 卷二

十六

讀此識所以為友。即識伯敬之文。

○○又

贈詩四章。恐南中山川所不經見。以此悲世人心不小。不能下一友。夏心又大。不能容一友。夏也。尺牘百折。

○○又

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細看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也。思之。

靈巧。○可杜妄語見古端。

大興山人

宛轉清出

○○與徐惟得憲長

朱翁貧老。足跡半朱門。口不及事。亦有守人也。比見其冬月無絮。哀之甚。貧士不能為之地。而叩其家中窮苦狀。有十百倍如衣無絮者。此一端。猶非其所急。特口不肯言耳。尤以宿庇宇下。飲啄恩多。不忍以饑寒言辭。頻發諸口。以愁仁人之耳。其通家年少。徐翁欲聞此言。此狀故代言之。口惠無實。借手在德。甚罪甚。

尺幅中多少轉折。熱挑冷撥。極是動人。

鍾伯敬集 卷二

十七

○○○與井陘道朱無易兵備

記明公五月書中有云不肖以詩歸招尤初謂事
理不甚關切疑風聞之誤久乃知其有之夫不肖
性疎才劣可以見斥之過甚多至詩歸一書進退
古人怡悅情性鼓吹風雅於時局官守似不相涉
徐思之乃當事者不忍過求於某斷其進趨之路
姑擇此微罪罪某而又不甘處已於俗分此美名
皆其目中亦曾看過此書者此則自處處人之始
其中真似似不必深論者也若真以詩歸見處則
鍾伯敬集 卷二 人
此一書將藉此一語口實以傳某以一官徇此二
書且有餘榮彼其之子何愛於某而肯為此乎二
笑一笑
亦抑亦揚其排調何啻髣髴

○○○與陳眉公

相見甚有奇緣似恨其晚然使前十年相見恐識
力各有未堅透處心目不能如是之相發也朋友
相見極是難事鄙意又以爲不患不相見患相見
之無益耳有益矣豈猶恨其晚哉
可爲貌交徒慕者針砭

鍾伯敬集

卷二

十九

○○與弟恮

詩合一篇讀之。句句妙矣。總看有一段說不出病痛。須細看古人之作詩。歸一非便是師友也。慧處勿纖引。處勿離。清處勿散。此種才情骨韵。當鍊之成家。功名富貴皆存。此物終是路遠味長。晚年骨肉便用此爲安。樂窩也。近來非惟嗜欲淡薄。卽生子一念亦付之天命矣。令生報國固其本念。幸而得卽圖爲樂生之計。所謂樂生者。此物是也。可存此紙以見我志。併與譚友夏看之。近鍾伯敬集 卷二 三

五弟草書不減古人。書亦必傳之業。書讀朴而有法。此皆天賜非人力也。頂戴頂戴。惟念及骨肉連者五內俱裂。

淡遠。可想超然胸次。

○○與郭篤卿

往時入蜀者。道荊州。則過潛江。可圖一晤。而此番欲取道夷陵。謁座師。又往承天謁陵。故遂不能由此道。歸途或可耳。弟平生不喜星相。尤不喜星相之極驗者。凡以人生禍福。妙在不使人前知。若一前知。便覺索然。且多事矣。弟所知陳生。則星家之極驗者也。以弟不喜其術。欲去而之。他邑想兄與弟同好惡。亦應不喜此術。而世上如我兩人趣向者。百無一二。則陳生之遇者百而不遇者亦一。

鍾伯敬集 卷二 主

二也。幸隨分推廣。但莫薦之鍾伯敬一流人耳。一笑。

每讀先生文。有一波未竟。一波又興。一峯方轉。一峯又出。令人不暇應接。而尺牘猶甚。

○斷香銘

斷香銘者銘吾友蜀人劉晉仲之婦尹氏之墓也。君諱紉蘭叙州府宜賓縣人大叅尹子求先生之女也。記已酉子以喪子狂走白門先生為南職方郎嘗為余言其壻劉郎七歲能詩劉郎者給諫勿所公仲子即今所稱劉晉仲者是也。安知其有女慧如是。然其時猶然女兒習玩不知書。既歸晉仲見晉仲妹文玉詞翰妙敏心悅而好之相與為友始讀書稍稍為詩精神起落常出人外佳處不必鍾伯敬集 卷二 圭

由思思者反是無關繫處久之從晉仲官尊公於燕由蜀江山峽由峽入江由江達運河峰樹逢迎烟日爭讓舟行遄緩可以為家得意為詩其篇時全時缺缺則聽之缺於此或全於彼有絃摧柱折援他琴以續之之意予讀其詩骨散神寒音節清曉如病葉偶然從風而墜或中胃之附枝翅鳴不能自致於地如暗泉之阨於石而不能自竟其響此斷香之旨也至燕亦有詩全缺如之久之意忽忽無主有秋冬氣晉仲憂之曰我亦不知至是亦

絕妙詩評
詩評中未
易得此

情語
一折如九
錢氏語

不甚作詩作亦不以示人晉仲檢其枕中所藏如其全與缺而存之頃之卒手甫十九鍾子曰世所不常有者才人所不可無者友才而為我友友而為我婦婦而才相當晉仲以為能永乎不能永乎銘曰丈夫才而鬼瞰之矧其在女子之躬也好友在四方而造物或收之矧其在閨閣之中也劉子者情才乎求友乎情才乎能尋香於落葉暗泉之間而跡其所終也乎

敘處處處悲銘言言言慈韻

鍾伯敬集 卷二

圭

班固此
可以無恨

藏汝逸汝。汝曰棄捐。吾烏見夫僕僕懷袖者之能終其天年哉。

是扇銘。

○○○扇銘

鍾伯敬集

卷二

五

○○○王永敬像贊

永敬小像。作秉燭夜遊圖。蓋六七年前所為。丁巳正月。鍾子客金陵。出而索贊。於是與永敬別八年矣。感而題之曰。

始吾見其太美。幾不以為王子矣。王子曰。子辭思。八年前之為王子者。與此似不似也。乃瞿然復以。為王子念其所以致此者。雖吾與汝秉燭之遊。又烏可已。

○○○沈全吾大參像贊

鍾伯敬集

卷二

五

神蒼蒼如木。在霜煙日潤之不。較其芳。骨。暑。暑。如石。在水。苔。藻。緗。之。其。章。有。斐。嗚呼。君子哉。文質彬彬。詢仰之。夫不敢求之於今日也。曰古之人古之人。

○○○鄒公履像贊

公履索于贊。而義不受諛。贊曰。

彼媒者子。使人不敢以為美。則世所謂美矣。夫者。支離。僂。僂。而已。嗚呼。彼是因彼。

○○○自題小像

釋元成見
觀此像

萬曆丁巳。余年四十有四。始畫一小像。野服杖

松下。松又友人胡彭舉所補。題曰。顏胡以不少。余不以此始也。服胡以不宜。余欲以

此止也。胡子曰。置我於長松之下。知我者胡子也。

萬曆已未
題

以若人而野服杖松下。其誰曰不宜。舍而求所以。簪綬之故。余亦不自知。亦既簪且綬矣。如是而有。溢思。天與人終不益汝一絲。又將汝瑕疵戒之哉。

鍾伯敬集

卷二

毛

○。○。佳徵仲像贊

子處閩。天萬里。子來燕。既見止。共長安。數見難披。子像。意亦歡。吾是以遲遲其題。而不予還。

○。○。畫靈壁石贊

萬曆有紀

吾聞靈壁。以音見賞。畫則肖形。厥音安往。聽於無聲。天際之想。

○。○。蘇弘家中丞像贊

萬曆有紀

於戲。是其儼然者。腐耶。溫耶。日擊之斯。須而已存。口道之累。月而不得一言。蓋惺之去公近者。目也。

主公道者。口也。悠悠忽忽。在前在後。於戲。其人之天。又安能為吾筆舌有耶。

○。○。李宗文像贊

世之未見予者。妄意其為偉丈夫。視其貌。則瘠。聞宗文之風者。以為洮洮清便。視其人。則瘠。人之精神。偶寄于一軀。觀者烏可為是拘拘。

鍾伯敬集

卷二

毛

○○○圓通菴募緣疏

夫多藏寡與。病坐。堅。癡。廣。勸。博。祈。道。惟。堅。苦。然。有。善。知。識。無。愛。髮。膚。何。待。沿。門。持。鉢。乃。大。比。丘。詎。辭。心。力。務。求。通。地。成。金。離。之。俱。傷。合。則。雙。美。機。難。兩。遇。事。必。相。須。圓。通。菴。者。去。鎮。二。里。許。村。而。近。市。僧。多。雜。俗。宗。僧。性。慧。始。事。剃。披。迷。勤。枯。据。感。龍。象。之。泣。冀。信。者。之。哀。苟。能。開。大。歡。喜。之。途。終。當。獲。不。退。轉。之。效。在。募。者。小。或。丈。室。大。至。須。彌。何。分。廣。狹。在。施。者。多。而。太。倉。少。雖。粒。米。豈。有。缺。圓。以。茲。堅。苦。之。鍾。伯。敬。集 卷二 天

天

妍雅中巧于誘掖

楞嚴在彼
不如是耶

○○○題三明和尚募積經疏

僧誦經未必解。有經未必誦。有經不誦。誦而不解。故其經曰。積。積。之。爲。言。近。於。無。川。猶。積。錢。不。必。使。而。或。有。使。之。積。者。老。不。公。積。而。或。有。積。之。或。有。使。之。或。有。讀。之。則。雖。不。必。使。不。必。讀。而。不。可。不。積。也。明。矣。今。檀。施。者。雖。有。志。心。信。向。見。其。積。而。無。用。則。施。之。念。不。期。怠。而。自。息。不。知。寺。有。經。使。人。望。而。知。其。爲。寺。有。經。而。僧。能。誦。使。人。望。而。知。其。爲。僧。如。金。銀。土。石。膠。漆。作。佛。形。像。瞻。禮。者。以。爲。佛。而。忘。其。爲。鍾。伯。敬。集 卷二 天

天

紫鈴脫鈴。妙有禪解。

忠壯

楊震亦
有籍口

數言
狀之實

○○代薦遼東陣亡將士疏

士志死綬本不暇於致悔人欽裴華何煩代彼興哀要使廟謨無失律臧而協師貞兼之邊計得全嚴翼以供武服迺驅熊羆虎豹之徒以赴矢石鼓鉦之役勝則為功固有尊周攘夷狄之效敗亦無愧要非全軀保妻子之流敵王所愾為國之殤如此而亡又復何怨乃昔建虜賜張全遼魚爛養成在數十載之前而欲折於今茲之一旦決裂豈二三臣之故而尊皇下最後之數人所用非所養所

鍾伯敬集

卷二

三

養非所用兵食信之難言知者不必行行者不必知戰守和之無據甚且致之必敗之場阨其可成之會時當致命何異一毛將不成功徒枯萬骨雖免偷生同爛類焦頭之衆亦多強死非甘心瞑目之人以茲忠勇之魂反作幽冤之氣或上動乎上天恐逆招夫水旱則死生之在諸將士者固為匪輕而災祥之關我國家者尤為不細某等敢聞國恤舍杼軸而他求仰仗佛恩異津梁之普度一片忠憤之氣盡于言中亦不盡于言中

○○祭同年彭用九文

萬曆丁未春正月同年九疑彭君以計偕入都客死于是楚同年生集都下者為之含歛周身周示必信必誠其邑子同年生鍾某獨以廬居不與越數月而平頭持其喪南歸浮淮達于漢始返首丘鍾子乃以束芻絮酒哭君之靈曰嗚呼痛哉天乎子今長已矣余弱冠與子同時受知于溫陵林明府而同細于都試兩人故自如越十年而余與子同舉于鄉乃有追頌明府知人能得士而兩人亦

鍾伯敬集

卷二

三

故自如子剛腸惻性高視濶步知子負絕人之志經世之才而疾惡如仇處俗太峻齒敝舌存之戒余恒私為子篤憂之而公為子異言之癸卯冬與余計偕北上共眠食者四踰月察子有清羸之疾而性善怒恒慮子非攝生之道余恒劑以疏緩子亦稱我數月不見喜愠之色自以為不余及譙讓僮僕恒為余一齋怒知子以我為子西門之章而余性疎子能密余性闇子能察余性惰子能警使吾治生居職終身與子俱可以無敗余未嘗不以

子爲吾安干之弦也子甲辰下第疾而歸歸而又疾且有非意相干者吾以瑱爲規戒子忍以居辱怒以御下齒以養生晦以銷妬無已而移書友人轉屬子智者舉事勿爲親厚者所悲而爲怨妬者所快垂涕之道其言絕痛今子果有今日余不幸言而中子生不有命在天乎何親何妬何悲何快乃使子客死輿戶痛哉痛哉丈夫不死關下使婦人行哭固當子所未能了手者有二尊人在堂可奈何可奈何子遺孤六人常有成子志者余輩今

鍾伯敬集

卷二

三

日偃蹇青衫身自寒士姑不能授人以手請無以口惠誑子以子之靈後死者異日稍能自振見子諸孤所不下羊舌之泣心力所可盡使有如彥昇兒冬月葛帳遭父夜于道者生何面立天壤死當何以見子地下乎子之英爽當不遂隨肝臂朽腐化爲異物竭其聽而記余言
字字肺腑言言肝腸泉下也應心慰

○○白門告先靈文

嗚呼惺容白門五年矣歲時伏臘非敢忘先靈也亦非以弟姪在家足供蒸嘗而魚菽之祭客中迷不必設主也惺之在白門也客也年年欲歸歸而軍弟姪拜於家祠旦暮事耳作旦暮之想而不敢爲歲月之計則亦何忍請先靈於數千里外勞其往來於旦暮之頃哉不意日役一日年復一年而其爲年者五矣今且守官於此矣官則不同於客去住不能自主雖不敢爲歲月之計而豈能復作

鍾伯敬集

卷一

三

旦暮之想哉用是於今歲小除之夕暫爲位於惺官舍請降臨坐如在家者然嗚呼禮以義起情由禮申居官有祿生則迎養沒則迎祀神氣無不之也惺在此惺在此幸勿怨恫於靈之不能來來而無所依哉

不情者讀之一片鬼話多情者讀之一片深心

○○○堂祭本生父奉政二府君文

惟府君身心言行非惟家有秉節有評即神鬼亦
欽之矣惟是今夕之奠以骨肉之情處哀慘之會
今夕之言亦惟以告哀而已退及其他哉痛念府
君遠勝兒孫別日多而聚日少照顏歡樂喜時短
而戚時長隱痛難言衆情莫代且可無出而竟出
徒爲捨地之呼欲先歸而不歸自取終天之恨生
惟五子沒止二人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者果否侍
泉臺之側中死事生有慚祭養者徒然居人世之

鍾伯敬集

卷二

無幾有堂何繇升屋嗚呼哀哉尚饗

嗚嗚嗚猿之聲

○○○堂祭三弟叔靜文

嗚呼弟沒三年餘矣今乃與其婦同穴惟妾亦從
焉弟悲乎樂乎人爲弟悲乎樂乎嗚呼何可言哉
弟之兒女分寄于弟兄有似嫁婦之已畢弟與妾
妻近依于父母庶幾伏臘以同來無子孫而有朋
友無官爵而有文章叨生有祿之家而奇窮如故
願賦無營之性而隱痛自知所有者世所不甚切
之事而人或分之不能所無者俗所共相爭之圖
而爾且夷然不屑總之予奪之時天亦不能定爾

鍾伯敬集

卷二

三

之善惡榮采之際子必不肯隨物以悲歡家譜之
作亦嘗勸我早成鬼錄之名夫豈自知先列同生
者之所共觀而不及觀後死者之所不得而反先
得外而執友謂遠勝于世壽之頑癡肉而周親謂
終不如天倫之耽孺嗚呼何可言哉兄弟五人去
其三地下多于地上怙恃二親無其一事死愈于
事存惟弟居家之期已短而短莫短于今宵住世
之算非長而長莫長于來日挽郎莫敢高歌懼見
笑于才鬼記手偶煩妙筆聊一得乎羣仙嗚呼何

可言哉尚饗

呼游世路亦哭亦慰

鍾伯敬集

卷二

三

○○○題清景升募刻吳越雜志冊子

富者餘貲財文人饒篇籍取有餘之貲財求篇籍之妙者而刻傳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然而苦不相值者何也非人也天也奚以明之貲財者造化之膏脂篇籍者造化之精神浚膏脂以洩其精神此其於事理兩虧之數也人不能甘而造化肯聽之乎故曰天也嗚呼此貲財之所以益蠹而篇籍之所以益晦也友人潘景升著書甚多所緝三吳越中雜志事辭深雅心力

鍾伯敬集

卷二

三

精博蓋地史之董狐也募刻於好事者而多不能給予謂此雅事也昔揚子雲作太玄蜀富人貲錢十萬求載一名不許今開口向人已出下策矣况言之而不應乎錢受之曰今天下俚詩惡集關咽國門此其剗闢之費豈非貲財所為乎子曰此非造化精神所存也無損於精神而徒用其膏脂虧其一焉或亦天之所不甚忌也

疎宕靈轉一珠九曲

○○○題魯文恪詩選後二則

觀古人全詩或不過數十首。或至數百。每喜其精而疑其全者。或不止此。其中散漫不傳者。不無或亦有人乎。選之不則。自選存其所。必可傳者。而已。故精於選者。作者之功。臣也。向使全者盡傳於今。安知讀者不反致崔信明之譏乎。予喜誦鄉先達魯文恪詩文。庚戌官燕。曾從其孫。雖寧令乞一部。欲選之。為湯嘉賓太史索去。遂不果。壬子譚友夏選刻之金陵。至九十首。精矣。該矣。予讀之喜焉。

鍾伯敬集

卷二

三

敬焉。有弘正名家所未能入其室者。使予讀文恪全集。固未必其喜且敬之至此也。刪選之力。能使作者與讀者之精神。心目為之潛移。而不知然則友夏雖欲不為文恪功臣。固不可得也。或曰。作者如文恪。而後之選者。不必如友夏。若之何。予嘗與友夏言矣。莫若少作。作其所必可傳者。選而後作。勿作而待選。吁。談何容易哉。

楓落吳江冷。隻句則珍。全集則棄。集固不貴多也。是刪削之法。

○○○自題詩後

李長叔曰。汝曹勝流。惜胸中書太多。詩文太好。若不能不讀書。不作詩文。便是全副名士。余慨然曰。快哉。快哉。非予不能為此語。非我不能領于此語。惜思者不解。使忌者解此語。其欲殺予。當甚於殺我。然余能善子語。決不能用子語。子持子語。歸為子用。吾與日且用子語。數日後舉此示友夏。友夏報我曰。長叔語快。子稱長叔語尤快。僕稱長叔與子語快者。語亦復快。夫以兩人書淫詩癖。而能嘆賞。

鍾伯敬集

卷二

三

不讀書。不作詩文之語。則彼能為不讀書不作詩文語者。決不以讀書作詩文為非也。袁石公有言。我輩非詩文不能度日。此語與余頗同。昔人有問長生訣者。曰。只是斷欲。其人搖頭曰。如此。雖壽千歲何益。余輩今日不作詩文。有何生趣。然則余雖善長叔言。而不能用。長叔決不以我為非。正使以我為非。余且聽之矣。

惜書太多。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文太多。善易不言易也。兩人自具玄賞。

鸞翔鳳翥。迴旋多姿。

蘇軾集

卷二

四

○○經下邳圯上受書處題

未託素交先呼孺子。以僕役而加國士。若子弟之
應父兄。亦倨亦親。非真非戲。益語盡於役書之後。
者。淺意藏於受履之先。老深行徑。頓錄機鋒。相退
業已。道存於目擊。豈惟氣折而心開。乃云強忍相
從。初尚愕然欲歐。夫乃以市中年少之腹而窺圯
上英雄之心乎。淺哉太史之言。未免文人之見經
途感事。懷人賦詩。用抒斯衷。兼訂昔感云爾。
千古知心。

知所進之
意無窮

太史公亦
能心成

重自文長

卷二

四

王季重先生

小品

敘

湯若士敘先生小題謂天
若異之者三夫制舉小技
寧足盡先生哉先生更有
不朽之業可金石鐫之梨

王敘一

棗壽之者其膽匏如心髮
如筆舌輓轡如奴風僕雅
何嘗盡廢老生常談而類
能破腐爲新粧點處頓湔
塵色而其借靈山川者又

非山川開其性靈先生直
以片字鏤其神闢其奧抉
其幽鑿其險秀色瑰奇踞
其巔矣若夫弱冠策名人
每易爲驕心浮氣所乘而

王敘二

先生又何如異哉吾則謂
人巧自可以天工奪又寧
受天異也執鞭之心雖切
識荆之願未酬不獲盡羅
其箴銘贊跋莊誦之聊以

此飽飲河之腹云爾

壬申臘月錢塘陸雲龍

雨侯父題



子敏三

翠娛閣評選王季重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齊羣玉去越吟序

○○○世說新語序

○○○苧蘿山稿序

○○○苧花館詩序

○○○香雪庵詩集

○○○惹雲小集序

王季重集

目一

○○○啜墨閣近稿序

○○○遊喚序

○○○徐伯膺天目遊紀序

○○○倪翼元宦遊詩序

○○○屠田叔笑詞序

○○○頌節錄序

○○○江深父五一草序

○○○朱宗遠定尋堂稿序

○○○倩園近草序

○○○閑居百詠序

○○○名園詠序

○○○顏茂齊集序

○○○萃吟序

王季重集

目二

翠娛閣評選王季重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序

○○○合轍序

○○○甬東越社序

○○○童髯耻四糊齋稿序

○○○朱宗遠時菰序

○○○金谷生家藏稿序

○○○鍾伯樓先生廳稿序

王季重集

目三

記

○○○周司理去思碑記

○○○通明亭再記

○○○二還亭記

○○○媚樵亭記

說

○○○紀遊說

紀遊

○○○嶧山

小洋

敬亭山

華蓋

東山

仙岩

傳

居節婦傳

魯孺人傳

王廣文傳

王廣文傳

范太夫人傳

評

天台

翠娛閣評選王季重先生小品卷一

山陰王思任季重著

句章馮元仲次牧甫選

錢塘陸雲龍兩侯甫評

齊草王去越吟序

謂齊使君曰君之去越也君知之乎君亦予也更

復長者風流文采疎勝白意欲以清淨宜民耳遠

條威施之間君不善也天下忌才忌異久矣古來

文士定無享官之理豈盡屬胡官哉人久處君於

乃姑猶譽其尊俎而不自知此君之所以為長者

王季重集 卷一

而。又。赤。子。也。長。者。赤。子。人。以。此。少。君。而。臣。獨。謂。君。

多。六。月。之。息。三。宿。而。行。越。既。重。去。君。君。又。復。重。去。

越。亦。必。皆。以。赤。子。長。者。諒。君。之。無。他。也。夫。砥。石。可。

以。攻。玉。浮。雲。黯。蔽。一。洗。而。天。根。乃。見。臣。願。君。之。無。

懟。也。君。不。聞。吳。中。之。解。政。乎。近。且。長。甲。勸。政。亦。不。

用。理。亦。既。溫。溫。守。度。矣。監。錄。事。大。統。一。至。便。當。然。

盡。稍。敲。屑。又。一。能。佐。史。至。矣。然。則。君。之。此。行。正。恐。

飲。之。日。也。願。以。所。吟。母。出。示。人。也。

如泣如訴。有利那不平之鳴。齊守不堪讀也。

○○○世說新語序

讀史記之後。或難爲漢書。讀漢書之後。且不可看
他史。今古風流。惟有晉代。至讀其正史。板質冗木。
如工作瀛洲學士。圖面而肥。皆雖畧具老少。而神
情意態。十八人不甚分別。前宋劉義慶撰世說新
語。端羅晉事。而吸帶漢魏。問十數人。門戶自開。料
條另定。其中頗置不安。微傳未的。吾不能爲之諱。
然而小摘短拈。冷提點。每奏一語。幾欲起。至謝
桓劉諸人之骨。一一呵活。眼前而毫無追。憾者又

王季重集

卷一

三

說中本一俗語經之。卽文本一淺語經之。卽音本
一嫩語經之。卽辣。蓋其牙室利靈。筆顛老秀。得晉
人之意。于言前。而因得晉人之言。於舌外。此小史
中之徐夫人也。嗣後孝標助註。時或以經配左。而
博瞻有功。須溪貢評。亦或以郭解莊而雅韻獨妙。
義慶之事。于此乎畢矣。自介州伯仲補批以來。欲
極玄暢而續尾漸長。效顰漸失。新詒遂不能自主。
海陽張遠文氏。得善本于江陵陳元植家。悉發展
翁之隱。黜陟諸公。棟拔各語。註但取其疏。惑評則

勝可傳
大哉亦可

爲江作

賞其傳神。義慶幾絕。而復壽者。遠文之力也。遠文
又精剛何氏之補。別具一帙。使其堂廡具在。而新
語之事。又于此乎畢矣。嗟乎。蘭若翡翠。雖不似碧
海之鯨鯨。然而明脂大肉。食三日定當厭。夫若見
珍錯小品。則啖之。惟恐其不繼也。此書泥沙。既盡
清味。自悠日以之佐史。漢矣可也。

世說一書。幾令死。吻復活。亦令悶胸欲開。化爲
爲文。轉淺爲音。文嫩爲辣。劉郎苦心。妙手功烈。
可銘千古。

王季重集

卷一

四

○○○ 芋蘿山墓序

曩孝立名噪越中予不得其面門人沈逸少數爲予言是文長之後一人庶幾晤言在泄雲飛水之際也不意孝立被白巨樓奪去今年其長公亢候出遺藁見示敘之以仲醇復申之以道之而孝立之頽眉具有生色天寒其煨芋酌魯竟讀其所爲藁者則何其縱橫跌宕與衝達之多也世無仙才不得不逃之于鬼世多庸才不得不託之于聖孝立骨有九還之承腹如五色之絲詠古題今

王季重集

卷一

五

汝文徵事悉根于氣識之玄正蓋飄飄乎其欲仙而泐洞乎其將聖也試以向儉父劣生果能凌駕一篇而縮歸一語否使孝立再得俛首十年老其雄魄于繞難伏雉之後則臣弇奴歷膝嫁眉山俱未可知而惜乎天欲祕之徒使黃泉繡碧已矣是藁也以芋蘿山得名芋蘿山豈獨出佳人哉
冷然韵短令人思長

○○○ 茵花館詩序

惟明者信惟清者貴此相因之理也月之易懼也秋之易感也皆其心之清明而無以飾之爲也飾惟者不愉飾感者不慘無論疑信卽笑哭之中貴賤遠矣淵明一葛巾其所爲詩衝口而出不須修斧裁幅而坡老以爲極腴極綺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盡出其下坡老作詩一生未嘗有所專擬獨至淵明詩一字一句皆可以手捫得而擬之和之不啻如雲瑛帝鼓然仰卯君亦謂乃兄詠陶之後

王季重集

卷一

六

詩學大進是不惟好其詩也洵好其人也哉信之則貴之矣里中祝金陽先生岸潔矜奮古正不阿通穎博聞日鐫心入杯酒之間偶及一事則顛末異同姓名鄉里具無謬誤蓋應奉陸續之流也曾令名邑典大州稍不當意掀髯而歸清風兩袖永日一卷借竹於鄰席花於樹奕嘯自適絕不口家逐今以自發其性情之蘊而成其爲金陽先生之詩然而格韻稜嶒神機疎灑自然有建安大曆之

致其才本高而學識又足以濟之三長不獨兼史也。然余之所以心服先生者更謂其識在八外淵明令潯陽一擲五斗米終身腰登東坡在潯州讀元載傳以八百斛胡椒堅軀抵鵠益嘆栗里之高而作詩以美之先生前令潯陽繼知潯州何所符之巧也然淵明之詩胸中猶謂其帶性負氣而杜老亦謔其于掛懷抱先生出處和平遨遊都雅雜之俗生後輩之伍絕無凌厲矯亢之心每遇乃公數鮮出酒陸賈兄弟太丘父子不言而孝弟仁讓

王季重集

卷一

七

之風穆然銷人鄙吝是先生之胸襟塵情客氣毫無沾染更有高於柴桑者宜其聲之亮以清也先生詩山自有能貴先生而信先生者至於和之擬之之僕之沉淪正苦望而血面而豈其和之擬之之人也耶

綺思偶舌每一披讀輒神欽意遠

○○雪香菴詩集序

芳谷使君袖天台歸鈴閣紀游詩並出幾十語耳迷覺赤城之霞蒸為五色石梁之瀑瀉於長江瓊臺幾闕之錦天鐘鼓鳴而羣仙往來笑咳在雲氣一時字丹紙貴願傾使君之儲使君不能秘也于是雪香菴之詩集出菴寄于柳中而顏則以唐人三月飄絮語不負此菴矣讀菴中詩想菴中事大柳天地山川人物典故之幻互舉之則來偏執之則阻其來也來于鮮墨不來于枯管詩三百賦者

王季重集

卷一

八

少而興者多興者少而此者多蓋詩本于易須擬之議之而成其變化安得以七子調掩于鱗之論詩乎自謝家女形絮為雪使君譜一香字遂援之為已有柳本地綴也忽作天想雪偶月喻也又作鼻觀文章家割神取氣亦何所不至然使君稟才自異靈洞其胃雷震其目曾吐彌成之石更夢淫令之花故所衝口談書酒酒雷霍晉即舉柳事形至其詩鹿山隴谷旄澤裡河不足以盡其諒博王恭春月張緒常年不足以儼其韻姿翠蓋雲團玉

千風搭不足以標其麗。萬折困束蒲依依。嗟不
足以出其感。歎目翳溺。睇肘生觀。化不足以當其
游戲。彭澤署衙。激水聽鍛。不足以肖其孤。上朱衣
砥露。漢苑眠人。不足以示其謫奇。殆有異眼。別腸
亭亭。自命者較之。西堂春草。吳江楓落。未知賞議
誰屬。後先也。使君守我大磯。卽託寄執掌。而雲梢
鳥背之意。時時躍然。一訪咫園。爲我題驅來山而
去。似袍笏巾車間。具多韻麗。其性情玄逸。趣在言
外。故能詩也。昔人讀空翠濕。示月明生。清之句。輒

王季重集

卷

九

云得天趣。問何以識其天趣。曰能知蕭何所以奇
韓信。則天趣可解。如此可以味雪香菴之詩矣。
合惹雪草。讀覺花竹扶蘇。橫胸刺眼。文與可之
成竹。非奇。謝道韞之咏雪。非麗。

惹雲小草

草木中有竹人之仙也。鳥之鶴也。自胎亂以至於
禿其情。潘影魄。卽無有不妙者。梳風則冷。飾月則
幽。棋雪則韻。簾雨則閒。此文之妙也。綠光藕頃
湘浦。輞川朱畫。老秋。襖亭酒谷。此地理之妙也。宜
吾廬宜禪室。宜翠袖倚暮。宜欵杯落子之選。宜丁
丁出塢。宜青眼人箕踞。或不通姓名。來諷嘯。此人
事之妙也。而所不樂者。書南山之判。塞瓠子之口。
作金姑之聲。規閑僧之漆。又如近日主肉鼓吹。伴

王季重集

卷一

十

僞食。笊刺心。漚汁記。面塗。油甚者。劉茹行。藥刻粉。
留題。又有明正先生一所。誦頌便來。借資曰清。曰
直。曰虛。曰節。等事。而竹無可訴。免矣。汜人吳爾常
蕭疎。逸澹。訪我釣碣。以所爲惹雲草相教。赤燭正
攻。峨水忽救。情潘影魄之閒。人與言俱妙。仙耶。鶴
耶。而爾常愛竹。竹亦愛爾常。竹中人二箇。一顧幼
陶。一支小白。皆高士。東南之箭也。夫物我嗜好。必
無二觀。一日之內。不作雲想。則塵肉肥重。坐對此
君。自有飄騷欲上之意。爾常顧之爲惹雲者也。若

最發端 三層霄龍化止聽驚雷此語頗借資之又下者也

爾常不欲與之把臂矣

是竹之雅俗若樂譜觀花諸譜輪其簡

卷一

十一

○○○嘯墨閣近藜序

銳頭通臂。趙捷精猛之將。提生入市戰。其勝氣飛呼。足以撼栗萬馬。然是等獅子。代或數出。其戰也得失相半。而失每不償得。至于沉雄老宿。虎目眈眈。進有懼而退有規。一矢一鞭。都無妄賢。古今惟王翦趙充國。法老而用博。稱名將第一。蓋其神識高厚。不在機力間爭鏖。馳也。策見可鳩。茲集出。肩東之海。血翻碧。掣食其皮。者咸縮頰而勝之。予獨以為繼翠以為彫胡。愈飽之而愈古。文章之道。數

王季重集

卷一

三

秋永承原
口而飛夫

天可人至
此矣

則可塗飾。則可洗同。則可裁直。則可盡勝。則可怨。自北地以來。名人轟起。執此繩之。吾俱不能無福。心焉。文章公事也。亦我事也。我有寸心安能承奉。眾口哉。見可苞採玄黃。象窮科斗。天下國家之故。山川萬物之情。神玄儒墨之質。盡宣霽于弱毫。而點畫布置。正大確然。不肯徇人。亦不樂為異。往往于峯回境轉時。飲石沒羽。相耗。藤聲。令人不知所。以攀援。而但曉其一。段。蒼勁之景。譬之秋悲春醉。人自中之而一時未喻也。吾與見可同師門。少見

可年歲不啻嚴事不宜戲見可無論其腹笥便硬千古自貯即其器鼻卷發戟如蟬掉亦時時有老驥伏櫪之意見可翔翔中外節鉞之望赫然勇被尊風收拾構一長腰東眺六漠屈仇池事顏之曰吸墨日吟嘯其中續有著作仍以此名篇將無謂舌眼玄行黑雌善下我且為丹穴聖蛛自茹之而自衍之耶若曰當今之世為烏鰂者什九為鞠通者什一欲作吐魚請從竈始吾不難效班氏之嘖嘖而願天翟子之放踵云爾此見可之明癖見可

主李重集

卷一

三

亦以教冲也吾秋盡欲臥見可閣上嘆海錯百種談兵說藝解航十日為期蔡火烟寒見可饒能自辨若金壺汁盡其剗心瀝血者必王郎也夫談文處直是熟知斯文痛痒人

○○游喚序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事畢矣而又必生人以充塞往來其間則人也者大天大地大山大水之所托以恒不朽者也人有兩目不第謂其晝視日夜視月也又賦之兩足亦不第欲其走街衢田陌上長安道已也瓦一壓而人之識低城規而人之魄狹天之下三山六水土處一焉上之中蠕蠕攘動以盡其疆陽是惡能破蜂之房而出蟻之穴耶台蕩諸山乃吾鄉凡案問物今年始得看盡歸以語

主李重集

卷一

古

人敘信相半彼其眼足在胸中自立一隔扇耳司馬子長聰明絕世猶曰無崑崙劉夢得初見天華以為奇盡後識九子而悔其言之失賢者如此是安可以責蠕蠕攘動之百姓乎夫天地之精華未生賢者先生山水故其造名山大川也英恩巧韻不知費幾鎔冶而但為野仙山鬼蛟龍虎豹之所嘯據或不平而爭之非樵牧則猶黃耳而所謂賢者方如兒女子守閨闥不敢空濶一步是蜂蟻也尚不若魚鳥不幾於負天地之生而羞山川之好

耶病老將至。乘燭遊遲。郊訖言山行。一塵不染。年塵土腸胃。吾欲七千由旬中。賢者共識其無。被塵土竟埋其眼足也。作游喚。

山以人名目。因山廓游。固不可少。第無子長。亦不能效之靈耳。若先生諸記。大有造於山矣。

王季羣集

五

○○徐伯鷹天目遊詩紀序

嘗欲佞吾目。每歲見一絕代麗人。每月見一種異書。每日見幾處山水。逢阿堵。舉邦遇紗帽。則逃入深竹。如此則目著吾面不昏也。徐伯鷹鐵脊萬丈。突中時魔大轟出鎮。短後削歸。絕無矜拂之意。每至我草亭。談諧索酒。玄對會稽千萬峯。輒半胸癡去。無何伯鷹出走。兩月不照。忽從天目言旋。以記繪其像。以詩繡其神。吾讀之若瀑落冰壺。若霞飛鶴背。若半夜招提妙香清梵。夢魂猶冷。若坐我于老巖古壁之下。嚼梅莢。嗅雪蘭。時有山鳥。贈舌。又若松風溪月。謾謾溶溶也。伯鷹曰。色易衰。書易倦。無教無邪。世間惟山水吾偶思天目。即抽脰詣之。以雨濛濛。故僅放隻眼。嗟呼造物何常。人心不足。使當日生人之初。增設四眼。盡如蒼顏。猶以為未供其觀也。使人人而皆隻眼。與玉璽分面。稱孤則亦相安無越思矣。伯鷹曰。然吾弟欲還我隻眼。所願一眼如天。一眼如海。問曰。何須愁底。睜大目。不但看山水。亦看伊也。

其不但看山水已有

讀盡異書。看盡好山水。原皆賢深願。然誰是司馬子長。真所云千古隻眼矣。

倪翼元官游詩序

會心之時。目不能出。舌不能苞。偶舉其神似者。作韻自咏。此以爲詩矣。詩以言已者也。而今之詩。則以言人也。自歷下登壇。欲擬議以成其變化。於是開叔敖抵掌之門。莫苦於今之爲詩者。曰如何而漢魏。如何而六朝。如何唐宋。古也。今也。盛也。晚也。皆擬也。入之詩也。與已何與。李太白一步崔顥語。卽不甚爲七言。杜子美竟不作四言詩。亦各任性情之所近。無樂乎爲今詩而已。同年倪翼元。紫崖王季重集。卷一。大。願倖胆疎光洞。於貴賤生死之交。俱以古道自處。而又積學湛思。經緯扶輿。綜覈名物。無不得其要領。宦游閩粵。經吳楚燕齊秦蜀之郊。探奇弔古。感懷卽事。興至而吟。得律爲五言七言者若干首。予竟讀之。真如天竿萬響。帝樂醉懸。又如匡瀑飛空。武夷香曲。錢劉岑孟之間。而又不以錢劉岑孟著。皆翼元所自爲詩也。翼元胸次常喜絕不因一宜起伏。是以其詩和平正大。開爽精靈。陳無已反詩能窮人之說。曰詩能達人。然則以詩相翼元不但

天衢亨潤而名在後世者亦宏遠甚矣。

法須用我。熟不因人。方是作詩手。即所云偷意
偷格不又爲達者所笑乎。以言人也。一語嘲盡
世搢管者。

王季重集

卷一

九

○○○屠田叔笑詞序

古之笑出於一。後之笑出於二。二生三。三生四。自
此以後。齒不勝冷也。王子曰。笑亦多術矣。然真於
孩樂於壯。而苦於老。海上慈先生者。老矣。歷盡寒
暑。助破玄黃。舉人間世一切。或蟆傀儡馬。牛虻。魁
槍。攘忙迫之態。用醉眼一縫。盡行糞括。日居月諸。
堆堆積積。不覺胸中五穀。填足。欲嘆則氣短。欲罵
則惡聲有限。欲哭則爲其近於婦人。於是破涕爲
笑。極笑之變。各賦一詞。而以之。笑天下之苦事。上

王季重集

卷一

三

窮碧落。下索黃泉。旁通八極。由佛聖至優施。從屠
至腸胃。三雅四俗。兩真一假。回回演戲。繚龍打
。張公喫酒。夾糟帶清。頓令蝦蟆肚痛。傀儡線斷。
。牛筋解。魑魅影逝。而慈老胸次亦復雲去。天空。
但有歡喜種子。不更知有苦矣。此之謂可以怨。可
以羣。此之謂真詩。若曰打起黃鶯兒。捧開皺眉事。
慈老笑了一生。近又得龍耳長進笑矣。奚其詞也。
題與文爭奇。

。頌節錄序

可以死。可以無死。英雄豪傑。自知之也。英雄豪傑。一死。不足了其事。則可以無死。其事已了。而死至。則可以死。孰為英雄豪傑。孝子也。忠臣也。節婦也。一也。使必以一死為責。則死而死矣。何濟人世。事。殷可常割乎。何以。朽之親。肝可多納乎。何以。感。不痛之主。一為。未。人。而。速。投。縲。拒。飲。不。願。餒。人之鬼。斬人之胤。者。見女子。一時情至之事也。遠。遠。負。重。卑。世。茹。荼。彼。不。耐。也。英雄豪傑。知之。而不。

王季重集

卷一

三

為也。歷陽馬太母。以楊繼楊歸月塘文學。年方。清。而。文。學。死。太母抱楊之二子。哭于廟。抱已之一子。二女。哭于堂。是時大官之後。忽焉中落。殿室恒于。斯生。我恒于斯也。太母曰。憊矣。吾死則一子二女。子亦死。即不爾。無人視。廬。寒前。二子亦死。即天不。盡。福。馬氏。留。數。人。視。息。不。繼。祖。武。不。讀。父。書。即。不。死。而。亦。死。吾。一。身。為。馬氏之。母。為。馬氏之。父。為。馬氏之。師。為。馬氏。中。興。之。主。為。馬氏。稽。毀。之。督。為。馬氏。禦。侮。之。臣。為。馬氏。奔。走。之。僕。不。獨。馬氏。妻。也。不。

獨為馬氏也。妻者而後。可以不死。而後五十年之。

中庠。其前子。錄其子。又衍而蕃。大其子之子。于是。騰仲乙卯來鄉校。辭太母。慨然一快。默自語曰。祖。武父書。將在此輩。不獨是兒姁慧也。臣心已完。臣。力已竭。可以報月塘地。下兩楊相見矣。而後乃潛。然送之也。而後可以死。至于柩舟之間。王言炳赫。黃鵠之爭。名公琰琬。騰仲躍然於前。繩繩未艾。而。苗苗甫萌也。太母以為極不足。後事吾家世貞節。何藉于此億萬子孫。但願為福。將不願為勇。將但。

王季重集

卷一

三

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也。而後知太母真英雄也。而後知真英雄死方不死也。

高奇雋烈文具英雄之氣

沈中丞
山一湖

無不
哭

○○○江深父五一章序

栗里先生解綬還。據其孤辣之性。松菊正好。何以
貧五柳而宅之也。意謂吾實有腰寧使之披風拂
水鳴蟬聽銀且日停午得三眠耳。深父刺武岡日
食濟水一盂。李官求玉不可。心不樂與同污。亟謝
病去。大吏強尼之不得。歸築圃一畝。池一方。而植
一柳其上。以傲栗里先生之五栗里。後遊城郭。猶
爾一羨華軒。而深父約面禁。絕不晤一俗子。亦
不知東隣西苑為誰氏。視門外六橋。不啻章臺塵
王季重集 卷一 三

陌之聚。此深父先生之柳。雖分根于栗里。而其寒
清飄灑之致。更濯濯可喜也。栗里作詩。至澹至綺。
而深父獨謝其綺。而舉其澹。以為天下之和平簡
易。無如詩。更無如柳者。又因柳以通詩。則誰謂之
深父先生之柳。別開一枝眼。亦何不足以抗栗里
之腰也哉。而猶命之曰五一者。景栗里而少取之
謙詞也。其人不可不。則其詩存。其詩存。則其柳不墜。
工部有云。老樹空庭得。又云。獨樹老夫家。千載而
下。知此語可與言詩。可與測深父之詩也矣。

以柳映帶者凡三。便娟婀娜。春日三眠。

卷一

一詩定尋堂語。吾且面目灰垢。手足在寒。孔震某
寒。滋味澹拙。窮年作僕。歷世表臣而已矣。吾且宣
焚筆塚。硯破所灾。木以事宗遠。宗遠得毋猶翠感
我哉。

以宗遠言作叙。然果能作是言也。亦無煩人叙
矣。

王季重集

卷一

詩

精園近艸序

學道之人。參雲宿水。苦行萬千求。師化度。何益干
事。有一寸仙骨。易得處耳。詩之有胎也。猶仙之有
骨也。聰明學問。詩之所必借也。然聰明一點。學問
一句。則詩。亟嘔之。譬之三尸。狡亂。腦血漏。淫強作
大還之藥。卽其丹。倖成。且爲。蔡靈所碎。又其下者。
比擬聲口。揣附時代。此又舉筆。畫回。道人者。鬚頰
肥好。叩之不應也。詩之胎在國風。唐人如長卿太
白。岑嘉州等。俱生而有之。此後皆寄。假祝。蝶者矣。

王季重集

卷一

毛

吾驟閱戴工部詩。以爲三人之後。一人既而薄游
豫章。其子初士。又以其詩。若文見示。則又所謂戴
工部之後。一人也。英風火氣。咄咄。蒸發。豈謂遠高
作者。然而神吻。意象。澹蕩。靈逸。無一首無詩。酒間
戲語。吾家大令。與右軍。匹。構。認爲兄弟。其行艸書
則真父子也。初士之時義。與工部兄弟也。而詩則
父子也。初士猶不謂然。詩從胎出。奕棋瓜葛。且讓
工部。一先。初士大笑。從此家雞。得鳳皇也矣。
直是天人。色想。俱超人世。

○○○閑居百詠序

對開美之人。天下無苦詩。讀開美之詩。天下無苦人。詩從思起。思以品上。古今能樂其苦者。惟淵明與觀復兩先生俱有。清名其行。住坐臥之會。莫非陶情怡性之真。故其詩淡而實腴。近而實遠。每奏一篇。恍然見羲皇而嚼冰雪。品高者韻自勝也。開美筆耕自給。常不逢年。蕭然環堵。殘書數卷。一妾執爨。一子力勤。瓶無儲粟。而意若萬鍾。其神氣之所嚙。傲大約在雲與霞蔚。圖嶂鏡波之內。益蓄淵

王季車集

卷一

无羊

明之翁。無其園庭。植觀復之梅。無其阜。閑居有百詠。無字不笑。無笑不懽。中多以酒為適。則開美浮自譽飾者。開美酒不能一釐。而亦無所得酒。酒何可許。開美也。然開美一日無酒。則老饕涎出。聞之友人所乞酒。一沽便醉。戟手歌烏鳥。則雖以酒還。開美也。而亦可。予為開美題像。在方朔司馬之際。今為開美題詩。在淵明觀復之間。開美必受之。海內咸知吾兩人不妄取與也。

冷然有孤致。

○○○名園詠序

忽然而有我。忽然而呼我。於億萬千字之中。執認一二。夢寐不訖。所謂名也。隨其心之所及。買天縫地。掘水選山。相之以動。潛旺之以館。樹主人以為已。有而任。士懼。懼于柳樊之外。則所謂園也。蓋嘗試言之。善園者以名。善名者以意。其意在。則董仲舒之蔬圃也。袁廣漢之北山也。王摩詰之輞川也。景杜少陵之空庭獨樹也。皆園也。無以異也。不得者。且為蕩丘為聚血。為閔市。為棘園。為斜陽荒草。

王季車集

卷一

三

狐嘯蛇嘯之區。烏乎園。余足走四天下。不甚脩。而所窺略得其大意。大約埃壘中之園。渴其獨擅者。在花礪礪中之園。麗其借秀者。在木菰蘆中之園。平其取倩者在竹。與水而禽石。玕瑤脰飛。瓊裏為力之所共者。不與焉。越故海鏡浮山。天光下采。人稱游冶。家盡樓臺。乃自然不營之圃。向吾釋褐歸。僑居人園。僅有二城。以鈕給諫。郊以張司馬。二十年来。園乃相望。各賦一名。自相雄長。盡山川雲物之美。兼南北產育之致。如十八路諸侯。闢寶潼關。

原缺第三十二葉

顏茂齊集序

珠玉有價。卿相有品級。至文字之尊。無級可尋。無價可問。有一篇之貴。有一字之貴。有一字之貴。當其貴之時。馨香可以達天。高峻可以踞嶽。異可以破鴻濛。繼肆亡狀。可以折賢聖之腰。而下英雄之淚。然亦前胎宿世貴者。自貴耳。嘗有人詩文見。餽且令標之賞之。揀金礫也。摘翠毛也。嚼其中邊之蜜蠟也。字畫形象。猥冗可憎。而予於此道分別太甚。一不相得。如得血刃之讐。急求老杜洗詩眼。

王季重集

卷一

三

急求大蘇洗文眼。窮齋兀兀持此兩訣而已。慈水顏茂齊貴人也。生平不相識。突遺我讀書佳山水歌。秀婉哀清。金絲響動。已而閱其雪展。酬已而閱其閩粵諸紀。詠已而盡閱其文賦。駢等諸體。具閱裁也。蘭波其口。晶彫其肺。斗肥其膽。鏡通其識。尺幅之中。高華麗采。英傑魁峙。富不濃。惡貪不儉。酸居然一癩衣。貴公于耳。茂齊不得志于場屋。喜為山水游。凡十石之雋。一壑之靈。皆以筆底收之。所至倒屣而欲自熱。童子之竄途人。驚座而每不。

人

煩安邑之肝。更可師省文人。輕詆茂齊性喜舉人。介人易忤。茂齊性喜合人。才人矜滿。茂齊性喜受人。時而杞憂危涕。時而諸怪傾絕。意其自處在蘇杜之間。來如靜雲。吾愛之去如遲波。吾思之始終。謂其氣骨之貴也。唐有僕射。狎出天街。卑田院乞兒。睨之曰。吾耳目不損。彼口鼻不加也。姑布子卿。歎其唇曰。位置少異耳。嗟呼貴賤之在文字。豈特位置已哉。

如朝霞倏忽異色。如曲淵瞬息異聲。正令人變。

王季重集

卷一

三

昨碌碌或幻或新而已。

○。○。萍吟草序

此詩係
之何大恩

聲出于心乎。心之司屬火。則其味苦。怨女勞夫。有
一聲之逸。忽不知其何以動。遂可傳宮刻羽。而文
人學士。畢世摹之。不肖。追之不前也。故三百篇只
風。為詩其雅興。頗大抵愉悅之辭耳。即愉悅之辭。
而有悠然之味者。亦必寄苦于甘者多也。詩莫名
于李杜。而李常遜杜者。李甘而杜苦也。便以兩人
論。李之神。在夜郎而始厚。杜之法。出夔州而益高。
此有目者所共覩也。醉李詩。仲子廣頴于思。傳古

王季重集

卷一

三

說劍意不可一世。舉業不成。遊俠不就。既苦貧。又
苦病。又苦無知己。敎從馬博士。苜蓿齋頭。飲輒醉。
輒吟。久之成帙。吾每口其佳句曰。病。留。詩。骨。瘦。老。
入。客。情。狂。則。何。必。減。孟。襄。陽。曰。三。徑。菊。松。承。露。醺。
一。簫。烟。雨。武。陵。舟。則。何。必。減。岑。嘉。州。曰。寄。興。王。孫。
休。勒。馬。游。蜂。幽。過。碧。隄。紗。則。何。必。減。王。江。寧。曰。牛。
馬。安。時。論。榮。枯。付。局。棋。則。何。必。減。高。仲。武。此。不。但。
其。鸞。文。豹。氣。吐。纖。一。時。而。所。歷。之。境。蒼。老。而。辛。桂。
深。則。益。有。餘。思。也。博。士。登。著。作。之。壇。提。海。內。牛。耳。

既為仲子蘇鮑。其然吾言乎哉
超超着韵自遠

王季重集

卷一

卷之二

錢塘陸無樹生生父校

○○○邪辰合轍叙

客謂王生曰。壬子合轍出。而子之身危為怖。的王
生日。何謂也。曰。凡人之為文。皆其自選於心而出
者也。人自選而不子選。則惟又皆選於名人要人
而收者也。人選之而子不選。則惟選矣。而子不贊
則惟贊矣。而不其贊。則又惟王生曰。何惟之多也。
我陳人也。客為我忠且辯。謹謝教。雖然。客亦聞廣

主李重集

卷二

一一

陵來之眩人乎。吞刀浴火造果生花。無所不有。見
之者莫不惟甚。然而疑之者十五。悅之者十九也。
客以為校王生之選者。以王生重乎。以之輕乎。重
者知之矣。不宜惟輕。則大笑之。不必惟且夫一日
之長短在手。千古之是非在心。孔子者。天下人
家之孔子也。以大家之孔子。質之大家之言。孔子
者。則惟者自惟。吾不知其惟也。客曰。子言可破。惟
然。吾終謂其惟也。

拈一惟字。搖弄亦如吞刀吐火之可悅。

○○○甬東越社叙

人生我明。時文一道。亦終身之大恩大誓也。十四
篇得價。小而卓魯。大而伊周。碑銘鐘鼎。於是乎出。
即俗言之一生喫著不盡。未為不誠。詎不思也。歟。
哉。不得價。則窮年廝守。寒暑晝夜不離。如夫婦。又
若金蠶蠶人。面瘡一受。其痛痒。淫牢不可解。
其誓也。更甚於恩統。料天下人三年之內。承恩者
千餘。不得而誓者。幾千萬。不得而誓。以終身者。則
萬萬計。大究小業。盲天怨人。宇宙間。鬱氣塞如霧。

主李重集

卷二

三

黃何其憾也。雖然。霧黃而不毒。毒在喉齒。刺放。
榜後數日耳。閒居徵逐。冶麗招搖。燒燭會盟。棋酒
諸。誦奏一篇。敷罔演。頌朱碧互官。易名標。可其
視。傳心。胡運之。旨不啻搏戲。然玩之云乎。而豈
之也。善誓者。惟敵是求。務克之。而後已。吾鄉先輩
長頸烏喙。古今第一。誓手也。甬越絕諸書。握冰抱
火。勸膽忍。此猶其可假之氣。至於奴我臣。臣無
視。血。我配。配無違言。兵備於衷。貌於表。醉臥
吳兒衣帶。水上長夜不寐。此係於誓者也。若夫盜

解
是下可

王季重集

卷二

丙

城吞炭。授首獻圖。歎嗟悔泣。庸堅子耳。無益。題公
事徒自苦。今日閉戶自封者。皆此類矣。而況其先
仇泄泄者乎。甬上君子廿四人。皆天海之靈。儲為
鰲柱者。其為文也。斥諛汰浮。抑競遺躁。刻必僕姑。
淬必干將。要以討玄攻髓。徑取中堅。大憲為是其
約法之命。曰偉哉東海霸氣。未銷。聊以是嘔心枯
髯者。為嘗臥歎。題越社廿四人者。可當六千君子
也。其所言者。霸也。而吾特以贊疏之。是猶說春秋
者。公殺以下。人百其味。而胡氏欲舉之以大復讐
者矣。

必報讐有死無二持必死之心何事不可作直
是玩耳叙中言言鑄人肝膽勝烏喙寢門之呼

是

無恨不平

然于知為
於又善

王季重集

卷二

五

○○童壘耻四期齋集敘

友人徐耳猶過我。偶兒子作虎跳耳。猶撫其頂曰。
他日文士。予曰何言之不豫也。吾兒正不欲其文。
即文亦不令其時矣。耳猶啞啞。余曰子試看幾年
內。必有一日。盡斥舉子業不用。負吳陶湯許之才。
者。定當餓殺耳。猶以為誕。予子北墨到。見二名卷。
初亦眩其光。惟細檢之。電絲珠迸。龍宮綃人淚也。
未幾以苗軋被劫。曹瞞借行解頭。一刀斷訖。爾於
是壘恥賊。巫咸不應。殺哀益不能。南走越。北走胡。
酸風赤汗。往來孤寄。糊其口不暇。給時時拈美簪。
履以為富家子弟贊。嗟乎。壘耻此不用文之時也。
姦能強王乎。射必封侯乎。刺繡寒不如倚市門。犯
姦作科常。胃食取大元。亦不甚呵問。壘耻腹中造
形兵事。洞火畫圖。何不投鎗起舞。作一番長鎗大
劍。伎倆而猶然。顧墮甕也。與哉人糊其心矣。壘耻
遂不能糊其口。即異時肯天眼放。日烹一大牢。以
雪之。而髮種種而齒已豁矣。且奈何。

凄凄乎悲風自天

有才不得遇。遇而復不遇。如此雖無定計。而
趾讀之更甚琵琶行也。

王季重集

卷一

六

看錄

借口傳
代面貌似

磨其字

理于此

可子限

○○朱宗遠時義敘

文眼不高。則境界淺。熟文膽不飭。則落筆凝縮。文
記不强。則証佐驅使不來。聽令今文古文一也。而
今文更難。今文至今日。又更大難。予釋褐時。止爲
孔孟代口。而近且以孔孟借面。豈惟借面。甚至蒙
冒而呼之。風會使然。然高才霸氣。伏義執言。終有
尊王之旨。吾不敢盡非焉。雲間朱宗遠異人也。能
認之無印。有臣師畔塾。跋扈陸梁之意。既而夢舌
吐烏剗心。瀝汁禹碑。石鼓。漆簡。竹書。俱詮識百回。
王季重集 卷二 七

妙有通悟。獨行海上。喜日月跳九。恢其豪魄。顧沙
岸崩。攜盡作篆。縮之筆。歸而著作。窮變奪工。用牛
鬼蛇神。以還其麟毛鳳采。從銑溪。蚌戶。以至于汲
冢皇墳。大力嶽起。呼。呼。自快。即使楊雄。李賀。遇之
願退。三舍。不則秦武王與孟悅。試鼎一舉。而脉絕
矣。其時義若干首。論文數則。皆極天地萬物之故。
而經史箋註所不逮者。宗遠遂以一言補出千古。
吾不能窺其奧渺。但覺雙瞳碌碌。或幻或新而已。
海內解人將出。姑請墳之以發石塞。

先生文眼文膽文紀已具於湯若士序中此亦
自道其萬一

王季重集

卷二

八

世運有往
復豈可一
非特

奇者有不
根運者

○○○金谷生家藏稿序

堪輿神命醫道相法。人百其口。自有一定之理。然
至今日而理竟遁。閃怪者必發。冲然者可決。也能
用鳥頭附子者。效而虎吻猿睛。窮奇偏削者。乃大
貴人也。理亦有屈伸互帝之日。不盡氣運爲爾。始
予射人牘十中其九。至丙辰以後二三矣。昨子丑
之年。遂不射半人。予自笑刻舟求劍。猶癡心講理
講法。誤天下蒼生不小。亟謝絕此道。以俟解人。乃
姻友金谷生寄示南宮魁卷。及笥中所秘稿如干
王季重集 卷二 九

首則又推案嘆愧。自謂讀書未深。看理未到。如此
文翻玄剔癥。汰盡世腸。獨根瀨氣。天之一源。從空
河漢俯視地流山挂。猶然倚傍而行也。似吾等倖
獲之年。皮毛齒角。聊供材用。膽魄態意。僅爾敷塗。
若于神髓抽鑄之中。毫無氣力。設老駘不少步。豈
復有驥首目耶。而猶得言今文之非理耶。雖然。谷
生理而理也。非所謂非理而理也。千里馬凡馬並
走千里馬步。凡馬馳馳者百里。喘絕步。千里不汗
落。分數自不同耳。然則用奇取殺。七險封怪。要其

理亦自正而谷生之光施今日亦其功矣。

任你千蹊百徑。跳不一理。越理則怪爾。安得云奇。

王季重集

卷二

十

○○○鍾百樓先生隱稿序

嘉隆間。古虞有鍾百樓先生。以言語妙天下。時藝家拜其化。照咸謂得日精火魄之丹。既而雞苓系。應通相為帝。而先生之文。遂封之名。求之人間。世幾漫漶。散逸而不可得。先生有文孫曰常夫。出其枕中所遺。大小題稿。為之剞劂。一新而微言於不佞。夫時文。至今日盛矣。然實不如古人。古人典。今人杜。古人厚。今人偷。古人工。今人駕。古人畫人。物犬馬。今人畫山水。鬼魅。古人如李龍眠。白描毛。

作今文者當亦如之

王季重集

卷二

士

紙對便可送其倫與

髮不荷。今人如米元章。潑雲。香樹。徒取墨氣。又如張平山。寫野仙判子。非不生動。而無可對。攷先生之文。一再行。亦救癩之藥也。常夫曰。念不及此。豈不知趙武王為胡服。意氣正銳。式以伏羲之木葉。繩以黃帝之冠裳。迂濶。徒取厭悶。惟是手澤猶存。心血所寄。吾特煥而存之。詔我鍾氏子孫。世勿替也。先生其錫類之以永不墮。予曰。天下事亦何常。庚戌歲。子聰謫入都。一堂之中。進賢冠俱寸矮。作唐帽。而予獨仍尺許。湯嘉賓趙哲臣戲語之。

曰。那得辨此古器。予應之曰。高之微。下之微。高者冠最先。可謂時極。兩兄輒笑曰。辨由是觀之。百樓先生之文。正斯文大雅之始也。

昔日之古。亦今日之新。無端之壤。唯世所傳。先生早已卜之矣。

王季重集

卷二

十二

○○○周司理去思碑記

越郡李大夫。自玉山夏公徵入徽省。後無聞者。而至是周侯召入明光署上考。為天官郎。越人思之。謀永諸石。或曰。周侯正烜奕少需之。而有識之父老曰。不然。吾思周侯。非思天官郎也。且以天官郎緩周侯之思。是周侯以天官郎掩也。夫有心商度。其為市僧更甚。而不知吾思吾越之李官。又非第思周侯也。請昌言之。郡之有李官。如都之有西臺法署也。天地之氣。惟秋能曲成。其春父母育子弟。王季重集 卷二 十三

驕釋嘻笑。不可馴擾。有西席之嚴。師則手不戟而拱。守與令父母也。而李大夫嚴師也。大越之墟。樞紐中原者。不淺文章禮樂。於此乎出。詐愚巧偽。亦於此乎叢。是故郡邑有跛羊之顛。而刑署乃深林之麓。果其人得。可臥而理也。顧其人不。易材有精。精而昧有介介。而濡有始銳。而繼弛。有外安而中兀。即無論其一身之功業。名位何如。而三年之內。郡不勝誅矣。以予觀于周侯。則何其從容中節之如斯也。無所謂昂首仔肩。經濟宰割之雄也。無所

妙在無所
奇者正
其奇也
醉者也

野民

遠矣哉
正不為
而行所無

謂。碧。雞。炙。穀。文。繡。雕。鏤。之。采。也。無。所。謂。探。鉤。射。覆。
問。羊。得。馬。之。巧。而。亦。無。所。謂。慨。塵。屋。漏。縣。續。辭。魚。
之。苦。也。然。而。清。也。慎。也。勤。也。文。章。之。飾。吏。治。也。無。
以。加。也。善。射。者。平。善。奕。者。實。侯。之。人。與。政。惟。平。惟。
實。而。已。矣。侯。初。理。四。明。海。波。恬。而。銜。鼓。靜。士。民。稱。
說。侯。無。不。醉。心。滿。志。者。而。至。問。其。何。奇。則。以。爲。侯。
實。無。奇。然。無。往。而。不。奇。卒。無。有。以。事。得。侯。之。大。指。
者。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亦。不。甚。知。有。侯。其。僚。長。
愛。之。其。屬。親。之。其。子。弟。憚。之。其。胥。吏。戴。而。化。之。侯。

王季重集

卷二

古

以。身。爲。布。而。不。欲。著。其。錦。也。以。身。爲。粟。而。不。欲。享。
其。珍。也。此。其。道。在。詩。曰。羔。羊。素。絲。退。食。委。蛇。吾。以。
此。得。侯。之。履。聲。此。其。道。在。書。曰。平。康。正。直。敷。言。訓。
行。以。近。天。子。之。光。吾。以。此。得。侯。之。福。用。此。其。道。
在。易。曰。白。賁。無。咎。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吾。以。
此。得。侯。之。本。體。則。善。乎。龍。門。氏。之。論。良。吏。也。曰。奉。
法。循。理。以。理。還。之。天。以。法。還。之。君。循。莫。大。焉。故。何。
武。所。居。無。赫。赫。聲。而。人。常。有。去。後。思。此。亦。精。於。言。
吏。治。者。矣。以。此。視。周。侯。將。毋。同。或。曰。昔。夏。侯。剛。克。

侯。柔。克。予。又。曰。不。然。侯。官。于。秋。而。以。春。行。之。者。矣。
春。禁。于。未。然。之。前。其。爲。秋。更。遠。四。時。之。氣。侯。身。備。
之。異。時。斟酌。元。化。執。斗。魁。而。調。大。象。使。天。下。還。于。
蕩。蕩。平。平。之。休。則。侯。之。明。德。伊。始。也。父。老。曰。吾。不。
暇。爲。侯。他。日。頌。吾。弟。知。吾。越。之。李。大。夫。如。周。侯。者。
行。所。無。事。而。郡。治。矣。是。當。思。不。佞。曰。善。父。老。誠。有。
識。予。不。文。以。父。老。平。實。之。語。請。載。筆。而。記。之。周。侯。
名。家。椿。字。世。慕。閩。之。同。安。人。萬。曆。庚。戌。科。進。士。
李。精。明。之。任。不。可。無。渾。厚。之。心。一。有。見。奇。便。非。

王季重集

卷二

五

民。福。以。秋。成。春。便。是。李。官。之。箴。行。所。無。事。便。是。
作。李。官。之。要。

○○○通明亭再記

通明亭成而愛憎毀譽至。愛我者曰：木甘穀苦石活金死不畝肥，孫子而作無益至此。其憎者曰：何哉不虧何端不畝日月頗駛予與偈之父晚之而毀者則曰：三敗來歸，浚膏作堆，刺人突兀猶不知四十九年之非譽者曰：驚峯筆起呼龍截水代有靈文，事出玉礎，王子問之曰：噫噫此皆不通不明之故也。憎亦何冤毀亦何讐？君能求我君亦自求愛我，以利與我福者福，今利今人乎天也。今夫愛

王季重集

卷二

六

憎毀譽意雖分而情則合，不過為亭而起也。使吾不有此亭則愛憎毀譽何自而至？昔者倉父居此豕其官而益之以溷，愛譽不至矣而憎毀亦不至。豈俗父邀獨寬之典哉？人相忘之也，人能忘俗父而不能忘誰？是愛憎毀譽又不為亭起而為亭主人起也。雖然亭為山水而設，人遊其下者不言山水而言亭，又不言亭而止言亭之主人，亭主人不知也。亭不知也，山水亦不知也。勞攘較計誰受誰想誰行誰識？是愛憎毀譽不起于亭，亦不起于

原缺第十七葉

○○○二還亭記

見此茫茫百端交集，予每畏渡西陵，慨恍然于至治之世也。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老死不相往來，豈不美而信哉？悲夫，夫使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洵無所乘矣。然而不能也，老子推本之論不曰：小國寡民乎？民稠則欲不足，欲不足則爭爭之不得則驚，驚之思必起于賢智者，越國賢智之鄉而稱喜驚又善驚者也。驚必極于四方而京師尤甚，得其意者什

王季重集

卷二

大

三失者什七，予每歸西陵見驛亭即喜，又見去者什七而還者什三也。什三之中旅觀約分其一，予真然傷之以為此皆知驚而不知還者也。極名號短赫金珠襦載然無語而還，還亦何樂？又况結繩綴束委之長年如縛敗豚堵哉？卒失富貴生死之說，不出於聖賢豪傑之口，謂懸弧以後皆行志之日也。至課其底裡果不為富貴果不欲生否？聖賢豪傑非人情乎？祖宗墓廬有不望之而色喜者乎？以此思之不必倦知還窮返本也。孔子之歸歟陶

今之來兮亦不過常人之情也託之乎吾黨之狂簡親戚之情話也善乎陶周望之記滕氏義庄也以爲採山漁水力耕而約食越雖小郡猶足以老意以爲從甘美起念則何厭之與有第衣之食之而已猶可以生居于越也鎮海樓之外沙埂空濶予欲置二還亭其上一曰錦還一曰生還凡稍得富貴隨其力之所及以不負虛往者憩錦還亭以勞之卽不得富貴而猶能奉身以還見其祖宗之墓廬者則生還亭猶可憩也憩歸人因以勉去人

王季重集

卷一

九

顧名思義或一裁其無涯之欲使其少得焉而止亦猶夫太史之志也予力不能亭而姑爲記以待夫能亭者將母有勤言者乎

越之好驚不能爲諱也記此志警豈直爲越人哉奈何鐘鳴漏盡行者之不息也

○○○ 嬉樵亭記

始余之構通明亭也有樵至止悅焉數相遇自許也吾亦耳其一二高話從千仞岡來悅其有蓬翳而無蓬心悅其故手交股坐我于栗陸栢皇之上亭成矣而樵不來併道不出此樵亦奇怪矣哉意者天遇而人求之日鑿混沌之窾朝看麋鹿之羣樵不能我忘而遂忘我耶我知之矣始余之構通明亭也木石與居已耳而且追琢之丹牋之標榜有加焉樵以爲飾且陋宜其抑我而不來也樵乎

王季重集

卷二

三

而且來此亦何與爾我事夫所謂追琢丹牋者吾以之祀白榆者也白榆亦而家之所欲種者也今吾簡楫拙判槎枿誅茅編削以亭爾而來仍戟手交股也吾詢爾山無虎乎桂無蠹乎松無有辱封號者乎溪雲白乎泉月清乎換魚沽酒醉幾參矣夕陽半笛聽幾闕矣樵乎毋以蘇秦縱橫也諺有之知性者可與同居蔡宜藻鷗宜笑爰居宜遠鐘鼓還予亭之朴而相遲相望今而後柴也其來乎然而稽山籬落地儀圖之絕無知者又不欲留姓

字樵乎何人哉。或曰：此古石戶雲隱之流，博九博
人也。偶來遊戲，覺子矚睨間有猜，則入山，惟恐不
深矣。焚索之而不可得矣。有是哉！王子瞪目咤歎
官然若有喪焉。久之曰：吾失矣，吾失之矣。夫樵仙
人也。

輕揚妍麗。晚風沓來，紅紫冉冉而結。待

卷二

主

解出
世無無遊

○○○紀遊說

予嘗謂：官遊不韻，士遊不服，富遊不郁，窮遊不澤，
老遊不前，稚遊不解，閑遊不思，孤遊不語，託遊不
榮，便遊不敬，忙遊不憚，套遊不情，掛遊不樂，勞遊
不甘，買遊不遠，賒遊不償，燂遊不別，赴遊不我，幫
遊不目，苦遊不繼，膚遊不賞，限遊不遺，浪遊不伴，
而予之所謂遊，則酌采于數者之間，遺所忌而趨
所吉，釋其固而增其美，道道如海，庶幾乎蠶淵之
矣。至于鳥性之悅山光，人心之空潭影，此仰彼我
共在不相告語者。今之為此告語，亦不過山川之
形似，登眺之大第云耳。嗟乎！遊何容易也，而亦何
容易告語人也。

遊是趣事，人嘗俗之，固宜有此指示。○遊境俗
人得之自俗，雅人得之自雅，至遊之告語亦然。
之雅筆舌自堪動宗生五岳想也。

○○○遊嶧山記

家像為碑
苦矣得遇
者自不也

予遊嶧山而知天下事不可以道傍忽也。蓋予遊
嶧山而幻軀凡數化。太山之石方而嶧山之石圓。
山如累卵。大小億萬。以堆為奇功。以穴洞為玲
瓏。以穿援為遊覽。賂一沙彌作導師。至渡空舟。則
無隻馬。兩人之路。假空山。而予化為隸。伏熱正
毒。探梁祝泉。頂無冠者。而予化為野人。入盤
龍洞。觀石鐘。豐下銳上。寶鑽滑。試數怖。數免。無足
目。正大人之事。而予化為倫。上大通巖。臂引杖。接

主李重集

卷二

三

化愈奇
此不能
與此上
從化身

而予化為猿。撲仙人洞外。伏內昂中。俱自暴。而予
化為蝠。引至拘龍洞。則以胃席石覆臥。而申之上。
下受半尺。四方二尺。三折約十丈。餘其發者。有也。
縱者。腹也。頭憂怖。而手足廢。趾略效焉。若不寧氣。
一視便堪悶絕。而予於此為守宮。將至玉華頂。與
仙人對博矣。而壁陷二丈。下臨萬仞。望岱秀天齊。
四基。蔥鬱賢聖之窟宅。神泚泚也。粘滯壁間。終不
敢上。而予化為蝸。私念幽奇至絕。愈化愈下。何不
騎大鵬。俯瞰齊州九點烟。即吾家子晉。鶴背上儘

縱為不道

足鞋引。躬視而託言蝶。無所不翔。燈無所不慕。肝
臂無所不託。英雄自欺矣。遂不克頂。遙知古來文
士必無問頂者。至拘龍洞而投策歎返也。不親歷。
人且欺我也。是山也。其古蹟之最著者。曰嶧陽桐
尚檻。其半曰李斯碑。相傳有之。曰紀子墓。曰聖賢
遺像。曰顏子石。其古刹曰興國寺。萬壽宮。玉帝殿。
其泉曰源頭活水。曰蓮花池。曰甘泉洞。其名石曰
象牙。曰石鼓。曰龜石。不可枚舉。人人得以意呼之。
其大觀曰南天門。此皆望而可得者也。

主李重集

卷二

話

眸之不接。筆之亦不真。有此歷化之胆力。山靈
自不能逃其筆底。

○○遊小洋紀

由惡谿登括蒼。舟行一尺。水皆汗也。天爲山欺。水求石放。至小洋而張門一闢。吳閩仲送我。望磨孺出船口。席坐引白黃頭。以樵歌贈之。低頭呼盧。俄而驚視。各大叫。始知顏色不在人間也。又不知天上某某名何色。姑以人間所有者彷彿圖之。落日含半規。如胭脂。初從火出。溪西一帶山俱似鸚綠。鴉背青。上有腥紅雲五千尺。間一人竇逗出。縹天映水如繡。鋪赤馬。日益留沙。漸色如柔藍。憊日對岸沙。則蘆花月影。忽忽不可辨識。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剪。蒼毛霞俱金黃。錦荔堆出。兩朶雲居然品透。葡萄紫也。又有夜嵐數層。闕起如魚肚白。穿入出。鏤銀紅。中金光煜煜不定。蓋是際。天地山川。雲霞日采。烘蒸鬱觀。不知開此大染局。作何製意者。如海蜃。凌阿閃一漏。卿麗之華耶。將亦謂舟中。之子既有蕩胸決背之鮮。嘗試假爾以文章。使觀其時變乎。何所遣之奇也。夫人間之色。僅得其五。五色互相用。衍至數十而止。焉有不

王季重集

卷二

五

可思議。如此其錯綜幻變者。幾吾稱名取類。亦人間之物。而色之耳。心未曾通。目未曾覩。不得不以所觀所通者達之于口。而告之于人。然所謂彷彿圖之。又安能彷彿以圖其萬一也。嗟呼。不觀天地之富。豈知人間之貧哉。

開染局與厝闢麗。天工也。逞枯管與天寫色。人巧也。人巧足配天工。

王季重集

卷二

五

○○○遊敬亭山記

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不道宜城。不知言者之
賞心也。姑孰據江之上遊。山恩而水怒。從青山討
宛。則曲曲鏡灣。吐雲蒸媚。山水秀而清矣。曾過響
潭。鳥語入流。兩壁互答。望敬亭絳霧浮嶼。令我杳
然生翼。而吏卒守之不得動。既束帶竣謁事。乃以
青鞋走眺之一徑。千綫綠霞。翳染不知幾千萬竹。
樹黨結寒陰。使人骨面之血。皆爲營碧。而向之所
謂鳥啼。鴛鴦。者。但有茫然。竟不知聲在何處。府人

王季重集 卷二

三

尾我以一鵬。勞之留雲閣上。至此而又知衆鳥高
飛盡。孤雲獨往。還造句之精也。眺乎。白乎。歸來乎。
吾與爾凌丹梯。以接天語也。日暮。景收。峯濤沸亂。
饑猿出啼。子慄然不能止。歸臥舟中。夢登一大亭。
有古栢一本。可五六人圍。高百餘丈。世眼未覩。世
想不及峭嶠斗突。逼嵌其中。榜曰敬亭。又與予所
遊者異。嗟乎。晝夜相半。牛山短而蕉鹿長。回視霧
空間。夢何在乎。遊亦何在乎。又焉知予向者游之
非夢。而夢之非遊也。止可以壬寅四月記之爾。

遊之不足
步足之應
是胎歟

羣鳥逼人

叙致琢句。直分宜城青蓮之席。

王季重集

卷二

六

○○○遊華蓋紀

海雨在四五月間。如婦人之怒。易構而難解。又如少年無行。子盥在耳門。頃刻。翻覆。予旅居鹿城外。去華蓋鳥聲相答。而遂無如此。泠泠者何矣。出門敗格。凡十餘舉。不謂容成大玉之天。反忌勾漏。令窺識。予友莊使君。實長之洞。言乘漏景。必賜予是。間杯入掌。而滂沱。建。下山。不辨。目久之得乍。霽。遂牽輿。取道。蒙泉。上。刻亭。看山海雲物。忙甚。似六國徵調。百萬軍。騎分路。戰。祖龍者。大江乃抽匣。

王季重集

卷二

无三十

之。則光采陸離。然時時閃暗。推磨萬頃。不定。正欲呼吸。天底而觸。膚。薄射元氣。團人都無所見。僅有積穀山。惚恍中。聊相慰藉耳。而所謂容成洞。春草池。謝岩。郭祠。俱從展齒下失過。然華蓋能如予。不能禁予不看風雨之華蓋也。乳柑若火齊。時稻蟹膏流琥珀。吾當來住夢草堂。挂九節短筇。日日踏華蓋。頂門歌呼笑罵。醉則遺漉而去。吾之憤憤於茲山者。庶有象乎。

想若幽巖接之殊驚靈快。

○○○遊東山記

出東關得箬舟。霧初醒。旭上望。虎山一帶坦迤。綽直絮綿中埋。數角黑幕。是米廩。濃墨。厚山頭時也。然不可使顯見。恐遂廢。共畫亭午過。蒿壩。江魚入饌。兩岸山各以淺深。色。煙行。伸。脚。一眠。小醉。而夢。丹子突叫看東山。山麓。巉石。跌。蹲。字。江如拒。從謝公棹。楔上。磴路。每數十武。長松。繡。天。濤聲。百沸。又壑中時有哀玉淙淙。草多遠志。看洗屐池。一泓不渴。可當萬里流也。池上數級。得薔薇洞。文靖携妓。

王季重集

卷二

王

常憇此。李供奉憶東山詞。花開月落。幾度誰家。何物。少年輕薄。然致語大是曉語。可以喚起文靖。不必多憾。竊謂曲折。入國慶寺。寺僧指點。調馬路。英風。爽然。上西眺。西眺名韻甚。白天布曳。直入大海。浩然不疑。獨琵琶一洲。宛作當年掩袂態。古今人豈甚相殊。那得不為情。感東山辨。見宋王珪記。甚詳。吾以為山之所任。偶然四隅耳。何以喜東不喜南也。夫東山之借。借久矣。尼忌之。而口辭之人。遂視東山為南山。絮令家有從未面識。而輒謂其知。

情者乎。吾安能倒決曹江之水。一爲洗清兩字冤也。山可矣。去其東而可矣。
議論橫生。亂山萬疊。

王季重集

卷二

王

○○○仙巖 瑞安

泉石之奇。皆泉石之聰明。強有力所自致者。泉石安于泉躍而爲瀑布。石梁曰。吾以之爲驚。河海以之爲狎。雷而我其雄哉。六龍欲曰。夫匡氏之子。九華之生。將起而角之。焉用此壅立爲。夫不有空行而天吊者耶。仙巖曰。是誣其祖矣。戴嵩盛以席垂成。胡不起家自奮發也。于是乎有仙巖之瀑。瀑不他藉。賴從已腹中出。如千本火樹。逆吐銀花。突如其來。烟呼雪喊。鼓鐵亂絲。人相對止。兄口張。口翁

王季重集

卷二

三三

必欲相聞。則更語之。或帖而附耳。對瀑爲澤。潤亭。予友王季中。輒浮大白。叫何如。提子臂。勸飲以敵之。而山人王頌卿。年家子。吳聚伯。吳閔仲。俱侈其喉作笑語。而瀑以爲侮。予遂盛氣相加。腥風惡雨。撲人旋舞。且呼且逼。似不欲寓人。一瞬者。予曰。子母然。我勸爾杯酒。三伏月。還當著故絹衣。向君從容食白粥也。季中語之曰。山陰道上人。其言咄咄。吾輩一日東道主。于是雨漸微。而瀑怒稍戢。入仙巖洞。觀所謂梅雨潭者。飛沫濺流。此地必無晴日。

山水皆作

聲響可想

代石言

聲響可想

一洞射風。日緊腹脹。予吻袖而下。偶爲苦。一決其袖。而氣吸不得呼。幾爲禁絕。老人病人。斷不可作此觀矣。傍洞壁出噴玉磯。忍脫之。則洞過。皆眩萬斛明珠。拔山搗下也。急走上。而葛衫。眼。栗。寒。鬚。髮。是根。俱爲霧。雲。此盡。于是仍登亭。悵想之。巖名仙。謂曾此有仙飛去。雪。寒。月。冷。力量。在。八。素。之上。方。廣。以。羅。漢。此。以。仙。仙。佛。了。不。異。人。意。矣。亭。前一樹。蔭。甚。而。不。免。爲。當。戶。之。蘭。季。中。力。勸。僧。卽。克之。青。眼。不。妨。頓。白。季。中。言。振。玉。亭。上。有。三。皇。井。黃

王季重集

卷二

三

樹之封。此下爲虎溪寺。有慧光塔。陳止齋祠。有虎溪橋。虎溪不在此。而宋安禪師曾騎虎此出入。故得名。有溪山第一坊。是晦翁字寺境廢而復起。永嘉王陽谷先生之力居多。先生卽季中之父也。外史氏曰。大羅山之南。有二十六福地。其仙巖耶。王謝能發明山水先後永嘉。不少繁見。何哉。吾聞之劉涇仙。鬼惡聞涕唾聲。則力能秘吞之。不則滄桑未換。海若之所官耳。夫山水靈物也。其生長否。泰谷有時。褒如之外有夷施。夷施之外復有飛燕。王季重集

卷一

三

吾又惡知千載之下。仙巖之外。不以悵王謝者而悵予也。

記如寫生。直似山情水態。人之舉動畢具于吾前。

爲山水作語奇甚。

○○○魯孺人傳

爲王茂弘也。妻者是爲德之兄弟也。母母姓魯氏。前比部書堂先生之女也。母始歸少年。相莊如賓友。茂弘以高才古博自命。由泮入壁水。得肆力墳典。交四方之士。無內顧憂。則賴有魯孺人在琴瑟。既和矣。翟聲象。梯旦夕。以之酬。袴布昊天不弔。黃鵠遺之音。孺人計不知所出。絕去踰日而甦。貌諸孤雄雌皆四也。雪涕曰。咄。駭婦人是不爲遺體一。慟而死。鄰于情矣。于是視含。敦太辭。帽上藏。抱諸

王季重集

卷二

三

兒而哭。諸堂抱諸女而哭。諸寢與之約曰。哭竟男受。書女受。紅母嬉豫也。自茲以往。我不而母乃而師矣。食而以母扶。而則以師所。不如約者。請先君子之靈。孺人戮汝。于是經長史仲小學口授叔且季女領繡文亦稱是。當是時。孺人爲母爲師。未已也。執焚掃除。桔槔。餅。繡。統。則時而爲。勝。爲。僕。田。畝。公。私。鍾。石。出入。則時而爲。主。記。爲。踐。更。防。情。警。偷。慎。酒。食。游。與。屏。身。竊。聽。則時而遷者。爲。觀察。使。於是乎。男。有。室。女。有。家。於是乎。室。得。其。賢。而。家。歸。于。女。

凡大典大禮。應酬小節。奇零委瑣。槍擻煩闕之事。

皆於丁年一髮婦取辨。人絕不知茂弘已死。又聞孺人機敏。靜事已辨。而口常不言。人亦絕不知堂以內。惟魯孺人一也。今曰子彬彬鳳起。主文壇更迭稱霸。而諸情復蔚然。扶疎玉樹。孺人食報方新。而心已瘁矣。始稱壽乃死。死之日。知與不知皆嘖嘖歎羨之。有悼孺人至淚下者。外史氏曰。魯孺人情徐生徵予言爲嫗。壽未及言而典刑已去。然予聞之徐生。孺人行甚集。非髮中人也。抑奇男子。

王季重集

卷二

三

之錚錚者乎。夫死而復生之。又復成之。將鼎食矣。誼不忍獨饗。乃歸命於夫子。彼雉經一哭者。視孺人之終始。節力何如也。所謂死而不死。死而不死。乃壽之大者。豈必幻泡之軀上一瞬哉。艱危之節婦。勝板蕩之忠臣。歷敘其績。覺栢舟。珥其節。而猶遜其才。

王廣丈不娶

傳曰。今天下何仲尼之多也。行而飾矣。尊官貴人。以勢飾。販夫賈子。以賤飾。或操嘵嘵而卽可以獲。奕奕乃有獨行君子。皓首宮牆。其聲香明水日。薦聖靈而泯滅無聞焉。如山陰王學博者。甚矣儒官之悞人也。學博名林。浙右孝豐人。初失父。大母憐之。謂其母邵曰。書猛于虎也。傷爾夫矣。母曰。傷子邵跪請曰。吾家祚薄。何敢享貴顯。教兒子識杖杜。不爲人柳榆。矧夫曾。嚙指遺訓乎。大父庭松公曰。

王季重集

卷二

三九

是見碧眼秀者。將大吾戶。何僅章句教之。必非塾師所辦。于是學博文成五采頭角起矣。而聘得婦施者。望族也。久之告以無聰。語邵大駭。語學博。學博曰。此母所賜。結禱無解。重聽何傷。不言亦德也。竟歸之。邵心猶不安。而施執婦道甚順。學博相莊以鴻案。而又相悅。以鹿門也。邵始安。于是乎舉二子一女。適嚴婿先後餽于庠。學博有弟懋者。負責訟繫不得償。邵泣之。學博亟斥產爲贖。母子兄弟終其身。蓋鹽相聚爲樂。邵旣以壽劬。而施亦以瘁。

傷。學博竟不娶。迄今孤處首霜。齊更無變季之交。

外史氏曰。荀氏言娶婦以色爲主。此亂薄。雲撥之禍者也。甘醴納育。古人有之。日者臨胸太史亦食其報矣。然或成事難于回互。別實岐於日。長天理人欲之間。未易計也。若王先生安母而盟。婦倫有節矣。棄產救弟。先生等爲尋常事。不足舌也。雖然。用韞強視而得尚書王。先生髮種種尚與。陳儒爭粟不均之歎。天亦泯然嗟乎。此亦王先生之天矣。而不聞鈞鰲橫梗之史。醴緩者厚發積者。

王季重集

卷二

厚

必乎則序。儼諸生以下。皆先生。勞中。署字人也。劉庭式豈可無偶。則王學博洵可風也。

○○○范太夫人雙節傳

予曾為慈水潘氏傳雙節。今范孝廉以其兩尊人
狀來。事益奇。而志合符節。何天海之間。氣流行
獨盛也。或曰南龍從岷柱趨海。其混龐浩大之所
融注。有一往而不返者。陰陽取精。為忠為節。豈其
然乎。傳曰。定海縣儒士范時。妻朱氏。二十一而
寡。弟范時行。妻汪氏。十九而寡。舅姑先去。家赤貧。
朱之父母憐朱。諷之不答。給其歸寧。為之所。朱皇
急。赴溺。賴有天幸。兄弟援起。訖朝。以衣刀。剔目。斃。
王季重集 卷二 聖

而復蘇。尋髡髮作婢。顏自廢。而汪之哭。夫目督血。
裂鄰。輒之。語不祥。即持斧。自劈。又賴朱。以免。逾年
惡少。或豔之。遂緝。衣自經。破壁。捷。捷得解。懸。自後
二寡起居。食息。若形影也。朱舉一子。名我躬。汪共
之。寒餓。教讀。事皆二寡。廿指中。通給。我躬。舉于鄉。
尚未成進士。以二老老。勉領暨陽之鐸。予以天啓
丁卯秋。游五洩。飯其首。循之齋。朱安人七十有二
矣。暨陽弟子。稱觴為壽。我躬悅而復。哈也。曰。小人
有母已試一日之養。而汪母年六十有七。不可與

入夫安婦
有夫此

耐也。行者居者。猶二其望。我躬不力。以勞母心。而
暨陽諸弟子。言范先生。津津持大體。不受一寒錢。
介如也。嗟呼。古今輦上。豈顯人。是少喪節。辱生。即
三公九錫。一笑耳。我躬。崢嶸。修一筮仕。而不苟
其他。日奉二老。福稱太夫人。以大官之食。報罔極
其有既乎。我躬復有子。靈通犀表。天之所以報苦
節者。如此其厚也。

王思任曰。同心斷金。古亦有之。激為左杜。冷為寒
拾。濟為曰。嬰然。此皆鬚髯。世或出世。漢也。豈料

王季重集 卷二 聖

有德之
見而

粉膩之間。有一德哉。無巴財。閱望之術。無刑書。甫
史之。慙。無破琴。息斷之。要。無丹。雞白犬之。誓。見謂
一鞍一馬。馬死。鞍殉耳。所見同。故可以同死。又可
以同生。又可以忘生死。而同老。天之。沴氣。偶逆于
范。而兄弟。早殲。天之元氣。又大聚于范。而。如。若。姻
貞且壽。而昌而穀矣。天以逆成其順。而又以順轉
沴。為祥。天乎。然。朱其人。汪其人。不可無一。不能有
二。而兼得之者。范也。范既。腴。矣。哉。嗣後。鼎貴。表
章。俱未節矣。

燕市之熱血可洒海上之斗膽可焚不得以回
心延宋作乃執紼二發得忍死以爲朱家一塊
肉成奇事也得一已奇得兩更異矣

王季重集

卷二

四

屠節婦傳

屠節婦汪者山陰青湖先生之女孫而會稽故儒
士屠守政妻也少靜穎通經史大義髮軋時曾割
股療父十四歲乃歸屠清白家僮既不腆屠又地
寒甚節婦以十指佐讀屠之毛羽將豐滿矣而忽
摧落是時節婦年十九腹方瑞再三欲殉之舅姑
曰不可無論我兩人賴爾終子事若生男卽爾夫
復起也爾言殉殺爾子又絕爾夫我兩人亦遂死
黃泉之下徒悔一家相對泣無謂也節婦曰然未

王季重集

卷二

四

幾果生男幸矣天不厭禍逾三歲遺腹子又夭節
婦絕而復甦曰天平未亡人今可以死矣舅姑則
又曰不可我兩人日益老近且病翁嫗互醫藥手
足不便良苦人生無子復無媳不如死若欲死我
兩人請前之不忍而見也于是節婦喟然曰天平
未亡人欲死而不得且不敢也于是乎有繼嗣之
命節婦攻苦厲勤樽束教養朝上堂夕下帷雞猪
米鹽之事無弗親也師友臧獲之任無弗攝也而
舅姑病繼歿粥餌禱延之舉無弗竭也終舅姑之

一尺一寸
五寸

一尺一寸
五寸

沒。窀穸松楸之役。無弗備也。事既襄而嗣子思。亦漸有成立。為諸生。向使微節婦。兩老人且不知。死所而屠儒士之手。澤亦終斬已爾。節婦其節而。才者耶。先是節婦年芳甚。他尊長或憐之。語後及。節婦急以手閉兩耳。葬舅姑後。即室斗室。空一。疲。以通食。懸大士像。相伴誦者五十年。今已七十年矣。仍室室中未出也。

外史氏曰。忠臣節婦。死不足。以難之。然不在一時之死。而在終身之堅其死也。以余觀屠節婦。欲死。

王季重集

卷二

四十五

少夫不死。欲死遺腹子。不死終兩尊人之日。遂以。上室自封五十年。所謂不死其身者。以為屠用而。久死其心者。乃可以用屠也。耶。設其家世不青湖。先生嗣子不芹采。節婦將母與腐草同。切乎。是不。然。新天子有詔。開潛德之光。必有觀世外之風。者。以醢節婦而節婦則已德矣。則亦已潛矣。

以如髮之微思。運如錐之利管。刻老人之酸語。鐫節婦之苦心。可泣可傷。可欣可慕。

○○○天台詩

予游天台。蓋操一日之文衡矣。賴仙佛之靈。風雨。無恙。得以搜閱竣事。畧用放榜例。品題甲乙。與諸。山靈約。矢諸天日。不敢有負心焉。文章胎骨清高。氣象華貴。萬玉剖而壁明。萬繡開而錦奪。崑崙嫡。血。奴僕羣山。仙或許之。人不能到。所謂瓊臺雙闕。也。第一磅礴渾茫。從天而下。不由父師。立泰神聖。雄奇之極。反歸正。正堂堂。吾畏之。終愛之。石梁瀑。布。第二。天繪巧妙。鬼斧彫鏤。腹宇多奇。令人解頤。

王季重集

卷二

四十六

躡步。能品加入神品。明巖第三。孤月洞庭。正爾寂。照。忽有天山萬里雪。一夜飛來。此曠世逸才。國清。第四。惚恍幽玄。不記何代。片時坐對。人化為碧桃。源第五。繞腸雄氣。滿腹古文。鬱鬱蒼蒼。扶餘窮北。萬年寺也。第六。鄧艾健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不。險不奇。奇絕乃險。斷橋落澗。第七。醉筆橫披。英英。玉立。不與絳灌為伍。名士也。但才氣太露。烟火未。除。屈置稍後。赤城第八。孤芳獨嘖。不求賞識。然奇。矯無前。人人目攝。寒巖第九。清新俊逸。居然道骨。

仙風是瀑水嶺下數家也。未有知名當丞拔之。第十
 十魄張力大。有如天風海濤。風領台山之響。華頂
 第十一因宜適變。曲有微情。藏若景滅。行必響起。
 高明寺幽溪第十二。望之甚奇。仰之甚平。別造一
 格。高下倒置。桐栢宮第十三。停勻冲粹。淡日和風。
 輕入長春之圃。實稱其名。天封寺第十四。句句皆
 語。字字見才。別有解脫。不啻以文體而點之神仙。
 紅石第十五。餘如廣靈。護國。無相。佛隴。福聖。諸山
 水。及協山。微溪。顧堂。察嶺等。尚有百十勝。未錄其

王季車集

四十七

予之所以次第台山者如此矣。
 非十年坐臥其中。未能悉其醜態。豈君有夙因。
 一見全憶耶。

似有山灵拱立于前。聽其品隲。噤然不敢爭也。

湯若士先生小品弁首

垂髫讀制舉義。知先生已
 奪瞿唐之席。已讀四夢則
 又扼高王關。鄭之吭而結
 其舌。蕩乎才誠。海若哉然

湯敏一

使先生不以其才與廬陵
 臨川永豐維列。而四知先
 生未已也。因取先生集丹
 黃之其思玄。其學富其才
 宏。似欲翻高深峻潔之窠

白另以博大瑰麗名彭蠡
之濤風雷奮而天地浮匡
廬之瀑珠璣噴而瑤玫落
句饒蕖艷字帶蘭芬不又
舍歐陽曾王別樹一幟哉

湯敘二

予謂歐陽轉卑弱之氣開
雅醇之先爲春曾王掣歛
氣多爲秋爲冬而先生則
爲夏當逋王而爲君不與
學士騷人爭旦夕聲也抑

能夏則大而獨取其小將
無不盡其才歟予曰芥子
須彌予正欲小中見大

峕

崇禎壬申冬日雨侯陸雲

湯敘三

龍題



翠娛閣評選湯若士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賦

○○○銅馬湖賦

○○○庭中有異竹賦

○○○療鶴賦

○○○匡山館賦

○○○懷人賦

○○○棲鳳亭小賦有序

湯若士集 目一

序

○○○岳王祠志序

○○○李超無間劍集序

○○○合奇序

○○○王季重小題文字序

○○○丘毛伯稿序

○○○秣宏先生戒殺文序

○○○調象庵集序

○○○耳伯麻姑游詩序

○○○楊德夫詩序

○○○孫鵬初遂初堂集序

湯若士集 目二

翠娛閣評選湯若士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題詞

○○○牡丹亭記題詞

○○○溪上落花詩題詞

○○○邯鄲夢記題詞

○○○南柯夢記題詞

○○○蕭伯玉制義題詞

記

湯若士集

目三

○○○宣城令姜公去思碑記

○○○臨川縣古永安寺復寺田記

文

○○○栖賢蓮社求友文

說

○○○秀才說

頌

○○○縈河公頌

尺牘

○○○答王宇泰

○○○復門人藍翰卿

○○○答岳石帆

○○○別沈太僕

○○○復劉郡伯

○○○與岳石梁

○○○答馬心陽

○○○答陳如吉給諫

○○○寄李儒德

湯若士集

目四

○○○答吳微如大參

翠娛閣評選湯若士先生小品卷一

臨川湯顯祖若士著

仁和江之淮道行選
錢塘陸雲龍雨侯評

○○銅馬湖賦爲友人金壇鄧伯羔作

若有人兮鄧林懷悠悠兮子衿臥仙壇於谷口封
天湖之水心谷口兮流眈水心兮殘照山中人兮
何之去滄波兮獨釣若乃春風不寒春流正寬紅
荷試于綠草迷岸長芳洲兮杜若倚垂楊之釣竿
文萍既合珠荷未卷麥雨飛來蘭風溜轉昔

湯若士集

卷一

磯之迤全蕪竹嶼之絲半展至如白露霞明綠渚
風清肥魚正美石鴈裁鳴靡芳桂以爲餌泝蒹葭
之盈盈況復素雪紛飄玄池寂寥皓明湖其未凍
詎幽山兮見招湛寒流而隊鴈聊卒歲以逍遙坐
飛闌之曲碕步澄灣之板橋眺魚臺於月夕移翠
條于霞朝玩沈精乎在藻寧紛波乎市朝歟土王
生長爲釣侶比目雙抽文竿對舉鱸彼嘉魚陳其
芳醕厭玄洲之共學憇長楊而並語側微棹于歸
風濯煩纓于逝渚其釣維何載遊載歌歌曰水國

波臣漁父賢人蒼梧兮浙水黃河兮衛津並垂願
於巨獲亦見巧守纖綸玩芳湖之銅馬異昆明之
石鱗不羨來提之玉維澆去主之塵湖水連天停
間釣船豫章之魚頃刻陵陽之鯉三年既就漁分
就深亦載浮兮載沉餌何爲兮魴肯鈞何爲兮春
金鏡水中而容與莞澤畔之沉吟荷濠魚兮可樂
計相忘乎直針

新翠兮濯文若于寒流輕楊兮蕩纖綸于惠風

湯若士集

卷一

二

野龍自全
亦集也

庭中有異竹賦 有序

大學東廂向南君子亭。兩偏皆竹。而開于外。小
方池。池外砌植紫牡丹。白芍藥數株。中有一竹。
亭然砌上。旁無附枝。闌干之內。側生一竹。諸生
疑此竹且穿簷而出。當刮去。大宗師戴公不許。
此竹竟從橫闌梢曲而上。不礙也。公嘆曰。誰謂
子無知矣。授筆湯生立賦此兩竹。

大學之英。君子之亭。度靈臺而選勝。繞聖林而啓
扇。麗閣橋之壁。藹薦方沼之文萍。被素風以悠衍。

湯若士集

三

承翠氣之葱菁。魚相忘於在止。鳥載鴈於高冥。非
游塵之所造。實君子之攸寧。朱絃在御。玉磬懸庭。
緒休間於鼓篋。肆靜謐以橫經。承齊而步。其祝呻
畢靡亂其聲。色載笑而嘉則。張弛以遺形。釋續
綸乎几席。縱流菰于軒檻。帳垂雲之曼曼。帶積石
之遙町。練粉飄而莫莫。玄池韻以泠泠。何修叢之
茸霜。傲雙篠之伶俜。在籥籠而矯雋。信空虛之有
靈。顧湯生而命進。授淇園之筆精。對橫簪而挺義。
立函丈以經營。池上方臺。維升羣裁。丹華皎砌。素

池園下
句

可作之
牛

可作之
牛

湯若士集

四

藥翻塔。執亭亭而異觀。照瀾瀾之植樂。挺碧鮮而
上峙。擢岩巖之翠竿。復有宇下盤桓。庭中偃蹇。泉
疑萃于孤高。謂妨檐而欲剪。竟自出以委蛇。挹清
池而迤展。散此韓之生成。象至人之舒卷。爾其爲
狀也。虛中忌實。疎節間密。臨流似淵。依巖類逸。貞
儷乎淑美之操。直比乎君子之筆。影防露以輝娟。
響應律而蕭瑟。茲質管之一態。未若夏標而巧出。
乃其芳根獨遠。一筵玄通。絕左右之蔽。純貫青榮。
而在中匪臨深。而表勁緊。滂子以明神。豈太山之
荏苒。似高閣之梧桐。若其進石而立。磐折偃偃。下
不礙于憑軒。上不虧乎承宇。羌有心乎雲步。乍低
迴而矯舉。貴托根以自全。異當門之鋤去。故孤生
者。常直近人者。常曲。直有取于明心。曲亦時而衛
足。明心靡遐。衛足匪他。一鸞一鳳。一龍一蛇。自歌
自舞。或肩或伸。君子儀之。素體圓神。左右貞風。學
士如林。敬吟藁竹。遑嗣青衿。
思微而理。可嗣風雅。

療鶴賦 有序

大司徒王公北海樂亭人也。聖亦如思貴能存。賤類聞浮譽。先移長者之車。仰謝光塵。卽倒王公之屣。見其公子本藍田之玉。豔示以著述。兼冊府之粲綴。披讀其中。有療鶴一記。司徒公從御史遷大理時也。途遭被創之鶴。哀鳴馬首。軒而療之。長翼盈肌。終不復去。表君子之流慈。偉仙禽之善托。抽筆敬賦。

夫何一皓麗之仙禽兮。孕海隅之奇氣。鼓壺喬之湯若士集 卷一 五

清夷表頌玄而間漾。逞丹素以明姿。趾象虬而振步。形亞鳳以揚儀。吐奇聲而嘒微。駕雲蹤其委蛇。薄幽林而不處。颺平圃以高睨。豈垂吭於貴粒。將能毳於昆池。崇紅間之離綴。璫玉態以披離。至乃華表摧雲。蘭巖墜雪。膺散紫胎之毛。隱噪蒐戎之血。羽全虧霜。翎乍折落。萬仞以遙驚。迅千羽而橫絕。欲桂籍之來遊。會蒲且之見掇。途乃延頸俟地。長鳴振天。向流風而若訴。庶歸仁兮自全。歎有碣石真仙。孤竹名賢。儼寶慈于柱史。邁種德之庭。

堅霽霜發于繡斧。吹暖律十虛絜。在雲屯而叩杯。追震解以流錫。公府之馳且止。神臯之禽可憐。遂乃駐此游龍。收其病鶴。類秦樹之驚鳥。似睢陵之感鵠。縱置文囿。留陪金閣。擬僞格以難據。遲誼寔而眷托。謝冲天之騏驥。就投人之燕雀。問其半死。半生。借以一丘一壑。飲以流丹之泉。傳以良金之藥。俛仰顧神。行遊顧樂。弱骨重堅。殷根再合。嬉同神王之暈。怖異禪林之鶴。戲歲製之瑣輝。對耗耗之華樹。爾乃素月蟾流。清風蜚亂。繡箔催蛩。開河。

湯若士集 卷一

六

別鴈。滴淦露以涼年。耿微霜而夜半。單隻誰傳。道遙無患。聽遠唳于層霄。聳素心于遙漢。至若西北十五。東南二八。霞肆羣翔。雲天永晏。或取仙人之箭。或寄西王之札。動清叫于園方。寄奔想乎垓圯。豈疎肉之難飛。詎淺毳其如鍛。低昂欲翥。徘徊至曙。憶虞人于藻田。奉君子于蘭署。非戀目以余羈。寔秉心之維怨。念酬環其莫展。欲銜珠而未去。寧希洪上之軒。未羨緱山之御。願終惠于階屏。永畢生兮容豫。

玄緣丹頂之華。喉風咽月之嚮。

湯若士集

卷一

七

湯若士集

○○○匡山館賦爲友人豫章胡孟弢作 有序

孟弢本豫章之才子。慕匡仙之舊廬。結架山顛。透迤雲貌。每聚遠公之笑。自號栗里之人。白雪恒操。玄風再囑。余嘉其志。包宇宙。爲賦所居。

美澤國之洪州。奠江陽之名嶽。柱北斗以崔巍。鎮南條之廣邈。爾其日月影射。烟波沃漾。積霧沈峯。橫雲矯嶂。碎瀑珠寒。香鑪翠颺。竹影之金書。自然樹杪之錢船。無恙物死強梁。人生弱喪。空迷閱水之中。不住靈山之上。如何孟弢。先我遊遨。眉顏如湯若士集 卷一

畫意氣真豪。河山不礙風雲自高。書盈唐述。賦滿邊棹。鵝峯比峭。鵲岸雙遙。發匡后之寶牒。覓吳燈之金膏。見白龍之時起。聽玄豹之潛號。搏空屏而曉艷。寫石鏡於寒臯。升降神肝。吐納靈川。林冥冥兮欲雨。人飄飄兮似仙。仙家今遊衍。層陰兮疊嶺。覽神丘而弗居。孰人寰其更選。借禪林之一丘。構丹房于九轉。逗驂鸞于石梁。羣飛鷺與敝鴈。矢門之松側。生華嶠之蓮牛。卷況復岩流自清。藥樹恒榮。留半空之霜雪。隔浮世之陰晴。長風夜作。則萬

流俱響曉。晨嘯則百嶺齊應。朝飢則平湖上果
噴暗。則彌山佛燈。允可以頓真人之響策。僊神區
之赤城。乃有薪才大士。玄德先生。題襟靈之滌覽。
泛馨香而解縈。妙吉對揚之地。高真玄慰之楹。振
林木以長嘯。憶蓮花之舊盟。出淺見而遊戲。擲重
玄而迅征。方遺疏乎生品。又何流驚于塵情。
連山透迤。繡以松竹。淡遠時具色相。

若士集

卷一

九

懷人賦 有序

懷樂安令沈公兼也。兼美須顏。有烟霞之致。移
令樂安。彷彿王喬之在鄴。實子明之化陵陽也。
入朝左遷于楚。余亦下第過余。咄曰。義無不釋
乎。以子之姿。太清太寧之氣也。嗟。廬山遠有
匡俗。近有顛張。遠有徐孺子。近有吳聘君。高者
驚。驚天庭。低者鵲起。人世紛紛。借計射策。銷其
年力。珠彈玉抵。君何取焉。余時擁臥未替。眷其
知已。絕人矣。歸南都中。伏夜不能寐。起坐月露
焉。若士集 卷一 十

之中披懷作賦

悲夫。天大地小。飄其淳光。日往月來。流其迅景。運
密徙以暗覺。物昭徂而遞警。戢升淪于牛氣。覽衰
隆于俄頃。就無懷而不傷。在有情而必整。雖美人
兮。滿堂就勸余之修騁。慚御世之無奇。乘深流而
縮綆。趾鄧林而必枯。詎冥山而見郢。內熱愁焦。長
途畏影。儻踟躕于青齡。復遲徊于素領。俟河清而
海塵幾竟。銷兮骨冷。故知死之徒而欲生。操有君
而用靜。想盡者窮年。觀冲者忘境。羨往去之松喬。

識向來之箕穎。務尊養以斷全疾。銷聲而自屏。佳
哉沈生。海內廉貞。德有曾鮒之實。政留蒲密之聲。
余方榻迹於公府。沈亦垂翅於黔荆。既同病而同
歎。亦有胸而有情。謂余姿之淑遠。似扶輿之灝清。
既在人而靡類。亦何慕而不成。曷不鄙捐赤臭之
路。了涉清芬之程。有豫章之丹釜。有廬阜之金英。
釋恬愉於性智。一昭昧於克營。證無生以爲友。拂
煩軀而頓輕。止則風停。動則雲征。鬱兮縹鴈之聘。
公素鶴之迎。豈不長消枝係。永辭患驚。爾乃效

若士集

十一

懷人

蕭羊之。昨決類。縹緲之自縈。送華韶于遠道。燦靈
根于短名。已焉哉。言之者無猜。聽之者有懷。經物
情。今轉流泊。生人世。今苦難諧。索米長安之舍。走
馬章臺之街。豈若仙衡玄伏。帝圃清齋。金蘭之語
無別。琴尊之趣當垂。鵠態雲霞之氣。龍章土木之
骸。結遇情于荆越。托遊真於海淮。君門萬里。入天
一涯。懷端易繞。意鵲難排。西湖畫艇。南都紫臺。窓
高月度。幔卷風來。綢青衿而送抱。撫零露以傾壘。
懷人

悲許之中。英雄氣骨自存。聊託想于忘名。深騰
懷于知己。直是組愁織恨。

若士集

卷

十一

○○○吏部棲鳳亭小賦 有序

余生有涯。物遇無極。隨吟而流。薄觸象而遠運。固。有。年。日。矣。若。乃。南。都。選。界。伶。姬。沈。君。俞。君。秘。州。李。君。潮。陽。周。君。吳。顧。君。王。君。余。鄉。朱。君。俱。懷。當。世。之。才。逸。俗。之。度。余。並。遊。之。其。畧。南。側。有。棲。鳳。小。亭。諸。君。緩。頰。之。場。也。余。醉。其。中。忽。憶。紅。泉。別。墅。草。樹。如。斯。因。爲。此。賦。

遊龍巨川。棲鳳名園。蘋池蔽景。竹町籠暄。吹臺之。惜對極。暗河之桂。雙瓶果多。有真。直則南。有。錦雲。湯若士集 卷一 十三

披而花笑。珠露零而葉翻。地則銓流之畧。人非華。競之軒。况復選部羣公。簡要清通。並挺瑤山之幹。俱韻竹林之風。賞心惟會。銳影彌空。緩帶而臨清。燕榻管而和雕。豈可以永慶朝倫之穆。均歡臣譽。之融。汰靈襟于草。陌。送柔抱于花叢。芳尊之友。無。恙。折揚之詞。誰。工。有如僕者。周行有命。孔德無容。雖煥發于霞藻。終聯聘于雲松也。聲嘶嘶其和雅。乘的的而輝煌。

○○○岳王祠志序

越有忠佑祠者。在臬司焉。祀宋武穆王岳飛也。司。故王宅。王亡。以爲太學。元以爲司。而祠王其東。祠。宋孝宗之爲也。祠志爲冊六。凡王所自爲。交。與其。時至于今。所以榮哀王者。盡是梓而存之。司。庶拜。王祠下者。貌而既其實云。王之勇于忠孝。其天性。然斯志也。其以資世之感。愉流涕。指髮豈有間。然。者。故予獨怪王以大將之才。爲戰將之用。而用益。以不終。當時無將者。然則若肅代之將李郭。可。

湯若士集 卷一 十四

與曰。韓。斬王可以並郭。而王賢於李。高宗之資。不。能。爲。肅。若。代。亦。其。勢。然。斬。王。逸。而。郭。王。抑。非。郭。王。所。而。斬。王。智。也。郭。抑。斬。乃。逸。斬。逸。而。郭。之。抑。不。免。矣。肅。代。雖。疑。其。臣。不。得。而。誅。之。知。多。大。藩。帥。或。以。爲。如。李。郭。徒。召。之。不。來。矣。終。不。能。有。加。焉。王。之。不。肯。爲。李。郭。勢。然。也。或曰。王何不竟滅虜。而朝附。於人臣出境。遂事之義。此不然也。觀金起時。其君。臣父子。叔姪將相之間。皆寬念。深慈。經畧雄遠。非。可。梓。梓。乘。弊。而。竟。者。且。其。時。諸。將。並。以。語。還。王。以。

偷師濟和夫王以歸而死得為世所哀憐而王之為王未可知也王所謂進退維谷者與嗟夫有高宗以其宅為官故有孝宗附其官為廟王為人不可知神而後知也雖然孝宗時而王在猶之不能用王蓋孝之不能為代亦猶高之不能為肅何也微高在高與孝雖有志勢皆有朋不得行若使微得幸焉高孝為親父子高總國而孝撫節酒然無姓焉南北之地以與諸將所克王收其全以候此亦高孝之所欲為也勢不能也嗟乎古

湯若士集

卷一

十五

今相爭豈惟高之於王而已哉予志而悲之聊以告後之將將者

如此論事方是置身于古人之中置心于古人之胸豈是拈人齒牙恣已偏見拘之一字正屈原之過忠

見奇矣

○○○李超無間劍集序

數語亦足

歲往浴佛有驅烏湯刺坐我堂東揖之知其奇爾之齋云不能斷酒也信宿而都無所斷偶爾破口公案二三則耳居常率爾成詩心有目而目有睛眉毫鼻吻間盡奇俠之氣一日問余何師何友更問天下幾何人余曰無也吾師明德夫子而友達觀其人皆已朽矣達觀以俠故不可以竟行于世天下悠悠今人轉思明德耳遂去之昨拜明德夫千像而復過我則髮已覆頂額間矣曰先生言俠

湯若士集

卷一

十六

不可竟行于世而予之俠粹未可除因而說劍為天大將軍得度耳余笑曰有是哉明年秋九月則已雄然肩武冠帶長劍而就余有吳下諸生書乃始知其江陰文士李至清也曰業已去書生為頭陀去頭陀為將軍予劍之餘時發憤為韻語數十首來豫章題曰問劍先生宜有以詠之余笑而問曰既冠而娶乎曰未也然則劍不可得而問矣吳人而知于將乎其師鑄劍三年而金鐵之精不流夫妻俱入冶爐中而劍就于將夫妻不能自投斷

此理上
吾人
不足為

髮翦指而已。今子獨雄而無雌而又奚鑄焉。生曰。先生其無戲。曰非戲。日子謂必夫妻而劍耶。莊生說天子之劍。畏以四時。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陰陽者。夫妻也。若然。若上失浮雲。下絕地紀。列子所稱。視之不可見。若有物存。或見影而不見。光乃是物也。然鑄此劍者。皆不能殺人。生嘗觀髮而後。亦自有不殺人之劍乎。殺人者。非劍也。若吾像章之劍。能于斗柄。成蛟龍。終不能已。世之亂。不足為生也。因為問劍答而弁其詩。

湯若士集

卷一

十七

李超然

舉寫奇處。氣勃勃而通斗。

○○合奇序

世間惟拘儒老生。不可與言交耳。多未聞。日多未見。而出其鄙委牽拘之識。相天下文章。寧復有文章乎。予謂文章之妙。不在步趨形似之間。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狀。非物尋常。得以合之。蘇子瞻畫枯竹。石絕異。古今畫格。乃愈奇妙。若以畫格。釋之。幾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甚施。數筆形像宛然。正使有意為之。亦復不佳。故夫筆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證聖。自

湯若士集

卷一

十八

有無不合

非通人誰與解此。吾鄉丘毛伯選海內合奇文。止百餘篇。奇無所不。合或片紙短幅。古人豆豎或長河巨浪。洶洶崩屋。或流水孤村。寒鴉古木。或嵐壑草樹蒼苔。白雲或紫蘿。商周丘索墳典。凡天地間奇。使筆墨不盡。聖賢滅色。皆浮沉習氣。為之魔矣。夫使筆墨不盡。聖賢滅色。皆浮沉習氣。為之魔矣。士有志於千秋。寧為狂狷。毋為鄉愿。試取毛伯是編讀之。

序中是為奇勁奇橫奇清奇幻奇古其狂言苑

語不入焉。可知奇矣。乃今所不可與言文者。吾恐更不在句。當在氣。士親鬼魅以驚人。相與標奇甲勝拘儒耶。會當有辨。

卷一

十九

王季重小題文字序

時文字能于筆墨之外。言所欲言者。三人而已。歸太僕之長句。諸君獎之緒音。胡天一之奇想。各有其病。天下莫敢望焉。以今觀王季重文字。殆其四之而季重以能為古文詞詩歌。故多風人之致。光色猶若可異焉。大致天之生才。雖不能衆。亦不獨絕。至為文詞。有成有不成者。三兒時多慧。裁識書。父師迷之以傳註。括帖不得見古人縱橫浩渺。一食其塵。不復可鮮一也。乃幸為諸生。而末

卷一

二十

飲達。踴躍出沒于較試之場。久之。氣色漸落。何暇議尺幅之外哉。二也。人雖有才。亦視其所生。生于邊屏山川人物。居室遊御。鴻顯高壯。幽奇怪俠之事。未有親焉。神明無所練濯。胸腹無所厭餘。耳目既吝。手足必蹇。三也。凡此三者。皆能使人才力不己焉。才力頓盡。而可為悲傷者。往往如是也。若季重者。五歲遍受五經。十歲恣為文章。二十而成進士。蓋一代之才也。而天亦若有以異之者。大越之虛古今冠帶之國也。固已受靈氣于斯。而世籍都

三者見定
辨人

陸文侯
文章子義

○○序丘毛伯稿

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氣者全在奇士士奇則心靈
心靈則能飛動能動則下上天地來去古今可
以屈伸長短生滅如意如意則可以無所不如彼
言天地古今之義而不能皆如者不能自如其意
者也不能如意者意有所滯常人也蟻伏也伏而
飛焉可以無所不至當其蠕蠕時不知其能至此
極也是故善畫者觀猛士劍舞善書者觀擔夫爭
道善琴者聽淋雨崩山彼其意誠欲憤積決裂聖

湯若士集

卷一

二十三

陸文侯
文章子義

良關接盡其意勢之所必極以開發于一時耳目
不可及而怪也吾鄉丘毛伯文頗類乎是其人心
靈能出入于微妙故其變動有象常鼓舞而盡其
詞詞以立意為宗其所立者常若非經生之常意
豈然而可喜徐理之固應如是也迫促刼悟案衍
固獲咸其自取力足以遂之機足以轉之如毛伯
者世之奇異人也傳曰同明相照同氣相求聖人
作而萬物覩蓋聞世有霍林先生者其人正而通
于大道善為典則之文天下人士苟有意乎言者

陸文侯
文章子義

以其文為聖而師之然莫敢自名為高弟子者而
吾鄉毛伯在焉遺其滅沒之形收其靈異之氣世
多疑霍林先生好奇士乃不類其所自為嗟夫雖
先生亦安得以其所自為率天下士哉顧士有所
謂奇者必如吾鄉毛伯焉其可也

唯平能奇唯不露奇者能識奇此霍林之能授
毛伯也徐理之固應如是奇云乎哉

湯若士集

卷一

二十四

○○○ 殊宏先生戒殺文序

春秋介葛聞牛鳴。知悲其子三犧矣。賓孟嘆雄雞自斷其羽。悲而疑之。后子從太常視一犧。齒長矣。常先祭數日。涕下不食。引之不行。數以免。後乃數人負之至庖門。竟自啗鳴。踰死不成爲犧。何其信也。夫以禮死而痛若是。況乎以食折財。竟者乎。夫太古食鮮。如豺獺相祭。已亂矣。中古粒食而不經鮮。至蜂蟬。雖子亦爲聖人所食。豈不痛哉。此亦人生長。東土習。味內恕。不能爲之斷矣。末流至

沙若士集

卷一

二十五

使肉食。君子肥。不可動。昏不可靈。又使貧上流。涎飴啖其側。此非膏脂之累。乃聖人不制之過也。幸有西方神人。因機止殺。有如萬一禽魚復安。橫目之心淨矣。至云無始以來。遞代相食。取報。人無信焉。徵于余郡南青雲鄉。有獵翠少年。乃爲一美人死。後美人死時。有大翠鳥。如鷺出戶飛。余先祖伯清聞之。嘆曰。心精則化。寧循其端。翠精于怨。猶能報人。况靈于翠者乎。遂素食草屨。常步耜耕。斷內珠翠飾。恐犯爲人所化。牛馬蛤翠也。今何可得

乎。善哉殊宏先生。爲諸蟲流涕。鴻臚孫君又爲精信廣流傳焉。粒爲難。疽勒方度殺業也。

止殺原清心養慈。一助何必商及報復。至曰肥不可動。昏不可靈。是現在報。更可動人。其惟敲貧士曰。流涎飴啖。想亦當自合其貪心。

沙若士集

卷一

二十六

○○調象庵集序

萬物當氣厚材猛之時。奇迫怪窘。不獲急與時會。則必潰而有所出。邈而有所之。常務以快其宿結。過當而後止。久而徐以平。其勢然也。是故衝軋動。捷而有厲風。破隘蹈決。而有滄河已。而其音於冷。其流紆紆。氣往而旋。才距而安。亦人情之大致也。情致所極。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終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詩歌序記詞辨之間。固聖賢之所不能遺。而英雄之所不能勝也。東吳鄒公彥吉著調象庵

易哲士集

卷一

五十七

集數十卷。以余所好。急取其詩而諷之。已異焉。當其發而超。頌洞合。奮勃肆。碎瑩可使更發電。映魚跳鳥翻。倖不可得而當也。逮其法至而行。則復倚儷澹淡。切迭稽詣。若晴雲。淪雨。堅車良駟。近不可得而厭也。文則皆名岳廣川之環。其前而通人選賓之駟。其後彪炳渙汗。要于足傳。而大致有動于余衷者。蓋公才具高偉。于世故塵壘之業。開濟有餘。而心目太明。神骨太峻。于貴倨無所可下。於夷伍無所可借。用此率意而酬。殆非頻頻所了。益

尚必有所

自是公之進退無恒。而天山有筮矣。嗟夫有高才而鮮賢仕。其與能靖者與折節抵牾。非公所習。則其鬱觸噴逆。而雜出于詩歌文記之間。雖談世十一譚趣十九。而終焉英英。六云有所不能忘者。蓋其情也。至于今四海人士。鮮不引重公者。然猶大其才而高其氣。則當時之嶽嶽一世何如矣。雖然世人為其不可傳者。而公為其可傳者。噫而風飛怒而河奔。世能脫之於彼而不能不縱之於此。然公使自號愚公。而謂余曰。平生此道。恒以酒廢。病

易哲士集

卷一

五十八

廢游廢項。更以事佛廢。此殆不然。公文字言酒言病。言游言佛者。繫繫。而是公之廢。無乃其所為與者。與聲音出乎虛意。象生於神。固有追之而不能親遠之而不能去者。聞元成本寧二公當過公所。其亦以是諗之爾。

氣

英風凜氣為來逼人。殆亦為集中寫其憤懣之

○○○耳伯麻姑遊詩序

世總為情情生詩歌而行于神天下之聲音笑貌大小生死出乎是固以情蕩人意歡樂舞蹈悲壯哀感鬼神風雨鳥獸搖動草木洞裂金石其詩之傳者神情合至或一至焉一無所至而必曰傳者亦世所不許也予常以此定文章之變無解者洞麗客忽博綬安謝耳伯遊麻姑詩數葉諷之漢魏又無朽者耳伯始屬之溶溶英英菊魄陰有駘然述大之思可謂足音空谷循後有詩導一章盡譽自言其致亦神情之論也嘻耳伯其知之矣中復有記時江夫子升遐數語若以死生為大事嘻吁此亦神情所得用耶水月疾枯宗復何在唐人所云萬層山上一秋毫也偶為耳伯敘此正爾叙寥數語頗自快人

清若士集

卷一

二十九

○○○儀部郎蜀楊德夫詩序

楊公本井絡之秀體江漢之靈育德懿嚴之區耀穎我君之秀固已苞結藝文優游玄釋矣遂揆藻天漢騰輝日匝彈楚服之歌琴坐吳都之禮署亦復端居多暇翰墨時作或是涼年獻歲首夏蒹秋撫鶯花而流悵睇鴻雲而寄想別有羣公飲張遊子河梁夫離別之奇聲究登臨之遠致他若應真東遊雲氣西往懷仙綸竺類有玄言沉雪激韻靡非清嘯吾友帥檄最愛上林甘泉洞簫諸賦嘗曰蜀有楊君世不減風流矣夫楊君貌充而氣穆聲和而韻正砥志雲屯乘潛雨畜若夫登高者大夫之餘作賦者童子之技楊君之業蓋不在茲楊君有言相如惑于玄龍吾家于雲濡于紫繩子淵隨于碧影他雖有技所謂博奕者乎足以暢揚君之趣矣然其擗管才情並詣亦安可不傳也余輒弱之資典屬流獵閱有年日蜀如楊君者情途希觀之品焉得味淵作敬敘而歸之梓矣

清若士集

卷一

三十

簡勁有氣骨

九卷五
無此

何李亦
有

孫臏初選初堂集序

漢儒疏五事以水為貌而屬火于言誠不能無概乎是今夫水之生其所以長潤森好恢現曲折者大氏水之為也極焉而措之為薪火以傳火者木之神明也而言者人之神明言而有以傳傳以久則神明之所際也雖然顧可以忽貌乎哉人之貌也明暗剛柔成然而其文亦宜然位局有所不可以又置脉理有隱不可以臆屬藉其神明有至不其於貌也無不可望而知焉國初大儒葵鼎

湯若士集

卷一

三十一

之文無所敢論迨夫李獻吉何仲默二公軒然世所謂傳者也大致李氣剛而色不能無晦何色明而氣不能無柔神明之際未有能兼者要其于文也現如曲如亦可謂有其貌矣世宜有傳者焉間者文士好以神明自擅忽其貌而不修馳趣險又驅使稗祿以是為可傳視其中所謂反置而臆屬者尚多有之而靡幅盡而寡蘊則之以李何其於所謂傳者何如也然而世有悅之者焉華容孫公鵬初憂之嘆曰李何於斯文為有起衰振溺功

王元美

湯若士集

卷一

三十二

王元美七子已開弱宋之路日已流通長此安極且吾先公四世文林劑量二公為法已久不可以失而公又蚤負才志入讀秘書出視省奏淹于今昔之故隱而益文嘗欲總史傳聚行畧起唐虞以來至勝國效遷史體為紀傳之言而因以櫟括十三經疏義訂嚴收承號曰儒藏嗟夫公蓋通博偉麗之儒矣至其為文則奏志序記牘歌咏引繩步尺取衷厥體勃溢若勢而延豫者情叩切者聲而流溢者文時直若故幅裕而蘊深公之所以為文也蓋江漢洞庭為水淵鉅足以滋演文貌而鵠首視融為火雄精足以顯發神明然則公之文為必傳傳而必久李何七子之間有以處公矣七子亦不必拘拘步之要自不失其神貌亦可以王矣

卷之二

錢塘陸敏樹生生父訂

牡丹亭記題詞

天下女子有情。寧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即病。病。即彌連。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死三年矣。復能。冥冥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而遷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

之人耶。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掛冠而為密者。皆形骸之論也。傳杜太守事者。彷彿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守馮孝將兒女事。予稍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漢睢陽王收考談生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情之所鍾在我輩。善用情耳。不極之死生夢覺。與不及情者何殊。然麗娘之用情。得先生之墓情而顯。

○○○溪上落花詩題詞

長孺僧孺兄弟。似無着天親。不綺語人也。一夕作花溪諸詩百餘首。刻燭而就。子經時閉門致思。不能如其綺也。長孺故美容儀少年。幾為道傍人看煞。妙于才情。萬卷目數行下。加以精心海藏。世所云千偈瀾番者。其無足異。獨僧孺如愚。未嘗讀書。忽忽狂走。已而若有所會。洛誦成河。子墨成霧。橫口橫筆。無所留難。此獨未宜異也。僧孺故拙于姿。然非根力不具者。以學佛故。早斷婚觸。殆欲不知

湯若士集

卷二

二

天壤間。乃有婦人矣。而諸詩長短中。所為形寫幽微。更極其致。如溪上落花詩。芳心都欲盡。微波更不通。有。豔都成錯。無情。乍可依。不妨作道人語。至如春日獨當壚。卓女盈盈亦酒家。數錢未償半羞。花僧孺不近壚頭。何知羞態。七寶避風臺。翠綰帶愁牽。斷鎖得斜風。燕子來。僧孺未親裙帶。何知可以鎖燕。燕姬墮馬。一道香塵出馬頭。金蓮銀鬚。系相鈎。僧孺未曾秣馬。何識香尖。春閨怨。乳燕春歸。玳瑁梁。無心顛倒。繡鴛鴦。僧孺未經催繡。安識

倒鍼當是從聲聞中聞緣覺中覺耶無亦定中慧耳然于覽二音有私喜焉世云學佛人作綺語業當入無間獄如此喜二虞入地當在我先又云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則我生天亦在二虞之後矣敘處擷百花之奇英結處洒天女之奇夢

湯若士集

卷二

三

○○○邯鄲夢記題詞

士方窮苦無聊條然而與語出將入相之事未嘗不慨然太息庶幾一遇之也及夫身都將相飽厭濃醲之奉迫求形勢之務條然而語以神仙之道清微閒曠又未嘗不欣然而歎倘然若有遺賢若清泉之活其目而涼風之拂其軀也又況乎有不意之憂難言之事者乎回首神仙蓋亦英雄之大致矣邯鄲夢記盧生遇仙旅舍授枕而得婦遇主因人以開元時人物事勢通漕於陝拓地於番護

湯若士集

卷二

四

天子亦可
快矣

構而流議亡而相於中寵辱得喪生死之情甚具大率推廣焦湖祝枕事爲之耳世傳李郭侯泌作不可知然史傳泌少好神仙之學不屑昏宦爲世主所強頗有幹濟之業觀察鄭號鑒山開道至三門集以便餽漕又數經理吐番西事元載疾其寵天子至不能庇之爲匿泌於魏少遊所載誅召泌懶殘所謂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是也枕中所記殆泌自謂乎唐人高泌於魯連范蠡非止其功亦有其意焉獨歎枕中生于世法影中沈酣吟嚙以

至于死一哭而醒夢死可醒其死何及或曰按記則邊功河功蓋古今取奇之二竅矣談者殆不必了人至乃山河影路萬古歷然未應悉成夢具曰既云影跡何容歷然岸谷滄桑亦豈常醒之物耶第繁云如夢則醒復何存所知者知夢遊醒必非枕孔中所能辯耳

大夢非在因阮與暢快中不易醒然造化非是富貴貧賤亦不能令人夢夢覺之先後則在人耳

湯若士集

卷二

五

南柯夢記題詞

天下忽然而有唐有淮南郡槐之中忽然而有國有南柯此何異天下之中有魏魏之中有王也李肇贊云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嗟夫人之視蟻細碎營營去不知所為行不知所往意之皆為居食事耳見其怒而酣鬪豈不呖然而笑曰何為者耶天上有人焉其視下而笑也亦若是而已矣白舍人之詩曰蟻王乞食為臣妾蟻母偷蟲作子孫彼此假名非本物其間何怨復何

湯若士集

卷二

六

思世人夢以眷屬富貴影像執為吾想不知虛空中一大穴也倏來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吾所微恨者田子華處士能文周弁能武一旦無病而死其骨肉必下為螻蟻食無疑矣又從而役屬其鬼氣以為臣螻蟻之威乃甚於虎狼此猶死者耳淳于固儼然人也靡然而就其微假以肺腑之親藉其枝幹之任昔人云夢未有乘車入鼠穴者此豈不然耶一往之情則為所攝人處六道中頻笑不可失也客曰人則情耳玄象何得為彼示儆此殆

不然。凡所書祿象。不應人國者。世儒卽疑之。不知其亦爲諸蟲等國也。蓋知因天立地。非偶然者。客曰。所云情攝微見本傳語中。不得有生天成佛之事。予曰。謂蟻不當上天耶。經云。天中有兩足多足等蟲。世傳活萬蟻可得及第。何得度多蟻生天而不作佛。夢了爲覺。情了爲佛。境有廣狹。力有強劣而已。

湯若士集

卷二

七

南齊二

爲酒。此四夢大啓頓門。言幻言真。俱指南之車。

時施亦不
自修矣

蕭伯玉制義題詞

唐人有言。不顛不狂。其名不彰。世奉其言。以視士人文字。苟有委棄繩墨。縱心橫意。力成一致之言者。舉說曰。此其沸名已耳。下者非其固有。高者非其誠然。予少病此語。必若所云。張旭之顛。李白之狂。亦謂不如此名。不可猝成耶。弟曰。怪奇。奇。不可時施。是則然耳。予所友吉州人士最篤。長者義理淳深。少者亦復風氣雄遠。緩急可爲世有。故予每見吉州人士。輒喜。寔不同餘州人也。九月聽榜。湯若士集

卷二

八

奇怪不可常。而尋常寓奇怪。此乃真奇奇怪怪。
文開合處。殊有古意。

湯若士集

卷二

九

學不有形

○○○宣城令姜公去思記

余識宣城令荆人姜君奇方。孝廉時。長。後余遊
宣。行水陽林樹修遠。尉傳甚飭。已又見其人士。沈
君典梅。禹金之流。文雅風快。爲之欣然。今數來攸
攸如也。令朝京師。會余上計。令故江陵相弟子師
也。不數日。江陵弟子介令候余。余謝不敢當。意令
且計。鼂寵。遴之矣。然令終用平徙。得治栗郎。已復
貶山東小州屬。監太山妃祠。余異之。蓋去宣十年
永武林。而病疽。宣人聞之。愁然趨。止已。宣人聞之

湯若士集

卷二

十

脫然喜余又異焉。夫姜君者。亦蹇蹇重進止。質行
人耳。治縣富亦無有奇。何以思乎。一日宣父老諸
生來言狀如之。且曰。令無以予民。然善爲條。如前
役者長。常署人田。多者得收其旁戶租。常自入豪
蕩。比前徵後。相補射爲謾。卒發覺。一人至負租百
萬。犯至死。當戍邊者。至一家九人。連年不決遣。今
至乃與囚約。能輒抵所負爲除。不能遣。未盡十日
囚空。更爲法。行條編。均里甲。里自徵輸。因以訖。稅
如程。至無可答。故事。吏贖常利金。得自與間行。其

智士備事
尤思民患
亦後

所謂無益
於名者情
致思

妙有餘舞
風清

十之三游聲不存民矣緩急無所矧今日若此所謂金生而粟死者也歲常侵奈何乃大治諸庫累穀至七萬餘石主以警良人然令在縣六年無凶災後乃連歲水敗穀種流死然後以此不饑嗟夫作令如此亦可思矣余嘆曰然則何以遷無殊則諸生惶然造前曰沈君典在時言之矣雖江陵相亦極知姜令賢然嘗謂其子令不與我親常來見我江陵相橫不肯持父喪問荆人士在都者當何問獨姜有後言因以伎去且夫仕宦遇合有時也惠音者基也其時在上其基在下然則何以去十年而後思中一父老般仙飲湊而前曰始令之勤吾宜也食稗衣舊亡晝夜忽忽勉循其民間勞疾苦興立纖致口咄咄不能言常心計而手條之乃至顏色黎露耳目將廢一時流吏劬笑為愚然至今號令有所利便民者常君之法也乃今而後知之余不覺流聲歎曰若宣之民可謂能言其君矣百姓何負于長吏哉書之告後來者

有粟滿庾不以實粢有徑可媒不以措足拙宦

也至人也然陳自強以仇卑流竄姜令猶以郡丞終且以去後具思安知拙之不為巧乎

議論相接處風急浪飛山低林積

臨川縣古永安寺復寺田記

天下有閒人則有閒地。有忙地則有忙人。緣境起情。因情作境。神聖以此在。因引化。不可得而遺也。何謂忙人。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即有忙地焉。以苦之何謂閒人。知者樂山。仁者樂水。此皆天下之閒人也。即有閒地焉。而甘之甘苦二者。誠不知於道何如。然而起則遠矣。朝市之積。則有田。廬山水之餘。則為寺。觀故寺觀者。忙人之所不留。而田廬者。閒人之所不奪也。臨川

湯若士集

卷二

三

古為名郡。五峯三市在焉。三市者市也。五峯之間。間有觀九寺十三。蓋入明以來。大為忙人割奪盡。乃至禪。粥無所。而古永安寺。境界歸然獨完。其田則大半無有矣。邑侯袁公。起於蘄黃。來宰於茲。廣山川之精。深性樸之學。披苗而嘆曰。臨川人之憎閒人也。一宅七手。有能從吾言而反其田者。吾徒也。于是郡弟子劉某。嘗籍月。日若干畝上之。侯以歸於寺。侯為欣然告世尊而撫之曰。此所謂孝子劉某也。而適是時。有僧大千。購得南都藏經以

至而尊置之。寺侯曰。有其書矣。而無其人。何於是。有浮梁僧水月為達觀先生弟子。精心苦行。通于誦唱之義。適來寓斯。人士與遊。始知有所謂宗門者。久之長于寺。僧大初來講蓮華經。聽者千餘人。得田而食。無不歡喜贊嘆。曰。此固我侯之福田也。嗟夫。當忙人之急。得此田也。豈不曰彼無父母妻孥之屬。先王所禁遊民者。吾非真有所憎利其田。姑以蓄其種類云耳。嗟夫。此所謂奪閒人之物。以將養忙人也。固一其說。然試以語彼。天下皆忙使

湯若士集

卷二

四

人而無一閒人。皆忙地而無一閒地。則亦豈成其為世相也哉。且今所從遊於二氏者。彼亦有所業。非所禁遊民也。如其為遊民。法固禁之久矣。所惜者遊人之非遊。而閒人之未嘗閒也。非閒非遊。不可以涉道。是故聚百閒人而食之。必將有意乎道者焉。聚千閒人而食之。必將有進乎道者焉。不已而食閒人。至於萬猶將有得道者焉。道之喪世也久矣。幸而有一人焉。其何禁于千萬人之閒。而奪其養哉。即未有之底幾有之。如以食百千萬人之

聞者等以養百千萬人其必無異于有道者矣
則亦蕃其種類而已然則侯所為存寺者或不在
田而在道飯器無殊香色有異後之遊閒達食
于茲田者其亦有感于侯之弘願云

文字辨折處須令人無可伸喙以田而緣頑
何必奪此與彼想出一道字足以壓倒貪情其
中必將猶將庶幾有之等語皆文字之靈妙處

楊居士集 卷二

十五

續樓賢達社求友文

歲之與我甲寅者再矣吾猶在此為情作使効於
伎劇為情轉易信於疹瘧時自悲憫而力不能去
嗟夫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非顛吾
行于世其于情也不為不多矣其于想也則不可
謂少矣隨順而入將何及乎應須絕想人間澄情
覺路非西方蓮社莫吾與歸矣昔遠公之契劉遺
民等十八賢為上首而康樂高才求與不許淵明
等酒而更邀上名跡既遷勝事遂遠至趙宋省常

楊居士集 卷二

十六

昭陵之社虛有向王二相國名隱跡不著亦足致
慨於出世之難矣吾弱冠徘徊墜簪池上因而自
念與日投簪庶其在此四紀而餘因循未果遇欲
奮飛開蓮續社而故林馳傳頗礙棲遲諸所高深
去人大遠津梁一處允惟厥中則有唐少室山人
李公所隱樓賢故基谷林石淙雷動車震橋名三
映循涯眺聽空寒應心五老雙流傾其左側龍淵
鹿洞吸其近間真不盡之靈墟而無為之盡境也
中有平疇煖茶笋斯儲谷口江萊延接非遠興

津若士集

卷二

十七

草萊無負初懷冬春間復聞九江分司錢塘葛
公如意道業亟遣依之龔成斯事比度章門葛公
幅巾歸越而棲賢老釋樂愚寔來樂愚故有浮行
可語者旋告之故樂愚曰亦其時也高天銷於熾
炭大地沉於積流況此聚沐之軀縣與之啓乎雖
然非有同心安能久處曷若遂蹤林遠大啟宗雷
庶使鸞鶴相依蘭菊無絕耳吾愧其言自惟素尚
淺於淵明襟心廣于康樂而敢擬嗣盟以滓前哲
已而靜思有足述者晉宋之間世道奇側遺公夷
迹締交實深玄慮我明一家恢然道廣才度之士
朝整交容慕類以悲感懷而集要之語嘿之通懷
邇來之大致矣且吾有二友湯嘉賓久懷嘆於棲
賢岳潛初近勤施於昭慶茲之續斯盟也成斯役
也二公首其許我乎嗟夫巨蠶之名迹鉅矣宇宙
之名流盛矣遺民通隱必有周劉散騎舍人未乏
詮炳費神明于匪妙委日用于無常情有所必窮
想有所必至苟懷千秋之寄者皆將有人于斯言

無懟激之詞無沉錮之悲嚶嚶之鳴實獲我心
嗟乎不求薜蘿而求林遠終非英雄快事

津若士集

卷二

六

秀才說

秀才之才。何以秀也。秀者。靈之所爲。故天生人至靈也。孟子曰。以爲未嘗有才者。豈人之性也哉。不能盡其才者也。故性之才爲才也。盡其才則日新。心含靈粹。而英華外榮。行則有度。言則有音。易所謂黃中以通其理是也。才而爲秀。世實需才正需於此。或曰。諸生不甚言性。正以言性之人。亦未能其才。夫大聖非五十學。易知天命。鮮能無太過。其言之信者。識之。其行之信者。從之。其言行之若士集 卷二 十九

疑者置之而已。或曰。日者士以道性爲虛。以食色之性爲實。以豪傑爲有。以聖人爲無。嗟夫。吾生四十餘矣。十三歲時。從明德羅先生遊。血氣未定。讀非聖之書。所遊四方。輒交其氣義之士。蹈厲靡衍。幾失其性。中途復見明德先生。嘆而問曰。子與天下士日泮渙悲詞。意何爲者。究竟於性命何如何。時可了夜思此言。不能安枕。久之有省。知生之爲性是也。非食色性也。之生豪傑之士是也。非迂視聖賢之豪如世所豪。其豪不才如世所才。其才不

秀傳不云乎。三折肱可以醫國。吾爲諸君慎之。

頑鈍非秀。斯蹊非才也。須得一辨。明庶不愧此二字。若不以才而以財。則亦秀而非秀矣。

若士集

卷二

二十

○○○ 榮河公頌

華顯君子玄識先生沉輝榮懷藻述遺榮當無鑒
庸選僻贊楹嘉陵是直岷江此橫銅梁寫照玉皇
流瑛纖羅畫漾倚穀切榮醺旋矯潤虹拖飲晴榮
流絳屬澄漪練平迴迴漢采喬喬雲英陽崖曲抱
翠漱遙迎午腸綢繆尾經營龍匣西蜀委夷南
荆泉綃遠室雪錦環城玲瓏湖池綽約連瀛含替
麗宛榮沁倫貞湧淪無訖冲溢寧評文藻可結孤
爪不傾侯嗣忠孝漁歌濁清隱同邁軸貴異塵綬

湯若士集

卷二

二十一

璇源自折珠崎恒盤榮河載頌絡井流聲

巧思曲筆水繞山迴且英英有色

○○○ 答王宇泰

來教令僕稍委蛇郡縣或可助三逕之資且不致
得噴宇泰意良厚第僕年來衰憤歲時上謁每不
能如人且近蒞吾土者多新貴人氣方盛意未必
有所抱而欲以三十餘年進士六十餘歲老人時
與末流後進魚貫鴈序干郡縣之前卻步而行伺
色而聲誠自覺其不類因以自遠至若應付文字
原非僕所長必糜肉調餽作饒術中扁食令市人
燕鼓腹去又稿自醜因益以自遠其以遠得噴僕

湯若士集

卷二

二十二

固甘之矣所幸雞肋尊拳長人者或為我一快耳
然因是益貧田可耕子可教利用安身僕亦有以
觀願也趙真寧書亦語及此種種情事悅之兄能
為兄詳言之總非諸筆能盡

鍾鳴漏盡自應知止覺宇泰非愛我也

可砭老貪

○○○復門人藍翰卿

不佞愚鄙歷落之士蔽石林而無親思相藻以何言乃有空谷足音疑是真人天際今文古文皆有大言小言俱來物鉛素於九流理筌玄於二氏居然不朽而在諸生然且採拾虛浮過自揭挹高山有客能通咫尺之書委土可師謬為函丈之敬初當之而汗聲既循之以心疑豈向者真有礙于

湯若士集

卷二

十三

乃高明之作用如不佞者懶散筆研之外淘寫絲管之間獨有停雲之思不絕臨風之興以君大有我同人即欲恃知已獻千一之愚為文人起百六之運其如空虛無以相益尊光祇以流謙一字為榮九頓而謝

花對語而如笑

○○○答岳石帆

兄書謂弟不知何以輒為世疑正以疑處有佳若都為人所了趣義何云似弟習氣矯厲出諸故當忘言即世喜名好事之英弟亦敬之未能深附也往往得其疑世疑問傷當自有不疑于行者在故當問所疑之人耳疑何足惜

○○○別沈太僕

明公渡江急不得見不知明公更得渡江否虎以操齡龍以靜全花以上技根以下存名不可以多

湯若士集

卷二

十四

取行不可以憂危虛以居之可以待時

語得老之體

○○○復劉郡伯

愿以郡垂下詢意三十年中人物皆在耳目之前鄉賢官以媚八何得依鄉作傳名宦人以媚官未審以何而名大可忘言細復何述若兵食雜志祇取各縣規條浹夕而成又無需立局也直是開不敢開之口志書可以不作

○○○與岳石梁

石梁過我。風雨黯然。酒頻溫而易寒。燭累明而似暗。二十餘年。兄弟道義骨肉之愛。半宵傾盡。明日送之。郡西章渡。險而沍濟。兩岸相看。三顧而別。知九月當更盡龍沙之慨。見石梁如見石帆。終下能了我見石帆之願也。

離合景誼。數言欲了。

○○答馬心陽

南阜書來慰弟。云茫茫海宇。遂不能各一若士。倘若士此中又不能容一海宇。即便為所美矣。此

湯若士集

卷二

二十五

雖非其至差。足豁人亦足轉奉兄破處為笑。

應是慰寂落不刊語。

○○答陳如吉給諫

朝論固如沸。聖明在上。終是君子多。小人少。但我輩不宜急以小人與人耳。

忠厚之心。遠禍之術。彌亂之道。

○○寄李孺德

聞孺德成進士。殊快。以孺德恂恂孝友。他日當不負此科名也。吾輩初入仕路。眼宜大骨實勁心宜。

平勿乘一時意。與便輕落足。後費洗汰也。願僕一生拙宦。而教人宦乎。然亦以拙教也。

平心一節。非直新進所宜服。大骨勁。恐亦是卿用卿法可耳。

湯若士集

卷二

王太

○○答吳微如大參

門下冲年對日壯節傾時。毓南國而麟趾自振。從
稱君子之子。起東林而臯比獨擁。將曰聖人其亦
既玉色以揚休。亦黃中而通理。至如不佞。竊幸
而免逝。未能消積罪于公卿。偶一旦而嚶鳴。猶幸
竊奉教于君子。爲俗乃時。爲道所容。同病相憐。詎
謂同明相照。我思我子。延陵湘漚之間。公眷幽人。
靈谷柴桑之際。

矯矯見此老之崛強

卷一

徐文長小品

卷一

文章可以窮達論可以大
小分乎哉第士當其達擁
高座列食客响落蟻承聲
蜚蠅和順風之呼自氣遠

徐敏一

而聲宏不韋之書遂懸國
門一字不敢易若寒士一
腔牢騷不平之氣恒欲洩
之筆端爲激爲懣爲詆侮
爲嘲諢類與世枘鑿且買

名無資吹譽寡黨無心之
水乳可聳主知可券奕
世偏不能快同時之嗜卽
文長之文未知則擬爲荆
川旣識其人則病其後之

徐敘二

弱向使當日幅短而讀易
竟讀者當北面矣文無窮
達相世有窮達見爲且奈
何吾因取其短章之佳者
評隲之寄吾悲悼之意若

夫不以窮達易目使柯亭
之殘篠流聲子雲遂有沒
世知己尊之詡之有中郎
諸先生在予亦何必益羽
毛于凌霄之翮哉

徐敘三

錢塘雨侯陸雲龍謹
題



翠娛閣評選徐文長先生

目次

卷一

賦

○○○書鶴賦

○○○牡丹賦

○○○前破械賦

○○○後破械賦

○○○鸚鵡小聯

○○○白鼠小聯

徐文長集 目一

表

○○○初進白牝鹿表

○○○再進白鹿表

○○○進白龜靈芝表

序

○○○詩說序

○○○沈氏號篇序

○○○葉子肅詩序

○○○鄭績溪詩集序

○○○抄小集自序

○○○呂山人詩序

○○○陸氏譜序

○○○八駿圖序

○○○雪侯代王子與海上張生書并詩序

○○○贈葛大君序

○○○壽二王翁序

○○○送沈君叔成序

記

徐文長集 目二

○○○半禪庵記

○○○酬字堂記

○○○烈婦姚氏記

論

○○○治心治氣

啓

○○○上嚴公

○○○又啓嚴公

○○○啓諸南明侍郎

○○○謝某啓

書

○○○與馬策之

○○○與柳生

○○○與畫史

○○○與梅君

○○○奉徐公

○○○答李參戎

徐文長集

月三

翠娛閣評選徐文長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碑

○○○劉公去思碑

○○○會稽吳侯生祠碑

傳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白母傳

贊

徐文長集

月四

○○○書瀝水羅漢贊

○○○純陽子圖贊

○○○鳴教所出藏郭嵩贊

○○○自書小像贊

○○○郁君小像贊

○○○馬策之小像贊

○○○外兄若野翁真贊

銘

○○○砥膽銘

○○○又

○○○端石榜硯銘

○○○龍磯硯銘

○○○破膽磬銘

○○○篆槓銘

○○○書檣銘

○○○又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徐文長集 目五

○○○賞無極墓誌銘

祭文

○○○代祭陣亡吏士文

○○○感夢祭嫡母文

○○○祭少保公文

○○○祭張太僕文

○○○祭少顯文

○○○祭羅君文

○○○季先生入鄉賢祠祭文

題跋

○○○書草玄堂後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

○○○書米南宮墨蹟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書夏珪山水卷

○○○書朱太僕十七帖

徐文長集 目六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書馬湘蘭書扇

翠娛閣評選諸名家小品

山陰徐一渭文長著

錢塘陸雲龍雨後選

仁和陶良積寶皇許

○。畫鶴賦

朱冠縞衣。四池玄綠。鐵脰昂尻。金眸夾顙。長喙易

渚。圓吭聞天。乘寥廓之高抱。小蒼莽之微騫。忽一

舉而追九萬之翼。亦孤栖而養千歲之玄。爾其焦

山瘞銘。焦山有瘞山。桂陽避瘴道林縱歸。支道揚

州負纆。乘軒衛國。徒傳甲者之言。聞喉華亭。誰共

徐文長集

卷一

一

以下說之

吳儂之歎。由此觀之。則形骸易泯。不勝瑯影之

難。惜墨如工。返壽終身之玩。爾其砥筆和鉛。微精

召巧。或磅礴而解衣。亦凝澄而命草。想仙羽而仿

佛于青田。揮求穎而希冀其玄妙。則有翩然以臨

劃焉。疑佇矯矯。波間亭亭。松際黃樓。酒價全憑。橘

藩而高。赤壁夢回。徒憶車輪之翅。乃若素壁財粉。

朱門始光。徐展玉輪。高縣玳梁。數丈輕綃。方挂瀑

一雙。語燕忽驚行。灑孤雪兮。毳毳頂股。荔而氏昂

方。拂瀾而振翔。亦將嘯而引吭。厲以爲真。儼致花

之粉蝶。久而始覺。誤集障之蒼蠅。然則物固往往
有神于繪。而便于玩者矣。又何必網兩翼于蒼蒼。
微事富措詞聯。

徐文長集

卷一

二

○○○牡丹賦

爾其月陂隄上。長壽街東。張家園林。汾陽宅中。當
春光之既和。藹亭榭之載營。天宇曠霽。今絲游景。
物招人而事起。彼貴子兮。王孫。盛游龍於流水。連
茲葩而密坐。藉芳草而芊芊。感盛年之若斯。傷代
謝之能幾。爾則粉承日華。朱含露雨。羣帶如翔。交
柯如拒。凌晨併粧。對客不語。衛尉出婢。于於羅幃。
郭君擁翠。被於江渚。常其百藥。千芳。照耀先霞。綠
棠紛紜。望之轉除。若儒生之授學。列女樂於絳紗。

文長集

卷一

三

進天背戶迎窻。上下蹙蹙。二三作隊。矯矯愈鮮。飛
燕進女。第於遠條。夫人挾三國而朝天。錦辦重捲。
檀心飛屑。柔須夜殷。怒也。曉決宛。婦姑之反唇。似
相稽而無說。則有若盛時合沓。諸娣從韓。姑以同
歸。颯焉凋衰。漢主放宮人而憎別。風薦小爽。雨委
微溫。楚姝舞歇於章臺。陳后泣罷於長門。亦有細
加巨上。慎妃橫逼座之勢。紫侍黃側。班姬抗同輩
之尊。或勁而昂。婕妤當逸。熊於上殿。或翹而望。旋
子窺宋玉於東垣。既離以披。亦競而駢。近不極態。

有人此花
何處遇有

遠不盡妍。大彷彿乎佳麗。意所想而隨存。奚援引

之數姝。可罄比而殫論。然渭管聞如來演法。在彼
鹿園。菩薩莊嚴。衆二十五。寶髻鬘髮。珠璣瓔組。佛
之勝相。紫金光聚。大衆威儀。具八萬數。又聞崑崙
閼風土城瑤宮。神人飛行。綽約玲瓏。雲態雪光。不
可殫窮。夫人之心想。由習生景。與想成一牡丹耳。
世人多謂花如美婦。則前所援引。諸姬羣小之所
象是也。使玄釋之子觀之。遠嫌避譏。則後所援引
大衆羣仙之所象是也。今此花長於學士之庭。在

文長集

卷一

四

仲敬之宅。仲敬將謂此花申申天天。行行閨閣。佩
玉瓊琚。鼓瑟鳴琴。其仲尼與七十子諸人乎。縱謂
其婦人也。稱煩則太姒始至。宮人欣欣。琴瑟鐘鼓
樂而不淫。乎。稱簡則二女湘君。尋帝舜於蒼梧之
野。宓妃盤桓。解佩環於洛水之濱。乎。此皆不以物
而以已。吐其醜而茹其美。呼援歆羨。與世人之想
成者等耳。若渭則想亦不加賞。亦不鄙。我之視花
如花。視我知曰牡丹而已。忽後囑於仙園。都不記
其婀娜。籍紛紛以紵紵。其何施而不可。

忽而羣媚盈前。忽而寶絡滿座。忽而章縫簪裾。
爲笑爲傲。繁稱醜類。妖艷奇雅。俱集。

徐文長集

卷一

五

○○○前破械賦

嗟乎哉。西河殘守。東海孝婦。差之豪釐。千里岐路。
寸脰尺支。二木一金。昨日何重。今日何輕。其在今
日也。栩栩然莊生之爲蝴蝶。其在昨日也。蓬蓬然
蝴蝶之爲莊生。

非親歷不能寫其快心。

○○○後破械賦

友有一物。制亦白斑。鵲喙不啄。琴體乏絃。乃借二
友。大賞金。緡與之爲三脰及足手。一人遡之。石棺。

徐文長集

卷一

六

而朽多其高義。隨我四年。我分殉之。何心棄捐。二
三神明。駕鵲其首。司其去留。爲我撞剖。嗟乎哉。爾
完我死。爾破我生。破完條忽。生死徑庭。可不慎乎。
敢告司刑。

讀之可涕可笑。

○。鸚鵡賦

黃冠白章。其鳴嚶嚶。殊彼凡羽。綠襟朱喙。奈此脩籠。將飛復墜。我則彌衡。賦罷隕涕。

○。鼠賦

聞爾貪殘。曷能冰潔。乃縞膚而素毛。矯雙繒而為白。獨不聞胡粉之晶晶。今始黧于鉛黑。

○。黃頭賦賄貪者類

鳥曰黃頭。猛以善鬪。白秉金精。儼爾介冑。虞人網以奏功。如拔猛士于千夫。幕府喜而錫金。似擲杯

徐文長集 卷一

七

主于一覆

○。代初進白牝鹿表

臣謹按圖牒。再紀道詮。乃知康鹿之羣。別有神仙之品。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變為白。自茲以往。其壽無疆。至于鍊神伏氣之徵。應德協期之兆。莫能罄述。誠亦希逢。必有明聖之君。躬脩玄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惟。皇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真。不言而時以行。無為而民自化。德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康。遙呈海嶠。奇毛凝雪。島中銀浪。增輝妙

徐文長集 卷一

八

體搏冰天上。瑤星應瑞。是蓋神靈之所召。夫豈虞羅之可羈。且地當寧波定海之間。况時值陽長陰消之候。允著晏清之效。兼昭晉盛之占。願臣叨推兵符。式遵成美。蠢茲夷狄。尚爾跳梁。曰與福祿相為犄角。偶幸捷音之會。嗣登和氣之祥。為宜付之吏官。以光簡冊。內諸文圖。俾樂沼臺。覓草通靈。盛感百神之集。卿芝候輦。長迎萬歲之遊。中二聯匪夷所思。餘亦不難及也。

○○代再進白鹿表

竊惟白鹿之出端為聖壽之徵已于前次進奏之詞緊述上代頡頏之驗然黃帝起而御世王母乘以獻環不過一至于廷遂光千古之冊豈有間歲未周後先迭至應時而出牝牡俱純或從海島之崇林或自神栖之福地若斯之異不約而同如今日者哉茲蓋恭遇皇上德函三極道攝萬靈齋戒以事神明於穆而乎穹昊眷言洞府遠在齊雲聿新玄帝之瑤宮甫增壯觀遂現素麋于寶地

徐文長集

卷一

九

默示長生雌知守而雄自來海既輸而山亦應使因緣少有出于人力則偶合安能如此天然且兩獲嘉符並臣分境瞻然攸伏銀聯白馬之輝及此有標玉映珊瑚之苗天所申眷斯意甚明臣亦再逢其榮匪細豈敢顧恤他論隱匿不聞是用薦登禁林并昭上瑞爰行拱轡峙仙人冰雪之姿交息凝神護聖主靈長之體

更工麗登秀

袁中郎

典核

○○代進白龜靈芝表

竊惟玉龜應圖寶冊書瑞必也時逢聖世然後特產嘉休用召至和平應時昭顯導引呼吸與天久長至于穴處山中乃復潛蟄芝下則史冊所未載古今所未聞奇而又奇瑞而又瑞者也恭惟皇上道光帝堯功邁神禹皇天示象永符萬世之斯文洛水同符載錫九疇之秘典是以介蟲將兄芝草開先蟠以托身待惟延頸跚然素雪應堪進葉之巢覆以青雲正合著藁之守臣灼知此

徐文長集

卷一

十

物必非虛生屬天意之攸存斯地寶之不愛是用恭函藻室副以仙葩登薦素資仰贊玄德四靈畢致敢錄進獻之再三萬壽無疆願卜遐齡千億兆臣無任云云
雅麗不讓白鹿表

○○○詩說序代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日之所說解而以施之於戰爭管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正爲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瘡者指摩以爲搔未爲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諸

集

卷一

十一

子約其言乃曰興而已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至於所解見於魯論鄒書者有若洪洪蒸民裁數語耳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遺巧笑美質也而以訂禮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善是皆非正解者矣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凡四十卷吾取而讀之其大槩實有得於是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經而不

石經

以不

泥於舊聞是以其爲說也卓而專其成書也勇而

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家所註無慮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盡非而吾之盡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於用深有得於孔氏之遺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衛公摘其所述兵家者流耳有濟于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詎邪說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于後學者哉吾讀之解頤焉因爲之刻刻成而請序遂序之若其別隱伏刺缺漏按駁禁持冒指而賢擢之

集

卷一

十二

雖善避者無所逃如子唐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于諸所著述不獨是書已也

溫故知新知出故紙外也依經作解又何取我哉引証明盡

之致

○○沈氏號篇序

吾越有耶溪者。遠帶名山。號稱作麗。迴洲度渚。涵
鏡體以長繁。散藻澄苔。轉風光而輕泛。其在前代。
尤爲巨觀。紅渠映隔水之粧。紫囀嘶落花之所。鏡
湖伊邈。蘭渚非遙。嘉會不常。良辰難待。舟移景轉。
三春才子之遊。日出烟消。幾處漁郎之曲。古今所
記。圖牒攸存。邇來居士沈君。懷真妙致。悅慕前脩。
始羈迹于市廛。終寄情于魚鳥。眷言邪水。尤嗜曲
涯。轉入一天。還迴幾折。數聲長笛。渺滄浪而自如。
徐文長集 卷一 十三

一棹扁舟入荷花。而不見意。將流傳斯景。爰授圖
工。歌詠其由。遍徵文士。乃于末簡。要子微言。今晨
把玩。儼遊風景之真。他日追陪。或預几筵之末。

調亦纖媚。東中郎

濃而不穢。飽而不俳。

○○葉子肅詩序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
學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
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于是。不出于
已之所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
體。某篇則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
肖而已。不免於鳥之爲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
則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
無拘。其情多喜而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遺。其情好
徐文長集 卷一 十四

高而不下。故語雖儉而實豐。蓋所謂出於已之所
自得。而不竊於人之所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
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疵。而約於至純。此則謂之所
獻於子肅者也。若曰某篇不似某體。某句不以某
人是鳥。知子肅者哉。

○鄺績溪和詩序

今之和人之詩者非欲以凌而壓之則且求跋而及之未必凌且壓跋且及也而勝心一起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矣古之和詩其多莫如蘇文忠公在惠州時和淵明之作今誦其詞皆泛泛兮若悠悠兮若萍之適相遭蓋不求以勝人而求以自適其趣而不知者誤較其工拙是猶兩人本對未有爭也而眩者曰彼拳勝此肘負不亦可笑矣乎鄺君之薄也取蘇文忠公之詩而和之多乎

徐文長集

卷一

十五

百四十餘首其數幾及文忠公之于淵明其嬉遊傲睨而不屑屑于工拙亦猶文忠公之于淵明也蓋君之所負者大不得其大而試于小此所以不免于鳴鳴而負屑屑于工拙則適以成其小矣而豈君之意哉校君詩者不識解此意否有不解者當自解之也

美中有諷然可謂關巧誇靡之俗子

○抄小集自序

山雞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回視則金翠光色盡殞此豈其靳惜之意專致通于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還之于既去耶此其于腐挾疥蛇剖珠又稍殊異矣余夙學爲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辭而百席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閨閭遂下獄諸所戀悉捐

徐文長集

卷一

十六

矣而猶購錄其餘稿于散亡并所管代公若代人者詩若文爲篇者若干蓋所謂死且勿顧奪其所愛而還之于既去于孔雀山雞何異耶昌黎爲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調附及諫佛骨則直處地然耳人其可以樂視哉故余不掩其所代于公于人者雖然自妄羽之而復自妄尾之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誠如是則吾之購之錄之也其不見笑于山雞孔雀也幾希矣

婉宕
袁中郎

先生得中郎而彰羽之尾之者有人矣而金彩
照耀光且亘千古則亦未還之未脫去也文環
廻有法

○○○呂山人詩序

呂山人刺續稿成。使其弟尚賓持送予使論序。山
人詩固多而不多刺。予卽此得比附分類之。若艾
如張。君馬黃。豔歌。何嘗行。雖用古題。而意藏不曉
者。不論標格。往時數論矣。且觀者各有品。亦不論
大隄曲。子夜歌。白苧詞。陽春曲。採蓮及歌。寄衣美
人行。春女詞。皆寫婦人女兒惜別懷春。雖古忠臣
愛君賢哲。遭棄置。問於此發婉嬾不舍。然曲終奏
雅風賦。且不免所可取者。道人意中語。非予其誰

善哉行。隴頭水。甲梅花。行路難。嗟哉日行。惜年華。
多感慨。於及時追樂。吾讀之淚下也。至任野性。傲
睨一世。則有長歌行。感寓夏夜。溪堂和謫仙等篇。
在然門有萬里客。白馬篇。將軍行。關山月。諸章。又
氣跌宕。思功名何哉。其擬古樂府十六章。又慨古
事或政不平。失機會。或人賊否而已。短長之若恨
不身爲者。又何哉。詠美人走馬。予亦有數作。寄山
人。其詞曰。西北誰家婦。雄才似木蘭。一朝馳大道。
幾日隘長安。紅失裙藏。燈塵生。襪打鞍。當爐無不

可轉戰諒非難。又曰金鞍七寶鞍。玉手控青絲。人馬才相得。風雲氣未奇。勢難易。墮樣巧。影難爲。馳罷雄心在。何曾斂翠眉。又曰尺錦卽成絙。當翁縮結方。須臾撒身手。馳驟蹴風霜。磨影千門亂。誓心一帶長。忽逢游冶子。繫馬問家鄉。今讀山人說。人馬更馴健。予不及也。山人詩古者做漢魏。最近亦唐人知之。其沈者若隱逸。浮者氣衆人亦知之。山人抱奇才有深計。雄視思任。不得效尺寸而。在山間此虎豹而麋鹿之人。或未知也。故其詩

徐文長集

十九

聲有前數者觀曉哉。日行其大要也。往閱其尊君中山翁續稿中題虎圖。有曰咆吼山谷金波羅。壯士腰間金僕姑。攘臂鬪顏一笑發。驚看猛手如烹雞。狂瀾正闔中原藩。天子取用當天關。胡兒不知射虎手。一箭人馬俱傾翻。丈夫有才不得試。葛巾空老青林間。亦此意。

忽敘忽斷。忽人忽己。文情綽合。逸致雲行。

○陸氏譜序

當漢之興也。尉佗以鯨鯢之資。涎沫島外。當其時不有陸賈之賢。用數語以下之。則南海之波幾于沸。及宋之亡也。朝廷在樓櫓間矣。老嫠抱孤子而泣。此與續息者何異哉。而秀夫周旋其間。一日尚喘。則一日尚藥。夫國之存亡不可定而定于兩公者。則如此。余少嘗渡庾嶺。半遊南中。卽未至匡山。然舟轡之迹。多兩公履舄之所經也。每一思之。或問遺蹤于故老。至說佗及抱帝事。未嘗不慨焉。以

徐文長集

卷一

二十

與法然以淚思起其人而與之語。一以解頤。一以痛哭。今來訪天目。過富春爲陸邵武君所延。醉而宿其廬。出其譜乃知君兩公裔也。環鹿山而居。生者數十家。其歿而墓者封亦以十數。問其來不過二三世中人耳。其繁如此。不諳何以今不湮且疎耶。予與君言。則知君文而有禮如此矣。不覺是又安知其能篤于人倫又如此耶。因起告之曰。夫余昨遊南中。追念二公之遺而感之如彼。又况親見其子孫若君輩耶。且余于兩公路人也。猶感之如

彼又况其爲子孫若君輩者耶。吾卜之行且見。陸氏有人矣。誠如是。卽君不屬余以譜序。猶當亮之。况君果屬余也。

以解願痛哭起情一轉意足。袁中郎其氣條達。

徐文長集

卷一

二十二

○○入駿圖敘

入駿圖圖。文皇戰時所乘馬也。戰而馬中矢。各有地。曰鄭村壩。曰白溝河。曰東昌。曰夾河。曰藁城。曰宿州。曰小河。曰靈壁。馬各有名。曰龍駒。曰赤兔。曰烏兔。曰飛兔。曰飛黃。曰銀褐。曰聚驕。曰黃馬。抽矢于馬者。各有其人。曰都指揮丑丑。曰都指揮亞失帖木兒。曰都督童信。曰都指揮衛兒。曰都督麻子帖木兒。曰都督亦賴冷蠻。曰安順侯脫穴赤。曰指揮雞兒。人之次各因馬。馬之次各因地。不紊也。

徐文長集

卷一

二十二

式于古。

袁中郎

縱橫有法。

公功過目
不可掩
一轉折中
幾無氣

○○祭少保公文

於乎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已之過而人之免
亂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于凶
於乎痛哉公之生也。謂既不敢以律已者而奉公
于始。今其歿也。謂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于終
蓋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
于一盼。潛掩涕于蒿蓬。

憤痛特甚。似不欲長言。傷于賦役。袁中郎
語可以伏幽冤。可以折讒口。

徐文長集

卷一

二千三

○○贈葛太君序

期人之年者。必曰百歲。甚則百二十止矣。至於九
十。則近百。與百二十矣。夫未至九十。則所謂百也
者。期之者也。期之則百為遠。遠則其享也長。長故
可慶也。既至九十。則所謂百也者。特踵之云爾。踵
之則百為近。近則其享也短。短則懼。懼則不足以
慶。而今葛母太君者。亦既已九十矣。而慶者彌集。
某常復於所乞言。劉君某。趙君某曰。世有無述而
徒恃於年者。當九十則近百。近百則可懼。可懼則

徐文長集

卷一

二千四

不足以慶。而太君之於九十也。則不然也。則不然
則慶也。辟之陟高者千仞。而將巔走則少矣。回視
其所歷景。則多矣。夫步之少。不足以奪景之多。則
與其得千步也。寧得千景也。夫太君之夫子山西
布政使也。使賢也。其子若孫。竝郎與士也。郎與士
又賢也。而太君一相之以為妻。一撫之以為母。故
異日者。使之賢。與郎與士之賢。太君之賢之也。賢
之而九十矣。非登高者之於步。與景也。其步則少。
其景則多者乎。噫。此其所以宜慶也。非慶其步也。

渴澤行舟
如合快意

慶其景也。某也幸盡得附交於太君之子孫間而判於鄂曰。煨為山人于家曰曉者。尤善。終約遇兩君幸一拜太君於堂。竟悠悠未可得。今直太君生九十矣。意謂且決往。而又流轉。客金陵。然不敢負劉趙諸君委也。一日從牛首。望長江。呼管而書。其所復於劉趙兩君者。以寄壽太君者如此。蓋意亦有感於川之方至耳。然而川之言也。猶涉以步慶也。

得步得地。少言自遠。

徐文長集

卷一

二十五

文無線索。塊肉而不靈。文無頓折。在瀾而不湍。冗雜與靡。祇增厭也。以觀此等文何如。

以能事為
始史

○○壽王翁序

余兄相之丈人王道翁。及翁之弟曰某者。千萬曆十有七年之十一月。其齒一為六十一。一為五十。相不能將。羔雁以賀也。而王翁並謂相曰。得而翁言幸矣。吳必羔雁。以遇者數與王諸翁飲。陰察其貌。道翁色微緇。是得水氣特多也。兩輔並堅廣而頰骨如斗杓。外向吐音如竹。而其與人也。孫是真得水者也。而溪翁色微皙。亦微赤。兩額舉而膚密吐。如銀。如戟。而其與人也。諒是金兼火也。俗謂金畏火。乃不知金不得火。則器不成。以是知二翁之得氣。伯為純水。仲為金得火而相成。以故一孫而一諒。金水不易壞。不易壞者。非壽耶。母太君賢而慈。而二翁奉之。如春秋晝夜之循環。分至啟閉。罔一刻闕誤。其季德翁。至糜肱以療母于屬。續都衛聞之。扁旌其門。兄弟相憐。同釜而飯。白首矣。利則爭讓。偶不利。則爭安。嘗一蒙急難。則爭相先。此不亦致長久之道耶。德翁年未躋艾。固不預頌艾。而頌未晚也。

徐文長集

卷一

三十六

是能炊無米，村無絲者，奇甚幻甚。

徐文長集

卷一

二十七

徐文長集

○○○送沈君叔成敘

叔成父仗劍出塞垣，拾其先公蛻以歸，乃復抱書號闕下，取所銜兩虎數狐以甘心。始拂衣歸鄉閭，駐馬野棠，灑涕報事。先公墓道于是鄉閭，叔成奇男子，無忝先公。既罷復短劍，跨一驢將渡江，淮而北，復有事京師也。來別余于理，見余抱牯就學，與鼠爭殘炙，蟻虱悲然。官吾顛館，吾破絮成父，忽雙涕大叫曰：叔慙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爲余壯之體貌，雖屏囚矣，而氣少振也。于是作歌以爲別。

徐文長集

卷一

二十八

文數行耳，悲楚激烈，幾于易水歌矣。
壯氣悲風交集筆底。

袁中郎

○○○半禪庵記

人身具諸佛性。辟如海水。結諸業習。辟如海冰。當其水時。一水而已。安得有冰。及其冰時。雖則成冰。水性不滅。又如煉汞求朱。燭白為赤。齊鉛作粉。熨白為玄。變染而成。各有界畔。如由吳達越。必經錢塘。江心之際。吳越分矣。然東則投吳。還西則越。分無定形。際難剖趾。由斯以宣。半義舉矣。微之休寧居士程希正甫家黃石潭上。大谷中萬松最深處。垣囿百畝。名松逸園。裁勝構建。既成八區。景聚心

徐文長集

卷一

二十九

娛莫不畢備。乃就半山束茅以庵。用旃檀肖大士及諸菩薩栖其中。而題曰半禪。書其鄉王山人仲房園記以來。而摘庵記于予。予惟正甫為人風雅。勻停。根塵融會。所云半禪。將謂居士未離家緣。是則半俗。稍脫塵網。是則半禪。斯義諒爾。辟如塑像。工人以一石香肩和一石土沙而為一佛。香穢雜處。終不成半。又如鷺雞。學生一頭。東行一頭。西赴不着一邊。大脩之人。不若頓超諸緣。盡澄性海。則茲半俗。莫非半禪。舉茲將化未化之水。悉還一小

世所

無禪可半。何況半俗。鉛白汞赤。越東吳西。義復如是。天池居士方墮無限俗中有全禪契。真諦不妄。為作是記。儻書入石。記持向仲房古矜二長者叅之。

喻處解處。窮徹微渺。度世津梁。

徐文長集

卷一

三十

○○○酬字堂記

鎮海樓成。少保公進渭曰：是當記。子爲我草。草成以進。公賞之。曰：問子久僑矣。趣召掌計廉銀之兩。百有二十爲秀才廬。渭謝後不敢。公曰：我愧。子。于是文乃遂能愧。渭僱用。福先。辦事數字以貴。我酬我其薄矣。何後爲。渭感公語。乃拜賜持歸。盡蔡中寶文物如公數。買城南東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以魚以荷。木之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豆畝。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笋筵。

徐文長集

卷一

三十一

雲客至。網魚。燒笋。佐以落果。醉而詠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額其堂曰酬字。

黃花瘦石不妨幽致。袁中郎

古剎斷巖高出。

○○○烈婦姚氏記

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巡謝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六年。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縉。縉父故權吏。死而家益貧。縉嗜酒失業。四年。并其妻自鬻於某宦家。將挈以之京。妻覺之。恚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總孱。吾夫族若吾族。儒家也。奈何令儒家女蒙嫌至此哉。欲拒。知不可。乃夜紉其裙。袂以自閉。懷石沈河。死。實下和豐坊界上。去其居不百。

徐文長集

卷一

三十二

武。其後縉竟以貧死。無家且無後。事遂不章。唯明公仗節蒞浙。急大體。先教化。所至郡邑錄忠孝貞廉之輩。以風曉未俗。無問兩縣。如姚氏者。不宜久所居處。召三老子弟及故嘗曉此者。同所以咸如諸生言。謂宜表姚氏宅。而縉先以無家死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沈所。以覆公報曰：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久卽湮耳。其記之以傳作志者之采。令君謹承公命。來徵記。某既記其事如右。因感之而嘆。

曰余老矣垂八十矣。涉事頗不淺。至每見旌婦人。問之。非某貴人之妻。則曰某貴人母也。雖未必盡然。要之。榮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為甚難。而評乎旌者。且眇之以為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苟易矣。曷風哉。至如今姚氏。則絕反是。蓋受旌者。得之為甚易。而評乎旌者。重之為甚難。難之者。風之也。噫。惜哉。不意余老垂八十。而得一見院臺。邑長之善於風民若此也。故於記事之餘。并及之以告。

徐文長集

卷一

三十三

此猶是三代之遺。得此老一嘆。猶能使人心存三代之遺。敘致提綴。豈下盲丘明腐子長真文雄也。

治氣治心
王夫之語
將所可整

治氣治心

論將者。多以勇目。將故論將之氣也。主于鼓而論將之心也。主于敢與決。未嘗以治言也。愚以為此特將之粗者耳。非精也。將亦人耳。豈其氣與心獨異于人哉。氣時時而鼓之。使其踴躍震蕩而無寧。心時時而敢且決之。使習于猛。戾奮迅而無所止。息。彼方以為以攻則取。以戰則勝。以先登則有所恃。而不忍也。而不知以踴躍震蕩之逆。而乘之以猛。戾奮迅之粗。心與氣不相得。而機與事相迷。吾

徐文長集

卷一

三十五

且憂其明者。昏澄者。搖見利而不知害。甚至於當避而反趨之。即使僥倖於一時。一事取捷。一兩陣之。間于至昏極懦之手。而不思驚一而蹶九。廢千萬。而存十一。皆此踴躍震蕩之氣。與猛戾奮迅之心。以階之也。然則將之氣。其可以鼓而狃。將之心。其可以敢且決而終逞之。以得志也哉。嗟夫。心水也。氣波也。鼓且決者。其風也。鼓且決而至震蕩且奮迅者。風之極也。而敗焉者。其溺也。故欲止其波。澄其水。莫若去其風。欲斥其氣之鼓。與其心之敢。

通氣而作
自多駭而
必勝必克
也而凶終
此等語
為時有不
之知哉

決莫若易之以治。

用兵之妙機而已矣。其機之未可也不先設以待其機之既可也不後時而失夫兵貴廟算豈有不可先設者哉抑不知兵有可以先設者亦有不可以先設者審時勢之順逆察地形之險易量進取之先後擇將帥之賢否料儲蓄之多寡知士卒之強弱閱器械之利鈍以為攻守之具此可以先設者也何者天下之大勢自有一定而不可違而吾之謀議劑量既明亦自一定而不可易雖利害互

徐文長集

卷一

三十五

形或敗迭見而必不可以更途而易轍者也故曰可以先設也至於與敵相守相攻之間虛實饒飽勞逸強弱之異其情而天時地利人情之異其變或以虛而為實或以實而為虛或以饒而為飽或以飽而為饒或以逸而為勞或以勞而為逸或以強而為弱或以弱而為強而乘之以天時乘之以地利而出其人情之不可測則是敵之變化而不常者也而胡取于先設為哉是故惟因之敵而已矣敵之為變化也無窮而吾之所以因而應之

一轉可足
後之神而
難知

也亦無窮噫豈特吾之應之而已哉將敵之所以應吾之變化者又益無窮也而吾之所以因之者又何如而可使之窮耶呼吸往來如風雨雷電交發而不可測而生生不已如環之無端將既見其形而為之勢也猶恐其或失也而况豫信其成心而執為之勢以待其不可度之形哉故曰不可以先設也惟不可以先設也故因于敵因故勝矣夫物有化也兵亦有化也取勝不難知化難也故曰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也

徐文長集

卷一

三十六

確有請纓之志敢為聚米之形非襲老生長談妄圖輶鈴之座知公當日不以陳琳班固為處

點切不浮

○○上嚴公生日啓代

門弧縣月儼依賜勝之圖厄酒流霞蕭逗傳柑之
液年年此節在在回陽伏念其官河嶽儲精鳳麟
協瑞生緣吉夢盛傳孔釋之微出遇明時綽有阜
斐之望歷幾遷而入相同一敬以格天四海具瞻
萬邦爲憲恭惟華誕爰屬竹春入篆初躋同尚父
遇君之日一年以長多游公結社之時莫英微舒
已合元氣支干更始載歷二旬兼齒德爵而全之
天爲獨厚積歲月時而值此人所希逢某夙侍講

百八十

宣正月
付

徐文長集

卷一

三十

筵幸承餘教自叨節鎮幾動浮言曲荷保全尚充
任使知我比于生我益徵古語之非虛感恩圖以
報恩其奈昊天之日極遠思旭旦賔從如流自阻
脩途心搖若旆伏願保固台嚴膺綬福履年高德
邵永調伊傳之鹽梅主聖臣賢遠邁喬松之呼
吸就車輿以應召賜几杖而乞言壽考百年詎止
武公之膚聖彌亮四世永作康王之父師
雖不脫去諛詞然亦云核矣

癸始悲

○○○又啓嚴公

委身當任始知時事之難袖手旁觀何惟人言之
易孰原銷骨自分捐骸仰賴相公上下調停始終
愛惜廷平祭互既從披霧之風宸斷精明果仗回
天之力枯林再苑涸轍重流且凡人有疾痛痒疴
必求免於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起
於顛擠父母欲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
德無可並名名且不能報何爲計惟知答雖既往
尚立嚴禱事幸可圖勉循末路誓將收桑榆之效

徐文長集

卷一

三十八

以母貽桃李之差一雪此言庶酬雅志寸腸結戀
盡一日而九廻中夜再興望三台而百拜
伏極悲鳴騰躍之氣固在

○○○啓諸南明侍郎

可同放翁
夢繞千山
詩
以地之情
妙之則至

其生來蠢躁。動輒顛迷。當其在外而縱也。辟如蝦
蟬跳擲於葦蕭。瞋然不知遠害。而全身及今戴
盆而錮也。辟如雉兔。觸骨于籠牢。盼盼焉不知伏
處而待命。是以過求非分。屢于台嚴。而寬宥有加。
憫憐無已。垂頭傾耳。繼之以泣。蓋雉兔之待鼎鑊。
但知號已之急。而雲雨之救枯槁。自有乘時之施。
其敢不馴伏躁迷。勉體德意。忍死以待。儻承照於
收榆卽復就烹。亦安心於結草。

徐文長集

卷一

三十九

二首鳴咽涕洟。自感憤之餘而然。袁中郎

鄒陽書。應讓其桀頡。

○○○謝某

東坡先生
詩

百頃澄潭。平鋪穀。萬章古木。上拂雲光。莽沙葦
之龍。葱紛水禽之交。曼曼開虹。臥下捧蛟。龜五彩
翬飛上。織烏兔如斯絕景。豈曰人間。回訊良朋。始
知天上。宛乘槎以犯斗。儼騎鯉以拂波。網得巨鱗。
吸甘露之仙醕。俎烹伏卵。雜溫湯之早瓜。曜靈西
馳。朗鬼東陟。乘涼殿角。贈芍藥以言歸。拂袖漁舟。
悵桃花之舊路。高枕忽動。爽夢莫追。述之以呈。不
敢自快也。

徐文長集

卷一

四十

絲肉競奏。宮徵暗移。足稱才子。

○○○與馬策之

髮白齒搖矣。猶把一寸毛錐。走數千里道。營營一
冷坑上。此與老牯。踉蹌以耕。拽犁不動。而淚漬肩
瘡者何異。噫。可悲也。每至菱筭候。必兀坐神馳。而
尤搖搖者。策之之所也。廚書幸為好收藏。歸而尚
健。常與吾子讀之也。

颯颯悲風耳畔生

○○○與柳生

在家時。以為到京。必漁獵滿船。馬及到。似處涸澤。

徐文長集

卷一

四一

終日不見隻蹄寸鱗。言之羞人。凡有傳筌蹄緝緝
者。非說謊則好我者也。大不足信。然謂非維助則
不可。故且悠悠耳。

客遊真境

○○○與梅君

肉質蠶重。衰老承之。不數步。而揮汗成漿。須臾拌
却塵沙。便作未開光明泥菩薩矣。再失迎候道駕。
竝只在鄉里故人咫尺之間。搖扇閒話而已。非能
遠出也。稍涼敬當趨教。兼罄欲言。

談諧成趣 袁中郎

○○○與兩畫史

奇峰絕壁。太水懸流。惟石蒼松。幽入羽客。大抵以
墨。汗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為上
百幾。嬌弱。十餘枯枝。墨則雨潤。彩則露鮮。飛鳴棲
息。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為妙品。
前是大局譜。後是小景譜。畫家應以為訣。

徐文長集

卷一

四二

○○○奉徐公

曩兒枚歸自塞垣。伏承推恩。兼賜教示。捧誦之後。懷在袖中。出入既頻。紙毛字褪。而後歸于篋。箚追于北上。謂得更沾薰沐。庶幾桑榆。而臺下遂遠。承明。失所依庇。其衰老荒塞。無王粲杜甫之才。時。慨太平。又非避亂投安之止徒。祝顏毛穎。博十年。稟。霍為羽。永入山。一往不返之計。故低頭沙漠。顧復。踟躕而歸。行道不省饑鷹。便謂得免。恐虛聲耳。無者自知也。

徐文長集

卷一

言外殊冷然多致

卷之二

○○○劉公去思碑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以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也。且鬼匪而孤姦者。百出而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強弱倒置。淳樸無所。別書史起而陰。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譏興而怨聲。

徐文長集

卷二

一

作矣。噫。然則孰謂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真足以起敵。而完補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安之。不獨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真若止水。鬚眉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卽有魑魅魍魎。亦變斐離。雖卑露而不可逃。其折而低叩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感而入者。無不踴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間。帖帖若無事。而史胥與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擾民一錢一粟。

上得虛名
此實之心

此實之心
此實之心

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以縣多
姦猾。陶能摘而發之。既去吏民思之。復作歌曰。悵
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今侯之以
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祠而碑
之。而屬書於千。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圯侯新之。
不令勞且費於民。江汰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廣
狹長短。視田業而貢之主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
皆教與善之大者也。然學不圯堤不壞。則侯亦不
作。吾所謂不獵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己出者。大抵

徐文長集 卷二 二

然也。噫。有才而不急於名。此更難。

虛虛實實足生人思

人
豈不難此

平神難其
不極見兵
其手

豈不難此
人

會稽吳侯生祠碑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敬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
海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于是承大吏
命。提兵守木陸。既寒。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
小數十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
以百計。凡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關。有方法。禁
士卒無毫毛擾居人。又能捨死先士卒。民多知其
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為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
也。父老某等來告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歎曰。曹

徐文長集 卷二 三

娥一弱女子耳。當其呼嘔婉戀。乃不知有門外事。
至其赴父之難。眇大江。踏洪濤。慷慨激烈。有猛士
夫之所不敢為者。夫典史下僚也。動為人所藉。偶
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難。乃惟知曰吾臣而
已。其仗劍捨身以當事。乃不復知有他計。此其人
皆以忠孝直性。歷千萬古而同一道。今其祠若廟。
岐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

伊昔孝娥。垂弁執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
父。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沈伏

下僚。儼然長嘆。則怨其遭。有冠在庭。孰敢攘臂。世
將棄之。何況邑尉。植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
與賊一道。啓宇崇功。魏江之止。祠木相望。照映江
水。

得曹娥陪說。風神自長。袁中郎

莊重典雅。足爲吳侯生色。

徐文長集

卷二

四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青霞君者。姓沈名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君。生而以
奇驚一世。始補府學生。以文奇。汪公文盛。以提學
副使校浙士。得君文。驚絕。謂爲異人。拔居第一。嘉
靖辛卯。遂舉于鄉。戊戌成進士。始知深陽。以政奇。
御史憚之。卒得貶。徙荏平。再徙清豐。已乃擢經歷。
錦衣衛。以誅奇。庚戌冬。虜入古北口。抄騎至都城。
大殺掠時。

四六之

徐文長集

卷二

五

不敢出一語。君獨與司業趙公貞吉。歷階抵掌相
倡。和慷慨。論時事。嚴氏黨執格之。君遂抗聲。詆嚴
氏父子。又上疏。請兵萬人。欲出良渚。以西護
陵寢。遮虜騎。使不得前。因得開都門。通有無。便不
報。無何。又上疏。直詆嚴氏十罪。有詔。廷杖君五
十。削官徙保安。爲布衣。以愬奇。當是時。君懷憤之
日久。而忠不信于主上。乃削木爲宋丞相檜像。旦
莫射捶之。隨事觸景。爲詩賦文章。無一不慨時事。
罵哥姦諛懷忠主上也。當是時。邊人苦虜殘掠而

全之屬原

莊

莊

非過言

楊順者方握符鎮宣大虜殺人如麻順不敢發
矢虜退則削漢級以虜首功上君飛書入轅門數
順罪痛忌之承嚴氏旨日夜斫磨君及甲寅虜復
寇大同右衛順計不出前敵君飛書益急而君在
邊久嘗思結客以破虜武散金募士人豪宕者為
城守保安饑又散金市遠粟粥僧舍活萬餘人順
謂諸事非放逐臣所宜為可以叛構君遂與御史
巡宣大者路楷會疏入告君叛狀嚴氏父子從中
下其事棄君宜府市連坐死者五人既又馳捕其

徐文長集

卷二

六

長子襄械抵宣府杖繫糜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
來疏上有詔逮順楷襄得免戌時丁巳秋月也
先帝始再聽諫臣鄒公應龍林公閔等說悟向者
嚴氏姦罔斬世蕃西市奪嵩官籍其家再踰年而
先帝崩遺詔錄嘉靖以來以言事得罪者君得
贈光祿寺少卿蔭子一人今上立一年襄復疏
父冤順楷坐死上感君翹為制文命省臣祭其
墓

外史徐渭曰余讀離騷及閱青霞君塞下所著鳴

可以死矣

劍小言集籌邊賦扼腕流涕而嘆曰甚矣君之似
屈原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憤等死耳而酷不酷
異焉雖然死不酷無以表烈忠今夫于將缺圯折
其所擊必巨堅也君結髮廬越山入仕至放居塞
垣其特奇行多甚言之人無不駭心墮膽者然其
嬰卒歸于孝忠君少時君父翁睽其室走京師誓
終焉其後君舉于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為供具長
跼請歸其父翁哀痛慟號路人無不灑泣者父翁
遂感動而命歸歸翁姬相歡如初跡君所為孝如

徐文長集

卷二

七

此其忠固有自哉然余嘗至京師過君故舍舍
人為余道沈大夫盛時車騎集門如流水及禍起
門可張雀羅所不去者永嘉張尚質遜紫鄉人胡
通政朝臣耳然兩公者卒以此得禍悲夫宋玉為
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魂余于君非弟子然
晚交耳君徙居塞垣時余直寄所憐詩一篇愧宋
玉矣

氣雅與傳稱

○○○白母傳

白母者山陰某里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弱。母爲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宜知縣。母與俱。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折銀尚數千兩。鄰境有因饑而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刦取之。縣固無城郭。寇倉卒將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既棄署走匿他所。母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遷公別室。埋其銀汚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俟賊。賊至。則陽爲好語。相勞苦。益盡出其所私藏。叙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其間。用是後稍捕得之。未幾公竟以病死。于縣先是。縣阻江水。一方舟渡。人多爭溺死者。母勸公爲浮梁以濟。而公之政治有恩惠。又大畧時出母之意。母之賢既已聞縣中。至是喪公而歸也。民哭聲溢郊野。其婦人載橐。哭以送者。途相次如魚鱗。母都一毫無所取。以歸。時年若干矣。歸若十年而後卒。其始歸時。獨閉門謝外事。脩飾謹慎。以率先其帷中。教子孫使治行誼。里中人賢母。

徐文長集

卷二

八

亦如其在分宜也。至其末年。皓首時。乃始聽鄰人諸族戚之請。爲之決疑難。斷不平。有不訟于官而謀于母者。卽桀猾母一言。冰解而獸伏。于是府若兩縣學諸生數百人。以母走告知府湯公公。令榜其門。時母已老。就枕席。至榜日。獨呼其孫憲。令起沐浴更衣。坐堂中。益遍召其諸子孫使來前。榜聲絕而母逝矣。

顧俾之妻有城可乘。母能靜鎮于冠至。卒而能靜。可以傳矣。

徐文長集

卷二

九

○○○書濾水羅漢書贊

諸江河水。若彼微蟲。為有性命。為無性命。為俱有性命。為俱無性命。若俱有者。蟲既應生水。何獨受烹煎燒煮。諸苦毒楚。若俱無者。水既應烹。亦應煮。蟲云。何濾蟲煮水。作是分別。若謂蟲則含靈水。無知覺諦觀。二物蟲體。游泳水含流性。待躍為蟲。付流即水。覺與不覺。有何差別。譬如有人發心愛惜象馬牛羊。不忍宰殺。而於蟹魚蝦蚌。妄加解剝。或亦於諸蝦魚蟹蚌。心生愛惜。於彼草木。斬刈無遺。

徐文長集

卷二

十

彼諸有物。大小動植。體則不同。所含生性。等無有二。云何殺彼。舍此。起分別心。濾蟲煮水。亦復如是。弟子迷惑。不能通曉。是義。惟大羅漢正坐諦觀。作何解說。宜豁迷悶。弟子徐渭合掌禮拜。而作是語。
奇情躍躍
予亦為其贊贊曰。是為牟尼珠。異光通天起。是為如意珠。圓轉無停已。

○○○純陽子圖贊 并序

世所傳純陽翁象。皆本其傳中所載記者。人望而識之也。是圖與世所傳者特異。相沿謂翁於近世。示現人間。其狀貌若此。故人得按而圖之。說紛紛不一。中軍陳侯雅尚道術。既喜得斯圖於其友人。遂令予贊之。

昔圖若彼。今圖若此。昔耶今耶。一純陽子。凡涉有形。如露泡電。以顏色求。終不可見。知彼亦凡。即知

徐文長集

卷二

十一

我仙勿謂學人。此語墮禪。以禪誚仙。劑三教而一。

○鳴教出所藏郭畫一叟持玄物類石方長數寸
開口語又所携竹筐中植一小旆置道旁一
叟聽其語執冊肘若却避然令贊之

初觀二叟爲默爲語似有所授及諦觀之默然以
墮有物在手體玄守黑曰此真詮爲天地母是宜
者委其陳編驚却其肘樹表於筐如買用售則
究

書小像贊

而肥弱冠而羸不勝衣既立而復漸以肥乃

徐文長集

卷二

十三

慈鏡

至於若斯圖之痴痴也蓋年以歷於知非然則今
日之癡癡安知其不復羸羸以底幾於山澤之癡
耶而人又安得執斯圖以刻丹而守株噫龍耶登
耶鶴耶鳬耶螺相相耶周遶遶耶疇知其初耶

○○郁君小像贊

瓜瓠白肥但可淹沮松柏多鱗乃中梁柱相君之
貌安得不去彼而取此

○書馬策之像贊

清嘯玄談惟頽是助辟彼林竹風生而竅怒風歇

慈鏡

竹寂條然其止肅然其理良亦有斐然則靜且默
也未嘗不宜於頽也

外兄若野翁真贊

其人則今也而學則古其歷則市也而質則魯其
貌則頽然而迂也而其御之于體也則翩其楚楚
似余也勇抑似余也母

嗣其楚楚

徐文長集

卷二

十三

○○○破膽磬銘

家藏古白磁膽瓶。嘗採梅枝浸之。歷春夏
花而實。後破於冰。考其聲類。泗濱嘉石取

其半縣齋中。銘曰破膽磬。

膽之成。水入空出。以養其聲。目觀其色之榮。膽之
冰。水出空入。以縣其傾耳。聞其聲之響。一出入
爲色。見聞別。妙性不惑。
如兒戲耳。指出妙理。

家藏銘

徐文長集 卷二

十四

噫。吾何嘗不吏於茲世哉。塵以外吾。悉得而主之。
故置符無拘。陟黜也不時。故目亦不一其階。其所
奏記者。始初之堂。關白者。裴笠之鄉。而一爲檄召。
則維。猿鶴之章。苟一用於塵內。未數日而不揚。敢
告爾。檣。庶謹其藏。

奇而有韻。

○○○書檣銘

噫。此古之所謂博學君子者。與歟。而閉之惟木。和
而取之惟欲入耳。出口小入之腹。

○○○又

古人已死。君何讀。弗得其情。今何異。爾讀。

○○○欽石硯銘

市於欽。歸於越。復返於欽。終來歸於越。石耶。能忘
情耶。銘於若虛。斷於吳安。保其終於吾人。耶能有
情耶。

○○○欽石硯銘

不食肉色。故星。君子效之。絕輩以養德。不聚金布。
上君子效之。散財以發身。

徐文長集 卷二

十五

想出天際。不卽不離。

○○○端石螭硯銘

領則燕而虎爲頭。匪則螭而鸞鶴爲之眸。彼飛而
食肉。此飛而飲於流墨。卿耳何足以俟。

韵絕。

○○○鼠硯研銘

稠淪麋。一何捷。敗穎兎。猛於獵馬。善走必啼。豈非
難哉。

非良硯也。得銘而彰。

○○○碗銘

飯于人何德飯于已何力

常切素餐之惧

○○○衣袖銘

有口而不語爾取有口而不吸爾節

奇肖

其深沉高古處與方正學箴銘頡頏而此更有韵

徐文長集

卷二

十六

○○○高君墓誌銘

君諱陞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觀音保以從征轉徙送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居唐戶後落秋總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崇者娶謝氏生君與按察憲歷陽君爲人如出劍劍即露鋒鐔師參議胡公某某數脫以語人君時尚露其伯父泰無子嘗授千金產欲後君君謝去人資之無何果以買數致千金歸則聽進其尊人恣所以既又澤其字連若寢舊故必通且歲饑了不兒

徐文長集

十七

厭倦時於是人家至燕齊數千里內皆相高頡頏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復善料有急輒援君益爲營且費往往然至貴游或黜少年有所挾者欲出其一銖於區不得也晚尤好結賢豪文士與磨切事一裁於義時召客把酒以談切齒不爭風雨颯颯集座中忠孝人遇災禍目權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跨驢度居庸馳保安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國中猶晴睽睽若果核意以酬舊逋君笑曰沈大夫仕在平清豐時當吾買道寸

賈長有人
如移時其
厚取厚

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雪溪頭來取金耶
耶不顧去大抵君所為皆此類也君敏絕素解文
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字人恆之
君曰辟諸山川挹其秀止耳何用採板為及聚君
每入餉我必日及而希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
意耶君歿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
今葬也諸子來告日曰今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
廿有八日告所曰秋塋告銘曰先生翠銘之子以
罪不可某君涕曰君志也余亦遂溺以銘銘曰

徐文長集 卷二 十八

馳雪寒哭霜毳擲徑晴眇峽縉過我之日今風
木樸兮檄爾兮乾
貌神貌骨極古極健

〇〇賞無極墓誌銘

無極君諱某字某其先金陵人始和卿相元元胤
客會稽死遂葬烏石山子某生福建副使某其生
某其生某某生某某娶陳生君君始儒及長棄去
為吏於縣清謹磨淋務去其吏中故套以故縣長
吏多稱之每語及必曰清吏其後敘官典無極史
不改乃謝室家跨一驢隨一奴以往至則教民益
種榆栗梨棗右禮讓左武力有古循吏風俗奉佛
侯坐白蓮教收數十百人主者以屬君君悉明其

徐文長集 卷二 十九

非是並得減會國喪長吏掩捕色服者數人將賸
其錢以充公債以屬君君曰貧僧耳貧何以備編
然長吏命不可拂也徐起取俸錢代色衣贖里有
盜卒謝盜不為里中民一夕復被盜輒循故跡並
指捕謝盜不為盜者充君謂知其然釋之里中民
與被盜者相與出望語已而真盜者敗里中民被
盜者始相與共神君君在縣五年以老乞歸於
野築室課諸子讀書無他營然起貨驟至萬乃得
於儉勤非官中物也自無極歸七年而卒為萬曆

某年月日。距生正德某年月日。癸載子男四人曰。心。曰志。曰殷。曰懃。心與殷襲公業。其二人則一爲府諸生。一國子生也。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時從子游者吳生某。善擇地。從其卜。某年月日葬公會稽日鑄嶺二十里。爲兆嶺之神道路山。遂因某來托銘。銘曰。

人亦有言。筐篚必含。慕秩解廉。質諸賞君。其殆不然。人亦有言。官廉質拙。歸費實誦。孰知賞君。賁甲於邑。由斯以觀。廉何負於吏哉。

徐文長集

卷二

二十

文有頓挫。有力驚武。與賞君之魄俱王。

諛墓文。乃能如此。商賁誌中所難。

○○○代祭陣亡吏士文

嘉靖丙辰之冬。海寇挾東夷據岑港不去。其明年春。朝廷命總督臣某。率師往征之。三月四日。兵始入。薄其巢。土漢吏士有先登而死者。越十日。總督乃命某官某。以某物陳於諸死所而告之曰。吾奉命討不義。偏將軍提督無狀。稍亡其伍。書至之日。吾與介吏侍。鈴閣悲悼。爲不食。方今休養吏士。以圖後功。竊念。賊有日而終。無益於死者。故遣吏賁品物如前。召諸靈使飲食之。其他恤典。一遵故事。勿省。鬼如有知。其少自寬。毋多懟。

徐文長集

卷二

二十一

秦鍋漢篆。脫于莽苔。

○○○感夢祭嫡母文

惟母在昔。以病而死。胡昨夕夢不死而病。裸坐室隅。展戶自掩。兒疹其候。呼涕激而脉數以煩。知不可理。詭曰其愈。須旦夕耳。掩而痛哭。扶母于牀。哭罷而覺。泣涕猶滂。夢母于病哀且不禁。覺哀其死。兒何爲心。

言言至情。清淚與俱。

○○○季先生入鄉賢祠府縣祭文

惟公一代經師。千古道宗。聞之者幾于虞韶。見之

徐文長集

卷二

二十二

者。稱爲猶龍。十年未祀。而今始祀于此也。尤足以見有司之慎。鄉社既祀。而今復祀于此也。尤足以昭人心之公。

簡老

指子故

爲缺

○○○雪候代王子與海上張生書并詩小序
日者。滕封敗睦。聚族角雄。盡出戈矛。白滿天地。離後所到。陣則六花。驚鷲之池。軍聲渾矣。素霧縹緲。雌雄未決。山林短褐。何用纓冠。而先世泛剡。冰凍。梳漿不存。遺風固在。甬東濱海。正劇相思。梁園之賦。非子誰屬。仲秋雙鯉。出諸袖中。以讀以鵲。嗟。爲缺。知黃竹之必歌。希瓊樹之遐寄。永以爲好。投之木桃。

既映日而餘光。亦迴風而美態。

徐文長集

卷一

二十三

祭張太僕文

太僕公將以萬曆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于幽其
末交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
羞黃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喙
而為之鳴若齊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
魯宋陳蔡于春秋也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
堯夫既遣人以麥矣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
其率率于斯市之末了而竟先以往意其心若放
翁志宋上之復已不得見而黃聞于家祭之告一

徐文長集

二十四

念與一息而俱強也夫以公德于某者若此即使
公在且不知所以自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為
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寸心之恒終千古以悠
悠也

骨痛語烈

語格格不放似長號痛咽而不能出聲

祭少顓文

計子與予遊過三十年澹如也而獨篤于今下獄
之七年子其幾于反炎涼者耶殘于瘍而牀且杖
十年矣顧飲不廢而竟假往于酒子其幾于忘生
死者耶即吾求交于世得此亦難而顧得之方之
外耶向來十餘日而不死我一送藥于子子一問
法于我而竟隨往來信耶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
日哀矣其尚能痛以淚耶當澆之以酒耶而吾窘
困耶其能外信與香而別辦耶吾待死人耶即死

徐文長集

卷二

二十五

當飲子于地下倘不死而能澆子于塔尖上借如
意而擊以歌耶又何如以為情耶子方外士耶又
反索涼者耶忘死生者耶便有知而聞予之言耶
其亦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婉折傷痛

此又似微聲掩袂以舒其哀

○○○祭羅封君代

惟翁太古樸致。盛世逸賢。蘊德高蹈。好爵靡干。長公嗣之。瓜瓞以綿。教以義方。授以家傳。大庭首舉。允矣哀然。翰苑蜚聲。成均陶甄。南北重寄。宗伯衡銓。辟彼霖雨。翁先爲雲。辟彼溟海。翁河以源。辟彼嘉玉。翁璞以函。辟彼良金。翁鑛以緘。公旣大用。翁榮榮。家庭趨鯉。溪山臥龍。翁胡厭世。披髮大荒。而仰長公弗究其功。四海舛望。朝失股肱。閔予小子。叨公門屏。竊宰畿疆。割鷄製錦。感公之知。不遑。

徐文長集

卷二

二十六

食寢。佩公之教。惕焉惟謹。公丁外艱。以職曠臨。豈月屢遷。何以爲心。敬遣一倅。陳詞薦藻。臨發南望。不勝悲悼。

借子及父亦一格也

○○○書草玄堂稿後

始女子之來嫁于壻家也。朱之粉之。倩之顰之。步不敢越裾。語不敢見齒。不如是則以爲非女子之態也。迨數十年。長子孫而近嫗姥。于是黥朱粉。罷倩顰。橫步之所加。莫非問耕織于奴婢。橫口之所語。莫非呼雞豕于園槽。甚至齟齬而笑。蓬首而搔。蓋回視向之所謂態者。真赧然以爲粧。緩取憐。真飾僞之物。而娣奴者。猶望其宛宛。嬰嬰也。不亦可嘆也哉。渭之學爲詩也。矜于昔而頽且放于今。

徐文長集

卷二

二十七

也。頗有類于是。其爲娣奴。所也多矣。今校鄴君之詩。而恍然契肅然歛容焉。蓋真得先我而老之娣奴矣。

疎快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重其人宜無所不重也。況書乎。重其書。宜無所不重也。況早年力完之書乎。重其力。完。宜無所不重也。況題乎。董君某得新建公早年書。願以題命我。筆宕而情曲。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余觀梅花道人畫竹。如翠鳳為鵲所掠。翎羽騰閃。稍拂變滅之說。雖鳳亦不得而知。而評者或謂其。豈理也哉。

徐文長集

卷二

二千八

道人善繪竹。茲更能繪其繪。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子風慕大蘇公書。然閱覽止從金石本耳。鮮得其蹟。馬子某博古而獲此。子始幸一見之。必欲定其真贋者。則取公之贊。維摩中語。之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

就其人說法。

○書米南宮墨蹟

閩南宮書多矣。滿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

馬驛驢獨先

揚詡巧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崇。可乎。蓋帝胄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為尤婚。然可以為稿澁頑癡。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樂。

就人生論。論亦工。

○書夏水卷

徐文長集

卷二

二千九

觀夏時此畫。若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一語令缺者完

○書朱太僕十七帖

昨過人家園樹中。見珍花異果。繡地參天。而野藤刺蔓交。憂其問。願問主人曰。何得濫放此輩。主人曰。然。然去此。亦不成園也。予拙於書。朱使君令于首尾是帖。意或近是說耶。

爲語則自謙爲理則良是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爲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已筆意者。始猶高。手子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然窺其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併其貌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大可爲今作文者告

徐文長集

卷二

三千

○○○書馬湘蘭畫扇

前有九披題詠

南國才人不下千百。能詩文者九人而已。才難不其然乎。

脫腐爲韵能手

李本寧太史小品

欽定四庫全書

學不累人也。人自累學耳。善將兵者五花八陣。唯我軸轉能令人如將。意則宮妾皆兵。况隸戲下者。備吳

李本寧

越之飲飛燕韓之技擊乎。故空拳冒刃。非必勝之局。驅寡擊衆。亦非萬全之策。率百萬衆。鼓行而前。叅以奇兵。突騎或爲天。或爲地。

或爲風雲龍虎蛇鳥一合
擊則天覆地載風揚雲番
鳥翔蛇蟠龍飛虎翼倏奇
倏正可合可分無堅敵矣
京山本寧太史富于學而

李敘二

善用其所著述爲卷百許
皆出經入史鎔古鑄今珀
記敘論說及銘誌贊跋種
不一篇篇不一格卽寸瀾
尺涔其論議點染莫不羅

今古極奇奧在才可奪五
花簞者亦輸其博至集莊
集老集經集騷更有指揮
如意無驚不用命者則散
錢得索子自繩貫絲聯今

李敘三

而知學不懼博矣試就所
選讀之當亦有會

錢塘陸雲龍題



翠娛閣評選李本寧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籌邊後稿序

○○○陝西巳卯同年錄序

○○○孫公鄉賢錄序

○○○效愚草後序

○○○虎鼠集序

○○○空囊草序

李本寧集

目一

○○○趙部尚書詩序

○○○李成白詩序

○○○贈大學士張公序

○○○贈福建叅議周公序

○○○高光祿壽序

○○○汪太學壽序

○○○董節婦壽序

引

○○○漁父辭引

題詞

○○○張靜詩草題詞

○○○綠天小品題詞

○○○林和靖詩題詞

○○○張仲駿制義題詞

○○○慈話題詞

○○○戴瞻侯題詞

李本寧集

目二

翠娛閣評選李本寧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記

○○○鴈塔題名記

○○○善息處記

傳

○○○西市愚人小傳

○○○丘節孝家傳

箴

李本寧集

目三

○○○緯文館

○○○經武堂

銘

○○○妙啓齋銘

○○○又

○○○硯銘

贊

○○○陳司空像贊

○○○胡汝濟像贊

○○○張孟孺像贊

○○○丁南羽像贊

○○○劉明府像贊

○○○吳長公像贊

疏

○○○脩天竺寺疏

題跋

○○○題杭景圖

○○○題劉翁詩詩

李本寧集

目四

○○○朱脩能詩跋

○○○書蕭元戎女樂圖

○○○半石齋詩跋

墓誌銘

○○○儒士黃次公墓誌銘

祭文

○○○祭信陵君文

○○○祭尹孝廉文

○○○祭黃太公文

○○○祭郭憲副母文
○○○祭陳叅政母文

李本寧集

目五

翠娛閣評選李本寧先生小品卷一

京山李維禎本寧著

錢塘陸雲龍兩侯選
仁和陶良棟贊皇評

○○○籌邊移稿序

歲辛丑余以越憲使上計京師坐不稱任鐫官一階而是時門人上郡趙毓美亦為晉憲使治兵崑崙有流言賴二三知己分明之又三年君累功擢右方伯治事如故而余始得君所為籌邊移稿讀之則知君名高而謗隨固有自也天子有道守在

李本寧集

卷一

一

四夷四夷惟北虜最為中國患故封疆之臣非才望什伯人者不輕授其勤苦功高往往超拜為撫為督中丞御史大夫司馬進東宮保傅可計日待視夫循級而升者大有遲庭貶忌之嫌也虜款踰三十年介冑之士忘戰而惟以互市修守為務互市物日溢惡修守工日虛冒兵什伍耗缺而餉不盡為兵有侵牟詐偽視為固然稍綜覈釐正不以為苛刻寡恩則以為喜事好異同則謗之罔也君治兵凡八年前後所籌畫數萬言要在將不得以

位為忌府

北亦猶矣
深長矣

本無才史
去今之始

任事當知
是

蜀何民
可市

虛名克位士不得以虛名隸籍餉不得以虛名乾
沒工不得以虛名糜費貨不得以虛名售直而所
部諸州縣內治泰稽爲尤詳雖絲綸主掇無使民
受損而吏受益所可自專者更張不嫌驟執守不
嫌固斷擊不嫌猛而所不可自專者屢請不嫌賣
力爭不嫌激過防不嫌迂諸所共事等吏往往開
府秉鉞而君循級而升與常調同忌者之心謗者
之口亦何所不可加于君而行之自如終不以毀
譽震撼稍失常度獨身一而當虜令帖然奉要束
李本寧集 卷一
所省十萬金雲中上谷虜微求無厭且渝盟五路
益賜張爲寇惟君所蒞邊鄙不聳民仰其野此寧
可以聲音笑貌襲取哉是編也君赤誠之明驗也
知我罪我亦聽諸人而已余初以叅議提調秦試
事君猶童子沉靜有大人度既余爲秦督學使君
甫垂髫貌不踰中人悛悛似不能言而氣雄萬夫
心儀君必爲大器今雖不盡君之用颺兆見矣余
登仕版垂四十年歷官藩臬靡事不爲老而才盡
名位日損媿君殊甚師不必賢于弟子信夫

今之監司仰對目前撫巡俯臨異日臺省且綜
核起浮躁之名積密來罷軟之譏果若序中
所言八年在位猶天幸也縣官豈不足盡力
上下掣之

李本寧集

卷一

三

。陝西乙卯同年錄序

天地之氣條聚而爲人。倏散而歸之天地。吾不能保其身之不盡。而何有于父子兄弟。故廟有祫而服有窮。厚積以遺所不知。何人則達士笑之。吾不能常有吾之父子兄弟。而何有于人。稱人之父子兄弟。而與之盟。曰世世子孫。必無忘也。是惑也。又比有血氣之屬。莫不知愛其類。鳥獸失所。羣匹越月。踰時必返。其故鄉。烏號踰躡而後能去。而況于人乎。空谷聞足音。覺然則喜。故國舊都。望之驩然。

李本寧集

四

樂也。而況其人同其鄉。同其舉之時。又同儔所云。天作之合者耶。若是而視其父子兄弟之休戚。若燕與越。燕雀之啁噍。弗如矣。由前之說者。巢許之厭事。老氏之芻狗萬物。孟子反子琴張之狂。申不害韓非之慘。微少恩而不可爲也。由後之說者。許行之並耕墨翟之不黔突。尾生孝已之信。王伯與之情。朱亥聶政之俠。而不可爲也。聖人使天下篤于情。不使天下爲情。所苦設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以相生相長。相維相比。而其所親親。

者不施于民。所仁民者不行于物。夫人之類。不以五倫盡也。身親民物之一體也。聖人知之審矣。而至其爲訓。第若曰如是止耳。情有所專至。必有所不至。而出之易窮。吾盡吾所可至。而無強其所不至。所至者人不爲恩。而所不至者吾不爲忍。是以身親民物各適其適。而五倫之道。萬世由之無弊也。

李本寧集

卷一

五

陝西士同已卯舉者。持所爲錄。請敘于不佞。不佞爲之說曰。今所謂同年者。乃所謂朋友之倫之遺也。而不共緩急。抑親合而中離。爲德不竟者。不佞不敢知所必追。趨逐者爲根抵之容。姍姍兒女子者。不佞亦不敢知。蓋聖人之訓昭如也。突起兩端。要之中道。後以箴受收之。使人不敢不及情。亦不敢過情。

孫公鄉賢錄序

扶風孫公沒三十餘年而其邑士民思慕之不置。于是鄉三老田部市令五伯鈴下門闢街里之屬。宋一楠趙希顏輩千餘人。邑博士弟子員帥開先輩三百人具公生平行事以白諸臺下。邑按官。邑令丞郡守理。張萬善馬政和韓洪祚張枏輩十許人。詢謀僉同而觀察郭公督學使洪公待御史龍公中丞李公采輿誦祀公於學之鄉賢祠公沒時嘗語其子弟曰吾為督學使見諸前祀鄉

李本寧集

卷一

六

賢者率以其身或其子富貴與上官私交故遂使焚典化為穢跡賢者沒而有靈豈屑與伍兒曹無以汙我即有齒及當固辭之民部即貴益遠嫌務成先志以是三十年不舉而人或持大義責之曰先人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顯親揚名為孝之終子不為親顯名而拒人之為親名可乎民部無以難而公論始伸入祀之日通邑歛然稱快爭持酒脯拜祠下或至掩泣其感人深如此民部方官金陵集事始末

孫氏子孫

為錄示余以明非敢違父命之意憶昔孫公以待御史註諫謫理吾郡余過其邑得接顏論風格秀整真關西男子理郡未幾極得民譽尋擢江西督學所甄拔名士至今接迹中外而稍遷余知遂稱病免無何卒矣經世功業未竟其施而狙豕賢人之間沒且不朽是舉也有三善焉公不邀身後名而各自歸之沒世不忘一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歷年一世久而無斁三代直道于今可見一也為人子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孝莫大于嚴父得人之

李本寧集

卷一

七

歡必以事親敬其父則子悅一也因題其端以授孫氏子孫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其尚是訓是澤於是錄也哉

無官不賢鄉賢一舉直不足為重而為輕宜其望而若浼也民部之祠親也恐亦非所以尊之○沒之十餘年下筆大有分曉

○。效愚草後序

余自乙亥出國門垂四十年舟車所至議輔藩省
凡七其民貧而日情日悍其士偷而日驕日誑其
吏貪而日僞日競蓋四方大都相似可求而知其
故補偏救弊爲法差易獨熱誠之下交戟之內封
事叢雜甚者往還私札詈詬穢語上徹宸聽下傳
置郵而是非曲直紛然殺亂如蜩如螗莫可辨識
如鬼如蜮莫可方物如焚如關莫可鄉邇如狂如
嘯莫可質難

李本寧集 卷一

八

上以默止諱而誰愈繁

計弛宗廟生靈其何賴焉比讀史義伯待御效愚
草而後知言路固自有人也義伯登臺旬餘卽有
彈事自後大條大政關切世道士風國體民隱無
所不言蓋有獨創之而不嫌于喜事共濟之而不
嫌于尚同屢裁之而不嫌于好勝者彼其之于連
體固龍羆徒成黨強足以拒敵辨足以飾非發若
機括留若咀盟殺若秋冬義伯信方寸心奮三寸

舌犯衆煦漂山之勢破積蚊成雷之聽不知有身

何論名位信乎其爲愚矣孔子曰古之愚也直今
之愚也詐而已矣巧詐不如拙誠大夫也以其詐
愚一時之耳目而君子業已見肺肝竊笑其拙至
遺垢簡篇受萬世口誅筆伐愚孰大焉故夫愚者
有不愚者也江夏郭宗伯序義伯草以爲此賓武
子之愚宗伯知於謀國而愚於謀身幾罹大禍其
于義伯譬之草木吾臭味也嗟乎孔子之愚賓武
子以邦無道時當吾世而大臣有宗伯豈臣有義

李本寧集 卷一

九

伯相率爲賓武子余雖至愚極陋能無流涕長太
息

愚者不顧身家利害之謂求之世寧有幾唯無
事安其愚無爲舌戰有事任其愚猛爲力肩
是真效愚有矣
談及聚訟處與大愚處俱令人失笑

虎鼠集序

里人胡博士精舉子家言所授徒半國中困諸生
久始得借計是年借計者三人爲李尚貞周思皇
三人皆積學士明年李周成進士而博士復不第
然數以毫釐間失之如求仙舟幾至三山復爲風
引去乃就今除得攸縣而其門弟子尊事信從倍
于里人則爲之行其所著而自命之曰虎鼠東方
朔客難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言士所遭時不
利未可以成敗論英雄也吾家供奉作遠別離亦

李本寧集

卷一

十

有權歸臣鼠變虎語義畧相似而所述洞庭之南
瀟湘之浦鬼嘯猩啼九疑聯綿孤墳安是帝子泣
綠雲風波去無還者蓋有感于李林甫楊國忠安
祿山哥舒翰之事其所憂重在鼠之爲虎當時誠
得真虎臣而用之鼠子敢爾惟夫下則鼠竊虎之
名于用上則假虎之權用鼠究乃禍入國家攸縣
隸長沙九疑瀟湘在目睫間自頃主權國是變尋
墮天寶末流博士倘亦有供奉言外之指耶國家
以舉子業用上冀其經文緯武安危緩急有賴是

錄尺幅其
安所得虎
鼠辨之

其前博士

所謂風從虎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如第博科名于
世無短長之效而更爲社鼠不可薰除則舉子業
卽用之何殊于鼠不若不用猶令鼠竊無所得肆
之爲愈乎博士虎文坎壈一第是不用者之過虎
奮衝破以爪圻地視奇耦而行余不虞虎之不用
而望用之不失爲虎也周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
教擾之古大學謂之虎聞諸爲士者率坐臯比博
士以此集教擾多士聲應氣求觀人文而化成無
論後之用不用虎視耽耽自足雄矣相鼠有體何

李本寧集

卷一

十一

胥道也

簇聚處如虎文之炳明

○○○空囊草序

尹長吉名家子也。以蚤失父。故與其母食貧。長吉好讀古書。不憚剝產以購。又好客。委身赴人。緩急則益。貧既舉孝廉。有司遂故事。旌其門。無門可旌者。諸宗人稍為索絢。乘屋然後有司得將事。而是時藩大夫有所克借計費。可百金。長吉復斥散與其知。故操一空囊往。既不得志南宮。會其叔父中丞公新開府山東。迎之入山東。不三日。輒歸。往來所涉。歷陳蔡宋衛燕趙齊魯之境。三千餘里。提一

李本寧集

十二

囊還。白兒裝在是矣。則其吟草也。母笑曰。吾聞文章家一出。一入。字直千金。兒多如許。不虞塞破屋。子耶。長吉謝不敏。差不羞。謫勝阮乎一錢耳。吾家長吉。日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母使婢探囊。見所書多。輒怒。兒當嘔心。出乃已。古今有兩長吉。其囊復大相類。余考劉勰為唐書傳文苑。爵位崇高者。別為之傳。惟欲令懷才憔悴之徒。千古見知。而李長吉置不錄。新唐書亦言長吉以父諱不舉進士。韓昌黎辨其非。位止協律。

食大司得

郎年二十有七。而今長吉業過之。李母怒其子。而尹母安之。李於晚唐詞尚奇詭。以鬼才稱。而長吉當文明盛時。操椽管待詔公車。庶幾吾家仙才。天所賦畀。人所受享。今長吉愈昔。長吉為甚。士未有才如長吉。而長貧者。貧固士之常。長吉非貧亦安能如虞卿。以窮愁著書。表見於世。他日尹氏之空囊。皂而為諫院封事。青而為中丞武冠。終麟所執。紫而為八座尚書所倚。就與梁昭明所言詞人才子名溢縹囊者。為不朽。長吉母余自有傳。

李本寧集

卷一

十三

文以趣勝。點綴特精。

○○○ 麴部尚書詩序

載陽王孫蓋江陵詩酒之豪也。俊邁多能。曾不得領一旅。一戍。小見其才。而僅用之。尺幅寸管。與童子鬪。雕蟲之技。豈爵無所發舒。則逃之。酒以寄適。而耗其雄心。阮步兵籍之埋照。劉參軍伶之翰精。迹殆似之。卽於此得妙理。氣益奮勃。而精神益王。長酒後耳熱。泚筆淋漓。時吐驚人語。又若張長史之書。旭于廷尉之請。謝倚醉而益入佳境。故君之豪於酒。與其豪於詩也。始相爲感。中相爲資。而李本寧集 卷一 十四

卒相爲成君。乃謝其官位。不名。名曰麴部尚書。而所爲詩。繫焉。唐汝陽王璣。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載陽不敢當。王居其小者。然汝陽雖爲飲中仙。而詩非所長。載陽王于詩。雖南面而王之。樂莫能尚矣。余竊觀今之號詩人者。大都半酒人也。濡首酣身。號呶罵坐。迫脅士大夫。以爲名高詩道之陵遲極矣。請以酒喻。大首之爲酒也。林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款此六物。毋有差食。然後可以合歡成禮。蓋王公而饗

神祇。彼其之子。嘜口而陳詩。內不原情。外不涉景。凡財寡陋。而結撰疎脫。或者拾糟粕而遺其精。取醞烈而傷其旨。於酒正之法。一切反之。惡乎詩哉。載陽少從成茂才宋山人爲詩。自三百篇以迄本朝。悉所綜核。林稻齊矣。麴蘖時矣。卑近之俗。鄙俚之語。屏絕不用。湛熾潔矣。水泉香矣。陶器良矣。揚不浮。抑不沉。奇不詭。算不野。火齊得矣。是以茗芋而神理自如。稱酒德焉。君之所豪于詩者。卽所豪于酒者也。宜君之名詩而不忘酒也。客從傍嘲曰。李本寧集 卷一 十五

子不善酒而談酒。吾安敢信子之談詩爲善詩也。則不聞有長孫澄不飲而好觀人醉。羊斟不飲而終日獻辭。同人醉醒者乎。客胡虛掩口而笑。因用其語爲麴部尚書詩序。

酒而不詩。是未得酒中趣也。安知詩與酒理道不可相通。

○○○李成白詩序

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逐臣怨女牢慊不平之氣迫而成聲可以被絃管垂竹素。後代詩能窮人必窮後工之說所自來矣。粵人李成白。蓋余同榜若臨觀察之子。早歲登賢能書可芥拾青紫。而以註誤見格。六年無爲分明者。不得已而寓之遊。栖靡所遇合。不得已而寓之詩。偃仰溪山。流連景物。含毫匠意。擗管命辭。調不卑下。而能無亢語。不寒儉。而能無頗意。不衰沮。而能無懟。至傍人口吻。齟齬效顰。薄不屑爲也。豈非窮而後工之驗與。夫士不過時。輒無疾而呻吟。側身宇宙。若無可措躬。不卽搖尾乞憐。同流自汚。幸而資適逢時。且不任其資。雖而成白獨馳騫風雅。含咀英華。以詩名家如是。今覆沒之冤。雪且有期。須之雙屈復信。上可爲張曲江開統千古。下不失爲孫仲衍先鳴一代。豈目前所造盡其涯涘尺幅哉。成白有幹。亦能詩。類區惠恭。其伏習可知已。余併及之。爲藝林美談。

李本寧集

卷一

十六

大意因窮遁于詩。而詩不帶酸氣。此序所爲取也。

李本寧集

卷一

十七

贈大學士張公序

張明成學士德望為海內宗

上拔之謫籍復還講幄以母夫人春秋高請急歸無何母夫人不祿服甫竟而袞職有闕

上卽家拜參大政中外皆彈冠相賀也故事相麻下僅備餼牽踵屬於道而公殊厭之古人交際為恭今乃貨取此豈盡其家中奉入大抵贈金美賦山之民力而甚或盜公家之儲下交者媚上交者元大吏往往見告官邪繁興政體陵遲職此之故

李本寧集

十八

將一切謝絕庶可以風示百官恭承乏虔州適與行會既重違公雅操又不可但已則竊附古人贈言之義今時所患責在公者陳其畧焉蓋治道去其太甚所損益百世可知而矯枉者每失之懲羹吹鑿因則廢屨非也放豚入笠而又招之亦非也古人一嘖一笑不輕示人而況授以矯枉之名乎自頃救時之相或獎恬退或尚綜覈始未嘗不新人耳目而巧偽叢生弋鈞祿位究其末流得不償失此患在不平也且夫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以一

李本寧集

卷一

時一事之利而與未幾復革矣以一時一事之害而革未幾復興矣議論滋多功效蔑如此患在不審也人臣以身徇國事豈以國事徇人今天下爭言開言路去苛政以此兩者繩人而行其私久任不行冗官復設十年不戮人於市二十年以市媚歲而墮軍實皆徇之過也此患在不任也患止此乎抑有大者焉朝講不御而官府之情日隔國本未定而貂璫之勢日恣上供不省而公私之積日貧患莫大於是然三者非相國一手一足之力

李本寧集

十九

也不平不審不任則相國責也公盡其在己者以待天定而已昔伊尹相業論者謂自一介不苟取與始公取與義嚴先聲所振宏矣某從公遊垂三十年號為知己狗馬病力乞長休告幸不填溝壑日久與鄉三老望見德化之成故不欲以非義贈公為公相業嚆矢云
平與審則摸稜易生任則執拘欲速易起甚哉人品之難全也然能以廉鎮俗亦是特世之相

○○○贈福建參議周公序

歲甲子周用馨舉楚不佞與焉明年用馨成進士拜樞陽令越三年戊辰不佞通籍守著作之庭又二年庚午用馨徵入爲給事中方是時鄧有六七大夫者同朝以次過從月益三之一相得驩甚亡厭也無何用馨出爲福建參議守延平邵武二郡諸大夫聚族而語曰以用馨之賢出入禁闥拾遺補闕固其所也使隨牒平進遠在閩海無乃不可乎不佞顧謂諸大夫若以閩爲不直用馨意者哉

李本寧集

卷一

士離疏釋臍而升木朝髮膚以上皆縣官所有悉所使之耳中世仕人不欲去輦轂依日月之末光是以陳子康積恨于京城張膠東自歎其無奇兩公擇官展節君子無稱焉且也邦畿之外莫非王土寧能真不理乎彼夫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要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用馨不鄙夷爲令治行聞天下既爲天子諫諍之臣不色喜今豈以是爲不足乎人言藩臬大吏見御史中丞直指使者輒詘體却行以爲惡孰與爲令時蕭伏候貴人車

李本寧集

卷一

二十一

不敢起視也諸大夫比肩而事主主上垂拱仰成朝無缺事卽用馨謬謬安所用之假令溺其職墨屎啖彼善事當塗少濡忍且莫問可坐而致列卿則用馨不爲矣子言之可言也不可行情子不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不行也此年言者持文墨論議相高以施于政譬石田然用馨在諫垣操大體明習當世之故今往矣見諸行事令世以此益重言者顧不偉與不佞鄉聞閩人言島寇起海上犯閩疆場日駭獨用馨所部未被兵然軍興一切

率倚辦二郡民流冗稍稍衆矣夫驅民以禦寇易使民爲寇而禦之難不佞度用馨方難閩何易哉諸大夫皆曰然於是設供張祖道都門歌驪駒之詩既闕某前致辭曰不佞宦六載無論其它卽吾野人繇朝衆數歷四方者凡幾重者領方岳次不失二千石不佞猶然咄咄飽侏儒囊粟得無有掬掄我者耶諸大夫粲然而笑用馨亦大噱遂登車去

高光祿壽序

余所善欽人吳生惟用別去二十餘年索我南新市中問其二十年安在曰金陵廣陵間問所與遊曰南陵高君最善今年七十矣請以子一言爲壽問高君何狀曰高君家累巨萬嘗入貲爲光祿官屬竟不就而廣陵江淮間一都會其居處則百屋九市重閣邃閣崇臺繁榭繡栴鏤檻雲梁藻稅寒暄燥濕無適不宜非深山大澤穴居野處之寂也其服食則復陶派白方空黃潤列鼎八珍九醖五李本寧集卷八 二十三

此無後樂
君不厭
治之所由
成也

聖人之養
民期如此

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又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已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抱鐘而朝可也游鳧問于雄黃曰今逐疫出魃擊鼓呼譟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先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臟故擊鼓呼譟逐疫出魃黔首不知而貢以爲魃祟也仲尼問于李本寧集卷八 二十三

太史大弼伯常塞稀章曰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何耶大弼曰是因是也伯常塞曰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俗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稀章曰靈公卜沙丘而吉得石洗而祝之有銘曰靈公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夫高君者豈不以人物利害相櫻委蛇而同其波交食乎天交樂乎地得衛生之經若鄭簡之

爲樂者乎抑受命于地松爲獨也天固前定之若
衛靈公之爲名者乎生之迹高君無乃觀逐疫出
魅者耶幸爲我如廣陵觴高君而叩之其何途之
從尚有以語哉

分明畫一膏梁子却又爲他宛轉生出前論以
解其糾中間所以壽之不在焉可云善作
亦可入滑稽傳

李本寧集人 卷一

二十四

汪太學壽序

汪太學二如蓋永叔從叔父也而有總角之好八
月六日春秋五十永叔過余徵言爲壽問太學何
如人曰叔父居恒慕古賢豪長者屬小子書之四
壁朝夕誦說鄉往之今日之事於古人有合者否
余曰有試舉所聞而子自擇焉三代時衛大夫蘧
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晉郤縠行年
五十教詩書說禮樂守學猶爲趙荀卿年五十始
來遊學於齊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坏序列著數

李本寧集人 卷一

二十五

萬言三爲齊祭酒焉其下漢朱買臣家貧好讀書
五十始爲會稽守楊震明經博覽五十始仕孔融
年五十而愛彌衡才爲忘年交晉孔愉五十封侯
侯印龜左顧蓋放白龜之報而後有趙耽以牛與
李玄度葬母夜行遇老母遺金一餅曰五十後富
貴無忘也唐高適五十始留意詩什以才氣自雄
辛讜慷慨重然諾專務賑人之急年五十不求仕
進而以平賊功拜御史適至封渤海侯此於君家
叔父奚若永叔曰叔父好義而博施也如愉如耽

之寵光無數。

不朽江河同流可也永叔曰命之矣叔父拜先王而書之壁誦說鄉往之則爾叔父之壽雖與金石有盡也諸君子年千世百而姓氏奕奕竹素間壽莫久于是子之叔父比德諸君子他日有高其義天不命當軼諸君子而上之不佞曰子言誠辨然孫叔父言無轍跡言無瑕疵任天之便不習而無不利其於古人蓋亦偶合然成耳是為玄德以祈

李本寧集

卷一

二十六

如識其省身寬過也如伯玉其以儒術緣飾也如穀其五子一孫悉聯師儒以教之學詩學禮如卿如震其不賢知先人而折行輩與小子甚歡無間室家若琴瑟靜好則較買臣適過之遠矣小子往為叔父書於壁者漫不省記其姓氏以先生今所臚列叔父何讓焉叔父不言而躬行正唯小子不能學也夫諸君子大皆公侯次者卿大夫守相御史皆表見于世而叔父獨以逢掖之士巖居川觀不暇名不希人爵諸君子出五十以前積功累

刊于徵事可奪五花之簪

李本寧集

卷一

二十七

○○董節婦壽敘

不佞之叔弟益受室吳氏云。吳家邑西北斗絕。山中其人惟少文。而哀然者為茂才。茂才年二十。時母董孀人。年二十有一耳。惕欲絕。已自念曰。吾以死從死者。則誰與生。生者以吾死而死者。則中死死者。吾其以心許死者。而以身撫生者。吾身終死者之身也。日夜澀而抱哺茂才。淚集於乳。而俱飲之。婦如姑姊。見者人人為流涕。而茂才稍長。

李本寧集

卷一

二十八

出箇中書授之。是而父手澤也。孺子必成誦。吾試聽之。才長。踴躍謝。謹受教。孺人乃始問家人產首。不啻叩。不曳地。辨色而起。諸戚族以次受署。至莫告成。家具。繇此日。羨茂才得專精於學。而居恒自傷。生不識父何狀。母也。而更父。我所以將。母萬方。必得其。今年臘之九日。孺人年六十矣。內外宗介紹叔弟。而微不佞。辭為壽。其所以徵詞。第以孺人之。為。十年。如此。其享也。不知孺人之。幾四十年。幸其。也。不佞視學秦中。日微所。

李本寧集

司諱察婦女貞烈者。以名聞。願事不盡實。而得聞於上。必其有強近之親。或名都大邑。眾所耳而目之者也。未有得之深山窮谷者也。孺人居深山窮谷。非聞家華貴。素講於女史。姆訓。忍萬死以殉一坏之土。而存六尺之孤。豈以聲音笑貌。為要譽於鄉黨隣里哉。國家明章婦順。如孺人者。例得旌門。加綽楔焉。而孺人名不出。桐閭。何徵茂才為子。叔弟為館甥。即行年六十。猶之匹夫之為諒也。雄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士巖居川觀。與木石麋鹿。伍君子。猶采其行事。日之逸民。傳之高士。女有士行。其難信。從男子。獨奈何。以微。逃見。道不佞為書其。今。承。風。載。筆。者。有。取。徵。焉。孺人之壽。在名。不在年。自今伊始。不佞莫能窮其筭矣。

烈與節有辨。烈易守難。而與涉境艱危者更有辨。若此之節。可云節矣。

李本寧集

卷一

三十九

漁父辭引

郝公琰工詩而貧櫟舴艋游江湖間十年與漁父狎為漁父詞示余其于家則張融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其于魚則王弘之釣亦不得亦不賣其子與寄則張志和烟波釣徒陸龜蒙江湖散人詞之聲音調格相出入矣余家三澠水畔漁釣故其本業為世餌所中三仕三已今老病免青籊綠簑返其初服將從江上丈人遊顧不如公琰習于水也請為先導而余擊榜鼓柁和之

李本寧集

三十

陳野有致

張翥詩草題辭

澄江繆太質者余識之郝仲與所其人有處虎頭之癖米南宮之鎮不可一世而獨與里中張翥韞之善携以造余曰使君庠中那得無此客既見接談與太質草木臭味也已出一編詩則沈千秋尹孔昭兩君皆為之序亟稱張翥張翥云余因語韞之子詩亦如子翥離離若綠吸竹者其疎露挺勁也鬱鬱若春田前者其密緻敷榮也本自骨中者其獨造不襲人口吻也如戟如虬如蜩毛璞者其

李本寧集

三十一

發揚刺舉也用弱而調因風披靡者其冲澹超逸也布置勝人者其格律齊一也然若玄圭者其色澤朗潤也惜哉生不逢時為宋于思人議之曰于思于思為楚長鬣為謝瞻殊毛為劉瑜方正為秦軍喜怒府公翥起為桓溫秦軍當時稱翥而第以吟安一字之故時然斷數莖哉雖然三國時魏有鄒下黃黃稱黃鬚兄吳有會稽紫蜀有漢壽絕倫出群其成敗異轍而英雄自有所屬髣復何可宋人哉美子詩亦如美子翥足矣不然翥如臨淄

子小人
有以退

屠商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也。且夫太實若傳說
李廣假貌可相易子豈惜此而其文藻者見名踞
子上何也。攀龍將虎為富貴客僅可駭俗日耳。兩
人俯而掩口。因題其語于詩草之端。
前則弄圖後為鬼薄真博洽君子。

李本寧集入 卷一

三十二

○○緣天小品類詞

王氏

王氏故多酒人酒正使人自遠光祿之言也。酒正
自引人着勝地。衛軍之言也。三日不飲使人形神
不親佛大之言。名士不須奇才得無事痛飲酒就
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孝伯之言也。唐無功所著醉
鄉記五斗先生傳及他詩歌率可傳。婁東王時馭
自號酒癡好酒不減五君其詩文所謂緣天館小
品者清言秀句多人外之賞起五君九原。揮塵餘
醉定入世說言語文學任誕三則中其妹俯清藻
李本寧集入 卷一
生為梓行之以示余余惟五君皆有官職而時馭
相國從弟布衣蚤死即無功傳唐書隱逸當遜一
籌是又烏衣馬真佳子弟之所罕有也。
王氏佳子弟不止此而王氏酒徒則已盡于此。

三十三

林和靖詩題辭

望舟州先生評詠梅詩林和靖暗香疎影非所賞
余友汪仲淹謂其隱節不如謝阜羽而郭索鈞勸
語更俗此兩詩獨見稱于宋人宋詩可知已凌初
成得和靖全詩示余為之續句若夕寒山翠重秋
爭鴈行高青山連石城春水入柴扉寒烟宿壚落
清月上林塘樹最歸夕鳥湖景浸寒城靜鐘浮野
水深寺隔春城水風清晚釣花日重春眠破林霜
後月孤寺水邊山野烟合樹色春浪翻河稜林深

李本寧集

卷一

三十四

喜見寺岸靜惜移舟山空門自掩書永枕頻移鶴
閑臨水久蜂嬾采花疎春滿吳山樹人登汴水船
春江片席遠松月一房空雲噴石花生劒壁雨猷
松子落琴牀鵬鵬嬾擊三千水龍虎閑封六一泥
新題對雨分簫寺舊夢經秋說杜陵拂水遠天孤
榜晚夾村微雨一犁春水連芳草江南地驛隔寒
梅隴上春新溜進涼侵靜語晚雲浮酒上殘書春
色半歸湖岸柳人家多上郭門船波涵洲渚初收
潦露池菰葭未作霜橋邊野水通漁路籬外青山

環翠堂
五心

見寺隣橋橫水木已秋色寺傍雲峰更晚晴烟舍
綠樹人家遠雨濕春風燕子低此皆五七言律聯
句佳者雖其景易窮其才未超而就一時意象得
之故已不減唐調其他體若起結佳句未盡收也
宋人于律詩何以舍此取彼後人又有不讀唐後
書之禁未觀其全遂致紛紜試掩姓名虛心玩之
即不足擬孟襄陽其于郊寒島瘦似不多讓真宗
時嘗召魏野賜和靖粟帛野有辭召表和靖未見
謝賜有表否而絕筆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
李本寧集

卷一

三十五

無封禪書之句或謂真宗溺信天書惡遺議林下
識者故為賜子良異有一言之贊兩人終不言及
則和靖品誠未可輕議別著省心錄朱紫陽疑是
後人偽為以其生平吟咏著述多不存草非曰錄
之無當也接輿老萊鹿門之徒尚與妻子偕隱而
和靖不娶無子取法唐陽城獨此一端非中庸耳
初成大為孤山吐氣鄉里後生表章先進厚道當
如此矣

所見不及所聞不妨為魏公藏拙所收不及所

遺亦須爲林公楊美。一經拈出。覺孤山處士何難並駕襄陽。

卷一

三七

原缺第三十七葉

○○○愁話題辭

章晦叔書其所自得與古人遺言會心者爲一編。名曰愁話。余讀之爽然。此吾家柱下史指也。其言若朴若濁。若昏若遺。若昧若辱。若偷若淪。若缺若屈。若拙若訕。大似不肖悶悶。頑且鄙。不一而足。皆愁法也。豈惟老氏虞舜野人尼父無知。顏愚曾魯非愁。而何惟其能愁。是以不愁。晦叔落落穆穆。不可得親疎。不可得貴賤。不可得利害。其人愁故其話愁耳。高以下爲基。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晦叔布衣。非愁而何。稱夫愁者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一以已爲牛一以已爲馬。呼牛呼馬何所不應。晦叔而真愁也。余且呼爲章愁。必承響而應矣。奚論話哉。

爲愁轉註而愁且足重矣。

李本寧集

卷一

三十八

戴瞻侯題辭

孟少孤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今之所謂高士者皆名山人而山人多以詩自高要以冀荐紳唇齒爲糊口計詩亦不名合作此

以給便司
下十八

其風莫盛于江右而吾楚頃多有之惟監利戴瞻侯不然瞻侯家自溫給雅好遊其遊不向人借資和稱詩其詩不襲人餘唾一洗山人習氣庶幾高士之風稽叔夜有言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

李本寧集

三九

長壽堂以
獨和才

不足瞻侯遊廣陵得二姬麗干范少伯扁舟所載士大夫以爲奇歌詠其事或謂此伐性之斧將不免長卿消渴而瞻侯神明意用曾不怠沮賈其餘勇稱詩日有逸趣彼其之子如涸鰓泣車轍候鳥噪野田以觀瞻侯則帝之懸解與屬疎之於也豈非足不足之明驗歟瞻侯爲山人詩人吐氣爲楚人生色矣

只一無求便日在山人中勝山人多多許不然卽一屑有不能舒其性靈無嫌酷掃

翠娛閣評選李本寧先生小品卷二

京山李維禎本寧著

錢塘陸雲龍雨侯選

仁和陶良棟贊皇評

馬塔題名記

季秋之九日余所舉士六十五人者隸金爲會于馬塔已乃礮石書其名以志不朽而請余記其事維時藩臬諸大夫咸在謂余與諸士有一日之雅也復相與從吏其請余不獲辭用申告于諸士曰士非無榮名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君子台光醇德

以各著

李本寧集

一

以峰神天

爲世作程展承錯事必有殊尤絕迹紀于太常考于鍾鼎載于國史里歌戶誦榮問休暢而莫之遇佚此之謂令名始爲氓隸無可指數游于庠稱博士弟子矣舉于鄉登賢能之書矣仕于朝通金闕之藉矣其最尊顯者途人田父輟顧駭嘆而謹事之此之謂榮名兩者其名同其所以爲名異也古有躬布衣之行聲施到今而身都將相者無述焉彼其初穹階顯號亦足以歆豔一時人之耳目今至不得與匹夫之姓字同日而談必有故矣余不

名固不以金石久

此舉也至

儒深正

暇泛引。即唐之盛時。士題名此地者。不勝枚舉。仆碑斷。得百不存其一。二安所得名乎。即曲江故稱巨浸。業已塞為平壤。耕者牧者。嬉遊其間。蓋陵谷滄桑之變。大地且無定名。而何怪乎人之名。湮晦不盡傳也。仲尼疾沒世而名不稱。說者遂謂三代以降。惟恐無好名之士。乃其所以為名在彼。不在此矣。故榮名者外至之物。而細人之所貴也。今名者實德之符。而君子之所務也。語曰。名與身俱。達人傑士。至以其令名。譬諸蟻之附羶。欲去而不可。李本寧集 卷二

之則榮名又何足道乎。夫士行修而名不彰。有司之過也。名譽著聞而實不副。士之耻也。余不佞。既以錄諸士策名有日矣。諸士欲自為名。尚擇于斯二者。諸大夫皆曰。然。因以其言授匠氏。俾勒石之上方。

就名字立言。委姓以引之。趨避詳到中亦復嚴

善息處記

善息處

公清節。獨厲君。郡湫溢。既損月俸。繕新之。右有池。望鍾山。倒影如芙蓉。在鏡中。擬排一棹。收其勝。力不給也。大司空丁公。聞而善之。助之經費。為方丈室。公餘于此。栖遲偃仰。客過從者。可容二席。所為供。山色水光。外無長物。久或具蔬菹。酒醴。相勞而已。而榜其楫曰。善息。昔者養由基射楊葉。百發百中。人皆曰。善。有一人曰。可教矣。由基怒曰。子必能

李本寧集 卷二

三

教我曰。非能教子。支左屈右也。夫百步中穿。為不善息。少焉氣怠力竭。弓振矢鉤。一發不中。百發盡息。此楚事。君為楚人。而其官為兵馬射。固兵馬所重。命名誠善。然其事止游藝。藝成而下。與德成而上。有間。余以為論息之善。莫善于易。易之隨曰。澤中有雷。君子以鄉。勝入宴息。初之震動者。無如雷。而深沉者。無如澤。卦下震上兌。而兌正秋。雷始收聲。象在澤中。此亦雷之隨時息也。天地之氣。不舒聚。則不發散。而況于人乎。息之義有二。一曰止。

原缺第四葉

親變玩占也。君曰善哉言乎。勸之壁以詔來者。
息更有心息。形息。形息而心不息。爲害滋大。倘
中已該息之義。

西市愚人小傳

西市愚人者。余宗人長春所自署也。家于市之西。
人因號之西愚。愚人里有田連阡陌。而爲租挈所
苦。胥吏責進雞犬騷繚。遂不敢名一畝田。而課其
婦與女奴織。所以養父母。供祭祀。賓客。周鄉黨鄰
里。靡不取給焉。大宗祠有耐金。宗子歲簡宗人息
之愚人當受事。則舉而實之。告藏之地下。至期出
其家所奇羨爲子錢入之。宗子不失。泰系不爽。須
宗人竊笑之。愚人行之自如也。嘗買楚同舟者。
病卒。愚人爲布被歛之。爲掛載之。歸其家。中一櫛。
一簪。必籍記之。華冠敝履。無所遺失。舟人竊笑之。
愚人行之自如也。其買不二價。不逐時貴賤。賴天
幸。不乏買人竊笑之。愚人行之自如也。事親下氣。
柔聲卽誦誨。亦承以歡色。兄弟白首無間言。女弟
適羅球。無何球行。買久而不歸。愚人衣食之終。其
身卒爲節婦。載羅文恭公傳中。愚人老。校政二。
伯爲儒。仲爲買儒。以德表正其鄉。買以財振人之
不贍。事多咎。愚人愚人無可無。否仰視而已。里人

到今以爲口寔焉。舊史氏曰：古有兩愚公，其一見列子，其一見劉中壘說苑，以爲寓言耳。今以吾宗人徵之宇宙大矣，何所不有？邴原不云乎？人各有志。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則君以僕爲西家之愚耶？夫愚人者，東家丘所謂其愚不可及者也。

好個太古之民人，盡如是世大治矣。

描寫處筆舌皆工。

李本寧集

卷二

七

丘節孝家傳

丘節孝者，臨川石池季氏女也。十六而適丘，贈公御秀一歲，舉子毛伯贈公，故以儒生行，買什九在外，其趨利如布帛之有幅焉，無多餘之贏。邑邑不自得，歸而病，六日卒。語節孝，足令業儒母若我空自苦節孝泣受命，哭踊絕，嘔血斗許，不內勺飲者五日。舅姑慰勞之，責以大義，若必死從夫，所以自爲善矣。謂吾八十兩老人與六歲孤何地，獨不念其夫訣時屬意者耶？節孝寤而起，日食粥。

李本寧集

卷二

八

一甌首如飛蓬，卧靈牀頭三年不脫髮。五年不知肉味，曰吾不能效男子廬墓姑，以此告哀耳。營葬贈公，蒙垂若洗，諸索責者沓至，家人憤言發救，死不贖操，我無已。嗟乎，節孝不可良，人生平不侵然諾，吾實負責使良人負，不贖名所不忍也。盡以其遺產償之。會歲戊巳大饑，日勤機杼，纂組市梁粟，春採精鑿以食姑舅，而身不厭糠覈。姑死，送終之事，典衣以克易，而當禮舅病經年，百方醫療，數焚香祝天曰：羸者瘳也。見齒長矣。請早就死以代舅。

忽聞仆小選甫蘇若有拯之者。舅病尋差。舅不滿
百者纔五年。每語人。獨子早死。天幸以吾兒婦為
吾子。必有以為吾兩人報。吾婦者。意在吾孫乎。而
節孝鞠毛伯。拊畜長育。顧復出入。腹之備極辛楚。
毛伯少仰穎秀。善屬文。為擇賢師友。雖百里而遠。
執贄贈問。必臚聞有嘉客。滌器刑牲。享以好饌。竟
日夕而瓶不罄。疊不耻。君子比德于陶士行之母。
云毛伯估計吏。重違節孝。節孝不善也。老婦有婦
可無尸。喪有孫。可供笑色。無所事兒兒。寧須乳耶。
李本寧集 卷二 九

吾自少至老。足不出閭。今送兒外。以明有事四方
之義。從是微一命。委身公家。無以老婦為念。毛伯
長聽而請。大人復何言。曰。吾無遺行。以辱子。子亦
無遺行。以自辱而已矣。其年病。聞毛伯舉進士。臨
其婦與孫前。老婦下報。舅姑若良人。庶幾無憾。遂
卒。毛伯以母節孝。聞于朝。其鄉數百千人。上書當
路。白狀。方伯議旌門。報可。毛伯名兆麟。今為行人。
服膺母訓。有終身之慕焉。舊史氏曰。詩錄共姜。春
秋紀叔姬。然皆無子。劉向列女傳有殉夫者。有訓

子者。又不必于尊章備養。生送死之禮。以余觀丘
節孝。蓋古人所無。何論叔季哉。
敘致節孝。言簡而思深。節孝疑猶在也。

李本寧集 卷二

十

○○○ 緯文經武箴 有序

杜曰章元戎。構緯文館。經武堂。蓋余所命名也。既成。屬余題詠。時正讀易。取其語義似者。綴以貽之。文武道大。易學精微。談何容易。然百慮一致。雖不中不遠矣。

乾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君子學以聚之。間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坤黃裳元吉。文在中也。屯君子以經綸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同人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大有剛健而文明。貞文明以止。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坎君子以常德行習。

李本寧集

卷二

十一

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革上六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繫辭曰。富有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夫如是。然後名爲緯文。

右緯文

蒙上九利用禦寇。上下順也。師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說之。初六師出以律。九二在師中。吉。六五長子師師。同人九五大師克相遇。太

有君子以遏惡揚善。謙六五利用侵伐。無不利。上六利用行師。征邑國。損君子以懲忿窒欲。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國。繫辭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如是。然後名爲經武。

右經武

原來數年硬用經語。却是先生作俑。雖然五經豈是易窺其源而善用之。則經卽我也。寧是今之書郵不辯而妄投之。

李本寧集

卷二

十二

○○○ 妙啓齋銘

治天事人。道莫如嗇。少私寡欲。是以聖人被褐懷
王。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是以早服。致虛極。守靜
篤。質真若渝。太白若辱。猶兮若畏。四鄰。曠兮其若
谷。澹兮其若海。敦兮其若朴。萬物並作。吾以觀其
復。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謂深根固
抵。長生久視之道。故知足之足常足。集老

○○○ 又

無勞汝形。無搖汝精。無使汝思慮營營。無以故戚

李本寧集

卷二

十三

命。無以得殉名。緣督以爲經。得其環中以隨成。修
胸中之誠。以處天地之情。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
明。彷徨乎憑闔天地。爲合一喙鳴。肌膚若冰雪。綽
約若處子。官知止而神欲行。風與日相與守。何而
何以爲。未始其櫻。可以保身。可以盡年。乃可以長
生。右集莊

王良之御。驅駕唯命。歐治之冶。金銀悉銘。

○○○ 硯銘

潤之其象。乾也靜之其體。坤也注之其藏。坎也用

之其文。離也此之謂易之道也。

要言不煩。義無不括。

李本寧

卷二

十四

人得之其
雲外

○○○ 陳司空象贊

其神雋朗而澄凝其骨勁挺而秀清其氣異壯而
和平其度廓弘而深沉其貌整栗而雅馴其志不傷
物善不近名丈夫而處女操大人而子心謀王
斷國修已安民文為威鳳仁為祥麟直為神羊化
為搏鴈鴻羽可儀龍德可行立于朝社稷臣祭于
社鄉先生五福所不足者富所有余者多賢子孫
國無老成象則典刑告史作贊以副汗青

微言冷語揚調至矣

李本寧集八

十五

○○○ 胡汝濟象贊

其標格挺勁巖眉之卑九州也其蘊蓄深長二江
之帶雙流也其意氣軒舉三峽灩澦之奇也其韻
宇溫文濯錦浣花之秀也其精神沉定青羊玉局
之仙也遠而望之不知誰氏之子迫而觀之安居
胡汝濟甫也

體格亦韻

萬是木心
山脊

以誇其
貌

○○○ 張孟瑤象贊

貌不勝衣志則雄飛口恒啼饑醉鄉是依無棘草
無金緋無易微無策肥竹下有扉蘆中有荷入山
有薇牧犢有妃情內者孔微音大者聲稀去不歇
獻來不伺瞻崇不幾福不肅可隨可違任舉任非
貴知我希將百氏兮芳菲操一家兮杆機雲漢兮
手揮朝陽今髮晞文采今從華潤今珠璣飄揚
今龍旂激昂今虎威長而顧咸其朋舍張孟瑤誰
與歸

李本寧集八

十六

可諷可歌

○○○ 丁南羽象贊

巖然如山曠然如谷汨然如孩溫然如玉萬象生
身千秋貯腹詩賦圖書金石綠竹咄爾乾坤大布
示人所應有事皆足
應是一博學人

二三集
易書

○○○劉明府象贊

其鬚眉疎秀。如其襟度爽豁也。其眸子瞭然。如其明哲旁燭也。其椎準隆起。如其風格高岸也。其質幹清臞。如其操修介約也。其容色愉悅。如其衷悃慈惠也。其府理密微。如其意思祥序也。洞酌之雅。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參蕭之雅。曰樂只君子。保艾而後。宜其仕與誦。沒有象賢也。

與胡汝清格同。胡贊擬以山川。此則就象而擬之。緣外以達其中。

李本寧集

卷二

十七

○○○吳長公象贊

吾與君無素不識。何如人而君之友為言。君敦詩悅禮。容貌恂恂。聚百順以奉二親。施及九族四鄰。儉而中節。富而能仁。病且革。授二侄各千金。受業成均。其子似穀。號為雅馴。信如是。吾且擬君子先民君子之倫。

惜量如金不輕貸。

○○○修天竺寺疏

杭州天竺寺。地接卧龍。巖標靈鷲。音慧理肇開勝蹟。隋真觀崇構精藍。三天竺山勢飛來。擬顯江湖秀色。九里松風聲吹向。宣揚滄海濤音。殿高百尺。琉璃詹櫺。栢日臺。幾重碧玉。香火蒸雲。歲歲年年。風風雨雨。鼠將窠。龍已巢。旛繡柱。雕梁。蒙綠蘚。溜塵之流。鉢衣寶座。腿金。栴珠。澤之光。王孫士女。失其瞻。長者宰官。難坐視。何必拾王珣之宅。但須斷白傳之量。願他心。卽是我心。破慳入道。看佛。

李本寧集

卷二

十八

面亦看僧而隨意。結緣散有限財。為無量福。修今世果。作後生因。繚繞紺園。東寺竹連西寺竹。嗟我琳宇。上方鍾和下方鍾。皈依丈六身。憫守財虜。入阿鼻獄。超脫大千界。同散花女。升兜率天。唯富人善慳。女人樂施。一網收入。

○○題杭景圖

杭郡湖山自勝。南宋遷都。所建置等。于中原。甲于江左。大明爲天下首藩。聲明文物。日益繁茂。若武林舊事。西湖遊覽志。見者色飛。雖幸寓目。孟民部推四之暇。吟眺殆遍。念其尊人八十有四。不能輩以來。而繪圖歸奏之。比于宗炳畫壁。以奉尊人卧遊。亦養志之一端也。夫杭人仰機利而食。力田者鮮。雖厘市百貨之湊。然人以負載出。以身捐。無積藏。奇羨嘉靖來中。倭患頃者三。倉以織造採礦權。李本寧集入 卷二 十九

稅至而姦人爲之爪牙。拊克萬端。率以高貨市田宅。至于日川飲食。無不翔貴。物力愈詘。巧僞愈滋。軍民兩變之後。虫易與爲亂。航海市夷。漏言國情。島寇烽警。時至。民部披圖。蓋有無已大恤。戢思其憂之指焉。非直爲觀美也。

昔胡贊皇有聯句于湖心亭云。四壁笙歌尚有窮民悲夜月。六橋花柳全無隙地種桑麻。人謂向熱鬧場中作冷語。噫。能作是冷語。杭可以。不疲于此。文亦云。

○○題劉翁壽詩

劉翁鍾鼎家聲。其襲世學。心燈夜炳。烟花夢于韓。樂意。語晨。飄綉紋于江筆。江淹夢數奇。猿臂。僕夢雉。噫。欣有奎衡于焉。通軸。謝勿與之丘壑。寫照傳神。仲長統之園林。賦詩樂志。討論芝桂。華訪薛羅。溪宛轉以通。橋。鸚鵡波常泛綠。樓。歲。幾。而。閉。鎖。鸚鵡。袖。可。窺。班。班。尊。萊。秋。風。盤。羞。鱸。美。桃。花。春。水。網。舉。鰕。肥。樵。泥。互。物。咸。登。茂。草。嘉。蔬。自。挺。道。通。汗。漫。機。欲。忘。陽。上。下。沿。遶。船。如。騎。馬。或。鳴。榔。而。廢。欵。乃。李本寧集入 卷二 二十

抑擊壤而效康衢。付萬象于沉冥。命入禽以遊戲。况復門標鳳穴。巷號烏衣。合經味道者。比肩鼓篋。禾芹者。踵武婆娑。安庶境。客與蘭階。枉靈壽杖。以等身。醉屠蘇之婪尾。婪尾春歲。殘。殘。畏。壘。夢。入。華。胥。日須在房。斗杓建成。是月也。翁花甲周而載始。若先煥其如新。辟邪囊。桓景之萸。餐英把陶潛之菊。九晚。蕙。蘭。競。秀。四。方。弧。矢。重。懸。馬。序。來。賓。暨。蟄。供。客。坐。盈。北。游。頌。擬。南。山。泛。大白。以介齡。藉流黃而栢食。時則有朱君兄弟。交深管鮑。婚睦潘楊。旅進承

筐。惟循故事。升歌加爵。無取陳言。屬野史以修辭。
類。厄人之代。祀庶幾燕喜。通大道于三杯。自分蛙
鳴。謝長城之五字。

鮑而有骨。絕勝史鮑。

李本寧集 卷二

二十一

○○○ 朱修能詩跋

龔北作詩。託言應璩。以諷李壽。壽曰。省詩知來意。
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語言。若古人所作。則死鬼
之常辭耳。余謂此雖拒諫語。實可以論詩。今為詩
者。倣古人調格。摘古人字句。殘膏餘沫。誠可取厭。
然而詩之所以為詩。情景事理。自古迄今。故無二
道。惟才識之士。擬議以成。變化臭腐。可為神奇。安
能離去古人。別造一壇宇。耶。離去古人。而自為之
譬之。易四肢五官。以為人。則妖孽而已矣。蓋近日
李本寧集 卷二 二十一

有自號作祖。以倡天下者。私心非之。不敢訟言。比
得鄒彥吉先生序。朱脩能詩。雅與愚意合。修能選
體法。漢魏律體。法唐大曆以前。古人成法。得修能
而益見其精。修能韻致。得古人而善用其言。死鬼
之常辭。為賢哲之語言。彼恣心信腕。偷取一時之
名庸夫俗子。豈不甚快而卒為大雅罪人。下喬木
入幽谷。亦不善變者矣。因識數語篇末。鄉先生珠
玉在側。覺我形穢。竊附同聲相應之誼焉。

觀風會為挽回。不必反古。亦何必襲古。若打不

出死鬼窠臼。只是鬼才善川其言四字妙妙。
故是今古詩訣。

李本寧集

卷一

壬三

○○書蕭元戎女樂圖

晉史蘇曰。大有男戎。亦有女戎。克男戎。易。克女戎。
難。古英雄豪傑。殺人如麻。千里不留行。而為惟。牆
之愛所牽。沉溺困頓。不自振拔。雖以師尚父。鷹揚
必蒙袂而後戮。如已誠難之也。蕭元戎。季榮。討逆
賊。禦騎。虜。蕭如。蕭鎮。陝西。平。寧。城。威。靈。震。疊。乎。王
庭。意。其。為。人。猛。鷲。不。可。近。今。此。圖。蓋。少。年。時。嘗。為
江南遊。吳娃。越女。蘭心。蕙質。翠翰。眉。蟬。翼。髮。束。素
腰。橫。波。目。嫣然。一笑。使。陽。城。下。蔡。為。之。迷。惑。而。季
李本寧集 卷二 二十四
聲能勝之。所謂伐性之斧。曾不傷其毫末。豈有得
于素女儀態。軒皇所奉天老之教。彭祖養性。冲和
于玉房秘訣。耶。抑鳩摩羅什。吞鉢大安和尚。變聖
菩薩作狐僧。鬼心若死灰。華囊試之不動耶。孫武
習戰。斬吳王寵姬。為隊長者二人。士卒可赴水火。
西破楚。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平原君。斬笑。楚者。美
人頭。遂得敢死士三千人。赴秦軍。秦軍卻。三千里。
唯克女戎。則男戎可迎刃而解。季聲殆類是夫。夫
以季聲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固非即日飲醇酒。近

婦人耗壯心。保餘年。未爲不知季。馨亦未爲知季。馨也。

集事之富。如粉白黛綠。嫣然盈前。

李本寧集

卷二

二十五

故自前

金石

○○○牛石齋詩跋

方子謙携其友生邵少文所爲詩。視不佞既卒業。還問于謙。是詩也。而隸之牛石齋者何。子謙曰。少文才而數奇。久浮沉諸生中。得牛石而奇之。立之齋前。行飯命酒。披帙鼓琴。朝夕卧起。曾不相離。意與所會。就石上研墨點筆。沛然若或助之。已。擊石拊石而歌。若爲答响者。嘗與余言。夫不有煉而補。天采而鑄。器編玉而揮。支机而織。詩當如其藻色。有聲變于鐘鼓。鳴于銅魚。磬浮于泗濱。詩當如其

李本寧集

卷二

二十六

音調有煮如糲。液如華。脆如飴。赤如脂。灰如鼎。煎如鹽。令之千日不食。詩當如其趣味。有五車載而不上。數十人合舉而不動。詩當如其沉重。有治劔而切玉。樹陣壘而江漲不移。詩當如其勁利。有生而平。罷立而達窮。詩當如其情實。有履而登車。破而成砥。詩當如其平。正有鞭而流血。欬而受書。破而得印。刻而鯨吼。化而飛燕。詩當如其變化奇異。吾財得石之半。吾寄適于石。而爲詩。亦財得詩之半。少文言云爾。使君以爲奚若。不佞憮然曰。邵生

何薄言半也。謝靈運謂殷仲文讀書半袁豹。才不減班固。桓溫謂顧凱之。體中癡黠各半。少文之。半石也。取桓之半。贈之。其以半石而得詩也。取謝之半。贈之。亦足雄視一方矣。

書悟于劍器。道悟于黃花。石何不可爲詩。况其微石也。博其言半也。趣。

○○○儒士黃次公墓誌銘

有介叔弟爲黃處士。乞志墓者。問其名。治其字。君平也。其以例爲儒士。則大宗伯屬也。其卒舊曆甲寅六月某日。于淮揚客舍。其生嘉靖丁巳十有二月某日。其年五十有八也。其上世。晉元集以新安守家石嶺。再遷五城。三遷商山者。桂也。其五世祖士齊。其高王父德金。其曾王父永傑。其王父崖奎。其父城。世有隱德也。其配語溪程某女。繼瑤溪戴某女也。其子三人。國禎。國賓。程出也。國禮。戴出也。

其婦。禎同里吳某女。賓汪干汪某女。繼臨溪吳某女。禮馮塘吳可畏女也。其女二人。瑤溪戴子琪瑕。富程其婿也。其孫三人。廷元。廷贊。禎出也。廷璋。賓出也。其孫女四人。已字者二。爲儀川程子賢子某。爲蟾溪程延溪子某。皆禎出也。其事母且莫省視。先事而逢之。有所欲得。有所欲予。承響而趨之。如不及也。其葬王父。獨以已資。不煩諸昆季也。有顏其始祖詞曰。順德者。久而圯剝。爲新之。不斲費也。其姊適許氏而寡。矢不更醮。不幸無後。以貧。紀爲。

之棺歛而附其夫之墓以成節也其于弟有無通
共終身無纖微之間弟洛從遊至濟而病禱于神
謀于醫晝忘食夕忘眠弟卒無恙若神爲之佑以
旌友也其性汎愛人人有善喜而誦述之若已有
之有不善疾首感額以告是我之所不敢出也其
好施無論富有卽窶時赴義如渴霖恒垂也其幼
爲儒不竟而謀其弟與子與弟之子子賓爲郡諸
生矣他絃誦纓綬相繼而興者未艾也其治兄疾
百方願以身代沒而狀之哽咽不勝情者洛也其
李本寧集入 卷二 三十九

脫胎醉翁亭而輸其自然然亦可見文無定式
唯文人之善用

○○○祭信陵君

萬曆十有九年春二月郢人李某物土方慮材用
爲信陵君祠其年九月十有五日告成則又以意
爲信陵君像配以侯爵朱亥樂以剛鬣柔毛而代
爲祝史之祝命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
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
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君爲魏將內輯和
其民人而外聯屬五大國必有法矣爲魏苗患者
莫如秦力抗之使無東死而後已可謂勤勞矣雖

李本寧集入 卷二

三十九

然此已事也非大夫所以爲魏人祀君意也大夫
聞之生而精爽不二者其死必爲明神君之神不
與其入俱銷亡所禱於君有三事今大梁之都爲
王爲郡王爲將軍中尉以及諸無祿者數萬其於
國稱肺腑親猶君之于魏也食租衣稅歲費二十
萬不能爲國建標末之功民力大訕而甚者漁食
閭里藏亡納盜舞三尺法其在大梁大訕之域頭
顱挫抑而就刑者無歲無之國家稍開四民之業
寬越疆之禁廓仕進之路矣君何以殫其衷有如

以此祭天
而有不汗
者乎

萬曆十有九年
春二月

李本寧集

卷二

三

君緩急可使者出其間為國効一臂之力乎君嘗
 為魏王言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榮澤水灌大梁大
 梁必亡君沒而秦果引河溝灌梁三月城壞王請
 降遂滅魏設君在秦即灌梁必有以禦之自頃河
 溢卑陸魏人苦隄繇不息跣跣畢行殆無虛日彼
 河伯陽侯馮夷之屬信有之乎有之神固相從遊
 也能殺其勢無魚吾民抑能使金隄千里永無崩
 潰民有息肩期乎夫魏東則豈沛東南則斬黃豪
 桀渠魁所自起也南則荆襄古戰爭地也西則嵩
 盧之間礦盜聚焉北則河朔山東燕趙多大俠易
 與為亂而魏居其中于今為腹心重地大陸坦坦
 無險阻之固脫有一夫揭竿而呼百城自廢憂國
 之臣議宿重兵大梁以示幹彊弱枝備不虞徵調
 而兵殊縮朒不可用坐耗食耳君往所指麾而敵
 強秦者其兵非魏人也耶何古今不相及也諸侯
 之客進兵法君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乎兵法其
 書安在將待其人為北土之傳與神有是類是湯
 者君其馮依之以作我士氣與大夫由百世之下

李本寧集

卷二

三

等百世之前微顯聞幽以君為忠由才也而特祠
 君此可為知者道難以家戶曉也大夫日夕為魏
 策三事莫知所措微福假靈於君陰相之而明有
 徵則是祠也勿替引之矣醇酒與君約豈大夫魏
 人是為惟君血食是計君其與胤亥實重國之
 君以魏同氣為魏重策魏患練魏士以衛魏而
 今明獨非天潢河閭不可治乎士獨不可練
 乎祀昔之功魏者激今之治魏者也

祭尹孝康

士東髮受經。思以身爲國家效奔走。無絲毫訾議。于鄉用有地矣。不幸而不能奉臨軒清問。不幸而溢然若朝露以死。沒沒無所聞于世。豈不悲哉。君往與余等九十人者。歌鹿鳴而來也。其意氣皆翺翺自謂青雲可立致。曾不幾何而或仕或不仕。或死。或驩愉悲戚之態紛然不可勝數。孰謂君復寤志以沒也。夫仕者得用于今。未仕者待用于後。剖圭襲紫。連車結駟。執社稷之役。刊金石之勲。而君

李本寧集

卷二

三

天君如聞斯言也。九原之下。其可怡然自適矣。繁華轉眼。何限悲涼。

李本寧集

卷二

三

祭費太公

今所謂封君者其人非閭巷田野亦必由他途起家不敵其子之貴者也今所謂鄉舉者即不能盡成進士朝請選人而父拜官即不能大貴內則卿寺郎曹侍御史外則岳牧以下饒為之固未有棄之終身不仕者也其父鄉舉其子成進士父必仕仕不如子官始就封意若不欲困子以貴父子之間有競心矣子既仕得以貴貴其父父必欲貴自出不由就子封若薄封若不為是臣慰主也兩

李本寧集

卷二

三十五

得此教

人莫大焉微公誰與明此者公為德于鄉月旦評其善國聘儒雅風流後進所宗里中人又多君子必有能為公不朽地者不佞獨舉君臣父子之義可以備傳誄銘表之采矣

振翻人情創以偉論遂令太公獨高千古

李本寧集

卷二

三十六

祭郭憲副母

嗚呼恭人年十九而有家二十一而稱未亡人又三年而以憲使君為子七十有五歲而後沒不死于五十年之前恭人非愛死念死者無以死也死于五十年之後恭人非倖生知生者有以生也惟恭人得為憲使君母乃能為郭氏婦惟恭人不媿為郭氏婦乃能為憲使君母嗚呼是五十年間險阻艱難何所不當困心衡慮何所不至彼一旦喪失所天計畫無俚不勝痛悔怨恨則舉身而委之

李本寧集

三七

溝壑是寧可同日語哉立孤與死丈夫且有難易之辨矧于婦人嗚呼若恭人者可謂難矣不難死其夫難使其夫有子不難有子難使其子賢沒者不朽斷者復續此其難在人者也嗚呼于賢矣未必顯于顯矣未必賢賢且顯矣未必得身食其報此其難在天者也憲使君賢且顯嘗以恭人之節聞于朝為樹綽袂而表宅里更以憲使君屢諫又屢奉

天子之璽書褒封恭人嗚呼恭人所不亡于地下

者嗚呼恭人以人之所難備其身天亦以其所難而自效夫人之所難必自恭人始矣某等與憲使君同官于秦悲君之失恭人而幸恭人實藉手憲使君以嬉遊于九泉也

更有所主方不落悲挽之套如是是作文者不爾一際乎耳

李本寧集

三八

祭陳參政母 集是詞

有美一人兮蘭蕙幽而獨芳芳與澤共雜揉兮又
重之以修能內惟育以端操兮懷琬琰之英華竭
忠誠以事君子兮情與貌其不變曰而美其必合
兮夫人兮自有美子文質既內兮貌揭揭以巍巍
舉賢才而授能兮既遵道而得路哉陛下之赫戲
兮君之門以九重所作忠而古之兮求正氣之所
由欲少留此靈瑣兮用舍實兮以東行曰朕車俾
西引兮帶長劍兮挾秦弓忽返顧以流涕兮哀

李本寧集

卷二

三十九

都之日遠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願賜
不肖之軀而別離兮退將復修吾初服因歸鳥而
致辭兮恭伴弊而不聞願承問而自察兮忽謂之
過言曰勉遠遊而無狐疑兮徐弭節而高麗舉惟
君而無它兮出不久兮往不返鳥獸猶知懷德兮
嘗被君之渥洽豈余身之憚殃兮竊不敢忘初之
厚德吾令帝開開兮伏匿穴處爰何云及年歲
之未晏兮尚欲布名乎天下行不群以顛越兮雖
九死其猶未悔余既不能夫離別兮爾何懷乎故

宇閭中既遠遠兮豈惟是其有女聊遠志之所及

之孰云而知之明以告君子兮好夫人之淑儼
鳳皇既受詔兮摩錫余以嘉名佩綬綬兮
五色雜而炫耀老冉冉其將至兮余不忍為此態
也制芰荷以為衣兮余忍而不能舍也食不餚而
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漢虛靜以恬愉兮年既老
而不衰言與行其可迹兮芳菲菲兮皇天之
不純命兮限之以大段哉營魄而登霞兮奚久留
此故居聞至貴而遂祖兮名聲著而日延孽子之

李本寧集

卷二

四十

號咷兮哀枯楊之寬離望長俟而太息兮形銷鑠
而瘵傷白日晚晚其將入兮薄寒之中人曾不知
路之曲直兮又何以為此伴也同音者相和兮因
綯素而哭之重曰登白蘋兮助望辛夷指兮荏房
奠桂酒兮椒漿乘龍兮轉轡孔蓋兮翠旌靈之來
兮如雲展詩兮會舞聊逍遙兮容與長無絕兮終
古

廣南翠巖寺記

廣古之難難在以其法古也集古之難難在以其用

古也。自非能手。安免尺錦寸麻。先生固長于
此技矣。

卷二

三十一

陳明卿先生

小品

序



先生之序奇賞也。期于源
以玉櫛以雷絲以貞嚴以
介濯以色刻以耻味以別
淨以耘感以理醇以懼化

陳序一

以爛成持世之文嗟乎
先生囊括今古源不裕乎
予則曰心口一德業一不
岐德功言而三之源真玉
也蓋心源也雷以櫛之卽

去弱之解貞以縣之卽去
雜之解介以嚴則不苟下
一字之解乃濯以色而時
又曰去色其義何居則浮
艷汰而各現本然之色耳

陳序二

爲諂爲乞文滿天下宜刻
之以耻然借模擬恢諧爲
工則味又當別也味別庶
不耘亦淨守約而病去至
曰理感亦唯先生所爲文

以性情爲貴哉敬軒得其
正陽明得其達白沙得其
妙其以理動人也正以性
情動也耻緣外激懼則中
炯密靜多內力則不以文

陳序三

章易性命而醇聰明盡而
人力顯悟境空而天工現
夫亦化之謂已如是直榮
世哉予讀先生文知先生
爲文讀先生文益得先生

所以論文不僅伏其博也
 予行有宦笈必攜中有王
 言經濟文事武功諸類擬
 選置先生大文章茲則摘
 其敘述編摹之文之小者

陳序四

夫亦何大何小哉總一持
 世之文已耳

錢塘雨侯陸雲龍題



翠娛閣評選陳明卿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包少卿蒙泉公稿序

○○○朱秋崖先生稿序

○○○錢兼山先生廣川集序

○○○東粵李老師集序

○○○合刻兩先生稿序

○○○孟肖形年兄夢覺言序

陸明卿集

目一

○○○斗酒堂集序

○○○冒宗起詩草序

○○○樊大夫稿序

○○○宛陵遊草序

○○○張澹斯文序

○○○王宇皆集序

○○○萊陽左進士稿序

○○○康弱孟草序

○○○昭華瑄序

○○○張司李篤棐考滿序	○○○送葛父母入覲序	○○○藏書序	○○○續藏書序	○○○史記序	○○○漢書序	○○○三國志序	○○○奇賞自序	○○○續古文奇賞序	陳明卿集 目二	○○○三續古文奇賞序	○○○四續古文奇賞序	○○○諸子序						
-------------	------------	--------	---------	--------	--------	---------	---------	-----------	---------	------------	------------	--------	--	--	--	--	--	--

翠娛閣評選陳明卿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引	○○○七箋引	記	○○○銅井山重建石橋記	○○○重建悟石軒記	○○○重建焦山塔記	○○○天台第一遊記	陳明卿集 目三	○○○剡溪記	○○○紀遊	○○○聽僧說福勝石梁幽豁大龍湫五洩瀑記	○○○紀任名將定國是	○○○紀將	○○○紀將權	傳	○○○馮孝子汝南傳	贊
----------------	----	---	--------	---	-------------	-----------	-----------	-----------	---------	--------	-------	---------------------	------------	-------	--------	---	-----------	---

○○○大聖迦葉波尊者贊

○○○啓教阿難陀尊者贊

○○○應供賓頭盧尊者贊

○○○靖住山中難底伽多羅尊者贊

○○○西瞿耶尼州賓頭羅尊者贊

○○○東勝神州跋哩陀闍尊者贊

○○○耽鉢羅州跋羅陀尊者贊

○○○迦葉彌羅國謳諾迦尊者贊

書

陳明卿集

目四

○○○再出山與相知書

○○○其二

○○○其三

○○○題接引寺準提閣疏

○○○乞爲海忠介公請建祠呈

墓銘

○○○高仲子姬教十三娘墓銘

○○○前郡司李二姬墓銘

祭文

○○○祭大宗伯李湘翁文

○○○祭諸敬陽先生文

跋

○○○止贖題言

○○○題春湖詞

○○○祁司馬藏書約跋

陳明卿集

目五

翠娛閣評選陳明卿先生小品卷一

古吳陳仁錫明卿著

錢塘陸雲龍南侯選
仁和陳嘉兆和仲軒

○○○包少卿蒙泉公稿序

立於天
主臣相題

肅皇帝容直之聖主也。中于權相，忠愍死，中于姦
璫，蒙泉成，當公按楚，疏劾廖斌，為斌所先，有
逮問已得戍，沒谷不云乎。止因差惡二字，推此
法網先生笑領之快，讀劉華容綠野悔離三畝地
白頭重過六盤山句，爭饒荳花甚適也。居遑十二

陳明卿集

卷一

一

年出太夫人訃，慟卒，又十一年。

穆廟褒之存

憲皇帝時，王端毅彈中人李敬有，旨梟示東南，

幸則為端毅，不幸則為蒙泉，丈夫從其是，豈顧問

哉。公以遺部褒諸死諫之臣，窮惟

穆廟知之即

世廟亦知之矣。公行莊浪，見甘涼諸山，奔泉惜土，

人不善澆田，嘗一敘甘肅志，懸嘉峪酒泉張掖間，

壯心未可量也。僅以志節顯嗟乎，男子一訓勁骨

以錄其心

以錄其心

以錄其心

為沙場用，一片烈膽為社稷用，一段苦心為三廟
七澤用，至矣。即使頭顱如許，為斧鑕用，至極矣。
獨恨端禍之熾，上累聖明，辨之于早，可不與諸
嗚呼，富貴可暫，不可久，造次期沛，夷狄患難，可取
不可惜，吾儕去一忙字，占一暇字，履虎不嗔，入穴
必出矣。憶昔舊計，常流連詔獄，諸君子間，諱之
曰：人生事業，附戶第一，附戶事業，獄中第一。公等
莫如著易，慎勿挫過，後當思吾言。公與撫嚴勸
代人措答，何畏也。范同知獨勵睡，其與公久而俱

陳明卿集

卷一

二

以錄其心

化者耶。讀素難錄，銓次人材政事，雖執于戈，如在
禁園也。文章古勁，雍容慷慨，作詩歌呼自得，剛大
養吾氣，終緒思古人，可誦也。五臺先生敘曰：予兩
人皆藉閣相徐文貞公營救，徵文貞俱盡粉矣。故
人主以知人為急，宰相以救人為急，在詔獄戍
邊海，以讀聖賢之書，究當世之務為急。
讀聖賢書，所以暇也。究當世之務，可以消此暇。
審于久暫，忙暇之間，此先生所以處端禍者，宜
其所豫，故沉快如是。

朱秋崖先生稿序

中丞之被謫也。成福移于私。評是非。亂于野史。今去公數十年。閩紳疏于朝。日使嘉靖之季。早歲海禁。則王直徐海輩。豈敢復蹂躪中土。累數十年。以此思朱中丞。曲突徙薪之策。當追錄祀之。而名將戚繼光。俞大猷。一體賜諡。中丞埃命辭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其埃此疏也哉。公又曰。仰承廟算之成。不死于盜賊之手。惟慮妖邪之傳。或死于筆舌之鋒。死于盜賊之手。尚存忠

陳明卿集

卷一

三

義之。則死于筆舌之鋒。長作冤號之鬼。錄今觀之。公固不死于盜賊之手矣。亦必常死于筆舌之鋒。耶。公又言。一日未死。必以紀綱為重。國是為憂。公千百年之身也。千百年之紀綱國是。何日不憂耶。又言。閩外大臣。兼官守言責之重。巧為身謀。附勢之徒。方且談王伯。談伯夷。吏酷吏。惑世誣民。公之憂安底止耶。謂江左養亂。獨有投江加鞭之事。患難中以斃餘題稿。收曰奉命討賊。不奉命開市救焚。拯溺非雍容揖遜之時。除毀解脫非參著梁肉之

瘵于是革商船。嚴保甲。令甚嚴矣。公裕有司。惠好

豹。結中制。直以各寨責海道。以海道責中丞。而御史勿與禍。卒胎于此。從來公與私仇。盡忠報國。與全驅保妻。于仇何絲。公行兵以坐困為主。深入為戒。海上互相傳檄。輒先事調實。最持重。所至截斬。絲善知人。盧鐘命大猷皆樂為之用。入漳州甫三日。賊起。討平之。在寧波火館。投書鎮坐定海。援韓公在軍中有乞和公頭獻西人者。延頸示之。臨事決大疑。須得此氣象。遂嗟。公即斷頭陷胸。甘

陳明卿集

卷一

四

之若怡况。明主待以不死。加秩請謚。論大定于今日哉。先輩稱公不偷官而外交。不棄事而簡業。集以永感終感于太宜人。久擁絮襦。公呂仲木比之趙姬云。嚴海禁。則民不與賊通。而問牒不行。商賈不與賊遇。剽劫不行。坐困之自可致其鳥獸散。則嚴關出錢。富主徙薪之謀也。即如今民日輸米以資賊。而未價騰湧。把總率兵禦賊。宿于民舍。賊取其首不知。非通賊窩賊之驗歟。所恨者小民

舊利。又有強宗。經宦爲之主。率致法不得行。執
法者反有禁犬之吠。曾知貽國之憂乎。公名統
以僉都巡視海上。捕斬通倭及爲寇者。卒以盜
殺召誘。死于憤。後得胡公榆林收其局。然而亦
大恨。但功成後。亦以罪死。然平心而論。兩公
者。俱不可不畧其疵。而有其功。不然。稱仁慈矣。
廉潔矣。不能消亂。未形救亂。已壞。亦安用。若輩
爲妙哉。文長之言。處已者不可不思已之過。論
人者不可不思人之功。得之矣。

陳明卿集

卷一

五

○○錢兼山先生廣川集敘

余猶及事錢兼翁。壯懷篤志。白首一日。而口未嘗
言遷謫。自翁曾孫興立。啓篋中藏。閱世而廣川集
先之。表翁大節也。予乃得竟讀。嘆前華襟期宏遠
如此。胸中浩浩。豈可測哉。公位不酬望。而卒大年
憲老乞言。興利除害。三吳水利役賦。有詒必以告
蓋博聞。疆識陰行。善唯恐弗及。云夫青詞常
吉。非公意也。諷也。分宜譴甚。恥之不得。乃用察貶
嗚呼。愚哉。嘗誦東坡海上謝表。而有訝也。幼子作

陳明卿集

卷一

六

快心之文。門生躬治椽之役。生平得意。莫過于此。
魑魅奚迎。子孫奚酬。又見宅文字中。咨嗟泣少游。
而恨播遷諸公之弗永也。意者亦若翁借青詞諷
耶。予嘗謂遷謫居官。所時有也。積日月。取高爵。持
券而碌碌。廢豎則生人不幸耳。唐人不諫官。一部
唐詩皆可廢。試閱送黃閣上將。喉舌斗柄之司。絕
鄙。但可刪。而餞別逐客。遂能令詩格長進。以我利
鈍。使他人之文爲之巧拙。仕宦何必將與相。雖然
左遷又非難也。左遷而無聞。與樞要而速謗等耳。

兼翁所以居此者善矣。與立進士。少年高稱。而慨然遐慕在翁。不苟錯趾。與立素工詩。如集中潛遠。真寂每落句。伸太華之掌。非絲削成。令子令孫。博雅以世。所絲來遠矣。嗟嗟。快心之文。彼得于其子。而快心之詩。翁得之于其孫。皆天之所以光。遂臣。其立事親孝。家貧。僦屋而居。日不併食。能擊鮮。其已。其世。其味。中人哉。行矣。事念爾祖。其論。其為。其途。本輝。至于文之。提按環照。妙有。其思。

○○東粵李老師集序

某荆吳腐儒。受知東粵李師。五六年來。事師最久。師之知弟子。與弟子之知師。甚矣。丁卯秋中。師有南少宗伯。函寄文若詩。盈數百有奇。命集而序之。曰。勿勸勿諛。以兩言垂信也。蓋三代以上。心山一德業。一未有三不朽之名。不暇脩辭而實以脩辭。為居業出一言。告不媿之衾。影告不作之明廷。告。其白日行江河之天下。萬世未聞有剪刻造化。添。添花鳥。可以貴天文。燭星日者也。自三立開。而立。

陳明卿集

德衰于偏。至立功。然于小成。妄意千秋。托宿聊寄。楮墨于脩辭。若暇而脩辭之誠幻。不可憑矣。避人焚草。抑有微乎。則未聞創墳典之贖。抑拜颺之歌。可以貴人文顯化成者也。夫風與水相遭而成文。不相遭而亦成文。無他。誠有之也。彼絲竹之聲。出藏經于石壁。登天空之巔。遐妙響于行雲。吾師山嶽品也。翁河度也。龍光望也。自體閣分較成均。德造庶常。訓迪皆力。挽浮靡。思得寧靜澹明之士。與共持風教。示人易示人簡。示人超然無欲之文心。

詩之奇

詩之奇

故其文沉雄奇粲。矢為詩歌。壯氣之和平之心。生

靜對之名利之勝去。夫脩詞一也。誠不誠異。惟因

時而暢乎三代而下。知因時而不知暢。故其業薄

其詞浮。至宋似知暢而不知因。時故其心非不誠

而其辭費。立誠于先。剖幾于早。存義于餘。赴時于

敏。以左右飛龍。而後先天地。唯此耳。師署農部。僅

越旬。直陳留都大計。若曰。體篇如此。郡國可知。敢

將之急。大聲疾呼。平生所學。立誠而已。海內囑囑

試口相告。口可計。若爾。論道可知也。庖代若爾

久于校席。可知也。噫。宣公封事。強半理財。卒不與

劉晏等。則宣公立其誠也。豈謂晏等盡不誠哉。盟

心何如耳。

作文字無一誠。立于其間。便是偽理學。偽經濟

弁偏至小成。亦不可言。况欲以月露之詞。爭不

朽乎。心口一德業一。此宣公不與劉晏同年語

一也。拈出更令任才者警省。

不之其人

不可以為

○○合刻兩先生稿引

兩先生之品。不以畫重。兩先生詩格。多以畫掩之。

或曰。解畫易。解詩難。予謂正坐解畫者少耳。其實

詩中原無畫。畫中原無詩。何也。詩與畫皆寄也。若

寄之中。又有寄焉。則空庭之影。為之不落水。上之

波。為之不縐。不知畫鳥知詩哉。故兩先生之畫不

與其詩謀。詩不與其畫謀。詩與畫兩相高。而兩不

相知。又烏意乎。人知予謂一念不及物。便是腐腸

一日不做事。便是頑漢。二者。朝士犯之十五。隱士

陳明卿集 卷一 九

犯之十九。蓋必中情淡漠。而負義慷慨激烈。如兩

先生者。其人可以隱。故每每于筆墨間。微示其磊

磊。傾仰之色。豈易言哉。豈易言哉。吾觀一代始興。

聖君賢相之景色未開。已有人埋歛歛之光。及其

衰也。人材政事煥燭無餘。而又有入從歛歛收之

此隱士與氣數相為終始。吾所稱淡漠而激烈者。

紫陽猶知此意。故書晉處士陶潛卒。則不拘其官。

書管寧卒于魏。則不拘其地。史臣無識。往往以山

野陋夫克隱。逸傳隱士之統。遂云夫不為貞松。必

檢校之難
可觀其
之錄其
人故不
舍之其
松

長可傳也

為樵花。朝榮夕殞。矧其蕙藜。蓋二先生之所必剪
矣。石翁與先中丞同在成弘之際。官大理。時為贈
姚江十二詠。瑞蓮有圖。分竹有吟。予讀書東禪。觀
翁遺像。有留與清溪伴月痕句。遂以伴月題其齋。
既編先白翁集。購翁稿合授之梓。而謀廣于錢先
生成若干卷。嗟乎。吾耳天下名人熟矣。未有垂老
讀書絕俗。遁行介然不欲如先生者也。

少微之殞。偏在謝敷。隱士自有真也。通隱充隱。
如陶管者。幾人哉。與氣數相終始。待隱者不

陳明卿集

卷一

士

矣。如隱者自小何。

其矣
之不可

○○孟肖形年兄夢覺言序
陰陽立而人物生。一陽初發。二陽咸臨。草木生焉。
故草木。本居下陽在下也。三陽既交。四陽漸壯。
鱗介羽蟲生焉。故魚蟲橫身飛鳥兩足而昂首。陽
未全也。五陽健而決。膏脂生焉。故獸形近人。至六
陽全而人道立矣。陽生氣也。無陰氣以雜吾之陽。
而可以化天地之陰。故人能自生能生人。又能生
天地所生之萬物。胞胞其仁。斯淵斯天。而魚鳥不
亂于上下。肖形孟君集戒殺書。題以夢覺言。夢

陳明卿集

卷一

士

陰相素而覺以陽為徒陰。返于陽攝天下人。
息于炯炯不昧之中。小往大來。大者壯。大者正。人
脩君子之行。此銓衡大指也。予與肖形同講。曾
舟于其邑。稔聞贈君崇野公。孳孳好生。自字以教。
慈至誠感人。世有令德是集也。紹庭聞益光大之。
予為評閱。稍益數條。蓋閱餘慶錄。多出平湖陸家
宰云。飲之者。大司農汪公。稱平生不以飲食殺一
物。至親賢。保善恒如不及。高日時艱。不啻在己。其
心誠仁故也。肖形廉而敬慈而聚。取士必端其

不無二物
之陽氣充

卷一百一十五

之言科條有創民之事。噫。斯言也。神之聽之。平者不平。和者不和矣。公豈無法而處于此。如所云。方隅後視省刑薄歛之舊。驅車皇華。古勞臣任士人謀。尾謀與海若河伯謀。兼與山水謀者也。予今乃視公之政事矣。

倪寬課獨最循良之勝。為猛也。予瞻所至有聲文吏之勝。俗吏也。先憂後樂如文正。岳陽樓記。邊詞更足以傳矣。此世貴有文人耳。

心詩時迫興至。正是詩境。若待強索。便無佳詩。

陳明卿集

卷一

五

冒宗起詩草序

已未歲冒宗起于燈市。氣不可一世而恂恂下人。文特秀挺。茲集又一變矣。蓋游蜀作也。險阻。增壯采。嘗論文字如美人。浮香掠影。皆其側相。亦須正側俱佳。今文字日媚日薄。可科視不可正。觀如美人。臨水不可。臨鏡宗起鏡中人也。所着山水影。中影也。宗起自此遠矣。

媚則自薄矣。論詩主靈厚。伯敬自是確見。

陳明卿集

卷一

六

樊大夫稿序

所撰序其
其心世皆

諸利生其

可得聖賢
之心得亦
其心無欺

公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此無他故焉當其
執事管其時文望望將去之既得傳故帶耳束書
不觀耳其有洪思淵微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一
眾人心力耳目如風雨豈待吏事錯投操刀風雷
乃遊今刁哉楚樊大夫澹吏閑戶造軌襟期開遠
朗朗如千山寧弟誼人毋千秋讓已而生平片
言隻字珍惜秘藏若有神焉行事適機宜風采可
畏愛其表干蘇也同官故曰文章如珠玉能珠玉
陳明卿集 卷一 七

其文必風雷其政夫先資可以告君父裏言可以
對赤子凡案牘間低頭問疾苦皆一片空靈境界
與提筆時靜氣深心操摩聖賢之指歸一也書不
盡言言不盡意知不盡可以語學可以語政可以
語文矣所謂最遠而獨為宗其衡也耶大夫以漕
輓學叩嗚便志青紫方通仕籍便冀清華文章
政事皆作富貴之鄉能皆以一片靜氣深心行
之處為真士出便為真臣矣

宛陵游草序

撰序其
其心世皆

諸利生其

文士之不得已而用筆猶畫家之不得已而用墨
長年之不得已而用篇譬如東萊海市峨眉聖燈
非樓非閣疑烟疑霧正須箇中苦想又有摹而失
之者模母之不得已而塗臉支離之不得已而僣
僣樗木之不得已而屈曲皆矜嚴而可憎者也予
觀先輩大都法法則神拙神曠則法軼斯道中極
心折貞丈黃先生法之所不得已而神生神之所
不得已而法生每披一義非焚香靜坐不敢發視
陳明卿集 卷一 太

宛陵劉君為高弟子偕先生之武林道吳門出苑
咲而待余湖上其指蓄其詞潔其脈遠筆墨之徑
別無可尋臨似秋月照寒潭蓋由先生之法以入
先生之神精微又豁然先生既有許矣
神不得法法易拘其神神不得已而法生便是
文家三昧

○○○張澹斯文序

文章大槩如女色好惡止繫于山人山谷語不甚然也。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已橫枝山谷笑歐陽公賞鑒未到但說疎影暗香爲絕倒耳宋大內徵梅千種一本得自張公洞極奇謝此梅之遭耶洞口何嘗不佳絕吾輩作文正要看得澹澹于遇則可澹于文章之得失則不可楚張澹斯澹人也思奇而能法神樹而能凝骨藏而能振肝動而能鮮昔賢謂攻厲于困藩之外推陷廓清不惟不隨陳明卿集 卷一 九

衆而已且必以其文易天下而後止元結移脩是也然亦苦矣作古文卽爲元德穆脩可若時藝則微肖聖賢之精心嚴事帝王之功令昔賢所云得失寸心知其猶有千秋心也夫有千秋心則有得還有失此事可有工拙豈可有得失雪後水邊殿廊洞口得意于荒寒平遠得趣于木石瘦硬烟雲遠近蓋天桃艷李大都刺譏而梅花無彈文此花中之無蹉失者澹斯高才卓識精色山白善自護持讀其草用墨不豐而韻自傳清壯頓挫旦夕必

售何暇遠付百年家世清白于文中乃見之矣。

澹色清香悠然自遠。

陳明卿集

卷一

丰

○○王宇皆集序

表兄王宇皆。清真君子也。下帷攻苦。多沉鬱之思。可與細論文。余里居有年。嘗啓扉見之。終日危坐。寂無人聲。嘗試語之曰。所欲乎富貴者安已耶。住也坐也。臥也。噫。已耶。畫也。山也。水也。快已耶。茗也。香也。之三者。今有餘矣。何欲。所惡乎貧賤者。車馬也。語言無味也。漠漠然不足緩急恃也。之三者。今更有餘矣。何惡。宇皆聽然莫逆。則又語之曰。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古人寓言爾。物不可多取。况

陳明卿集

卷一

三

天乎。余索居無事。常坐千梅花萬荷花。慨然爲造物惜費。爲吾生惜福。陳自沙一生不受人供養。每有意乎其人。夫不受人之供養。難不受天之供養。更難。宇皆一行作吏。尚命爲儒。此亦辨志之會。鍊骨之場矣。苜蓿一盤。庶免北門之謫。雪花盈片。聊充季女之饑。君自此遠矣。

持一不可多取念頭。自入官貴貧賤場中。無不得。天不可多取矣。况于人乎。

○○萊陽左進士稿序

文章之道。孔子櫛之學詩。興觀象也。樂羣儀也。慕衷也。忠孝性也。辨物名也。文之可喜者多。而可怒者少。可以悅耳目者多。而可以事君父者少。始余讀左子文。如見其人焉。出觀之子。如見其心焉。既讀防岫篇。如見其事父事君焉。以春秋高叔庚辛。而起家毛詩。世其父傳經也。精于易禮。改春秋。法然白。孤子不更名。已竟卒業家左氏書。手澤存焉爾。則防岫斯名。左子之于諸經也。無弗治。儒者

陳明卿集

卷一

三

原本經術。左子原本事父事君。君親一也。邇之遠之者何。意義深遠。臣子有極思焉。文之有遠近也。亦然。夫文人標題。如孝子事其親。忠臣事其君。後辨論。逞學識。于君父之前。敢乎哉。蓋自用倒用逆用。反名不正。而渾雅之意浸失。邇者無所不嫌。未可以事父。遠者驚河漢之無極。未可以事君。左子以經治其身也。而身善。嘗試觀左子之文。于題神有迎而無距。如孝子瞻岫瞻岫。下上于雲山縹緲也。而題肖。彼津涉九流。句炊雲烟。所性不存焉。嗟

孝也

金之白文

陳明卿集

卷一

三

予文之衰也。一誤于用史。再誤于用子。最先誤于用經。用子史誤。執經以彈之。用經誤。操忠孝以彈之。何也。有事文事。君之心。然後有經。術有經。術然後有經。濟心術偏。經術必偏。經學誤。經濟必誤。子不云乎。隱居以求其志。志可求也。經濟不可誤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有一物焉。其農禮樂。挾之以趨。禮讓之風微。而治效罔覩。況其下焉者乎。今時文不。從不議。不變。不化。未有引經。語號為典雅者。即無不高談經濟。尊為言哉。

飽經史而不以經史供楷墨。深經濟而不以經濟入篇章。便足大破今時格套處。以此作型。猶有以假託典雅。勦襲附識時者。

康弱主草序

山水詩

陳明卿集

卷一

三

衡拔立楚岑。而潛霍為副。軒轅以並嶽。未嶽奚可並也。凡山川峻者。不必幽。楚祝融高。方廣遠。而石蘭芙蓉諸嶺。九向九背。故其文奇且曲。雄者不必媚。若武夷金簡。君山美酒。與孤帆共隱。約于江流。飛花滿洞庭。故其文清疎而淨。媚者不必蒼。太和南嶽。側身黑虎。有人焉。烏帽紫裘。正襟雪堂。故其文秀而整。深者不必遠。邇。巫峽極瀟湘。峒嶠絡繹。田疇。故其文起伏。後先如蒸。湘兄弟。因。陳明卿集 卷一 三

不必謂。郎官可湖。魚龍悲嘯。而鉅錫石渠之泉。作大乍細。故其文鬱鬱。幽沉。無垠。際天川性。逶迤。而蒸雲夢。越岳陽。不極。淵。不止。故其文如蛟龍。不可攬。運。當怪。倫。文者曰。才情不可極。夫才情不極。皆庸才也。偏才也要之才情者。武侯云。吾心如解。不能為人輕重是已。非衡也。而何五岳之有衡也。猶吾心之稱也。知人難。知山川亦難。柳子厚不記。淡山。而山谷更以大溪勝之。要之。其人之精神出。則山川之精神出矣。戊午幾入穀。而造物故遲之。

一片君山筆端盡出。世有軒輊。勿副滿霍以成岳哉。

思峻嶒而山湧。筆涓涓而波翻。

陳明卿集

卷一

五

○○昭華瑄序

文字山水也。評文遊人也。夫文字之佳者。猶山水之得風而鳴。得雨而潤。得雲而鮮。得遊人閒懶之意而活者也。遊人有一種閒懶之意。則評文之一談也。天公業案。惟胡亂評文字為最何也。山水遇得意之人。固妙遇失意之人。亦妙。緣其人間懶之意。而山水活者。亦不必因其人憔悴之意。而山水即死。總于山水無損也。借他人唾餘。裝自己咳笑。而妄以咳笑于山水。山水不大厭。若之乎。嘉禾仲展項君。靈心異骨。拈花微笑。而評文之刳一開。一日攜已未選而問序。適攝至洞庭。從千萬頃巨浪中。讀一篇浮一大白。讀一快評。浮十大白。酒盡浩歌。歌曰。有山方得地。見月始知天。須臾仲展之評。化為湖。湖化為酒。獨不使籍中諸君子和吾歌也。其中有山水之句也。又獨不使仲展氏痛飲吾酒也。其人乃山水之人也。夫曹所可而項否。曹所否而項可。項所生平可而今否。項君非敢得罪于人。不敢得罪于夫也。凡以文章浪得名者。罪在適國。

此情事
之上。項君不惟憊閱文之憊。而亦為游內憊作文
之憊也。

可否不因人。更不因已之素。閱文何憊。見可憊
作文之憊矣。

陳明卿集

卷一

七

此情事
而明則
之所保原

○○張司李篤棗考滿序

廟堂得一明允之佐。而旃裘不足繫也。郡國得一
廉平之李。而銀鍊周內之風。寢以遠何也。漢郡
自課第。刺史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雜攷郡國
計書。天子受丞相之要。今之司李。操吏最上之
臺。臺上之銓衡。得其人。即臺政肅。而銓政清。篤棗
張公。簡稽師聽。棘木之下。無冤伏陵寢者。刑罰既
中。則能征不義。冠帶之倫。孰不惕息。兼家宰司馬
司寇之事。任報其要于天子。以此官人。斷無軼材。

陳明卿集

卷一

天

蓋無軼材。恬束脩之品。易無軼博大沉深之品。難
董仲舒不云乎。天之四時。天之四選。然則刑亦一
選也。乃云天之大陰。不用干物。而用于空。夫舍大
選小。則刑空。政平訟理。則刑不空。刑不空。而選人
之位不空。王嘉為相。首疏郡國。或謂是時憂在朝
堂。不知郡國治。則朝堂何患不治。神祖季年。言
路苦塞。而郡國信其法。則治。數年以來。吳郡瘠瘵
日積。訛言屢興。不壹創無法也。盡一切繩。則無民
不。博廣易。寂然若無聲。而所制中理。解消所茲。

先門以內無得求索自快與翁接若春之中人親其色至忘肌膚之痛此愚所謂博大沉深士習一變而忠公體國濟焉循溪谷奏萬里而必至則旆裹果不足繫也

行司寇之事有冢宰之權固今之司理也橫徵虐殺在守令郡邑有旆裹焉何以繫之能繫此則邊裔之旆裹誠可撻耳

陳明卿集

卷一

无

○○送萬父母入覲序

任天下大事必觸之不動凡風起而雲飛濤鳴而浪吼皆大塊之體也非川也豪傑歟聖賢默焉始余讀侯制義喟然曰朝端浮而不實以此鎮之郡國華而不樸以此靜之繼今我吳從都人士後見公沉重剛決少言多斷若不得已而見才事定寂然識量有過人者侯生道義之鄉毓忠節之族煩理劇一意不擾蓋吳苦賦重苦役繁賦重不

陳明卿集

卷一

三

營誦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兩言私竊疑之撫字之心宜樂不宜苦催科之政宜便不宜拙侯不用鞭朴歲輪獨先民間止有此數不費之于鞭扑則歸之度支也有拙于催科者必有不拙于催科者日督以千數日費民間以百數合天下計即日費公家以萬數而其拙愈甚余見侯之樂也不見其勞也歲維甲子吳大水侯請于當事疏議蠲議折天子是之司計難之昔賢講筵諄折花枝動關生氣以為迂其實事君應爾侯今以入告

天子下明詔。何異生糞。英于階而雨甘露于庭哉。
能寬一分催科。亦是一分撫字。今者。功令嚴。
而惜官者。不得惜百姓矣。方春而稅。及夏而糧。
而百千虎狼之誅。縛百姓如反虜。需賄賂。及雞
豚百計。所足國者。先所飽吏胥。而不足也。痛哉。
吾謂上不惜百姓。固也使百姓不惜其身。命奈
何。願守令人者。此一通爲座右箴。

陳明卿集

卷一

三

○○藏書序

卓吾先生隱矣。而其人物之異。著述之富。如珠玉
然。山輝川媚。有不得而自掩抑者。蓋聲名赫赫盈
海內矣。或謂先生之爲人。與其所爲書。疑信者往
往相半。何居。余謂此兩者皆遙聞聲而相思。未見
形而吠影者耳。先生高邁肅潔。如秦華崇嚴。不可
昵近。聽其言。冷冷然塵土俱盡。而實本人情。切物
理。一一當實不虛。蓋一被其容。接未有不爽然自
之者。也。吾悅學者。沉錮于俗流而迷沿于聞見于

陳明卿集

卷一

三

人之言。非其所耳。熟不以僞。先生程量今古。獨出
胸臆。無所規放。聞者或河漢其言。無足多怪。夫孔
翠矜其華采。顧影自耀。人咸惜之固矣。若蛟龍之
興雲雨。雷電皆至。靈竇百里。卽震驚者不無而卒
賴其用。豈區區靈細巧。矜世好而足哉。先生之言
何以異是。總之衆人之疑。不勝賢豪者之信。疑者
之恍惚。不勝信者之堅決。余知先生之書。當必傳
久之。學者復耳熟于先生之書。且以爲衡鑑。且以
爲管籥。余又知後之學者。當無疑。雖然。海內又以

之徒

快意而歌呼讀之天下。嗚呼卓吾者禍卓吾者也。故
愛卓吾之文章。遂信卓吾之是非。過又或疑卓吾
之是非。遂掩卓吾之文章。亦過予是以兩懸之不
然。弱侯讀書人也。與卓吾知已也。何必欲取知已
之所是非。而更非是之也哉。

但憑幾句史書。箇中埋沒英雄多少。掩去奸雄
多少。自須另出手眼。方為讀史。又何惜世人之
怪乎。信非真能信疑。亦豈真為疑。卓老亦自
之已耳。

陳明卿集 卷一 三

可

有

續藏書序

學者必讀書。必知人必幹事。然非讀盡天下之書。
勿輕著書。非讀盡天下之人。勿輕議人。非歷盡天
下之事。勿輕作事。夫雷霆風雨待我而動者也。可
自驚迷乎。今日豪傑必言膽氣。乃先輩務持重。
深能容人。能成事。為主意者。小心大度。固膽氣。
根抵雷霆風雨所然召也。本朝德行政事。皆越
百代之上。而至于今。言語文學。似少遜之。又意者
言語忠其多。文學忠其襲。則政事且不可知。况德

陳明卿集 卷一 三

行乎。故有讀書知人。之人出。則幹事之人出。不可
以文學。言語忽之也。續藏書太簡。獻徵錄太濫。余
莊閱 國史。天下郡邑志。旁搜並采。百種遺文。逸
事。小有論著。姑就卓吾所纂。畧為詮次。以附李氏
藏書之後。

文學言語不可以幹事。迂儒耳。厄詞耳。安足以
語文學與言語。政事德行之無人。正病在言語
多而文學襲耳。先生之評。固將以品騰為提
撕哉。

有校而
怒非是
工律然
而皆其
其大自
其也

○○○史記序

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此人主也文章亦然易喜易怒文之下也不喜不怒難言矣見善不喜見惡不怒其孰能與于此哉六經是已若夫可喜而非無故以喜可怒而非無故以怒待喜而亦似真喜待怒而亦似真怒史記一書耳嗟乎易文章之法祖也詩文章之鈴鐸也至哉易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為足矣又多言乎哉史記毋乃少盡歟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易也神而默也神而喧矣其

陳明卿集

卷一

五

近于詩乎詩之言興也興辟雍之鼓鐘亦興卷阿之車馬興執掌之勞吏亦興白駒之逸民興似續之古人亦興雞鳴之夫婦興前驅之將帥亦興同仇之婦人既環天下人可于可唱可風可雅不加品題貞淫自見故世之治也用興與之失繁繁則可刪俗之澆也用氣氣之失驚驚乃日蔓是以孔子不惡繁而惡蔓其于詩不尚氣而尚興此意唯太史公知之他人不知也何也西漢有文章東漢有月旦有文章人人喜于自見有月旦人人凜于

而不盡
其是而中
之發

陳明卿集

卷一

五

自註文如景星慶雲可見而不可避之物也太史公于書無所不取可以不取而故存之于人無所不收可以不收而故錄之何居以自成一言乎則夷然不欲以勸夫人立言立德立功即三者無一焉而猶有翹翹自見之興太史公樂矣嗟乎此一種樂意遂能釀百代能文之苦口而使之甘柔百代評文之刻意而使之平俾覽者真喜假喜待喜待不喜常若觸之可喜而不喜者自在真怒似怒待怒待不怒常若擊之可怒而不怒者自在太史公又樂矣嗟乎彈人人所不欲也謗已已所不欲也譽人以彈人譽已以謗已已與人所不欲也如萬石君傳刺客游俠諸傳何嘗一字譽之哉閱者擊節歎賞以為真譽之也噫此與象也天下明眼少而肉眼多堂下人多而堂上人少使肉眼爭相耀以和其心而堂下人交相舞以作其勢則事功與議論止天下和平矣又如神仙諸傳何嘗誇人主哉自謗也自謗而不諱即彈人而不怒矣何以故月旦之失非失于苛物而失于恕已也是著

始閱于丙寅歲除日。可以解解之。不可解置之。太史公不求甚解。而強解之。太史不其求解人而強索之。皆過也。離文明之象。萬物皆相見。史記古今文人皆相見之書也。噫。鼓之舞之。以盡神風水遭而造物不默。能讀史記者。可與言詩也。已矣。亦可與言易也。已矣。

思無邪。可以盡詩。即可以盡史。春秋以續詩之。千史記以續詩之。典太史公之文。真可不朽矣。予初意止錄小品。然如史漢三國奇賞諸序。皆

陳明卿集 卷一 毛

不朽之章。忍割置耶。故盡錄之。

漢書序

余嘗勸讀史記。與父兄言之甚力。但子弟十齡授讀。十六僦工。二十可巨擘詞林。次亦稱伯山谷。及閱漢書。更有進焉。史記韻超布格。刺舍敘事。而漢書典重森嚴。真廟廊之文也。及余屢閱漢書。又有進焉。初謂密裁弘構。天上架樓臺耳。繼再三味之。芬芳有香氣。更張紅燈。拭青眼。看長劍。急與漢書對其色。蒸鬱絢爛。是真色。非設色。蓋嘗謂史記爲古今大織手。應盡萬千言。澹雅若無言。漢書爲古

陳明卿集 卷一 毛

今大染局。錦江灌口。艷麗光瑩。莫及焉。得兩家之門而入者寡矣。學史記而誤。是賈人抱布也。學漢書而誤。是嫫母塗脂也。雖然有文心焉。文章之色出于中心。倡于君父。漢天子之文何如哉。中正和平。漢家勸書近是。自唐以後。代言高制作之材。每每書名書官。而漢詔不聞何官專撰。何人雄擅。則漢天子之文固非其臣所能代也。試舉一二民產子復勿事二歲。非高祖七年詔乎。方春和時。病吾民不得與草木羣生。有以自樂而惆悵爲民父。

根心之
為其

母將何如。非文帝詔乎。諸有親喪勿經事。使得收
飲送終。盡子道。非地節四年詔乎。已死也。憫其喪
未生也。保其胎。鰥寡孤獨困窮也。悲哉。樂草木之
無知。彼金馬門。天祿石渠諸彥。能執簡道一字哉。
此亦謂文章之心。即文章之色也。漢天子有色。故
漢廷臣有色。而漢家文字亦有色。博士議郎與公
卿商國家大事。此議論之色也。學有專經。以世其
家。此傳經之色也。六曹掌故。無不專習。此典故之
色也。新將軍出使絕域。此封疆之色也。如荀悅
陳明卿集 卷一 无

袁宏力能模史。班顧寧安其拙。且誠不屑蹈二公
餘吻。此文字之色也。噫。得荀袁而與之說。漢書是
以無色。為有色也。愈于剽其色。竊其韻。家握一史
漢者已。
文勝質。則史色是。史書大端而無色。為色。不藉
于剽。則真而可傳。此漢與史並峙哉。

三國志序

予閱三國志。竣。蓋泊舟濟陽之南池。荷花盛開。飲
至夜半。若有人焉。歌鶴鳴焉。古太白酒樓也。慨然
遐想。獨立久之。放舟援筆。竊慨孫氏諸公。年太火
才太奇。志太銳。惜乎公瑾大江長征。名操漢賊。子
敬拒曹迎備。勸借荊州。多操敵。白樹黨孫吳忠計。
二人而已。伯符義絕。袁術襲許。迎帝。猷甚壯。卒中
劍。擊呼權叮嚀。舉賢任能。以保江東。安在哉。曹操
篡則篡耳。有殺漢之實。借擁漢之名。若歆若慮。親

陳明卿集 卷一

四

牽后臂。二賊與曹而三之。若夫用兵用人。奸雄能
事古今。奸雄亦未有過操焉者也。當時欲殺操不
者。董承。劉陽。魏諷。金祥。耿紀。韋晃。吉本。本于選
弟穆耳。嗟乎。昭烈之知孔明也。非龐德公司馬懿
操徐元直不知也。及其若魚之得水也。雖關張同
牀而寢。不能奪也。然博望燒屯。自饒將暑。豈盡出
忠武哉。漢魏以來。求不亂其方寸者。難矣。元直舉
忠武界。昭烈是。予漢以方寸。予魏以髮膚耳。何亂
之有。龐德公曰。趨舍行止。人之巢穴。各得其棲宿

而已。漢家方寸地。此亦人之巢穴也。季漢之君在險愈貞。後主立。悉委丞相。丞相亡三十年。不變法。賢而守矣。季漢之臣。公琰文偉。儒雅遵令。伯約不廢征討。經軍國最久。勤而瘁矣。昭烈有北地王。孔明有瞻尚。形食黃崇以死節著方寸炳然。有足多者。予謂三國人才如春秋。而陳壽紀事不及左傳。故辭命遜焉。孔明類子產。子產以治鄭則有餘矣。其善者。政無越畔而亦苦謹嚴。無餘地。故布局少缺。雖然。難言哉。漢事大可爲。德操諸公或先之矣。

爲諸公易。爲忠武難。故忠武不可及矣。

三國延漢之緒者忠武而已。予敬爲吳。亦以爲漢。非荀氏祇名漢賊耳。故所謂名臣者不多。此篇已得其概。袁宏三國名臣贊。亦何刺刺乎。

此篇不
能此言

奇賞自敘

郭參軍曰。疏其壅閼。闢其菲蕪。領其玄致。標其洞涉。庶逸文不墜于世。奇言不絕于今。愚非其人也。問嘗折衷往古。有一代大作手。有一代持世之文。有一代榮世之文。各標而出之。嗟嗟。大作手不數。苟不能以文持世也。且勿辱乎哉。不辱之文。非玉不源。非雷不殷。非貞不辭。非介不嚴。非濯不色。非耻不剡。非別不味。非和。不淨。非理不惑。非懼不醇。非。不。化。崙山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豈詎采綬。

駸駸。激素飛清。分風劈流乎哉。故曰玉以源之。變之皮爲鼓。概以雷獸之骨。揚聲五千里。故曰雷以概之。錦濯濁江而鮮。滌以它水。錦色弱矣。故曰濯以色之。渭石柱有村爾神。與魯般語。班令其形見。曰貌神。卿善圖物。容畏卿不出。故曰耻以刻之。鯉奮鱗。遡流望海。直上。爆鯉失濟。故曰貞以縣之。女靈山。不連崗以成高。不託勢以自遠。故曰介以嚴之。有人離焉。其石。人面顰髮皆具。非人也。類顰音聲麗妙如好婦女。非婦女也。漣石魚形。燒之作。

魚膏腥雷風相薄。山巔如鷲頭。頗非鷲也。非魚也。故曰別以味之。烏耘會稽春拔草根。秋啄其穢。又若鷹君之殺鹽神也。故曰耘以淨之。楊威與母遇虎。負母以號。虎見其情。俛耳而去。故曰理以感之。鳥音如庫多。放士如吟大水。如啄木。大綏如麻。大旱如晨鵠。大兵立言亦然。故曰懼以醇之。劉曉志文冢云。慎無朽為芝簡。以怪人自媚。慎無堅為金鐵。以行貨起爭。慎無滴乎醴泉。以味乎諂口。故曰腐以化之。噫。舉國狼狽。猶知閣中缺金。况文字乎。

陳明卿集

卷一

聖

所謂持世榮世二種之文。可以知矣。是集也。首屈大夫所謂大作手。亦可以知矣。

大其蓄以爲之根。強其骨以立其體。鏗啐以宏其聲。璀璨以耀其色。無溢。出無闕入。理以君之。文可以樹奇。而動人賞矣。能如篇中所云。真足以持世哉。

續古文奇賞序

文章有殺生而無奇正。殺生奇也。奇外無正。文兵也。兵禮也。始武經。繼戴禮。終文苑英華。以此蓋武事之不張。繇文心之不足。故兵以武爲植。以文爲種。兵法有之。人人正。辭辭火火。又曰。世能祖祖。計龍下下。夫火火。文士之武心也。下下。武士之文心也。武夫安得而賤之。古。今。實。無。文。士。安。得。而。尊。之。武。夫。安。得。而。賤。之。古。今。無。不。翻。案。之。文。人。空。讀。兵。書。之。武。士。季。衛。公。斷。劉。項。皆。非。將。將。

陳明卿集

卷一

聖

之君而陣圖陣法皆可廢。不出多方以誤之。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此善翻案者也。生殺在乎呼吸。則文章自于喉舌間。倏奇倏正。倏虛倏實。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矣。故有殺生而無奇正至文也。大槩密靜多內力焉。徒誦空文爲敵所誘。是以章句易性命耳。或謂茲選止于唐之英華。千卷何也。夫唐詩不盡佳。而唐以後無詩。唐文多直少曲。而唐以後亦無文。昔有夢見龍者。劉子作文嘲之。豈非嘗見鬻工者。屈其脊。擎其爪。施甲。鬚雲氣于。

又至此
卷一

身者耶。是夢也。先輩有好鐫佛者。鐫罷數毀。三年不就。工將去。童子諒之曰。得無似人面乎。其人大悟。一夕而佛容成。故唐之文。猶似夢也。猶似人面也。然英華一書大奇。有學士家藏之。至萬卷更奇。予將續出宋文。生氣太多。能活而不能殺。其根易。勢不得不為元之詞曲。而文統絕。王歐老。亦文非不佳。亦如王唐。瞿薛以時文雄。特而求。方宋解劉諸公。及王文成楊文襄輩。直不求其工。大抵過直過莊。猶有唐人之遺。

陳明卿集

聖

是以文心鬱蒸。戰動亦不乏。其後才子成羣。著書盈箱。有一篇不模擬。否有一段不帶恢諧。嘲笑。而其文得工否。故文日萎。蘭武日弛。屢試觀今日武功。何如哉。不咎文士之維之弱。而訾介冑。是含種求植也。請與海內誦喬潭賦劍舞。劍舞者唐羽林裴公。獻戎捷于京師。上御花萼樓。大置酒。酒酣。詔將軍舞劍為天下壯觀。其辭曰。銜紫綬之白刃。發帝庭之光色。天子穆然。詔伶人。黜鄭衛。選色。齋。使覘乎軍容。舞者俾觀乎兵勢。夫女子可陣。而况文。

章之士哉

劍戟之鉅敵一人。筆墨之鉅凌萬夫。心能通彼。即九天九地之潛與戰也。才僅以倚馬稱。局矣。

陳明卿集

卷二

哭

三續古文奇賞序

館中前輩舊有古文類一書。盈數百卷。大率依英華而廣之。偶得之故家。各從其類。刪成一書。或曰。迂哉。愚哉。子奔喪而歸。等于是罪人之子也。較論文字。不滋罪乎。子終日杜戶。不以不祥之示冠對時人也。又忍以不祥之面目對古人乎。予曰。否。否。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文有類也。類之而已。古人可常對也。對之而已。西漢以後。竟無一篇全讀者。惟錄其詞畫。爛然日新耳。予類左右。稱武岡書面史經。

陳明卿集

卷一

星

濟類經世實用八編。率用此法。自古治亂關鍵。與文章閭闔。係于呼吸一也。大都未事爭一。先着臨事爭一。急着于評胡註通鑑。率用此法。史臣撰于持論。則有關文。彌簡彌真。鋪張譏彈。祇自蹇陋。予閱廿一史。卒用此法。三書手箋兩年。冬春盡出。播告海內。亮予苦心。庶幾出門之交云爾。此書大都慎辨物居方。取諸水火以致用也。類族辨物取諸天與火以明也。讀書不守約必無出處。讀書不去病必無事功。讀書不救世必無氣節。竊笑世途。

不擇得不
法義之說

無所不解于讀書。不求甚解。不求甚解而又文其詞曰。吾善讀書。以讀書誤天下。必此一言之謂。不知類隱雲龍風虎。亦從其類。文何獨不然哉。文章有神。不苟下一字。交有道。不苟合一人。則容從其類也夫。

理道有醇駁之殊。經濟有今古之殊。不去其病。祇以博選幾何不誤已。而誤天下。懸炬于天。豈我同人文字皆有實用哉。

陳明卿集

卷一

泉

文字不在
其文自
有也

一片真肝
胆于此
露

〇〇四續古文奇賞敘

文有二病在好貨在好色。刻文之多汰文之色則
文傳或曰多可去色不可去。然松栢仆為萬世之
用而舍身可以棟明堂賞其輪非賞其色自古奇
人易敗奇文易腐未有不銷于斯二者病不學
誦論語有感一誦切嗟珠磨磨其多再誦君親賢
友易其色夫聰明盡而人力顯悟境窮而苦工現
孔子與焉富人難富文何難愈少藻繹愈多文
不多奇矣必汰其色何也色身之力薄不可以事

陳明卿集

卷一

四

親色身之膽寒不可以許國色身之情游不可以
訂友賢賢易色始基之矣未也以立身事其親而
溫清晨昏脉逾微以事親事其君而雷霆霜雪義
更烈以天日照其友而父母在不許以死為臣子
拜自獻其言人可以告君斯出可以告友或出或
處或語或默難言之矣學乎學平俗稱一篇好文
字送歸泉下文章好色之過也不寧惟是自唐以
來輓戰卒有文愚黔首有疏又不知送陣下幾篇
送饑民幾篇文章好色之過也國風好色而範于

雅頌文章好色之防也文無浮華之色擇必精語
必詳則奇矣應吾欲見賤多賤色真實讀書者而
與之品文也且與之品人也

止所當止何以多為風行水上色斯備矣若使
恒釘粉飾奔不可為榮世之文况持世乎識此
知所以為文矣

陳明卿集

卷一

五

○○○諸子序

學莫要乎六經。人才莫急乎經濟。文章莫貴乎雄渾。博大何以有諸子之刻。蓋欲透之于六經也。以六經收諸子。不若以諸子返六經。強其所厭。不若用其所喜。夫諸子多救時之人。然六經治未病。諸子治已病。六經治百家之病。諸子治一時之病。六經藥物悉備。而不預裁。一方病夫自取焉。諸子方太具藥。太猛乃治已也。奇治人也。拙治一國也。奇治一世也。拙奇以方。拙亦以方。後之習諸子者。幾

陳明卿集 卷一

至

無疾而呻吟。類無方而操藥。又近于入虎狼之窟。採烏喙之毒。奚取焉。人皆曰子才也。子識也。子陽也。其實不知子爲何氏。能去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心乎。能曳尾塗中乎。刻之野能使孔子束帛以贈乎。能却聘幣終身不仕乎。能既放流。曉乎能居游必擇乎。能招隱鬼谷乎。不能何以知人。能治肆妖奇乎。能不流邪說乎。能峻潔老成懸之咸陽乎。不能何以知言。諸子中大醫王四。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老子醫法夫一大手也。故尚補。汝之清冷

大醫王四

之淵。莊子醫法夫一大手也。故尚瀉。無政專則俗。管子醫法夫一大手也。故尚法。離騷有力于詩云。之後。屈子醫法夫一大手也。故尚厚。雖然。有其心無其術。墨子也。中醫也。有其心有其術。不操其本及身而止。管子也。時醫也。齊生死。一壽殀。迂而自得。不聞痛癢。不詳標本。莊子也。儒醫也。以言竊國。必有天刑。呂不韋。游醫也。天之刑申不在耕戰而在告訐。其刑韓不在名法而在以說難于富貴也。貧醫也。然言與法不可泯矣。噫。天生我材。其要擇

陳明卿集 卷一

至

術。管子多欲。亦多君之欲。而布局寬。可大可久。晏子少欲。亦少君之欲。而結體隘。善閉不善開。其哉乎。經濟之難。子華子不云乎。爲人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處。吾猶病言之不廣。夫所以處人與所以自處。道在六經。脩辭立誠。斯雄渾博大也已。因次前集。故漢以下不具論。

何以諸子爲甘草。今其烏附矣。若遵此而得其要領焉。可以遇七十二毒而無患。

讀書必讀其書。因知其人。與其規模張主。如此

論諸子直已燭照其五臟矣諸子各擅一長以
醫世我因相世而出以醫之則諸子且藉我有
其效矣

陳明卿集

卷一

聖

卷之二

錢塘陸敬樹生生甫校

○○○七箋引

淵明不善琴東坡不善飲悠然前內意已遠矣而
高其韻於無絃較尤甚焉曰見人飲酒余輒浩浩
汨汨天下之飲酒無在予上者夫飲不踰一升而
使天下善飲酒之人皆出其下豈不謬哉登吳山
江海日月並出杭西湖其一股記所云引湖水灌
四者而謂其山川不深不亦迂乎宋汴都失守
尚席西湖老翁之蔭乃比于尤物豈不悲哉夫陶
與蘇能言則升量也而石無絃也而琴聚天下之
好美而自歸之西湖不能言則尤之晉之而不怨
可哂也此中許才甫貧善病病輒游游輒問花譜
曲以酒消之其品茶云簡器弗精招朋非類妄投
酒入茶之罇也類道者言故冠諸箋焉誦之齒牙
俱冷無一字辱西湖者西湖能言如二公矣噫嘻
雖謂葑房七箋作西湖一佳史可也

音秀色讀之如置身六橋三竺間

宋自亡國。却咎西湖向爲不平。今日一快

陳明卿集

卷二

二

○○銅井山重建石橋記

山以鑿坎得銅。有泉出焉。窪爲井。懸巨石如墜入井。呼則不得聲。固與區嘉靖間郡有倭警。多居此。亦安壤也。范石湖先生記。凡遊吳中。不至石湖。不登行春。與未始遊吳無異。余曰。凡遊光福。不泛下。不登銅井。與未始遊光福無異。銅井之勝。以太湖帶下。以下。上。下。上。志。鄧尉而西之。則沈潤。卿記玄墓而並青芝以左之。則袁胥臺。瀕湖諸山。高出鄧尉。而以安山亞之。則都玄敬。天爲漁家開

陳明卿集

卷二

三

下。晚宜肅。筋駐中流。則吳文定。雖然其勝也。以橋。虎山橋在亂山中。文筆銳而去湖遠。銅井橋峙亂水中。而挽數萬頃具區。以運腕。又運龍山。其並確也。宜改郡志。結闕三百九十橋。樂天詩也。及宋始甃以石。此橋昔木而敗。瀕危數人。今石而永。貽安百世。將後人之功。倍於前人。故此日之費。亦倏於往日。有奮迅踴躍而出。卽髮可捐。囊可破也。况

山也。天。玉。耶。梅花三十里。天雨金耶。桂花千

橋成之日。予將登焉。過望山

子博

之半石皆拔起如張巨翅鳳凰也高五百餘丈開
龍抱巖岫銳幽而曠鄧蔚也山半面湖遠見法華
如屏浮于水面奇石高松谷壑數里玄墓也綠溪
一橋如伸左臂昔日養虎今我秣馬虎山也自西
壺湖濶十餘里亂流而渡檻與湖浮青芝堤也樹
影波香雪撲人霏桃間之蟠螭朝士西噴也一
太湖極壯湖霞亂林近者九龍遠者蒼雪也
勞不必艱而具此大觀遇龍遠矣是可紀
也

陳明卿集

卷二

四

寶林集

○○○重建恒石軒記

生公講經處有點頭石者或曰異僧竺道生聚石
為徒石皆首肯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有匪石之心
介於石矣有介於石之人擲其藏不終日聚夫聚
石為徒而無聚徒之名石皆首肯而無贊頌之迹
神道設教則亦有之余則異於是勒富公無藏金
文士無藏彩武士無藏勇俠士無藏膽諸人無藏
趣酒人無藏量此造物之無盡藏也顧野王不云
乎茲山高不崇雲深無藏形果若而言首肯者不
獨石也

陳明卿集

卷二

五

一卷孤峭綴以蘚痕文果無藏彩

今幾毛筆
不計生老
已也

○重建焦山塔記

焦金山遊

大江中一筆判吳楚。吸江海如高才生。滔滔無擇
言其筆雄渾而奔放。一筆闢飛仙之窟。挾萬丈雲
霞。呼三詔精爽。其筆幽奇而峭兀。故金山有筆寫
波濤。亦寫牙鋒。其僧如妓。其廬如市。筆自不俗。用
筆者俗之。爾焦山無筆。如讀萬卷書。不作一篇文
字。如待詔金馬門。上閣不一答非禮也。焦山宜蒲
柳。宜桑萊。病僧宜黃葉。入山惟見挑水道人。洗萊
老僧。惟聞經聲鳥聲水聲。十六年前與何需龍共

陳明卿集

卷二

六

坐水晶庵。絕去藥餌。沈疴頓愈。再讀書松寥閣。問
主人兄源。煮豈腐。夜半披衣。與冶爭孺龍。跳盪海
門。月吐四更。則萬如燒紅橋。一蘿而待我。於雲聲
庵。竹籬之下。以此風風雨雨。思之不置。丙寅服闋
重來。初棹金山右。予置浮玉十廊。山起五州。予與
冶爭開山構廬。遙挹山容。接萬頃天杯。因笑世人
知三山。不知五州。是日放舟焦山。五色雲起。俄見
墻下風帆。錯疑塔影。欲移。急詢山頭着筆處。巍然
作勢。成曰。圖山重鎮。稱江上羽林。上宵肝求。

焦山遊記

鞭撻四夷。此地不可無一筆。而予有感於用筆之
難。在古人有李衛公筆。今壯固之上。鐵筆一枝。有
餘勁哉。

起路。兩筆雙崎。雄渾奇峭。似金焦並砥于江中。

陳明卿集

卷二

七

○○○天台第一遊自仙後橋至斷橋下慈聖寺道

烏溪嶺入萬年寺記

遊石梁驚欲狂則閱然止不問斷橋消息問即與
大目攝寺僧口噤不知石梁山特頂一伎仙源
乍引至斷橋又十里二水合流慈聖寺左直下新
乘雲蒼涼上造物故奇方壯烏溪萬年寺猶未已
已故不遊斷橋未奇也遊矣不慈聖又不由慈聖
入萬年未奇也今斥峯咏鴈山云勿勿僅得皮膚
耳出外逢人莫浪誇則吾豈敢且膚遊而膚述之

陳明卿集

卷二

八

山無名字聊一點綴題目俾好奇者咏焉四月二
日曉晴昇仙橋坐杉樹下觀瀑半里左筆架山右
山水嶺瀑藏竹稍上剩月明一片花三里為梅
溪泉自香拍峯小直溪界流而老梅之兩幹橫斜
有水一泓由腹出臥獅羣浴岸兒雄踞溪流迅深
足踏瑤瑤石如舞空下者點頭上者招手一山朶
朶分蘗祗樹層層綴異草木皆成宮闕水晶盡是
毵花只在此山各為城郭白雲雞犬風鈴水折半
空笑語為為淵潤則紫金而黝綠矗立皆霞剪處

處飛花洞口下嶺舉頭四山有開並峙食秀實異

雙關俄呈六峯六峯大聲排空梁長亘地天際驚

斷長梁倚石一坐雙池蘸墨坐仙乃拊松干斷橋

之左憑險側觀龍潭下而復上旋轉駭忽數長年

逆水瘴痕破石非潭之巖畔乍吐寶光須臾五

色飛干烟際可尋可罷轉從橋右晶光在掌放光

濕之疑烟而花者吾干石筍見之非烟非花以雪

城為錦江石梁詎有此乎奔瀉方池巨鰲承之池

幸乃有鴈花十八根拉路石橫幾濤聽草深間道

陳明卿集

卷二

九

墨石而坐鏗鏘震天雨霰撲面疑雨而日也樹動
經翻疑風而寂也長風大峯危坐笑而不答不答
為採山菓似染蛟宮紅霞于是睨眸四顧天半舞
花左則雄騰作勢右則神龍出穴方池小流復合
羣結為珠珠垂左顚顆粒粒而右沸奔激中亦復
數簾垂垂下顆粒乃與省僧輕裾衣露倚杖數
磴珠簾幻作峯巖狀花前一石盡籠奇草危岫獻
奇如卿丹書卿丹跌坐片石五味樹精好有拍掌
巖泉泉百道且撫且掌圓泉過嶺積石臨流欲笑

未幾諸澗奔谷大開居人搗蕨樹達石斛行

路皆龍孫一筏逕過黃竹澗如霞紫金色有石壁

引蜂藤絲長係石斛山如雪而殘凍未消積凍一

片階席都是瓊瑤至階斜波而石梁之水合斷橋

以入嗟乎孫興未之見也故置不道耳兩瀑合流于是

山容欽浪勢平細流深滙聖水又復散為平山遠

山藩屏大池匝繞可種蓮十畝足涉數溪老枝藤

徑剝樹引泉修竹四圍為慈聖寺立寺左崗泉側

山而石梁斷橋合流新味植以石關新味海門飯罷案

陳明卿集 卷二 十

嶺水分繪為丹青則蒙密蒼野有時淡寫山容伸

指能呼摩詰細溪蓋自斷橋數里藤蘿半水半山

蛭呀疑峯疑樹咳唾似語似泉天工巧削有時降

石而空騰有時傍竹而鳴籜有時看花而迎笑有

時借山鬼而嘯呼皆渺不可測焉最奇為烏溪峯

居人長子孫水柳幾尺五而幹如老鱗一奇也鳥

如管絃聲咽而後出一奇也松可合抱根老千石

石階寸土一奇也二石倚長松如老僧一奇也登

烏溪嶺望華頂直當西一面重開層障復徠不得

渡一奇也華頂乃抵萬年寺

網羅諸勝如彭蠡吞江漢之流而其行文奇峭

處可並三峽激澗處可匹三湘讀之亦如觀石

梁之濕

陳明卿集 卷二

十一

溪江平渡二十里。望上虞龍珠山。翠色撲人。三四曲爲金星。吐月山。陶家小窰。窰而前一山吐萼。樹皆垂雲。左一小山。鬱起。竹木森茂。而一小崗尾之。沿溪山二十餘。乍起乍伏。舉頭闕處。則有遠岫。補之。水六七折。溪田遶其中。溪聲如近見樹根浮面。窰若舫。舟其下。入畫則摩詰入詩。則青蓮。山不甚奇。而峭水不甚潤。而秀人家不多。而山呼谷應。日夕。犬牛羊下來。境亦不寥寂。稍前則馮家浦。若

士

跌坐宜閣雲數片往來其間亦宜遠眺山與雲齊
江挾風湧令人目不敢視余方細聽溪聲落平田
而舟人已指點東山在數行松樹間散髮披襟尋
謝公見晉朝兩石將軍高約一丈五一神氣安閑
一威武作色鬚眉如戟各執長劍各披虎甲腰玉
環一劍作龍形一劍作鍾形臂結束帽下皆懸一
帶束緊玉環之上更有一束寺僧云常走入村間
今半身在草泥中余盡搜而得之初入嶺奇松十
樹有二大石正磔危坐松枝倒舞懸百尺而下垂
陳明卿集 卷二 圭

上

頸洞口。摸索五幹。其上獨瘦。舞腰肢。疑美人影落。再上爲龍牙石者二。左牙尤逼宵。上頂一小塔。亦晉朝物。小橋聽澗聲。暗度一松和之。殿前老梅一枝。山徑漸深。湖如片鏡。抵僧房行二里。無一人。遙望僧房。樓上間看山頭。以手招之。而出爲太虛上人。登其樓。見樓右殿之巔有屋三楹。太傅祠也。文靖中。康樂公左。襲封康樂公右。皆長髯。風吹鬚動。間有百鳥。以谷擲之。僅存其批。又有嗣封公。終劉亦身。立修補過殿。情乎不見。舊有古鍾。鍾

陳明卿集

古

樓鐘爲邑峯頂。惟殿後高崗。晉永平元年。僧法蘭書棋壁二字可珍。若東眺西眺二碑。隸字不知何人所書。筆亦奇古。余拜太傅公墓上。西眺崇崗。見戚家山。王家渭山。坐于江面。山一從嶠。一從上虞。一從董浦湯浦。一從蒿壩。一爲琵琶州。水港環流。結成琵琶之形。而水方沒澗。隱于泥。其聲靜悄。可聽。太傅自山頂騎馬巡山。路皆平曠。曰調馬路。余自尋大石門而下。浮上東眺。見鴉尖山下有靈芝湖。遊人皆自西眺止。余在山巔。正觀落照。舟移數

十步。觀泗州州亭。坐指石崇巖中。而一石雄踞。臨江卽眺石也。行廿里。瞻顧不絕。抵上浦人家。雜紅霧中。落照餘霞。數道十里遊仙。又十里卽蒿壩云。橋壁五里。壁有夜光。見壁下持燈者。月照帆影。波容零碎。至東關過舟。留一隙觀樹。

初似石水染翰。旣若襄陽揮毫。筆有雲烟。生机滿紙。

陳明卿集

卷二

古

望雲之想
不必在舟

金焦之勝
應在初望
舊題

○○○紀遊

嘗讀太史公書始知蓬萊方丈瀛洲為三山。始皇
好奇。其徐福誑遂舉求仙問藥事。心快之。吾吳金
焦北固。名襲而實左。欲為山靈扶之。及登金之妙
高臺。焦之吸江亭。北固之三山樓。青冥落地。龍江
無色。不知一片燕世界。失在何處。玉兔為兩。金烏
作雙。低回於明鏡中。若遠若近。而琳宮紫刹。飛廊
舞殿。為之色矜。嗚呼。所謂蓬萊方丈瀛洲。各掛圖
籍。而試以此律。其實無繇也。即反居水下之說。特

陳明卿集

卷二

六

福之愚始皇耳。然古今遊三山者。咸便帆過舫。稍
荷載筆延討。輒以傲人。是以皮相山靈。貽辱非淺。
愚謂遊三山。必未遊。數年前聞風結想。幾深廢寐。
及遊。則裏歲程。携同心一二奇書數種。嗒然居之。
雞五聲後。急奮策孤往。據絕頂最高處。細觀雲之
往來。察合度。水入林。舍帷吐谷。或白衣。或蒼狗。或
橋梁。或車蓋。姿狀萬出。應接不暇。日始升。則廻視
日所賜處。隱躍晦顯。遠近濃淡之奇。畢在林巒相
錯時。及返。照靜看落鴉帆影。出沒長江之致。不全

原缺第十七葉

○○○聽僧說福勝石梁幽谿大龍湫五洩瀑瀨

宇內之瀑四。而天台福勝觀於其首。廬山香爐峰
居其次。雁宕大龍湫居其三。雪竇千丈巖居其四。
余未登廬山耳。至奉化過雪竇山下。隱隱見乳峰
千丈。福勝觀自華頂分支源石門。經三井。其來也
長。沿崖飄曳。初下也。如決。蒲昌之巨洪。怒激也。如
奔。太僕之萬馬。遠觀也。如懸。足練於萬綠叢中。近
觀也。如倒。雪山於無熱池內。隔林響。一天驟雨。遠
林撼萬樹。秋聲若夫。濺萬斛之珠璣。茸百花於一

陳明卿集

卷二

六

石。既因崖而作勢。因反以旋舞。於人則奇男子。烈
丈夫。磊砢不平。怒氣橫胸。防風氏可戮。而東山可
征。桀紂可伐。而少正卯可誅。秦項可滅。而胡元可
驅。髮可衝其冠。戈可揮其目。氣可冲牛斗。怒可裂
目眦。若夫雁宕大龍湫之瀑。自雁湖分支。源白雲
菴頂。經龍湫尾閭。其來也短。懸空飄舞。因風為力。
初下也。傾銀河於崑口。將半也。洒漉沫於噴壺。前
之左之。右之。脫而視之。若理千絲於機軸。下之後
之。逆之。仰而觀之。如撒斛珠於虛空。有時映日化

瀑不能遠
其源之短
其勢之雄
其姿態之
其形似

其色色

作虹霓有時乘風變為雲霧此有起伏無頓挫之
 暴勢也於人則美丈夫艷女子可以乘羊車可以
 執塵尾可以連白璧可以映明珠班伯慚其魁何
 晏媿其美似陳平而冠玉若董偃而賣珠亦可方
 之西子比之南威翻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
 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日飄飄兮望流風
 之迴雪又似乎河洛之宓妃若石梁之瀑有福勝
 之頓挫無福勝之起伏福勝無石梁之點綴石梁
 無福勝之高標蓋此瀑雙澗合流一梁橫截斬然

陳明卿集

卷二

九

瀑與梁而俱下陡然匪與瀑而同前若經旬不雨
 纔出於危橋之下其流也絲絲其聲也瑟瑟若霧
 雨連辰則爭過於高梁之上其濤也澎湃其響也
 轟轟若曰兩龍爭壑不知夜一石橫空豈度人此
 為瀑寫來源樹鏗鏘也若曰銀漢倒垂雙澗合驚
 濤怒起萬山空此為瀑寫噴喉形氣槩也若曰銀
 河放溜黃牛峽雪浪翻車白馬津此為瀑比頓挫
 喻翻覆也若曰煙從瀑布聲中斷橋自青山盡處
 連此為瀑道洶湧言衝突也若曰瀑流半作天邊

陳氏之門
河陰縣志

雨片石全驚海上虹此為瀑揚河潤諧霖霖也若
 曰石橋未到先聞瀑蓋竹初開別有天此為瀑開
 堂皇形廣大也若曰翻湫何限不平氣津濟蒼生
 意藹然此為瀑舉抱負擔憤鬱也既若幽絳與五
 洩之瀑又不然他處之瀑不可以入畫入畫則板
 法幽溪與五洩之瀑卒難以入詩入詩則失真惟
 妙得古人之書意深入山水之幽情差可厓略幽
 谿之瀑亂石哈軒於澗底樹水聚襍於溪旁其高
 也不啻千仞其出也何止百湍始出潭以為瀑復

陳明卿集

卷二

十

積瀑以為潭瀑瀑相承潭潭相繼潭上危石蒙千
 年之怪木石上怪木繁百折之枯藤或向綠樹紫
 茸中而窺其崩雪或於巨石巖壑處而觀其流雲
 或始則泉落於樹頭或次則樹生於泉上忽流之
 左而又流於右倏觀之東而又移之於西下一潭
 有一潭之勝登一崖有一崖之奇真目送之不服
 實洗耳之可怡若夫五洩發源於仙人鞋頂結束
 於螺蛭大溪自下望上來之天末本是一瀑而乍
 起乍伏者五每一洩相去者數里其立地也高其

遺世也遠。縹緲雲端與白雲而作伍。依倚月下與明月以爲侍。居百層而唾百層。疑軒轅神而奔疑姑射仙。五落泉而五落石。宜淺綠而亦宜淡珠。下一洩容許由而洗耳。上一洩許巢父而飲牛。留最上之三洩茅。當與山偕洗鉢漱齒。澄神豁脾。若夫斷橋與石筍。妙在石而不在瀑。苟以詩而求之。則水絲晴纖支機石玉屑。烟銷承露盤。此斷橋之形容也。巉巖經年洗。霧雨瀑流六月飛。嚴霜此石筍之形容也。至於石羊頭。黃潭南泉等諸瀑。豈無一

陳明卿集

卷二

主

段在勝莫之及矣。雖然九里坑不可少也。品山第一品瀑次之。

季重先生有天台評。先生有瀑布記。山水應爲增價矣。天下豈乏山水哉。不得不入不彰。

描聲寫色。譜其形容。卽寓其優劣。筆筆盡洩其神髓。真詩畫所不能及。

○○○紀任名將定國是

自古聖君賢相之定天下也。必先定國是。國是者。如漢武欲鞭撻匈奴。則專任衛霍。漢宣欲綜名實。則信用魏相。武侯欲興蜀漢。則以嚴治蜀。唐宣欲平河井。則責成李贊皇。晉武欲平吳。則策計于張華。杜預三秦之定。淮陰定于登壇數語。六國之封。于房破之前。第一籌當是時。羣議紛紛而斷以獨見。衆言擾擾而持之愈確。謗書盈篋也。姑俟其成。流言戢遠也。姑觀其後。此乃所謂國是之定也。而

陳明卿集

卷二

主

今果如是乎。武曲將星。慘黯不明久矣。

無憂時之肝胆。有信口之訛評。非得君相國是。信未易定也。雖然。任高崇文而成任趙括而敗。則將之不名。又無爲輕任耳。

○○紀將

將不必別選也。本其分閫者。實任之足矣。反其任。將之積弊。則爲實任。以實任者。卽收實効。唯刻于持議而反寬于核實。故不得不出于欺罔之一途。今之將將者。殊可異焉。巫矯祝。誇冒虛于首虜。鉅居。覲入。攘實于他人。偽而增之以爲功者。收否則細屑。腸蹀血泣。而向隅食脆衣輕坐。而取印罔而飭之以爲功者。收否則細赤羽。若日而曰弭盜。山東白骨如山。而曰驅虜絕塞。蓋而覆之以爲功者。陳明卿集 卷二 三

收否則細士生斯世。卽有忘家裏革之忠。非銷骨于入宮之妒。亦擊肘于築舍之謀耳。據投鄉降夷之口詞。奴酋某日上馬。某日勉拾徒事套文。空騰塘報。並未見設伏出奇。身先士卒。而與奴對壘者也。謂之大將。可謂之抄傳塘報之大將亦可。

將將者如是。將那得不出于是。有不愛錢之文官。遂有不惜死之武將。不然旄頭耿耿何日埋。

○○將權

今居平政令。盡出自督撫。當陣旗鼓。乃付之總兵。是臨敵易將也。上下不相習。而功罪互相爭。疆場之壞坐此矣。若以行間政柄還總兵。而以總兵功罪聽督撫。則督撫之體仍自尊。而總兵之材庶可展。

有撫有督。又有監視。一羊不幾九牧哉。素空于餽遺。無以飽家丁。計撓于牽掣。無以伸獨是。忌榮于迎合。無以及運籌安。所以責成功也。竊謂

陳明卿集 卷二

三

兵不可無制。將不可多制。

○○○鄧孝子汝南傳

孝子汝南

孝子鄧汝南城東張香橋人性不好色。予常有言。色身之力薄。事君必不忠。色身之膽寒。交游必不信。諄諄戒色。蓋勸孝也。鄧子不好色。有其賢矣。十九娶孫氏。少一語親命。立遣之。其行事似遇。然先與之約。既遣終身不娶。亦可不憾。里人傳。叱癰割腹。風風雨雨。常在周孝子祠。既臥病於家。或猶見之。祠中耀以明燈。親啖肉。神者告之。鄧子之神乎。神之神乎。抑見者自有神。或曰神光輝舍。降疑矣。

陳明卿集

卷二

五

火具香滿室。父病旋瘳。所謂見者自有神。長齋耶。嗟乎鄧子之外。惟四壁耳。像於家。哭於墓。漸酒一介不取。預知去之日。去之日以親像囑同里孝子。若曰。杏爾鄰比。念他人之親。豈不知事其親人。人知其親而孝子。嗟矣。史氏曰。有小孝。有中孝。有大孝。孝豈有大小哉。量力故可久。久故可大。庶人之孝如鄧子。可以風矣。宜吳人祠之不絕也。出妻謝親。不娶謝妻。全是一團至性。在酸腐者。必曰如無後何。一有牽挈。孝便不能。

台州府天寧寺自來羅漢贊

○○○大聖迦葉尊者

是彌勒非彌勒。斜笑壁上花。星斗宵羅織。不憚人不識。

怕是一肚皮不合時宜。是一肚皮謙反家事。腹劍笑刀。

○○○啓教阿難陀尊者

手中寶和。亦亦。眉結。嚴萬重。不作人間。綉黑而。雲。文字。庵木。落山。容瘦。

陳明卿集

卷二

五

知他枝葉皆刪

○○○應供賓頭盧尊者

經在掌中。月在天安。經殘。月不下。意中自了。了。吾亦讀書人。眼際時縹緲。

有胸如月不待借光

○○○清住山中難底迦多羅尊者

飛來何不飛去。一動不如一靜。動靜豈有兩般。此座應須精進。

識得動中靜。不受風幡轉。

○○○西瞿耶尼州賓頭盧尊者

肩如蓋口如鈴灌頂藏明珠不灰之庭鍊丹藥

是之謂藥王

○○○迦葉彌羅國迦諾迦尊者

在險亦不驚入定機常恬坐尊湖濤逆浪中雲漫
漫今水活活

身有慈航

○○○東勝神州跋哩陀闍尊者

彌勒笑尊者尊者笑彌勒不笑嗔殺人不笑極樂

陳明卿集

卷二

五

國得意欲無言大道非空色

離欣厭心而入道

○○○鉢鉢羅州跋羅陀尊者

昔從天戒至又向越山行爲賦無衣者夢回仔細

尋緊將珠在手一任龍自吟足踏龍宮裡小心波

既平

不忘自己衣珠安禪毒龍已制

○○○迦葉彌羅國迦諾迦尊者

昨在大龍湫知尊觀瀑意不雷亦不霆如如慈水

想坐君羅漢洞髻根與雲砌何地無雁山此中自

遊戲

可云不動尊

陳明卿集

卷二

天

以已漢人

○○○再出山與相知書

弟向竊閉戶讀書之名而丙寅遂歸終日惕惕開卷一字未能會心旋讀旋罷遂受閉戶不讀書之實豈非天成名實之際良可畏夫

江渾行吟乃有離壁放逐固學問之候也非此不足消憂良哉之心非空憂畏之心却亦不能學問能以易知諸公固能自易哉

陳明卿集

卷二

无

無絕

○○○其二

朝遊江湖夕調鼎鼐庖厨之刑罰也省之而已珍羞在列海陸並陳口腹之稅飲也薄之而已繁詞累句時文之加派也免之而已

奚其為為政

○○○其三

我無所取于世是我不需官也世無所取于我是人不需我官也持是安歸哉歸家耳

詩書山水樂有上人分竹分蓮可以無憂

陳明卿集

卷二

手

○○○題接引寺準提閣疏

稽古剎于婁江。建新築于接待。座繞拈盧。漁唱半。
天齊梵語。路迷秦蕪。鐘聲千里。響祇園。幹老盤龍。
知樹同金粟。屋摧鼯鼠窠。花落星雲。名迹苔封。古
道松栢三徑寂。遺文薜刺斷碑風。雨五更愁。爰者
正林。昔開弘願。終白社以延佛母。借半領之袈裟。
遠祖摩訶。直建小龕。刻一礎于兜率。車輶鄰而來止。
駟停紫馬。大夫花對對以成羣。門送青旗。帝子年
年歲歲。爭看城市之觀。往往來來。幾作驛驛之費。

陳明卿集 卷二

三

空中之樓閣未成。道傍之屋舍難就。惟資檀越。願
長者盡破。歷囊殊種。因緣隨居士音。齊道念金刀。
錢布。十方來貝葉之施。鉢黍絲麻。一木支蘭。若之
室。茲既赤手無塔。惟藉綠文敷賁。謹題數語。聊附
後言。疏

金粟散清香。曇雲出新彩。

○○○乞為海忠介公題請建祠呈文宋鑒
故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前巡撫應天等處地方。
右副都御史。海忠介公。抗節忘身。藉甚
肅皇之世。起家總憲。簡在

神廟之心。顧惟保障東南之功。土人可無崇祀。蓋
茲重地。實係天下安危。自公下車。謠里正賦長之
橫。獨不經無。之苛徭。布人于敵體衙門。朝夕登
記。設或有不公事件。鉅細必知。白。弗躬。巡草。礫之
間。烏府口。勞。和未之。衆。給工。倚辦。則梓。問州。庫散

陳明卿集 卷二

三

寄職以沙。儲為名者。萬金用力不勞。絳虔祀海神。
感回風而潮。汝不沸者五日。適當隆慶已巳。水滔
天之後。不減宣德辛亥米鋪地之時。然終不問催
科。唯勤撫字。夏忠靖之日夜經畫。而似况守之簡
約易行。周文襄之撫安軍民。而兼胡卿之祛除民
害。日常鮭菜。必出俸錢。駐劄衙門。不煩供帳。羣小
側目。姦佞甘心。一葉還鄉。萬民揮淚。且碑。去思者
或因以干澤。立生祠者。或藉以納交。今則楚相極
貧。莫弔。婁京之餒鬼。羊公無後。空招寂寞之忠魂。

伏望題請賜額。初構專祠。豈徒一時會議之公。實裨萬古風教之大。右故隱士徐浪峯應雷擬撰。而予爲損益字句。嘗語人曰。祀周夏二公而不祀海忠介。吳人薄矣。乃周綿貞中丞以逆璫被逮。又多惠政。人心不死。忍恣然乎。

呼。精誠可以格神。惠澤有以被民。而不能息譏口。何哉。若夫周綿貞中丞。則固閹奴也不辨。黑白。亦何足責歟。並俎豆之。固亦人心之不死。

陳明卿集

卷二

五

虎丘合葬三姬墓銘

○○高仲子姬教十三娘墓銘

姬臨清女也。昨事仲子。今侍天妃。卒天葬于虎丘

七十日爾。姬美而敦禮。三五在東遊。雲絃之悲夫。

余仲子友也。既卜葬。歲一享。披公曰。豈無生仁。

人君子。斯其主矣。否否。流水蒼山。無非主也。系以

銘銘曰。

舍爾貴竹。酌茲三泉。山藏古寺。劍靜靈淵。山雲欲

歸。青松半鐘。永寧貞魄。鐵花秀巖。何以比德。潭影

陳明卿集

卷二

五

蘿烟

却恨貞嬈不得如此金石以榮幽壤。

○○前郡司李某公二姬墓銘

姬不以喪歸。久露命也。俾與教姬姊妹。見永結泉

好。二姬主。教姬賓。風雨欲來。梵唄亂鳴。借問千秋

孰主孰賓。余既職祀事。無所辭銘。銘曰

行卽此路。遶分後先。今夕奚夕。明月在天。一行秋

雁。環珮游仙。芳魂落日。幽寄霞笈。長留一道堤上

春還。

是見語亦是達言。

高仲子諱梁樞字明性黔之行義孝廉。放孀年十八葬于墳雲下。

司李某公二姬。姓氏無考。樞寓禪室有年。茲令葬於姬墓傍。距數武。相地視葬司松楸者山長張君天和也。

陳明卿集

卷二

重

祭大宗伯李湘翁文

曰知止亦

自此語矣

海才如此

嗟乎悠悠世法。知己宜少。不宜多寂寂獨行。文章受憎。不受愛。心乎愛矣。其惟格人。格人云矣。傷如之何。斗酒隻雞。亦猶行古之道。始讀先生之文。本朝西京。未之有二。其識與議。猶可及也。其光與色。不可摹也。壬辰諸老翁然趨古。先生真古不眉。古深念天下之患在虜。東虜在強兵。策兵在選將。日取將傳論次。行事落落數十年。垂老辟召。齋戒而人告竊憶某與先生一住三湘。七澤。一住七十。陳明卿集 卷二 重

二宰相遠也。而相邇。相見也。而相失。戊戌之役。暗中物色。子其閱三十三載。見先生于庚午之秋。如此其難也。閱十有一月。遂別先生于辛未之夏。如此其易也。得失寸心知。死生亦大矣。嗟乎先生何能忘壬戌之春。湘潭客過而慰余。吾鄉李湘翁。每春榜一放。既弗獲子。三日不食。愚何人者哉。而使李先生二十七。日不舉火。亡何九月。先生函幣致書。其言曰。僕老矣。善事

聖明。庚午晤對。執其手。不意今生復相見。辛未正

月忽語曰。吾將買舟至金闕。攜所撰著。與生平較閱諸書。與子商定。余曰。先生大臣也。奈何言去。請受稿而卒讀。公之海內先生唯唯。死生契濶。冥冥之中。無忘斯語。

得一忌者。已不恨。得一知己。當何如。宜深報絃之思。不直人亡之痛。

卿集

卷二

三

祭諸敬陽先生文

嗚呼。論人者曰。天下有心人。能辦天下事。及追求心事。又曰。不唯無他腸。是無腸者。乃足貴耳。痛哉。先生殆有仁心。而去機心。無他腸。而完熱腸者也。先生與余談仁。而狀之以赤。故曰血心。先生初立朝。敢言天下大事。常以赤心對。

君父也。在係部。力持清議。以赤心對職業也。矯矯排流俗。而仲群守石公之是。以赤心對賢大夫也。教人以學。教人以官。以赤心對友朋也。在林泉上。

陳明卿集

卷二

美

不求人知
其心與赤

書執政。孳孳國本。以赤心對天地也。昔人謂蘇公救得緩急人。白公救不得緩急人。雖然。今之能為樂天者。亦罕矣。況如先生乎。先生緩急人。而人不知。有甚于蘇公者。夫先生自苦而未嘗一苦人。與先生交。必能自苦。而陰體其意。然後不負。故一日發憤。先生在焉。一念行仁。先生快焉。噫。先生往矣。一日行仁。一日發憤。而可使先生在。在且快焉。則風雨晦明。間髮髯見之乎。

故是一朴實地頭人。

只是詩不
王唐文不
然漢飲注
人益耳

○○○止贖題言

止贖。贖自此止也。何爲有此。感甲子之災也。繼
自今不復吐一辭矣。

性不工詩。代又不屑尤服作序。未有王唐時文。秦
漢古文。而須題端者也。如其不爾。譽言何益。噫。士
固有耻。賀秩。獻壽。碑德。其文。語。溢。緣。疏。修。薦。牘。其
文。乞。乞。與。語。文。之。下。也。弗。爲。之。矣。

人蓋有此耻。不煩奉火矣。抑知語名乞利八股
先爲厲階。

陳明卿集 卷二

无

美人看服
下湖山還
爲詩林

○○○題春湖詞

嘗笑紅粉心長。節挾氣短。西湖不然。節挾心。即紅
粉心。拜岳先。失。親戚。纔過第一橋。揮眼嬌粉。

以此三障牽惹。湖光消去一半。夫縞衣茶巾。齒于
蟾蜍。裏懷佗。蛇。駕云義憤。緣紅粉心不真耳。初抵
杭。忽見撩草人。如覩西湖面。古今懷古詩。鷓鴣宮
草。一經摹擬。便成醜惡。詞云。見說當年歌舞地。錢
塘三日斷江湖。便老勁。他詩稱是月之十。泊岳墳。
坐樓舟。美人躍馬如飛電。琵琶消盡第三橋。歸作

陳明卿集 卷二

罕

春湖詞序

四時有湖。而獨詞春。猶是紅粉心長。

○。○。○。祁司馬藏書約跋

山谷云元清在東坡雲霧之中。風氣殊勝。由此觀
之人豈可不擇交遊親戚耶。先生令長洲。溥被災
百萬枯魚手掌中。用古人一字一句。不著先生咄
嗟立誕。以此知先生真能讀書。今官司馬盱衡軍
國。疆圉大計。繼自今晉防卿貳諸。翰畧必不索取
。簡中。卽先生上下經史數年來與蒙商量宏議。
。中真有完書。而不以示人。頃先生使事還里。及
。白下。纔數易翔。鱗鴻往返。必辱千言。如決西江
陳明卿集 卷二 空
之水。然惟黽勉勸讀書。而亦不輕以示蒙。頃方下
。竟峯。好音自金陵來。紫氣浮動。私計函關五千。開
。振莊誦。僅約藏書。以知此先生之神遠矣。蒙自屈
首受書。當其得意如逢故人。疑難交送。方據梧九
思。晝輒掉臂不顧。而先生與爲賓朋。與爲姻婭。苑
。固以居之。徒侶以樂之。明月以談之。清風以來之。
而書亦效。且笑于先生之側。書于先生如嶺出雲。
如竹解簪。于于書如藏收。羊如山登。驚。應。書亦可
不擇交遊親戚耶。

書便是交遊親戚。何必更擇得意如逢故人。今
先生已言之矣。

黃貞父先生并詞

卷三

三

武林山水最天下然三秋
桂子十里荷花僅寫其點
綴香艷而非真色若夫陽
春老而桃李飛英清秋殘

黃敬一

而菱荷卸錦烟消雨盡青
露山腰霧歛風停藍開水
面山則鬱葱杼秀水則澹
蕩浮清洞壑幽深神斤鬼
斧泉源縈繞竹奏絲彈絕

不似塞北山河童然莽然
而已故秋繪西泠卷如一
角直令狂士據舷絕倒而
毓爲人士發爲文章可知
也况據蓬萊而擷勝泛梅

黃敬一

檻而採芳更吸清秀之氣
出之筆端小小結構自若
枕冷泉而聆其清吟顧玉
岑而來其潤色岩巉窟杳
策杖飛來之巔樹密林幽

呼艇孤山之麓千山浮紫

翠大痴染圖一水漾金波

夷光粧晚清新之致澹逸

之思不爲大雅宗乎披卷

快讀當見西山爽氣撲人

黃敘三

眉宇沁人心骨人文山水

眞爲天下冠也

武林陸雲龍題



二

翠娛閣評選黃貞父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鴻苞序

○○○寶祿論序

○○○成唯識論序

○○○重刻惺仁彙編序代

○○○歌菴集序

○○○全玄閣於誦序

黃貞父集

目一

○○○十資堂文集序

○○○南太史飲酒集社小序

○○○東臯子集序

○○○鹿門先生九十壽序

○○○孫鵬初先生六十壽序

○○○壽鶴亭羅翁七十序

○○○壇石山素業三編序

記

○○○玉版居記

○○○岑山游記

○○○浮梅檻記

題後

○○○題戴生病記

○○○題懶園記

○○○題岫巖僧卷

○○○題念松和尚行卷

○○○書印空上人卷

跋

黃貞父集

目二

○○○跋陳白陽阿房宮墨跡

○○○跋陳仲醇讀書十六觀

引

○○○偶語小引

○○○姚元素黃山引

翠娛閣評選黃貞父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論

○○○毀論

○○○毀論

○○○陳平

傳

○○○王孝廉傳

墓表

黃貞父集

目三

○○○苦貞婦邵氏墓表

哀辭

○○○項貞女哀辭

有序

文

○○○祭王元美大司寇文

○○○祭丁右武文

○○○祭湯若士先生文

尺牘

○○○復吳用脩

○○○答介山和尚

○○○與吳子野

○○○答李上饒漸卿

○○○答馮開之

○○○答吳伯霖

○○○與丁甥叔潛

○○○復董定所

○○○答繆生

贊

黃真父集

目四

○○○醉翁同贊

○○○曹生像贊

○○○達觀和尚小像

○○○沈五陵像贊

○○○項于蕃像贊

偈

○○○三摩庵佛偈

○○○復中城寺佛光明偈

疏

○○○爲靈鷲山乞佛驅虎疏

○○○幻蜃上人護國短疏

○○○黃山蓮華庵募疏

黃真父集

目五

翠娛閣評選黃貞父先生小品卷二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仁和丁允和叔介選

錢塘陸雲龍兩侯評

○○○鴻苞亭

忽然前集
川湧長蛇

今夫虛空之中。忽然而有天地。天地中有四海五
嶽。海嶽中有丘陵原隰。溝澮川瀆。以及于一微一
塵。一漚一沫。自漚沫微塵侵索而至天地。不可以
數計形模也。而總為虛空之所苞舉。則是虛空者
之為物。孰與妙合偶對哉。嘗試觀之。惟人之靈通

黃貞父集

卷二

一

才至六乃
重

神明類萬物而虛應實參。兩天地而稱三才。世人
往往皆束之波流汨之。故子輿氏有不能盡其
才之嘆。世有才子而後能殺列虛空。籠絡宇宙。堅
登之為功。而精溢之則為言。屠長卿先生所著鴻
苞一編是也。長卿少負不羈。以文章自豪。釋褐成
進士。為青浦令。時與馮開之沈君典丁右武諸公
相頡頏風雲。睥睨當世。入為儀曹郎。志業不遂。仍
以豪罷歸。而益注其才情于著作之林。幾與弁州
新都輩爭流競爽。晚乃棲心于禪玄二氏。又欲綜

大矣哉
無所不也

三教之旨于一毫端。時出而為竺乾。為柱下。為洪
泗。罪罪乎落筆。為花流。沫為珠。玄黃黼黻其辭。以
自愉快。于是析天人研性命。剖兩儀。緯萬類。漁獵
諸子。網羅百家。以及齊諧虞初。叢聚謠諑之談。凡
書之所有目之。所淫喉舌之所吞吐。盡舉而載之。
千筆。蓋其心靈無所不映澈。而其長才無所不游
徙。其瑰磊歷落之氣。不竟于名位。而眺覽山川。揮
灑詞賦。猶不足以盡其清湛浩蕩之胸。讀是篇也。
不可謂長卿才亦不可謂長卿不能盡其才

黃貞父集

卷二

二

然在後集
不可不讀
其才其其

若已雖然。神明往則靈焉。託馳驟歇而才安。歸六
枕猶為陳策。釋不過傳響。此編即稱博雅功臣。
而謂為長卿易簡理得之書不可也。茅生元儀為
吾友水部。其子。博文嗜奇。爰付剞劂。屬予序
之以資同好。若流覽兼愛全書。未加詮釋。然予聞
之長卿辭世。偶云生平一過。多言多語。鴻苞等書。
付之一炬。嗚呼。霜降木落。則長卿之為長卿。親矣。
搜玄覓秘。原古該今。鴻苞已繫宙內之奇。斯序
復盡括鴻苞之旨。

30 寶藏論序

慨夫塵世緣深，真如義晦，故仲尼太息于逝水，莊周妙契于藏山。不有有力之負，孰窺無價之珍。知者不言，而玄海茫如言者，不知而浮波紛若。遂使沈珠罔象，持璧虛歸。是佛所憐，非僧不渡。粵惟長安釋肇，宏宣不二法門，曰：空曰有，兩際非真，實有真空。愚智同觀，故廣照品第一。外依假合，內緣妄顯，離脫諸結，微了一義。故離微品第二。涅槃無礙，性虛通一，念起迷本，際永隔。故本際品第三。列

三品以諦觀攝一宗，而互現微文，參伍散花，雨于諸天。妙旨昭融，廓陰沉于大地，恍入維摩室，藏無可藏。如過波斯王寶，得其寶，允列森羅之府。洵通祕密之關者矣。保叔塔僧通本，每勤苦行，獨抱靈心，繫劍勝因，作浮生之津筏，微窺大乘，持寶藏之筌蹄。捨等布金，刻非災木，斯亦負之夜半，比于日新者也。嗚呼，書非言表，言豈意宗。參之則披沙得金，執之則矧石非玉。有如詭辨，詎曰神明。欲證如來之因，勿墮綺語之障，可耳。

黃真父集

三

儼體而能流動，不覺其儼妙。

黃真父集

卷一

四

○○○成唯識論俗詮序

夫識者心之光也。日月之光自明以流。神慧之識緣心而現。識分爲九。心則唯一。天親授之無著。即識付心。無著囑于彌勒。因心開識。頌寔論衍成。五無殊相。現性攀虛。空非假故。不知萬法。惟識法。執空不知三界。惟心識同。逐影識。役則匠論不。論而世詮不釋。末俗與法以俱沈。上智併識。以重。此法師昱公俗詮之所以作也。乃知心光。于衆識如寶燭之山。明諸識闢于羣論如通衢。

貞父集

卷一

五

之然燭而真論剖于俗詮。又如秉燭之徹衢。護法之證天親慈恩之明玄鑑。昱師之續慈恩可謂並融一宗。頓超三界。鈞天合響。海水一味。又何差殊親乎。故知永明宗鏡攝性相以雙圓。彌勒闡宗依一真而舉相。善乎無著之語。其弟天親曰。汝昔用舌善巧。毀謗大乘。還用此舌善巧讚歎大乘。故知讚歎等于毀謗。善巧亦爲空華。假令心空識空。則三十爲綴。識滅論滅。卽九大馬依說性如萍太清。指相愈添蛇足。心行圓成。言詮何有。昱師密意神

而明之。信哉存乎其人矣。

俗銓俗字妙。若非語言令愚夫何處着脚。是爲俗子說法。

貞父集

卷一

。重刻體仁彙編序代

兵書殺人之書也。善用之而有以生。醫書生人者也。誤用之而往往至于殺。以生之者而之殺。仁者不爲此。非書之爲誤。所以用書未全也。天地間吉凶悔吝生乎動。動必有所自起。故夫人之精脉與天地通。而物性之爲溫涼生剋殺于二變化于五。其精即與人通。故通乎太素。不能無叔和之用。而精叔和者。方可與言太素。人之有脉與藥之有性也。俱所謂生乎動者。動之得失而吉凶以證于

黃真文集

卷一

七

是乎爲方爲圖說。寫其意以模範後人。而所謂生之之具卒不外是。將不知兵。與知兵而不知天命之有歸其喪亡。同世人言醫而不通太素。與買冒乎藥性者。何以異。李廣號稱名將。不擊刀斗。不擇水草。不必按古法律。往往迷失道以敗。而高談者乃歎息于數奇。庸詎知夫營平之上方累伏波之聚米山谷。有不動動必吉。則治病者果不可以無方書也。通脉訣識藥性。證之于方。微而與壽命絲于以神醫之用而生。生之道全矣。嗟乎。世無秦越

人。安能遺方循性。飲上池而見五臟。痼結哉。是道也。莫備于體仁彙編一書。昔者御史中丞印臺傅公。刻之江藩。爲德滋廣。而歲久編殘。多至剝落。參政還素李公。淹雅之餘。旁暢方術。爲補亡訂訛。授

之劑。刷李公殆後中丞。而有功于叔和東垣以生。八辨大醫王。稱能仁者矣。雖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如慈李廣之敗。謂必方書活人。則霍嫫姚有言。不至學古兵法。傾方畧。何如者。非名將也。邪。書神于用。神于心。若無仁心。吾見劖子之溺。

黃真文集

卷一

八

天下也用書未全。大有責成。

歌菴集序

夫人具天地之心。虛而已。虛躍而為靈。靈通而為道。道演而為經。經散而為文。而詩賦傳記序述之篇。溢矣。故文者道之器。而虛靈者才之簡也。文不明道。不發乎虛靈之源。即鑄金石。爛雲霞。垂不朽之業。聲施後世。亦才子之文耳。已然而風氣所轍。寸斯霸。波流所扇。循理而王。故才矜其道者。素之文也。理掩其才者。宋文也。我明之有北地。信下邳。那輩也。負秦漢之鼎。而霸焉者也。其有

文集

卷一

九

公華。天台。毘陵。晉江輩也。握宋之符。而王焉者也。大雅哉。約奇淫。而振靡蕪。其孰能軼之。雖然。虛靈之妙。至道之旨。其合離離合。吾不得而定也。三代而後。其人實難。吾于漢得董子焉。唐得韓子焉。宋得歐陽子。蘇子焉。吾明得陽明王子焉。之數子者。吾不謂其吐即經。詠即雅。然而董之醇。韓之剛。歐陽之逸。蘇子之通。而陽明之悟于道。皆殆庶而出。入于虛。與靈無滑也。自陽明子歿。文士輩出。近亦有增埴秦漢人而俎豆宋人者。然才為才。矜理為

以理取才
而才必根
理夫亦何

推致成靈

理掩二者皆議。乃今得之周望。陶子矣。陶子于文。

有史漢有騷雅。而長于序記。其譚道證性。畧物綜事。炯如也。于詩為陶為柳。問為長吉。而品置泉石。嘯吟烟雲。超如也。其才不敢謂出秦漢諸文人上。而取理出新。不為宋人之掩學。陽明子而不為辨說得神之深。而一秉鐸于孔氏。無跡踐形。摹而虛靈之所契。追琢成文。游戲成解。結撰成法。篤古而耦時。卓乎為陶子之文。行于載無疑也。陶子淨寂如處女。清瘦如山澤臞。而靈活之機。流露眉宇。接

黃真文集

卷一

十

嚴十七。替笏十三。模楷人倫。而不為標經緯。當世而密其緒。臨歿無散亂。亦無奇特。啓手足而條然已矣。嗟乎。此所以為陶子也。所以為陶子之文也。王為理解。霸則才之謂也。石簣主理。而不聘才。則靈活即才。自應理承仲舒陽明。才與韓歐蘇氏比肩矣。

今古之士
所以愛者

○○○金玄朗於詠序

世所稱快士。脂韋。聲折能為。侯士大夫。開闢。翻頰。舌。不且。箕踞。慢罵。先強貴。而藉口。灌將軍。令賢者。辟色。不肖者。辟席。嗟乎。灌夫。寧易為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始吾不知玄朗。以為流俗人耳。既目。辭玄朗。亦以為夫。夫使氣。即才高。不可近。迨余困公車歸。從雪上。茅薦。卿讀書。而習玄朗者。日久。觴詠之暇。間握手。譚生平快心事。與千古豪舉。廢興得失之槩。或呼可兒。命童子進巨觥。或髮上指。語咄

黃貞父集

卷一

十一

誰云深文
亦是具眼

家或無文
乃文則不
可謂無

咄不休。四座為之爽然。及余再過吳門。覽玄朗所為結游一編。生平交契具在。皆當世風流廓落。雄駿之士。乃知玄朗鍾情之嗜。不啻菖茝。而世往往以目失之。悲夫。昔者王太史季儒之序玄朗曰。王先生之結襪。乃絕意于榮通。灌將軍之寫坐。終見志于去就。嗟乎。季孺死而知玄朗者希矣。玄朗詩似漫不經意。而雄快剗麗。放志成象。慷慨筆墨之外。酷似其為人。不知其人視其詩。不知其詩視其人。以此兩言作金生鍾期可也。夫灌夫有氣而無

文。玄朗直鞭筆使之矣。

是一豪爽俊快人士。不直序其文。即以傳其人。灌夫。寧易為也。正不令狂夫混迹。門下賓客。灌夫獨存。夫直一狂。酣使氣者哉。以訴屬取者。直是色厲。灌將軍若在。必且奴視之。

黃貞父集

卷一

十一

十齋堂文集序

余每讀古文詞六經為與窵史漢為堂皇而唐宋數大家則門戶托焉不由門戶而遽可躋堂以入于室者惟鬼魅盜賊耳士大夫窮年兀兀志古人之學為古人之文而不悟與鬼魅盜賊等真可長歎而痛哭也夫空虛悠謬高語玄微以逃于形埒迹象之表非鬼魅歟聲臭宇彙竊往飾今以自解其敗非盜賊歟此無異故不得其門而務虛聲出此下策耳若吾門人茅孝若氏可謂得其門者矣孝若天挺異才而世鹿門先生業于宋唐大家書既以咀英吐華又侵淫于三史沿沂六經故其為文俊韻朗氣湛識古姿追攀往哲凌跨一時昔人有言老夫湏讓此人一頭地余于孝若亦云雖然不獨文也孝若經營幹濟之畧填膺滿腹好奇策知大計如三上許司馬書及去春與余論聚米活流民事慷慨奮發語多要害非書生也嗟乎使我孝若簪筆立朝以文章經世務其建立可量也哉

十齋堂文集

卷一

十齋堂文集

卷一

十四

明示去從將引鬼魅盜賊為門下士雖然猶恐其自堅門戶而不受冷也

○○○南來史飲集杜小序

朱進父用杜詩淺把涓涓酒二句作飲酒詩十六首而南太史子興竟集杜句爲之得三十首兩公俱稱絕調而爲太史更難何者我與我周旋易而我與人相代而竟作我非諧情合體倣性絲才不能也昔莊惠游濠梁之上惠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請以此下一轉語曰子與非少陵者安能集衆少陵之爲一少陵而又有我在也然則古今才子非詩非酒而有

南來史集

卷一

十五

所以爲詩酒人之雄者覽斯集可三歎焉

集古而有我在則用古不爲古用硬用古者可以醒矣

○○○東臯子集序

東臯子放逸物表游息道內師老莊友劉阮甘酒德詩妙晉魏以來罕有儔匹行藏生死之際遠真素絕類陶徵君爲文中子弟無標置名教之跡而意誼不拂亦無於陵仲子辟離之譏昔巢由掛瓢于堯代曾點希瑟于孔席東臯似之矣焦弱侯先生每向余言東臯子集宜與淵明集並傳顧陶集已有善本而此集獨缺先生乃出以授余與余友高孩之相賞莫逆余乃轉授鮑生元則繕刻之

黃貞父集

卷一

十六

吾輩淨眼讀一過其爲爽然勝讀鵬鳥賦遠矣

隱不違人貞不絕俗便是無功定評序誠發其要

鹿門先生九十壽序

稽叔夜論神僊家似特受氣稟之自然然非積學所致嘗疑其言若爾則世傳薰染練脩之術何異塵飯不可服食又少時習腐生言稱宣尼動樂靜壽之論往往卜年于靜不憚大形靜而氣動動育而靜行故金石有時而敵陵谷有時而遷而寒暑之息綿連如環無有窮期則是氣爲動齋動爲靜極其理居擅其勝而論者偶未發也王喬漢門其人世不日見無可爲信壽命之士去神仙家不遠

黃真文集

卷一

十七

有足以證斯說可以無爽則鹿門茅先生其人乎方先生年幾七十時汝亨與憲寵得昆弟薦卿父事先生而拜堂下逮于今又廿餘年矣先生六十年以前其鴻鸞虎視馳驟當世之氣雖不盡觀然讀其文吞吐千古汪洋而浩蕩譬則河漢也自起家名進士令雲陽以至搗夷西粵解兵北趙其卓異之勲慷慨雄宕之畧又譬則川流澗而山嶽撼也今其賦閒居老蒼雲上且垂跡尚父拍肩鬻熊氏之日將無劬勤而抑情念強涉希靜之塗先生

如此則曰
壽終不疑

性無机
何動非靜

不然也不史漢莊老則陵博棋奕不賦詩校稅則持籌課業不賓客談論則林園徜徉不多飲飲輒醉不耽臥臥輒安其嬉笑怒罵或煖然如風無停陰而轟然如霆無墜陽其精氣無片晷駐不告匱乏其耳目肢骸筋肉無一日於廢而不勞任性所赴與萬物作外不束事形內不留機械腰帶之念醉白之陽日謝日墜日用日不竭其猶戶樞流水邪一闕一閤動而不括一往一來和而不滑先生于天地間豈非所謂得動者齋而壽者機乎不幾

黃真文集

卷一

十八

于叔夜所稱受異氣稟自然者乎此豈在黃金白石間哉期頤以上吾不知其所止也若先生諸丈夫子俱名才而繩繩足託不朽會玄蘭芬玉潤酣詠千秋之樂客有道之者矣

書史非傷生之具使不攝心于此便有蕩之者矣便爲失之因矣吁使西粵北趙而得竟其用不有津梁之疲乎是忌我身者正壽我身也

○○○孫鵬初先生六十壽序

昔歐陽公起諫職。爲翰林學士。遂登二府。然思穎之志。未嘗一日少忘。每有蹉跎之歎。自謂日漸短。心漸迫。有志于強健之時。而未遂于衰老之後。蓋是時年已六十矣。使公得乞身二十年之前。優游琴酒。上下林壑。以遂其初志。公之自得。有十倍于歸政之日者矣。此子瞻所謂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也。華容孫先生鵬初氏。以館職知諫院。爲時名臣。忤政府意。一時被放。

黃與父集

卷一

十九

者三十餘人。而先生獨蕭然自得。以著書爲樂。將二紀于茲矣。秉銓者思得社稷臣。往往搜遺逸。求故舊。先生之名。旣以聞于天子。熟于士大夫之口。而不卽用。過論者以爲道之將廢。孰知消息之數。治亂之候。固自有所待。而達人之高致。又有不以彼易此者乎。先生之爲諫官也。海內多故。元良未貞。黃河以南大旱。而島夷鴟張求貢。有窺中國意。先生諍甚力。先生之功名已著。顯于社稷。而始忤宰相。以去。雖經綸多所未竟。而貞白一念。自許以

虎巖居士
一至于此

黃與父集

卷一

二十

許國固已無憾矣。方今朝堂紛爭。玄黃血戰。凡居銓衡臺省之地者。朝不保暮。此爵祿榮名。所以多禍患而漸失養壽命之原也。夫紛華馳騁。爲懷之孽。恬愉安靜。得壽之理。先生優游林壑。高吟著書。有閒居之樂。而忘其放逐之苦。嗜欲淺而天機深。古之真人。所以恬神養年也。今先生甲子一過期。願無算始基之矣。公子武選君。毅沉毅有大略。留心世務。與子敬兄弟之好。故知先生立朝大節。爲山中隱書。偶得先生遂初堂集而讀之。益知先生之志有超然于爵祿榮名之外者。故敢以子瞻之所以賀歐陽少師者賀焉。

急則趨之補已敗之局。緩則逐之。誰與收未竟之功。未見楚有材而世用之也。阮先生者。正所以老其天年。然爲先生慶。自又當爲國家惜也。恬神養年。亦不獲已之詞。

壽鶴亭羅翁七十序

壽形亦出

不損不作
不悶不覺
所以壽原
在形外

鶴亭先生。今年秋九月七十春秋矣。居嘗善病。坐不離几。行不離杖。食飲不離湯藥。諸丈夫子。焦然有不寧之色。什一滋喜十九滋懼。季子大儒從余游。爲大儒友者。謀所以壽先生。而無能解于其懼。惟季子是亦欲得諸君壽。庶幾一日之養而。不能自解于懼。諸君前而啓余。柰何哉。則汝亨爲解曰。季子之不能自解于懼也。以情掩者也。二三子之爲季子分懼也。以形掩者也。抑知夫先生病病者。黃貞父集 卷一 二十一

之未病乎。先生有壽術三。吐內陰陽之術。不與焉。機事不構。機心不作。廉取。齋予。游賈人而仁義存。宜壽一。惟孝友于致。柔和心。太丘長者之風。作式閭里。宜壽一。田荆在前。謝樹在後。森森郁郁。無憂于身。無憂于子孫。其寢不悶。其覺不驚。宜壽一。且廣成子不言乎。母搖爾精。毋勞爾形。此兩言者。生人不能。惟老與病。天實佚之。能者養之以福。傅純白抱精衛而佐之。以藥餌。于是乎耄耋期頤。自枕上得之。此所謂病病者未病者也。二三子乃驩然

崔躍而起曰。有是哉。先生之言也。向者觀季子之色。上縣層崖。下臨虞淵。今而后知羅翁之壽也。坐不離几。安于泰山。行不離杖。適于康莊。食飲不離湯藥。呼喬松而友。軒黃然則先生之有大年也。其猶扶桑之日也。諸丈夫子。復先生言。溢喜捐懼。當不啻獲隋氏之珠。和氏之璧。于是乎割鮮治酒漿。吹笙鼓簧。進而相干秋焉。

五福曰。壽曰康寧。病不可云康寧。然能戰兢于病中。不外擾以延其生。非壽歟。故亦至聖所寓。

黃貞父集

卷一

二十二

而非無聊之詞也。

。壘石山素業三編序

為者以文
字博功業
非者以功
業成惡業
口誠實也

蘇子瞻自言我今惟有無始以來結習口業妄言
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如人善博自云是巧不
知是業則今世所為舉子業文亦口業之一端余
不能為巧而莊語法言庶幾斯道抑又未能則亦
不可不謂之業自與諸生鉛槧山中若而年今沒
不能謝絕官下無始以來我不能知其亦所謂結
習未斷邪伏波老矣而據鞍上馬以下可用何為
也水以造波波還為水性率為習習亦成性脩詞

黃貞父集

卷

三

三

舉子業為
業之始結

立誠為業妄言綺語亦為業等業耳造者其誰旁
觀之人不得而與也生心害政生政害事自舉子
而服官設于吏流于物其為妄且綺不可勝窮如
索塵岳如嬰毒鼓數千年而不化則豈惟口有業
而身為苗可畏哉余亦嘗自觀省思維自余為令
一日之間呵罵嘻笑習氣紛作造殃積悔隨消隨
長者亦不勝計則庶幾口業中之舉子一業猶為
流塵輕霰薄乎云爾隙明偶開片語乍會或未甚
墮妄綺之辟宜乎諸生之謬而習余于壘石山與

習余于靈鷲山無異也壘石之山月有會向從余
游者有累年不相通四方之人或各以其山荒所
便而至習心相習余亦得縱觀之而錄其佳者若
千篇題曰壘石素業三編業仍其素其亦藉是以
逃于口業而又安知素者之不為妄且綺也
世為炫爛之世界而文字造業之始基示之以
素辨之以業可折妄語可斷綺舌

黃貞父集

卷

十四

○○○玉版居記

鍾陵民儉境以內山川城郭半蕭瑟絕少勝地可眺覽獨城南山寺名福勝者去城里許徑窅而僻都無市喧惟是苔衣樹色相映寺殿亦淨敞可坐前令於此集父老或諸生五六輩說約講義而寺以後方丈地有脩竹幾百竿古樹十數株為松為檣為樟為樸為蠟為桂為楓及芭蕉細草間之四面牆不盈尺野林山翠葱蒼可鬱而望六月坐之可忘暑清風白月秋聲夜色搖搖墜竹樹下

黃貞父集

卷一

二十五

間以吏事稀少獨與往還覺山陰道不遠亦自忘其吏之為俗借境汰情似於其中不無小勝因出餘緩命工築小屋一座閣檣牕四周牕以外長廊尺許帶以朱闌于薤草砌石可步可倚最後隙地亦佳覆樹似屋據而坐亦近乎巢樹壑坏之民而總之以竹居勝即榜竹為徑題之以小淇園顏其居曰玉版里父老諸生未始不可與集高客韻士與之俱更益清遠間覓孤往亦復自勝不佞令此地無善狀庶幾此袞袞地片居為政林下者云

八人心地
鍾陵

卷一

爾已矣昔蘇子瞻邀劉器之參玉版和尚至則焚笋而食器之覺笋味勝欣然有悟蓋取諸此也寺僧一二每見多酒態不知此味子瞻亦不可多得嗟乎情境曠跡雅俗都捐亦烏知世無子瞻玉版其人也列一石刻玉版居約戒殺戒演戲戒多滋味戒毀牆壁籬落砍伐摧敗諸竹木願後來者共呵護之有越三章者不難現宰官身而說法工竣為壬寅秋九月

初篁帶粉搖新色老葉迎風送韻聲

黃貞父集

卷一

二十六

〇〇 岑山游記

岑山在興安境之左，與轉級而上，可三五里。周遭皆小山林，木薈蘿與衣裳相鈎帶。登山時，日落山隈，烟浮樹杪，如置身青雲中，乘餘光急探山中。勝中一洞如佛獅子座，洞口昂首，鼻卷文如螺，似天爲之左爲龍，乳泉瑩色如玉，微微滴溜下如乳，味不澹而濃重。又似美人微汗浸浸不收。其右爲魚峯，巖文片片如黃竹葉，所居窅窅即白日必乘燭入之，乃見俗亦名仙巖，旁有初脩碑以

黃貞父集

二十七

木爲之，係天順七年，其聲樸樸如古琴。其文斑駁斷連，亦如老桐琴文。予目所未見，又轉最上峯爲禪堂，堂踞岑之頂，信州山水可攬取，盡借山僧不能指其處，惟龜峯近一矚目，卽至前堂，僧焚香宣梵，儀律清肅，是西江叢林所少。次早下山入信州矣。夫岑雖小山，然境近而踞幽勝，其巔可攬衆山，則亦足方仙巖，可作姑山兩廡，誓配也。

摩詰之繪幽澹畢呈

〇〇 浮梅檻記

客夏遊黃山，白岳見竹筏行谿林間，好事者載酒從之，甚適。因想吾家西湖上，湖水清且廣，雅宜此具。歸而與吳德聚謀製之，朱欄青幕，四披之，竟與烟水雲霞通爲一席。冷冷如也。按地里志云：有梅湖者，昔人以梅爲筏，沈于此湖，有時浮出。至春則開花，流滿湖面。友人周本音至，遂欣然題之曰：浮梅檻。古今人意同，不同未可知也。書聯者二：一曰：湍迴急沫上，競錦雜華浮。一曰：指烟霞以問鄉窺。

黃貞父集

卷一

二十八

林嶼而放泊，每花月夜及澄雪山陰，予時與韻人禪衲，尚羊六橋觀者如堵，俱歎西湖千載以來未有當時。蘇白風流，意想不及此人情，喜新之譚失我輩。參席湛妙之觀，豈必此具乃與梅湖仙人爭奇哉。聊述所自，以貽觀者。

自是韻事，何減蘇公一葦。

○○○題戴生病紀

原不立說
中說夢

往予與輩航禪師山居時。偶言昨夢不祥。奈何渠
曰。夢已勿憶。憶又一夢也。又言病後亦勿憶。病予
以爲不然。夢而憶。則憂虞怍營無所不至。佛氏
所謂顛倒夢想。惑將不解。病後勿憶病。則追欲償
好見。獵而後。後將不可爲。蓋憶夢病。癢勿憶病。
病忘之爲身。害滋甚矣。雄霸無過齊小白。而中
興之王。無過劉秀。要其創基保業。無他術。管子曰。
右無忘則。則臣無忘。檻車。馮將軍亦言。願國家無

二十九

書時事
人論事
而足意

意。西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善哉。戴生之
爲病。紀也。其亦檻車巾車之意乎。涉冰知寒。焚火
知熱。前車覆。後車誠可以保身。可以廣業。戴生而
自讀其所紀。勝于讀岐軒素問。嵇康養生論多矣。
或曰。雨過爽來。太虛豈無忘雨乎。予笑不答。第喜
戴生之能無忘病而書之。

有可忘者。有不可忘者。知病則藥不忘。正縱恣
者。一服十全九。不獨光明眼藥。方可瘳世之病。
漢

○○○題懶園記

天地間人。懶者多矣。而獨一嵇叔夜當之。懶亦未
易言。真懶者。世外而得身。外身而得性。性便神逸。
形骸不能束。塵鞅不能繼。故足尚也。叔夜之懶。見
于絕山巨源一書。鄙薄榮進。遺棄世俗。臥肢體骨
節。非其所檢。而于琴于鍛。于往古高士。于當世之
流。倦品欣然有合。率爾天放。此真懶者也。吾里
有泰心卿。亦以懶自命。卽以懶名園。之甲。玄對
山水。而尤寄興于書。所逢曠達之士。醉眠任意。而

三十

祖傳而家
曉得以隱
懶懶

亦不索見。俗人。融俗務。卽楚楚風儀。而類然土木
識者。謂心卿之類。叔夜猶長卿之類。相如有之。似
之。平余笑。謂心卿請以子之園。以葛天無懷爲懶。
祖巢許下。務而下。若子陵淵明。嗣宗叔夜。一輩人
高列兩廡。若五斗先生之祠。杜康配以焦贛。心卿
卽于此中。參一座。且若我作懶侯。附庸如何。心卿
亦笑不答。遂書其語去。

詩云。莫學嵇康懶。當未得懶趣耳。

○○○題岫嶠僧卷

世多病李岫嶠山人隱不離俗乃其廊房花木斷
據泉石之勝不可謂非靈鷲山功臣也山人死業
亦漸北壁之色象愛弛遊者亦多黍離之歎矣嗟
乎茫然塵世誰為巢許倘令復岫嶠故吾亦足為
吾黨揮塵之助因與馮太史開之倡此議經營之
事卽住僧替江領之蓉江禪林之俊非能募緣者
故不令之向膏大行乞也一笑

巢許何必買山而興衰起廢亦是美事

黃貞父集

卷二

三十一

○○○題念松和尚行卷

汝云念松松作何念萬籟流雲十尋掣電孤起無
絲翠行不亂霜落水寒念枯根現
大有理解

○○○書印空上人卷

子瞻治郡時每言遇緇門人宜愛護之加于齊民
近世戒僧少而生產肥身家之僧多官府亦遂從
而賦役之使子瞻之言不驗玄風墜矣余嘗言高
僧難作貧僧易作而近世能貧者亦不易遇吳興
乃見其人曰印空者其人通明事薰脩遠近文雅
有道韻之士喜與之游而貧甚士大夫賢者如沈
中丞觀願朱侍御君采菴相與捐貲買曹氏數畝
以憫粥之僅可送日而止乃知緇門有人不患世

黃貞父集

卷一

三十二

無子瞻也因問印空無糧乃足古德所謂臨行將
得去者何在印空笑不答

打得貧字破心便無累事矣經營既無逢迎亦
絕便與高僧近矣是為諸禿說法

○○○跋陳白陽阿房宮墨跡

米南宮行草頗得晉人之神。祝京兆從橫下筆。不減南宮。道復此卷。如六王畢。四海一。起筆數行。神韻色飛。即京兆可爲讓席。至妃嬪腰牆以下。腕力多散。世或疑非道復真物。非也。唐名將薛萬徹有大勝。亦有大敗。此爲道復勝中之敗。未可知。不宜遂掩名。若風氣。

不當以成敗論英雄。

○○○跋陳仲醇讀書十六觀

黃貞父集

卷一

三十三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孔門直下了手語也。讀仲醇十六觀。亦何必空語。言文字乃爲妙乎。如云所讀者古人之糟粕。此老胷中猶覺有精玄一義在。讀十六觀者。共作此觀。

總在故紙中作活。却不要在故紙中作活。

○○○偶語小引

孔肩心澄一泓。筆落衆妙。著作非一種。忽有搖落不偶之感。乃作偶語。爲是不偶。而寓諸偶。風緒觸物。靈竇相宣。予戲謂孔肩。此豈澤畔之吟。出于憔悴。當是芊蘿美人。病而生。羣羣乃益美耳。新詩多向愁中得。綺語偏從靜處生。

○○○姚元素黃山記引

我輩看名山。如看美人。顰笑不同。情脩約不同。體坐臥徙倚不同。境其狀千變。山色之落眼。如寒雨。

黃貞父集

卷一

三十四

其至者不容言也。庚戌春晚。予游黃山。有記。自謂三十六峯之美。畧盡。而元素後予往。以秋丹所爲紀簡而整。有與不同者。取境使然。海子光明頂上。元素獨饒取。而予所快覽丹臺之雲氣。與若坊上下之峯幻。元素不盡也。雖然。亦各言其美。此也。夫美人入宮見妬。而吾輩入山。豈相妬邪。書之發覽者一笑。

千巒萬壑。日異月殊。人各自領。何須相襲。

卷之二

○○○毀論

古之撻道術者。未有不得名者也。得名者。未有不
得毀者也。名與毀。世之所立也。撻道術者。不與也。
佛氏而聖者。名之曰寂滅。而天下以爲無君臣父
子昆弟夫婦朋友之道也。老氏而聖者。名之曰清
淨。而天下以爲貪強取予之間。有陰謀在也。吾儒
出而名之曰中正。而道德仁義禮樂立焉。然而曰
黨。曰誦。曰佞。當孔子之身。已不能免矣。蓋莊氏之
黃真父集

言曰。名者。實之實也。余則曰。毀者。名之仇也。實者
外之也。無心而至者也。仇則有心敵之者也。無實
故無名。無毀名之曰庸人。辱莫甚焉。立乎無名無
毀之間。聖人曰之曰鄉愿。鄉愿德之賊也。庸則委
之賊。則亂之。使天下莫得而聽。暗以趨于亡。則聖
人復生焉。而名立。世復有甘心者矣。
寧爲闕折。莫作艾榮。正此旨也。索一媚嫉人而
不得。毀又何傷。且毀者。完之因也。

○○○毀論

聖人非無毀也。非必有毀。見聖人也。亦非必因毀
而勤脩之。之謂聖人也。東山之謗。崇侯之譖。子西
之沮。非聖人被之與。毀以名生者也。名以哀世立
者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其奚毀之有。名歸之而
不能辭。好名而名不歸。兩相受而毀生焉。然聖人
不求名也。因名而得毀。聖人之遭。有不幸也。非必
毀而後見聖人也。德脩而謗興。道高而毀來。衰世
之言也。責已也。重以周待人也。輕以約而以爲是
黃真父集

足以無毀乎。此非韓子之言也。君子有三自反也。
曰。我必不仁。必無禮。必不忠。是因毀而勤脩之者
也。是猶以毀動者也。曰。此亦妄人也。已與禽獸奚
擇哉。其猶以意勝者邪。非聖人之言也。聖人不憐
而教之。則明誅之。烏忍妄人禽獸而置之也。蓋夫
子之言曰。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夫不見知。則不能
之。又烏能毀之。不毀故涅而不淄。

却是至理。

陳平

曲逆侯出奇計者六而天下莫不多其智也。竊唐
子曰此智盜也能陰而不陽竊人之有以爲已有
也何以明之彼棄魏而楚而漢以護軍爲市而竊
其金也祭陽之危以反間得脫然而黃金四萬斤
漢王與之而不問出入也則又以祭陽爲市也漢
王怒淮陰侯之請王也躡漢王而卒許之又竊于
良以爲功者也淮陰侯無反而不足煩雲夢也誠
反而以兵襲雲夢即召之不來召之來無反明矣

黃貞父集

卷一

三

而因禽之則又竊淮陰侯以爲功者也開平城之
圍有大功焉昔者張儀不詐鄭袖乎則張儀之智
也斬樊噲而以身幸呂后而留宿衛也聽王諸呂
而漢幾亂此又竊漢以結于呂氏也徵王陵徵朱
虛侯平安劉平呂后不死太尉不得入北軍平安
劉平呂王而竊漢漢留而竊平呂以爲功錢穀訟
獄之弗知又竊丞相而顯之免條侯蓋平之言曰
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平亦自醜其智也夫竊物
者夜行而晝伏欺人所不見而負之以走平之智

類是乎然能愚天下之人奇其計與子房並稱而
竊智名也故曰智盜也

益智二字即百叻不解豈曰深文時無英雄猶
子成名畢竟逃不過文人眼底

黃貞父集

卷二

四

○○○ 王孝廉傳

王思默孝廉。以貧勉就長興廣文。未之官而困窮病以死。故仍孝廉稱也。孝廉王姓。諱道得。字思默。先世橋李人。大父守泉公徙而武林。父小橋公某舉三子。思默其長也。生而敦龐樸質。無辨言。自幼摩礪舉子業。卽疏理循格。不爲華誕語。弱冠補郡諸生。試輒邁等絕類。辛卯李梅兩先生典吾浙試。所收必精切雅馴之士。浮薄者落。而思默遂薦于鄉。余亦附鵠起。人謂思默逢年。不難掇一第。數奇。

黃貞父果

卷二

五

七上公車。俱報罷。思默自爲孝廉。耻有求于人。卽有欲語。亦呐呐不出。無以當縱橫。閉戶自守。泊如也。以是人多稱思默長者。然無能爲助。貧固當耳。又不以貧故薄脩人。倫事小橋公最歡。居母張孺人喪。不減澹冲。事繼母范。如事所生。束脯之入。罄以供啜菽。不以累諸弟。而先世遺產。又俱爲讓。無所取。二十年寒儉。一日其爲孝廉。無異其爲諸生也。自小橋公母范相繼逝。殫力大事。貧乃日甚。思默益無意世事。晚而皈依雲棲師。脩梵業。予嘗逢

功名果人

果是無愧

黃東父集

卷二

六

思默山寺。從緇衲頂禮焚誦。及飯蔬噉。津津若素。每向人歎服。而所知謂思默未展世用。強之北征。思默謝出。無車復。金勸駕。思默不得已。驅車北。謁選人得署吳長興。論冀以首。當代耕而疾作矣。同年吳仁仲輩。爲之資行李。輿而歸。顧已不可起。得年若干。嗟乎。天固不可知。令思默猶是諸生。隔下無出入。風露之勞。尚可以老。日月。又使其意學道。堅雲棲之棲。蟬蛻一切。而游於寂寞。其于生死之際。當何如哉。如此而死。是稱孝廉者也。

以風
孝廉而能貧。貧而能親親。是真孝廉也。宜傳之。

○○○苦貞婦邵氏墓表

邵氏者何高隱邵虎閣先生女也。稱婦者何。邵氏年十七歸于顧。爲顧生獻婦也。曷稱苦也。邵氏不得于姑。不可言也。不得于夫。夫實有累問焉。而棄之。計坐之逆。質于理。司理胡公曰。婦姑無訟。類反唇邪。且反邵已而明姑所以。慨然曰。非其罪也。令顧迎以歸。載鼓琴焉。而姑惡其反也。弗婦也。顧亦終借姑而箴之。弗妻也。閉一室如同室。饑而何如。夫不妄若。其藜馬。兩三年以死。誰謂荼苦。氏茹

黃貞父集

卷一

七

之矣。是稱苦也。稱苦者何也。顧弗以爲婦。而邵氏終爲顧婦也。其父若兄迎之歸。其母哭而牽之。弗歸也。歷九死而不悔。若曰。與還邵而生。寧爲顧地。囚而死也。死而其兄中于理。司理孫公亦曰。姑不可問也。仇姑而明之。非婦志也。夫實有他而死。其妻不可耐也。聞于學使者陳公。陳公襁其衣。提之而悲邵氏之忍死爲顧氏婦也。令顧以禮葬而爲之墓焉。士大夫聞而悲之。聚而議曰。古今稱貞婦者多矣。其夫生而諧焉。死而靡他。死于貧。死于寒。

者甘也。夫在而絕之。而困辱之。卒死之。可謂極苦矣。苦不可貞而氏貞焉。其義在箕子之明夷。被髮以奴。苦也。爲殷三仁貞也。婦道也。臣道也。予故書而求之曰。明苦貞婦邵氏之墓。今後世爲人婦者。知所處焉。

筆宛委以肖其苦。亦古勁而如其貞。

黃貞父集

卷二

八

○○項貞女哀辭有序

項貞女者秀水人父某許字吳江周孺文死之者也凡百君子莫不珍其芳潔美其從容衷著文采彪炳人倫而曲士謬求中庸咄其苦節嗚呼不食祿者非王臣邪謂未為孺文婦也者弗死孺文也能為孺文婦也者可後孺文死也是西山無饑夫之徽延陵無季子之劍也嗟乎死生大矣名義邈然夫杞哭崩昔思婦之極哀新屍暴韓俠魁之餘烈猶愴然悲壯想見其為人况貞女哉余故憐而

黃貞女集

卷二

九

歌之非能擬騷人之賦聊以抒藥士之悰焉耳
媛媛兮淑女言歸兮于周矜矜兮未結伉合兮將謀吉日兮辰良于飛兮綢繆旻天兮不弔君子兮離憂驚聞兮潛怛愴懣兮含愁藥石兮亡從素心今有求顧哀哀兮蒼蒼穆默默兮玄脩倘百年兮有期願一七兮夷猶嗟夫夫之不辰今年之弗將賈誼才而蚤夭兮于淵詰而云亡顏玉樹之先摧兮稿蘭茝之芬芳寂惻惻以來訃兮孰知余之勞皇將呼天以長號兮猝裂其腸羌大人之我珍兮

五細月勝
曉花明

厚余之防黯黯飲泣兮心獨語魂兮其徠兮吾將與侶眇眇愁雲兮慘其暮白日不再兮余又曷顧盈盈綠鬢兮誰則予憐余則愛吾指兮誰為纖纖為玉而碎兮將瓦而全雙翼既折兮將焉翩翩官隻目兮于何流連傷哉柏舟兮亦孔之賢余亦婦人兮何獨不然荷厥身之靡二兮胡問爾之色願魂兮其亡馳兮余斯及爾于黃泉神智習其不寐兮悽悽長夜之杳杳彼蜚蜚之莫予防兮惡知子之皎皎倚欄干以徘徊兮愀余心之渺渺魂兮余

黃貞女集

卷二

十

其借往兮亦何以異乎偕老款悲風兮蕭蕭魂恍恍兮搖搖孤燈兮無色撫哀琴兮不調奏一曲兮音絕腸九迴兮欲裂紉素絲兮為佩軫余懷兮如結騁松陵兮漠漠惻荒忽兮纍咽望夫君兮太息乘冥冥兮余接儵西徂兮之東生不同余兮死今同穴亂曰飛鳥于歸兮反乎故鄉孤死首丘兮貞余之所藏翺翔大化兮為鸞為鳳精氣無不存兮為冰為霜旦暮千秋兮振振三綱秀川冷淪淪兮漂孔揚

子規咽芳樹，玄猿號空山。
序中不食祿者非王臣。一語破盡拘儒之見。

黃真父集

卷二

十一

○○○祭王元美大司寇文

嗚呼。歲在龍蛇。天傾東南。國老竟殲。斯文云殘。人倫失宗。薄海涕淚。誰不公哀。強爲公慰。維天生材。子齒去角。嗚呼我公。協氣光輝。維天錫福。思盈。全。嗚呼我公。令德終年。馬遷無詩。公詩罕儔。上邇風雅。下攝曹劉。初中盛唐。沂爲支流。李白無文。公文鮮倫。凌鏤百代。先泰西京。湏洩瀉。潤南陽。盧陵濟南。偏禰。北地方駕。狎王齊盟。漸被華夏。大兒文舉。小兒德祖。攀附名字。不可勝數。冰鑑羣哲。提衡

東東父集

十二

萬古嗚呼。楊雄。洵玄。其行則誠。公行園方。與道委蛇。東山。載駕馳驅。三朝蟻屈。龍見孰測。其高覆盆。既雪彈冠。非榮。下慰厥考。上報聖明。移孝以忠。有孚在道。處爲遠志。出亦小草。嗚呼。萬物之數。無往不旋。盡歸乎來。弁山之閭。含笑從之。司馬九原。公生有爲。公死不朽。微言日星。高名山斗。遺澤及世。謝玉荀龍。蔚爲國華。式穀無窮。況夫冥心道妙。棲性玄寂。蟬蛻天壤。千古一久。白雲帝鄉。逍遙何極。某等託交。令子雁行。龍門末技。受憐。奇文共論。文

則在茲。人將安傲。紫氣沉淪。大江濟決。絮酒東朝。
聊寫悲仰。尚饗。

全才具德。不辱斯文。

青蓮不可云無文。然亦須遜其品。

黃貞父集

卷

十三

祭丁右武文

前浙東兵憲參岳右武丁大兄。以萬曆己酉三月
八日坐逝于里第之正寢。六月友人湯若士以訃
音至。年家弟黃汝亨裂肝椎心。爲位而哭。將齎鏡
其涉大江。束生勑攀素車。馳赴千里。憑棺一慟。而
羈紲客塵。棲遲病骨。涕之無從。悲無所託。乃以十
月己酉朔。越十有七日乙丑。遙遣一介。寄之絮系。
爲文以哭之。曰。嗚呼痛哉。公遂至是邪。維公泉宇
宙間出之才。負天地不平之氣。其慷慨靡落之概。
黃貞父集 卷一 十四

可以移山嶽。貫金石。而不可以入世途。其高亮坦
直之節。可以動四海。信乎古而不可以及時。貴乃
至老死于睚眦。而終其于讒言之可畏。嗚呼痛
哉。古今賢豪進退非之。之故大畧如此。寧獨于公
爲復不爾邪。方公爲理。清浦蜚聲卓異。入拜御史。
抗章觸忌。寧黜而塞。以。媚逮乎東事孔亟。赤
白交馳。帝曰。咨爾守在。以。持節東海。詰戎陳
師。討我軍實。談笑以嬉。斯其。策之所簡。練固以
。可見而其意氣之所。厲實惟千秋此時矣。

惟鼎有寶。我仇是卽。貝錦爰興。芳蘭徙植。帝閣九重。而莫扣湖海。一身兮難測。置之東粵。存亡反側。天下士無知不知。皆爲公扼腕而沾臆。乃公衆氣未除。壯心不已。脫畧公卿。文酒自喜。托高悒于雲天。寄心知于流水。亨也好。公腹心是披于浙之役。已結襟期。余令鍾陵。時就公居。公授我餐。我先以詩。高談移晷。迫及具私。予旣被命。程別凄其。年兄事。敦好靡移。離愁不勝淚。如綆靡已在長。來妾并乃公。願有陰爲余防者。不遠千里之東。父集 卷二 十五 四二

外而終不令予知。嗚呼痛哉。如公于我云何。不思謂仁者其戡殺乃德。微之永辭。聞公永辭。無怖無異。開門危坐云。大奇事。微公不磨。英心銳氣。嗚呼痛哉。公身已矣。公後其昌。公有少子。鳳姿鴻翔。種玉遺珠。喜奇流芳。公且食未盡之報。而重新司馬之構。堂惟某不天。別促情長。如龍無首。似雁失行。遽聞公訃。涕洟勿皇。秋風江漢。落月屋梁。病骨無幾。莫一觴。生慙飽管。死愧范張。公如。

嗚呼哀哉尚饗

右武品格。先生氣誼。俱可想見。直抒胸臆之文。可以作人悲憤。

東父集

卷二

十六

教語樓

學步齋

此已不遠

祭湯若士先生文

嗚呼湯公才高跡削詩能窮人文情命達昔在文人
才不盡同漢魏代興與曲同工我明作者北地
為雄七子狎盟時流趨風濡沫拾濟其波如曉
無眉目乃不自施嗚呼湯公大方長笑睥睨千秋
自闢堂與英靈鬱秀尊古得道大雅擅場好辭絕
妙單言霏霏大言浩浩名流寓宅垂光分照嗚呼
哀哉余自孝廉託舊聲氣已令鍾陵得交君臂片
語宣心結知味論古之人談天下事高談微言

黃貞父集

卷一

十七

每出人意嗚呼哀哉余今之來君乃騎箕亦有山
水誰則牙期萬事一棺空各爾為嗚呼世人死亦
其常造物忌名公名乃當惟三不朽孰與文章是
物最神存而不亡日月經天壹視彭殤君去而仙
予何以傷薦蘋蘩些我發我將

曲寫牢騷深陳悲愴賈生之泣三湘歐公之表

文粹

文粹

清而不遠

復吳用脩

懷足下意非楮墨可了彼此窮愁亦復默會姑與
足下陳說兩境泉聲咽石月色當戶脩竹千竿芭
蕉一片或探各理時對佳客清曠則弟蓄稿阮飛
揚則奴隸原音蕭然四壁傲睨千古此一境也采
薇頗艱辟繭不易內室中饋之奉外虛北海之尊
更復好義先人守雌去道食指如林多口若棘風
雅之趣既減律來之禮務苛此又一境也兩境迭
進終歸撥擻半是阿堵小賊坐困英雄耳吾與足

黃貞父集

卷一

十八

下俱不免故敢及之此未可示俗客也
牀頭金囊底錢寧肯為英雄有則止有困境已
耳豈直吳用脩有之

相繼優者
猶作世功

但客徒應
死何為

○○○答介山和尚

僕輩不能作佛門金湯。斷不敢作道場荆棘。前者
之過。實欲以平等心。行和合事。來札所云相嫌慢
去。非但僕素欽公。即二三君子。絕無此念。當由仁
者自為動心。或從旁人誤作。飛語耳。要之世本無
事。以疑心迎之。則杯蛇兵草何事。不疑以虛心忘
之。則聚沫浮漚何機。不化。故廉胸可為雷陳。仇警
無殊骨肉。火不燒空。波從水滅。吾儒所云萬物得
所之道。亦公家究親平等法門耳。儻賜記存。在涓

黃貞父集

卷二

十九

埃之補暇。日與公一笑論之。併領未聞之教。

火不燒空。波從水滅。只是上人不空不滅。若能
空滅。何畏荆棘。何必金湯。

○○○與吳子野

乍驚鵲起。復羞牛後。恐足下喜心未倒也。明年夏
可得一令。今秋計乞一差南還。居京師無佳事可
為。惟有折腰卷舌。冥心柔骨。八字可行。皆非本強
所堪。至于耳目化為長班。資糧捐之。薄公金谷。亦
竭塵甑。何為如足下所為。荷樹東臯。散髮北窓。皆
有道無懷之民。豈長安貴人所得與聞。素履此境
者。當知僕言不謬耳。允文酒興。何似孟孺筆墨定
佳。為寄聲千萬。

黃貞父集

卷二

三十

乍一指示。新貴人意氣欲盡。

○○○答李上饒漸卿

不掛進賢冠。空談彭澤徑。即本身自笑之。何得聞
之俗人。只可與足下言耳。句漏仙令尚為人間愁
功名邪。然憐才是吾輩事。第未知太阿入手否耳。
兩生皆識之。而不敢必。然不敢委也。
數行中具數轉折。可云令巧。

今涉境
何知若正
惟却之亦
不實作問
今年

方從此始
可
為事官
之

○○○答馮開之

邑非難治。治邑者自難耳。世法中所謂賢不肖者。與吾輩意大別。世法在華其憤而我輩在有其璞。世法在堂簾之上而我輩在堦墀之下。是以難耳。此言亦解忤世人。但可為先生道發一歎息而已。山海籌矣。將無憂閭戍乎。此又非一縣事。不敢言。不敢言。河陽無花亦無看花人。思湖頭桃葉如先生。先生遠在天上。乃幸屬其部民。而不得一登龍門。黃貞父集

且往者先處士之微惠甚大。先生晤時乞為道意。此方容甚不肖于此。亦久不開他寶。彥平來又值早禁屠。不但不能如長卿臨邛。且在齊聞韶矣。一笑。

我法之賢世法之不肖也。為且奈何祇宜一嘆。

○○○答吳伯霖

大都官負民耳。而尤規于鍾陵。不佞向苦行煩。近稍似居簡。過此則場事。觀事將紛紛矣。第此念不敢自負。足下能諒之作。令未嘗不佳。而時會其艱。古人以不變塞為強。此真提刀英雄耳。機來則動。動則必變。即此是風雲之氣。戰時宜堅固之。勿令敗筆。大都名將。偶敗非材。膽不足。只愁心散。散不及收。則轉而為憤。畏故也。伏如抱卵。舉則行空。此戰勝法也。古松上人出關與未入關時意味。黃貞父集

何若此。吾兩人不能有助。護持有足下開之。諸公不佞亦稍效其日中一飯。其山房即係幻居。亦應護之。在世日此比鍾陵官舍。則庶幾常住物也。官負民句。絕有天理。非有天理人不能道。

啟升是德
紛事上行
今亦何難
知如願則
氏之幸耳

○○○與丁甥叔潛

有昌黎子厚諸公，卽崎嶇經丘，亦成佳賞。子瞻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乞兒，則吏胥衣冠亦夢龍禮樂，割雞政須牛刀，便以此言作尊君陳皮甘草湯也。如何。

隨筆而安，何煩戚戚。

蘇軾集

卷二

二十三

○○○復董定所

語溪一晤，如逢天上仙人。此後便授優矣。江右故多材，而近之文體稍詭，士習亦漸澆。蓋諸公慕長者之聲，而不務長者造就人之實，相靡而成。見教去莠全苗一語，是造士匡時之要藥。鄙念亦不意同之。吉安撫饒間，弟得其魁桀士，稍稍知自愛，文章之精沈，爾雅者亦輩出。拙目，卽未能盡得，而亦不至有遺珠之歎。惟是奇材異等，可備緩急者，僅能于兩府八股中得之。捱過秋事，弟倘四大亡恙。

黃東父集

卷二

二十四

可徐索之以報耳。承示藥語，是大醫王慈悲渡人之方。不但弟一人當服之，吾兄所得至是乎敬服敬服。

去莠全苗，大是培植處。但所憑者有司博士之揭，則鑽營之大猾得庇所鋤，亦微疵小過者何足以勸哉。至于八股不能得士固也。然拔一二厚貌深情以官府爲窟穴者，爲德行又豈得人是不可不留意也。

○○○答穆生

秀雅不群

不佞廿年鼠技。半生蟄伏。作天下後殿。為諸君前驅。顧以子孟之無學術。城公之拂晦。宜為五斗米來。七不堪。方當攢眉何足鼓掌。而諸君才與時融。既自困于無軌道。與我同途。亦喜其有用。滄涯之惠。非貧士所將溢美之言。豈主臣能赴。而以千里遠頒。勉為登拜王途。如抵敢自試于牛刀。末路未平。願共淬其龍劍。不佞以正月發長安之軾。與諸君來年成燕市之期。南北岐路。不無嘆息于山川。

黃貞父集

卷二

二十五

其味同懷。幸無遐遺于金玉。煩冗萬緒。草答八行。空言無將。神與書往。

語簡重而氣軒翥

○○○醉翁圖贊

送三宰

酒好。友。閉而眼。捫而口。潦倒衣冠。模糊好醜。多不辭一石。少不辭五斗。提攜城外乾坤。斷送人間別。西。破除萬事。總皆非。沈冥一念。夫何有。蓋東坡以為無漏之仙。而吾呼之為獨醒之叟。

是一七體。已得醉翁之槩。

○○○曹生替像

其止五尺。其行五湖。謂曹丘則非。非長者。昨曹交以。略。妙。夫。夫。

黃貞父集

卷一

二十六

以姓立言而語趣

○○○題達觀和尚小像

一見此老長安西。紫容滿相。揚鬚眉。再見此老天口西。眼光落地。身著泥。揚眉自何來。著泥自何往。來往不可摸。那箇是和尚。生前業棒。死受杖。痛者受者俱罔象。長安天目與此圖。都把虛空做模樣。得無象之旨。

○○○沈五陵像贊

四壁而問其富。則商。雅周。舜落落一劍。而扣

其知則荆卿漸離座上客滿似北海爲友開口而笑者若莊周爲師斯人也非結鶉咽李之谿刻斯像也蓋彈琴頌酒之風流者邪

貌出一箇清雅流

○○項于蕃像贊

其外示朴其中超倫其握管而摘詞也曰今之文士其橫襟而放言也則古之逸民其傲然而不屑也同長卿之慢其率然而無管也似藍田之真其出處未竟吾不能定予之蹟其丘壑宜置吾可以

黃貞父集

卷二

二十七

窺子之神

筆飄飄有遠韻

○○三摩庵佛偈

童子沙聚成佛長者地布爲金一莖草丈六身三摩偈遺後人誰破暗我開明青山現古月輪

○○復中城寺佛光明偈

寺可滅佛不滅依舊谿山古日月佛非重明香爲汝重說

非重明爲重說大有解會

黃貞父集

卷二

二十八

○○○爲靈鷲山乞佛驅虎疏

竊惟天地定位。人物辨方。萬有羣生。兩亡相害。斯大慈之並育。偉造之同功。若夫人號物靈。虎乃毛族。情均切于好生。惡死。禍莫慘于幸試。食人不虞。此方竟懼其毒。咆哮幽谷。呼嘯長風。發聲奔雷。流日鏢電。犬羊之涯血已甚。男女之剝膚可虞。豈天地不仁。以殺界豺虎。將冤愆相報。而毒我生靈。仁術不施。殺機何已。僧某等。幸冒人形。叨稱佛子。道不足以降暴。願成快于捨身。但有驚皇。視生悲憤。

黃真文集

卷二

二十九

恭惟我弘慈諸佛。正教伽藍。攝受無知。哀憐有覺。化熱血于清涼之境。解釋貪饕。措利爪于莽蕩之墟。消融毒殺。錫我多生之慶。開彼歷劫之冤。辟除山林。清寧虛舍。造物無畏。廣帝好生。如其方命不仁。逞兇爲虐。亦宜招搖大白。麾斥右方。使負隅之勢不張。啗人之凶遠徙。莫蠢靈而成若措人虎子。兩安爲此哀疏。仰于慈鑒。

柔聲紆氣。可令菩薩低眉。

○○○幻誓上人護關短疏

雲居喬上人。舊號岩松。茲更幻誓。受律蓮池。大士閉關。峻嶮山房。夫遣動求靜。卽非真寂之宗。而息影就陰。斯亦戒定之法。逸防猿馬。妙用龍蛇。但三年聚糧。一力難辦。我輩數與往還。忍不共相持護。隨心作。無結信成。緣若許而不與。願勿虛開。近來僧以縉紳爲奧援。縉紳亦以僧爲外府。末二句直欲捶破此障。

黃真文集

卷二

三十

○○○黃山遊華庵募疏

黃山峯壁如削，玉巖岫錯繡，索高無際，出奇無窮。海內名區所絕少。余友吳學憲每向余讚嘆云：「豈有此理？」此言是然，足爲此山知己。然而斷崖縣磴，風霧作苦，人烟佛宇，曠絕無所。學士艱于三過，衲子不堪一宿，亦豈理之所有也？予登臨快暢，爲此不無缺陷之歎。有過華庵在蓮峯之前，天都峯之下，因得過而小憩。望水簾，聽飛雨，斯亦林中之殊勝，巢居之極樂矣。而庵右有地一方，峯環壑抱，羣

黃真父集

卷二

五十一

勝所集。庵僧某公持律食淡，誓發宏願，欲卽此地構華嚴閣一座，焚脩朝暮，上爲寶函，下列繩牀，山屐可棲，行鉢斯託，可謂造無而有，肩理弘法者矣。然世人種慳既深，布金匪易，誰爲長者？猛發捨心，開般若之妙門，作丹巖之止首，見作隨喜聚十爲千，猶勝撒手無常，寶山空戶也。

託行鉢亦以接山屐不待

問地矣亟施之

曹能始先生

小品題詞



士胸中不能徃來，千古人眼底不能曠矚。九點烟則其見必不大，思必不遠，論不必暢。故子長讀父書已

曹能始

心有義軒，又必方舟匹馬，歷九區核其事實，擴其胸次。史記一書遂爲史宗，乃今則有曹能始先生也者。先生弱冠通籍，栖遲冷署

得恣覽古今又以大行擁
相如之傳跡幾半天下足
之所詣目詣焉足之所不
至而書所誌者目注而神
會焉既集有一統勝志復

曹欽二

有十二代選詩業得一世
之人物土風川嶽形勝更
又質千古興衰治忽臧否
是非以大吾見遠吾思暢
吾議論方寸之中千古四

海具足其爲文章寧在子
長下哉集不勝錄僅拔其
小品之佳者要亦融千古
治四海而出之者也

皆

曹欽三

崇禎壬申冬日錢塘雨侯
陸雲龍漫題



翠娛閣評選曹能始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鄒汝愚先生遺稿序

○○○古文自序

○○○陳道掌口箋序

○○○林初文詩選序

○○○王生秋吟八哀序

○○○尹恒等稿序

曹能始集

○○○關中二子詩序

○○○送呂參知分守河內詩序

○○○丘生稿序

○○○錢伯庸文序

○○○洪崖游稿序

○○○洪汝含鼓山游紀序

引

○○○題黔陽公配吳母畫意小引

記

○○○春風樓記

○○○游武夷記

曹能始集

目二

翠娛閣評選曹能始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碑

○○○萬縣西山太白祠堂碑

文

○○○壽丁亨父奉常五十

○○○鄭母九十壽文

傳

○○○孝子黃天祿傳

曹能始集

目三

啓

○○○復同寮

○○○冬至復同寮

○○○生日復同寮

○○○生日復武職

○○○年節復武職

○○○謝南大理

○○○謝金陵諸友

書

○○○答畢見素

疏

○○○洪山起十方堂疏

○○○石頭庵募米疏

○○○密印上人焦山叅禪疏

○○○鷲峯寺前脩路疏

引

○○○支提山說法臺超宗上人募建六度堂引

墓誌銘

曹能始集

目四

○○○寧化溫泉丘君墓誌銘

○○○內江喻在義墓誌銘

○○○先妣曾安人墓誌銘

祭文

○○○祭梅子馬文

○○○祭徐惟新文

跋

○○○葉君節秋懷詩跋

翠娛閣評選曹能始先生小品卷一

閩中曹學佺能始甫著

錢塘陸雲龍兩侯選
仁和陸府治玄功評

〇〇〇 鄒汝愚先生遺稿序

予觀古之忠臣烈士片言隻字取珍當時垂範後世固重其人也歟而其言亦有足重者夫忠烈之性得自天者獨完必有段熲昂直遂之氣蟠結于胸中而不可以抑遏恒先時而鳴獨事而祭以期得當而後主知臣臣道有所建立于特難為世

曹能始集八

忠使有遺
可謂是忠
烈矣

則忠亦非
則忠亦非

所不容而卒遇挫折其光華陸離終不可以泯沒要之君德為之一光而世道亦終賴焉或者議其不善用乃欲進之以道此非真知人者也亦非知言者也何則夫造物亦至大矣中和之氣稱威備矣然使其光風霽日不寒不暑可以運四時而成歲功亦何必為驕陽淫陰雷電霜雪之迭見哉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極盛之中有至衰者伏焉人情安于所習以為固然而倖不可動變自非察幾于微茫之表轉圜乎瞬息之中者焉能有濟此必

不如其川
決足可恨

曹能始集八

非手足之力也猶夫造物之欲變化亦非累積之功也必其宜之于聲而發之于言者疾也故善知言者知其根心以及政事知其順理而成文章又知其無小大無古今而皆足以發之不與世俗同予觀蜀中鄒汝愚之遺稿故自察察而封事制義為詩為文咸在焉夫先生之官非言官也其時則盛時也貶而至死之年尚不滿三十也真若買長沙之痛哭流涕于漢庭而不能以一朝居屈子平之行歌自放于江潭而不能以一息忘者豈非忠烈之性自天植之也歟其所撰著神也骨立有奇氣而無利字不與世俗同又非由中之言足以發之也歟先生客死稿佚甚多其友人順德守吳獻臣收之僅見于此今其同鄉張侍御罔思重刻以傳于世不可不為知所重者矣

天下之危偏在厝薪積火上下恬熙不知蟲壤已極明者見其然矣是少年意氣一擊沽名者哉僅以直言相告生豈是皮相

古文自序

曹子曰古文時文無二理也秦漢之文無以異于今日之文也古之文也簡而質今之文也繁而無當古之文也序記傳贊之類各有攸致今之文也不暇辨折祇成一論體古之文也是是非非義例甚嚴今之刻薄者隱譏誹闢非者謗訾與而已矣然則謂予之文其能無利語與無變體與又能是非之當于人心與而俱未之能也是猶未免有時相也雖然此意不可不知而亦不可不存也噫凡曹能始集

曹能始集

卷一

三

事皆然寧獨文矣予既以舉業翻刻署中與蜀生相切劇復取其古文之近于時義者以廣之夫惟欲其與時文相近也則亦不厭其為時矣

高者苟且以狗求異者阿趨以獻媚狂瀆者呼罵以博名今安所得文字哉若成論體猶是有體文字亦當亟取之

陳道掌日箋序

今之制義大都似戰國策韓非子殊乏雍容閑雅之度聊免拘迂腥腐之氣然驟而觀之則夫意見層生鋒稜疊出若見以為可喜倘合數人入數篇而覆之乃不覺其坑塹之墜伎倆之窮迫令急吐之而後已何者其趣少也講章家通制義之根抵經生而治講章者十無二三矣經生而不治講章猶農夫之不治穀種醫者之不完病源也欲其有收而奏効不亦難乎然講章必求為可解而今之制義必求為不可解講章必求肖聖賢之吻而今之制義必求肖中韓游士之吻出門而分途久矣治之不必効而不治反可以圖捷此其所以轉不相關也但講章家亦易落套其于理趣本自茫然而好為新奇之說以惑人要之皆昔人之嚼餘亦非獨得之見也乃自為惑而以惑人者也予觀陳道掌之日箋不拘拘于字節而句剖者或用古語或用微言以剖證之而自有躍然之妙蓋理以日新機以時現自然不落坑塹中謂經生之于是取

曹能始集

卷一

四

曹能始集

情多也可謂道學之自成一家言也亦可

只在尺幅中看風氣何曾在講章上論是非不

源之流雖使蕩成波濤漾成紋綬吟息耳作特

耳

一轉唇舌

曹能始集

卷一

王

○○○林初文詩選序

夫士之有才猶女之有色必其脩之于身哉之于家者非一日矣而後為玉帛之所致媒氏之所營也苟其上乏明王之夢而下鮮君子之求則甘于枯稿無用不敢自表見不然士有才而必用女有色而必售則知已不足重而入宮不見媒矣付手哉閭中有林初文孝廉者才士也其在公車也欲以庸孝廉自處好為人排難驅紛乃以無心獲罪于獄中作文若干首司寇謝公大奇之而察其

曹能始集

卷一

六

才之見於手拂其目逆對也

必授相如生事之所以敗也

非罪也出之于縲紲之中君又耻于失其故物不欲乞恩求復遇有遼海之役累上書進奇策不報又以時事請于兵食願以其身列戎行練甲兵固根本之地為一旦備緩急竟為疾者所繩觸憲而死噫亦足悲矣今天下本無事也即有事矣未嘗乏人也一事之起千百人之功名也焉之者眾而持之者有矜色肯授一不相知之人乎我以計畫干之彼亦謬為傾倒而目曰才士才士者不用之局錯也間得一二策善且襲為已有唯恐我之在

莫疑煩按劍盡世是荆王知忌我者猶是知

莫疑煩按劍盡世是荆王知忌我者猶是知

傍見之尚欲求用乎予大悲夫君之不早見也予
 不獲與君游而後乃與君之子游因是以悲君君
 獄中之文予少時見之其為文也多所自况蓋亦
 灼灼于事理矣其不免命也君之詩賦眉篇最著
 司寇以之自北海月賦者予與君之子相見通得
 讀之竊歎司寇為知言他所作多散佚君之子襲
 輯一帙梁溪尤君時純付諸梓以序問予予拈其
 數語如客情似春草無處不堪生春風與柳樹年
 年是故人無家逢寺好多病見僧親曉煙常帶雨
 曹能始集
 夜月忽啼禽春好年年晚月寒夜夜秋行人遙指
 點道是古幽州野水上道路涼風吹衣裳獨憐山
 寺月相送海門秋千山風雨裏一任子規啼皆絕
 酸楚寥落可詠可傳益想像其有才不偶之狀而
 汲汲知已于世也或曰初文之詩所見稱者謝得
 其大而予得其細尤得其全而予得其偏是予前
 媿司寇而後媿時純矣時純者亦與君之子游者
 也

莫疑煩按劍盡世是荆王知忌我者猶是知

者也讀其策而不知其云何且才士之鋒不
 免有失之謂與亢處安望世容之也先生
 謂得一二善而襲之是猶以臧孫之賢待世

曹能始集

卷一

八

王生秋吟八哀序

夫宋玉有悲秋之賦。獨取別懷。隱侯有八哀之章。非關一序。惟情以相生。故文之不嫌。王生常以無衣之客。為無家之游。於時。謝素節攸興。霖雨泥而成露。落葉藉乎衰草。涼月對之。能無斷腸。旅鴈候虫。聞之。能無。悲哉。秋乎。雖更四序。以代移。若為一人。而增慘也。於是援筆抽緒。而吟八章。命意則新。體裁倣古。夫秋則哀矣。而哀以禁之心。則矜矣。而矜以暢之。雖此

曹能始集

九

咸陽布衣。情異千乘。而要客舍。鴻驪悲同一劍云

倘與之氣。更肅于秋

尹恒屈詩序

語云千里一士。比肩而立。志難得也。余數奔走道。路游于山川間。未嘗不亟求友之思。而危得立之。嘆也。去年從豫章來。登匡廬。泛彭蠡。凌天門。踐采石。秋盡始抵秣陵。遇蜀尹武部恒屈。恒屈已有先容。予者見遲良久。余驟而得恒屈。而後喜可知也。于是予與恒屈稱莫逆。予本投閒。恒屈好嬾。予性依佛。恒屈清齋。其為趣。一也。予之所友。恒屈之友。恒屈之友。即余之友。其為交。游一也。臨池談興。

曹能始集

十

必盡短長。對奕銜杯。迭為勝負。其為角一也。臺流水引。眺何極。春花秋月。命賞都過。其為一也。夫人也。因其所同。而同之。則莫不同矣。因其所異。而異之。則莫不異矣。予與恒屈之為人。有不相同。而同者。焉。而其為詩。惟日求異。以異其同者。焉。今恒屈之詩。何如哉。其在楚者。非乎。在楚者。非乎。在金陵者。非乎。在楚者也。蓋駸駸日異。而歲不同矣。古之人如是也。其可量乎哉。予乃走數年。往來幾千里。始見此人耳。恒屈今別去。將歸蜀。迢流而

春月
遊虎石

上直指江源其自三山九華以至潯陽鐘靈之關
則余去年未見恒出時路也其自武昌荆門以至
巫峽綿官之鄉則有昔年未見余時路也風景
不同山川如昔懷人天末扣舷而歌予知又有不
容已于言者矣

妙在求異以致其同方得成一家言不則失却
自己面目矣

曹能始集

卷一

十一

閻中二子詩序

閻中二子皆布衣之徒也言詩者曷以多稱布衣
云蓋其窮而易苦心便一無軒冕束縛便二無俗
客繁禮便三無典要期會便四挾此四者之便又
懼其卑而易沒狎而不貴也則不得不托之游于
以松山川之形察物宜之變搜跡於古人尋盟于
時彥使其道有所寄焉不至於泯滅而不稱夫有
所托矣則遊遊則我與物交交則其情動其情動
又烏已於言此二子之詩所為作也夫二子者亦

曹能始集

卷一

十一

嘗之燕矣之秦矣之齊之楚矣之吳之越矣其所
如多不合而窮在一介行李屏屨之往來也而無
束縛在不好于謁其天性然而無俗客繁禮在乘
輿而來興盡而返而無典要期會在故其賦勝也
有以扼其奇其體物也有以奪其象其懷古也恰
乎其悲其命侶也篤乎其誼蓋不能漫然而無托
則不能獨立而無偶不能獨立而無偶則不能塊
然而無情如是而言謂之有字乎則貞吉而悔元
矣而遊之時義大矣哉是故易損之三爻曰一人

遊得自
壯可以
窮可以
遊得自
壯可以
窮可以

行則得其友。二子似之。同人之第五爻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集有焉。二子者。林叔度與元。皆昔人。

布衣之詩。不懼其狎。懼其卑。瑣狹。隨遊。以暢之。更能藐大人。以自得之。豈難巨擘一時。

曹能始集

十三

送呂參知分守河內詩序

夫世家之子。青妙之年。武貴而不文。文而不美。武自好。有餘而鮮。適用之才。武容人不足。而致虛僞之謂。蓋缺焉者多。而兼焉者少矣。餘姚呂公者。南國良金。會稽美箭。業傳韋氏。經習戴生。夙負賈誼之名。遂登郅詡之第。清安入洛。果躋蓋車。衛玠度江。人觀如堵。宣城理郡。何如謝朓。風流吏部。參司便擬。山濤。談度燕臺。駿骨朝費黃金。趙郡蛾眉夜分。白壁陽。陽司馬漫聞江上琵琶。滌邑醉翁。豈在

曹能始集

十四

杯中越葉。共推何遜之句。梅裏香生。匪同漁父之歌。蕭中。俄活長安。直北無蔽日之浮雲。大江以南。破長風於巨浪者矣。茲者河東郭郡。即古秦魏之咽喉也。林慮上黨。即古趙晉之枕臂也。自昔開之其地。為重以今。藩之其人。實難僉議。曰吁。公足使也。

天子曰。可備其行矣。夫地名單懷斯底。宜懷之化。水稱沈潛。遂成允濟之功。少室之花。一歲而三開。天壤之樹。千年而不壞。韓陵片石。猶堪共語。衛水

對題別
左記

自泉政可清歌以知音識曲之人憐賣履分香之
伎豈能無遺憾於銅雀玳樓而徘徊於總帷井幹
也與於是不佞為序而歌之詩曰之子領眾姚群
有罔不和辟如珪璋美詎分在邦家鼓瑟調既均
俗耳猶不譏况稱同心者篤契當如何眷言將行
邁素子不蹉跎嚴霜澤揚旆朔風翼鳴笳繁華洛
陽道岌業太行車覽魏入鄴都涉衛自朝歌雖則
盈古思亦云離念多所願崇德育仰用答恩波
博而不膠艷而不俳有裘馬五陵之態

曹能始集

卷一

十五

○○丘生稿序

字有期
不可假

余去年潞河與丘生別生以其所作文欲余題數
言余第應之而已未有以復也茲聞關自長安來
訪余於雞鳴山下索之不置余念別生一年所矣
日之不能不逝也地之不能不遷也友朋之不能
無聚散時事之不能無低昂也獨吾兩人相對慰
藉如平生詎能忘情哉情之所關則亦聊為記之
而已後之為夢寐為感慨未必不因之矣若生之
文是非可否則生以為如是而余未必以為如是
曹能始集

卷一

十六

也余以為如是而人又未必以為如是也余烏能
定之

言外殊有春秋知無枉筆無阿心亦一作文解
悶法也

○○○錢伯庸文序

今之作文者如人相見作揖曲躬之際淵別致謝
寒溫都盡及其執茶對坐別無可說不過再理前
詞往往重複又如俗人唱曲以一句爲數句以一
字爲數字不死不活希圖延場及其當唱之處則
又草草讀過而已噫此所謂時矣也今之作揖不

可云投本
然則友非
人亦同丁

如是則人必惟之唱曲不如是則無人擊節賞音
作文之趨于時尚亦如是矣其病在于無師友傳
授而少澆潤之于義理徒逞其私臆求作新奇不

曹能始集人

十七

知反落套矣錢生伯庸其家師于岳水部之初其
至金陵以之初書謁見于子子觀其人不能時俗
所染豈非欲隨地求師而汲汲于義理者子媿淺
率不足以答伯庸伯庸歸試以其文質之爾師之
初之初之作人無時登者也其論文亦如之

向文習于侏自是不相知強作相知語更如達

人極唱大江東去近則轉紆徐將無近是乎

此序似爲今時之樂

○○○洪崖游稿序

心機神不
清地俗神
不注

游山澤觀魚鳥至樂事也此之遊仙焉夫能遺除
萬慮任情獨往雖峭壁絕巖迅濤飛瀨與夫猿狖
之區百鳥之所解羽索索危果無非寓目佳境者
則其心虛而神適也心虛則神舍之神之所舍精
華出焉故宜靈秀爭詭要弘肆如太虛之浮雲
任其卷舒如洪濤之應龍恣其變化則神之所爲
也藉令有一芥蒂于其竹中雖良辰美景賞心樂
事近在目前不啻隔數塵矣况能形之詩歌傳之

曹能始集人

十八

好事者乎子性喜游遇名山川莫不裹糧駐屐者
久之今年過南州尋仙洪崖會霖雨彌旬不得窮
其幽勝獨取所謂蕭峰洪井諸處一寓目焉返棹
入城問南州作者亦有游洪崖詩否則於友人鬱
儀氏所得文明宗侯詩一卷而讀之未始不反復
三歎于斯人之先獲我心也文明以王孫貴游不
耽歌臺舞榭而山澤是樂固已奇矣游而形之歌
詩詩輒秀色與西山競爽非胷中空洞神相爲用
者能之乎顧文明今則已矣其所不朽者在是而

諸公子雅好文。因鬱儀氏索余以言。故書是而歸之。正謂向之侶不必在今日耳。

不直令川岩生色。又且令枯朽生光。

曹能始集 卷一 十九

洪汝含鼓山遊紀序

作文惟遊山紀最難。未落筆時。搜索傳誌。鋪敘程期。洋洋纓纓。堆故實于滿紙。但數別人財寶而已。于一種游情。了不相關。即移之他處。游亦可移之他人。游亦可拘而寡韻。與汎而不切。病則均焉。紀游如作畫。畫家必須摹古。間復出已意。着色生采。自然飛動。及乎對境。盤礴往往難之。乃以爲畫不必似。蓋遠近位置。木石向背。過真則礙理。而不入耳法。既不傷于境。復肯又何以似爲病也。友人洪

曹能始集 卷一 二十

汝含氏作鼓山游紀。余讀之初。若不汲汲于游者。或爲嵐翠招之。或爲友朋動之。或自岬而返。或登頂者。再惟隨其興之所適。及乎境之所奏。故其爲紀。亦不爲傳志。故實之所窘縛。與夫年月里數之所役。使神情滿足。氣色生動。嘻笑戲謔。皆成文章。以如意之筆。術奔難肖之畫。工此所爲。合作也。傳詩之葛覃曰。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爲是詩者。詠歌其所有事。而又及其所聞見。言其樂從事于此也。噫。汝含氏之游。可謂樂矣。是宜紀。

遊紀紀我之游也。授火人以示榮掠。故吻以成。
句。自己何在。要使自我出奇。遂令山靈易面。
則不憂不切不憂弄韻矣。

如是矣制
之

如是矣制
之

如是矣制
之

○○○題黔陽公配吳氏畫意小引

祝辭多溢而祝內行之辭尤易。蓋詩稱無儀易。
主中饋聖人之所期望。誦說于閨闈者如是而已。
愚不暇遠引。但嘗獲閱嘉隆間誥命。如某官封贈
其母。則曰某氏。以子某官封。如妻。則曰以某官封。
其妻某氏而已。不至如今日之駢偶。離續洋洋。繼
繼以王言為繫。輓也。于閨中風俗。父母年五六十
以上。其親戚通家子姪。率科歛為軸。上下四旁。刺
繡緣金。璀璨奪目。甲于海內。幾損中人產之半。而

曹能始集 卷一

王

貨文字于餽。餽家。冒大老銜而用之。計乞文之費。
不能敵製軸百之一。而其所為文者。與其人了不
相蒙。彼皆效尤。以自揚。謂稱盛事。予乍見之。輒為
赤頰而汗。背久則付之一笑而已。予故友黔陽令
吳。髫石元配某孺人者。既從夫以貴。又殉其子于
克。成春秋遇甲禮。獲稱。而次郎汝鳴不欲效世
俗之所為。乃訪清漳楊君善繪事。圖列。而女。桃
黃芝蘭之類。不踰尺幅。生機勃勃。如朝暮
而常新。視諸雕繡。無情而連朽。大相逕

庭中。夫松柏女蘿。堅貞而纏綿者也。黃鸝。此堂之
義。桃。微久。熟之。期。芝蘭。以志子孫之遠。勝。而。致。者。
詞。此。類。若。固。有。之。譬。諸。草。木。猶。臭。味。也。故。鳴。之。

左。這。家。子。姪。各。賦。一。題。予。輒。喜。爲。之。弁。
原。無。可。書。安。得。使。言。與。人。稱。雖。然。還。恐。文。不。能
如。軸。之。璀璨。也。

○○○春風樓記

夫山。融。水。融。則。能。蕩。之。而。求。整。深。舟。因。則。成。負。之。
而。去。故。樓。居。爲。仙。人。之。所。好。而。水。上。爲。智。者。之。至。
樂。也。余。今。年。客。豫。章。住。在。東。湖。友。人。李。雲。將。氏。門。
楣。相。對。一。呼。卽。集。時。坐。春。風。樓。中。春。風。樓。者。其。尊。
人。孟。乾。公。之。所。創。也。孟。乾。一。代。風。流。千。秋。命。賞。銅。
雀。春。深。瑞。臺。月。滿。嘗。有。春。風。微。籟。被。之。絃。管。抽。其。
景。光。矣。至。今。烟。霏。傍。柳。猶。疑。綰。障。之。施。鳬。鶴。浮。波。
尚。作。清。音。之。和。音。也。雲。將。屬。余。所。以。記。之。余。見。東。

湖。之。水。信。乎。吐。吞。城。郭。而。噓。吸。風。雲。者。誰。家。別。業。
若。箇。良。工。祇。似。秦。蛾。背。鏡。孰。映。黛。光。吳。駟。過。門。徒。
看。練。影。者。哉。春。風。樓。若。爲。東。湖。而。設。而。湖。遂。得。爲。
此。樓。有。也。層。構。既。崇。入。窓。自。豁。堂。麗。而。華。房。密。而。
幽。集。珠。履。之。上。賓。擁。翠。鈿。之。佳。婦。玉。杯。範。雪。銀。燭。
擊。咽。中。無。不。有。外。別。一。區。天。井。載。浮。空。廊。受。浸。樹。
勢。半。欹。苔。痕。盡。染。既。風。生。其。薦。爽。雖。月。勝。而。駐。明。
東。西。兩。所。俱。有。長。垣。爲。公。府。之。所。築。乃。爲。我。而。隔。
塵。矣。西。山。遠。迤。而。來。猶。疑。一。抹。似。露。半。眉。落。日。

倒景則出金翠之盛粧也。南面相對其爲長隄高柳者杏花樓耶。雲日在杏花樓時作燕支色。其在柳樹之上依稀柳色也。東南水特寬地勢若少缺湖中島嶼有蘇公亭時之望此輒有無窮之想余一夕與雲將汎小艇問其處西山霞氣蒸人。中流聞蕭鼓聲渺渺自空墮。同視春風樓如在蓬島而我輩已神仙中人矣。

紅橋白媚同笑春風翠瓦朱楹高侵碧落

曹能始集

卷一

二十五

遊武夷記

以七夕前一日發建溪百里抵萬年宮謁玉皇太姥十三仙之列履漢祀壇卽武帝時所謂以蛇魚薦武夷者也。泛舟溪上可以望群峯巖然首出爲大王次而稍廣爲幔亭按志魏子爲十三仙地主築升真觀于峯頂有天鑑池募鶴晨諸勝以始皇二年架虹橋而宴曾孫素人間可哀之曲今大王梯絕不可登幔亭亦惟秋蟬咽哀草矣玉女巖登之下數里爲一線天道經友定故城虎爲政游曹能始集入

二十六

人不放深入兩崖相間者里許中露天光僅一線有風洞白玉壑斬蛇於此今祠之而肅殺之氣猶存云移舟過大藏峯踵御茶園萬磴而上其山如鳥巢蓋魏王易裸服以登天柱者爲更衣臺渡隔岸謁朱子所讀書拜其遺像徘徊久之以一逕入雲窩陳丹樞修煉之所存其石竈出大隱屏以西登接筍木梯鐵縊之路視上則恐錯趾視下則恐眩目千盤而度麓脊迺有仙奕亭可憩修竹鳴蟬之外黃冠啓閉于丹房而已天游離稱崔嵬過之

然迢遞可肩輿入登一覽臺於是三十六峯之勝
可屈指數矣復命舟里許過隘嶺爲隔石堂小橋
流水之中度石門而桑麻布野雞犬聲聞侯穉武
陵之境乎於是望鼓子峯相近穿修篁五里木石
棧道相爲鈎連叩巖石逢然作鼓聲巖下爲吳公
洞洞旁爲道院是游凡以次達九曲矣乃歸萬年
宮從山麓走二十里遊水簾亂崖飛瀑而下衣裾
入翠微盡濕以別澗出崇安溪之西楚道上
曹學佺曰余夜武夷祀典志詳載其言之則知人

曹能始集

卷

二十七

王之媚於神仙所從來矣始皇遣方士徐市求僊
海上而武夷不少概見何以故又按魏子壽遐張
湛十三仙及宴曾孫俱始皇二年事何其盛也而
後無聞焉夫山靈之不以此易彼明矣語云遺禁
可以修真是之謂夫

穿林度壑日修心日遠能出之毫楮

翠嶺閣評選曹能始先生小品卷二

閩中曹學佺能始甫著 錢塘陸雲龍雨侯選
仁和陶良棟贊皇評

○○萬縣西山太白祠堂碑

縣西有太白巖在西山上卽絕塵龕也王象之輿
地碑曰云絕塵龕三字在西山石壁字畫瘦勁類
晉宋間物唐人題詠甚多相傳李白讀書于此有
大醉西巖一局棋之語太白蜀人也其詩之見于
蜀者若成都散花樓漢嘉嶺眉山白帝城蜀道難

曹能始集

卷二

一

等篇在集中可攷而紀事稱其爲彰明小吏時令
屬詞不偶輒爲接之令遜其佳以此見妬則東蜀
楊天惠所載矣予得諸碑刻有題江油主簿廳詩
爲米芾書及象耳山留題云夜來醉卧月下花影
零亂滿人衣袖恍如濯魄于水壺也此真天仙語
本集皆不載而涪陵有渡曰李渡以太白曾渡此
卽婦人穉子能知之獨萬縣西山者不甚著聞縣
人至爲天仙橋以別之而過者未嘗問也余詩落
句云一自金陵問消息無人指向萬州看蓋甚致

身雖可也
人心有大
自述

曹能始集

卷二

二

慨焉黃魯直勒封記謂西山之勝東望巫峽南望
鄢郢不敢與之爭抗魯直在蜀久斯言不誣愚謂
太白宜讀書此巖巖中宜有太白祠而萬令方君
好古樂然予門人典客陸君升彤篋唯唯叶九遂
書源委於道士常明且系以詞曰太白先生金行
之精隴西帝裔產于昌明起家少吏不習逢迎幸
牛堂下諧謔隨聲逢彼之怒離鄉遂輕扁舟下峽
出白帝城顧瞻西山崩巍崢嶸挺然拔出巧類削
成素開練石翠點秋屏絕塵龕上大非世情棲泊
曹能始集

若使西山不必有太白則是千秋亦不必有太
淫。

白愛無時已則祠亦無時已愛無處無之則
祠亦無處可無記中殊有依稀惚恍之態筆
想極其玲瓏

曹能始集

○ ○ ○ 壽丁亨文奉常五十序文

山安舒舒
中散名紅
其足不烈
和切

去歲亨文歸自長安。慈予石翁之圖。子笑謂亨文曰。夫子別我二年餘。子典劇。子履閒。固有分矣。然子之用舍。陟降。人亦得以是非。白黑。子子之所為。苦必調停。以求無失乎。內外者。亦得以哆口。雖黃而務快其私。臆執若吾之引一泉。則源源而來。種一樹。則勃勃而長。移一石。則與位置相安。持一亭。則與情境相宜。子固不擇人。為取子人。亦同議子之短長。置然陶然。吾之與子。其流存孰大。

曹能始集

卷二

四

也歟哉。亨文曰。子忘世之談也。子誠以離子然。子之亭臺山水之樂。豈無待而然者耶。而其營度布置之巧。又能不用其心而然者耶。子復笑而應曰。子之用其心也。是博奕。爵賢者也。而其有待也。是冷冷御風者也。然子與夫子。以十年之交。其初也。子為武林李官。以一介之使。而導子遊天日矣。既乃徘徊于藤山之梅塢。其子遷民部時耶。又既乃夜半過子之浮山。其子起家選君時耶。所以剖心析肝。出口而入耳者。豈故能別別一機局。

話出宋世
已本生

與世若秦越人之視肥瘠也。人情物態。閱歷轉深。門戶谿徑。推求愈外。君平棄世。世棄君平耶。今無子雲。後日無子雲耶。子何見之晚也。亨文曰。子之言。然是日乃亨文誕。與其仲儀子命。兒子侍奉。一鴈為壽。越次年為亨文五十。溫陵與三山有數日之隔。子述此以詩之。亦使人知子與亨文之交情。以千古為旦暮也者。

超脫

泉石無情。故無是非。黑白。然使人盡以是為處。

曹能始集

五

將國無任事者矣。總是英雄失意。故以調人。

○○鄭母九十壽文

夫壽者人之所最難得者也。而婦人爲尤難。何者。順逆之境。喜怒哀樂。亦人之常情也。而婦人者。其權聽之于外。既不能自得其意。蓄之于內。又不能有所節宣。觸境之間。恒逆罔順。用情之際。少喜多怒。皆足以傷生伐性。而損壽命之源。是故范文正公以爲。嫁女必勝吾家者。則由豐而之貧。難也。魯公叔大夫之母。而紡績不替者。則由貧而之豐。又難也。予觀于新安鄭君母。可異焉。母出自其溪。

曹能始集

大

南吳氏望族矣。治千金裝以嫁。亦至勢郁矣。于是歸鄭之日。而鄭家中落也。則所謂不如其家者也。母毀簪珥以資其外。至賢矣。供滌隨以事其姑。至孝矣。于是佐鄭有年。而鄭家復振也。則所謂不期然而者。自至者也。母于處膏。不見其膏。其于處豐。不見其豐。豈非境變而心則一者乎。及其夫之逝也。形祠展祀。使其宗族合焉。子之長也。一山一歸。使其勞逸均焉。而其爲德于鄉也。趨者夾。喝者蔭。今歲大稔。議賑則調。數中人產以應郡大夫之勸。

不爲境役
向心靜
爲善報

應酬所以

焉。秋之日。鄭君告歸。爲予述曰。此予母之事也。明年老期至矣。敢請子聞鄭之宗族鄉黨。蓋以鄭先之百歲。汪大碩人祝母矣。又聞鄭君之遣一介于吳楚間。乞言李朱顧三太史氏矣。賢言之莫其宗族鄉黨若也。文言之莫太史若也。予烏復贅。但親夫母之壽徵。蓋有得諸性情之正。而不爲外境所役。役者則賢乎人遠矣。書之以備女誡。

世多尤婦人之悍者。此云多怒少喜。恒逆罔順。却又是其宜然矣。使非云伐性傷生。易至損。

曹能始集

七

壽凡熾悍風

孝子黃道祿傳

一則其利
不知有身
事而已

予里有林天祿者年十三以割其肝愈母疾先大夫為一表章之然稍受抑諸當事者予歸而處之舍傍日給私廩一升而已其于宣揚風化之道固贊而未暢也無何天祿亦隨其母逝矣頃復有黃道祿者母有疾割肝奉其母疾旋愈與天祿事同其年齒差相若然尤有甚焉道祿之父後其母二年忽遭疾以嘆其童子肝疾亦愈適遇臨海大中丞王公行卿約保甲法登飭甚具民間有效慰問

曹能始集

卷二

八

不報聞于是三老率更以狀請中丞公謂其孝可風也亟大獎賞之用時樂導行間井間割編籍之黃金以餽之于是見聞者人人慨息謂孝哉黃氏子且感歎中丞公之有造我閭閻也余以予處隣黨宜有言且以言贈之者不尤侈于以居居之以食食之者予予常誦法孔子之言行在孝經經以立身揚名事父事君為孝之至其于毀體殘膚與傷生而滅性兩者皆譏焉故人子而割肝亦毀傷之類也若為吾夫子所不取然事有常變行有經

曹能始集

卷二

九

權恒根于心之不容已者則謂之孝彼黃口者流既未知學問所謂立身揚名者謂何祇見其父母之疾貼危吾惟有所割割之耳又見其母之食肝而愈則思所以愈其父者亦若其母耳若用一思維者一擬議則安能割刀于胃之下腹之上而求所謂肝也者倘不然仗力于鬼神幽遠而難測又不然僥倖于性命雖可一而不可再也故謂黃氏子之孝純乎天也可履變而若常也可謂其要鬼神于前而何榮名于後也則不可

割股不與旌表懼人傷生也上不可無此禁然毀親之身活親人子何妨有此心根于心之不容已一句蔽盡千百之疑

復同寮啓

官爲寄誼北友于獨切未見君子心將道路俱馳何意先施不遺後進敬開命矣恍如大樂廣張復受餐馬美官貧兒驟富所望左提右挈奉周旋以無虧庶幾拙逸賢勞補造化之缺陪

開大雲盡碧天無際

冬至復同寮啓

佳辰長至百福懋眉筆書雲物之間三川正滿身附日光之下一線初長惠指朱提亭開白墜立

曹能始集

卷二

十

西山之雪信彼飄飄行看益部之星同茲耿耿

詞鮮思雋

生日復同寮啓

某馬齒徒增魚鱗已滿故聞此日惟坐對平梅花西蜀經秋乃不勝乎遂極辱注存于長者驚造化之小兒去日苦多視無聞不遠矣荷天不棄孰有有道而正焉

能化腐而爲新

謝南大理啓

寄世

一紀郎曹半栖遲干棘下空名吏籍原原祿平庭中玄武湖光時時在目鍾山翠色耿耿于懷惟察誼高故爾流連光景而別離遠特然問候起居挹湖光于玄武騫翠色于鍾山故饒秀爽

金陵諸友啓

南曹太閒西蜀太忙光景難乎恰好當時不覺遇後相念人情之所同然淮水鍾山坐享十年之福教眉汶嶺行探一段之奇教士文翁祇慙前哲尚玄揚子空待後人若問西南夷何妨雅化如過八

曹能始集

卷二

十一

十日卽是歸遲

勁利劍初脫硯

生日復武職啓

不佞書生生世碌碌無奇豈如大將將兵多多益善惟三巴疲敝仗鎮靜之遠猷斯一日偷安切感恩于同事兼蒙記憶備極情文顧馬齒以增慙望龍顏而爲烈

新啓

年節復同寮啓

同事一年。感莫深乎提挈。先庚三日。義有取乎丁
寧。望若春光。潤之雨露。曲終及始。循環之理。無端
轉歎。爲豐造化之能以見。

年節復武職啓

歲云暮矣。武功當與之成。庚者新年。天寵自茲而
始。不問保障。誰樂年華。仗義東風。先入將軍之樹。
枝頭。錢年傳隴客之悔感。此有心報仍藉手。

曹能始集

卷二

十二

習

牛遠之居

狗食短

○○答畢見素書

弟林居十年。即受庇十年。茲者臺擢九列。雲泥分
隔。然亦有陰受賜者。老杜云。安危大臣在不。必淚
長流。此之謂也。遺事未已。後及閩中。戰艦八十隻。
以費計之。萬金有奇。當事者固不。妨搜括。設處以
佐公家之急。但南北異膠。萊難度。而海島群寇。
自福州下竿塘。以至隣浙之東。而吳之蛇山。峰屯
蟻聚。山沒如麻。所少者戰艦與糧食耳。茲恐駕舟
之人。未必能多。即多亦不能齊。發風濤之中。主客
曹能始集

卷二

十三

強弱之。不敵。所謂資寇兵而齎盜糧者。非即此哉。
是無益于遠。而有損于閩也。伏惟老公祖垂念舊
德。不斷仁言。乞爲停止。以紓困亂。地方甚幸。福澤
無疆。畏壘尸祝。又其小者耳。
利害明晰。與國策顏率語同。

○○○洪山寺起十方堂疏

洪山寺施茶園滿住特惺安與余議及上層左臂結數椽安卑以處雲遊者一餐一宿甘苦共之予讚歎曰此僧家本等事也即大乘宿植福德之根也或議洪山水聲灌耳門路走瀉以形家法繩之不能招賢聚眾恐是舉徒勞而罔功予笑謂之曰水聲灌耳正喜其清門路走瀉正喜其野人惟此心為五欲所局則三界五行皆得而局之順者吉逆者凶其大較然也荷發一大乘心即超于三界

曹龍始集

卷二

十四

五行之外山川鬼神安能禍福之政如無邊身菩薩望佛頂了不可得耳予願住持者以此為本等事業勿憚煩勿偏見他人粥飯即自家粥飯又願極越以此為無上因緣勿分別勿倦勤今生福德即多生福德如此不能聚眾不能持久則予先受三世諸佛之誑而還以誰世間當得犁舌之報繞為風水先生一吐氣耳書此以券來日

僧家幻住說甚風水得清野一斛將上人入天

上矣却恐塵俗之想難空

原缺第十五葉

○○○石頭卷剪米疏

石頭卷有竹盈畝有水半溪有高人韻士來往愚公日坐竹林澗水急則響緩則文與高人韻士駐聽無窮聲韻酬酢不勑而後樂可知也假令翠竹猗猗田以水灌之易高人韻士而為庸俗有金錢之人來往則師所不樂也夫使師日樂其中揮塵談道學人數百而不苦于乏絕則其徒之事也其徒果有威儀法可以勸緣者

本可與高人韻士領受若米須得有金錢人

曹龍始集

卷二

十六

往來有是師不可無是徒

〇〇〇 密印上人焦山參禪疏

夫山在水中浮而不浮也。舟行水上過而不過也。雲落洞口。鐘鳴巖際。若無聲之聲。無色之色也。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夫不住於有。不住於無。無處非心。心未嘗住。以無住故。常生不滅。于山水寂莫之間。而遇風帆瞬息之頃。心在何處。境在何處。參學者。是第著也。夫心生智慧。不離自性。卽是福田。則有以償資上人。使之明心見性者。其福田何如。

曹能始集

卷二

十七

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以無住故。常生不滅。先生有以示之。更欲何處參討。

〇〇〇 鷲峰寺前脩路疏

龍江弘濟寺。有守心禪師。行菩薩行。受人供養。卽供養人。受人布施。卽布施人。四方糧艘。集于舫傍。喜施之米。日不匱絕。師必簡其精上者。以待四方之僧眾。故人呼爲白米和尚云。上人真法者。其徒也。余今年室人不祿。延之誦經。脩諸法事。上人者宿敬慎。有加。其箱中衣履。遇僧不給。任彼開取。大有家風。一旦請曰。弟子住鷲峰寺。門前之地。雨則溢。晴則陂。竊欲剏而下之。左至于城。右至于海。

曹能始集

卷二

十八

其草一疏。以將勸焉。余歎善哉。是言鷲峰余所常遊之地。門前柳色。殊勝。白日生幽雨。過增潤。每一覽觀。輒爲忘返。不復知其徑路之傾危也。金陵寺刹僧寮。不知其凡幾。但往往好通文雅。而鄙戒律。爲尋常。此事外而忘內者也。又精居處。而視殿廡。爲泰越。此事內而忘外者也。譬之于人。垢其身。而粉諸頭。而潔其衣服。而立諸泥塗。爲美觀乎。爲受用乎。佳上人之戒。勝老而彌慎。一切所有。公之于人。絕無二者之弊矣。余聞其師守心六十禮懺。

壁上紅光。為人受記。尊者復明此皆天王龍神護衛。應令不偶。而然今上人之有是舉。將見歡喜者。道路之輩。讚歎者。闢梁之神。既以紹其師之教。又以破僧俗之拘。不為衆善。僧也哉。余故樂為之言。

乙巳歲端陽日

以大公行為布施。布施可必其不染。此正動人處。

曹能始集

卷二

十九

室此法者
終不真

十
不
不
不

。支提山說法臺。超宗上人募建六度堂。引予友商孟和。宿根有慧性者。而檀施一門。未之啓。勿茲獨喜。超宗上人。建六度堂于支提之說法臺。其地故與辟支巖相近。絕壁龍潭。噴流千仞。為支提山最勝處。而昔天冠菩薩說法于斯。雨花繽紛者也。孟和愿捨百金。而請于贊。乃作畫百幅。以代之勝緣。韻事兩者兼焉。顧謂予何可無一言相印。證于竊聞佛以六度萬行。度大菩薩。而六度之中。又以檀施為首。大凡以財施以法施。皆施也。而自曹能始集。卷二。捨其怪囊邊見人。我貢高之念尤施之大者也是。故檀度能攝乎衆度。而為作佛之根本。以此孟和極言超宗上人。坦直無諂曲。真心為衆。汲汲于津濟。學徒惡人。嬉笑其迂。而害成者衆。夫直心是道場。普心為慈父。此正可以肩任大菩薩行。而不笑不足以為道者。然予聞之古德云。平常心是道。竊願上人。以無量無邊功德。但作尋常。去母分別。于大衆母二三。其始終則上人。已自得檀波羅密矣。以商君為創始。先生之文為勸緣。更有坦直者。

爲之歎可云三絕。

寧化溫泉丘君墓誌銘

歲丙辰寧化丘德長來予石翁。眺覽園池之勝。因言其家所謂溫泉者。岩壑玲瓏。互爲明晦。燥則可。靡溢則可。舟故子送其還里。詩有暗谷朝光。鴻水花夕。露滋之句。隨訂以某時往遊。未果。然有此而心已馳于彼矣。乃未幾則德長以其尊人計來。又未幾以其尊人喪事之期來。且屬予誌而銘之。予忝通家。生芻之誼。聞如乃復鉛槧。是時予按狀君諱某。字本元。尚歿丘氏之少。其教世曹能始集人。

壬子

而至本元君族始張。乃本元君之張其族者。不以駟馬而以文學。不以素封而以德義。然其家之逝者藏。孤者立。阡陌治而倉庫充矣。而其爲弟若子者。補于庠序。秀于成均。又未始不秀駟馬資也。君以其餘力而好游。北走五臺。西上峨眉。東南歷南海九華。及雁宕五嶺。武夷鯉湖諸勝。咸寓目焉。君又以其餘力而攻養生家言。遠之純陽子。近之江先生。觀諸夢。受諸口。詎不以君曰載道。然則其夫諸腐肉朽骨者乎。君且祠宇之。準梁之。公諸衆。

人而匪一已私也。君之瞻族周急焚券造梁不後其財亦復如是。君逝距生年七十有五卒之日不
一言及家事氣定神完其効驗章明較著矣。銘曰
泉之水其沸如湯岩隱而朝光君生于其傍高下
在心不言躬行內勤外施一弛一張門庭既立游
于四方老而好道詎歎望洋桃枝之穴厥兆彌昌
精以治身斯為善藏

下虛不實不仰不離欲指以諛墓而不得

能始集

卷二

三

內江喻在裴墓誌銘

定門相接之地岑巖險惡夷酋維處禽語默怒情
形靡定當事者稍稍不克奉揚

天子威德諱兵示弱佳兵不祥蓋其難言之矣然
批撥多在邊陲貽禍則在小民人但知行間天石
之層傷而不知輓輸餉道之更苦但知事中之馳
驅難措而不知事後之功罪易消也噫難言之矣
予同年喻君繩祖初試為沅陵令云其時有播之
師又有皮林之師以五溪之水當一路之兵以四
曹能始集 本二 千四

方為合之衆轉三十鍾一石之粟緩之則愆期急
之則難必其命縱之則逃匿操之將變自內出噫
難言哉君以縣令而督餉以文弱之軀而走魯壘
之險以調停之術而兩不得當將吏之心以升一
休之功而博量移之罪噫難言哉夫身有封疆之
責者不能銷其于未形而保民如赤之心與夫開
疆拓土之念其則必不勝矣身在鋒鏑之中者得
能決勝于他境而遠任重之勞與夫掩敗為
之術哉喻君不勝矣有勝有不勝則其為功也

不曰功也
不曰名也
不曰利也

非也。吾不得而知之也。吾知夫子不得已之役。備
委宛紆徐以存活千百人之命。則不以爲功。而以
爲罪。可也。雖終其身焉。德不勝位。資志以逝。亦可
也。君自沅陵調棠邑。歷大理評事。丁憂起復。候補
部下。而卒。以視乎播與皮林之師。有先君死者。有
後君死者。使苟有殺一不辜之心。而自悔。平旦遣
使。千秋則不啻若霄壤矣。君之卒年四十有九。葬
于其鄉。而先世後人詳于狀中。予以同年之誼。且
守土。乃爲銘曰。子治蜀也。知蜀事。觀君之所爲也。

曹能始集

卷二

三五

悲君志。不知乎世之功也。何惑乎君罪龍洞之陽
君其藏有功無功。庸何傷。以理推之。世逾。君
內地之民不爲。君之民易。極繩急。則逆。益樹
之。敵人。孰外之。謂。猶令人。想。當。月。之。難。

抄書位

○○先妣曾安人墓誌銘

今年余母安人得歸也。歸何以曰。以士婦人以嫁
爲歸。人以死爲歸。死以七爲歸。安人生十有九年
而歸于余父事舅姑。舅姑喜事夫。顧于余父生不
孝子二女。一。凡十有三年而溘焉逝。雖歸猶未歸
也。譬如行千里者半途而夢歸。其安。中猶念
所行之路未了也。歿之後。凡十有三年。余父是
年。余領解薦。又三年。大父母相繼。余即爲附
葬。余亦成進士。與弟修俱納婦。至嘉慶六年。余以

曹能始集

卷二

三六

南京大理寺正被

覃恩。父受如官。母贈安人。今年冬十二月初三日
葬于雲山爲大父母冢旁焉。余小子罪莫贖。竊謂
今而後母始歸也。譬如久在外者。聞其家之長老
得所。少者成立。則與其身親而料理之。無異也。或
曰。安人無德。曰。婦人無儀。則無德也。俗之敝也。爲
婦人者。雖未必效勃谿反目。然不能事事順也。愛
子以疾。捷下人如鬼。薪已大半如是。安人歸余家
者十餘年。余雖孩未嘗聞安人有此也。則當其溘

焉逝之日。于理無憾矣。亦可以歸矣。謹銘銘曰。

不終以養事。今以壤侍。今余母志兮。

拈一歸字。宛轉成誌。不土木而成衆。

每恨作誌者。語刺刺不休。今多以議論成文。且簡潔可喜。

自能始集

三七

○○○祭徐惟和文

噫。予昔送子于潞河。今河水其漣。子泛汎而歸。今

未及一年。余金陵既謫。居今予貽我書。余悲子以

再令。忽往其虛。余聞計乃反走。今乃位。而追。後

不得歸。今歸。何益。既登子之堂。余復有子之哀。

宮欲招子。其來下。今子其不與我同。余感痛于時

節。今奄忽長至。乃告子以文。分一字。一淚。曰。人

無死。今獨傷哉。乎子也。求四十而不得。今何景光

之甚迫也。爾才太高。今神明嗚號。爾器太利。今造

智能始集人 卷二 三八

物所忌。爾平日其好道。今死而不以為夭。爾生前

其急人。今宜其死。後而貧子。曠然其無累。今去世

若。傲。子雖在地下。今實不忘乎風雅。彼昔人之

立名。今幽何殊于明。子其優以游。今子後死之有

春秋。

哀甚楚些。而明矣過之。

哀楚些
可思

常情中大
有陳楚

祭梅子馬文

甚矣人之不可與造物爭也。造物玩弄人如小兒。而人不能出其彀中。苟欲與之爭。則必號呼跳躍。蹶張其氣力以求勝。而造物者復以柔道處我。于是乎有拔山蓋世之雄。明察秋毫之智。而不忍于一婦人女子。處在衽席之上而不見也。豈非莫之爲而爲者耶。噫。君之與造物也。其猶有爭氣耶。君家季豹。數年爭之。不得而死。弗以前車誡也。君才足以用世。而不盡其才。少年文美。鮮驚風流豪爽。曹能如集。二。于。

榜蒲百萬。買笑千金。行且罄矣。後來交游者。未之聞見也。誰能在今日作數十年想耶。君是以愈用憤激臨死。誠勿使人知也。君死矣。必歸咎造物曰。何故生我才。又何故先有餘而卒困厄我。或庶幾其悔禍于君之後死者。不然造物不仁。未嘗有所厭足。是使僕邪。干將多跌折之患。而受繞指之化也。豈不傷哉。君其有靈。其聞斯言。

滿格悲憤語激而奇。

葉君節秋懷詩跋

予觀詩說曰。春至艷也。女感之而悲。秋至爽也。士感之而悲。然非艷爽不能以相悅。豈二序涼煥時。顧顛白爲政耶。秋之色素。裏相喻者誰也。秋之韻長。與相屬者誰也。則非丈夫士不能而非婦人女子之所能辨也。予復有說焉。詠美人者。必以花草詠花草者。又必以美人山水之佳者。固入畫圖。圖畫之佳者。又肖乎山水。是故國風好色而不淫。相如言工于形似。此皆詩家之正脉。韻士之極致也。曹能如集。三十。

予甥葉君節。少年爽朗。剛腸素臆之士。乃其爲秋懷詩。則若寤寐美人。而馳情于佳冶者。雖曰稟哉。秋之爲氣。殊輕柔宛轉。不勝可憐春也。此固文人所藉以遣其筆端。而激芳合澗哉。若必舉其人以實之。指其事以証之。則亦不但痴人前說夢矣。女懷春。動于艷。士悲秋。動于爽。實是以類應。

敘張侗初先生

小品

張敘

化工之肖物也不物與之
貌則化工之用不神必物
爲之貌則化工之職亦滯
不物與而物各得其貌于

張敘一

是見化工之大而奇文章
有貌焉神而氣勢體格迹
而句字菁華而氣勢之有
渾噩清雄體格之有莊嚴
散逸句字菁華之有奇古

典麗新異艷冶各隨物肖
焉故郊寒島瘦非館閣之
章宋艷班香亦不入山林
之調優孟之貌叔敖可欺
庸主可欺識者哉然如題

張敘二

措筆蓋亦難之矣近得侗
初先生集都城一記典誥
不啻徐文貞蘇雲坡魏大
常諸敘憂時審勢揚可陳
否不露經濟一班乎至于

論治勢對分別卓矣世路
人材之石畫也其間閒閒
子解澹泊寧志說精研心
性舉周程亦何讓焉至其
餘尚論則噉噉裁斷之處

張敘三

妙得人情談文說隱寫素
杼懷又何各各如其面也
者心有規矩物得而方圓
成筆有斧斤物迎而形象
改僅英英麗色入眼呈妍

馥馥奇芬逆鼻馨起哉是
雖小品已得大凡文人胸
有化工于斯益信

崇禎五年冬仲錢塘陸雲

龍雨侯題



張敘四

翠娛閣評選張侗初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題徐文貞公教言語錄抄後序

○○○題蘇雲坡先生西征集序

○○○魏太常疏草序

○○○程原邇稿序

○○○陳稚德進士稿序

○○○施生雍門草序

張侗初集

二

○○○贈海鹽胡爾音卽山居敘

○○○序同榜兄弟圖

○○○題爾遐園居序

○○○贈別郭爾光之宛陵令序

○○○壽徐母吳太孺人七十序

○○○奉祝外大父八十序

○○○補孤山種梅序

○○○西湖談菰序

○○○幽居時令序

記

○○○重脩都城記

○○○筆花軒記

○○○葢茅處記

論

○○○治勢論

○○○文山黃冠論

○○○分羹論

說

張侗初集

二

○○○滄泊寧靜說

○○○報恩說

翠娛閣評選張何初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篇

○○○論過篇

○○○清途篇

對

○○○韓魏公不欲分別白黑意指如何對

解

○○○問問子解

張何初集

目三

啓

○○○與葉相公閣下啓

書

○○○復錢孟玉書

○○○夜坐自述貽自南上人

碑

○○○邢臺令王君祠堂碑

○○○甘露亭健庵王先生祠堂碑

歲

○○○固箴

銘

○○○衡銘

○○○鑑銘

言誠

○○○蠱言

○○○寶言

贊

○○○蔡默齋先生贊

張何初集

目四

疏

○○○募造五百尊者疏

文

○○○乞茅文

○○○湖胥口伍相國墓文

墓誌銘

○○○明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屠峯李公墓誌

銘

祭文

○○○為考選諸君祭熊侍御文

○○○堂祭文

○○○慰弟文

題跋

○○○擬試日戲題

○○○題王甥尹玉夢花樓

○○○題高孝子傳後

○○○題鍾面溪封翁壽冊

張侗初集

目五

翠娛閣評選張侗初先生小品卷一

雲間張 伯世調著

仁和丁允和叔介選

錢塘陸雲龍雨侯評

○○○題徐文貞公教言語錄抄後序

夫學求其用。譬飽五穀。只在食時。非既學而後用。就其用處。乃是學耳。吾嘗論學者。有用于世。其誠身學問。只在發上信友。夫人主聰明天授。豈願上下。釜鬲總為恭已。焦勞視臣下。無堪倚仗耳。若能分發其念。委曲主持。先事密救。而無隨眾口以顯

張侗初集 卷一

所不能為

是爾宜所
有為如是

非為爾名
譽亦無以
入

攻獨力承當。而無借調。停以塞責。任謗怨。以盡力。扶持而不束縛。于議論破局。而以積誠感動。而不牽制于人。簡臣下。既受其勞。則人主樂享其逸。傾心委任。言聽計從。其大有為于時。宜也。若天信友一道。全在用人。人之巧拙異宜。大小殊。靜躁異習。剛柔異性。但令適用。各不相妨。況爵祿名譽之人。儘可策勵鼓舞。勿開門戶。與之大同。但依職事之舉廢。以課其官方。無議論之異同。以輕為殿。最使人人無求于官之外。乃事事盡安其職之常至。

陽明外集
卷一

于事舉而職脩。則與計功而論報。冰消成水。天地
陽春萬物一體。莫喻于此。吾讀徐文貞公語錄。考
其行事。得此二種機括。乃知文貞學問。都從川
得力也。昔陽明先生平反征蠻。文機刀記。即瑣
纖事。生意藹然。今人但解讀陽明語錄。不解此種
真實發揮處。是以習于高譚戲論。而學術壞。文貞
公學本陽明。而隨處力行。遂能相業滿天下。自謫
官廷平。至柄用政府。和而不流。權而有濟。此種學
脉。豈在詞章功利中得也。余因悟人生自少至老

張何初集

卷一

二

學問。未有窮時。時時用。則時時學矣。世人不解用
處。而空言學者。皆未得學問之源本也。冬日坐丙
子。抄文貞教言語錄而藏之。因題其後以志私
意焉。

先生已打點牢。相手段。惜乎其不遂也。若使人
果能法此以獲上。以用人。寧直軼文貞而上。

陽明外集
卷一

○○題蘇雲坡先生西征集序

世之礙人者。皆理也。而事不礙理。無事而執一理
以求事事。故理礙事。有理理生。于事而融于事故
事不礙也。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夫權有
常物。而鏡有專形。平哉。物不礙權。鏡不礙形。不先
設故也。吾笑理之為物也。其本不足。而庸人而其
末乃及。以病世之賢人。非理故礙賢人。賢人先設
一理。以求勝事耳。是以多窮而殆。夫惟融于理。融
于事。事萬變。理之生亦萬變。而吾以權鏡處乎其

張何初集

卷一

三

中煩不礙簡。垢不礙淨。精粗不礙神奇。簿書刀記
不礙性命。活潑潑灑。澆淪淪常。覺事之過我者
無留跡。而我之應事。有餘閑。斯非其事事無礙者
哉。夫理。然而避毀。忻福而畏禍者。庸人也。擇善事
而行之。事不稱心。而因躓。擇善人而接之。人不如
意。而憤懣。只此已在事物。鑢鑢中。其能融鑄事物
乎。此吾所謂理之礙賢人。其窮而殆者耳。雲坡先
生西征集。亦山水亦茶。讀種種酬對。皆屬遊戲。而
于明心定性。憂國濟時。靡時不有。靡處不然。讀此

知先生不礙理而融于事矣夫居何必窮谷深山
簡何必杜門絕軌藏何必羊裘魚釣遊何必兩屐
名山先生已從此覷破便久不作事物鑑鑑中人
吾願先生出可也處可也無以飄然二字爲金玉
屑可也先生書來與余商出處余因敘其集而歸

有言而處亦理不礙事即則行則藏
計朕思入亦易能之

張翮初集

四

○○魏太常疏草序

魏太常賓吾兄爲給事中其所言皆國家大事不
假于兄弟間素以肝膽推之夫人臣立朝患無肝
膽耳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惟崇赤心爲獻替不惑
于是非成敗得失之數者乃真豪傑也太常兄腸
熱而氣勁其所諫白定是非明賞罰籌兵食折權
路直心而言不顧世眼而多中人下之大機大用
其與人交慷慨洞見肺腑不佞嘗謂天下豪傑士
國家之瑞意見參錯議論異同何妨共濟要于人

張翮初集

五

掩所見期有骨力肝膽而止如藥有溫寒味有酸
辛療病果腹入口即化此正不必同然亦不能同
夫惟從不同中見氣類爲真氣類若執他人之見
以同太常兄非也執太常兄之見以同他人于太
常亦何有焉要于事濟功成報主上酬社稷而
可矣 聖天子聰明睿知太常兄召而還也寧不
足激勵邊臣吾嘗誦述坡公語云昔之君子惟荆
是依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
太常見高處但不隨耳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人

前行處行吾儕生平當以此自砥士大夫亦宜明此意如古韓范兩公互相愛惜不佞預脩先皇史見太常兄乞改神祖廟號疏快以為言人所欲言又言人所不敢言太常疏類此者多矣遂書其大指而敘其端

肝膽二字無人可無仕路尤甚仕路中言路尤甚隨固是肝膽不力執樹亦是肝膽不負真則有和無同不以水火滋人之乘繁矣序中極欲為言路者九

張伯樞集

卷一

六

程原邇稿序

南高峯下松梢亂雲竹影蔽日列竹引泉其聲潺潺出于澗底啼鳥上下與行人唱和境過清非前士不能荆而居非胸中夙有烟霞者不能也其文章之靈氣吾友程原邇從新安來同王象斗讀書于此余偶過其室滄苔楚香出文章數篇讀之曠遠卓絕澗水松風宛在筆底吾嘗歎人生于世凡濃醜之物可爭拘取者以吾儕然當之其味立盡惟天下名山水高人韻士與奇文章相偈而來領

張伯樞集

七

此趣者覺神鬼飛動手足鼓舞蓋遊不奇不曠交不奇不王也文章之借靈于湖山如草色借潤于酥雨其于朋友之助如鳥遡風而魚泳水也挾冊子吟晤仰面看屋梁索解句者惡足以語此原邇之文饒于韵而遠于趣入于正而出于奇倘非湖山之助安能筆筆生動今而往原邇益勉之矣吾歸山中晨起見遠烟一抹起玳瑁湖上九峯隱隱在西樓可數者不覺嘖然遠覽有南峯之懷焉原邇其時寄我新篇令我數浮太白為原邇展山水

之清音也

文與境宜。正如柳上雛鵲。饒新媚之色韻。

永仙初集

卷一

八

○○陳雅德選士稿序

可以想見

果不足不
朽之類

不對之
變態備載

永仙初集

卷一

九

雅德謝余橋門。余物色雅德異等。雅德文如黃鐘。在樂音繁奏間。不與錚錚者混鳴。又如露花中行。忽見蒼松挺立。令人躍然。傾盼不置。也是年吳等。高第自雅德始。雅德出所攜平日上公車。願示我。則春蘭伏蓉。不似剪綵。而把玩自覺。態饒其以意。不以象。以神。不以色。蓋矜乎其玄解也。吾甚快之。雅德為人。蓋有遠意者。沖漠不盈。大抵如其文。夫。不可。而意可論也。酒有酒意。筆有筆意。人之。雅德亦然。昔有客問余。陶彭澤葛巾漉酒事。曰對。客脫巾。禮固不為。為人設也。還復着之餘。漉漬巾。沾衣奈何。余笑曰。我亦苦張顛醉筆。作書以頭濡。墨恐臨池那得如許。水洗髮耶。其人亦笑。嗟乎。此。所謂論當日意。不宜論當日事者。夫人各有意。意。之至。而文章生。吾以定其為人。讀雅德文。當先。雅德。沖漠不盈之意。而後玄解可領。吾非能相。抑是我所以相雅德也。

不論意而論事。便是痴人前說夢。

遇冠裳則冠裳當風雅則風雅值諧謔亦諧謔
真是才大

張個初集

卷一

○○施生雍門草序

齊人有雍門彈禹聲有雍門草歌苦而傷知然
禹聲知不應稀也吾輩眼在禹聲手在雨具勝場
當不寂寞雖然以禹聲游雍名鵲起長安市而未
出南宮之幟何容不歌寂寞也枯木寒鴉水落石
出人境至此過清冷矣而桃花流水滿山青黃碧
綠在雙眼故曰冬令藏而善生夫藏則必生間洩
無所止轉為蕭索所以人宜法冬令不宜襲夏
令冬而在春而善居其夏者計禹聲所成就當不

張個初集

卷一

上

止此今日歌苦雍門時也趙其卷端願他日無忘
告言

寂寞中正濃郁所從起附于雍門見亦不達矣
文特清新多致

○贈海鹽胡爾音即山居敘

余與爾音實並海而居。余郡南金山。鸚鵡沒海洲。即古海鹽舊縣地。循而西。諸山多浮海中。乘晨氣出沒。其泰山一帶而海而鬼。然者間有之耳。而山亦不甚窈窕。無巖棲嶺玩之趣。獨海若浩淼奔蕩。是高千尺。遙望蓬島十洲。恍惚有無。一壑無際。怒雷驚敵。上朝日沐浴。光怪萬狀。漁子牧兒。不能領其奇勝。而通人慧士居其間者。可以開眼目。蕩心胸。拓其襟。歌筆墨之氣。若夫掩關却屨。一

張爾初集

士

室無塵。庭絕餘喧。入牕通明。藏書在架。案無冗牘。筆牀楚楚。楮墨惟良。流覽會心。信手拈句。山花自笑。禽語相悅。悠起行樂。臨水望雲。或開尊引觴。或對客清話。不聞兒女之聲。不近糠粃之氣。處則了心。見性。出則應世。濟民。斯亦人生一大快。而千古豪傑。其能領此者。幾人也。丈夫靈氣多從清虛來。取勢于海。取情于山。然終日望溟渤而未曠大觀。一生居幽谷而不具遠體。要在我心能自得之。爾音之師符九曰。靜坐即是深山。爾音即以偏其居。

龍門者。大史公又不在其矣。

名其所行之卷。爾音曰。居海上。如太史公下龍門。浮沅湘。登峒崆。南浮江淮。以壯其文章之氣者。不必靜坐。不必縱觀。都是文章。如是。則爾音出處皆可。不朽。無論山居海樵。總是爾音得力處矣。吾作此說。為即山居轉一註脚也。何如。筆勢如連山怒濤。疊疊不可遏。

張爾初集

卷二

士

敘同榜兄弟圖

致大有
勢功

圖里中同癸卯榜兄弟一卷。是年舉于鄉凡二十人。圖其共里居游好者九人也。九人者何。張仲繩以誠莊若谷世牧。董原高尊聞。袁川晦思明。姚台宗元胤。張錫之爾嘉。蔡元弘階正。張伯環元復。李元敷時榮。余游京師。不得列于圖。歸而敘其美。亦附圖意也。開卷紅杏籠籠如蓋。紫衣烏帽。面頰帶花氣。如意逍遙。其下奚奴挾琴而從者。元敷也。翠竹欲滴九鼎。陳十石。叶書卷筆墨相錯。席茵而坐。

張侗初集

卷一

五

者五人。一人衣氅衣而微赤。而有韻操竹而坐者。原高也。一人腰而白頰骨稜稜。冲衣凝若者。仲繩也。一人面微豐。領數髯矣。翠衣綸巾。手執卷者。伯環也。右伯環而坐。一人面顴稍短。微有髭。衣古色。執拂若山中道士者。用晦也。一人綠衣雲巾。豐頤有鬚。端重如冠裳大人焉。元弘也。圖書在袖。瀟灑有現者。供騷人之韵。絳衣執筆。得句動顏而笑。而悅澤而無鬚錫之也。花明石峭。美髯玉立。紫微而蘭。伶掀髯自喜。其不凡者若谷也。戒視基枰若壘而。

漢劉生動

待者。穆穆堅壁。神遠欲往矣。衣冠淡勝而靜容無。

喧台宗也。夫貌而弗意。貌者弗貴也。圖九人者。亦各有意焉。所稱欲得其人之天法。當于衆中陰察之。夫圖者。亦于衆中得衆意也。神藏于所適而不煩。故積者大力。裕于花石筆墨。而無所苦。故用者厚。二三兄弟之意。見乎此矣。夫余之樂而敘矣。余之意也。則余之貌也。二三兄弟其以余爲何如也。不僅敘其舉動。而直敘其神情意致。西園圖。嗟乎後矣。

張侗初集

卷一

五

○○題爾遐園居序

緇衣化于京塵。非塵能化人也。地不擇其偏。交不絕其靡。精神五臟皆爲勞。新能于此中得自在者。其惟簡遠者乎。爾遐以治行入官柱下。十居西城之隅。數椽不飾。虛庭寥曠。綠樹成林。綺疏盈圓。起參植于前除。黃花栽于簾下。亭延西爽。山氣日佳。戶對層城。雲物不變。釣簾緩步。開卷放歌。花影近人。琴聲相悅。漉漉汲井。鋤地栽蘭。塲圃之間。別有餘適。或野寺梵鐘。清聲入座。或西隣砧杵。哀响徹

張何初集

卷一

七

雲圖。書潤澤。琴尊。蕭酒。陶然丘壑。亦復冠簪。鴈詠之娛。素交是叶。爾遐嘗言。高林受日。寬庭受月。短牆受山。花夜受酒。閒日受書。雲烟草樹。受詩句。余謂非爾遐清適。不能受此六種。然余嘗笑人眼目不開。輒浪談泉石。桎梏簪裾。彼實無所自樹。乃爾夫能自樹者。寄潛于濃處。繁以靜。如汗泥紅蓮。不相染。而相爲用。但得一種清虛閒遠。則濃繁之地。皆我用得。馬頭塵寧復能洞我。爾遐讀書高朗。寡交遊。能自貴重。而以其僻地靜日。觀事理。滌志氣。

以大其蓄而施之于用。誰謂園居非事業耶。然爾遐臨民卓然清淨。中州人比之爲劉襄城。卓太傅。則今日之園居。其又以六月息者息。而九萬里風斯在下。吾益信京塵之未必不能息人也。

冠冕何盡。桎梏泉石亦有膏冒。惟寄淡于濃。則冠冕無累。處繁以靜。則泉石不疎。然余于淡泊塲中。下一轉語。六受外還須得虛衷。受善。勉受。職斷不致以覆餗而受祿。

張何初集

卷一

七

贈別祁爾光之宛陵令序

夫金之精者必言百鍊也。非鑿而笥之謂也。鑿而笥之則不試于火矣。其爲金也不精。古人之鍊性必有所試而後見之。庖丁之怵然戒視。試于庖者也。飛衛兄懸。風如車輪。試于射者也。張旭悟劍舞而試于書。文與可胸中有千尺之勢而試于竹。彼精于技者若是。而況精于道。凡性足于中者。夷險憑乎地。愉忤付乎物。通塞聽乎事。了無與焉。而更日與之涉。則盡取爲吾性之大冶。不入此冶。其爲

張侗初集

卷一

末

性也不精。故樂而安之。彼虞于試而惴惴焉就之者。其體不真。其于試也。往往成與虧半。由此言之。吾敢以試之一說。徧告人。與自吾同進士榜得發源。余舜仲山陰祁爾光。舜仲嘗言爾光爲人堅凝而澹漠。聰明不露。而穆然觀萬物之變。爾光亦言舜仲性。地分明。其于世用。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兩兄皆足于中者。夫本原之學。靜而貞。虛而明。而清貞者。一之表也。明者。平之準也。清者。恬之也。此皆鍊而彌精之道也。今兩兄不試于世務。其

以此人仕
名曰舜仲

何從見之。吾固知兩兄必樂而安之也。舜仲得山

陰令。而爾光復得宛陵。吾聞稽山文成先生一派流傳宛陵二邑。故多學道長者。兩兄主盟其間。俗淳而平。物之和而清。絃歌而民自以不爭。兩兄之爲鍊。不已精乎。吾內不足而惴惴于世者。兩兄又以爲性近之也。而我許焉于爾光之行也。取以試之說告。而爲別。且屬以告舜仲也。

不根于性。便是嘗試。便至血指可掬者。必其爲金斯可耳。性足于中。何往不可。乃難一令哉。

張侗初集

卷一

十九

○○壽徐母吳太孺人七十序

吾嘗謂天下有治微有亂微有治而欲亂亂而待治之微士大夫終身事親而不近于名此治微也士大夫好名高以危其身而愛其親此亂微也有一人焉處世名之內脫世名之外尊天性以自樂天下人聞而悅之此亂而將治之微也世道衰而名士出名士出而親心憂于是壯年多網羅而高堂無壽感嗟乎以吾觀于世何其為名高累孝衆也東漢范滂之母慰其子曰爾年未三十遂為李

張嗣初集 卷一 子

杜齊名既有令名豈得復求壽考夫以李郭之名且不免其身而況一時標榜虛聲至捐其壽考以殉之而不悔何汝南風俗之沉于名久也豈其士大夫皆婦媼之見歟然則東漢之衰也固宜古之君子脩其身而養其氣勝其德而藏其用治則為麟為鳳以光顯太平亂則潛無躍惕無亢以全天倫而樂菽水故不急朝露之榮者不傷喬松之永不逐丘山之譽者不履風波之危由此言之壽身之道事親之誼豪傑可不審哉吾又以悲東漢而

張嗣初集

可以壽考

天年

下何衰世之士多也吾友徐君思曠弱冠負文章名驚海內與余同遊濟上葺齋許先生之門其為人學道而養氣博文而湛思居城北陋巷數椽蔽風雨而奉母孺人假息其間是時母吳孺人強

食多福引養引恬壽眉七秩思曠捧觴踞而進曰曠也書生慙無以觴孺人也即觴焉孺人弗樂也抱幸孫焉孺人樂矣請以此觴孺人莞然曰噫兒以我為汝南氏母眉眉者耶兒以文章受知于濟上許先生藉藉諸生間矣吾兒兒落落焉穆穆焉

張嗣初集 卷一 主

不交公卿顯人不譚當世之事不威窮不慕通布衣自餘供無戾謫為榮貴燕母氏而結大年異日者盛世事明主載其寧靜作清明之羽儀守其潛泊宜雍熙之鼓吹視東京人物誰為伯仲吾老矣願兄為良臣毋為忠臣使老人享太平毋使老人悲歲寒也兒觴其矣因舉思曠之觴思曠出而以告解客解客曰賢哉母也世道其有興矣余述其言為記而屬思曠以質濟上許先生乞其言壽

各何至殺身而竟有殺身而及其親者此先生以一腔感憤洩之此也吁使士有危身危親之慮也是何世界

○○○奉祝外大父八十序

蓋孫幼育于外氏今年三十餘每追逐戲于外王父側者同嬰兒之覓梨棗自去年北上公車成進士天子命讀中秘之藏容京華者載更臍矣雋弟寓書言王父明春以八旬稱觴于堂笑客子不獲介春酒爲弟曹先則又詎云今日娛樂與覓梨棗時多也雖然弟曹觴而吾以文佐之吾觴又孰與弟多蓋百歲人之大齊也然而道常得于其尚尚之道忍勞節慾制念少慮忍以鍊形也節以張侗初集入

固藏也念制則平平斯祥慮少則清清斯寧四者百年之算也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而逸我以老夫待老而逸斯不亦晚計哉尚則逸逸則老固有得之于先者矣孫幼侍于王父也見其不屑意生產壯年萬金立盡晚食安步樂而甘之治養生家言獨居三十年泊乎已爾又休休焉未嘗不平于人卽人或意忤之恬若不察者諧謔戲兒童爲侶涉勝窮遊日夜忘疲于世人所爲算計較量非直置弗道蓋亦性所未有孫嘗私以爲生而尚者

張侗初集

張侗初集

原其不居
正其不居
受報

應如

冠服

無如我王父也。夫後大爭逐計能慧巧造他以此
役人而王父避焉不居。膏之一途古長生家所據
以籠絡造物者而王父泊焉居之。視假考祚莊生
所謂遠而老者繩繩寧有艾哉。雖猶憶我母氏之
言也。曰自吾為女子。聞汝大父瘁而莫貽之矣。見
其怡怡下人。類忍辱焉而莫為一吐氣也。飲食居
處泊矣。吾欲佐之。爾余吾又詘焉。家中落以少思
慮。故而不能代一籌也。兄曹記吾言。汝大父同善
為壽者。而吾而而吾。觴累累矣。其介一命以觴
張翊勸集人 卷一 詩

乎。吾志傳焉。雖救為責。若其不然。吾負疚焉。珍綸
非在。雖佩母言。凡十八年。七旬宜觴而不舉者。魏
母志也。而今庶足以觴矣。今弟曹執醕踰進而言
曰。長孫雖客遊。四千里外。不獲親酌一卮。而弟佐
以文。王父必且欣欣受觴而浮白焉。是日也。三花
在庭。流鶯在戶。蘭芝續紛。拜舞王瑤王父。亦受厥
豐矣。是正造化。逸以老時也。吾母之志可以慰矣。
蘇謹拜手敘之。
壽亦可壽。可富。然壽可壽。而富。富又不可也。

雜出母氏一段見述之非誇

張翊勸集人 卷一

詩

補孤山種梅序

夫人標物異。物借人靈。古往而今。自來風光無盡。景遷而人不改。與會長新。是知有補斯完。無虧不滿。誰非造化。轉水光山色。于眼前。繁比人功。留雪月風花。于本地。維昔孤山。逸老曾于瀛嶼。栽梅偃伏。千枝澹蕩。寒嵐之月。峻嶒數樹。留連野水之烟。自鶴去而人不還。乃山空而種亦少。庚嶺之春。久寂羅浮之夢。不來。雖走馬征輿。闌前堤之景色。奈暗香疎影。幸此夜之清光。是以同社諸君子。點綴

張仞初集

卷一

三

冰花補苴玉樹。種不移于海外。勝已集乎山中。灌巖隙而長玉龍。紛披偃仰。暑淵滑而棲白鳳。布置橫斜。幽心扶瘦。骨同妍。冷趣植寒枝共遠。西冷橋畔。重開玄圃。印清波。六一泉邊。載起瓊樓。邀皓月。非為借風霜之伴。與岸花江柳。關風光。亦將留山澤之臙。令溪飲巖居。生氣色。倘高人扶筇掃石。政堪讀易說詩。若韻士載酒飛觥。亦足吟風弄月。使千古勝場。不淪寂寞。將六堤佳境。盡入包羅。豈獨處士之功臣。亦是坡仙之勝友。余邀遊湖上。緬想

孤蹤策月下之驢。為問山中誰是主。指雲間之鶴。來看亭畔幾株花。爰快述其良圖。用同貽于好事云爾。

事之風流文之娜倚。勝君家阿緒。

張仞初集

卷一

三

西湖談菰序

余嘗游西湖見表生家錢先生先生謂余曰人生功業蓋世文章名滿天下其千一城元氣如漏卮計小余感其言作詩謝之有省言常護氣息念自通神之句遂假宿湖上僧舍淡旬日求盡其服氣之術而錢塘諸君子聞余至操文叩吾閣者履錯戶外既相對輒似酒人逢趙車津津不能置口矣自言獲氣之戒都不復記憶坡老所謂知過不改者每坐一偶拈一題率爾談論粗有本末諸君

張制初集

天

子遂以爲文客退不能多記其錄成編者纔十餘言其友請刻而傳之世余笑曰錢先生一服良藥吾不能服奈何以膏肓中語誤天下無病人時錢孟玉鄭德滋從余遊請曰願師無執養生家十成語坡老云與其茹也寧吐之適吾意而已余快其言曰是吾藥也吾病且霍然遂聽諸君子刻之茹而不吐亦病痞隔間又不若吐之爲愈

重脩都城記

皇帝三十有二年夏雨震電決旬時京師大水霍壞民舍城九門圯者三百餘丈已乃浸圯及七百丈有奇城使者上其事時上方戢民居止蘇間架丁需之稅維城之役司空具以請閣三疏乃報可則命部臣某董正厥事招流集庸斲石畢輪臺臣省臣獎能禁煽各有經紀粵明年某月日城功告成臣拜手而爲之記記曰惟文祖待邊守在四夷枕胡而城屹如于燕萬堞崇崇宅大取輕

張制初集

卷一

辛

暨于孫子及馬之偏伏墮時有乃罔不增厚備圯以銷萌慎固肅皇之世葺彼廊戶飾廊門庭侮予是懲肆我皇徽勝張皇垣堞塗暨天警于康恒雨弗解周廬以漂土脉以解峨峨萬雉或陷或摧惟帝念役大勞人爰亟于枚寧民有幹止國有經始如父母之勞其子先飲食之徐服買焉乃召司空乃召司徒給其餼糧量其徒庸取丁于饑夫使佚于殍民災不能衆役能蘇荒將事之臣稟仰懿恭勿亟子來稱事程能功令具脩和令蒸

張含備載鍾式歌且春萬杵登登舉不涉年厥功
釐如埤理圯更將作報成人飽而康鼎峙而壯淮
皇帝動民康功先卽佚使以心勞使以力惟皇
帝因罔衆心成城務壯其內乃壯其形緩度伊始
疾收厥末聖神作用威臨德悅南越北胡西羌
東夷視厥所止千里邦畿皇哉皇哉千斯萬斯蹟
不可磨刻石記之

高簡典雅不殊典誥其中回護更有巧心

張制初集

卷

三

筆花軒記

筆花五色入夢而文彩殊進豈猶是文人腹笥
口借夢境作鼓吹耶凡物有借而得之終非吾有
不若靈魚食神仙字尚令滿腹帶神仙氣彼靈魚
借而腹果然也讀萬卷書胸中便吞吐八九雲夢
走筆川決而風雨馳青烟冉冉從十指出食龍肉
得其飽衣寶珠而光照襟帶間惟其有之是以似
之靈氣日新無盡文章生生變化亦無盡寸管而
繪千秋比于夢境誰真誰假尹玉沉而慧試坐筆
花軒參取覺雲烟草樹刻刻供我筆端何須效江
仲通乞靈栩栩蝴蝶時尋生活也

落筆風雨欲驚蛟螭欲翔

張制初集

卷

三

○○○蓋茅處記

城之南墅。吾廬居焉。徑寂而宜。禪也。百葉繁。左翠木。懸戶。映以瑒溪。錯以脩竹。廣疇迷望。雲物曠然。纍纍古丘。平山若髻。有僧慧雲者。紫柏老人傳弟子也。率其二徒來就于傍。定而無喧。朴乃知足。于是編竹為籬。誅茅當瓦。一龕依于松栢。燈火挂于蓬藟。雖震風凌雨。未受夏屋之憚。儼而夕秀。朝雲已占蕭蕭之景色。一枝粗隱半壁。安如量腹而一鉢。千家度形而十年。片衲物無取也。我何有哉。古

張侗初集

卷一

蓋

之至人以三光為戶。牖故不碍。系樞四時為庭。除故不早。茅草但取造化之有生成。自然若罄人工之能補苴。特甚所以虛能生白。無有室用。况乎佛地雅似蓬居。昔維摩十笏開基。支公三賢備勝止。以眼前作案。不須物外多求。豈必問金田于給孤。飛玉絮于祇恒。作塵外塵。生法中法也。余性嗜丘園。夙敦禪悅。數椽古屋。栖已儉于鷗鷺。四壁秋風。趣更饒于薜荔。暇當選佛。閑亦觀空。意不屬于鵲爭忻。亦同于鳥託。蓋茅之旨。余有味焉。故記。

疎澹有竹籬茅舍韻致

波撼流花山留聚雲層層錦綺大可悅瞻

張侗初集

卷一

蓋

治勢論

天下之大勢。靜則治。動則亂。天下之人心。與之以靜。則各安其性。命而不肖之心。銷。擾而動之。則人將自危。而聚成其瓦解之勢。夫民專愚而易犯。法者性也。麗于法而治之。治之如其人。如其法。而止。則犯者伏。而平民安。然而不驚。一或濫觴下法之外。株連其人之餘。而愚民始惶駭眩亂。喪其神魄。求解免于須臾之死。而無端之牽引。捏造之風波。起矣。蟬火燎原。蟻穴潰隄。所當深懼。故安天下者。

張桐初集 卷一

五

慎無動之。屬者東奴之訂也。其初繩之急。而解之疎。視以折箠。可使而不料。其伏屍流血也。此擾之過也。蜀以徵兵。擾而永寧叛。黔以襲替。擾而水西叛。齊魯以牛車。擾而鄒滕妖黨叛。今日國家兵甲四起。兵民交困。事以擾致之。夫天下豈堪再擾耶。乃者遼民之倚。若登萊也。而幾又以奸細之言。擾矣。幸而明旨煌煌。消其隱禍。則亦社稷之靈也。東南浙直之間。羣猾輩以桐喝脅人財。而富家見率多清狂不惠。大言易信。而務外不報之人易。

長安

張桐初集 卷一

五

投然而實。非有斬竿揭木之勢也。比于盜賊。則盜賊死耳。比于妄男子。則妄男子死耳。死如其法。死固無怨。罪如其人。人亦不驚。如草薶禽獮之不足而必欲一網以包羅之。恐江淮之間。愚者駭。智者疑。弱者喘。勇者譁。無樂生之心。而蠢蠢有累卵之勢。此亦今日之大患也。夫刻木之流。以株連為利。穴羅織之吏。以鉤距為功名。嗟乎。天下豈堪此輩大擾耶。夫民無亂而喜事者。惟恐其不亂。及至亂形見而束手。無可奈何。則又易若靜治不擾而共享太平之福。為得策也。

嗟乎。今天下北擾于奴。軟南擾于海盜。東則亂卒。西有流民。所云乾淨者。有幾。更堪敲剝擾之。與皮之不存。毛之安附。長民者。幸一日免耳。僅膏龍血。將亦安之。

先生之論。最切時弊。其所以消亂。只須治如其人。如其法。兩句足矣。且莫說到亂形見而束手。無可奈何。就使一念避咎貪功之念。橫于中。舉盜賊妄男女而叛之逆之。胥百十人。驟首而草。

雖之咎遠矣。功邀矣。如天理何。公論何。寸心何。
已撥者幸三復此論。

張制初集

卷一

五

○○文山黃冠論

或問文信公空坑一敗。此心已死。宋室久矣。黃冠故鄉。方外顧問。無論必不可得。卽如其願。將遂不死。耶曰。殺身成仁。身何必殺也。仁成。卽殺身亦可。若仁不成。卽不殺身。與殺身均不可也。要在信得何如耳。身物之寄于世者。凡物有主焉。尋得其主而歸之。此物一聽其有無。不必向主人索物蹤跡矣。故一文山耳。爲逢爲干。烈烈而死。成仁也。爲伯夷爲箕子。或委蛇而去。或餓而保其首領。亦成仁也。仁自我成之。不在生死上。成仁也。從生死求成仁。便是殺身舍生。只了得氣節事。于本體原無與。文山之深于信道以此。嗟乎。道理束縛人。至沒身而不見本體者多矣。然須由束縛而後能解脫之。則宋人學脉所自來也。陸秀夫瀕危。正色而猶講大學正心章。說者笑其迂。不知卽不講。倉皇奔救。失其常度。于云。宋何益絲毫。與其盡失常度而不免于亡。不如從容自如。負帝而溺之。爲得于死也。辦香。鸛颶風冠帶見先人。其主見多如此。南宋諸

名人視晉時陸沉輩高下何如。後世有以爲後揚
草文山。而當日夢炎輩亦以此甘心焉。此與癡人
說夢何異可笑也。

立一君復立一君。人子下藥。至此盡矣。盡則何
妨。作周之伯夷。覺時論箇再舉。猶是蛇足。王炎
午生祭亦非知已。亦是多事。

張制初集

卷一

五

分獎論

張子曰。漢高非負太公。負項羽也。項羽性直而心
慈。性直故不能忍人之過。而不顧其後心慈故留
連不斷。而却不失爲直人之肝膽。此所以號英雄
而不能成帝業也。自湯武而下。其成大功而爲帝
者。大都以機變勝耳。況兵凶戰危。豈容如宋襄之
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而項羽之脫沛公于鴻
門。赦太公于組上。實近于此。然其本質不失爲直
氣人耳。我翁若翁動具慈心。甚于哀懇之也。令項
張制初集 卷一 罕

爲太公。天下方謂沛公忍殺其父。而尚討人殺其
君之罪乎。言不正而大事去矣。惟料羽不至此。而
爲大言以誑之。又嘿爲諛言以動之。然亦幾于以
親嘗武矣。獨鴻溝停約而烏江之殲羽也。勢不得
不然。然推其本心。不無以君子仁人待羽。而甘自
處于詭詐之不韙者耶。嗟乎。自逆取順守之一言
誤高帝。而誤千萬世者多矣。或曰。此張良之智也。
假令范增未去羽。亦不至此嗟乎。張良能投高帝
也。范增其能投羽耶。羽不負高帝。帝負羽也。

○○○澹泊寧靜說

諸葛有言。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只澹泊處。便是寧靜。非別有明志。致遠二項方法也。人生只有一點濃艷根蒂。最難斷絕。勿論田廬妻孥。服食器用。取多受忌。只美名高位。攖攖馳騁。費爾一身。占盡千古。願奢而力儉。志廣而運隘。原是定分。何增毫釐。人之情然。原似流水。凡以聲利名實。招招射人之事。其誰不波。譬如喫食飽腹。一餐無餘。水陸鼎俎。饌陳方丈。僅以供舌于腹。何與又如衣者。華綺綢爛。止是炫目。不關自體。若論自體受用。只須布粟尋常。夠舌忘腹。夠腹遺身。世之大愚。總在濃艷裏。日中過日。長此不忌。習為故常。以濃艷為故常。則澹泊二字。反駭為噉俗。而謂其滋味。薄矣。似此搖搖馬塵。驕影一日千錯。萬境云何寧靜。云何致遠。故曰。堯外者。能舉堯。此輩皆堯中人也。達達之人。能于一切舉無有處。觀其所始。試看其終。隨地以其赤身。故曰赤子。此時誰是衣食。誰是利。誰指汝。愚誰指汝。聖衣食利名。賢聖狂愚。諸和。是出

張簡初集

卷一

聖

張簡初集

卷一

聖

世添入赤子。何有須知此身赤身。祇附之物。聽其有無不足。十成認執。從此豁然。便有水到渠成。寬閒自在意思。要知功蓋天下。名喧宇宙。總是赤子身上浮雲。過影何況。世味上蜩螗角闢諸物。似此拋下。便百念俱灰。豈不完全。淡體又省多少。營得患失。勞攘豈不是。寧靜中庸末章說。簡淡而不厭。直至不賞不怒。無聲無臭。總是箇太羹玄酒之初。所謂淡自性命之精。正謂此。然潛伏屋漏。無言不顯。總只是淡處。乃其靜處。不得別有致遠話說也。

總一淡泊。便是脫去勞擾。肩任世道。根源似此。指點真瑣場中。一貼清涼散。

報恩說

不以報德
先身名德

此世但除君父外平生不受一人恩每中夜坐誦此語未嘗不瞿然披衣起也人生于世君恩父恩無日不受受之而報其報罔極若他人恩報之易失身不報則負德故斷不宜受也余入中秘時嘗記周館師寅所先生之訓曰諸君慎無輕受恩于人與日恐妨自立至今三復終身焉雖然君父恩政自難報耳每讀楞嚴偈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人生幸耳目聰明讀古人書識義

張側初集

卷一

聖

澤國君恩
各修德足
報之

理又解為文章列名郡國之書濫食大官名爵修而望實養長養樂成誰非君父恩耶臂力方剛經營四方凡可前驅何愛項踵若其息羽靜林戢鱗幽渚丘園為美漁釣同羣無僻車上以賦齊民無飭畝官而妨豐藪無昵酒徒食客以叢窮無縱鮮衣怒馬以孤憑尊敬父母而奉其典刑憐念百姓而伸其疾苦每于讀書之暇進里社子弟而教之開其所見而使不溺于詞章大其所守而使不亂于功利從文字真實之地指點性命源頭就學問

廣大之中透露立身消息至于顯蒙示之矩矱廣路約以軌塗獎嗜昔以勸方來揚小瑜而攻大璧使人具靈通之眼目即處處是活潑之提撕凡吾輩為社稷儲材在秀士以天下為任斯之追琢豈在文章庶以答于吾父吾君聊共陳于同心同志

要知就仕途論高爵重祿俱是君恩拜恩私室尚未識恩之源頭也

張側初集

卷一

聖

卷之二

論過篇

過人之生機也。聖人所不能無也。人無過則物而不靈何也。天以極寒極暑而過也。土瘠好川安決而地過也。然寒暑暑而不害天。天于寒暑過之矣。拾好變而滄桑無常地之過過矣。人得天地之氣而安能無過過者過而不留也。雲過太虛客過逆旅雲不點太虛客不礙逆旅若住而留焉。野不化則點且礙者多。故口所過者化過化之

張個初集

卷二

過過也。人生本體清淨一物不加只緣習氣所結。遂於本體磨盪處不能不來。清淨此等總習氣。氣離本體猶空之有雲。逆旅之有客然亦是靈性。翕張鼓盪而有之故空不能無雲。逆旅不能無客。而生人不能無過。世惟木偶土梗無知覺運動。纔不入于過。然天地間亦何用此木偶土梗人之靈於木偶土梗也。以其知覺運動也。既有知覺覺處亦過矣。既有運動動處亦過矣。覺而過過而覺也。動而過過而動也。不得謂偏覺礙覺妄動礙動覺

此生機

此生機

此生機

則無偏動亦無妄矣。其有偏妄者留之故也。前境不往則舊境不新。舊往新生如環不窮。過即無過。此生機之妙也。今夫鏡日照而翳生焉。水日流而滓生焉。然翳與滓無與鏡水也不試則翳矣不澄則滓矣。拂翳得鏡清滓得水易簡而截過還無過之真光景也。是以至人虛中而待之獨力而主之。不於神明中圖是非非亦為是不於潔白地剔垢淨垢亦為淨。淨空碧雲仰面青天。上接客主人內守雖百千過無一留者若久而留住是陰靈累

張個初集

卷二

日蔽晴空盜入室而探其家也。雖然靈安能有其空。盜安能有其家哉。不是為有過者開一面。直是教人速于改耳。

○○清途篇

今制公卿大夫之嫡子造之大學則爲任子其舉于鄉入于成均者爲孝廉其貢于庠對于廷而肄業國學者爲明經此三途者皆取士之正也其以郡邑諸生入貲者廩增附遞減其額而得入國學者已非途之正而猶云升其俊秀也至于今事例開而汙濁濫襲之極矣賈人之子賤隸之兒舞文誦成之丁男中貴貂璫之孟賈擁其高貲騁于都中朝輸納而夕衿綬矣襁褓乳哺之未離也而束

張侗初集

卷二

三

帶同傀儡拜跪起伏之末閑也而冠裳似沐猴形聲點畫之未習也而遊遊類兒戲揖于前則賓師尊序于列則羞同儕而且監規愼于讀誦寫做倦于抄謄班行曠于步趨肄業苦于時日多方營撥總恃錢神之有靈百計偷安但指竿牘爲奇貨令坐臯比者朝夕對此亦安能展布毫釐之益哉夫古之時簡大學之不率教者而移之郊遂今之時簡郊遂之頑鈍無恥者而移之太學未見朝廷之能重太學也且國家卽以太學爲市所得于

此輩寧有幾何適足以濁賢路而輕國典耳若

曰今日利其貲而他日卽使爲郡邑一命之吏是若貸其本而使百倍取償于民是又不惟以太學爲市而以民命爲市也朝廷或未之思乎故今日欲造人材莫如清太學之途而革事例之濫說者曰此理財權宜法也予應之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多方以取細民之利而行市道于教化之重地其辭已先不正而財又何理焉故革事例者不惟清太學之途而亦以正理財之本也

張侗初集

卷二

四

入粟上馬糶不自今日然爲工爲途何盡天下而穢之甚且錢神之靈復抗顏人之上曰父母公神幣糶之及人何時已哉
痛快之極不數長沙

此用非耳
謂原其是
抑非其使

見大
引証極明

○○韓魏公不欲分別白黑意指如何對

天下之患莫大乎太分別太分別則不肖者無所容而賢者亦局于所見而不化此亂之道也夫令不肖者有所容則君子之路寬而小人得以供國家之用令賢者不局于所見則門戶不立我心不生洞洞潤潤順物之來而變化者有餘地君子所為用天下以治天下其道如此夫天下原無分別君子亦何必分別之君子不分別而分別天下之主在君子故君子能用天下賢不肖而適于治若

張侗初集

卷二

五

其一分別則天下賢不肖將有不勝分之患不勝分且有不勝混之患是以大亂今夫人身盡血肉元氣也結而為瘡為癰亦身也內消之而不使潰則癰瘡化而皆血肉元氣矣夫一身則何分別之與有治天下者無視其為癰瘡而必欲潰之則天下之血肉充而元氣固也今夫操舟者一舵在手不必安流是而風波非也秦越人相陰陽虛實而治人之病不必參水良而烏喙毒也夫主在我必有所以用之者矣凡太分別者皆其不能用者也

不能用則謂之無主癸內之身不能挈癸堂下之

人不能斷也身在黑白之外者乃能別黑白爾能別黑白故能不分別黑白是以君子之用大昔者韓魏公嘗言才氣須周足四面入粗入細乃是經綸好手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至其他則曰才偏規模小是以三十年相業擁護幼君提挈母后弄任守忠輩如掌上雛而歐范諸公皆得盡其用經綸規模大畧具矣原其得力處正以不分別黑白一念為之故夫用天下治天下者若韓魏公可

張侗初集

卷二

六

不分別何以用人太分別又何以用人識高而字弘當是賢不肖之治

癰瘡皆血肉烏喙皆良藥不可不知

○○○開闢子解

開闢子性純喜讀書材拙喜著述善病而懼喜接引賓客談文章性命之事弟子愛聞焉子造而規曰盍枯坐而冥心絕軌跡而塞兌以護其氣乎開闢子佩其言扁其室曰開而報以開之說也人之生也輪輪穀轉殆未有停機焉天道之生而藏也地道之潮而汐也人道之動而靜也往而新運而不積新故生不積故開矣流水之涓涓汨汨而常清也滯而蓄之有不終日腐者幾希人自生而

張洞初集

卷二

七

即涉于動矣動而靜故靜不可見而動也善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今人但知枯坐之為靜冥心之為安絕軌跡而塞其兌之為暇也夫安知不枯坐之靜不冥心之安不絕軌跡塞兌之暇乎且人之靈心必有所寄不寄之于詩書文章談論則必轉而他寄焉夫他寄者類逐之場而濁海之府也酒食醉飽之餘而博奕籌算之事也愛其生而生殘厚其身而身歿吾安知扶冊者之不猶賢于開塞以遊者乎今夫心王種也王種無為亦必寄其

惟于公孤率執而無為之體安若其無所寄而宜

官宮妾必有乘其間而竊之者矣故王種之寄于臣種也臣種亦王種也心官之寄于詩書文章談論也詩書文章談論皆開心也無勞爾形而不能不用形無搖爾精而不能不用精不用其形不用其精則其為人也同于枯魚夫形色者有盡之物也而天性者不傾之根也天性開則形色泰矣天性不勞且疲即形色不妨日運動矣故曰制而不著放而不動處喧無惡涉事無惱夫無事者讀書

張洞初集

卷二

八

之訣也明諸心者著述之妙道也眼前無一不善人者賓客友朋皆足生我也此其為閒也不既多乎鏡隨物現形而鏡不勞鏡閒而形自忙也晴空無塵而遊雲之往來無碍晴空閒故能為遊雲受也吾是以稱開闢子嗟乎大鵬飛以六月息而閒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而閒夫知不息了義者可論文其亦真閒人也已可以養生可以盡年作閒開子解

閒不在枯寂枯寂爲閒。一值事便手忙脚亂。得閒于讀書著述談道論文。可以閒其心于居平更可閒其心于應卒。

張惻初集

九

○○與葉相公閣下啓

竊念某讀書有限。諸世無緣。遭時休明。賦命寒薄。積戾已浮於擢髮。負疵何待乎吹毛。亟宜抽身以謝公論。是以匍匐拜疏。涕泗求歸。而遽荷溫留。尚塵就列。在鄉國皆曰不可。豈君相猶識其才。辜恩難報。下再生度。義不容以終日。恭惟老師相公閣下安。社稷以爲悅。與聖人同其憂。昔輔神皇。排大難。決大事。措泰山。而聲色不動。今保明辟。收羣策。合羣力。廻狂瀾。而風浪自平。留一日而朝廷樂一日之清寧。壽百年而四海享百年之美利。至于因材而造。與物爲春。進君子不求備於小知。退不賢亦曲全其大體。如某雖治尚陽。溫吹自省。孤危夢斷。長安之日月。獨憐家病情迷。破國之烟雲。再疏額。天恩祈票放。所望收身未路。得爲聖世之全人。沒齒窮山。安享太平之餘日。雖靡報德。長孤桃李之光。誓不辱知。未矢松筠之節。高音朗節。無懟氣。亦無瑣詞。

張惻初集

卷二

十

○○○復錢孟玉書

昔年養病招提今日避喧沙上田園既蕪妻兒涸
疏筆墨久荒賓從稀絕嘆吾生之不辰嗟世路之
荆棘似此景況年復一年稅駕未期時光易老古
人乘血氣而思自見今日余之何哉足下三旬九
餐尚能馳辨春華賈于知己不似僕五石瓠落
終身也古人云素貧賤行乎貧賤僕山林人耳原
無若好山齊數椽瞰地半畝前種修竹後鑿深池
果樹萬株列于墻下草花千本植周庭際每皓月

張制初集

卷二

十一

當空春風拂戶則披襟散步命酒放歌架上古書
信手拈得開徑迎客欣賞相對樂我終日可以忘
饑此時又何須襲危冠于鸛鷺欄金紫于五雲哉
然而此福亦難消受則似先天有吝吝者然何可
強也便欲褰衣長逝負擔束書弔五岳之煙雲訪
空同之靈秘冀得名僧指點參究五宗仙侶提撕
開授玄路而凡胎未脫俗累相纏離家未旬回首
迷變想亦性分上帶來有此一番滯難觀也即
欲破齋食之萬卷盜神仙之隻字上取國朝之典

天下惟清
福地無事

仲長孫
孟才

後人至此
思其悲痛

張制初集

卷二

十二

嬰遠稽往古之精微求為可用通其條貫勒成一
書以待來者而精氣衰止心目勞疲神索于覃思
筆窮于揮酒每搆一篇展轉竟夜不成一字碑壯
年不學老時悔今尚何言哉嗟乎僕今真無用人
矣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屈曲無傷吾足當今
之世僅免刑焉敢役夜行不知止哉茲且就醫海
曲依甥舍而居世態鄉情久置不問若得微草澤
之功藉秦越之力起其踽踽錫之款段且將問六
橋之花柳探靈山之巔際與兄把酒銜杯一傾倒
先生既精理解復饒經濟乃竟不得效一割之
用非直先生不幸也

○○○夜坐自述貽自南上人

性不解治生。客居更屬旅館。四壁立。金馬門吏。故
善貧。月俸所入。裁給薪水。間損其一二。供佛如來
燈。爲兒子祈福。馬上時攜百錢。遇貧兒號者。輒量
施之。長安肉價頗高。獨韭腐與南方相當。能甘澹
素食。小奚奴。經月不嘗肉味。間日謹閉門。或無過
客。則科頭坐。斗室不衫。不袖。啜茶以供。冷腹。至終
日。突不黔。性所適也。或休錢所入。略齋。輒分之書
賈。貸其面之半。而讀之。賈人微利。局觀不堪。則傾

張制初集

卷二

七

囊而應。大半囊空者多。坐此夜。惟一榻一衾。
獨故鄉同志者至。則抵足而寢。論古今之慨。夜分
不倦。客來無論新故。度是日有酒。數升。則欣欣。
之坐。且語。且嚼。倒瓶而止。遇交際勞攘。筆墨繁困。
則子夜焚香。誦楞嚴一兩段。性魯。故不甚解。聊以
淘汰渣滓而已。長安有僧號自南。僻居城之西隅。
以情靜自勝。散堂後。時往過。偕論奢靡。觀渠又從
從世法。內下無碍。轉語。每一往復。豁然參解。若
人之飲醍醐。似此。客居幾忘年月。每念爲諸生時。

杜門不通世事。于世頗不宜。而獨好讀書。至錢不
得裹紙。中山妻。操作枵腹。相視。延始爲譚經。佛以
餉其口。又不肯誤人子弟。好行其直。非分所得。或
得之有故者。不屑。向俗人作較量。往往唾千金于
塗。傲然不顧其食。貧固宜。第拙此一事。而幸不沒
我恬澹所好。今來長安中。遵而行之。粗能自樂。向
令當日畧有微逐。妄想轉念。墮落渭。江。河。決。坊。
誰砥。是今日。客子冷落。大爲一身苦海矣。憶吾執
友。邵孝廉先生之言曰。書生解爲文章。解爲人。亦

張制初集

卷二

七

猶是也。先定其草藁。而後真焉。蔑不工矣。先生沒
十二年。此語至今耿耿也。余不忘先生之言。其敢
忘我諸生時耶。

敘致直是清福譜。可忘簪組之榮。何計旅懷之
惡。

○○○那臺令王君祠堂碑

那臺令王君大受字可仲號凡生蜀之合州人也少讀書有文章名喜負奇節庚子舉鄉試癸丑會試爲余本房第二人既登第擬上書天子慷慨論當世之事余微諷之曰車中新婦而惜借驂母乃太早計君遂焚其草乃歸逾年校鉅鹿令當事器其能調治剗改那臺令居官溪刻清冷而愛民月俸盡捐爲民興便利修橋治道浚隄築堤廢寢食不倦邑村故有百泉東匯爲大澤巨鄰十里鄰

張伺初集卷二 五

邑南和任縣民皆設閭或爲簡以導之溉其畝泉故邢水而利乃鄰受君因其下流創爲閭內別寮小渠引泉水灌十六村田幾萬頃十六村民皆得新泉溉田歲大熟鄰邑士大夫爭之力然弗能奪也余以使事過邢策馬往郊外二十里訪其置閭處村父老爲余指點建置啓閉膏洩曲盡潏然悲之而村父老羅拜痛哭齊聲頌我王令君且曰令君爲民開永利然役不勞民財不費帑秋毫皆以俸入給之故令公垂橐而歸歸死於道而不能

下無然以勝邑之碑

非言之更鳴咽也當令君經始時晝夜督治不日而閭成又不日而渠成我愚民且有病其亟者嗟乎令弗亟而鄰邑之勞挽且至閭又安能成而渠又安能濟哉言已復痛哭余揮淚慰之曰而父老既已思令君令君茲不朽矣爾邢不幾爲王令君桐鄉哉父老乞余碑文記之余曰去思碑生祠滿天下然大都爲顯人潤色功德耳如令君者勞于民事而且死死而葬焉一子僅十齡豈世所盼昧而祠且記之抑令君我門下士而十六村父老子

張伺初集卷二 六

孫食君之德吾當書其畧以貽爾父老他日誅茹庇一椽于百泉河上爾父老率子弟每社時臘日伐鼓吹簫爲社以享之我作享祠之章令爾子弟按節而歌以來令君髣髴之覓也遂記而作享祠之章曰
泉源涓涓兮泉水迢迢開我新田兮翼我新苗我田既熟兮我苗且穀長我子孫兮界我多福吹我笙兮迎侯車侯車來兮旆旆其旗考我鼓兮迎侯馬侯馬騁兮雲之下侯登臺兮芬芬採芹兮爲

尊桂酒兮盈尊。侯入坐兮式燕。且喜醉我。樂兮飲我。黍樂我兒童兮。歡我婦女。攀侯駕兮。淹留樂鐘鼓兮。未收祠泉上兮。侯時來游。護我私宮兮。萬歲千秋。凡我村民兮。庇公之庥。爲生者顯榮。理爲子嗣有顯榮者。碑乃碑死令子固筑筑者乎。然故可碑也。

張銅初集

七

○○甘露亭徙庵王先生祠堂碑

竝海而沙環而堞者。廣不踰瓢也。舟車食貨之所輻輳。甲兵魚麗之所屯集。比于通都。屹然鎮焉。堞北爲僧寮。作湯飲以給行人之往來。曰甘露亭。亭供大士像。其左楹乃徙庵王先生祠。亭初自先生也。先生爲沙上甲族。好修善果而專施隱德于民。其茶僧如明。來自天台。善持戒行。率其弟子。謹功課而修。少殺。爲先生捐金割地。佐之又捐其腴田以。其香火使海濡爲。鰲頭雞林之寶地。沙際有赤花青蓮之精廬。士女皈依風俗普化。豈特莊嚴法寶。點綴海若已哉。自昔應真賢聖。遊行世間。作人福田。功德施設。現獅子身。立袈裟院。願力隨其智。其功行種乎。前因遇物顯慈。當身普利。法施圓滿。如日照空。毫無所隔。如潭印月。毫無所漏。于以舟楫衆生。津梁行脚。破怪化吝。調伏顛迷。由其因地所成。非復衆可思議。吾觀世人。辛苦鳩聚。不捨圭撮。貽之子孫。認爲已有。不思子孫究竟。是天地間一衆生云。何此厚彼薄。分別太過。譬如

張銅初集

木

人看西牕。不見南牕。若言一室通觀。八窓俱洞。玉
摩詰捨宅爲院。趙清獻晚年飯僧。光華到今。與佛
同輪。同久。先生形歸蓮地。德在浮提。孫爲通儒。子
則清吏。豈曰人天小果哉。

看破世界空花。自覺金錢穢物。

張制初集

卷二

无

固箴

心如虛舟。憑水去住。住固無心。來亦不繫。孰爲維
繫。固則使然。如鑰斯扃。如城斯堅。何以釋曰。曰安
厥止。不遷者。性不膠者。理。性既有常。物原無住。如
杞轉波。波與杞逝。妄認妄執。芥蒂曷已。捥固虛衷。
解于無始。

直探理窟

張制初集

卷二

手

○○○ 衡銘

靜則一動則徙。握其紉。觀厥理。任權而不為權使。乃以齊物之紀。

明與衡之列星

○○○ 銘

惟燭之蒙不及。燭孟水之撼不辦。鬚執貞而明其。中乃虛餘而藏之光有餘。

巧于肖象

張侗初集

卷二

主

○○○ 言誠 并序

易稱辭寡。論語稱訥言。學果能靜深。有得。雖言語至縱橫。時一截便住。若其本體不。靜。一開口便是耳。日知見用事。耳目知見。愈多。浮氣愈有憑藉。如既決之泉。汎濫無。已。子性疎簡。而勝于談論。間有括囊之悔。遂作蠱言寶言二篇。以銘于座右。

蠱言

張侗初集

卷二

主

飯甘而蠱。茹乎哉。茹而傷生。知其蠱者。吐則乃已。當其欲吐。強之不嚙。猶其欲嚙。強亦不吐也。人抑有蠱。唯言之毒。與言吐于口。毒可言也。言茹于腹。潰乎殆哉。獨影而趨。厥或營焉。匪以告人。其口喃喃。嗟塗之人。歟。朽風而波焉。芸芸之夢。其聰宵如。迺仍于中。竟啁鬼吁。彼夢之昏也。誰叩而言。諸萬物之來。五臟若使闕。其是非。幻噴幻喜。博塞揆策。送馬迎驢。彼今之人。幾夢而途哉。人不動于口之。波而動于心之波。口波。蠱心波。滔滔滿腹。是口。畫以繼夜。輪轉泡沸。符之不可惟其不筭。橫乃滋。

太故曰止跡以靜。察妄損思不思之極。惟寂惟默。拔其蠱本。口毒乃釋。作蠱言。

與其言而獲咎。無寧默也。然知咎而默。業已動于心矣。拔其蠱本。是爲要訣。

○實言誠

凡身以內庸人貴之人。言無用則曰唾餘。彼離于口哉。人之委唾不處穢而處潔也。離于口哉。賤也。出于口哉。貴也。言出于口而離于口。庸人弗惜。聖人寶之。吾惟彼多言者。其以委賢人耶。其以委衆人耶。與賢者語。賢者具足耳。入寶谷而數衆寶。窮以不識。胡虛退焉。其與衆人乎。狐貉曉凍。夫九鼎誇枵腹也。彼非實享其美。其安享而告之人。道聽塗說。累乃其矣。嗟乎微之若矢。萬夫莫住口之悠。

張僊初集

卷二

請

悠。砥柱不收。慎之哉。寧我如瓶。毋我如傾。如意之寶。而齋之。如其不齋。探囊肚之。無令珠玉同糞。穢古人之詞。以齋而貴。作寶言。

猶金人箴。與其語意而出之。

○○○蔡默齋先生贊

玉爾躬粹乎以充其至德之豐。冰爾心明乎以凝其廉吏之貞。屹而岳其中立之卓。簪而春其澤物之群。噫嘻乎不伸于朝而伸于夷。不豐于位而豐于施。固以原本乎經術而發揚乎良知。吾安測其所宗。蓋龔黃之侶而濂洛之師也耶。

幾幾一道學

張制初集

五

○○○募造五百尊者疏

有納縷垂綬。苦糗而過吾門者。寡矣。而貌堅質。類能成其所願。吾喜而問之。對曰。吾將以十方佛因緣。造五百羅漢。公其為我疏之。予曰。凡神通變化者。凡眼所不可見也。即其所為神通流傳者。猶是口實。權說耳。而顯之為相。莊嚴之為金碧。琉璃法身。特以示夫凡眼而作菩提鄉導。即第二機。且不可言。況第一機也。爾以莊嚴像作神通變化。不幾逐影而欲令十方衆生施者盡飯五百羅漢。

張制初集

卷二

五

神通變化中不幾影之影乎。對曰。目今吾口能說布施。眼能看布施。耳能聽布施。一切能圓滿受用。布施者誰非影也。離影吾能有布施着落矣乎。凡五百羅漢。雖此法像則安所顯神通變化。令十方衆生莊嚴也。心生故種種法生。是五百羅漢徧滿一切衆生矣。法生故種種心生。是一切衆生不具足。五百羅漢耶。予能不住羅漢相。便能不住布施相。今日且須假借羅漢相。則又何妨假借布施相也。且吾一窶僧耳。巷呼而巷之人。無不忻且應。塵

心法有疑
送贊

辨才無碍

上本具
神變亦不

天淵集

且拾者是五百羅漢神通又在巷之人也今指而稽首稱之曰尊者其人退不敢居引而過莊嚴羅漢之前則頂禮不已佛禮佛尊者禮尊者人誰知之今吾勸大眾以像布施實非以像布施要與眾共其于光景現滅中證神通本性金屑泥屑盡是泥意感二相盡是智慧藏看不破一堂古佛泥胎粉碎今日老僧行脚只替大眾自顯大眾若真實信得各各莊嚴自己法相這是機就凡眼上轉出法眼來也余作禮讚

天淵初集 卷二 宅

之曰觀子堅盾聽子言神通矣持此以告大眾當令五百羅漢道場一時圓成也吾以其意為之疏具施妙機鋒非是蝦蟆禪止此一跳者

乞茅文

夫真為幻住敝不新成悟法則饒儉雙融寄相而成戲互換瞻茲茅蓋泊矣禪棲山雨欲來不護朽枯之竹檻秋風吹動誰禁飄蕩之蓬簷遂使佛火濕絕經蕭索一燈孤日月僧厨寒刺刺支持半壁老烟霞迨歲月消磨那問香嚴精舍其風光荏苒誰能還佛道場凡屬飯心寧無作念況易充鼯鼠之腹不必思金鉢金盃難穩鷓鴣之枝只在拔毛僧兮危則緊要而或伯茅亦合少而就多半樣俱

天淵初集 卷二 宅

法寶圓成一葦即佛身變現匪直杖錫有託應占蓮社無邊謹疏

滿江竹籬亭舍風致

謁胥口伍相國墓文

爲忠魂兮怒濤埋靈骨兮神皋草芊芊兮古廟萎
青青兮遠郊孰鴟夷兮漂泊尚吳土兮遺迹石
千年兮春光如在雙槐萬古兮歲寒不彫丈夫不
輕一死兮死固順其所遭驚熊何譬慰父兄於九
死閭閻何德定君臣于一朝當其挾弓而走志不
于溝瀆迨其齒劍而沒忠不化于江流亂白公
而漫楚社傷王僚而定吳祧彼英雄幾幾兮抱沉
而獨苦追功成事就兮矢忠赤而不撓其避
則身尊于九鼎而酬恩則命輕于一毛嗟乎人
生行其所快耳固將揭日月而爲昭彼借漢以報
韓兮總赤松之喬喬至今悲相國之孤忠兮嗟子
房之遐標然廢興各當其時兮安能生視人之亡
國而遠去以爲高宜朝秦而莫楚兮笑馳國士之
置器嗟哉乎萬事畢矣千古常存爲河岳爲日
月星敢荐斗酒以荐千古墳靈旂髣髴兮湖濱
嗟嗟韓韓報而不忘爲四皓之壽惟侯不能
不爲漢籌安危者謂相國得以楚報而置吳之

與亡不問乎若謂鴟夷去越則又何不去于會稽之時去于入吳之後也相國豈憚憚一死者哉文中直剔其肝膽

張仲初集

卷二

手

○明中憲大夫大僕寺少卿屠峯李公恭誌銘
嗚呼此吾年友太僕寺少卿屠峯李公之墓也公
諱時榮字元敷登萬曆丁未榜進士歷寧德蒲明
二邑令以治行高等徵入爲江西道監察御史
是時當神宗皇帝晚節邊境寢多事東夷江開
鐵遼藩間名城屢陷塞上兵威不能乘障而主客
餉歲糜百萬餘主計仰屋無策公條便宜畧言兵
須酌其宜節當核其實今日措餉之塗不厭廣清
餉之法不厭精誠令治兵者兼得問餉主餉者兼

張侗初集

卷二

三

得治兵自可首尾相應征勦有備朝論避其言尋
而按長蘆鹽政畿南地故廣斥而民多豪倚中貴
爲奸利公搜剔城狐根株姦蠹嵯務凜凜又章數
十上請宥言官請誅奸竇禁白蓮除蠹吏止集
皆得報可乃命公主餉事備途時遼餉缺如
漏卮而郡縣征輓期不前庭壘登而民怨公自
昔抗疏時已腹盡具矣乃公猶憤然下哀
檄刻期會上募府如流水持等檄下哀
旋以勞晉太僕少卿覃恩再贈公父母四品秩

而以予告歸是時天啓初政寬大朝士大夫以
氣類相高排擊異已鋒不可近中璫乘之而鉤黨
禍起羅織琅璫下郡國者旁午而公時家居忽忽
不樂顧時閑閑獨坐罕見賓客間對客杯酒笑談
穆然感慨類深念者人莫測其意也無何晨起寢
門未闔而公逝矣同榜兄弟介皇往視枕其屍哭
之卒莫得其病狀余顧哭之慟曰古稱賢者厚于
德薄于命公之逝其命也夫幼失慈母長背贈公
零仳孤兒飄泊師塾筆耕糊口垂二十年乃得一

張侗初集

卷二

三

第何難難也董恭人糟糠相依勸讀佐政朝榮俄
謝官邸分飛至于伯道無兒中郎有女執奠含淚
予影自憐抱此苦衷其能久視至於無聊一決豈
其情耶則又嘆曰未也曩公門人曾詹事楚卿故
蒲諸生也爲我道公治蒲如其治寧狀甚詳嘆曰
公今之卓太傅元魯山也八閩邑大夫莫或先焉
嗟乎彼田野感憤無聊而一決者計畫無復之耳
賢者誠自重其死以公治行與立朝風節於歎
自表者豈不思用其未足而顧自向於備瀆之行

一本已之

吾斷其不然。抑世道交喪。賢人長往。鷹鷂擊而鸞鳳翔。豺虎橫而祥麟隱。當其穆然深念時。有隱憂焉。夫公豈可以語人哉。抑此亦可謂一死生輕去就。逐世而無悶者也。而吾又何慟于公。按公先來自南渡。徙居上海。自其大父懷泉公。父序生。贈太僕。復菴公而上。系皆無考。三世皆單傳。無蕃功之親。可以續其系。嘗之託。而竟以兩外孫在抱者。一名京孫。一名蘭孫。為之嗣。京孫長壻章君。摩開子。蘭孫次壻杜君元培子。二女之歸兩壻者。皆董恭張侗初集

卷二

墓

人出也。公生萬曆癸酉。距卒天啓乙丑。享年五十有三。董恭人生隆慶己巳。距卒萬曆癸丑。年四十有五。今年丁卯臘月廿七日。兩壻奉公暨恭人喪。合葬於神山之新阡。且以侍郎杜公狀乞余銘。余同公舉于鄉。遂為銘曰。孰躍而升之一羽。九霄孰隕而推之。泰山鴻毛。其華燁如其果不食。蘭生于門。其種不植。豐于千秋。嗇于一子。嗟我元敷。其未歸于此。拈出措餽清餉一籌。便足不朽矣。

可

可

可

為考選諸君祭熊侍御文。嗚呼。陽明。餒而君子。厄元氣薄。而正人摧。嗟皇路之驅馳。恨吾公其焉如。惟公砥行冰壺。宅心霽月。德則春融。材則靈決。其持論也。引大義而執砥之平。其與人也。豁重襟而含鑑之別。中立之概。薄墻壁而不依。獨創之局。棄邊幅其如脫。當治行之內。徵偕吾儕。而待詔彈冠。侍從之班。振衣日月之表。方將定國。是而鎮人心。渙小羣。而培公道。固非常人之優為。亦吾儕同事之有造也。何一疾而奄忽。張侗初集

卷二

墓

甫握手而遽相弔也。耶。吾儕交公。服公慷慨。琅琅其音。聽之淚洒。世人何知見利而爭。舍瓊集。蟻沒齒而腥。百足為扶。自相雙杖。失之則顛。迺蹈羅網。亦有夸人氣俠。自矜決於而墻。波濤晝驚。或諱機械。託宿名理。理亦有機。翻為禍始。嗟嗟世波。如枯而已。非公深憂誰念及此。嗟嗟天地經歲。不生一人。幸而挺生。摧則何頻。進賢之難。如丹挽陸。曾及用而奪斯。速嗚呼哀哉。惟我同盟。集此經年。共分合契。道義為歡。領袖如公。先降割焉。嗚呼哀哉。

草木搖落，鴻鴈在天。寒途戒霜，旅櫬荒烟。寡妻弱子，一索蕭然。獨留榮名，天壤之間。冀公一觴有淚，如連靈其慷慨，尚歆此言。嗚呼哀哉，尚饗。亦自寫其世道人心之感，戚時憂國之心。

張侗初集

卷二

妻

堂祭文

維萬曆四十五年歲次丁巳十二月朔越廿六日丁巳。嗚呼痛哉！我父生而養不隆于兼味，我母死而材不稱于五金。榮弗施于泉下，祿弗逮其雙親。乳乳獨子，隻影單形。有女雖嫁，有孫未成。抱此長痛，日夜淚零。男所以晝惟一餐，夜止一衾。蕭條終歲，辛苦平生。沒齒無忘甘食，念我父母，且不享人世之樂。男何人而忍竊溫飽以自寧？欲報罔極，誓以身殉。今者奉親之命，卜吉高原，前臨浦水。後依祖塋，繫春男所親視穴，曠男所親營。既安既固，以妥先靈。男畢此大事，苟竊餘生，有福則敬父母之庇，而盡心報國；無福則歸父母之劍，而泉石終身。惟吾父立身清介，惟我母稟性惠溫。積德非享，宜利後人。男非薄弗克負荷，惟願我父母安此吉壤，而昌大其子孫。一世百世，乃育乃繁。繼其清白，守其典墳。用衍我祖父之澤，而不孝男之罪可。以少逭於九京。靈輻將啓，寫此痛忱。嗚呼哀哉，尚饗。

張侗初集

卷二

妻

質直正似告親之文。

張侗初集

卷二

三

○○○慰弟文

噫吁嗟乎。紛調五尺非小。成人非夭。汝何所食。汝何所少。吾思人生久視。何爲以人閱世。多閱多迷。迷而不解。百業從之。譬人瞠目。晴空狂華。若合眼者。喘空亦無。汝之一生。諸業不起。兀然而生。杳然而逝。謂汝舌業。菽粟鹽醬。謂汝耳業。哇鳴鳥啼。謂汝眼業。文史圖畫。謂汝鼻業。幽蘭香。除謂汝身業。夏綿冬絮。謂汝意業。無懷古初。是諸業者。脫然無有。造物膏汝。其亦全汝人忌。十成誰過于汝。且汝

張侗初集

卷二

三

形尸如蟬斯蛻。清風浮雲。更何牽累。若戀綺綺。汝生布葛。若戀珍齊。汝生藜藿。若戀妻恩。汝未有家。若戀名顯。汝未出世。若戀利澤。汝不治生。是諸無戀。得人清淨。汝生于世。如雁過江。雁無留踪。江無留影。似此淵然。亦可長冥。或云人情如水。刀不可揮。計汝所念。嚴親是依。但汝既至此。而寧用戀爲。汝生行二。幸有二兄。汝心欲盡。二兄知之。毋逝廿年。廣漠淒其。汝今來歸。慈寬相比。汝所自盡。吾亦不知。各盡所能。以報父母。存者沒者。兩無憾矣。吁

嗟乎。江水滔滔。燕山茫茫。彼鬼氣既無不之。其亦時集于我之旁也耶。

總卽是業脫離諸戀。何不可撒手而長行。

張侗初集

卷二

雲

擬試目戲題

臨文去格
是

士子來京師。向我問試目者。踵相錯也。朝士大夫亦爲其子弟。馳尺幅來徵。比南還。而里社迫索。更苦。余笑而應之曰。弄筆寫生。原是適興事。一日先據于中大類畫方界學書。寧能奮筆滿志。否。蘇季子得太公陰符書。鉅刺其股。期年而揣摩成。今讀其說六國語。曾有一字。引陰符耶。揣目之不能工。爲文猶陰符。不得作合從說也。大畧對景所至。活其靈心。隨手拈起。妙議疊疊。從十指生。如是文寧

張侗初集

卷二

寧

後白可又

有定目耶。諸生未解也。固請曰。以供寸晷。射覆耳。覆而中。力省而功倍。余又笑曰。我非東方生。安能先知守宮窠數。而代爲子射。諸生曰。先生且以目衡人律。今自先生出也。余笑益不止。曰。令我今日作律。明日作令。三尺又安在哉。雖然。伏習眾神。能作百首。自饒爲之。此古人作賦。訣拈出數題。以佐子操觚生意。正不必預定其爲守宮窠數爾。

風撼水而滅。紋風外非相期也。且安必筆竿之同好耶。自堪一笑。

玄珠之得。偏以象罔。誰云擬議者工。

卷二

聖

為人言
則自已
明矣

題玉甥尹玉夢花樓

開一室。八窓通明月。夕花辰如水晶宮。萬花谷也。
室之左。構層樓。仙人好樓居。取遠眺而宜。下覽平
地。拓其胸次也。樓俱面壁。達摩西來。悟門得自十
年靜專也。設蒲團。以便晏坐。香鼎一宜。焚栢子。長
明燈一盞。在達摩前。火傳不絕。助我慧照。楞嚴一
卷。日誦一兩段。滌除知見。見月忘標。南華六卷。讀
之得齊。物養生之理。此二書。登樓只宜在辰巳時。
天氣未和。諷誦有得。室中前楹設一几。置先儒語

張制初集

卷二

聖

錄古本四書白文。凡聖賢妙義。不在註疏。只本文
已足。語錄印證。不拘案白。尤得力也。非臆置古秦
漢韓蘇文數卷。須平昔所習誦者。時一披覽。得其
間。采脉絡。名家著作。通常世之粉者。亦列數篇。卷
尾以資經濟。西牖廣長几。陳筆墨古帖。或弄筆臨
摹。或興到意會。疾書所得。時拈一題。不復限以程
課。南隅古杯一。茶一盞。酒一瓶。烹泉引。清浩浩乎。
備讀書之樂也。

樂矣。正恐窮措大。難以消受。

平泉清源提步訣此為進步就所陳列書
史中得吾輩讀書法

張制初集

卷二

三

題高孝子傳後

吾嘗論孝庸常人事耳如吏不墨而女不淫固其
本色宜無足詫而叔世乃指為獨雖然夫亦有獨
者古人論忠孝而嬰之于死蓋習所豫喪所始中
人之情如是能于此際分明者便是非庸常人便
謂之獨高孝子居常色養常人孝耳至其蹈白刃
涉風波瀕死不遺其親雖求之古人當無以過蓋
人之心神憑其所見見風波白刃便不見有親若
其所見止有吾親自無風波白刃當今之世休于
張制初集

四

此後是孝
子心學

世盡外林而內裏自令庸行成音行

○○題鍾面奚封翁壽冊

面溪先生嗜隱行無官以子給事中貴官也然竟以無官隱耳讀天下書窮覽天下名山水而發之于詩歌其祭酒于鄉年八十矣壽之者曰朝覲貴而先生庶也珠玉珍而先生芥也樂矣久矣壽道也余曰塵等貴見貴矣芥視珍知珍矣若塵自塵貴自貴也芥自芥珍自珍也此兩忘而化于寬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吾所壽先生者以其寬也扶筇自暇則車馬自忙紐荷自適則組佩自勞若張側初集

卷二
聖

想如珠圓筆如兔脫

袁小脩先生

小脩敘一

頭輝棠棣之花萼風流蘊

墳麓奇韻宋有眉山明興

爲弇州昆季文章稱二難

近則有公安袁氏簣簞谷

裡和鵲鵲之好音金粟堂

頭輝棠棣之花萼風流蘊

藉豈令白眉獨良故不獨

中郎振玉礪之墜緒小脩

亦嗣中郎之微音居平角

勝于火攻矜才于絮起揮

塵運毫輒欲後來居上然
其間爽塏之氣飄逸之韻
新穎之思尖利之舌固猶
然兄弟也既選中郎小品
復取小脩珂雪齋集選之

小脩敘二

璐聯璧綴賁有奇光瓊貫
瑤繩瑩生異色惠連春草
之夢直與靈運寤寐通矣
想亦天地間氣既鍾于蜀
復生于吳又必鍾于楚居

中以呼吸兩地乎八士無
文兩曹豆燃知不足奇也
壬申冬至日武林陸雲

龍題



小脩敘三

○○○楮亭記

游記

○○○游石首繡林山記

○○○游西山記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袁小脩集 目二

○○○十

翠娛閣評選袁小脩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傳

○○○一瓢道士傳

○○○葛瑩傳

碑

○○○創立黃柏庵田碑

○○○重修寂光寺碑

墓誌銘

袁小脩集 目三

○○○袁母鍾太孀人墓誌銘

贊

○○○顧生覓贊爲題

○○○大士贊

○○○潘生覓贊爲題

○○○吳正子像贊

書跋

○○○書青蓮庵冊

○○○書月公冊

○○○書雪筭冊後

雜著

○○○禪門本草補

尺牘

○○○寄六侄

○○○寄四五弟

○○○寄八舅

○○○與丘長孺

○○○與衡衡淵

袁小脩集 目錄

○○○寄梅長公

○○○寄陶不退

翠娛閣評選袁小脩先生小品卷一

公安袁中道小脩著

仁和全汝棟漢卿選
錢塘陸雲龍雨侯詩

○○○阮集之詩序

通之起八
代之發端
亦略此

便其歷下
功臣

歷下集
卷一

袁小脩集 卷一

意所欲言極其韻致窮其變化謝華啓秀耳目爲
之一新及其後也學之者稍入俚易境無不收情
無不寫未免衡口而發不復檢括而詩道又將病
矣由此觀之凡學之者審之者也變之者功之者
也中郎也不忍世之害歷下也而力變之爲歷下
功臣後之君子其可不以中郎之功歷下者功中
郎也哉母以此語示人輒至河漢惟吾友阮集之
深相契合集之才甚高學甚博下筆爲詩本之以
慧心出之以深心而尤不意以輕心慢心掉之于

舊集
卷一

甚心折焉。大端慧人才子其始也。惟恐其出之不盡也。其後也。惟恐其出之盡也。集之束髮為詩。亦屢變矣。至是雖不為法縛。而亦不為才使奇。而不賢新而不繼。是力變近日濫觴之波。而大有功于學中郎之詩者也。夫昔之功歷下者。學其氣格高。華而力塞。後來浮泛之病。今之功中郎者。學其發抒性靈。而力塞後來俚易之習。有作始自宜。有末流有末流。自宜有鼎革。此千古詩人之脉。所以相禪于無窮者也。予自度不能竟此道也。微集之其

袁小脩集

卷一

二

誰與歸

轉風氣之人。便是壞風氣之人。沿之者。壞之也。而助中郎。詆歷下之人。便是壞中郎之人。以其皆無目。無骨。而為詭隨也。此序小脩。然有公道。然是善衛中郎。

附錄
所補詩

三
卷一

助道品序

山水之樂。能濯俗腸。飛仙之語。能損塵機。厭苦之情。能動離想。盛衰之感。能陳幻理。鬼神之狀。能興冥懼。有一於此。皆可存之。觸目沃心。漸除熱惱。不論唐文。梵策。正史。神冊。有見。即入都。無紀律。惟紫華之旨。進取之篇。朝家事。故不入。雲霞俗情。是非。有。點。松。石。自。有。流。布。始。從。刊。落。自。萬。曆。丁。未。為。始。日。有。增。加。動。造。靜。止。無。息。不。陳。道。人。之。樂。孰。有。加焉。

袁小脩集

卷一

三

損塵濯俗。歸之理。聳之懼。入道何難。不必腐頭。幾句。未。程。也。

○○○苦海序

人心如火。世緣如薪。可愛可樂之境。當前如火遇
燥薪更益之油矣。若去其脂油。灑以清涼之水。火
亦漸息。吾嘗見人。闕除苦則進取之念愈熾。睹廣
柳則謀生之意少。乃知心隨境變。可用吾軒旋
之法。是以修行之人。常處近多林中。借其無常之
水。以消馳逐奔騰之火。此亦調心第一訣也。裴松
好唱挽歌。蓋亦有意。彼慧人也。姑借之以耗壯心。
而世目之為辯。則過矣。予往馳求多端。妄念不息。

袁小脩集

卷一

四

取古今詩篇。閔生傷逝之語。都為一集。命曰苦海。
當如炎如燄之時。而一歌之念。歲日之無幾感。繁
華之不永。霹靂火化為清冷雲矣。每有斯病。用斯
方。輒愈更須廣其傳。以救衆生之熱惱。實檀度中
事也。故存之。已酉秋日。鬼史袁中道書于舟中。
欲輕。

○○○程申之文序

申之既得猗中。山水幽備。謂予曰。予將買之而隱。
予笑曰。子非隱者也。子之文。清而貴。綺麗而無枯。
槁之氣。實金華殿中語也。豈山中之人哉。子有可
以棲隱之地。而時不當隱。心不肯隱。其才又不容
隱。然則此一片地。終當付之山樵野老。鶴怨而後
啼。有日也。子故曰。子非隱者也。夫豈惟猗中不能
留申之以隱。而其山水之清美。且足以發靈慧之
性。而助其深湛之思。今申之此篇。皆猗中之所得。

袁小脩集

卷一

五

豈不可隱耶。數年之後。予以瓢笠入黃山。取道
猗中。次於是處。覓申之也。豈可得哉。謹書之以券
靈氣。礎礎縈繞。山歌雨而生。氛林滯烟而拖緯。

才人必有治情有所爲而束之則近正否則近邪

丈夫心力強盛時既無所短長于世不得已逃之
游冶以消磊塊不平之氣言之文人皆然近日楊
用修云一措大何所畏特是壯心不堪牢落故耗
磨之耳亦情語也近有一文人酷愛聲妓賞適予

規之其人大笑曰吾輩不得志于時既不同縉紳
先生享安富尊榮之樂止此一縷閒適之趣復寒
其路而欲與之同守官箴豈不苦哉其語卑卑益

袁小脩集

卷一

六

可憐矣飲酒者有出于醉之外者也微妓者有出
于慾之外者也謝安石李太白輩豈卽同酒食店
中沉湎惡客與鬻田宅迷花樓之浪子等哉雲月
是同溪山各異不可不辨也雖然此亦是少年時
言之耳四十以後便當尋清寂之樂鳴泉灌木可
以當飲何必粉黛子夢已醒恐殷生之夢尚栩栩
也殷生負美才其落舉甚子宜其情無所束而太
暢于簪裾之間所著詩文甚多此特其旁寄者耳
昔周昉畫山水人物皆佳而世獨

美人此集

之行抑亦周昉美人類也殷生行年如予必當去
三闌而杖孤藤模寫山容水態從予于碧水青山
之間日可俟矣予泮服望之矣酸腐居士袁中道
書

英雄有託而逃非英雄不識然左琴右書名教
不有樂地乎雖然恐又爲酸腐之續也

小脩集

卷一

七

○○○翁承燾文序

予已酉遊秣陵結冶城大社皆海內名士承燾與焉是時予氣尚銳筆尚銳視一第直唾取耳乃明年復落春官自此後頗遭患難遂棄而入山有看雲聽水爲工課間一爲時義忽忽如夢中語遂隊入棘直遊戲耳反見收於當事此殊不可解承燾氣之銳筆之銳百倍予予頻年得賢書則先覓承燾名竟不可得心尤感之邇者予南歸偶晤于朝歌以酒酒予出近日行卷見示骨愈健才愈深穿袁小脩集 卷一 八

原缺第九葉

○○○龍湖道墨小序

昔蘇子瞻爲人性無伎害樂道人善宜無軋於世矣而當時惡之者直若甘心焉而無罪其後萍飄嶺海僅得生還訊所以致禍之故而多不可解豈亦命數適與之會歟龍湖先生今之子瞻也才與趣不及子瞻而識力膽力不啻過之其性無伎害處大約與子瞻等而得禍亦依稀相似或云二公舌端筆端真有以犯世之大忌者然歟否歟然予瞻生平所著作自宿州符下之後半入蛟宮其臨池揮灑之餘爲人藏于複壁者猶不能保直至宣和之世上章道士指爲奎宿然後始弛蘇文之禁當龍湖被逮後稍稍禁錮其書不數年盛傳于世若揭日月而行則本朝之寬大與士大夫之淳厚其過宋朝遠矣諸刺之餘其隨意游戲楮墨間往往秘藏於小友之篋若夏道甫所貯種種尚未經人耳目者真可寶也道甫客西陵與龍湖來往最久此老以嘔爲佛事少不受其詞斥者而待道甫溫然惟恐傷之則道甫爲人可知蓋龍性雖不可

袁小脩集

卷一

十

忘情處
有之

馴而見人一長卽拙揚不容自已如予之號疏尚
憐而以國士遇之況道甫乎昔子瞻集行之巢元
修王子立子敏潘邠老輩皆得托以有聞于後世
如道甫能自致不朽者無論若予之名姓且將附
此老諸刻以傳則予不可謂不幸也因喜而爲之
引

文字亘古不磨便消得以一生慨寒債之然廢
其身不能廢其文奈何請以質媚嫉者

袁小脩集

卷一

十一

。陳無異寄生篇序

六一居士云風霜冰雪刻露清秀以山色言之四
時之變化亦多矣而惟經風霜冰雪之餘則別有
一種勝韻澹澹漠漠超于豔冶淩厲之外春之益
益百花獻巧爭妍者不可勝數而梅花獨于風霜
冰雪之中以標格韻致爲首而人徒知萬物
華于溫煥之餘而不知長養于寒沍之時者爲尤
奇也由此觀之士生而履豐厚冬居飽食毫不沾
風霜冰雪之氣卽有所成去凡品不遠惟大計窮

袁小脩集

卷一

十二

慮迫困衡之極有志者往往淬勵磨鍊琢爲美器
何者心機震撼之後靈機逼極而通而知慧生焉
卽經世出世之學問皆由此出而況舉業文字乎
吾友無異少遭困厄客寓四方益自振下惟發憤
窮極苦心發爲文章清勝之氣迥出埃壘若撫卷
見山古梅看雪一遇慧眼而兼收之固其宜也然
予每會無異于長孺座上嘿嘿而親之私自念此
非經風霜冰雪之餘有以消磨其習氣而然歟古
人有言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

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若畏饑而憚步，則天下事其
各爲之怯爲之不亦多乎？無異常天下之難者也。
必無難天下事矣。予以此參無異焉。
人得天分者少，資學力者多，困阨學問之資也。
此序不直可鼓無異之氣。

○南北遊詩序

有一時卽有一時名士，以爲眼目。若鳳麟之苗爲
世祥瑞，無其人則國家之氣運亦覺闇然而無色。
夫名士者固皆有過人之才能，以文章不朽者也。
然使其骨不勁而趣不深，則雖才不足，取昔子瞻
兄弟出爲名士領袖，其中若秦黃陳晁輩皆有才
有骨有趣者，而秦之趣尤深。吾觀子瞻所與書牘
娓娓千百言，直披肝膽，莊語謔言無所不備，其敬
而愛之若是想其人必風流蘊藉如春溫如玉潤。

袁小修集

不獨高才奇氣爲子瞻所推服已也。予友陶孝若
淡泊自守，甘貧不厭，真有過人之骨。文章清綺無
塵，全氣真有過人之才，而尤有一種清勝之趣。若
水光山色可見而不可卽者，以故中郎于諸君子
中尤敬而愛之。其詩風味亦近似中郎，蓋染香潤
露，有不言而喻者。予嘗比之于秦大虛，中郎亦以
爲然。孝若年尚壯，精于字，子紫獨不肯數入場屋。
曰：蓬首垢面，項帶竹簍，子如弄蛇兒，容顏過身非
丈夫所爲，以故至門牆復不入者，屢屢追最。

後為廣文自謂嘗羅一醫非欲充賜能具入口饒
粥即飄然矣甚矣孝若之能自貴也予今年若不
得意已買得一舟自併入舟中泛泛瀟湘龍茹問
孝若少涉宦途其急來登子舟以逃名焉
託跡廣文其先便已不能不作美蛇兒矣即此
數語已露孝若之骨見孝若之趣

袁小脩集

卷一

五

○○送邑大夫方公歸田序

雖有異才清操命不值則不亨此非人力也南唐
馮贇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豈惟事科
舉即宦途可知也公以文章宿儒棄去令予邑百
廢皆興然前此江不溢至是水大漲破城郭前時
歲不甚歉二三年輒大饑公行村落中自賑之小
民輒公發富民廩為盜不可治俸門吏胥公力搜
剔然奸猾山積公為民曰以贏瘦貧次骨天變人
情若此且公釋科舉而宦遊以為可以稍行其志

袁小脩集

卷一

六

矣而卒不伸非命也歟民貧度支無從出過客不
滿意則譙訶隨至以為公似強項者孰知公之淳
謹甚也夫送迎之不周水患之至城郭圯倉廩虛
猾民反噬盜賊多有此其治狀之可見者也若夫
撫凋瘵如赤子進之衽席惟恐傷之此心之不可
見者也實其不可見者而摘其可見者宜矣何憾
公獨不憶初下車時語予事也公舉于乙卯夢人
曰首春官則仕以此屢試至丙戌三十餘年矣不
得已乃宦得公安時為予兄首制科年也公甫得

公安大驚曰吾夢所謂首制科乃宦者其驗歟。其時予兄皆未生也。定命如此。夫復何逃。豈進有命。退無命乎。公歸矣。予事科舉無效。惟有志讀十年書。魏武有言。老而能學。惟予與袁伯業耳。公才高學博。歸而澆花種竹。與古人爲伍。亦安往而不樂哉。夫州縣之徒。勞則自古嘆之矣。

寒泉碍石。淒咽難流。病葉吟風。明暗欲下。

東小集

卷一

七

○○○壽孟溪叔五十序

有居數區。倚山傍湖。竹木環焉。喬松千株。有田數千畝。不減下時。歲收不知水旱。魚蝦如土。薪不待伐。養馬四十餘蹄。丁徭。郭微信之。有別館貯伎兒。不離絲竹。居然仲長統所云。而豪華不啻焉。村里蕭寂。多溪刻甕。屈之于誰。與享此者。眼前獨見孟溪叔也。叔喜自適。善治生。歲以其餘費家。道不盈。亦不落然。豪爽好客。食啖兼數人。精力強健。予嘗笑曰。如叔者。素問難經俱閒。物真可付。祖龍鵲倉。

東小集

卷一

六

諸公當于何處生活。今年五十矣。非惟意興如三十許人。即面貌居然。是也。昔伏波薄少遊之言。至見飛鳶跼跼水中。始憶之。幸而功成。卽以爲過。遊矣。然年老貪功不寔。觀其橋一足而視戰鬪。亦殊可憐。吾又未知所謂勝少遊者。果安在也。予家世農夫。產業膏腴。先王父享田間之樂。春初卽了公事。終歲縣役不至門。惟相與飲酒。笑而已。後稍知讀書。予伯兄仲兄相次列賢書。然兩兄有書來。皆云仕宦若甚機關。其內禮法束其外。不似。

有必後漢
何以難

聖亦難

不約
而合

昔日坐大槐下樂也。若子爲博士弟子，每入試頭，鬚爲白。人生幾何，而能堪之？視叔莫天上人，叔且百歲。此別有異福，原不可以養生之常理論。第不知如侄輩者，何時得撥却經生事，奉杖履於湖山間也。叔聞言大笑，乃謂予曰：「阿叔日來愈知調馬，遂呼兒取馬來，至則超騰而上一鞭，競指湖上若飛煙頃之不見。又頃之復還，下馬振衣，顧予及諸客曰：『何如？』遂相率入中堂痛飲達旦。」

世間有此快樂，豈似伏波老而方悔遇之便當。

東小脩集

卷一

九

把臂入林矣。雖然，終恐不似其豪，不能不借經生爲資生，必至如其五十，或付之無可奈何耳。

○○貫簪谷記

貫簪谷，週遭可三十畝，皆美竹。門以內，芟去竹一方，縱可十丈，橫半之。前以木香、編籬、植錦川石數丈者，一芭蕉覆之。有木樨二株，皆合抱，開時香聞十餘里。瞻荷、黃白梅各二株，有亭，顏曰「禪華林」。旁有室，曰「梅花廊」，總以竹籬絡之。而籬外之前後左右，皆竹也。于籬之西，稚華林之後，有竹徑百武，又芟去竹一方，縱可三十丈，橫二之，有一亭，三楹，顏曰「淨綠」。後有堂三楹，名曰「釋龍」，其後爲燕居小室。

東小脩集

卷一

十

總以牆絡之，而牆外之左右前後，皆竹也。于牆之西，淨綠亭之後，又芟去竹一方，縱可十丈，衡半之。種黃柑四株，皆合抱，歲得柑實數石，甘美異他柑。有亭曰「橘樂」，亦以籬絡之，而籬之前後左右，皆竹也。竹爲清士所愛，然未有植之幾數萬箇如予竹之多者。予耳常聆其聲，目常覽其色，鼻常嗅其香，口常食其芽，身常親與，令翠意常令其滿，遠則天下之愛早此竹，亦未有如予若飲食衣服，纖毫不相離者。予既以腴田數百畝，易之王氏，稍與中郎。

相視點綴數年間遂成佳圃而中郎總名之曰簪谷云

綠川千畝可容饒太守。中郎隱兩才人一片綠陰更奕奕有清氣。描寫位置令人神往。

袁小脩集

卷一

圭

景境

○○○清蔭臺記

長安里居左有園多老松門內亘以清溪修竹叢生。水涯過橋槐一株上參天孫枝皆可為他山喬木。其餘桃李棗栗之屬鬱然茂盛內有讀書室三楹昔兩兄與予同修業此處兩兄相繼成進士舉家皆入城市而予獨居此夏日無事乃于溪之上槐之下築一臺為青槐所覆日影不能至因名之曰清陰而招客以樂之雖無奇峯大壑而遠岡近阜鬱鬱然鬱濃松而布綠竹舉凡風之自遠來者皆宛轉穿於萬松之中其烈燄盡而後至此而又和合於池上菱荷之氣故雖細而清冷芬馥至日暮着兩重衣乃可坐俯觀魚戲仰聽鳥音予意益欣欣焉大呼客曰是亦不可以隱乎

亭亭清韻菱荷獨嫺于風中

袁小脩集

卷一

圭

○○ 爽籟亭記

泉石亦非
隱心可領

玉泉初如濺珠注為脩泉至此忽有大石橫峙去地丈餘郵泉而下忽落地作大聲聞數里予來山中常愛聽之泉畔有石可敷蒲至則跌坐終日其初至也氣浮意囂耳與泉不深入風柯谷鳥猶得而亂之及暇而息焉收吾視返吾聽萬緣俱却塔焉喪偶而後泉之變態百出初如哀松碎玉已如鵲絃鐵撥已如疾雷震霆搖蕩川嶽故予神愈靜則泉愈喧也泉之喧者入吾耳而注吾心蕭然冷

袁小脩集

卷一

三

然浣濯肺腑疏淪塵垢灑灑乎忘身世而一死生故泉愈喧則吾神愈靜也夫泉之得予也予為導其渠之壅滯除其旁之草萊汰其底之泥沙濯足者有禁牛馬之蹂踐者有禁予之功德于泉者止此耳自予之得泉也舊有熱惱之疾根于生前夢于生後師友不能箴藥文不能洗而與冷冷之泉遇則無涯柴棘若春日之泮薄冰而秋風之隕敗籜泉之功德于我者豈其微哉泉與予又安可須臾離也故予居此數日無日不聽泉初曠落照往

予又有所
欲于人

焉惟長夏亭午不勝燥也則暫去之矣斜風細雨往焉惟滂沱淋漓慨益之松不能蔽也則暫去之矣暫去之而予心皇皇然若有失也乃謀之山僧結茆為亭于泉上四窗軒窓可坐可卧亭成而嘆曰是驕陽之所不能驅而猛雨之所不能逐也與明月而偕來逐夢寐而不捨吾今乃得有此泉乎且古今之樂自八音止耳今而後始知八音外別有泉音一部世之王公大人不能聽亦不暇聽而專以供高人逸士陶寫性靈之用雖帝王之威業

袁小脩集

卷一

三

韶武猶不能與此冷冷世外之聲較也而況其他乎予何幸而得有之豈非天所以養予者歟于是置几移褰窮日夜不捨而宇之曰爽籟云松風澗水原不可一日去耳何妨作三日臥哉得于泉者深故津津乎有會

○○○楮亭記

金栗園後有蓮池二十餘畝。臨水有園。楮樹叢生焉。予欲實一亭納涼。或勸予。此不材木也。宜伐之。而種松栢。予曰。松栢成陰。最遲。予安能待。或曰。種桃李。予曰。桃李成陰。亦須四五年。道人之跡如遊雲。安可枳之一處。予期日前。可作庇陰者耳。楮雖不材。不同商丘之木。嗅之。能醒三日。不已者。蓋亦界于材與不材之間者也。以爲材。則不中梁棟。析植之用。以爲不材。則皮可爲紙。子可爲藥。可以染

袁小脩集

卷一

重

繪。可以類面。其用亦甚夥。昔子瞻作宥老楮詩。蓋亦有取于此。今年夏酷暑。前堂如炙。至此地。則水風泠泠。襲人而楮葉皆如掌大。其陰甚濃。遮樾一臺。植竹爲亭。蓋以箬。卽曦色不至。并可避雨。日西。驕陽隱蔽。層林啼鳥。沸葉中。沉鬱有若深山。數日以來。此樹遂如飲食衣服。不可暫廢。深有當于子心。自念設有他樹。猶當改而植此。而況已森森如是。豈惟宥之哉。且將九錫之矣。遂取之以名吾亭。松蔽秦皇而斤。楮蔭小脩而顯。因人重哉。且能

節取天下何嘗有棄物

袁小脩集

卷一

三

遊石首繡林山記

琴亦前序

大江自三峽來。所遇無非石者。勢常約結不舒。至西陵以下。北岸多沙泥。當之輒靡。水始得遂其剽悍之性。如此者。凡數百里。始與之爭。而至此。忽與石遇。水洄湧直下。注於石。石嘖嘖力抵其鋒。而水與石始若相持。而戰以水戰石。則汗汗田田。泥泥淅淅。勞之為林。無之為寂。銳之為劍。戟轉之為虎。兕石若不能無少諒者。而以石戰水。壁立雄峙。怒聲健勢。隨其洗磨。簸蕩之來。而浪返濤迴。

袁小脩集

卷一

七

觸而徐邁。如負如北。千萬年來。極其力之所至。止能損其一毛一甲。而終不能啣骨理。而動巖罅。于是石常勝。而水常不勝。此所以能為一邑砥柱。而萬世賴焉者也。予與長石諸公。蹠其顛。望江光皓。森黃山如展旂。意甚樂之。已而見山下石磊磊立。遂走磯上。各據一石而坐。靜聽水石相搏。大如旱雷。小如哀工。而細聽之。或形如鐘鼎。色如雲霞。文如篆籀。石得水以助發其妍。而益之媚。不惟不相害。而且相與為用。予嘆曰。士之值坎壈不平而激。

為文章。以垂後世者。何以異此哉。山以玄德娶孫夫人于此。石被綈錦。故名。其下即劉郎浦。是日同遊者。王中秘季清。曾太史長石。文學王伯雨。高守中。張翁伯。王天根也。

始如脫峽泉。既如千頃濶。隨觸生情。子瞻萬斛泉源。豈得獨擅。

袁小脩集

卷一

七

○○○遊西山記

出西直門過高粱橋楊柳夾道帶以清溪流木澄澈洞見沙石蘊藻繁蔓蟹走帶牽小魚尾游翕忽跳達亘流背林禪剎相接綠葉鬱蔭下覆朱戶寂靜無人鳥鳴花落過響水閣聽水聲汨汨至龍潭堤樹益茂木益潤是為西湖也每至盛夏之月芙蓉十里如錦香風芬發上女睇臨流泛觴最為勝處矣想青蓮橋橋側數武有寺依山傍巖古柏森列路千級山腰有閣以十亭繫焉立積

東小脩集 卷一

无

嵐沉霧前開一鏡堤柳溪流襟以畦田叢翠之中隱見村落降臨水行至功德寺寬博有野致前繞清流有危橋可坐寺僧多習農事日已西見道人執畚耜者帶笠者野歌而歸有老僧持杖散步塋間水田浩白群蛙偕鳴噫此田家之樂也予不見此者三年矣夜遂宿焉

絕是一幅江南好畫圖恐所見未必如所記也

○○○記二

功德寺循河而行至玉泉山麓臨水有亭山根中時出清泉激噴巉石中悄然如語至裂帛泉水仰射沸水結雪滙於池中見石子鱗鱗朱碧磊珂如金沙布地七寶粧施蕩漾不停閃爍晃耀注于河河水深碧泓渟澄澈迅疾潛鱗了然荇髮可數兩岸垂柳帶拂清波石梁如雪雁齒相次間以獨木為橋跨之濯足沁涼人骨折而南為華嚴寺有洞可容千人有石床可坐又有大士洞石理詰曲突

袁小脩集 卷一

三

兀奮怒被雲駁霧鼓華嚴洞更覺華嚴險怪後有竇深不可測其上為望湖亭見西湖明如半月又如積雪未消柳堤一帶不知里數嫋嫋濯濯封大蔽日而溪壑間民方田作大田浩浩小田晶晶鳥聲百轉禱華在樹宛若江南三月時矣循溪行至山將窮處有恭高柳數門流水清激跨水有亭修飭而無俗氣山餘出巉石肌理深碧不數步見水源即御河發源處也水從此隱矣

雲林後身何摸寫淡且遠也

小脩記多以致勝。每一批輒意遠而神徂。

小脩集

三

○記三

自王泉山初日霧露之餘。穿鄉市。花弄田。晴。畦。間。見峯巒迴曲。縈抱萬樹。濃黛點綴山腰。飛閣危樓。騰紅酣綠者香山也。此山門徑幽遐。青松夾道。里許。流泉淙淙下注。朱欄千級。依巖為刹。高傑整麗。憩左側來青軒。盡得峯勢。右如舒臂。左乃曲抱。林木綉錯。伽藍基布。下見麥畦稻畦。潦壑。柳路。村庄。疏數點黛。設色。夫雄踞上勢。撮其勝會。華榷金鋪。切雲耀日。肖竹林於王。若失穢都之瓦礫。茲刹

袁小脩集

卷一

三

庶幾有博大恢弘之風。至於良辰佳節。都人士女。連佩接軫。遺釵墮簪。綺羅從風。香汗飄雨。繁華鉅麗。亦一名勝。獨作者騁象馬之雄圖。無丘壑之妙思。角其人工。不合自然。未免令山澤之癯。息心望岫。然要以數十年之後。碧餌於蛛絲。措砌於苔蘚。游人漸少。樹木漸老。則恐茲山之勝。倍當刮目於今日也。

有勝境
人之勝亦
有八在天
其出之其

山中不可無點綴。不可過點綴。不點綴則荒涼。過點綴則俗。此應是過于點綴者。

○○○記四

從香山俯石磴行。柳路不里許。碧雲在焉。刹後有泉。從山根石罅中噴吐。冰雪幽韻涵澹。有老樹中空。火出導泉于寺。周于廊下。激石渠。下見文礫金沙。引入殿前為池。界以石梁。下深丈許。了若徑寸。朱魚萬尾。匝池。紅酣。燦人目。晴日射清流。寫影潭底。清慧可憐。或投餅于左。赴于左。右亦如之。咀呷有聲。然其跳達回濔游戲水上者。皆數寸魚。其長尺許者。潛泳潭下。見食不赴。安閒寧寂。毋乃靜躁開。其老少耶。水脉隱見。至門左奮然作鏤馬水車之聲。迸入于溪。其刹宇宏麗。不書書泉志。勝也。或曰。此泉若聽其噴溢。石根中不從龍口出。其巖際砌石。不令光滑。令披露山骨。石渠不令若槽。曰。則刹之勝。恐東南未必過焉。然哉。

雅有清韻

袁小脩集

卷一

三

○○○記五

香山跨山踞巖。以山勝者也。碧雲以泉勝者也。折而北。為臥佛峯。轉凹不聞泉聲。然門有老栢百許。森立寒威逼人。至殿前有老樹二株。大可百圍。鍊幹鏐枝。碧葉虬結。紆義迴月。屯風宿霧。霜皮突兀。千搜萬縳。怒根出土。磊塊詰曲。叩之丁丁作石聲。殿扉周連數百丈。數百年以來。不見日月。石墀整潔。不容唾。寺較古。游者不至。長日靜寂。若盛夏晏坐其上。悠然想衣裘矣。詢其名。或云婆羅樹。其葉若荻。予乃折一枝。袖之。俟入城。以問黃平倩。必識也。臥佛蓋以樹勝者也。夫山當以老樹古怪為勝。得其一者。皆可。居不在整麗三刹之中。野人寧可居臥佛焉。

描寫大樹。馮將軍不勝借蔭之想。

袁小脩集

卷一

三

○○○記六

背香山之嶺。是謂萬安山。利菴綺錯其中。有寺不甚弘敞。而具山林之致者。翠巖也。門有青天雨。則飛流自山顛來。巖吼石擊。濤奔雷震。直走原。巖洞駭心目。刹後石路百級。有禪院。四周皆茂樹。左右松栢千株。虬曲幽鬱。無風而濤。好鳥和鳴於疎林中。隱隱見都城。九衢宮觀。櫛比萬歲山。及白塔寺。了了可指。其郊垌之林烟水色。山徑。邇及近之。峰巒。蒼秀樓閣。流丹則固。皆几席間物。出門即爲。

袁小脩集

卷一

五

登曉入門。卽爲枕簟。雖夜色達來。猶可不廢覽。闕有泉甚清。可煮茗。遂宿焉。風起松栢怒號。震撼衝擊。枕上聞其聲。如在客于舟中。駕風帆。破白頭浪也。予遂與王子定計。夏居此。以避長安塵矣。亦當以樹勝。此則以聲。

○○○記十

居士曰。予遊山自西山始也。或曰。居士於二十時。卽泛長江。歷吳會。窮覽越嶺之勝。北走塞上。登恒山。石脂峯。望單於。而還。而乃云。遊山自西山始。何也。居士曰。予向者雅好。山澤遊矣。而性愛豪奮。世機未息。治習未除。是故。山色然。又未能忘粉黛也。耳解聽。碧流然。入未能忘絲竹也。必如安石之載。携聲妓。盤餐百金。康樂之伐木。開山。子瞻之鳴金。會食。乃懷于心。而勢復不能。則雖有山石。

袁小脩集

卷一

五

洞壑之奇。往往以寂寞難堪。委之去矣。此與不遊正等。今予幸而厭棄世。癯少年。豪習掃除。將盡矣。伊蒲可以送日。晏坐可以忘年。以法音爲資糧。以禪悅爲姬侍。然後澹然自適之趣。與無情有致之山水。兩相得。而不厭。故望烟巒之宵窈。突兀聽水聲之幽間。涵澹欣欣然。沁心入脾。覺世間無物。可以勝之。舉都人士所爲。聞而不及。游游而不及。享者皆漸得于吾杖履之下。于于焉徐徐焉。朝探暮歸。若將終身焉。然後乃知。予向者果未嘗遊山遊。

山自西山始矣。

豪遊清賞。兩不相妨。不爾山靈恐笑其寂。

袁小脩集

卷一

三

卷之二

〇〇一瓢道士傳

一瓢道人不知其名姓。嘗持一瓢浪遊鄂岳間。人遂呼爲一瓢道人。道人化於澧州。澧之人漸有得其踪跡者。語予云。道人少讀書。不得志。棄去。走海上。從軍時。倭寇方盛。道人拳勇非常。從小校得功。至裨將。後失律。畏誅。匿於草盜。出沒吳楚間。久乃厭之。以貨市歌舞妓十餘人。賣酒淮揚間。所得市門資。悉以自奉。諸妓更代待之。無日不擁盤。治食。

袁小脩集

卷二

一

酒肉。聽絲竹。飲食供侍。擬於王者。又十餘年。心復厭之。亡去。乞食湖湘間。後遭澧人初不識。既久出。語顛狂多奇中。發藥有効。又爲人畫牛。信口作詩。有異語。人漸敬之。饋好衣服飲食。皆受而棄之。人以此多延款道人。道人棲古廟中。一日于爐灰裏取金挺付祝云。爲我召僧來禮懺懺。畢買一棺自坐其中。不覆。令十餘人移至城市上。手作拱揖狀。大呼曰。年。來。甚。擾。諸。公。貧。道。別。矣。雖。小。巷。間。無。不。周。遍。一。市。大。驚。復。還。至。廟。中。乃。仰。臥。命。衆。人。曰。可。

覆我衆人不政覆視之已去矣迷覆而埋之舉之甚輕不類有人者予聞而大異焉人又問曰審有道者不宜淫且盜淫且盜者又不宜脫然生死予大有疑以問予予曰子與汝皆人也烏能知之夫濟顛之酒也三卓之肉也銷骨之淫也寒山拾德之語也皆非天眼莫能知也古之諸佛固有隱于猪狗中者況人類乎予與予何足以及知之哉此與陳靈寶可並傳者所謂後世入道者

袁小修集

卷二

二

○○萬望傳

昔馬遷傳伯夷深悲夫爲惡者得福爲善者得禍以爲天道不可知而不得已乃歸之後世名夫貧賤困苦在于生前而何遙遙焉身身後餘響以自快不亦迂而不切歟嗟乎覺王之昔未盡傳于中國雖生死之理鬼神魂魄之說見于易傳諸書而俗儒無遠識不能通曉真謂人之沒也終同于草木瓦礫善惡報應僅在一世之中而當時之慧人見一世之中或有酬有不酬感憤怨怒于天無可奈何欲取效于名果若所言則古今受禍之慘如顏杲卿一門被殺岳武穆父子遭刑天將遂已耶其爲惡之極生享富貴而老牖下如李林甫與秦檜者天又將遂已耶若一世遂已則善人受酷報惡人享重福誠有如馬遷所疑者其不止于一世而前因後果在于後惡者雖享石火之萍榮而遭萬劫之荼毒善者雖蒙轉盼之戮辱而貽河沙之吉祥是一世之中禍非禍福非福使馬遷聞此不將消其磊塊不平之氣灑然樂躍然喜耶千里中

袁小修集

卷二

三

如此才疏
終不偶能
不獲此

似又非不
知世間何

行可好矣

九真行

父為吟

有葛先生者名瑩字時微少正文詞一試有同不
酬即歸隱里中教授于書無不讀歷代史自首至
尾皆能成誦投書時五經中有闕三四葉者一寫
無遺中所首釋不誤一字旁及陰陽堪輿農圃醫
術命祿無不曉了十筮尤精通數學作詩有佳語
為人淳厚生平無一妄語亦不知世間何者可好
子族叔輩會飲有譚及變童事者大駭曰世間乃
有此怪事耶頽面而走家無治生家赤貧朝不保
夕一婦蓬髮垢面而見欲啗頗多子皆蠢愚赤腳歷
寒小脩集 卷二 四

明正直者
為之

水旱病疾禱之有應予以為社職雖卑然亦維
明正直者為之舍數十家所享亦不薄且夫同時
之豪福者及為公卿將相者受福過罪業山積相
率入波吒呼號之獄而時微已為一官廟祀人間
吾以是知為惡之果獲禍而為善之果獲福也
終是不得已之談如道子之繪西方而寫地獄
聊以揚抑人耳千秋名不如一盃酒自是快論

度小脩集

卷二

五

〇〇 創立黃栢菴田碑

禪人無念。麻城人名。深有十餘歲。過叅諸方。口無
味。身無衣。足無履者。幾三十餘年。凡宗門大老。若
遍融雲外。大安大方。輩靡不咨扣。後卓錫於麻城
之龍潭。久之。復厭喧。寄棲商城之黃栢山。山勢博
大。崇聳。迥無人跡。念公見而愛之。涉其顛。復睹平
衍。乃曰。是可田。訊之山下民。則曰。此商城張大學
地也。歲不治。已同石田。念公曰。田雖荒。可墾。僧衆
居此。叅禪念佛之暇。令其開荒種田。可足一年糧。

袁小脩集

卷二

六

且可藉此爲終老計。于時龍湖偕來。本色衲子。安
分度日。不爲虛浮。無忌憚之行者。居此山。剪荆棘。
治菴。焚虎豹。與居。瘞穴。與伍。數年。佛殿僧舍。庵可
居。住衲子躬耕。身鋤。自種。自食。無求于世。居然有
古叢林之風。予聞而喜之。嗟乎。十方檀施。極非細
事。耕種而食。雖較勞苦。而食之無媿。且古大善知
識。皆親自鋤田。栽菜。腰鎌荷耨。不以爲苦。後來學
者。纔有一知半解。便思坐曲菴床。受人天供。養次
者。肝肝飽食。塔帽長衣。燒香煮茶。作山人。泊客之

袁小脩集

卷二

七

能耕種之事。愈所棄而不爲。末法衰替。景象于此
可見。今黃栢如是。是何異。古百丈黃蘗乎。又聞其
上廩鹿多。踐田苗。僧架屋夜守。佛聲浩浩。山谷
應。四季有野菜。黃精。可食。予又聞而喜之。昔五祖
演云。今年一寺庄田。顆粒不收。不爲慮。惟一千五
百衲子。一夏舉一古德。機緣。竟無一人發明。深爲
可憂。今黃栢山中。諸衲子。其有能發明此事者。有
耶。無耶。或有所事耶。皆未可知。然近日狂禪熾盛。
口譚現成。一切無礙者。頂背相接。與其語達空以
發。無因果。真不如老實修行。念佛持戒之爲妥當。
也。願念公嚴立藩籬。與此清淨道侶。老于此山。其
有施施然爲無忌憚之狀。言無忌憚之言。行無忌
憚之行。口角圓滑。我慢貢高者。不許停此山。一時
一刻。庶幾兒孫相傳。法堂之草。永不復生矣。夫
有力可食。于世無求。靜定而慧。固亦禪家一要
也。

清溪天
馬

○○○重脩寂光寺碑

寂光寺者。舊為蜀中精藍。周遭可一舍許。山巒清
刻。獻妍挺秀。泉帶引溜。潛澄澈。映照雲林。傾瀉
畦畛。煙耕露耨。常聞沸六之聲。磔石流金。不借飛
雨之潤。若夫古木亭亭。翠竹娟娟。朝曦夜月。飄粉
香檀。樂之音。常與梵唱相和。輞川花源。未之能比。
自寶地彫零。金湯失護。象馬罷施。豺虎橫據。四柱
九城。銀題玉礎。青豆赤華。綺林紺閣。一切鞠為塵
莽。蕩然不存。又况牛筋狗骨之木。雞頭鴨脚之菜。

東小脩集

卷二

八

皆已飄為冷風。而化為飛燼矣。見之傷心。聞者驚
骨。爰有衲子真樵。住精進林。被忍辱鎧。不惜身命。
復此道場。托妙嚴于世主。庇佛法以王法。于時乃
有宰官大士。不忘遺囑。或秉節鉞以護持。或居禁
林而悟道。若子瞻無盡之屬。帝臯嚴武之流。皆力
為主持。頓還舊觀。橋木為剎。引水成池。珠林寶坊
森然完具。如月重圓。如鏡重輝。三川縑素。噴未嘗
有九域魔子聞之。廻心。嗟夫。如來製戒。偷律最嚴。
至于沙門所有。雖一縷一鉢。犯之則墮泥犁。何者。

佛手之
指自指

謂其人屬淨侶。事關辦道。故也。今之竊占伽藍者。

使淨眾無依。行人失所。相教迷跡。佛道平沉。故丘
山罪積。永絕升極。然而究其所以。不盡由白衣造
也。今淨宇復矣。怨結解矣。金容聖像。儼然具矣。佛
殿僧舍。漸有章矣。四事備矣。簞竹清泉。洗我心目。
皆為助道品矣。住此大眾。如僧行辦道。莊嚴佛土。
其有立志。參求發明心地。使五祖演不死。昭覺勤
復生。最其上。也。或脩香光之業。或積貝葉之文。又
其次也。縱令智慧無聞。定力不具。而朝梵暮唄。不

東小脩集

卷二

九

絕課誦三衣。伊蒲不失僧相。而天龍自護。四眾自
欽。雖有強魔。豈敢輕覷。如或前人立法不嚴。後來
寫鳥成馬。居此寶地。肝肝醉飽。長養兒孫。院名則
為袈裟兒。嚬則傳瑜伽。資財則曰衣鉢。見客則曰
施主。逢人則曰弱門。收豕于鐘鼓樓邊。繫馬于金
剛碑上。鎖鑰不嚴。付與措大。讀書鐘鼓。擊寄之
遊食沙門。諸如此類。俱于清淨地上。為獅子蟲。其
罪與向之竊占伽藍者。不差毫髮。內魔既多。外魔
得便。其復為荒田野草。未可知也。可不怖哉。可不

僧有
無者

謹哉。夫當其廢也。所憂者僧無寺。僧無寺。罪不在僧。及其興也。所憂者寺無僧。寺無僧。害復歸寺。吾觀真樞氣骨不凡。宛有大人之相。既已興役此地。當廣延名宿。共作佛事。縱不能使此中後來繼但傳佛心燈。續佛慧命。亦當遠則伏牛之規。近摹雲棲之法。著之畫一。永爲遵守。則庶幾不失再造法壇意也。若避跡他往。付之庸流。則前此拚捨三尺功德。盡付唐捐。努力努力。無負宿志。予最無似。竊附諸公護持之後。謹以此言施之山門。比于七珍。

袁小脩集

卷二

十

若夫廢興之由。諸公悉之。予不復言矣。

自是僧誠。可爲寂光金湯。

○○袁母鍾太孺人墓誌銘

先生父左溪公。第爲松峯公。兩王父慷慨然諾。周人之急。其德相若。其少壯艱子。而晚得令子。亦相若也。嫡或後字。或不字。而側室生丈夫子各一人。又相若。生子父者爲余氏姑。生子叔者爲姑舅。又相若也。先王父嬉于丘。而余姑事之。得其歡心。先叔王父嬉于田。而姑事之。亦得其歡心。其婉順相若。先王父之嫡。久厭其家政。而以余姑代。先叔王父之嫡。久亦厭其家政。而以姑代。其才相若。嫡晚生子。而乳嫡之子。如其子。嫡無子。而乳他姬之子。如其子。其不嫡相若。先王父卽世。而予父不知有家。得下帷讀書。補博士弟子員。先叔王父卽世。而予叔不知有家。得下帷讀書。補博士弟子員。其母儀相若。及其老而強健。屢見諸孫成立。余始及見子輩成立。并予輩子。姑及見宗伯第輩成立。并宗伯第輩子。其福祿又相若。年皆至八十餘。安詳而逝。神明不亂。若有道者。其考終又相若也。嗟乎袁氏之興。皆有賢母焉。世道日降。而疆悍嫉妬。則

袁小脩集

卷二

十一

相若耳。鳳靡驚叱。服。永張集可嘆也。按狀。并而事
松峯公。後生子叔一人。名錦。諸生孫二人。名宗伯。
諸生宗夔。儒士孫女一人。適曹近臣。曾孫五人。詹
生達生。樂生。永生。衛生。曾孫女二人。皆幼。姑生于
嘉靖某年月日。卒于萬曆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
九。今附葬于松峯公之側。而姪孫中道為之銘。銘
曰。蘭生香。石生堅。姑之賢。本于大德。無虧。壽亦全。
懿行在。彤管編。鬱葱蔥。嘆此阡。各與銘。億萬年。

機局與書青蓮庵冊同。與本亭黃次公誌銘同。

袁小脩集

卷二

十三

皆變體也。不變不新。

○○願生覓贊為題

夫夫也。身雖火宅。志在冷雲。蓋將息機于青泉白
石之間。而未能即遂。故其意如有所往。而其目專
有所凝。殆不止為擔風握雨之文士。而將來且作
服霧餐霞之道民。此予密察之阿堵之間。自謂遺
膚而得其神者也。

飄飄神遠

○○大士贊

大士如月。人心如水。潭水澄清。月現潭裏。不可思

袁小脩集

卷二

十三

議屏文象藥。感應道交。生智慧子。

指出靈明。令人挹取。

○○潘生覓贊為題

耀其貌。映其神。昔也走馬擊劍。今也五車紛綸。漱
曹劉之潤。問班馬之津。遊俠處士。慧業文人。隱吾
薊。貌其似也。吾今乃識其真。

士之豪而文者

○○吳正子像贊

左有喬松。右有修竹。後倚懸巖。前臨飛瀑。冥子于

中冷然不俗。文人之藻。道人之骨。得飽。便。貝。葉。人生已足。又何必飛而食肉。子計甚微。并爲
子祝。

應是禪隱。

小脩集

古

元曲
無曲
無曲

○○○書青蓮庵冊

嗟乎子又何忍見此冊也。追思飄杓之語。予每言
及吾兄。未嘗不粲然一笑。而今已矣。柳浪湖中六
載。匡牀東南西北。形影相逐。皆如夢中事矣。予又
何忍見此冊也。冊中所言叮嚀若此。而顯公猶有
飄然遠去之意。夫顯公果有飄然遠去之意。是以
逝者待逝者。也不可也。卽顯公留矣。止于碧酣。而
不以遺命所捐之地。寘一精藍。是亦以逝者待逝
者。也不可也。卽顯公遺精藍矣。而吾輩不爲作絲
毫小脩集 卷二 五
不爲護持。是亦以逝者待逝者。也不可也。夫顯公
以逝者待逝者。不過于故交之誼相損耳。若吾輩
以逝者待逝者。是爲不弟。不孝。不仁。如是雖欲不
留顯公。不共成其精藍。與護持之也。又烏忍耶。且
此地之來也。予與祈年姪受直者也。不得而有也。
卽彭年姪亦爲先人已捐之土。而已奉其遺命者
也。不得而有也。則已非袁氏物也。乃顯公及十方
物也。雖然。袁氏雖不得而有之。而其祠於如來之
旁者。乃袁氏之爲父兄也。伯叔也。袁氏雖不得而

有之。又安得而不護持之也。耶。必也顯公主此處。
袁氏世世護持此處。始為不以逝者待逝者耳。若
夫深信因果之士。以此為白社。因而助成之。護持
之也。又何幸如之。
層疊中亦復周匝。

袁小修集

卷二

六

疑

○○○書月公冊

昔晤龍湖老人于通州。予問當如何作工夫。龍湖
曰。參話頭。予曰。某子甲牛牛生參話頭。而了無消息
者何也。龍湖曰。不解起疑也。夫疑為學道者之寶。
疑大則悟亦大。予近來尚有餘疑。可惜不遇大作
家。痛與針剗一番耳。予心佩其言。見世之學者。終
日恬然。其稍敏捷者。隨口領畧。自謂已得。始知老
人所謂不解起疑者。真有見也。古人云。薄福之人
不生予疑。又云。不疑言句。是謂大病。今看古人因

袁小修集

卷二

七

緣其穿鑿者。無論矣。稍有所見。淺者作逗塞情識。
會深者作採竿影草。會作仙人手中扇。會遠之遠
矣。疑者參之寶也。理者參之譬也。所悟在理。必不
得力。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耳。月湖心地甚淨。戒行
甚穩。講經論極精細。而其中尤有不能自安者。蓋
亦有大疑也。若盡擲去。算沙諸事。而不受有師。輕
為點破。則將來人天一隻眼矣。何幸親見之。
疑不可過。亦不可無。疑盡悟生。吾儒亦爾。

○○○書雪華冊後

陳姬字雪華少墮紅綠色藝皆絕都中時態新粧
多出其手合度中節士女皆效之所撫育多為名
姝清令淹雅別有一種風氣姬善語言隨機酬對
極有韻然外采而內莊不可狎也後字夫夫亡遂
誓守志不改予聞而嘆曰甚矣姬之賢也綠窓青
閨之彥守一不貳者外迫於世之毀譽而不敢易
其操今居濃賦之中人直以桃李蹊中人目之耳
其守志而人不于譽也其失志而人不于毀也毀

東小脩集

卷二

六

譽之所不及而獨能伸其志于靡他其誰知之而
誰信之于故以為真人然則姬者豈獨為粉黛中
男子哉其可與言道矣樊通德有言慧則通通則
流此正下沉之情識耳彼擁髻而嘆盛衰之不常
嗟然念疲精驚神者之變為荒田野草此何消息
耶通德于此宜有豁焉而惜其不及此也夫世之
貞女子拔毀譽而不敢退墮者不過強有力以扞
之故枝葉雖除而根株自在若姬于此中厭離已
極一點情榮已化為點雪消冰矣大慧所云從內

打出者依稀若有會焉予故曰姬可與言道昔摩
登伽貪愛阿難如來指示以不淨而使之厭離故
與耶輸佉羅同證妙果吾觀姬之守志不從名根
生而從一念之厭離生直慧人也道種也故喜而
為之述

昔人云學道者須于富貴場中鬧一鬧亦正欲
就中尋厭離也陳姬真情種亦是真道種

東小脩集

卷二

九

〇〇〇 禪門本草補

慧日禪師作禪門本草云。禪味甘。性涼。安心。祛邪氣。開壅滯。通血脈。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如縛。發解其功。若神。令人長壽。故佛祖以此藥療一切衆生病。號大藥王。若世明燈。破諸執暗。所慮迷亂。幽蔽不信。病在膏肓。妄染神鬼。流浪生死。皆不可救。焉傷哉。余因效顰作。諸味云。

諸味甘。微辛。性溫。陰中陽也。開心。胃。明目。除積。久腎。降。益。智。不。假。修。煉。炮。製。但。有。精。粗。大。小。真。贗。之。

袁小脩集

卷二

三

異。須。細。揀。擇。類。破。故。紙。者。有。毒。不。堪。入。藥。此。味。遠。出。流。沙。外。漢。時。始。入。中。國。中。國。種。之。枝。葉。亦。繁。不。似。出。西。域。者。良。宜。量。元。氣。盛。衰。服。之。元。氣。盛。者。服。之。即。消。衰。者。多。滯。上。舌。乾。口。燥。咽。喉。少。津。液。常。時。痞。悶。令。人。動。氣。發。真。甚。者。發。狂。尤。令。人。脚。軟。不。能。動。履。中。此。毒。者。用。金。剛。子。棘。栗。甚。或。吐。或。下。盡。吐。下。出。宿。物。胸。膈。清。虛。得。汗。而。愈。一。方。用。大。棒。擊。患。人。頭。取。汗。亦。愈。無。汗。者。不。治。

戒。味。辛。微。苦。回。甘。陳。久。者。辛。味。亦。盡。性。涼。陽。中。陰。

〇〇〇

也。須煅煉。炮製極淨。真汗獨處。便常用。潔淨。其樹或五葉。或八葉。或十葉。或一百二十葉。大小粗細。久近不同。四月八日。及臘月八日。採之。良。不可自取。須留採者指示。乃得此味。號爲藥中之王。能治百病。不論元氣盛衰。皆宜服之。元氣盛者。恃強不服。能至狂疾。衰者。初服覺苦辣。頻頻服之。久自得味。其藥易破。宜謹收藏。護惜小破。壞猶可用。若大壞者。不堪用也。亦有小毒。偏服者。損目。

定味甘。微辛。性清涼。陰中陰也。安神。定魄。除煩熱。

袁小脩集

卷二

三

生津液。產于深山者。良。亦有微毒。量元氣盛衰。服之。元氣盛也。不拘時服。俱有效。衰者。多服。亦能損目。令人心戰。怔忡。或四肢軟怯。喜睡。服惡見人。惡聞人聲。或白日見鬼。魅亦有勉強服之。不爲害者。然此味內有暗毒。須鍛鍊毒盡。乃可入藥。有大小。久近之異。有九種。似天棘者。不佳。草澤醫人採之。不入官藥。其有一種。土人呼爲羅漢果。入藥取効。差小。若不揀擇。誤服。如天棘類者。乍得清涼。直至八鵝四千劫。毒亦發作。發則令人下墜。不可服也。

用煖若湯爲君服之最驗

淨土味甘平性清涼中和去穢惡令人美顏色長生似蓮花有五色者青者爲最不用煖煉炮製四方俱有生西方者良無毒不論元氣盛衰人俱宜服之元氣盛者久服之白日飛身衰者服之亦能輕身不死係古來入醫王合戒金丹留此靈藥屬普度世間但其味冲澹服者多無恒又此藥屬信信則少服亦効不信者不効若大限垂至白藥不救名醫袖手但將此味至心服之從一服至七服

袁小脩集

卷二

五

亦微

無不効者最忌世間腥穢等物若夾襪服之取効直可補禪木草泡炙論所不及彰好著惑弱門義皇

寄六任

存亡徂遷倏忽易歲惟夜夜入夢有若乎生耳海內第一知己既去復何心世緣玉泉清溪山水幽絕將有終焉之志歸期都未可定想已入社矣酌寬嚴之中以處家酌豐儉之中以理財寡慾養身修名遺識是所望也

自是七十世途人未四句皆老于世途語

袁小脩集

卷二

五

○○寄四五弟

山^{以承目}已有一亭。次第作屋。辰起閱藏經數卷。倦即坐亭上看西山。一帶堆藍。設色天然。一幅米家墨戲。午後閒走乳窟。聽泉精神日以爽健。百病不生。住數日。雲供養受用不盡也。

白雲不取持贈。春事更覺宜人。

東小脩集

卷二

五

○○寄八舅

自別老舅入山。無日不快。仰看堆藍之山色。俯聽跳珠之水聲。神骨俱清。百病消除。寺內有舊菴基。正據山水之勝。已傾囊籌得。旦晚市木。修造有次第矣。此去十五六里。卽爲青溪峯。巒洞壑。殆非人境。到此飯伊蒲。絕嗜慾。覺得容易。造日。自信于山水。有緣。聯榻不寐。遂有此一番佳境界。非愚劣不能造此。思路非老舅不能賞鑒也。已矣已矣。胸次舒泰耳。日清淨。當非福耶。二三月內。此中山色泉聲。更當十倍。老舅如有山行之興。當掃乳窟以待。清心冷致。濯濯言表。

東小脩集

卷二

五

○○○與丘長孺

前梅長公來得手教。知今春必入都。但恐西卿同
又當有一段聚首之趣。未能頓行耳。弟春試事不
知若何。若非貴客。即遊客矣。越此色力強健。偏探
名山勝水。亦是快事。前書說謙光最妙。然弟自覺
往日涉世。全是些客氣。近日氣稍平。故人謂之謙
耳。蓋資質冲和我。遠不如長孺及西卿。即已亦甚
受累。今將許多出頭勝人意思。漸漸銷融。便覺
旗息鼓有許多太平氣象。此長孺十年前學問。我

康小脩集

卷二

美

今方到之。我之不及長孺遠矣。天下多事。有鋒穎
者。先受其禍。吾輩惟嘿。惟謙。可以有容。繁華氣微
山林趣重。終當伴中郎于村濠。聞耳前往拜李長
者。墳泣然欲涕。龍不潛。鱗鳳不戢羽。何言哉。兄家
事不知近日若何。畜聲妓一事。甚能縛人。本為行
樂設。然却有許多苦。即防閑一念。費心已甚。真不
如開後閣。縱之可何如。

歷

殊多悟。後語實歷語。唯實歷自悟。亦悟方有實

○○○寄梅長公

天下事不可知。先兄捐棄之後。家嚴繼之。四五年
後。弟便是一白髮老翁。與栖隱有分。與進取似無
緣矣。然以絕意世路之故。微得些淡泊閒靜消息。
彼造物者能窮我矣。然不能使我不讀書。使我不
看山水。使我不學道。也得其一。已足消遣。況兼有
之乎。居山了不知都門消息。不知近況若何。古梅
來附一字。草率不既。

既至窮中。偏可作活。令人解脫。

康小脩集

卷二

美

○○○與梅衡湘

久不獲通候明公。然近嘗于西卿處知動定。數年來俗態紛紛。乃明公靜而觀之。真所謂長安雖開我國晏然者也。此乃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手段非真實學問。何以有此。自禿翁去後。絕無可與言者。近日京師有志者。都向事相上理會。所謂入微取證一脈。殆將絕矣。念公周旋否。雖無老成人。尚有與刑中郎虎賁。

靜鎮殊難。○語中嘗謂謝卓老固知是一字中。

袁小修集

卷二

手札

可人嫉之者何意。

○○○寄陶不退

弟自家嚴捐棄之後。已修一菴玉泉山中。將終老焉。以故不得常居家中。故往來詢問。關如人情世態。堪為痛哭。仁兄會計偕舍親輩。自當知其詳也。學道二十餘年。種種不見得力。熟處愈熟。生處愈生。明年當往東南求友。不獨明眼悟道人可為我輩宗師。卽有志學道。十分以生死為念者。便是我輩之舟航也。

可堅人猛省進脩之念。

袁小修集

卷二

手札

選陳眉公先生

集

品錄

卷一

鶴怨猿驚寂矣北山泉石
晉沉鳳杳卑哉南國文章
趨捷徑則簿書俗我胃腸
守寒氊則咕嗶消其意氣

眉公敘一

打不出利名窠臼竟浮沉
日月居諸阿誰組織烟霞
唯是山林名世雲間眉公
先生經綸宗匠藻繪名流
補天有手不强售于荆山

揆月多才乃嶮奇于淞水
笑隱居之多事每魏闕而
馳心悲康齋之何因幾權
門而失足肩風月不屑朱
紫染雲烟不染風塵業謝

眉公敘二

臯夔之援弁去朱程之縛
離緣神淨外局心虛市朝
莊語賈生之痛哭非媒于
進之身丘壑放言謝傅之
宴遊豈作枕流之癖松釵

揮而玄屑飛言言墜玉花
管拈而清聲發句句攬金
嘻笑皆文亂頭亦韻搜佳
人于燕趙入目無可割之
妍拾良璧于藍田觸手盡
眉公敘三

難捐之寶得固良玩失豈
常珍泗濱之磬以質清而
獨浮囊裡之錐以穎銛而
首露耳

壬申冬日武林陸雲龍

雨侯題于翠娛閣



眉公敘四

翠娛閣評選陳斜公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南華發覆序

○○○國策臚序

○○○倪雲林集序

○○○漱六齋文集序

○○○五言詩序

○○○王節婦完節編序

陳眉公集

目一

○○○水襄陽志林序

○○○芙蓉庄詩序

○○○玉鴛閣詩集序

○○○唐道微文序

○○○鄒公履稿序

○○○楊去奢制義序

○○○臥游清福編序

○○○閩游草序

○○○新安游草序

○○○贈御醫何承雲序

賦

○○○憎蚊賦

陳眉公集

目二

翠娛閣評選陳眉公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記

○○○貞靜庵記

○○○用拙堂記

○○○觀濠堂記

○○○游桃花記

傳

○○○張聖清傳

陳眉公集 目三

○○○馮甄甫傳

祭文

○○○祭汪侍峯文

○○○再祭張烈婦文

○○○祭三高士文

疏

○○○小崑山重建浮屠疏

○○○婁江報本寺塑西方景疏

贊

原缺

翠娛閣評選諸名家小品

雲間陳繼儒眉公著

錢塘陸雲龍兩侯評

宣城梅羹子和選

○○○南華發覆敘

人之趣者

南華發覆。清涼山孔雀菴。蘊暉老人所撰也。老人繩戒精緊。狀貌清孤。望之類須菩提。衣表瘦骨。可捫而數也。長于詩。無浮屑語。與之談。方內方外之書。旁及南華經。往往能結吾輩舌。蓋少而習之。長而遊于空山。大澤間。所見莫非莊者。積三十年而

卷一

是可以後

陳眉公集

一

得老莊之

發覆敘

後發覆之註出焉。正如槁木。蒸為芝菌。精神肅為舍利。非歲久月深者。可襲取得也。世謂老莊一家。余獨確然判而為二。老子生于周平王末。實有作易者。憂患之意。其言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我有身。及我無身。吾有何患。夫七尺之軀。厭而離之。不得計。莫若以曲自全。以昏自晦。以柔弱自抱。以勇于不敢。自活。若豁谷。若嬰孩。若冬涉川。若畏四隣。自古之善恐怖者。莫老子若也。南華生惛惛然笑之。烏用是頑且鄙哉。于是以逍遙齊物之說出而

相及相成

似亦中內
一缺

論

釋義勝

一偏

救之蓋破我然後能破執破執然後能破生死破
壽夭破禍福破譽誹破理事破聖凡而老氏崎嶇
世途之恐怖悉粉為虛空矣老子為憂畏粘縛者
也莊子為老氏解粘釋縛者也昔者元美王先生
之言曰莊子僻處楚濱孟子不過大梁未嘗一見
相究詰假令彼此送難其鬪必若涿鹿彭城之戰
天地為之蕩而不寧日月為之晦而不明莊子敗
則逃之無何有之鄉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敗
則怒則怒余笑曰孟子之怒必加于老而不加于

陳眉公集

卷一

二

莊學老子之恐怖未免流而為鄉愿學莊子之豪
宕奔放不失為狂此老莊二氏門庭之辨也蘧公
曰老莊是同是別眉道人姑置且從發覆註脚
細尋語脉亦有為南華轉身吐氣處乎余曰他
以已解莊而蘧公以莊解莊蘧公潔淨有道人
此註亦從三十年破我得來耳如郭象為東海王
越主簿素論去之呂惠卿王雱當權薰灼錮在黑
暗鐵圍中不能出彼方求蘧公餓罪不暇何暇對
塵而論南華哉即有諸註覆酒家餒可矣

品端老莊亦能發從來之覆

中行而外不過狂狷若以柔存老氏早已得狷
之偏而樹愿之職矣若莊之夷世玩物亦是下
惠之和而非真狂驚世傲世而非以忤世實吾
學極妙者

陳眉公集

卷一

三

此說亦不
知是

國策賡叙

古今治亂惟在是非利害兩端。經以純言，是非者也。策以純言，利害者也。任經則世治，任策則世亂。而古今之局定矣。昔者結繩之俗，書契未萌，天下熙熙，民如野鹿。卽殷誓周誥，聖人不得已而寢出焉。何以策爲？策之興也，無論諸侯王從之而愚于聽國人從之而愚于兵，卽其所自號，聖卿者流，三寸之舌，沸干波濤，七尺之軀，悶于權衡，卒乃以黃口爲計，至今自弃其身如薰骨而殘，翠者然則策

陳伯公集

卷一

四

策者，卽使策中所載固自有一二可喜要之機，機事淡陰，老人所掩耳而不忍聞也。是策者其將已乎？曰非也。夫策之爲縱橫，一童子能言之。乃劉中壘孔衍高誘曾鞏鮑彪吳師道諸君子參考譬校，亦使此書附庸經術之後，蓋我道大矣。平隴甫田，不廢泰岱，清流大澤，不廢龍蛟，瓦石可以兆卜，談笑可以解紛，顧用之何如耳。用而不善，則神奇化爲臭腐，醍醐化爲毒藥，用之而善，則銷鐵而爲金，採腋而爲裘，集諸瑣碎而爲竹頭木屑之用。

此說亦不
知是

此說亦不
知是

而況是策乎哉？邑侯項公政旣成，于鼓琴鳴笛之暇，芟削此書，傳之文章學士，亦此意也。大抵世之有經而詘者，有故客卿懷袂顛倒國防，始干七雄，迄于四豪，皆以徂詐相參，而天下靡有寧日。此無宅高才奇士，抑鬱而不能吐，則不得不以口舌而操國君之權，乃今家秋戶誦，士有奇上且張彌天之網羅之，則亦何以畏客而詘羣策爲也？侯今推天下治平第一，必且召而爲股肱諫臣，爲天子平是非，蘇眉山所謂我取其術，不取其心者，侯將又

陳伯公集

卷一

五

以是爲諫法矣

文情文勢曲曲生奇，戰國當亦讓其奇矣。

倪雲林集序

許太伯仲雍文身斷髮奔荊蠻荊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其後吳主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已封于延陵倪雲林先生者自稱倪迂又自稱懶瓚又自稱荊蠻民荊蠻者延陵之故鄉而先生之所居也先生癖人也而潔為甚自太伯季札仲雍而後梅福潔于市梁鴻潔于傭而指屈倪先生矣先生高臥清秘洗拭梧竹摩挲鼎彝此見潔者膚也試問學道人能于元兵未動先散家人產乎

陳眉公集

卷一

六

能見張士誠兄弟噤不發一語乎能避俗士如恐晚乎能畫如董巨詩比陶韋王孟而不帶一點縱橫習氣乎余讀先生之集所謂其文約其辭微其知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獨先生足以當之蓋先生見幾類梅福孤寄類梁鴻悉故家產贈之親故有荊蠻延陵之風月清則華水清則澄雲鮮露生焉下此雖金碧丹青澤焉而已何堪與先生並先生殘煤斷繭江東之家以有無為清俗誰張我吳勁即置先生于孔廬間度無愧色或

曰倪先生癖人也似未聞道余笑曰否否聖人之行不同也歸潔其身而已矣

雲林有元章之潔而無其懶不辱則先生之表章

提一緊字作主而筆能曲達

陳眉公集

卷一

七

倪雲林

漱六齋文集敘

吾師自舞象時。卽已名噪海內。海內束錦結珮而
禮于先生之門者。履獵獵滿堂下。不則遙聞聲而
相慕。以爲儼然者舊尊宿也。比典謁出就客神觀
偉如握麈尾而屑雲霧五色矣。結駟所至。自王公
大人而下。無不願私其片言以爲引重。而吾師第
多訕以謝不敏。羞與噉名者共燭耀而爭蠻觸之
高臥名園。洗竹灌花。上以澳澹侍兩尊人而
飭其餘。以與一二同調爲清夜游。墨花酒鎗。淋

陳眉公集

卷一

八

鴻于石痕蕉蘚間。或出而時鼓名山之屐。長歌清
咏。援筆千言。虛往實歸。明月在袖。則茲集可考也。
蓋吾師之羽翼。可以擊九萬而息以六月。高可以
懸國門。遠可以長洛陽之價。而乃欲寶之帳中。副
之石室。以自扇其藏。其束髮受經。爲隙探而秘讀
之。條然其天樂之婉而導也。穆然其寒陰松影之
布席也。決然而奔者其龍門之激也。俄然而變者
其蜃城之化也。翩然其青鸞朱鷺之映帶于朝霞
之末也。燦然其赤霞之界也。縱橫出沒如顛史之

醉草永明之說禪。而公子之聽樂也。蓋吾師有兼
材。故能賈其餘勇。以漁獵于千秋。有慧心。故能使
五官六職。悉受成于三寸之筆端。而惟吾役。有山
川都會。恣其游覽。鴻寶神冊。佐其丹鉛。名公鉅卿
雋流間士。歸其齒牙。故能翕張弘獎。進而摧鹿角
之雄。談退而收雞林之駿。舉觀止矣。至于吾師
之勁節干霄。然腸如沸。其氣百折而不爲弱。端百
鍊而不爲滯。而又往往于毫楮見之。此非獨足以
經世傳世。抑亦所謂鄒魯之于文學。蓋其性然也。

陳眉公集

卷一

九

某之操箕于吾師之門牆。廿年餘矣。蠹遊蠹泥。未
及悉窺積寶之淵。今幸屬校次。乃得少嘗一齋。昔
有學書者。書成而歸。師告之曰。過某山之麓。則啓
函以視。既發。則硯之穴者以百數。於是始太悔。返
而受業。今某于此道類是矣。然則沒身不息。以隄
乎其步趨者。吾師乎。吾師乎。謹執簡而爲之序。
要終原始。筆華璀璨。芟荷出露。

五言詩敘

恐不止此

張平仲使君居游墅。日在水聲雲氣中。閉關以後。疏巾單複。但擁一編。煖一鼎。吸數升惠泉耳。曰。我飲冰焚玉。不愁權政。愁客至煩。妨清臥。昔關尹喜。僅一青牛翁。今四方貴遊輻輳度關。又無五千言授我。僕僕腰領。奈何哉。余曰。孔明不居城都。而好居南陽。彼豈真戀隆中。直以南陽當天下之衝。因以延攬四方豪傑。而且得周咨時事。故語孟公威曰。中原饒士。大丈夫何必故鄉耶。此可以識武

好推勘

陳眉公集

卷一

十

侯矣。今權事誠不足煩使君。然賢士大夫道經于此者。皆欲識張使君賢。使君因得以議論物色三五豪傑。以備國家異日緩急之用。則游墅官舍故平仲之南陽草廬也。使君曰。余則安敢。且性懶不。解訓對。惟除土種蔬。結棚覆松。一望西山朝爽而已。興至間一賦詩。詩亦不甚夥。五言詩僅得三十餘章。僕讀之。骨蒼而韵俊。神清而調真。其虛和安雅之意。具見乎辭。非特劉長卿五言城不能抗衡。老子出關五千言無煩強授書矣。

就推關生論。確于立言。

陳眉公集

卷一

士

五言二

王節婦完節編敘

蓋聞易著從一之爻。詩咏靡他之什。或赴而引鏡。或務耳用刀。或斷髮告誠。或截鼻見旨。誘之吉士。而蘭茝不改其芳。說以大人。而薑桂彌植其性。呼嚶涕泣。豈惟行路傷神。慷慨從容。直使閨房砥節。厥有袁氏。實嗣徽音。蜀袁氏者。司徒俞庭之女。茂才王賓之妻也。韶亂柔嘉。弱笄婉孌。博綜師氏之訓。動符女史之箴。叶吉鳳占。通名雁幣。采蘋采藻。奉君子之清塵。鼓瑟鼓琴。得大家之雅度。千秋信陳眉公集 卷一 十三

昔松栢結為同心。二豎見殃。芙蓉損其並蒂。含啼掩抑。影影低迷。首似蓬飛。心逾荼苦。玉韞璫而不御。錦帶委以下垂。蟲挂明璫。塵栖綦屐。危坐添燈之側。焚餐總帳之旁。無意人間。願從地下。宗親曲為勸解。死生幸緩須臾。或趙氏之孤可存。則若敖之鬼未餒。何期兩嗣。連作下場。龍劍入津。雌雄拆。偶蜩蟬斷。玦子母分飛。恨鴟鵂之太殘。嗟螟蛉之空祝。心灰意絕。淚碧腸枯。見伯侵尋。司命無主。嗚呼痛哉。昔阮瑀沒而魏文悼其嫠婦。任咸逝而潘

岳哭其寡妻。然而穉女始孩。羣兒滿腹。非若隻鵲單鵲。驟分破鏡之中。兼之一卵二雛。復攫覆巢之下。伊誰舉案。若箇牽衣。慘既非常。命亦隨盡。倘使邦君舉旌廬之典。天子頒表墓之書。幼婦攜辭。貞姑賜號。流傳青史。應知骨有餘香。相見黃泉。畢竟面無慙色。敢鑽琰琬。以俟丹青。工麗何減徐庾。蓋四六工詞。非難達意。為難此則青泉白石。委蛇曲通。

○○○米襄陽志林敘

顛爲人所
避而以顛
名其書

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攸實未備。嘗發意排纂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遇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輒手錄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尤麗。類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敘。予惟古今隽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通脫而憚檢括。沓拖拉擺。沾沾藉藉。題氏爲口實。夫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書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擲斤置削。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

陳留公集

卷一

志

如此之顛
易得哉

一以董巨爲師。詩文不多見。顧崖絕魁壘。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蘇黃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徒。皆愛而樂與之遊。相與跌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之顛始不孤。所居有寶晉淨名海岳。自王謝顧陸真蹟。以至摩詰玉璽金題。幾埒秘府。而公之顛始不寒。陪祀太廟。洗去祭服。蒸火至禴職。然潔疾淫性不能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語默。畧以意行。紀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勅寫黃庭。寫御屏奮

毫振袖。酣叫淋漓。天子爲卷簾動色。徹賜酒菓。文其畫。則跪請御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不屈。寄人尺牘。寫至苛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始不墮。狡獪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

張長史得其怪。倪元鎮得其潔。數文學士與高僧書得其筆。滑稽談笑遊戲殿廷。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故曰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沒于淮陽軍。先一月。盡焚其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而逝。吾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

陳留公集

卷一

志

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殊酒之時。楚狂在後。與濂洛之時。楚狂在芾。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不顛不狂。其名不彰。顛正其品之奇處。非肩公襄陽幾于湮沒矣。

芙蓉庄詩敘

吾隱市人跡之市。隱山人跡之山。乃轉爲四方名岳之游。如猗獨跳。不顧後羣。如御獨行。不求伴侶。樂矣。然丹危翠險。梯腐藤焦。每欲飛渡而空躡之。無乃非老人事乎。計莫若退隱田園。因作田園詩。張嘯翁許爲同志。和以見跡。并出芙蓉庄詩若干。卷屬余讀之。余笑曰。今詩人集滿天下。其投贈寄懷。率輦上君子。凡通顯有位望者。輒字之。幾于無等。至問其交情。始末或彼此不相識。卽識彼亦不復能省記。而必欲臚次其姓名。以爲行卷。羔雁之費。大都一仕籍而已。嘯翁憐而唾之。凡與交游唱和者。汰不書。所作皆分梅種竹。移菊莖蘭。時茶采藥。及料理農桑漁樵之事。事真故爛熳。而流便。與率故簡至。而酣暢。心細故精綜。而條理。品潔故幽微。而疎快。調高故孤直。而清迥。讀其詩。想見其胸次。且笑且啼。且傲且佚。且醉且醒。且仙且隱。日混村童庄客之中。而神游于時局苑枯向背之外。古者罷侯種瓜。逃相灌蔬。胤公條桑。雲卿織屨。其意

念亦若此耳。四君子密藏遊嘯。并文彩不少見。身

古者深以爲恨。而嘯翁尤幸有此集。流落人間。使

人名利之心頓忘。烟火之酸盡息。雖逃世而救世

之功寓矣。嘯翁數招余。頗切義。不忍作鐵心人。終

當一叩芙蓉庄。飲李公窪樽。臥皎然桃花石枕。醉

呼張志和。汝曾見而家嘯翁田園詩否。

大都一仕籍。評今詩稿確矣。文亦夷猶自快。

陳眉公集

卷一

七

○○玉鸞閣詩集敘

稱李故范少伯西子之舊游也。南湖水落。粧臺之
明月猶懸。西郭烟銷。綉榻之彩雲不散。遂使當年
之紅粉。幻出絕代之青娥。秘枕異書。結禱名士。陽
春廣和。鸞鳳銷錦。于夜于飛。蝴蝶栩栩。肝腸如雪。
能吟柳絮之詞。志節凌霜。直擬木蘭之操。筆床茶
竈。不巾櫛閉戶。潛夫寶軸。牙籤少鬚眉。下帷董子。
烏銜幽夢。遠只在數尺。曉紗蛩通。秋聲悄。無言半。
金燈。火手翻貝葉。十指生香。詩嗽蓮花。一塵不染。

陳眉公集

卷一

六

煅煉成慧心道骨。惟知纖素流黃。洗刷盡綺語艷
歌。真欲惡朱奪紫。若向公車待詔。必然金馬秘書。
郎可憐。洞府修文。竟作玉皇香案吏。秦蕭頓咽。范
叔何堪。痛丹鉛已蝕于烏絲。幸絲字尚繁于蛛網。
是用收遺文于琬琰之上。掃人間粉禁三千。庶幾
續清韵于騷雅之餘。振古調國風十五。縱饒實韻。
妻織錦。焉用文之。卽遣衛夫人吮筆。吸其泣矣。

帶風流。疑多蕭娘眉嫵。

○○唐道徵文敘

唐道徵性孤直。面目嚴冷。自讀書掩戶而外。斤
斤如也。故其文恬靜貞潔。有吉人之風。稱如其人
矣。既舉廷試第一人。海內有欲行道徵文者。于是
唐子問序于陳子。陳子曰。唐子志士也。而猶欲以
文行名。何也。唐子曰。爾不見瓦石之在地乎。小兒
羣戲。或削以爲。或累以爲塔。老人長者過而見
之。則笑其穉。且鄙然。方其爲基與塔也。小兒其忍
遽釋之乎。以小兒之耳目手足。悉縮而聚于瓦石

陳眉公集

卷一

九

之上。則瓦石尊矣。吾非欲尊吾文也。吾將以吾文。
爲基。爲塔。相與兒戲焉。何不可也。至于日暮羣散。
一笑而已。又至于升冠戴弁。不習兒美。儼然如老
人。長者思之。亦不過一笑而已。吾又將以吾文與
天下爲基。爲塔。相與兒戲焉。已公此一笑。何不可
也。陳子聞之曰。有是哉。唐子之言也。其言幻矣。其
言幻。故其文亦幻。吾乃知唐子之視富貴。必以。雲
相命者也。雖然。天下國家非瓦石也。異日由。元
作字相執。虛捧盈。若爲基爲塔。惴惴然惟傾。

之是懼也。則幾矣。不然。吾懼小兒之儂袂而笑。牙
之後也。唐子曰。善請以敘我文。以代紳語。
忽奇忽正。忽大忽小。筆想如神。龍之無端。

陳眉公集

卷一

手

唐道三

○ 鄒公履稿叙

吾松峯九。僕得其三。縛茅種樹。絃歌其中。與一二
野衲逸民。共結人外之游。高座授經。非余好也。然
又不欲爲矯分抗情。門外屨至。輒便引內。間日流
連。如所謂斗酒相娛樂。奇文共欣賞。此語僕誠有
之。往歲鄒公履來訪。以文奏余。余灰心此道久矣。
讀之。不覺橫挑伎倆。蒲團之上。眉舞肉飛。噫。君之
文。乃能奪我手。夫越石却胡。劉根召鬼。此以聲奪
也。趙主。人宮。鄒夫人望而泣下。此以色奪也。漢從
陳眉公集
主
新豐市。不失尺寸。卽雞犬皆認識其家。此以格奪
也。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楊行密以
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此以氣奪也。高孝珩
鳩避書鷹。黃荃鷹。擊畫雉。李伯時寫殺一川花馬。
此以精奪也。又其至者。如魯陽揮日。錢鏐射潮。神
仙奪陰陽之數。忠臣孝子奪君父之心。變化窮極。
不離方寸。而況區區文章之小技乎。公履筆有口。
文有膽。江東之才。無出其右。而又沐浴于家學珠
玉之淵。其文聲香味色。與夫格調神情。種種奇幻。

殆不可以知知識者。卽不佞灰心道人讀之。且無所不奪。則其能奪主司之鑒。與造物之權可知。僕旁觀人當自不妄。無已。請質之君家學憲先生。一奪字。掉弄如宜僚九。

陳眉公集

卷一

五

○○楊去奢制義敘

吾友楊去奢。恬淡寡慾。落落穆穆人也。古今文妙絕一世。北面執經者。傾遠邇。時流投之。友則友。不喜走。少年場相國聘之。師則師。不喜逐。大人游遇飲則飲。不沉湎。遇奕則奕。不惡職。遇詩則詩。不苦吟。同舍生及及門弟子。強半爲顯人。華裾駟馬。呵噉巷陌。訪求楊先生。不相去。亦不報謝。釜爨鹽醢。不聞嘆息聲。及怨尤可憐之色。語云。火知三日玉。貧試一生心。去奢之語。夫去奢試每高等。食餼心。

陳眉公集

卷一

五

厭之。又無資以入國學。意將罷去。行游名山。陳子戲之曰。此欲祭酒。不得臣學官。不得友也。自古業左而數奇者多矣。公孫弘常退歸海上。四十學春秋。鄉人再推爲射策。遂第一。劉向數十上書。每罷報罷。後以穀梁春秋議三十餘事。終爲漢名臣。夫功名寧有定局哉。功名早受。其福功名晚受。其福而已。何與焉。去奢之制義。今之公孫劉向也。其晚合無疑。僕請爲去奢梓之以傳。昔如明珠之光。光還自照。今此珠一出。照乘照千里矣。俟

去奢異日名遂身退然後與陳子逍遙人間春泥
中踏闢虎跡孤峯頂聽凍猿啼余未老猶能摩洗
雙眼待去奢也。

解慰中却多不朽名言。

陳眉公集

卷一

舌

○ ○ 臥游清福編敘

命使君宰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蘇絃歌之暇手
纂臥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余聞之名山洞府造
物不付之冠劍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
有致而實否否夫王公大人之游或侍宸輿或領
使節屯軍駐驛問俗塞帷小有未濟則兵丁曹伍
腰鎌負鋤而前導之能使目與足兩無憾而後止
若蓬翟逸民不過三尺筇與一軸履耳歷覽幾何
而辱之曰游則不得不退尋紙上之陳跡而指數

見時止恐
目不暇接

陳眉公集

卷一

五

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於空青鈍碧之間
以猶自寬云耳則臥游編者冠劍車騎貴人可無
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且山游之難我知之矣巨
壑五丁洗鑿之地半出於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
風雷雨雹隨其後非風具靈根者不能游徕巖虎
窟蛟穴鼉宮與夫族冢叢祠之林狐狸嘯而鵲鶴
啼非有膽智者不能游棧腐梯殘葛枯蘿脆非捷
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不能游寒暑載途變色而
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柱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

同此以臥
遊之

能游諸游具矣。而糾於俗務。頓於老病。左於非時。甚則典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盡。而游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游之難也。非游之難也。難於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川幻住。陵谷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即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何況山川又何况游者。嘗試訪古今游客姓氏。於什碑斷礎中。野草夕陽。冥冥漠漠。而幸有一二記游。尚在。則昔人涵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未

陳眉公集

卷一

美

及臨幸者。皆得與巢公一壺。堂公一壺。其緒而游之。凡上比之王玄仲。與烟爲信。韓昌黎。慟哭經古。而爲勞逸哉。是編也。無問隱君子與冠劍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泉筆如源人委宛。而必達其性。

○○閩游草敘

吾友周公美。神骨道雅。望之如巖窟圖畫中人。未四十。勅斷家務。有子孝且賢。不造世事。經懷公美。日與羣從讀書。食酒爲名山游。客歲游閩。歸訪余。柳上僧舍。出記與詩。奏予鬚髮之間。尚聚雲氣。第篇中未暇荔枝。登武夷耳。余浮白罰之。公美倔強不肯服。曰。我見入閩者。動以爲題。然非游以買。則游以古。獨余則否。不借郵符。不乞騶騎。不仗地主。酒錢此游之清者也。手無鐮鋤。趾無坎。腰膝無絙。帛。

陳眉公集

卷一

美

買勇先驅。置兩足于空外。置七尺于死法外。此游之任者也。猿不易枝。鳥不變聲。樵牧無故識。伴侶無異同。此游之和者也。游具此三德。而時以詩爲政。游無定時。故詩無定體。余讀之。其色香味。雋於荔枝。而聲調警快。惟幔亭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庶几次響焉。公美得於閩者。儉而閩中江山得公美者。奢矣。公美大笑。劇余至夜分。霜絨燭跋。猶娓娓談閩游不真。余曰。公美曰。寧惟游有三德。卽酒德亦稱。是不亂清也。不辭任也。不爭和也。公美

有是德而
必通以游
杖杖矣及
矣矣

此三德飲
者不可
少

曰人知我聞游而不知我更有醉鄉游汝何從得之。盡爲我識數語以告後之問津者。辨難交發而文成新絕韻絕。

山公集

卷一

天

○新安遊草敘

書畫有收藏賞鑒兩家。山水亦然。黃山開徑于晉門老衲。張勝于景升老髯。卽新安人。鮮有過而問者。此收藏家也。吾鄉多向白岳禮瓣香。而身輕千里之遙。至車殆馬煩。目眩足繭。而一惟以得登黃山爲快者。此賞鑒家也。遊則自吾師始。出不憚傾裝歸。不望飽橐。其真遊山水者。亦惟自吾師始。當吾師首路時。某方臥病。每嘆曰。吾安得從而後爲師。捧杖負劍。孤筆和墨。凡叫嘯諸譚。高談雋語。皆陳眉公集 卷一 二九

而筆之。以暢山水奇麗之觀。已而躍然曰。有長君元翰在。元翰綺歲博學工詩文。鶴鳴子和。當必奏數百部宮商矣。比歸。讀新安遊草。覺溫泉飛瀑。紅葉白猿。紛來接人。雖球唐之瓢。賀李長之囊。有如此五采雲氣乎。王逸少云。秋冬之際。尤難爲懷。吾師中秋結伴。仲冬言旋。三月之氣候。以日變千里之耳。口以步變七寸。筆端之描寫摹繪。又萬變而不可勝窮。至是新安之山水。收藏家所過而不問者。吾師以真賞得之。猿鳥則應接不暇。烟

此數切

霞則到處逢迎。發簫坑之聲。貴松蘿之色。蓋兩山以遊重。而遊以吾師之品。題辭更重。雖兼日相朝。何足以稱重客于臨邛哉。師笑曰。是遊也。見侍之。而子敘之。却類陶淵明。籃輿二子在前。門生在後。無為負五斧懸五岳圖矣。

青山嶙嶙。帶以白雲。極秀而韻。

陳膚公集

卷一

三

百之短大
天裁

○○○贈御醫何承雲敘

士嘗言不為相則為將。乃醫則二者多兼之。相壽國醫壽人。心相等也。三軍五旅舉而委之。將四肢百骸舉而委之。醫任相等也。相調陰陽。將制中外。醫參虛實。功相等也。相者制治于未亂。將者圖變于預設。醫者知微于轉運。智相等也。夫醫一技耳。今且與將相絜短長而共低昂。得無重哉。余嘗心慕乎承雲。何公之醫也。公克以醫世。其家家有藏。成禁方奇經多秘。弗傳。公受而讀之。裁以已意。

陳膚公集

卷一

三

校以古法。術益精良。而公之名日益顯。于是起為。景瀾御醫。醫聲馳吳楚間。未幾南歸。而鄉之扶疾而賴公以起者。戶滿屨矣。四方請學者。車塞道矣。公不問貧富遠邇。求即輒應。投即輒中。故上自薦紳先生。以及細民之家。每見公必拱手加敬。稱仁人云。庚辰秋。余抱病三月。幾與鬼隣。而復值母艱。內有哀痛迫腸。外有虛熱攻體。時命大謬。謂當已耳。適余恍惚中。若有以公告者。當是時。余未識公也。及公至。按而視之。洞燭如白日。投藥試餌。應手而

其泥厚處
從無增

其自入

其不小

愈故自今循頂至踵得與有生之樂者夫孰非公
所賜耶然則公非直與將相等也有將相不及公
者三將與相位尊驕倨每倚富貴而羞貧賤至疾
苦不相聞而公以藥石惠及于匹夫匹婦其不及
公者一也虛糜爵祿執空文以綱主上無所稱憲
而公視人若視其身治病若治其家得不望報報
不厚責其不及公者二也將相不賢或巧搜善類
以私意而公于賢士大夫保恤調護
其技能有扶植上人之心焉其不及公者三也

陳留公集

卷一

三

是三者公得以施于一鄉而不能施于天下異日
不肖者倘有進則請法其意而廣之公借其術以
醫不肖之身不肖借其術以醫天下人之心庶幾
有以謝公也夫

昔范公曰將相不得寧為醫誠見醫之濟世大
也經此開發可令醫者不自棄其道幾手飲
將相爭權

○○憎蚊賦

山有靜者高臥匡牀解衣褰帶一枕羲皇何物么
麼號曰蚤蚤體肥而脆嘴銳而剛粗成羽翼別有
肺腸居心不淨巧言如簧乍離乍合忽低忽昂無
貴無賤時陰時陽競刀錐之織悉藏牙爪于毫芒
覬左右之狎昵恣膏血之噉嘗樂袒裼展冠裳性
縱橫身毀傷曷不蟻夢而王曷不蝶夢而莊曷不
蜂釀衆香曷不螢投夜光曷不當車犯轍買勇噬
螳曷不餐風吸露羽化蝴蝶爾中則熱爾德則涼

自投匪類
其又何七

陳留公集

卷一

三

閑條似許飄蕩似狂潛伏似怯煽動似強細同蝶
蟻其利其鋒諷負山之匪任倚入幕為智囊逐臭
既慚於清白刺譏又適於雌黃若夫幃帳稀疎簾
櫳穴竇隱隱啾啾轟轟驟驟去若風飄來如雷吼
明噪大庭暗欺屋漏恃謀夫之孔多喋邦家之利
口苟有愛於髮膚遑恤變生乎腋肘使人扼腕欬
歔擗肩抖擻如困重圍之兵如失孤城之守壯士
怒而裂眦美人怨而搔首隱几失聲于子慕曲肱
變色于魯叟驅之復來覺之善走柔若無骨不足

罪狀益其

陳眉公集

卷一

手西

未喪斯文也。其然。豈其然。

文賜老拳。應可折其雄豪。

斷制處。可云法家。詠讀處。可入諧史。

以安尊。舉實繁。有徒恨不飽。孤毒手。于是正身。

危坐。捍禦唯謹。畧經揣摩。忽為齏粉。好聚亡身多。

欲殞命。醢雞大笑。於鉅鑿。蟻蚤遠。吊於項領。偶脫。

蛾火之燈。或逃蛛網之阱。自謂遠舉。而高飛實則。

行險。以微倖。猶且廣布虛聲。乘間思進。掃蕩不能。

渙其羣。吹噓不能變其性。我唯束手而待望。赤日。

之當空。冷眼而觀。付白帝之司。令蚊乃善幻。禍終。

不倖。喻喻訛訛。捷捷翩翩。號召羣小。援借聖賢。曰。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後。忽然在前。此天之。

卷之二

貞靜庵記

古者聖賢。惟有經世法。女事內。男事外。虔修剛柔。以佐兩儀之軌。自竺乾流沙。二氏之教興。于是擲儒冠而冠黃冠。裂儒衣而裹緇衣。沿流導源。甚則閨媛。闋秀。相與結伴。而談無生不死之理。施釵金以布地。剪纏錦以制幡貝。葉蓮花。蓋半屬優夷女道矣。是庵所棲。為諸女真。焚禮禪誦之所。二六貝梵韻。于樹端燈光。熒熒丙夜不息。可謂旃檀之香。

陳眉公集

卷二

一

林玻璃之寶地也。陸宮保先生以三教龍象。為大總持。為大護法。遂以貞靜命庵。夫堅固清淨天地之體也。惟貞故獨立。萬物之先而不彫。惟靜故獨當諸塵之后而不擾。既貞且靜。可以定覺海之濶。登道岸之役。撒無明之網。探罔象之珠。何者。生死二緣。本無定體。而妄者以識風鼓之。慾欲吹之。勝劣頓燃。忻厭交起。故空中粘縛。夢裡山河。遞遞通生。終無了際。此不貞不靜之所致也。諸女真苟能思惟此義。則一彈指間。金粟玉宸。宛然接影。蓋珠。

之宮。兜率之院。安知非是庵也。耶。昔散花天女。欲轉女身。尋覓其身。了不可得。而三山五岳之巖。如金母魏夫人。踏白雲而策青鸞者。孰非昔日閨閣之淑女哉。余故記之于此。以俟他日庵中人道成。獲友金書。與諸上真共載其姓氏云。

貞靜女德也。况女中求解脫者乎。不彫不擾。是正法眼藏。

陳眉公集 卷二

三

○○○用拙堂記

吾友杜玄度所居有用拙堂。屬陳子記之。陳子咨其義曰。吾少而讀天下書。善忘。登朝不十年。解綬歸。善倦。樂聚不去。善病。治家人產。善挫。與人游。未知其斜睫喉嚨。胸臆間事。善憤憤。蓋世莫余拙也。雖然。吾道是也。昔者杜子美之句。若為余設者。陳子曰。吾游于世。而覺論語之為異書也。參之魯回之愚。蓋三致意焉。何者。以其拙故也。拙者以良止以異入。以隨動以遜藏。以謙始以泰終。知此謂之

陳眉公集 卷二

三

至人而儼捷狡獪之徒。顧反竊竊然笑之。庸詎知愚公之徙山。不如臥游之適也。陶長沙運甕。不如抱甕之安也。何晏之談塵。不如括囊之無咎也。石季倫之金谷。不如一瓢之屢空也。謝康樂之挈裾提席。不如盤輿之真率也。夫巧者以為得。而拙者亦未必失也。拙者以為失。而巧者亦未必得也。皆天也。鵠之巢而鳩奪之。蜂之儲而人甘之。然則巧勝乎。拙勝乎。善乎。玄度之用拙也。嗟夫。蝸升而枯。鵲噪而敗。雀掉而驚。風謫而獄。猿捷而射。人巧而

吾乃拙巧
宋如黃庚

陳眉公集

吾乃拙巧
宋如黃庚

陳眉公集

近
錄
中
鄭

禍才買忌富買怨辯買辱宦買讓使人人而玄度若也天下可以無事矣故曰太冲若盈大明若昧大巧若拙吾願與玄度共勉之玄度交知傾海內名士不索之記而索之陳子其真有用拙之意也夫

持身涉世類以巧敗而拙全至日用拙則又非真拙矣應是審武一流足以當之

陳眉公集

卷二

四

〇〇〇 觀豪堂記

昔摩詰圖畫欄川香山命篇池上皆以討天機于逝者非止托心賞于冷然有美吾師實弘斯理偶剪蓬蒿之徑漸成桃李之蹊止水一泓爲山半簣

磯清淺花枝笑于鏡中雉堞參差人影行于樹杪壁月映柳鳬鷺在汀停雲淡而無言芳草萎今不斷四圍秀色翠籠薜荔之牆一道晴霞霜暈芙蓉之浦枯蘭吐蕙稿木蒸芝神仙于此棲居大夫從之賦作醉來刻竹清歌散渭畝之陰倦以據梧

陳眉公集

卷二

五

幽夢仗爵林之石夕陽殿角蕉葉扇而鹿眠點雪鱸頭茶烟橫而雀避紅亭客散碧芝風生門設不關簾鈎半上凭軒踞後倪之朗隱几披龍馬之文身侍義皇地隣濠濮登斯堂也盍往觀乎魚鳥親人鬚眉可鑑謙而善下含哲士之虚心淨以納瑕得碩人之雅量淡成君子信薦王公進退近乎中庸安流類乎無競澄懷觀道何如世上之風波抱膝鼓琴聊爾胸中之丘壑

騁麗中論議風生不特饒綠亦且饒理

○○游桃花記

亦一桃源

前作

南城獨當陽。城下多栽桃花。花得陽氣及水色。太是穠華。居民以細綸軟柳編。離牆花間菜畦。結相錯如綉。余以花朝後一日。呼陳山人父子。煖酒提小榼。同胡安甫宋賓之孟直夫渡河梁。踏至城以東。有桃花蔚然。推戶闖入。見一老翁。具雞黍餉客。余輩銜進前。索酒請移。酒花下。老翁愕視。恭如命。余亦不通姓字。便從花板酒杯。老翁簪一簪。坐花聚中。以藏鈎輪贏爲上下五六人。

東儒公集

卷二

六

從紅雨中作活轆轤。又如孤猿狂鳥。採葉窺果。惟愁枝脆耳。日暮乃散。是日也。老翁以花朝爲生辰。余於酒後作歌贈之。謂老翁明日請坐巵脯爲壽。十四日。余與希周直夫叔意。挈酒榼甫出關路。途得伯靈子猶拉同往。又遇袁長史披鶴氅入城中。長史得我輩看花消息。遂相與反至桃花溪。至則田先生方握鋤理草根。見余輩。便更冠出肅客。落方散踞石上。而安父賓之箕仲父子俱挈酒榼在之。董徐何三君從城上窺見色爲動。復踉蹌下城。

勝別阮天
白通和子

八日之
八人

東儒公集

卷二

七

又以酒及鮮筍蛤蜊佐之。是時不速而會。凡十八人。田先生之子歸駢爲十九。榼十一。酒七八。壺觴酒屈興信。花醉客醒。方苦。既疊相恥。忽城頭以長纆絕酒一尊送城下。客則文卿直卿兄弟是也。余輩大喜。賞爲酌。士時人各爲隊。隊各爲戲。長史伯龍鐘言笑。時酒瀝尚餘。乃從花籬外要路。客不問生熟。如醒。以一杯酒澆入口中。以一枝桃花簪入髮角。人人得歡喜吉祥而去。日暮鳥倦。余亦言旋。

則小人于桃花一公案。可謂功罪半之矣。

賞人去應闕桃花。嘆息聲。

○○○張聖清傳

張聖清諱積源上海龍華人按察使七澤公之仲子也君生秀慧弱不勝衣十齡誦詩騷十二嫻經術神阿熊令君洪園楊侍御試而器之補諸生高等舉體無凡寄情不近望見者如鴈奉秋水鶴唳寥天莫得喻其意也七澤公以秋官出守姑蔑尋憲粵西壬子入賀挈君北行俾游國學以便往來省親母徐淑人忠中滿君稱藥量水揣色聽聲惟恐跬步離左右時醫得虎頭人語躬延顧史三劑

陳眉公集

卷二

八

而瘳禮諸伯叔如父撫季弟孤侄暱如良友巧如導師見縑素負隱匿不急爲嘵讓涕泣引諫密祈改絃七澤公廉于官君鮮餘饒客有以緩急告者以法書名諸售者強半質貸應之否則惘常累日性度淹雅能與物無忤而德矩湛然絕不見縱情誕飾亦不聞以雌黃堅白鳴至于謁長吏游大人華裾細馬追無逐走于少年之場君非特堅塞耳輪且不欲安之眉睫上矣嘗借余手批南北史爲丹鉛塗乙不輕放一字其他摘錄異書不勝紀構

竹安齋又構兩隱軒因詠雨中三友詠間中好其

詩清真娟秀做陶白詞亦不減柳七郎規造一人名自在天凡釣竿詩卷薰籠隱囊以至盥洗管絃之屬畢具客至命酌清酒一觴枯碁一局醉則命侍兒迦陵弄新聲君按牙以紫簫和之渺渺度烟際而去七澤公有小舟曰載石父子常相尾出游而君獨時時入東余訪余揚檢典墳討論桂木申旦徹夜彼我忘疲辛酉適越次皂林遇丹子爭道萬穿君頰旁墮二齒君嘆曰此宿業勿創之投謁

陳眉公集

卷二

九

雲棲塔受殺戒過十八澗買瘦藤磊砢多奇數之正得十八節遂名杖爲十八澗挾此復游草蕩中夾夾山漾而歸時七澤公移家龍華故里君築室三楹嚴事旃檀古先生像一似浮圖法俄匪歲因肺疾嗽喘喘不續吁迦陵宛轉抱掖者百端請代請殉君不起殁于樂無知齊中有遺令曰肯休錄錄云擇僭勿太急立後勿太早經營兩親壽藏勿太遲家產半贍宗人半作善事生平玩好分贈親知而笠杖杯筯則以遺蒼道人爲訣蒼道人捧

次哭失聲兒曹驚怪數年來不彈此泪久矣嗚呼
痛哉君事七澤公有至行又有苦心索耻而不使
見窘容神慘而不使見病態情深而不使見悼亡
詩一痛也。騷賦名場三戰三北雖有注功名而微
抱牛承貂裘之感二痛也。詩文吾見其進未見其
止不嗽名不市交推重于吾曹而遺賞于通都大
邑三痛也。中郎有女伯道無兒四痛也。聞廣寧破
岸橫絞衣穿孤學射于山下氣吞并州健俠兒而
不意命脫蛛絲蛻同蜩甲五痛也。君嘗戲謂我洞
隙眉公集 卷二 十

曉聲律類載顯若遇宋文當給聲伎一部好鼓棰
垂綸類張志和若遇唐玄宗當賜樵青釣童今釣
童無恙而樵青化為彩雲隨風飄去吾豈復有意
人世哉君蓋指白下姬幽妍也幽妍予別有傳傳
成書一通并焚君柩前諾乃載拜三酹酒洒泣而
後行

筆筆寫出一佳公子令平子之才忠定之俠
真之逸而有之

○○○馬甄甫傳

馮甄甫明州人初名若臯已更臯為陶甄甫其字
號遂昌方伯修吾公季子也家世多名臣纓綬相
望而君獨通脫自喜好輕俠迫之就帖括家言笑
口諸葛武侯畧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此古人讀
書法也烏用是小兒號啞為吾聞至人多好醉鄉
游近無復問津者請撫髯雀躍往矣性食酒洪飲
無章程方伯肅括之嚴君醉歸調方伯起居急盥
便同寢上食周恭人臥病却藥餌不嘗君手調以

陳眉公集

卷二

士

進輒領而受之方伯試之家政君任心獨詣而能
行方伯意中事往往為君解頤君後篤疾猶強起
故作健步武以寬兩尊人憂其密行多過人者與
人交有面規而無腹背有坦中直腸而無軟言藉
語有立談即合暴發即解而無終身不釋之憾有
叩必應有應必如其所欲未嘗以手硬坐轉睛不
相屬置人急緩于度外也性好古喜集法書名畫
延勝士焚香品題之遇佳山水為橫琴作雅操
弄味其雋韻似將折節改絃不終以酒人自雄矣

有此雅興
豈非名士

然每當志放意得。鼓三揭。鷄三號。猶嚴局門戶。倉卒不聽客歸。客亦不忍遽言去。觥籌交飛。排調錯出。強沃之家釀。不沉醉不休。竟以酒得病。下痢十日死。享年僅二十有一耳。君狀貌魁岸。廣額高準。豐下。目光燁燁。注射人。羈州時能控惡劣生駒馬。上下山坂。見者無不辟易。而君執轡如組。馳驟若飛。假令君今日尚在。日擊奴酋不逞。君必且散金緡海內。劍客椎牛擊酒。突行而前。博遠東一妹死。以報。

陳甫公集

卷二

三

累朝厚恩。漆奴頭。飲奴血。豈作偃蹇寒書生。枕酒徒膝上。老耶馮元仲才子也。痛父酒亡。而母孺人陳氏。又以節殞。極引古人酒戒。便欲毀尊罍。仆觚斗。殞儀狄于羽山。放杜康于三危。焚醉日于秦坑。因酒星于天獄。盡大地林田。悉化為斥鹵荒蕪。而後始無憾。余曰不然。自來酒豪如李太白。死如狂旭。顛素死。嬰兒不解酒。解乳死。張蒼百餘歲。噉兒乳。亦死。盧仝陸羽。飲茶死。屈太夫。不餉精。不啜醢。亦死。則酒豈必能盡死人。也。唐鄱陽王素節。得罪

被逮。路間哭喪聲。嘆曰。人求病死。何可得。而尚須哭耶。今君不死于病。而卽死于酒。勝唐王孫遠矣。奚其悲。奚其悲。陳子滿浮大白。酌君牛山之墓。呼而問之曰。甦甫復能飲乎。試讀我身後數行傳。何如。君生前一杯酒。讀傳應是李元忠一流。伯倫無功。難與同日道也。

陳甫公集

卷二

三

祭汪侍峯文

語曰言無不酬德無不報此言人不相負也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言天不相負也公客居吾松三十餘年人有以緩急告者無不諾諾無不應應無不滿願而去如叩鐘必鳴呼谷必應不責券不紀姓名歲月久則并其子母錢俱化為子虛矣公不得索之故所貸者貸者唯唯詣門則聞人辭遇諸塗則障扇避甚有當而若不相識明知公之蕭條旅食出不能具丹車歸不能見妻子而無

陳眉公集

函

意還楚弓完趙璧如故也吾嘗聞一二縉紳負公至千金以官貸不能償身死不得償其不貸不死者似宜無辭以謝公而無意還楚弓完趙璧如故也公以此身家懸磬進退觸藩隱憂煎其中窘迫攻其外交游笑其旁而病且歿矣歿之日一棺戢身六親無倚徒寄空輓于郊墟墳野榛莽破寺之傍嗚呼人負公耶公負人耶公負天耶天負公耶公雖不言諸君寧能無愧于胸中公雖不起諸君可以他日相見于地下此余所以感慨唏噓具壺

漿率子弟而哭之匪獨為公哀且哀吾松之交情太薄而取與之太不分明也嗚呼痛哉尚饗讀之當有面頰而汗下者先生借以挽巖風而培厚道者深矣

陳眉公集

卷二

五

○○再祭張烈婦文

起聲

嗚呼。伯夷薇仲子李蘇武雪。豈不矯矯絕粒哉。然

而夷也。猶寄命于薇也。仲也。猶寄命于李也。武也。

神

猶寄命于雪也。且武則胡婦為之左右。仲有辟纒。

又出聲

夷有叔齊。夫婦兄弟一鼓一舞。烈婦毅然獨身而

已有物生。無勸死則烈婦之不食。殉夫又非伯夷

以下諸君子可以同日論也。嗚呼。奇哉。嗚呼。痛哉。

尚饗。

文凡四轉。說得烈婦大有生氣。莫尺。

陳眉公集

卷二

十六

○○祭三高士文

辛丑歲三月十六日。僑李人宋旭。支杖來自天馬

山之東麓。同里人宋茂。觀陳繼儒。袖子逆如慧解。

猶溪毛。沽村膠。并陳所藏廉夫鐵冠。拜奠于三高

先生之墓。口。嗚呼。眾墓壘壘。埋山寨谷。先生之宮。

尚。猶樵牧。來莫一觴。春草空綠。吳代知已。慰而幽

經。

落落數語。恍欲羨多許。

陳眉公集

卷二

十七

○○○小崑山重建浮屠疏

九峯自天目發源。而小崑山為第一峯處。蓋天目之脉始露。由此一起一伏。自干將通及于北固。而首尾盡矣。堪輿家謂九峯固龍也。其龍南窟海而北宅。渚而龍首。故不可無角。蓋一郡之文明。皆係焉。小崑山自唐宋皆有浮屠。至隆慶時始廢。令寺僧寂光欲重建。以復舊勝。山在郡治乾嶺。乾嶺立而大門開。豈獨建赤霞之標。橫白霓之氣哉。余以僧是來甚鉅。頗艱之。而僧謂童子聚沙成塔。談笑

陳眉公集

卷二

文

兒戲皆有勝因。阿育浮屠未立。其下遂聞鐘磬音。今崑山固其時也。于是因其請倡之以作天人觀。援地脉比方隅。善為導師。

○○○婁江報本寺塑西方景疏

余聞雲棲老人淨土之說。曰人生有識神。因有識業。有識業。因有行業。有行業。因有因果。欲臻三淨。先除六塵。欲種八德。先消五惡。欲消五惡。先懺地獄。欲懺地獄。先修西方。此理確然。無可疑者。報本寺僧永齡。夙有戒行。緇俗皈依。今于本寺西南舊址重建大殿。塑西方景。使善者頓生信心。塑于王像。使惡者頓改舊習。即此一念。非目連地獄。不空不願成佛者耶。高皇帝云。佛說因果。所以助帝

陳眉公集

卷一

文

王刑賞之不及。此殿是已。遠近檀那。幸相與助成之。提醒俗情。無非畏慕。拈入聖諭。理道更真。

四先生贊

有年

知希則貴。身隱焉文。雖差樹遁世之藩籬。亦半立藏拙之門戶。既為男子。忍與草木俱灰。露盡英雄。迺以神仙退步。我思古人得四先生焉。各系以贊。

○○○越大夫范少伯蠡贊

勁吳死。殘越生。裝西子。浮海行。耕于齊。為上卿。賈于陶。散千金。出見奇。徙成名。鴟夷子。何童心。

直是英雄伎倆難忘。

陳眉公集

卷二

二十

○○○周處士魯仲連贊

喜高節。嗜奇策。挫秦帝。解齊厄。掉富貴。若雲烟。鴻冥冥。何慕焉。我執鞭。魯仲連。

首二句已得其概。

○○○韓義士張子房良贊

秦之鹿。惟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之馬。得天下。帝借公。公借帝。為韓。來報韓。去前黃石。後赤松。張子房。真英雄。

大為子房堅氣。亦為子房傳心。

○○○唐鄴侯李長源泌贊

辟五穀。相三帝。寢對榻。出聯轡。九仙骨。一品衣。功太高。跡太奇。如龍見。如龍潛。吾師乎。李長源。長源是難及人。

陳眉公集

卷二

二十一

石塘贊

佛不必禮金粟而齋戒有餘仙不必禮玉晨而清
虛有餘遊不必裹五岳之糧而坐嘯者有城南之
脩竹古廬文不必探二酉之秘而手勘者有先世
之斷簡殘書口不必挂是非文不必擇賢愚而一
杯之酒足以入混沌之門戶寃醉鄉之藩籬嗚呼
噫嘻吾不知其為誰疑所謂今之貧孟常古之富
伯夷

外有餘情外無物累異人哉

東坡全集

卷二

三

○○花史題詞

吾家田舍在十字水中數種花外設土剗竹床及
三教書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獨生負花癖每當
二前後日造平頭長鬚移花種之犯風露廢柳
深客笑曰眉道人命帶桃花余笑曰乃花帶駟馬
星耳幽居無事欲輯花史傳示子孫而不意吾友
王仲遵先之其所撰花史二十四卷皆古人韻事
當與唐書種樹書並傳讀此史者老于花中可以
長世拔荆畚礫澆培培植皆有法度可以經世謝
陳眉公集 卷二 三
卿相灌園又可以避世可以玩世也但飛而食肉
者不略諸此味耳
為借境不至著境何事不宜況于花乎澹淡閑
明豈應獨傲千古

○○○花史跋

有野趣而不知水者樵牧是也有果窳而不及嘗者菜傭牙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達人貴人是也古之名賢獨淵明寄興往往在桑麻松菊田野雞落之間東坡好種植能手接花果此得之性生不可得而強也強之雖授以花史將艷然擲而去之若果性近而復好焉請相與偃曝林間諦看花開花落便與千萬年興亡盛衰之轍何異雖謂二十一史盡在左編一史中可也

陳眉公集

卷二

舌

高超奇拔芥子中能作須彌想

○○○汪次公傳跋

今海內好言任俠而新安為甚捐金赴然諾自其風氣然也余謂俠客如雷霆惟善人君子如和風甘雨其次公之謂哉次公冥行紀于上帝後福種于後人夫豈沾沾市德市名者有俠客可以醫癰瘡之媚態有善人君子又可以醫俠客之雄心此玄宰喜為次公作傳非獨為汪氏其救世之意深矣

自是正論

陳眉公集

卷二

二五

○○○答某經畧書

原金
亦矣

某屏跡空山。每讀經畧疏牘。字字批點。行行尋繹。如秀才讀舉業相似。因嘆曰。天地千鑄百鍊。生得如此忠孝奇男子。有識者當仰承祖宗皇上德意。愛惜調護。以竟社稷之功。而摧殘不遺餘力。非特遼人哭。京師人哭。卽不肯老。愚無知爲飲。泣不寐。不食者數矣。古今負屈無如岳少保。于少保同時同志之友。誰肯慷慨論列。剖心瀝血以明之。直待鋒鏖平。議論定。恩典加。在國家曾無分毫之

陳眉公集

卷二

手

益而兩公已先受萬分之苦矣。天乎。豈獨一台臺困網羅哉。不死卽是君恩。人心卽是天意。伏願平氣慎言。靜需緩急。宣召更有進者。以素患難之學問。參了生死之工夫。四大非真。寸陰可惜。福堂之內。恐不當作尋常擲過也。迂叟報知。不喜以兒女語進。別有手書。清明曲一卷。附呈博笑。臨楮曷勝神馳之至。

張文忠公曰。賢才當預爲愛護。乃平日肘輦之事。敗下之石乎。萬候高蕭維楨。罪何下。秦檜曹

石○可與徐文長祭少保公文同讀

陳眉公集

卷二

手

冬三

〇〇答許惺老書

舊淮撫蘇公奏請回空倉。免守凍淮。允雖出一時權宜。將恐爲永例。兩臺喻意。索公呈不索公書。以公書不便入疏也。收充之設。向來移軍以就倉。豈能裝米以就軍。但能管倉以內。豈能管倉以外。今收于倉而運之於淮。是充役而兼北運之半矣。民弱軍強。有何法度。可以彈壓。米多船少。有何錢糧。可以僱募。客船相戒不入。有何巧妙。可以招徠。風波何以搭救。損壞何以抵償。守候何以脫卸。盤纏

陳眉公集

卷二

无

何以借貸。偷竊何以稽查。爭鬭何以排解。冊簿何以重載。重載何以過關。非惟糧長無此千手千眼。卽縣大夫亦不能人人遙制。有此千百億化身也。欲通反成擠軋。欲快反致羈遲。其大不便于漕者如此。惟有查回空。起回空。不得隨處耽延。故作守凍。此淮撫遣官遣牌之事也。公中之公也。撥回空。不撥守凍。儘數先下松江。船到卽兌。此朱雲老就期尅限之事也。雖私亦公也。目今糧長之公。呈上兩臺。士夫之公。書致雲老。則事體直捷而妥當矣。

惟老先生裁之

直欲爲東南造命。條晰辦而確。不得以自表卿相相警。

大都軍與民不可偏有肥瘠。今則有司多在租民聽其抑和聽其私折。頑軍亦利一時。至京以一逃累將領。今一衛之官揭貸監緊者半。皆以督運爲畏途。使軍盡畏避。運歸之誰良有司不可不預爲從薪計也。

陳眉公集

卷二

无

○○○荅錢抑之太史書

自吾兄大甚輒有索書求見者弟堅謝之。山澤老人不當迎輦下之信。非分當爾。卽懶性亦爾。爾也。賴兄眼中有照膽鏡。手中有降魔杵。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一客。不如少一客耳。承諭讀書無暇。此時豈能終日終夜鑽破故紙堆中。嘗記得少過徐文貞云。學而時習之。何義對以不敢。文貞云。如家。有荒事。卽就荒時。查考荒事。如有兵事。卽就兵時。查考兵事。如有大禮大獄。亦然。此真所謂時習也。至今佩服此言。受用不盡。又有因文見學者。如送贈河南撫按何事。是急如送陝西撫按何事。是急。卽此類推。自然研究得切。考據得真。正如夏買葛冬買裘。畢竟比平時買裘買葛不同。若國軸之變幻。家鄉之紛拏。且端坐冷眼觀之。俠客之不如英雄者。俠客動而英雄靜也。英雄之不如聖賢者。英雄險而聖賢穩也。若置身靜穩中。卽鬼神造化奈何不得。況目前餘子哉。

讀書出以經世處以宜世。時刻離書不得。書中

一一爲之拈出

金馬豈悠悠。郎署非伴食。碩鼠作令長。爲鴨慰言責。吁嗟青紫間。何以爲顏色。世之不學。且誤學者多矣。一痛

○○○東馮大叅

得報後。日與友人。遲候歸信。因伏几嘆曰。清風百
世。直道三黜。固也。憐才如春風拂。而便消息。才如
嚴霜。一寒透骨。信哉。玄宰。度為先生。脂車峭帆。行
必接浙。某獨曰。先生。嶽崎。磊落人也。且以一官為
天下宿。以一。階。進。山水。為。離。一。物。繫。糾。茫。鞋。未。知
所。至。度。必。不。遂。返。里。門。个。果。然。矣。
可。令。人。破。涕。作。笑。解。憤。為。悟。

陳眉公集 卷二

三

○○○荅某公

吳興新政。殊快人耳。真所謂清不律人。慎不傷體。
勤不露才。此得之士大夫往來之口甚真。非何也。
忽承遠札。重以厚貺。詎意王公布永交。尚在大壤。
可勝感切。貴治孤處一隅。目前當路之線索。新叅
之舉動。未必朝夕相聞。若以省城郡縣為腹心。以
提足偵探為耳目。其間不至遲速異同。較是兩便。
若要人有交。際不親不疎。巨室有疑。獄不動不。
賴神明照膽鏡中耳。

陳眉公集 卷二

三

猛為津筏。知此老婆心未忘。

○○○與邵季雅

往別時以爲復有竟歲之盟。忽得信爲陳大夫掖之而去。丈夫鬚眉落也時。便以此身同長矢往矣。豈若鹿豕終日相聚。足下萬里之翮。而爲六月之息。長卿四壁足下。四壁都盡。便須尋一變更。雀之化蛤也。劍之化飛龍也。英雄雌伏。而化爲九天九地也。大都醢雞秋蟲。則終止。甕灶間耳。足下之腹。箭五經。乃竟老于剗紙。不問陳大夫一吐氣寧何之乎。

陳眉公集

卷二

三十四

繞朝之鞭。馬當之風。令人不能頃刻留。

○○○東項東鰲

臺下暫送東山。朝常如沸。乃知譚臣論金人。歲當參而用之。中涓方取精于螭蚌。而言路猶角勝于蟹。觸非得臺下真君子者。以正直輔忠厚。以中立雷雷同。滔滔東逝之波。孰挽之哉。

以局外觀局中。洞若觀火。無奈悻悻者。自作焦頭客。

○○○俞鴻次牧書

儒鄉青衫以來。每欲絕塵自上。從方外異人先生。浪遊名山。神魚乘浪。靈鰲戴岳。安往而不得所之也。老親在侍。束脰羈縻。強爲門生受經博精。以供朝夕。於是復買書。精不足取酒。於是復賣文。親沒。營墓。偶得數弓地於余峰。櫛大。栽插松杉。穿坎其側。以附容棺之墟。於是復入山。結數椽茅屋。歌斯哭斯。罔罔殆盡。非有皇甫著述之癖。又非有盧鴻乙草堂司空表聖之王官谷也。田牧往來。浪

陳眉公集

卷二

三十五

相指目。足下排盪先賢。且欲引而置之千古奇人之上。茲言大非所敢任。獨所謂不任俠。不標榜。竊嘗勸之同志。而鮮有應者。夫有教無類。非不擇其類。益無類聚也。危行言遜。非危哉之危。蓋臨深履薄之危也。儒嘗閱徐孺子傳。本豫章南昌人也。徒步走江夏。弔太尉黃瓊。又走太原。會墓郭林宗母。僕僕千里。意欲何爲。當時標榜之風。擡入士大夫膏肓骨髓中。東京之禍。那得不烈。惟袁閎申屠蟠差覺清穩。從此長養。得晉遼東龐襄陽二老出來。

而二老又絕無毫髮語言文字。退漏人間。使後世無聲可尋。無階可梯。潛龍勿用。吾師乎。吾師乎。食芹而甘。願以分獻。第足下代典文苑。獨步江東。麗典新聲。繚絡奔會。濯五湖之清采。奪萬象之寒芒。大業方新。修塗伊始。俟他年揖讓夔龍。退尋綺皓。僕於此同炊黍。未熟。蒸梨正香。不妨拭冷涕。懸寒灰。共話出世法。於菴菴中也。箋引記敘。弟心口俱折。所謂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卿。懷中一瓣香。遙向天益堂禮却。其亦收我於癩榜末後否。謝忱。

陳耆公集

卷二

三

更具別楮。

先生以文章宿老。抒寫生平。泠泠微微。彫章縛彩。政使長篇如帶。而幽冷之致。鼓吹筆端。真是別有鑪錘。別有天地。

次牧上耆公書。置之古人集中。亦是秘思奇紀。余將收之行笈。茲不復錄。

黃石齋曰。次牧與耆公書。矜踔絕倫。繩斧所及。迺使徵仲文長收聲於下里。三閭楚傳掩袖於幽雲。誰復敢張爵目以向由基之毅者。然觀其

呼雲出聲。選峰置足。意致堅屹。不似做人子。歲而下。陳約而上。彼所不甘。要當勝之。聞其賢孫永藍復出。五岳相距。不四千里。乃為君家翠玉。壓其陂陁。不知香山慈水。神明的是何似。又曰。馮仲佃儻善讀書。控送墳典。有布衣雄世之思。及其所為文章。倚撫刊病。峭嶮應陳。浸及孔楊。又焉在不逮古人乎。

陳耆公集

卷二

三

敘袁中郎先生小品



夫人無事不欲行其胸臆
至文字動思摹古曰如是
方合某格如是方同某人
句程字倣日變月移以就

袁敘一

之且踴艱深之習輒作獮
獠學莊嚴之派便爲翁仲
生旦丑淨日受世轉不解
有我良可痛矣不知文章
亦自抒其性靈而已揉直

作曲斲圓成方一種靈氣

乃受屈折剝削止水斷山
有何生韻中郎敘會心集
大有取于趣小脩稱中郎
詩文云率真率真則性靈

袁敘二

現性靈現則趣生卽其不
受一官束縛正不蔽其趣
不抑其性靈處夫士栝棧
其已以比時祇博一官至
不受官制必解脫後快更

何事得轉移哉衝口信手
具寫其中郎中郎遂自成
一中郎矣然趣近于諧諧
則韻欲其遠致欲其逸意
欲其妍語不欲其沓拖故

袁敘三

予更有取于小品

壬申日南至錢塘陸雲龍

雨侯甫題



翠娛閣評選袁中郎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陶孝若枕中壘序

○○○謝于楚歷由草序

○○○陳正甫會心集序

○○○四子稿序

○○○送江陵薛侯入觀序

○○○壽鄒南阜六十序

袁中郎集

目一

○○○壽洪太母七十序

引

○○○張茂才時菴小引

○○○金剛證果引

○○○拙效傳引

○○○瓶花引

廣莊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解	○○○雲影字解	述	○○○程母義行述	記	○○○文漪堂記	○○○十方院記	袁中郎集 目三	○○○藥師殿記								
--------	--------	---	---------	---	----------	---	---------	---------	---------	---------	--	--	--	--	--	--	--	--

翠娛閣評選袁中郎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紀遊	○○○遊華山記	○○○遊開先寺記	○○○遊紅螺嶺記	○○○遊蒲津記	○○○遊雲峯寺記	○○○遊天目山記	袁中郎集 目三	○○○遊靈巖記	○○○遊齊雲記	○○○遊虎丘記	傳	○○○徐文長傳	疏	○○○麓路疏	祭文	○○○祭楊少室
----------------	----	----	---------	----------	----------	---------	----------	----------	---------	---------	---------	---------	---	---------	---	--------	----	---------

誌銘

○○○符大家

題跋

○○○初簡罷官冊

○○○釣臺

○○○題洪寂菴藏經後

○○○書張幼于箴銘後

○○○書檀度和尚草庵引

書

袁中郎集

目四

○○○與張幼于

○○○與吳敦之

○○○與龔惟長

○○○與龔惟學

尺牘

○○○與丘長孺

○○○與黃綺石

○○○與蘭澤

○○○與沈廣乘

○○○與沈何山

○○○與聶化南

○○○與馮秀才

○○○與沈學博

袁中郎集

目五

類問評選袁中郎先生小品卷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著

錢塘陸雲龍兩侯選
宣城柳 葉子和問

陶孝若枕中隱序

人迫而呼者不擇聲非也。與口相觸卒然而聲有加。干擇者也。為風者多出於勞人思婦。夫非勞人思婦為之。學士大夫鬱不至而文勝焉。故吐之者不試。躍之者不躍也。余同門友陶石工為詩。病中信口腕率成律度。夫鬱莫甚于

袁中郎集

卷一

一

病者其忽然而鳴如無中之焦聲。水與火暴相激也。忽而展轉詰曲如灌木之繁風。悲來吟往不知其所受也。要以情真而語直。故勞人思婦有時愈于學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于平時。夫非病之能為文而病之情足以文亦非病之情皆文而病之文不假飾也是故通人貴之

凡鬱中所出每得趣石公形容描寫益亦盡矣

謝于楚歷由草引

古云詩能窮人。又云詩非能窮窮者而後工也。夫使窮而後工。曹氏父子當為僉夫而謝客無芙蓉之什。昭明兄弟要以執紼終也。唯云詩能窮人。大似有之。管城親而牙籌疎。一不合也。氣高語率。令人自遠。二不合也。富者惡其屬縉仇之若敵貴者忌其屬官避之若祟。三不合也。有一于此皆足以窮而况併之故云。一日執管二朝廢。廢妻子之所而宗黨之所怒也。是物者何益人秋毫事而余

袁中郎集

卷一

二

輩酷嗜之。余與于楚交有年初于欽。再于白。下于廣陵。于燕。每見必以詩相質力追作者。今春忽見于柳浪衣上塵寸許。是則夢想不及者也。問別來何所遇。嘿無語。試解其裝。但見其詩益富。語益奇。而他無有余。嘆曰。謝郎窮若此而詩不止。是中有鬼。非命也。善乎坡公之謂王子立也。有致窮之具而與子瞻為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廖也。余才不逮古人而窮不啻過之。世人之見余者皆唾畏其氣相沾染也。于楚訪于深山。是予大

幸然兩人者其氣味適足以相增益甚非趨避之道也于楚不能忍窮幸且焚筆研余亦從此改業焉

文以趣勝大堪捧腹

袁中郎集

卷一

叙陳正甫會心集

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為清奇意玄虛脫跡塵紛以為遠又其下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而無端客目無定睛口喃喃而欲語足跳躍而不

袁中郎集

卷一

四

定人生之至樂真無踰于此時者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蓋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覺最上乘也山林之人無拘無縛得自在度日故雖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無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為酒肉或為聲伎率心而行無所忌憚自以為絕望于世故舉世非笑之不顧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枯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為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余友陳正甫深于趣者

隨處何處生活

趣不在此

毛

云天趣

與為至趣

也。故所述會心集若干人。趣居其多。不然雖介若伯夷。高若嚴光。不錄也。噫。孰謂有品如君。官如君。年之壯如君。而能知趣如此者哉。

自然二字。趣之根荄。不爾癖耳累耳。取赤子。次及愚不肖。石公真是具眼。

袁中郎集

卷一

五

○○○敘四子稿

今世禁文體者日益厲。而時文之軌轍日益瑣上之人刻意求平。下之人刻意求奇。所標若此。所趨若彼。豈文體果不足正哉。夫禁士者一人。取士者又一人。士嚮利則德故從。取不從禁。即不然。今禁士者取士。將一出於平。而平不勝取。不得不求其異者。求其異者。而平者自斥。雖欲自守其禁。不可得也。勢爲之也。余謂文之不正。在于士不知學。聖賢之學。惟心與性。今試問諸業舉者。何謂心。何謂性。如中國人語海外事。茫然莫知。所置對矣。焉知學。既不知學。於是聖賢立言本旨。晦而不章。影猜響覓。有如射覆。深者勝之。以險麗者誇之。以表詭者張之。以貸義本淺也。而艱深其詞。如僉夫小人。之匿其心。以欺人者也。故曰險也。詞本蕪也。而雕繪其字。如紈袴子弟。目不識丁。徒以衣飾相矜。故曰表也。理本荒也。而剽竊二氏之皮膚。如貧無擔石之人。捐富家之困。以誇示鄉里也。故曰貸也。三者皆由于不知學。智窮能索。自不得不出于此。爲

袁中郎集

卷一

六

主司者既不能詳別其真偽。故此輩亦往往有倖中者。後生學子。相與尤而效之。而文體不可復整矣。故士當教之知聖學耳。知學則知文矣。禁何益哉。門人某等留心學問。其爲文根理而發。無浮詞險語。是可喜也。故識其前以告都人士。之爲文者。奇亦何害。但猶是取其險。取其表。取其貨耳。安能得云。

○○送江陵薛侯入觀序

當薛侯之初令也。璫而虎者張甚。郡邑之良泣而就逮。侯少年甫任事。人皆爲侯危。侯笑曰。不然。此蒙莊氏所謂養虎者也。猝饑則噬人。而猝飽必且負囑。吾饑之使不至怒。而飽之使不至驕。政在我矣。已而果就約。至他郡。邑暴橫甚。荆則招之亦不至。而是時適有橋西之變。部使者檄下如雨。計畝而誅。計丁而夫。耕者哭于田。驛者哭于郵。而荆之去川也。邇沮水之餘。被江而下。惴惴若不能一日處。侯諭父老曰。是釜中魚何能爲。戒一切勿器。且曰。奈何以一小逆疲吾赤子。諸徵調皆緩其議。未幾果平。余時方使還。聞之。嘆曰。今天下爲大小吏者。皆若此。無憂太平矣。小民無識。見一二官吏與璫相持而擊。則羣然譽故。激之名張。而調之功隱。吾務其張而不顧其害。此猶借鋒以割耳。自古國家之禍。造于小人。而成于貪功倖名之君子者。十常八九。故自楚蜀造禍以來。識者之憂有深于璫與夷者。辟如病人冀病之速去也。而純用攻伐之。

凡舉小人皆宜調不

功名不以
貨事可
去其貪
作乎

劑其人不死于病而死于攻。今觀侯之治荆。激之
耶。抑調之耶。使侯一日而秉政。其不以貪功。俾名
之。藥毒天下也。審矣。侯爲人豐。願廣額。一見知其
巨材。今年秋以試事分校省闈。首取余友元善。次
余弟宗鄂。元善才識卓絕。其爲文骨勝其肌。根極
幽微。非具眼如侯。未有能賞識其儔者。余弟質直
溫文。其文如其人。能不爲師門之辱者。以此二士
度一房。奚啻得五。侯可謂神于相士者也。侯之政
政不可枚舉。畧述其大者如此。漢庭第治行。臣

袁中郎集

卷一

九

能出侯上者。侯行矣。

嗚呼。使逆璫時不爲激而爲調。寧至
謂文人無奇識。不能燭幾于先也。

○○○壽鄉南阜先生六十序

今海內名公卿。有舉其地而知者。有舉其氏而知
者。唯吉水郝公。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南阜先生。非
但不名也。且不氏。宮掖之深也。廝養之微也。范胡
之遐且桀也。莫不敬憚先生。如所嚴事之神明。公
車之牘。塵累山積。類無不引先生爲重慶曆以來
所稱名公卿。未有比者。問其所以重。不過曰。天下
第一激烈男子而已。嘗讀先生書。有云。今之學者。
動喜奇氣。勁節其流弊。與沉溺欲海者。則一噫此。

袁中郎集

卷一

十

東漢諸君子。所未夢見者也。夫學不至于道。而趨
天下之所重。其所重處。卽災也。吾趨之之心。則猶
貢諛也。春之長養也。而雷作焉。長江之浩瀚也。而
驚濤忽焉。氣之所激。偶爾見奇。而造物者。豈以是
奇哉。先生之道。超一切見聞。不以解悟爲知。不以
擔當爲行。不以證入爲功。截然如出土之筍。千霄
而上。更無迂曲。世之所以奇先生者。皆其學之餘。
元氣變化。何所不有。而惜其紆而不用。而不盡
也。夫天之生人也。實難。有一世而一人者矣。有數

左傳
天
才
有

賦

政
科
格

袁中郎集

卷一

十一

世而一人者矣。麟鳳芝草與世何與而天猶若怪之。則其于人也尤其所靳惜而慎重者也。有家庭者不深惟生才之難。以為朝退一人。夕進一人。天下何患于無才。而不知以鷄鶩代鳳。則亦何時無瑞也。夫天下固有一人不用而抑塞數世者。子思子輿是已。有一人用則有去則危者。蜀之武鄉。唐之梁公。鄴侯是已。今先生固所謂間世一人者。而其年已六十矣。如此人者。一日在朝。則獲一日之用。而使六十年之景光。半沉于巖壑水石之間。深可惜也。夫先生雖不用。所謂用者。自有在。明道覺世。此亦聖賢無窮事業也。然竊聞之世治則道行。世季則道明。古之聖賢不用而始聚徒著書。以待後世。洙泗河汾豈得已者。今海內冥然。不可謂季。而先生之年未老。嚮用宜有日。雖然。此其時矣。國家之壽無疆也。先生之年當耄期未艾也。兩比部以劾奪情受杖。先生于杖畢復出。跡効奪情。其屹然何如。要非倚于氣也。乃能為朝野重。不得于朝野展其用。謂之何哉。

袁中郎集

卷一

十二

○○○壽洪太母七十序
乙巳秋九月廿六日。孝廉弟宗中母洪太夫人七袞族少長咸集。以次進觴。最後及小子宏。族先生命曰。子禮官也。詞命子所顯。蓋為一言以觴。宏再拜謝不敏。乃曰。凡木之婆然者。必也其根之堅定者也。是故百圍之幹。至于千雲薄霧。而其榮瘁消長。唯根焉是托。故根者母道也。今孝廉弟翁然就榮。如花果之方華。櫨櫚杞梓之用。將在異日。請以是觴族先生。曰是佳喻也。然天下之為薦紳母者。皆可以若言。誦宏曰。余家高祖而下。世不乏賢。而冒其年者。多在母氏。屈指王父行。為兄若弟者。凡十有幾。問其人慶曆相禪之初。僅有存。而王母在堂上者。至今猶可數也。屈指大人行。為兄若弟者。凡四十有幾。問其人至今三之一存。而諸為母氏者。若于人也。故述袁氏者。張母德焉。請以是觴族先生曰。小子善述。他日載譜牒為昏媾盛事可也。雖然。是一門佳話也。為袁氏母者。皆可以誦宏曰。今家族屬分三大支。而長最繁。凡三傳而子若孫

幾三千餘指。長居十之七八。今伯母之膝下跪而稱觴者。子十有一人。孫三十有許人。鸞停鵲峙。瓊芬蔥列。又長枝中最繁盛者。華封人之所稱。母蓋具有之。請以是觴族先生曰。盛哉。抑報緣也。母之所以令不與。若更言之。宏曰。母內政修飭。相夫子以道。往時宗人推伯為長。一切國課戶訟受成議于伯所。母傾筐倒橐。咄嗟治辦。宗人以是益親。聯絡支屬如臂指之相使。是母之功在祖宗者也。伯既卽世家。日益落。母攻苦茹酸。和丸課子。賢書既

袁中郎集

卷一

十三

登。馴取上第。撫異母子如已出。皆有成立。是母之功在孫子者也。家雖酷貧。好施不厭。一粒一糲與諸啼號者共。是母之功在鄉邑者也。三者家牒所舉也。國史所收也。請以是觴族先生啓齒曰。小子之言善。而有微斯實錄也。夫閭房之耀。非文不傳。小子識之。以俟異日。編形管者。於是太母色喜。命諸孫子給賓從。飲極醴。酒行無筭而退。

是從七發奪胎。近見友人丁叔介作一祭文。不相謀而相符。固知智者之見畧同。

、○張茂才時執小引

僧冷雲過柳溪。出茂才張君時執若干求評。余笑曰。少而習之。今忘去久矣。余每見坊間時刻報昏昏然如醒者之在枕也。聞兒輩讀如聞三韓語。了不辨。夫唯余衰朽不入時。乃不知彼之佳。若使余以為佳。則彼亦故機老錦。非復入樣花額也。余友潘去華為塲屋老手。往年官壘卿弟小脩以文求去華。閉口搗手曰。時過矣。恐悞君。君以今日之袁生質余。而余以昔日之潘生正君。君所尚者成

袁中郎集

卷一

十四

周之文而余所守者結繩之治。其能悞君審矣。余服膺此言。故凡以舉業質者。皆謝却之。而冷雲求不已。遂取茂才文讀數過。余雖不知文。而其詞之清警。理之深長。余猶能知之。夫余之所不知。既不敢的然以為非。則余之所知。又安能必世之。我是也。然自余論。則與其不知也。寧可為知。遂喜而識其端。

是謙詞。亦是實語。

金剛證果引

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又云有能受持誦讀若供養者其福德不可思議夫供養是以色見也誦讀是以聲求也色見聲求大慈所訶而得無量不可譬喻功德何耶今觀載籍所傳誰非以誦經獲果者其求佛于聲色之外世蓋無幾也後之人執功德之說者恒欲取實聲色以獲果而譏取相之非者又欲求之聲色之外將若為和會也余觀經中佛言云何為人

東中郎集

卷一

十五

演說不取于相如如不動當知佛所謂聲色者不取相之聲色也又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于諸法不說斷滅相當知佛所謂無相者不捨聲色之無相也佛語本自和會讀者自作分別解耳會法師某刻金剛證果囑余為引余恐今時狂禪有為取相之譏者為之畧述其槩焉

舍聲色下根人何處作活石公著一指點具大慈航

拙效傳小引

天下之狡于趨避者兔也而獵者得之鳥賊魚吐墨以自蔽乃為殺身之梯巧何用哉夫藏身之計雀不如燕謀生之術鶴不如鳩古記之矣作拙效傳

止數語耳冷多少狡獪心腸固知繁提不如捧喝

東中郎集

卷一

十六

瓶花引

夫幽人韻士屏紉聲色其嗜好不得不鍾于山水
 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競之所不至
 也天下之人棲止于罽崖利藪日脉塵沙心疲計
 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服故幽人韻士得以乘閒而
 踞為一日之有夫幽人韻士者處于不爭之地而
 以一切讓天下之人者也惟夫山水花竹欲以讓
 人而人未必樂受故居之也安而踞之也無禍嗟
 此隱者之事決裂丈夫之所為余生平企羨而
 不可必得者也幸而身居隱見之間世間可趨可
 爭者既不到余遂欲歛筮高巖濯纓流水又為卑
 官所絆僅有栽花蒔竹一事可以自樂而即居湫
 隘遷徙無常不得已乃以膽甌貯花隨時插換京
 師人家所有各卉一旦遂為余案頭物無扞剔澆
 頓之苦而有賞詠之樂取者不貪遇者不爭是可
 述也噫此暫時快心事也無狃以為常而忘山水
 之大樂石公記之凡甌中所有品目條列于後與
 諸好事而貪者共焉

一花竹耳入名人手自出許大翁議如沉香亭
 花得太白而增色

袁中郎集

卷一

十六

○○道運遊

登備所謂大小皆就情量所及言之耳。大於我者即謂之大。是故言大山則信。大海則信。言鳥大於山魚大於海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小於我者即謂之小。是故言螻蟻則信。蟻蟻則信。言蟻有國國有君臣少長是非爭讓之事。蟻蟻上無量。虫虫有無量。都邑都鄙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嗟乎。一人身量自頂至踵五尺耳。三百六十骨節之中。三萬六千種尸蟲族焉。

袁中郎集

卷九

凡有目者即有明。是彼未嘗無。晝夜日月也。凡有足者即有地。是彼未嘗無。山岳河濱也。有嗜欲者即有生。聚是彼未嘗無。父子夫婦養生送死之具也。齧而為粉。知趨利膚中之蟻。出之甲上奔走如鶩。彼知長短。安知天地非一巨丈夫耶。安樂世界非其一骨節之虛空處耶。人物鳥獸賢聖仙佛非其三萬六千中之一種族耶。細曰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皆歸於地。吾是以知地特髮毛之大者。涎涕膿血津液涎沫皆歸於水。吾是以知水特髮

卷一

卷一

之。大者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吾是以知風火特喘息之大者。天地得其大不為有餘。人得其小不為不足。虫虫處其內不為逼狹。人據其外不為廣廓。天地以成住壞空為劫。蟲以生老病死為劫。肘間之蟲笑指節為夷狄。膚間之虫語以牙甲。此為怪誕尚不信。身外有人又況人外之天地耶。由此推之。極情量之廣狹。不足以盡世間之大小明矣。拘儒小士乃欲以所常見常聞闢天地之未曾見未曾聞者。以定法縛已。又以定法縛天下後世之人。

袁中郎集

卷一

三

勒而為書文而成理。天下後世沉魅於五尺之中。炎寒寒暑暑無半鱗可出頭處。一丘之貉又惡足道。聖人知一已之情量決不足以窮天地。也是故於一切物無巨細。見於古今世無延促。見於衆生相無彼我。見。殤可壽。巨可細。短可長。我可彼。智可蒙。蟬以暮死為長年。故殤未始不壽也。牛大於豕。小於象。故豕未始不細也。夢千年者不出一覺。故短未始不長也。魔者以手壓胸。手即物。故我未不彼也。聖不能見垣外。故智未始不蒙也。正倒

由我順逆自彼游戲根塵無罣礙。盡聖人者豈有三頭九臂迥然出於人與蟲之外哉。唯能安人。臣之分而不以一己之情量與大小爭斯無往而不逍遙矣。

奇奇怪怪令人不可辨詰。故應存此以志奇。縱橫跌宕出入玄墨可與郭象抗衡。

袁中郎集

卷一

三十一

齊

齊物論

天地之間無一物無是非者。天地是非之城也。身心是非之舍也。知愚賢不肖是非之果也。古往今來是非之戰場墟壘也。天下之人頭出頭沒於是。是非非之中倚枯附朽如大木蟲之見物則緣而狂犬之聞聲則吠。是故寄心於習。寄口於羣。人與則噴人譽則譽者。凡夫之是非也。援古證今勸聖。校愚此凡譽雅者。文士之是非也。投身幽谷趨清。濁潔士之是非也。課名實黜浮譽上督責罪虛。

袁中郎集

卷一

三十二

誕法家之是非也。祖述仁義分別堯桀。規思矩孟。譽王醜霸。儒生之是非也。惡盈善退。絕智棄聖。道家之是非也。趨寂滅。樂悲捨贊歎。戒律呵斥貪。釋氏之是非也。異途分門。爭道並出。海墨爲書。不可盡載。嗚呼。是非之衡衡於六根六根所常執爲道理。諸儒墨賢聖詰其立論皆准諸此。今夫不食烟火者。目見廿里。短視隔尺。訓狐之鳥。夜察蚊蟻。晝不辨丘岳。目果可常乎。哉。跋難陀龍無耳而聞。此聽以掌牛以角耳。果可常乎。哉。口司言也。而海。

不常乃常

不常乃常

外有形語之國。馬相謂以鼻口果可常乎哉。足附地則行。歛則則蹶。此其職也。而蟻能倒行。蠅能仰棲。足果可常乎哉。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銚。借肺中風。借舌。唇聲無常。想借塵緣。借去來今。借人。借書冊。想無常。夫不可常。卽是未始有。衡未始有。衡卽不可憑之。爲是非明矣。是故以長非短者。是以髮之若若。蟻蛇之虬結也。以大議小者。是以瓶中之空。笑而中之空也。以辨屈辨者。是以百舌之語。攻燕子之語。

袁中郎集

卷一

二十三

也以聖斥狂者。是以橫吹之聲。刺空谷之響也。以古折今者。是以北園之舊。壘歎南山之新。壘也以智證愚者。是以機關之木。人悲土偶之無識也。以中國非夷狄者。是以楚蜀之士。音正閬阆之鄉語也。孰真孰幻。空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有。故聖人不見天。高地下。亦不言天。卑地。高波中之係。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故聖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物本自齊。非吾能齊。若有可齊。終非齊物。聖如可悟。不離是非。愚如可迷。是非是實。

雖萬釋迦何處着脚哉

舌有曉轡。氣如長虹。莊生亦輸其放佚。語有禪鋒。中郎直爲三教之冶。

袁中郎集

卷一

二十四

知非養則
知所以養

三者俱非
所以養

發出本意

〇〇養生主

天下無一物不養生者亦無一刻不養生者貧賤
之人波波吒吒穉形極慮以養其生富貴之人營
生路曠與室以養體活以養目絲肉以養耳極
羞醢以養口窮嗜欲以養性養之未久病疴立至
伐生斧命莫厲於此賢知之人憫其濡溺是故執
軌以範躬收視却聽以節耳目恬淡虛無以葆神
氣夫執軌以範躬躬之卷鞠首生而躬之安逸者
死矣收視以節耳目之幽隱者生而目之奔色者

袁中郎集

卷一

二十五

死矣中郎以助耳耳之壅蔽者生兩耳之納響者
死矣中郎以約口口之淡薄者生而口之愛濃厚
者死矣中郎無以葆性性之寂滅者生而性之動蕩
周流則從往來者死矣皆吾生即皆吾養不宜厚
此薄彼辟如牛身不隨之人雖復留形天地半已
枯朽不得復名全人故養生者傷生者也夫生非
吾之所得養者也天之生是人既有此生即有養
養草木無知亦能養生若必自養而後生盡天地
之天齋枯死久矣子待父而養者也而少孤之子

若其養

一謂
同處復指

河漢須臾

不見天絕於世父母豈真能養子哉嬰兒之生也

即知求乳是嬰兒知養生也三月之後以手麾之

即知閉目見風則啼是嬰兒亦知衛生也嬰兒非

真知也養生之道與生偕來不待知而知者也

聖人之於生也無安排無取必無微徇任天而行

修身以俟順生之自然而不與造化者忤是故其

下無傷生損性之事而其上不肯為益生葆命之

行古之善養生者有三家釋曰無生儒曰立命道

曰外其身而身存既曰無生即非養之所能生也

袁中郎集

卷一

二十六

既非養之所能生則不以不養而不生明矣立命
者順受其正順受故不欣長生不悲夭折何也命
不待壽而立壽何益命不因歿而不立歿何惡歿
不足惡壽不足欣故養生以益壽皆妄之妄者也
養生之說起於貪生知生之不必貪則養生之說
荒已今夫蟬蛸一死於午一死於暮諸水族蟲皆
弔午而慶暮而不知時之頃刻也若爾則所貪之
生亦大條忽失試令一老人與少年並立問彼少
年爾所少之壽何在竟之不得問彼老人爾所多

之壽何在。覓之亦不得。少者本無多者亦歸於無。其無正等。若爾則所食之生亦大焉。有矣。天地如獄。入其中者。勞苦無量。年長獄長。有若老囚。縱不求脫。何至求繫。若爾則所食之生亦大勞碌矣。生有。生可戀。死亦有。生可戀。戀生之生者。既迷而畏死。戀死之生者。亦必迷而畏生。若爾則所食之生亦大兒戲矣。嗚呼。不知生之如戲。故養生之說。行之理者。惡能養生哉。惡能養生哉。

袁中郎集 卷一 二十七

任其自然。便是養生至訣。此首可與屠夫之生達生說並讀。
宏才瀟灑。利吻靈心。

人問世

衆人處人間世。如鯁如蟹。如蛇如蛙。鯁濁蟹橫。蛇毒蛙躁。同穴則爭。遇弱即吸。此市井小民象也。賢人如鯉。如鯨。如蛟。鯉能神化。飛越江湖。而不能升天。鯨鼓鬣成雷。潰沫成山。而不能處方池曲沼之中。蛟地行水溢。山行石破。而入海則爲大鳥所啖。能大而不能小。能實而不能虛。能出纏而不能解。是此象也。惟聖也。如龍。屈伸不測。龍能爲蟹。爲蛇。爲蛙。爲諸蟲。蚘故雖方丈浴蹄之中。

中郎集 卷一 二十八

龍未常不沂。鱗濯羽也。龍能爲鯉。爲鯨。爲蛟。故江淮河漢諸大水族。龍未常不相噓相沫也。龍之爲龍。一神至此哉。是故先聖之演易。首以龍德配大。人周易處人間世之第一書也。仲尼見老聃。以猶龍老子處人間世之第一人也。易之爲道。在於善藏其用。崇謙抑亢。老氏之學。源出於易。故貴柔貴下。貴雌貴黑。是故大道不道。大德不德。大仁不仁。大才不才。大節不節。道也者。導也有導。則有滯滯。則礙。故古之人以道得禍者。十常一也。德也者。德。

五
不計其面

居
人宜德所

長
風之石

也。如人得物。則矜矜。則人見而畏。故古之人以德得禍者。十常三也。仁也者。恩也。恩能使人愛。亦能使入忌。忌愛相半。故古之人以仁得禍者。十常五也。才也者。財也。如人有財。盜必劫之。故古之人以才得禍者。十常七也。節也者。品也。高也。氣太高。則折身。太高。則危行。太高。則蹶。故古之人以節得禍者。十常九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見長於人。而據我於局。我之為我。其伏甚細。其害甚大。聰明我之伏於諸根者也。道理我之伏於見聞者也。知解見覺。

袁中郎集

卷一

二十九

我之伏於識種者也。古之聖人能出世者。方能住世。我見不盡。而欲住世。時如有人自縛其手。欲解彼縛。終不能得我。見不盡。戮身之患。且不保。何況治世古之至人。號肥遯者。非遯山林也。遯我也。我根在。即見山林。亦顯何也。有可得而見者也。我根盡。即遯朝廷。亦隱何也。無可得而見者也。無可得而見。是故親之不得疎之不得。名之不得毀之不得。尚無有福。何有於禍。處人間世之訣微矣。一無我。便是入世能出世之訣。橫豎辨駁。直可。

解世之縛。無奈人之自入于縛也。不觀鴻苞。不知赤水之博。不讀廣莊。不盡中郎之奇。故寬收之以盡才人之致。

袁中郎集

卷一

三十

○○○雲影字解

雲未嘗有心也。而變幻起滅。若有司之者。是亦心也。莊生曰。吾之所待。又有所待而然者耶。飄飄而來。分片而滅。以爲有物。倏同太空。以爲無物。也。嘗走月。余嘗登高巖。見其絮絮然沾吾衣履也。少焉爲美人。爲蒼狗。爲魚鱗。似有覓魄精神者。已而晴空松紗。青紅爛然。又不知竊何之也。其有歸耶。其無歸耶。古先生曰。如夢幻泡影。雲即影耶。抑非影耶。夫空潭黛碧。入而成色。雲之心。能不有而巧。

東中郎集

卷一

三十一

千幻其有者也。居士但于影上覓心。則兔角焉。于影中息影。則水月可掬矣。因易字曰雲影。如是觀法。王法如是。拈雲美影。發我真諦。可結優曇之舌。

○○○程母義行述

有大儒謂余曰。子知忠臣烈女之亡乎。曰。不知也。子知忠臣烈女之存乎。五季而亡於有宋乎。曰。不知也。夫至治不待澤而至。性不待習也。五季以還。大節未顯。人臣去其君。如郵妃主縣君而下視。易其夫如易屨也。是時爲忠臣烈女者。前無所鑒。而後無所迫。非真有所不忍。不至此故曰。存宋以來。諸儒始揭竿而名之。於是計畫無所復者。皆得托而附焉。而真忠烈乃不顯。夫以文信國之忠也。而王炎午輩。猶悻悻然生祭文以激之。果使信國黃冠也。歸見斯文而死。此與匹婦被垢而雉經者何異。又奚取死爲人之好名。而不識真如此可恠也。嗟夫。余因大儒之言。而有悼於今之爲節婦者。百金之子。而尚有一孤焉。婦雖少。不去惟也。此豈必有其心。與其義。直以爲例也。而襲之舉世。以爲例。故雖有真節烈者。亦掩于例。而不獲顯。不謂之公。不可也。雖然。世亦有不有其例。與其名。而毅然爲之者。其事不必烈。而義則甚真。蓋于欽人程以賢。

袁中郎集

卷一

三十二

不惜貨方
是甘心

利絕

一輪醒透

母見之。母之父王與蔡翁約婚時。母猶在腹。迫于

程貧。父思淪盟。母猶在閣。使其時以閨中之秀。不

預外事。惟父命之從。或別有所字。終其身守婦道。

焉。於母固無損。母曰。吾能死。不能他適。遂絕食百

端。踰之不得已而歸程。甘心與夫同寒餓。終不借

資于父。若母嗟夫。彼唯以腹中之言等。于掛樹之

劍。故真有所不忍。唯知牛衣之可安。而不知蹲鴟

之可慕。故真有所不為。且母幸而與其夫老牖下

耳。不然。禍宗苟采之事。豈足以難母。又使其父當

袁中郎集

卷一

三十三

時不即改悔。則殺身成仁。母豈再計焉。而世或以

其事不必烈。故不甚著。噫。世豈有輕無名之生。而

不能取有名之死哉。吾以為此真節烈也。他日尚

欲過大儒而問之。

聞論奇險。生平地之波。

○○○文漪堂記

余既僦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徐

文長所書文漪堂三字扁其上。或曰。會稽水鄉也。

今京師。驚塵張天。白日茫昧。而此堂中。無尺波一

泓之積。何取于漣漪。而目之居士笑曰。是未既水

之實者也。夫天下之物。莫文于水。突然而趨。忽然

而折。天回雲昏。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為羅殺

旋。則為泥眼。注則為天紳。立則為嶽玉。矯而為龍

噴。而為霧。吸而為風。怒而為霆。疾徐舒蹙。奔躍萬

袁中郎集

卷一

三十四

狀。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水也。夫余水國人也。少

焉習于水。猶水之也。已而涉洞庭。渡淮海。絕震澤。

放舟嚴灘。探奇五泄。極江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

態。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者。既官京師。閉門構

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觸。前日所見澎湃之勢。淵洄

淪漣之象。忽然現前。然後取迂固甫白。愈修陶軾

諸公之編。而讀之。而水之變。惟無不畢陳于前者。

或束而為峽。或迴而為澗。或鳴而為泉。或放而為

海。或狂而為瀑。或滙而為澤。蜿蜒曲折。無之非水。

故余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低秀冶。非不文也。而高者不能爲卑。頑者不能爲嬌。是爲死物。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異形者也。失余之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于睫前。而子不知子則陋矣。余堂何病焉。

崩湃如洪濤。怒飛不得禦。

○○十方院碑記

阜成門迤北三里許爲正義坊。坊北數武有十方禪院。相傳爲北畱菴。萬曆初有大力者奔而圖之。于時五臺陸公捐資首倡。歸其值堂其趾。畚築之餘得殘碑尺許。有貞觀年月及北畱寺記等字。然後知其爲唐寺也。乙巳之秋余與鄰虛居士夜話其堂主者爲歷山舜老。古朴沉默。與余兩人語若有會也。于時景塔蕭然。塵土滿榻。像設不甚具。戊申秋余復來遊。門廊殿廡爛焉一新。僧寮井井。日具千僧供。無不辦者。余因是而歎師之苦心。殆有過于賢士大夫者也。自予計偕來。幾二十年。見京師之巷陌井里日頽。一日而諸開士之舍及城外園亭工麗殆非昔有。未央之殿窮歲月不能辦一石一木。而諸禪刹之締造如雨。一二大臣叫關伏闕。不能爲民請旦夕之命。而掖庭功德之錢絡繹于道。掘山海而陸注之。是何士大夫之所難者。方外遊納顧獨易之耶。噫。國不可爲不虛。民不可爲不窮。百姓之膏填谿壑而唯恐其不足。六軍之

士枕戈枵腹而分衛不憂空鉢僧之所以致此者必有道而享是供者亦當思片礫之不易致粒米之不易消毋以宴安而忘行業庶不爲士大夫所呵也

一片憂國恤民之心隨處發現其所以志警者深矣廣矣

袁中郎集

卷一

三十七

藥師殿記

淨慈僧房唯蓮公房最幽僻路迂而與山寺門至房中可里許火路多古木禪卉正面與藕花莊相直背法華臺余弟小修曾與蔣蘭居譚禪寓此余今歲同陶石簣方子公看花西湖凡三往返皆居焉來未始不樂居未始不安及去又未始不徘徊增戀也何也他僧房多香客及遊人婦女往久喧襍若公庭蓮公閉門謝事一可喜也僧之好淨者多強人喫齋余不能齋而蓮公復不強我凡鍋瓶

袁中郎集

卷一

三十八

中郎不喜
其亦可喜

瓶罌之類爲僕子所擅亦無嗔怪二可喜也禮蓮池友虞長儒僧孺三可喜也解法無法師氣能詩無詩人氣四可喜也余弟最麓豪蓮公不厭余性狂僻多誑詩貢高使氣目無諸佛蓮公不以爲安五可喜也未好與奸未必相值蓮公之可非袁生之喜幾乎不彰喜則居居則樂樂則安安則徘徊增戀復何疑哉所可愧者余作官不能要一錢作客不能覓一錢名雖檀越實無半文可布擬欲向交游中在官者爲之分疏一二而罷官之人顏面

甚薄卒不能為力藥師琉璃光如來將謂中郎為
何等人哉雖然余他生僅得成多寶佛將散恒河
沙金作布施用酬今願他佛不願成也蓮公記之
此地舊名淨居菴今屬寺堂一置藥師像丁酉五
月始落成堂之後為樓諸僧念佛場也廂房二僧
散處其中樓之下向南右小淨室余借居最久偶
因蓮公索記信筆叨叨如此語語似戲字字逼真
後之君子親斯記者與與笑與

僧所謂戒律亦所謂魔氣也似蓮公具此數可

袁中郎集

卷一

三十九

喜在淵明當不拾石矣相宜者豈直中郎

卷之二

遊華山記

凡山之名者必以骨率不能倍庸得三之一奇乃
著表裏純骨者唯華為然骨有態有色黯而濁病
在色也塊而瘳病在態也華之骨如削雪如堵碎
玉天水烟雪雜然綴碎矣方而削不受綴不得不
穴其壁以入壁有罅才容人陰者如井陽者如霄
如井者曰崦曰峽如霄者曰溝皆斧為銜以受手
足行窮代以杖受手者不沒指受足者不盡踵鐵

袁中郎集

卷二

一

索累尋尋直垂下引而上如粘壁之飛壁不盡碎
時為懸道巨巖折折相逼若故為巨以嘗者橫巨
者綴腹倚絕厓行足垂磴外如面壁如臨淵如屬
垣撮心於粒焉知鬼之不及夕也長亘者擗其脊
伺匍進危磴削立千餘仞廣不盈背左右顧皆絕
壁唯見深黑吾形壘壘然如負甕自視甚贅然微
風至搖搖欲落第恐身之不為石矣夫人所憑伏
者手足而有在目方其在罅目着暗壁升則寄視
于指也降則寄視于踵也目受成焉耳罅盡而

詳折頓挫
如筆勢之
灑脫

即此句
作此句
形勢

皆怪可想

○○○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

廬山之面在南康數十里皆壁水從壁罅出萬仞
直落勢不得不森豎躍舞故飛瀑多而開先為絕
勝登望瀑樓見飛瀑之半不甚暢沿崖而折得青
玉峽峽蒼碧立雁為陂巨石當其下橫偃側在瀑
中行與石遇而闕不勝久乃飲狂糾纒侵
去遊人坐石上潭色浸膚撲面皆冷翠良
沈澗聲而同一客以文相質余曰試扣諸
泉又問余曰試扣諸澗客以為戲余告之曰夫文

袁中郎集

卷二

三

以蓄入以氣出者也今夫泉淵然黛泓然靜者其
蓄也及其觸石而行則虹飛龍矯曳而為練漚而
為輪終而為紳激而為霆故夫水之變至於幻怪
倉忽無所不有者氣為之也今吾與子歷含嶠涉
三峽濯澗聽泉得其浩瀚古雅者則為六經鬱激
曼衍者則騷賦幽奇雄偉變幻詰曲者則為子史
百家凡水之一貌一情吾直以文遇之故悲笑歌
呼卒然與水俱發而不能自止客起而謝次日晨
起復至峽觀香爐紫烟心動僧曰至黃巖之文殊

塔瀑勢乃極杖而往磴狹且多折芒屨割人面必

進石愈欹白日蒸暄如行熱冷中微聞諸客皆有
嗟嘆聲既至半力皆憊遊者皆昏愁墮一客眩思
返余曰戀軀惜命何用遊山且而與其死於床第
孰若死於一片冷石也客大笑勇百倍頃之躋其
巔入黃巖寺少定折而至前嶺席文殊塔觀瀑瀑
江青壁下雷奔海立孤寒萬仞峽風逆之簾捲而
急焉橫曳東披西帶諸客請觀其似或曰此鮫
人斷諸岡也余曰得其色然死水也客曰青蓮詩

袁中郎集

卷二

四

比蘇公白水佛跡孰勝余曰太白得其勢其貌膚
子瞻得其怒其貌骨然皆未及其趣也今與客從
開先來敵削十餘里上鐔下蒸病勢已作一旦見
瀑形開神徹目增而明天增而朗濁慮之縱橫凡
吾與子數年陶汰而不宜淨者一旦皆逃匿去是
豈文字所得詮也山僧曰崖徑多虎宜早發乃下
夜宿歸宗寺次日過白鹿洞觀五老峯踰吳隱山
而返

凡記須能挈讀者如身在山谷間乃佳中郎語

如此山出
不負我
亦不負山

記真能繪蒼波于楮上。出窮巖于筆端。人作宗少文想。

袁中郎集

卷二

7

○○遊紅螺嶼記

從前蘆棚而上。磴始危。天始夾。從雲會門而進。山始巧。始纖水始怒。卷石皆躍。至鐵鎖灣。險始酷。從灣至觀音洞。又而旋。奇始盡。山皆純鐫。削其中爲二壁。行百餘步。則日東西變。數十步則嶺背而變。數步則石態貌變矣。壁郭立而陰。故不樹。瘦而態。故不膚。亦不頑。蛟龍之所洗滌。霜雪之所磨鏤。不工而刻其趣。乃極寶中多老衲。或居至八十餘不下。聞客至則跪出。觀導者曰。老未見冠履也。問爲

袁中郎集

卷二

六

青曹則曰。是余宗主。笑而合其目。亦如余之見此山。此石也。山中非採藥樵薪人不至。故不著奇僻之士。遊小西天上方者。日取道焉。而遺之睫前。是可嘆也已。

峭拔峻响。筆墨之外。殊有令人意會。難以名言。光景妙極矣。

○○遊滿井記

燕地寒。花朝節後。餘寒猶厲。來風時作。則飛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濶。若脫籠之鵠。于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微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巒為晴霽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艷。如倩女之靚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黃。鬣尾

袁中郎集

卷二

七

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壘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尚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肌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夫能以遊墮事。而滿然于山石草木之間。而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遊將自此始。終能無紀。

○○遊亦如平蕪。淡色輕陰。令人意遠。

○○○雲峯寺至天池寺記

雲峯寺而上。道愈嶮。青崖邃谷。匝壘而行。絮而結。屨者曰雲。幽咽而風絃者曰澗。獨石而梁一絲者曰下。臨千仞者曰錦。澗橋。緋紅紫碧。蜿蜒而導者曰九疊屏。一名九。怒而兀忽如悍夫之介而相怖者曰鐵船。峯數里一息。蔓崖而亭之者五路。嶽側杖而踰。遇泉則卷葉以酌。過試心石。望竹林寺。後戶泉韻木響。皆若梵唄。乃拜亭盡梵剎出。止雲諸寺。障面古。置在天平。佛廬甚華整。覆以鐵。一溪深

袁中郎集

卷二

八

綠冷然。塔下稍定。乃上文殊臺。俯盤。鷹兒背。汗頃杯少焉。雲縷縷出石下。綠松而過。若茶烟之在枝。已乃為人物鳥獸狀。忽然匝地。大地皆澎湃。松坐石上。碧落而下。白雲是亦幽奇變幻之極也。走告山僧。僧曰。此恒也。無足道。松姿嶂色新。蒼可餐。

○○遊天目記

天目幽邃奇古不可言。山庄至顛可二十餘里。凡山深僻者多荒涼峭削者鮮迂曲。貌古則鮮妍不足骨大則玲瓏絕少。以至山高水乏石峻毛枯。凡此皆山之病。天目盈山皆壑。飛流湔湔。若萬疋絹一色也。石色蒼潤。石骨奧巧。石徑曲折。石壁竦峭。山雖幽谷。巖巖菴宇皆精三絕也。余耳不喜。目不厭。心不厭。聽之若嬰兒聲。四絕也。曉起。山色如練。下白淨如練。騰如浪。盡大地作琉璃。九

天目七絕

一、海諸山尖出雲上若蓬五絕也。然雲變態最不常其觀奇甚。非山居久者不能悉其形狀。山樹太者幾四十圍。松形如蓋。高不踰數尺。一株直萬餘錢。六絕也。頭茶之香者。遠勝龍井。笋味類紹興破塘。而清遠過之。七絕也。余謂大江之南。脩真棲隱之地。無踰此者。使有出纏結室之想矣。宿幻佳之。次日晨起看雲已後登絕頂。晚宿高峯苑。關。次日由活里巷尋舊路而下。數日晴霽甚。山僧以爲異。下山率相賀。山中僧四百餘人。執禮甚恭。爭以飯。

相勸。臨行諸僧進曰。荒山僻小。不足當巨目。奈何。余曰。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不勞山僧過謙。某亦不敢面譽。因大笑而別。

標出諸絕。天目便可與雁蕩諸山爭勝矣。

袁中郎集

卷二

十

靈巖

靈巖一名硯石。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山作館娃宮。卽其處也。山腰有吳王井二。一圓井。日池也。一八角井。月池也。周遭日光如鏡。細膩無瑕。有泉常清。瑩晶可愛。所謂銀床素綆。已不知化爲何物。其間挈軍持瓶鉢而至者。僅備一二。山僧出沒于寒草寒烟之中而已矣。悲哉。有池曰硯池。旱歲不竭。或曰卽阮華池也。登琴臺。見太湖諸山如百千螺髻。出沒銀濤中。亦區內絕景。山上舊有響驪廊。

袁中郎集

卷二

十一

盆谷皆松。而廊下松最盛。每衝颺至。聲若飛濤。余笑謂僧曰。此美人環珮釵釧聲。若受具戒乎。宜避去。僧瞪目不知所謂。石上有西施履跡。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動。碧纈細鉤。宛然石罅中。雖復鍊石作肝。能不覓銷心死色之干人甚矣哉。山仄有西施洞。洞中石貌甚粗醜。不敢唐突。或云石室。吳王所以囚范蠡也。僧爲余言其下窪處。爲東西畫船湖。吳王與西施泛舟之所。採香逕在山前十里。望之若在山足。其直如箭。吳宮美人種香

處也。山下有石。可爲硯。其色深紫。作者殆不滅。

溪米氏硯史云。硯村石理粗發墨不慘。卽此石也。

山之得名蓋以此。然在今蒐伐殆盡。石亦無復佳者矣。嗟乎。山河綿邈。粉黛若新。椒華沉彩。竟虛狩

月之簾。斧骨埋香。誰作雙鸞之霧。既已化爲灰塵。

白楊青草矣。百世之後。幽人逸士。猶傷心寂寞之

香。斷腸虛無之畫。屬矧夫。看長洲之苑。擁翠

雲。其情景當何如哉。夫齊國有不嫁之

女。魯國有無室之婦。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

爲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向使庫有湛盧之藏。

潮無鴟夷之恨。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

但願君王誅宰謫。不愁官裏有西施。昔人已原

之矣。然使當日無西施。恐不足動惡吊靈巖諸

山。亦不爲之顯。西施當不直爲越功臣乎。

華山之記奇險。靈巖之記幽麗。文各如其景。

○○遊齊雲記

齊雲天門奇勝。巖下碑碣填塞可厭耳。微人好題亦是一僻。仕其土者。董習成風。朱書白榜。卷石皆徧。令人氣短。余謂律中盜山伐鑛皆有常刑。俗士毀汚山靈而律不禁何也。佛說種種惡業俱得惡報。此業當與殺盜同科而佛不及。亦是缺典。青山白石有何罪過。無故毀其面裂其膚。吁亦不仁矣。戰力七峯萬人緣石皆好而微乏秀潤。山骨亦不曉以茲不耐久。觀然使道院少作數間。官府不常

東中郎集

卷三

十三

至。年文漸落。石苔漸長。白嶽之神不靈。不百餘年齊雲庶幾可復舊觀矣。

高山靈之職與季重先生有同心。

○○虎丘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湧。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輒電霍。無得而狀。布席之初。唱古千百聲。若眾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

東中郎集

十四

相關。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覓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塲。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

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爲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余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于其中。而病尋作。余既乞歸。恐進之興亦闕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余因進之曰。其矣。鳥紗之橫。皂隸之俗哉。他日去官。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稱吳客。虎丘之月。不知尚識余言否耶。

袁中郎集

卷二

十五

虎丘之勝。已盡于筆墨端矣。觀繪事不如讀此之靈活。

不羣之致

少陵集見
微子幾武
之

鶴花坡

箕子長

才杜甫

○○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藉甚。辟公惠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譚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

袁中郎集

卷二

十六

一世士。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于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噴如笑。如水鳴。啖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

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此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為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伴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時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

袁中郎集

卷二

十七

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于時抱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為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

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為不遇哉梅客生嘗謂余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中郎之傳文長伯敬之傳白雲皆能不蔽人于沒者也使其生得之當何如哉傳中亦多悲憤語不欲竟之象

摹其品衡其詩俱千秋定案

袁中郎集

卷二

十八

○○○蹇路疏

從斗堤而來。儒而館者。行脚而庵者。備而准者。蹇而汲者。皆道止巷。巷凹雨則滯。久則血。人趾之所踐。牛羊之所蹂踏。漬若膠。沒脛。少者至臂。計統其衣者。一春當費。二綱。市人雖赤足。其襦襦衫裙。汚浣之費。一日工色。且脫。備不灌。則減其直。汲者迂道。則費。餘不時。婦女跪至見其替。則不雅。或傾仆。則費。且風。故議者欲焚此巷。以便往來。茲非獨巾衫者當惜其革。至于閭里。肩佑下逮。賣菜。傭兒。袁中郎集 卷二 十九

女子。護其。而醜見其脛者。亦當以數錢見與。是亦減費之道。是可施也已。

就中商畧。可以開愚。○故作艱澁。又一格也。

○○○祭楊少宰先生文

惟公道同魯猶。學宗尹覺。三十年間。專守一壑。如大呂之含音。如太阿之歛鐔。道愈升而愈光。身屢進而屢却。五載銓衡。水平山巒。澄汰九流。廉頑厲濁。人曰。朱門公也。岫壑床無帷帳。門無簾箔。月夜。摘湯曉。窓片雕。一編韋冷。六時影卓。雖聯班于龍尾。儼雞羣之獨鶴。幸明主之眷知。胡彼蒼之忽奪。方今浩獨。雖通陽明。漸鑠。雖人賢之間。升如先忌。而後象。幸我公之特正。司羣彥之關鑰。歷肝膽。而向人。澆薪。以巨杓。遠石火之無光。悲九原之不作。倘時艱之可濟。念忠魂之猶躍。其或澆顏相。因泄泄猶昨。雖白日其何為。豈若長夜之安樂。身雖棲于黃腸。道豈隔于冥冥。捐無情之涕淚。布丹心于脂膜。聊醇酒而陳詞。知竟今之無作。有知己不逢之感。有人之云云之痛。

袁中郎集

卷二

二十

舒大家誌石銘

家崇陽舒氏女。生嘉靖之壬午。家貧。父憐其慧。教之新聲。走荆郢間。未幾至余里。見王父左溪公。慈而俠。委身年三十餘。而王父卽世。家了然一身。無他男女。族長者以其穠李。恐不當霜雪。家以死自矢。朝絳幕繡。爲余叔督家政甚勤苦。叔諸子宗正等。家皆毋之。惟乾就濕倍于所生。閨操之嚴。適若寒玉。桐未亡者五十年。壽八十有四歲。噫。是可銘也夫。

袁中郎集

卷二

二十一

銘曰。貪泉之水。不發廉士之腸。蘭生叢棘中。不敗其芳。唯榆與枳。何其易徙。聞家之風。可以慨死。

意盡語歇。亦是誌法。

題初簿罷官冊

官與人非二也。有不得不二者時也。夫居今之時。處簿書會稽之間。而欲以重厚長者之道行之。必敗。故夫儒而吏者。有三不可以君子待其身。而不可也。信世間之有小人。一不可也。任書生脫髭脫累之習。而少脂韋斌媚之致。二不可也。我信其心人疑其迹。我復不能暴其心。而文其迹。三不可也。然則人生涉世。亦難矣哉。夫初君固楚之篤行儒者也。而以文章起家。聲名藉甚。當第矣。不第。教授里中。

袁中郎集

卷二

二十一

其高足之徒。相繼公車。取青紫矣。而竟不第。父之以明經貢太學。又久之。謁選得吳門簿。夫初君宜第而不第。貢何也。貢于初君不宜。貢士之謁選者。或佐郡。或受縣。庶幾可以少行其志矣。而最下乃受簿。簿又于貢不宜。他邑之簿。事簡民易。取優遊治辦。或得遷去。若夫吳門者。百冗紛囂。民情險惡。變幻機詐之極者也。爲令者。尚不能無畫方畫圓之苦。而況下于令者乎。則吳門又于簿不宜。據此數不宜。而君又以實心行實政。欲獲乎上。隴遊越。

傷初君古
地

袁中郎集

卷二

二十三

射吾知其不能也。夫士元不任百里尹，緯不任令史，非不任也。不屑也。初君者，果若麗與尹耶？即不然，而以彼古心質行，恂恂振振，望而知其為儒者也。使之邪步膠序，則范六館，豈不亦師儒之選哉？而乃束之以下吏之事，以至于召訪積疑，佗僚而去，則深可惜也。予又聞初君家居時，慷慨然諾，周人之急，至其服官，所除庇于民者良多。特君不言耳，而竟不食其報，謂天何。雖然，初君幸而人與官二耳，二之則官去而人猶在，然則上之人亦罷

貌儒之拙，寫世之艱，惜之慰之，悲恨與胸矣。

雅

雅

○○題釣臺

釣臺兩石相對，高不餘丈，不知當時用幾許竿，釣得幾觔魚也。嚴翁無用，與此臺何異？然其壁立千仞，傲睨人主，不顧峻絕，亦與石頭等矣。

袁中郎集

卷二

二十四

○○題湛寂菴藏經碑後

精舍中不可無藏。猶校序中不可無經也。顧請藏
非難。守之永永爲難。所以難者有故。一曰蟲鼠。竭
魚蠹之類是也。尚鑰不嚴。則有粉齏溺漬之患。二
曰風雨。溜則爲痕。潤則爲鹵。日久則粘澁。不可開。
三曰黑暗。暗者。字碑而隘地。汚而近烟厨也。四
曰劣僧。劣者。奪心劣者。盜才劣者。串皆劣也。五
曰頭巾。始則借觀。終則掩取。割軸破標。無所不有。
宣勢以令取。郡邑以符取。取者不則。送者不時。垢

袁中郎集

卷二

三十五

辱加焉。此事數之必然者也。念公慨然曰。蟲吾能
禦之以扇風雨。吾能庇之以盧暗。吾能燭之以曠
劣僧。吾能隄之以戶。羅夫頭巾制僧之命者也。僧
拱揖聽令之不暇。又何術以禦之。余歎曰。念公汝
見尊經閣上書冊及士夫家藏圖史。有過三世者。
乎。頭巾之自爲計。若此。其爲因果可知。念公亦聽
之而已矣。

拈出最爲經蠹者。爲之捧喝其護法極周。

○○識張幼于箴銘後

余觀古今士君子。如相如竊卓。方朔俳優。中郎醉
龍。阮籍母喪。酒肉不絕口。若此類者。皆世之所謂
放達人也。又如御前數馬。省中閱樹。不冠入朝。自
以爲罪。若此類者。皆世之所謂慎密人也。兩種若
冰炭不相入。吾輩宜何居。袁子曰。兩者不相肖也。
亦不相笑也。各任其性耳。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
性而行。是謂真人。今若強放達者而爲慎密。強慎
密者而爲放達。猶見項斷鶴鷄。不亦大可嘆哉。夫

袁中郎集

卷二

三十六

幼于氏淳謙周密。恂恂規矩。亦其天性然耳。若以
此矜持守墨。事桀物比。日爲極則。而嘆今古高視
濶步。不矜細行之流。以爲不必有則是。拘儒小夫。
效顰學步之陋習耳。而以之美幼于。豈真知幼于
者歟。

矯性從人。高則成鄉愿氣。有下則開譏誚法。正
須如此點破。醒學步之人。

○○○書檀度和尚草庵引

檀度和尚告我曰。去邑百里爲站。過五里爲黃鐘。堡有居士願捨地一區。以待去衲。不改言。僧。僅一畝。足比于官舍。則無供具。比于店肆。則不取錢。當其至。則逆旅。卽主人也。來若歸舍。當其代。則主人亦逆旅也。去若脫屣。不剪茅。粗備風雨而已。不墁飾泥土而已。最煩長者引其端。袁子聞而笑曰。有是哉。明春入德獄。當偕數衲過汝。且觀汝新政。又觀彼土居士信根生熟如何。若果善人多也。雖

袁中郎集

卷二

二十七

亦願無敵。婆娑乎其間也。

筆筆新脫人自入其循循之誘。

○○○與張幼于

走矣。離無用人也。無用故不宜用。無用亦自不求。用此卽常理。無用惟者。夫吏道有三。上之有吏才。次之有吏趣。下則有之以爲利焉。吏才者。吏而才也。吏而才。是國家大可倚靠人也。如之何而不可用哉。吏趣者。其人未必有才。亦未必不才。但覺官有無窮滋味。愈勞愈佚。愈苦愈甜。愈啖愈不盡。窮其味不止。若奪其官。便如奪嬰兒手中雞子。啼哭隨之矣。雖欲不用。胡可得耶。若夫有之以爲利。

袁中郎集

卷二

三十一

者是貪欲。無厭人也。但有一分利可赴。便作牛亦得。作馬亦得。作雞犬亦得。最爲汗下。最爲可厭。然牛馬雞犬。世既不可少。則此等之人。亦可隨大小方。圓而器之矣。獨生則有大乖戾。不然者。不才無論矣。又且與烏紗無緣。旣不能負重致遠。又不安司晨守夜。此等之人。雖分文用亦無矣。尚可不知進退處。居人間繁苦地耶。勉強年餘。頓成衰朽。心神俱困。務瘵遂作。必意求歸。亦其宜爾。豈真效令伯。之舉。學元亮。之步哉。

寫爲利肺肝幾于創子。而以爲可器使也。則又
菩薩矣。想此時已打點出銓衡手段。

東坡集

卷二

二十九

五十九

以定興楚
山川雅化

○○與吳敦之書

東南山川秀媚不可言。如少女時花。婉弱可愛。楚
中非無名山大川。然終是大漢將軍鹽商婦耳。自
春徂夏。游冶三月。由越返吳。山行殆二千餘里。山
則飛來南屏。五雲南北高峰。會稽禹穴。青口天目。
黃山白嶽。水則西湖。湘湖。鑑湖。錢塘江。新安江。而
五泄爲最勝。在諸暨縣百里外。百幅。鮫綃自天而
挂。洞則玉京。煙霞木樂。呼猿之屬。玉京奇甚。泉則
龍井。虎跑。真珠之屬。其他不記名者尚多。友則陶

東坡集

卷二

三十

以定興楚
山川雅化

周望公。竇慶長孺。僧孺王。靜虎。皆禪友也。然皆禪
而詩。汪仲嘉。柳季豹。潘景升。方子公。皆詩友也。然
皆詩而禪。就中唯周望與弟相終始。相依三月。僧
則雲棲。戒山。湛然。立玉。雲棲古佛。戒山法王。湛然
立玉。禪伯也。其他瑣瑣者。固不暇辱紙筆。所可喜
者。過越。看亂文集。中識出徐渭。始是我朝第一詩
人。王李爲之短氣。所可恨者。杭州假髻太濶。紹興
搽粉太多。岳墳無十里。朱樓蘭亭一破敗。亭子袁
中郎。趣高而不飲酒。潘景升愛客而囊無一錢。其

他浪遊之趣。非筆所能描寫。兄見帖自當會之。弟
游覽詩章。近亦成帙。其中非驚人語。則噴人語。噴
人者。爲人所噴也。昨長洲公已覓去。發刊。弟嘗謂
天下有大敗興事三。而破國亡家。不與焉。山水朋
友。相湊一敗興也。朋友忙。相聚不及。二敗興也。
游非其時。或花落山枯。三敗興也。弟茲游可謂兼
之。豈非前生報緣哉。

吳越山水人。文只以數言譜之。又復重以品隲。
錯綜變幻。極文情之變。

袁中郎集

卷二

三十一

○○ 與龔惟長先生

數年閑散甚。惹一場忙在後。如此人。置如此地。作
如此事。奈之何。嗟夫。電光泡影。後歲知幾何時。而
奔走塵土。無復生人半刻之樂。名雖作官。實齎官。
耳。尊家道隆崇。百無一闕。歲月如花。樂何可言。然
興樂有五。本不可不知。曰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
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堂前
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男女交舄。燭氣薰天。珠
翠盈室。金錢不足。繼以田土。二快活也。篋中藏萬

袁中郎集

卷二

三十二

卷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
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
漢卿者。爲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
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
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遊閑數人。泛家浮宅。
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
十年。家資田地。蕩盡矣。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
托鉢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緇。往來鄉親。搭不知
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無愧。死可不朽矣。

得此不勝
有補四世

如此人不
易得

若只幽閑無事。挨排度日。此最世間不緊要人。不可爲訓。古來聖賢。公孫朝穆。謝安。孫瑒輩。皆信得此一着及。所以他一生受用。不然與東隣某子甲。蒿日而死者何異哉。

窮歡極樂。可比七發。令人神快。

袁中郎集

卷二

三十二

○與龔惟學先生

某此回得請甚快。今年粗了匡山。此外別無分毫想兒孫塊肉耳。田舍郵也。身體手足偶而已。皆不足安頓計較。客居柳浪館。曉起看水光綠。時頓忘柳沐晨供後。率稚川諸閒人。杖而入村落。日哺棹小舟。以一橈劃水。多載不過三人。晚則讀書。盡一二刻。燈下聚諸衲。擲十法界語。飲負金放生。暇卽指韻賦題。率爾倡和。不拘聲律。閑中行徑如此。聊述之去。庸以當一夕佳話也。

袁中郎集

卷二

三十四

校之樂志。不似此之簡快。

○○○與丘長孺

聞長孺病甚。念念若長孺死。東南風雅盡矣。能無念耶。弟作令備極醜態。不可名狀。大約遇上賓。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老人論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苦哉。毒哉。家弟秋間欲過吳。雖過吳亦只好冷坐衙齋。看詩讀書。不得如往時携侯子登虎丘山故事也。近日遊興發不茂。苑主人雖無錢可贈客。子然尚有酒可醉。茶可飲。太湖一勺水可

東中郎集

卷二

三十五

遊洞庭一塊石可登。不大落莫也。如何讀至末。真所謂金閨自繁華。令自苦。

○○○答黃綺石

一病幾作吳鬼。幸而得請。此天憐我也。病時每每怨天及官。去病痊始知天意此微奪。弟官未嘗欲奪弟性命也。則又感念此翁以爲真其天眼真不愧作天何也。弟寔不堪作官。奪官何害。官寔能害我性命。則奪之正所以保全之也。乍脫塵網。如巨魚縱大壑。揚鱗鼓鬣。不唯悔當初無端出宰。且悔當日好好坐在家中。波波吒吒。覓甚麼舉人進士也。弟生平好作迂談。此談尤迂之甚。然在弟受用

東中郎集

卷二

三十六

如此亦佳。井底蝦蟆不得也一笑。

一悔怨尤自消。

何處不然

實對此
是長史

○與蘭澤雲澤叔

金閨自繁華。令自苦耳。何也。畫船簫鼓。歌童舞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異艸。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觀。非令觀也。酒壇詩社。朱門紫陌。振衣莫撻之峯。濯足虎丘之石。此自遊客之樂。非令樂也。令所對者。鵝。永百結之糧。長簣口利舌之刁民。及蟻蝨滿身之囚徒耳。然則蘇何有于令。令何關于蘇哉。聚首村中一樽一杓。便足自快。身非木石。安能長日折腰俯首。去所好而從所惡。語語實際。

袁中郎集

卷二

三十七

縣跡否

金閨繁華。令苦何碍。亦患金閨自苦。而今自繁華耳。諸苦諸樂。如印印沙。

○答沈廣乘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為尤苦。若作吳令。則其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雲。過客如雨。簿書如山。錢穀如海。朝夕趨承。檢點尚恐不及。若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賤皮骨。過客直消一副。笑。嘴臉。簿書直消一副。強精神。錢谷直消一副。狠心腸。若則苦矣。而不難。唯有一段沒証見的是。非無形影的。風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塵。往往令人趨避不及。逃遁無地。難矣。難矣。尊兄清聲華問。灌滿

袁中郎集

卷二

三十八

耳根來。札何為過。自抑損。若弟則終為不到岸之苦行頭陀而已矣。

具此嘴臉皮骨精神心腸。猶不耐是非風波。苦且難。非身歷者不能快言之。

○ 答沈何山儀部

蘇家使來讀仁兄手書知念弟之深弟支離可笑人也如深山古樹根此曲靡腫無益棧棟以為器則不受繩削以為玩則不益觀欲取而置之別所則又痴重頽壘非萬牛不能致而世之高人韻士愛其古朴以為山房一種清供輦而致之費之唯恐不奢累累有之仁兄或者以弟為山房玩乎則又何不尋一片清冷寬闊地苔堦蕓砌銀日相對而必欲置之通邑大都使一人玩而千人唾則仁

弟行矣

東中郎集

卷二

三十九

兄亦何以自解乎雖然以一癡重無用之物而致高人韻士之嗜為幸多矣敢復偃蹇不聽驅置邪

不做不諂勝與山巨源絕交書

原缺第四十葉

與馮秀才其盛

劉庭綱升仙穀出宦牢生佛家此是塵沙第一佳

趣夫鷄鵲不愛金籠而愛隴山者桂其體也鵲為之鳥不死于荒榛野草而死于稻梁者遠其性也其類猶知自適可以人而枉桎于禾冠繁養于祿食耶則亦可嘆之甚矣一病幾死幸爾瓦全未死之身皆累獄之餘此而不知求退何以曰人病中屢屢垂念勿承大士之賜甚愜素懷走欲言之久矣謝不盡

東中郎集

卷二

四十一

實有見得令之苦在故語俱爽而盡



○與沈學博

家大人相訪。將無減廣文。肯藉乎得手。教知相勉。
勵然。僕亦聊復美筆耳。非真難之。若志在陽。祇有
言。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僕則謂撫字。當逸。催科。當
巧。簡而不煩。下安上恬。撫字不甚。逸乎。樊孔盡杜。
百姓樂輸。催科不甚。巧乎。竊有志焉。而尚未之逮。
也不知左右頗有所聞否。有幸教之。
翻去風論。自具至理。

長中耶素 卷二

三

十六名家小品三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陸雲龍編雲龍字雨侯錢塘人是編評選屠隆
徐渭李維楨董其昌湯顯祖虞淳熙黃汝亨王思
任袁宏道文翔鳳曹學佺陳繼儒袁中道陳仁錫
鍾惺張鼎十六家之文每篇皆有評語大抵輕佻
猥薄不出當時之習前有何偉然序偉然即嘗刻
廣快書者宜其氣類相近矣